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二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錄（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錄（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日本藩史卷之八

柳澤氏 封大和郡山

柳澤氏 封越後黑川

柳澤氏 封越後三日市

北川舜治編輯

柳澤氏、姓源、出於大膳大夫武田信光、信光第四世時光稱青木十郎、時光九世之孫信俊稱孫七郎、仕武田氏、元龜元年正月、兄橫手信國戰死于花澤城、信俊承其後、改稱橫手氏、天正八年、族柳澤信兼有罪賜死、武田勝賴命信俊承其後、徙居甲斐柳澤、改稱柳澤兵部丞、十年、武田氏亡、乃仕德川家康、信俊有二子、長曰安吉、稱孫左衛門、仕德川秀忠、食秩百五十石、次曰安忠、稱刑部左衛門、信

駿河大納言忠長

吉保

後卒、安吉承其後、安忠別列仕籍、元和元年、安忠爲松平綱吉忠長傅、寛永十六年、賜上總一袋田、亡幾、出爲松平綱吉傅、後爲勘定奉行、延寶三年七月、安忠致仕、號露休、子房安承其後、更名保明、又吉保、食秩五百三十石、謙米倉昌尹部下、八年、綱吉陞大將軍、吉保入而仕之、列小姓隊、貞享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綱吉寵遇日渥、先是父安忠、日贊王子稻荷祠、吉保亦從之、里長三郎右衛門者、有一女、容姿妍麗、吉保私與之通、以告父母、遂聘爲妻、後生一女子、亦美而艷、初大將軍綱吉在館林也、謹愼厚重、不近婦女、唯愛孌童耳、以故未有世嗣、老臣竊憂之、候春色和暄百花滿開之期、慫慂綱吉、觀櫻於寛永寺下、令沿道使婦女盛裝粧觀儀衛、蓋欲使綱吉移意於女色、

賜和泉河內田一万石

曾雲洞

也、吉保聞之、至期拉婦女、抵不忍池邊憩茶店、以待駕過、綱吉自輿中瞥見店頭有窈窕之女、稍動意焉、後數日問近侍曰、曩所見誰家之女、答曰、柳澤吉保之妻女也、綱吉召吉保列近侍、賜采邑三千石、吉保爲人嚴肅克明機警、超衆、綱吉愛寵益厚、須臾不離左右、吉保微賤之時、憂己家貧、聞卜者雲洞相人意中、往試請卜吉凶、乃眎押字、雲洞熟視拍掌而歎曰、我未見如斯吉相、且足下眼光不凡、非爲人下者矣、吉保悅之、歸與妻氏謀、會買人某至、吉保竊告曰、僕嘗今茲之夏、必遭吉焉、某爲支辨衣帶、妻女乃盛服而出、終得遂志、吉保厚賞雲洞、雲洞高野山僧也、四年九月、安忠卒、年八十六、元祿元年十一月、賜和泉河內田一万石、始列侯籍、與松平忠德、喜多見重政、爲近習頭、

将軍綱吉數臨其邸

封河越城

位准老中

賜松平氏

吉里

封甲府城

吉保威權赫耀

三年三月、加二万石、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四年三月、綱吉臨其邸、吉保新築館、饗具極美、賜物有差、五月再遊焉、自後春秋、或三五次、或七八次、遊宴不絶、婦女家人恩眷無比、五年十一月、又加三万石、七年正月、封河越城、食武藏和泉攝津田七万三千石、十二月、任侍從、位准老中、十年七月、加二万石、十一年七月、累遷左近衛權少將、十四年十一月、綱吉又臨其邸、賜吉保父子偏名及松平氏、列譜第之臣、吉保轉美濃守、長子安暉、先是叙從四位下、任越前守、至是更名吉里、轉伊勢守、十五年十二月、吉里任侍從、是歳又加二万石、寶永元年十一月、封甲府城、加三万九千二百石、併舊十五万千二百石、實三十三万石云、吉保威權赫耀、中外畏之、天下侯伯、贈遺衣帛者、比々接踵、

僧隆光

綱吉荒色

造廬蓄狗

冨累鉅万、嘗吉保女患疹而夭、綱吉哀悼不已、吉保亦悲慟、會僧隆光譔謂曰、卿喪愛女、愁涙未乾、恐失寵幸、方今振起家聲之秋、而銳氣一挫、則權勢亦沮、請獲一女、以慰其哀情、不亦可乎、吉保善之、乃獲荒川平藏女、撫育深閨、而請饗綱吉、遂納其女、寵幸倍舊、（隆光大和人也、爲僧修眞言法、初吉保在京師也、納農八郎右衛門妹、隆光乃女兄也、綱吉在館林、隆光爲祈禱師、後被寵遇、爲大僧正、其出入府城、門吏皆拜之、如閣老、綱吉爲建一寺於駿河臺、号成滿院、爲隆光退老之地、）綱吉荒淫女色、多蓄婦女孌童、日夜歡娛、隆光進言曰、人乏嗣子、生前多殺生之報也、故欲求嗣則宜愛生類、抑將軍以丙戌歳而生、戌屬狗、宜愛狗、綱吉然之、下令嚴禁殺生、犯者處死焉、獸暴掠田圃者、不能制之、市坊造廬蓄狗、使吏卒監護之、如有交囓而傷、命醫員療之、又載狗于輿、往來街上、使警蹕逐行人、世稱御犬吏卒

給事之與人無異、又收抽分稅、重賦斂、布苛政、人民怨嗟之聲盈路、天災地變之殃交至、隆光築壇場、禳災祲、然不驗也、綱吉嘗遊吉保邸、見一美婦寵之、既而生一男、是爲吉里、吉保以其不肖己、誣爲將軍子、綱吉亦不拒之、於是、吉保不子視之、及長不爲置師傅、綱吉鍾愛之、屢延見賜物、宗室諸侯畏事之、猶如幕府世子、吉里姓戇愚恃寵驕恣、或請置師傅訓誨之、吉保曰、雖予無奈之何、世益疑之、吉保既食甲斐一州、又欲併駿河、賂綱吉寵姬大佐局、數言其意、而大佐以吉里爲己子、遂欲封之於甲駿二州、吉保聞之不悅、竊招技能之士、收獵戶之銃、又貯弓矢、蓄兵器、以邪備不虞、荻原直秀、菱屋某等、浚民財、納千金於銅匣、埋之駿府城中、以迎合其意、天下列侯皆畏之、其不

越中守綱利

吉里

吉保資性銳敏

樂只堂年錄

詔事者課役、諸侯爭拜趨焉、細川綱利、亦媚每贈夕飧云、然事不發而止、六年綱吉薨、六月吉保致仕、號保山、吉里襲封、轉甲斐守、分墾田各一万石於弟經隆、時睦、正德四年十一月保山卒、年五十七、吉保資性銳敏、徒以佞俐蒙將軍之殊遇、起於微賤、遂列侯籍、勢威熏灼、頗極奢侈、然亦能守儉、每察其言語訥々左右有誤聞、截他書輸故紙、自書欲言事以示之、又嘗好禪學、就僧高泉、些道等學其法、兼善詩歌、召北村季吟、聞古今集口訣、詠名所和歌一百首、上之、　靈元上皇、上皇賜勅裁、後與子吉里、復詠千首、上之、　上皇嘉之、賜三部抄、小倉百首色紙、丁其父安忠十七週忌辰、有懷舊詩、（詩云、明德光輝猶在人、時遷跡遠意愈親、依然十七年前月、氷鑑高懸秋一輪、）且公事餘暇、著書八十八卷、名曰樂只堂年錄、又撰書

三十卷、說禪法、東山天皇賜御製序、名曰勅賜護法常應錄、納之名山、其他著胡氏錄等、其好文學、亦如此、初貞享中、稻葉正休、發狂刺堀田正盛于營中、中外驛騷、時吉保當直、神色自若、少不耽誤、褒袴譽備、會酒井忠清遞至、將入于內、吉保掣其袖扼之、忠清怒曰、汝未識我耶、答曰、方今營中有變、我豈擇人哉、忠清沉思解刀而入、白狀將軍曰、渠非凡庸人、異日必有為矣、享保九年三月、轉大和郡山、封額如故、延享二年九月、吉里卒、年五十九、長子多門早卒、二子信睦以病潛居、三子時英亦卒、四子義稠為嗣、更名信卿、又伊信、後改信鴻、先是敘從四位下、任美濃守、十月襲封、安永二年五月、轉左兵衛督、十月致仕、号香山、長子保明敘從五位下、任造酒正、更名保光、十一月襲

封、轉甲斐守、八年十二月、敘從四位下、寬政四年三月、香山卒、文化八年八月、保光致仕、号堯山、長子保民早卒、二子保泰為嗣、更名信近、敘從五位下、任美濃守、至是襲封、轉甲斐守、文政二年十二月、敘從四位下、天保五年十二月、任侍從、九年五月卒、長子將八郎、二子久菊早卒、三子保興為嗣、先是敘從五位下、任造酒正、七月襲封、轉甲斐守、弘化二年十二月、敘從四位下、嘉永元年八月卒、長子兵部早卒、第二子保德為嗣、後改保申、十一月襲封、敘從五位下、任甲斐守、後敘從四位下、任侍從、明治元年、屬官軍、二年六月、賜賞金千兩、奉還版籍、任郡山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柳澤經隆、吉保之第四子也、小字伊織、初名安通、元祿八

承横手氏
賜松平氏
始列族籍
封越後黑川
因幡保教
里濟復本氏
里旭
保卓

年二月、大將軍吉宗、臨吉保邸、召之、命承横手氏、十四年、
十一月、賜松平氏、寶永四年十一月、敍從五位下、任刑部
少輔、六年三月、列譜第臣、六月、父吉保致仕、領甲斐山梨
八代二郡壁田一万石、始列族籍、享保九年三月、兄吉里
移封郡山、經隆亦轉越後黑川、別受封地、十八年八月卒、
年三十二、無子、養宗家族臣柳澤保教第五子里任爲嗣、
更名里濟、十月襲封、復柳澤氏、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刑
部少輔、二十年九月、轉伊勢守、十一月卒、年二十七、無子、
養兄里光長子里旭爲嗣、十二月襲封、稱新五郎、元文元
年六月卒、年二十二、無子、以其弟保存爲嗣、更名保卓、八
月襲封、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民部少輔、延享四年八月、
爲大番頭、寶曆十二年十二月、轉伊賀守、安永三年三月

信有
光被
甲斐守任
泰光昭
光邦
賜松平氏

卒、年五十七、五月長子信有襲封、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
伊勢守、後轉伊賀守、寬政九年三月卒、長子光被襲封、敍
從五位下、任伊賀守、後轉伊勢守、天保七年九月卒、無子、
養宗家保泰第十子光昭爲嗣、十一月襲封、敍從五位下、
任伊勢守、後轉伊賀守、又轉民部少輔、後轉伊勢守、元治
元年閏四月致仕、義子光邦襲封、稱伊織、後敍從五位下、
任刑部大輔、明治元年五月、奥羽諸藩連絡抗官軍、光邦
黨之、尋降、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黑川藩知事、四年七月
廢藩、

柳澤時睦、吉保之第五子也、小字左内、初名信豐、元祿十
四年十一月、賜松平氏、十五年三月、初列仕籍、寶永四年
十一月、敍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六年三月、列譜第臣、六

月、父吉保分甲斐墾田一万石、列侯籍、享保九年三月、封越後三日市、別受封邑、七月致仕、無子、以弟保經爲嗣、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少弼、寶曆十年六月卒、年五十五、長子信著襲封、復柳澤氏、明和三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天明二年三月卒、年三十六、無子、糺宗家信鴻第五子方教爲嗣、後更信古又信溪、遂名里光、五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文化元年七月卒、無子、糺宗家保明弟里世爲嗣、九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文政九年二月卒、無子、糺宗家保泰弟里顯爲嗣、四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少弼、天保十三年十二月卒、十四年二月長子泰孝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安政三年四月長子德忠襲封、稱彰太郎、叙從五位下、任

信濃守、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三日市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大岡氏 封參河西大平

大岡氏 封武藏岩槻

大岡氏、姓藤原、出於左大臣教實、教實之裔助勝稱助右衞門、後改忠右衞門、從居參河國宇利鄉、仕德川氏、享祿元年、從軍戰于今橋、馘敵將牧野傳次、德川廣忠賞戰功、授偏諱、更名忠勝、永祿六年、一向之亂、忠勝獲敵驍將福王忠右衞門、文祿三年六月卒、年八十三、有三子、長子忠祐稱善七郎、二子忠次稱助十郎、共死軍事、第三子忠政、承其後、稱忠四郎、後改忠右衞門、慶長五年七月、忠政長子忠俊戰死于伏見、二子忠行別列仕籍、三子忠世爲嗣、

忠眞

美濃守忠高

忠相

忠相果斷

稱忠右衛門仕德川家光爲大番頭寛永六年二月忠政
卒年八十十七年十二月忠世卒年六十五長子忠一爲
叔父忠行養子三子忠眞承其後稱忠右衛門元祿十三
年四月卒年六十四無子親族忠高第三子爲嗣名忠相
七月襲封食千石十五年爲書院番頭寶永元年爲步行
頭歷使番進爲目附正德二年正月爲山田奉行三月敘
從五位下任能登守先是伊勢人與紀伊民爭境紛訟爭
奉行交替訟而不熄奉行或憚紀藩威居間斡解未斷曲
直亡幾復起滯獄數年不決及忠相赴任復訟之忠相明
斷是非紀伊人處曲裁決如解亂絲衆皆稱之時德川吉
宗自紀伊入承幕府世統乃賞忠相之果斷享保元年召
爲普請奉行二年轉爲町奉行敍稱越前守元文元年爲

封參河西大平

大岡仁政記

寺社奉行寛延元年累封食一万石始列侯籍徙參河西
大平寶曆三年冬以病辭職十二月卒年七十五忠相俊
才絕倫裁斷果決毫無曲意嘗爲町奉行有犯罪者加手
鎖錮之犯者私脫鎖過碎之衆大懼決死而怒之將至忠
相廷見之叱曰汝顚蹶何地而碎鎖乎宜認其地爲證而
來汝等不識公家之事故我宥其過他日愼之乃更鎖遣
焉嘗市上有小兒執竹枝遊戲互欲奪竹相挑一兒踢倒
竹尖刺吭而死其父母悲憤訟之忠相解諭再三而不服
忠相曰人未成童無死刑之法今放之遠島以竢至成童
幼兒不可獨放宜使乳母鞠育每月携至府廳吾自撿覆
若有疾速來告則裁斷其罪矣父母及吏胥憂懼終請優
免而罷後人作大岡仁政記盛稱忠相練達吏務而其說

忠宣　忠恒　信濃守長達　忠與　忠移　忠愛　愛致

雖有出於假託者、亦可以見其美名播于一世矣、二年二月、長子忠宣襲封、先是敍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後轉能登守、至是爲越前守、十二月、爲大番頭、明和三年八月、以病辭職、尋卒、年五十八、長子忠豫有病潜居、弟二子忠恒爲嗣襲封、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越前守、天明四年五月致仕、轉美濃守、又爲能登守、無子、養小笠原長達弟四子忠興爲嗣、襲封、敍從五位下、任越前守、九月卒、以義父忠恒子忠移爲嗣、十一月襲封、敍從五位下、任越前守、六年三月忠恒卒、年三十六、文政十一年十一月、忠移致仕、稱左衛門尉、長子忠愛襲封、敍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天保八年十二月、爲大番頭、轉越前守、忠愛以弟愛致爲嗣、安政四年十一月襲封、敍從五位下、任越前守、愛致更名忠敬、明

忠吉　忠房　忠儀　忠利　忠光　封上總勝浦轉武藏岩槻

治四年六月、奉還版籍、任西大平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大岡忠光、忠政六世之孫也、初稱主膳、後改兵庫、忠政第四子忠吉稱兵藏、寛永十年八月、敍從五位下、任美濃守、明曆二年四月卒、年七十、忠吉子忠房稱七郎兵衛、元祿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八、忠房子忠儀稱主膳、後改善左衛門、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一、忠儀子忠利稱助四郎、後改助七郎、寛保三年閏四月卒、年六十一、是爲忠光父、享保九年八月、忠光爲侍臣、十三年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延享三年、德川家重陞征夷大將軍、忠光入爲近侍、準小姓番頭、累增采邑、寶曆元年十二月、封上總勝浦、食一万石、始列侯籍、四年三月、爲若年寄、加五千石、六年五月、爲側用人、敍從四位下、轉武藏岩槻、食二

忠光　權威赫耀
兵部大輔　宗矩
右近將監　武寬

万石、十年五月卒、年五十二、忠光與高井信房並受將軍家重之寵、後信房寵稍衰、忠光獨專寵、父忠利屢弱、見忠光、如君父、忠光權威赫耀、天下諸侯皆畏之、嘗家重有疾、松平宗矩問其疾、忠光接之廳苔粗暴、宗矩恚告之老中松平寬武、寬武曰、忠光不敬亡論而已、卿亦宗室也、何以就彼問將軍之疾乎、僕有處置、乃聞狀、忠光坐對宗室不敬、屏居、宗矩越前侯也、又嘗家重出獵、會遇疾、忠光馳至獵處亡幾疾瘳而還、忠光以聞家治于西城、家治曰、子嘗知疾瘳馳至矣乎、忠光默然、曰子聞有疾馳至則可也、盍一言以告于我、他日若有緩急、先謀事而後以聞于我、其如父子之道何、忠光恐懼請屏居、家治曰、子乃太公暱近之士也、勿幽居焉、忠光自誇寵遇至是、生退讓之意矣、長

忠喜　忠要　忠烈　忠正　忠固　忠恕　忠實

子忠喜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兵庫頭、是歲七月襲封、爲奏者、天明二年三月致仕、長子忠要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五年十二月、爲奏者、六年九月卒、無子、弟忠烈爲嗣、閏十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寬政九年三月致仕、無子、養族加納久周第三子忠正、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十二年十二月、爲奏者、文化十三年八月卒、無子、養久岡第五子原要、爲嗣、更名忠固、十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文政五年七月爲奏者、天保八年四月、爲西城若年寄、十二年七月、轉本城若年寄、長子忠亮早卒、二子忠恕爲嗣、嘉永五年八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兵庫頭、長子忠貫後叙從五位下、任主膳正、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忠貫任岩槻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師重	忠治	光教	忠治	長光	忠世	忠門

青山氏　封丹波篠山

青山氏　封美濃郡上

青山氏、姓藤原、出於花山院師重。師重叙從三位、任中將、元中元年、新田氏族奉尹良親王、從吉野徙上野、師重從之、居上野國青山郷、稱青山藏人佐、師輔子忠治稱清藏、初仕德川親氏、長子光長稱藤右衞門、次子光教稱權之丞、永享十二年八月、光教領參河國岩津、居百々村、光教子忠治稱喜大夫、忠治子長光稱善太夫、長光子忠世稱喜太夫、戰死於大樹寺、忠世子忠義稱喜太夫、更名忠門、仕廣忠家康、元龜二年三月、武田信玄遣兵、攻長篠城、足助土人與敵通謀、將攻岡崎、忠門與阿知某率部兵、置斥候、以扼敵衝路、敵不敢發、四月、遠江賊起、夜侵掠岩津、縱

忠門戰歿	忠成嗣	佐渡守正信	修理亮清成	忠成爲關東奉行	忠俊

火邑里、忠門與阿知某拒戰、敗之、遂北、遂戰死、其子忠成嗣、小字藤七郎、天正十三年、爲世子秀忠傅、十五年、命附騎士二十五人、謂之久能衆、十八年八月、領武藏田五千石、文祿三年四月、叙從五位下、任常陸介、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從秀忠西上、十一月、轉播磨守、六年二月、加下總上總田一万千石、與本多正信、內藤清成、列加判兼關東奉行職、十一年、忠成有罪免職、先是家康獵于武相之地、禁其澤梁、而見有獵具、問誰所爲、或對曰、忠成與清成使人爲之、家康不懌、秀忠聞而怒、之二人遂坐之、十五年十一月、忠成次子忠俊、叙從五位下、任伯耆守、爲書院番頭、十六年、賜下野田五千石於忠俊、十八年二月、忠成卒、年六十三、忠俊襲封、領三万五千石、分各千五百石於

備前守通直　隼人正忠清　雅樂頭忠世　大炊頭利勝　封岩槻城　封大多喜城　忠成獲罪被配

弟幸成、通直、十九年大阪冬役、忠俊從軍、元和元年夏役、列前隊、陣于岡山、忠俊與水野忠清、超衆進戰、部下大島左大夫、別所主水、吉田左近、服部三十郎、松倉藏人等、十八騎戰死、諸軍乘勢健鬭、獲敵首級、九月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等、爲世子家光傅、六年十月、封岩槻城、領四万五千石、九年十月、忤旨削封、更封大多喜城、食二万石、寛永二年、忠成配于遠江小林、以千石予宗俊、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因幡守、從父赴于配所、初大將軍家光好舞樂、一日忠成入謁、會家光臨鏡理粧、忠成見之諫曰、君公掌握天下之大權、而今爲遊冶之態、將謂之何、乃執鏡投石砕之、家光大怒、遂及此也、九年赦罪、從相模今泉、而家光悔之、使人召之、忠俊曰、主公能悛、雖無臣于側、猶聽臣

宗俊承祀　加賀守正盛　封小諸信濃

言也、從是終身不出門戶、曰罪人不可見日光也、十一年、家光入京師、召宗俊、宗俊從之、其衣穿結而不易、叔父幸成見之曰、易新衣何如、宗俊曰、家君囑予拜謁之日、莫易此服、乃入見、家光蹙然改容、十五年十二月、爲書院番頭、賜三千石、二十年忠俊卒、年六十一、正保元年、爲大番頭、初宗俊入見也、堀田正盛睹之、問誰、或曰青山宗俊也、正盛曰伯州之子乎、宗俊亦問彼爲誰、曰堀田加州是也、宗俊曰、勘左衛門之子乎、是時正盛居顯要、勢傾朝野、聞者聳動、慶安元年閏正月、封信濃小諸、食四万石、家光諭曰、吾幼也、汝父盡心輔導、而吾騃不以爲意、終使之死于配所、今悔何及、將酬之於汝、庶幾慰其寃魂而已、從今汝事兒猶汝父事我、君臣皆感泣、寛文二年九月、爲大坂城代、

從遠江濱松

忠雄

忠重

從丹波龜山

俊春

忠朝

加一万石、先是長子忠九卒、次子忠親爲嗣、三年十二月、忠親叙從五位下、任和泉守、更名忠雄、九年十二月、宗俊進從四位下、任侍從、轉因幡守、以老辭職、延寶六年、遷遠江濱松、七年二月卒、年七十四、忠雄襲封、天和三年十二月、以弟忠重爲嗣、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貞享二年八月、忠雄卒、年三十五、十月、忠重襲封、元祿十五年九月、從丹波龜山、正德四年九月、轉因幡守、初忠重長子豐九、二子伊織、三子喜太郎皆早卒、以第四子宗忠爲嗣、更名俊重又俊春、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享保六年六月、轉因幡守、七年六月忠重致仕号清休、俊春襲封、十月忠重卒、年六十九、十五年七月、俊春卒、年三十一、無子、親支族幸督次子幸堅爲嗣、更名忠知、又忠朝、九月襲封、十二月、

從篠山

忠高

忠講

忠裕

忠裕爲老中

忠良

叙從五位下、任伯耆守、延享元年七月、爲奏者、三年十月、轉因幡守、寬延元年八月、兼寺社奉行、從丹波篠山寶曆四年、親族幸秀第七子正幸爲嗣、更名忠高、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八年十一月、忠朝爲大阪城代、叙從四位下、十年七月卒、年五十三、九月、忠高襲封、安永九年十二月、忠高子忠講、叙從五位下、任伯耆守、天明元年六月、忠高致仕、忠講襲封、五年七月卒、年二十一、無子、弟忠裕爲嗣、九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寬政五年、爲寺社奉行、八年十一月、爲西城若年寄、十二年十月、爲大坂城代、叙從四位下、享和二年十月、爲京都所司代、任侍從、文化元年正月、除老中、文政十年五月、加一万石、天保六年五月、以病辭職、閏七月致仕、号雲岫齋、第三子忠良襲封、

忠眞爲老中　忠敬

叙從五位下、任因幡守、七年六月、爲奏者、八月忠裕卒、年六十九、八年五月、忠眞兼寺社奉行、十一年十一月、爲大坂城代、叙從四位下、轉下野守、弘化元年十二月、除老中、任侍從、文久二年三月、長子忠敬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因幡守、後轉左京大夫、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篠山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封下總臼井

青山幸成、忠成之第三子也、小字石之助、慶長四年、仕德川秀忠、七年、封下總白井、食五千石、十年四月、叙從五位下、任雅樂助、七月、轉大藏大輔、十七年十二月、加下總高崎田千石、十九年大坂冬役、有罪不許從軍、幸成潜行戰于岡山、獲首級、家康赦其罪、元和元年夏役、從軍有功、五年賜常陸田一万石、爲書院番頭、九年加遠江田三千石

封遠江掛川　從攝津尼崎　幸利　幸督　幸侶從信濃飯山、轉丹後宮津

寛永五年、列加判、十年二月、封遠江掛川、食二万六千石、十一年六月、加七千石、十二年七月、從攝津尼崎、食五万石、二十年二月卒、年六十六、長子幸利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至是襲封、六月分采邑於諸弟、分三千石於幸通、二千石於幸方、千石於幸隆、自食四万八千石、万治二年二月、爲奏者、寛文八年十月、辭職、貞享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是長子幸實叙從五位下、任大藏大輔、有病、其子幸明承祖父後、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更名幸督、九月襲封、三年十一月、爲奏者、元祿七年八月、分墾田二千石於弟幸澄、十二年十月、兼寺社奉行、十五年六月免職、就國、守尼崎城、寶永七年閏八月卒、年四十六、長子幸侶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正德元年二月、從信濃飯山、享保二年二月、從丹後宮津、

幸道　從美濃八幡
幸完
幸孝
幸寛
幸禮

延享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九、長子金次郎、三子藤七郎、皆早卒、第三子幸篤有病、第四子幸道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寶暦八年十二月、從美濃八幡、十年六月、轉大藏少輔、十二年十二月、轉大和守、安永四年十二月、致仕、長子仙次郎、二子吉五郎、皆早卒、第三子幸完爲嗣、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至是襲封、八年八月、爲奏者、十月幸道卒、年五十五、天明八年三月、幸完爲若年寄、寛政三年九月、辭職、享和二年正月、再爲奏者、文化元年八月、爲西城若年寄、五年十一月卒、長子幸孝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藏少輔、十二年十月卒、長子幸寛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天保三年六月卒、無嗣、八月弟幸禮襲封、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九年八月卒、無嗣、猶宗家忠良弟

幸哉
幸宜
親康　親勝　信勝　勝政
正信戰死
田政

幸哉爲嗣、十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十一年三月、爲奏者、後轉大膳亮、叙從四位下、轉大藏大輔、文久三年、長子峯之助襲封、名幸宜、叙從五位下、任大膳亮、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郡上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米津氏　封出羽長瀞

米津氏、姓藤原、出自關白道隆之後裔信濃守親康、親康子親勝、稱米津、新大夫、親勝十世信勝、稱刑部少輔、領參河高橋莊、子孫仕德川氏、信勝之裔勝政、稱左馬介、歷仕清康、廣忠、家康、屢有戰功、永祿十二年正月卒、年八十三、勝政有三子、長子藤藏、次子正信、稱小太夫、季子清右衛門、皆仕德川氏、元龜三年冬、三形原之役、正信戰死、年四十二、正信第四子勘兵衛、名田政、天正五年、仕家康、小牧

田盛嗣　封武藏久喜　政武　政矩

小田原、及九戸之役、從軍有功、文祿中、爲使番、慶長五年、從軍、抵小山、從秀忠于山道、而西上、六年、叔父清右衛門、爲伏見城代、九年、田政爲江戸町奉行、十二年、清右衛門爲堺奉行、十八年、有罪、配于阿波、寛永元年十一月、田政卒、年六十六、子田盛承其後、領采地五千石、承應三年、爲小姓番頭、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万治元年四月、爲書院番頭、寛文三年六月、轉大番頭、長子政盛、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更名政武、六年二月、爲大阪城番、封武藏久喜、食一万五千石、始列侯籍、貞享元年正月卒、三月政武襲封、分其田三千石於弟田賢、四年五月、爲寺社奉行、轉出羽守、元祿元年十月、有罪免職、四年四月、免罪、卜年十一月致仕、改內藏允、又號澤翁、長子政矩襲封、稱小

監物正容　正容　政崇　通政　從出羽長瀞　政懿

大夫、分千石於弟正容、十五年、爲大阪城番、十六年正月卒、年二十九、無子、以弟正容爲嗣襲封、納其邑千石於幕府、正容初仕大將軍吉宗、爲侍臣、及其襲、免職、寶永六年三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享保七年四月、爲大番頭、十四年、爲大阪城番、元文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長子政丘襲封、後更名政基、又政崇、叙從五位下、任相模守、延享三年十一月、轉伯耆守、四年三月、爲大番頭、十一月、轉越中守、寛延二年五月、爲大阪城番、十月以病免職、明和四年十月、致仕、號遠室、長子通政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天明元年九月、轉播磨守、四年五月、政崇卒、年六十一、寛政十年、從出羽長瀞、十一年十二月致仕、長子政懿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天保十四年十二月、爲大阪城番、

下總守忠鋒
左衛門尉
忠器
政易
政明
政敏抗官軍
左衛門尉
宗綱
與四郎宗氏
備後守信秀
與四郎氏兼
氏俊

轉越中守、政懿無子、粮松平忠堯弟政饒爲嗣、稱監物、又
粮酒井忠器第五子政易爲嗣、政懿卒、政易襲封、叙從五
位下、任相摸守、政易致仕、無子、粮其弟（酒井忠器第六子）政明爲
嗣、万延元年五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明治元年
五月、嗣子政敏黨奥羽諸藩、抗官軍、尋降、二年九月、任長
瀞藩知事、後移常陸龍崎、四年七月廢藩、

森川氏 封下總生實

森川氏、姓源、出於佐々木賴綱、賴綱第四子宗綱、稱堀部
氏、宗綱八世宗氏、居尾張比良鄉、仕織田信秀、改稱堀場
氏、宗氏弟定兼、繼森川氏、宗氏子氏兼、娶叔父定兼女、氏
兼子氏俊、稱金右衛門、永祿八年、仕德川氏、冒母氏、稱森
川、列銃卒隊長、元龜元年、姉川之役、獲首級、三年、三形原

庄九郎氏信
久右衛門重俊
治下總生實
重俊殉

之役、有戰功、文祿元年二月、領采邑二千石、氏俊子氏信、
仕秀忠、慶長三年氏俊卒、五年關原之役、氏信與弟重俊、
從秀忠、攻上田城、七年正月、氏信領上總田千石、十年四
月、重俊叙從五位下、任內膳正、大阪前後之役、氏信重俊
從師、有戰功、寬永四年、重俊領一万石、列侯籍、治下總生
實、八年列奉行、兼書院番頭、改出羽守、九年正月、大將軍
秀忠薨、重俊殉死焉、年四十九、重俊臨死遺誡曰、武士後
事者、雖瑣細不可忍也、我嘗聞將軍獨坐有吁嗟之聲、謂
大事已去、錫就問之、乃曰、上田城之事也、於將軍猶且如
斯、若汝等他事雖疎非可厭、他日若有緩急、勿違武門之
軌範、初重俊姪若狹者、幼而美姿、仕蒲生忠卿、有寵、威權
稍張、及忠卿卒、變幸將殉死、若狹亦決死、其母錫止之、令

重政
重次
俊胤

家人誘宥逃、老臣小川土佐怪之、遣人促之、聞逃去、憤怒、馳人追之、又告重俊、重俊驚使人逐之、抵箱根關、吏抑留其人、親族或謂曰、今子居顯要、釀世騷擾、無乃不可乎、事已往、衆人所知、設令雖捕加顯戮、不足中雪一家之辱矣、乃罷、若狹匿于京師、變姓名稱笹屋宗句、時重俊居顯職、頗有威望、衆雖陽服陰嫉忌之、或謂重俊毎誇重恩、若臨大節、必先馳以酬多年之恩、然今彼子怙恆、其舉止可疑、重俊聞之益憤懣、亡幾秀忠薨、或復嘲之、而重俊遂殉焉、子重政襲封、明曆三年十二月、任伊賀守、寛文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六、長子重般以病屏居焉、次子重次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元祿五年六月致仕、號知開、長子重範襲封、更名重典、又改重令、後名俊胤、

飛驒守重能
俊常
助兵衛重貞
俊令

六年四月爲小姓、五月爲大番頭、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寶永三年六月、重次卒、年六十三、五年正月、俊胤轉出羽守、六年四月、爲待臣、七年九月、爲奏者兼寺社奉行、正德四年九月、爲若年寄、享保元年四月、賜廩米五千苞、二年十一月、免職、十七年閏五月致仕、號悠計、長子右近、次子重能、早卒、第三子重治、一作重治爲二子、重能爲三子、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內膳正、至是更名重基、又改俊常、八月、爲大番頭、十九年七月卒、年三十八、無子、類族重貞第二子俊方爲嗣、更名俊令、九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兵部少輔、寛保三年四月、爲大番頭、延享二年閏十一月、爲大阪城番、三年正月、俊胤卒、年七十七、寛延二年、八月、爲奏者、寶曆十年五月、轉內膳正、明和元年三月、免職、四月致

俊孝 ― 半彌俊盛 ― 長門守俊輝 ― 俊知 ― 主殿頭忠侯 ― 俊民 ― 俊位 ― 主殿頭總祿 ― 俊德 ― 大學頭忠良 ― 俊方

仕、号善翁、長子俊孝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安永元年六月、爲大番頭、天明八年六月卒、長子俊盛早卒、養族俊輝子俊敏爲嗣、更名俊知、八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兵部少輔、尋轉紀伊守、文化三年十一月、爲大番頭、十三年十二月、爲奏者、文政五年八月、爲西城若年寄、轉內膳正、天保九年八月卒、無嗣、養松平忠侯弟忠晃爲嗣、更名俊民、九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紀伊守、弘化三年七月、爲大番頭、轉出羽守、俊民長子俊用稱兵部少輔、以病屏居、三子俊位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俊位無子、養石川總祿義弟、名俊德、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俊德無子、養酒井忠良弟、名俊方、文久二年十二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內膳正、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生實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間部氏 封越前鯖江、

信氏 ― 信光 ― 詮光 ― 詮則 ― 詮吉 ― 詮清 稱星野 ― 清定 氏

間部氏、姓藤原、初稱眞鍋、出於參議房前九世之孫滿任、滿任稱遠川左衛門尉、其二十一世信氏、稱伯耆守、弘治元年二月卒、信氏子信光、稱三郎兵衛、後更信行、仕德川氏、天文四年十二月、戰死于參河井田野、信行子詮光、年甫五歲、其母眞鍋氏、抱之遁和泉、依其族眞鍋貞詮、及長冒其姓、稱眞鍋彌九郎、後還參河、再仕德川氏、改稱間鍋刑部、天正十年六月、德川家康在界浦、詮光受命入京師、會明智光秀之變、死之、詮光子詮則稱彌十郎、居西參河、詮則子詮吉稱彥兵衛、詮吉子詮清稱刑部、改稱星野氏、寬文十年卒、其子清定稱文右衛門、後改喜兵衛、稱西田

稱西田氏　詮房　稱間部氏　列侯籍、準老中　封上野高崎

氏、仕大將軍綱吉致仕號紹有正德元年六月卒、年七十
二、其子詮房、小字右京、弱冠仕大將軍家宣、爲近侍、改稱
間部氏、後爲用人、寶永元年、叙從五位下、任越前守、准諸
院番頭、食秩祿千五百石、二年三月、加千五百石、三年四
月、爲一万石、始列侯籍、准若年寄、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准
老中、四年七月、加一萬石、六年四月、又加一万石、任侍從、
七年五月、封上野高崎、食五万石、詮房受寵遇、勢威熏灼、
列相言事、皆賴詮房、詮房壯不娶妻、亦不蓄妾、日夜在府、
時賜休沐、則歸邸視家事、因一宿而出、十歲不過數次、家
宣命姬嬪、選其可者進枕席於詮房云、正德三年十月、家
宣薨、詮房受遺命、輔世子家繼、及家繼襲職、爲近侍、如故、
享保元年四月、家繼薨、吉宗入襲職、五月詮房免職、二年

轉越後村上　詮言　從越前鯖江　詮方　詮央　詮堅　詮熙　詮允　詮勝

二月、轉越後村上城、五年七月卒、年五十四、無子、弟詮言
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下總守、是歲、從越前西鯖江、以
地狹隘、又徙東鯖江、九年八月卒、年三十五、無子、兄詮貞
子詮方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詮方長子源
太郎早卒、次子詮央爲嗣、寶曆五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
任主膳正、十一年十二月、詮方致仕、詮央襲封、明和八年
五月卒、年三十四、無子、弟詮堅襲封、更名詮茂、安永元年
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下總守、天明二年六月、轉若狹守、
五年八月、詮方卒、年七十七、六年二月、詮茂轉下總守、六
月卒、年四十八、長子詮熙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
膳正、後轉若狹守、壽卒、長子詮允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
膳正、文化十一年七月卒、無子、弟詮勝襲封、叙從五位下、

爲老中
黨人之獄
獲罪削封
詮實
詮道

任下總守、文政九年六月、爲奏者、天保二年五月、兼寺社奉行、八年七月、爲大坂城代、叙從四位下、九年四月、爲京都所司代、任侍從、十一年正月、爲西城老中、尋免職、安政五年六月、再爲老中、十月、詮勝入京師、大捕黨人、當是時、朝紳家士、及洛下儒者、臧否幕政、黨援稍衆、物議洶然、詮勝乃縱吏四方、捕小林民部少輔鷹司家臣等數十人、檻致江戶、悉下之于獄、尋入朝奏曰、攘夷朝旨、幕府既奉之、然非官武一途、上下同心、則亦不能奏効、伏望姑待時機、六年二月、東歸、文久二年十一月、坐詮勝執幕政措置不宜、削封一万石、長子詮實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安房守、詮實子詮道、叙從五位下、任下總守、明治元年十月、以詮勝蹤跡可疑、屏居待罪、二年六月、詮道任鯖江藩知事、四年七月

義行
信繼
重繼
晴繼
忠繼

廢藩、

米倉氏　封武藏六浦一

米倉氏、姓源、出於新羅義光、義光四世之孫義行、稱奈胡氏、義行孫信繼、居甲斐、稱米倉氏、屬武田氏、信繼十世重繼、稱丹後守、隷甘利昌忠、爲步卒隊長、重繼每臨戰陣、能察彼此之情、知勝敗之機、始終不違、獲功最多、天文二十一年、從武田信玄、攻刈屋原城、城主太田某固守不降、重繼多造竹束、爲盾、以避矢丸、甘利氏兵先衆薄城、遂拔之、重繼有二子、長子晴繼、稱彥次郎、次子忠繼、稱五郎兵衛、永祿五年、松山之役、晴繼中銃而病、醫曰、惡血入腸、宜飲馬溲、瀉之、晴繼曰、若飲穢物而病不瘳、則人將曰、彼惜死者、死且有恥、不敢飲之、甘利昌忠聞之、一日訪來、乃取馬

重繼戰歿 / 忠繼隸德川氏	種繼嗣	重種	昌繼	封除	昌綱承祀

湯一盃自飲其半與之晴繼曰良藥雖苦利於病汝宜爲主君全命晴繼無由辭遂飲之果惡血瀉下數升病遂瘳焉忠繼後稱主計助爲武川隊長天正三年五月長篠之役重繼戰死十年武田氏亡忠繼降德川氏十八年賜秩祿七百五千石慶長四年四月卒年五十八無嗣弟種繼襲封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爲使番有二子長子清繼稱助右衛門次子重種稱平大夫並爲大番頭別賜食邑寬永十三年四月種繼卒年八十九清繼先死而卒重種襲封慶安二年十一月卒無子兄清繼第四子昌繼襲封三年卒無嗣邑除初清繼長子義繼戰死于大坂之役幕府愍之以其弟昌綱承祀賜秩百五十石既而昌綱有罪收秩幕府命清繼第三子昌純承其祀更賜二百石昌純稱

昌尹	封武藏金澤	昌明	昌照

助右衛門爲大番頭貞享元年七月致仕號一閑長子昌尹襲封爲步行頭元祿三年春加五百石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五年正月昌尹爲侍臣三月長子昌明爲五十人頭初敍從五位下任主計頭九年三月昌尹爲若年寄賜武藏相模田一万石列侯籍治武藏金澤昌尹少有才能專掌營繕事嘗治畿內水道昌尹監之十一年五月與老中秋元喬朝司財賦若年寄參財政昌尹爲始八月受命巡視畿內水道十二年正月加五千石七月卒年六十三子昌明襲封轉丹後守領田三千石於弟忠直十四年正月轉長門守十五年四月卒年四十三長子牛之助早死次子昌照襲封稱主計寶永四年八月一閑卒年九十四五年九月昌照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正德二年

甲斐守吉保 忠仰　昌晴　昌賢　織部昌喜　昌由

五月、為大阪城代、尋卒、年三十、無子、養柳澤吉保第四子信友為嗣、七月襲封、更名忠仰、享保五年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後轉主計頭、二十年四月卒、年三十、初忠仰蓄妾生一男、稱鍋三郎、秘未告幕府、於是年甫九歲、家臣胥議請立為嗣、幕府咎其不告、幽罪首二人于柳澤氏、而以鍋三郎為嗣、名昌里、尋寬延二年二月卒、年十七、無子、以支族昌倫次子昌晴為嗣、三月襲封、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明和元年八月、為大番頭、安永五年正月、為奏者、六年四月、為若年寄、天明四年五月、為世子傅、五年十二月卒、年五十八、長子昌賢襲封、先是敍從五位下、任長門守、寬政元年七月、為大番頭、尋卒、無嗣、養族昌喜弟昌由為嗣、襲封、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後轉主計頭、享和

左近將監忠鼎 昌俊　土佐守綱方 昌壽　昌言　加治氏家勝

三年六月、致仕、號榮覺齋、無嗣、養水野忠鼎第四子昌俊為嗣、襲封、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文化九年四月卒、無嗣、養朽木綱方叔父昌壽為嗣、六月襲封、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天保七年十一月、為大坂城番、長子冶鑄太郎、二子鋼次郎、三子銈之助、皆早卒、第四子昌言為嗣、万延元年六月襲封、敍從五位下、任丹後守、明治元年三月、有命、譽戍橫濱、四月罷職、後金澤改稱六浦、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六浦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黑田氏　封上總久留里

中山氏　封常陸松岡

黑田氏、元中山氏、姓丹治、左大臣多治比眞人二十四世之孫也、累世稱加治氏、後改中山、家勝稱勘解由、隷北條

家範

大納言利家　中納言景勝

氏、天正元年七月卒、年五十九、其子家範繼、爻稱勘解由、十八年、豐臣秀吉來討小田原、北條氏輝守本城、使部下横地長次守八王寺城、家範守其中郭、狩野一菴守一郭、金子家重守金子郭、近藤助實守山下郭、戒嚴守備、六月、敵將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率兵一万五千、毀街口而薄城壁、利家自前門、景勝自後門、景勝將藤田信吉、自東面溪間、附一菴郭、破柵而入、既而松山降人難波田憲治、金子家基、山田直安等、逼山下郭、城中兵寡、竭力防戰、不屈、助實死之、利家將前田利太、中川光重、勵衆乘壁、遂薄中郭、家範強勇、且精練馭術、努力不屈、或誑敵兵、連發矢丸、斃殪數百人、長次初決死拒戰、見大兵氣餒、遂棄城遁走、家範猶守中郭、隊下死者多、矢丸亦盡、乃與一菴等謀殘

家範戰死

照守仕德川氏

兵曰、吾嘗浴北條氏之恩久矣、欲以死酧之、汝等須脫去、兵士奮激曰、願與君俱死、生奚爲遯走、皆竭死力血戰、利家自謂、今不屠此城、則父子自殺以露赤心矣、挺衆奮勵、禅將山崎長德、前田又太郎等、先登、家重死之、家範一菴、猶防戰不屈、殆破敵兵、會太田一吉麾衆先登乘壁、初城兵三百許、至是殘兵僅十餘人、有叛者縱火樓櫓、兵卒散亂、一菴及大石信濃守皆戰歿、利家意酷稱家範膽勇、謂部下曰、急救之、乃遣家範親戚某及小岩井雅樂助二人、諭意、至則其妻氏既自殺、家範未瞑、二人通利家意而去、家範遂死、利家痛惜、實六月二十三日也、年四十三、壽小田原城陷、北條氏滅、家範子照守仕德川家康、賜武藏地二百石、屬秀忠、爲使番、慶長五年、從秀忠攻上田城、有戰

直定　直守　稱黑田氏

功居上田七槍之一、（照守、及小野忠明、辻久吉、鎮目惟明、戸田光正、齋藤信吉、朝倉宣正）七年二月、加百石、大坂之役、從師斬首六級、其部下獲五級、十二月、加六百石、爲目附、寛永十年四月、爲槍奉行、加二千石、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五、長子直定、亦有功於大坂之役、爲小姓、賜祿五百石、至是承父後、分祿五百石於弟直範、正德二年正月卒、年四十七、長子直守承後、自領三千石、分五百石於弟直張、承應三年二月、爲小姓、天和二年四月、加五百石、三年正月、受命追捕盜賊、貞享元年十二月、又加五百石、三年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丹波守、直守以弟直張第三子直邦爲嗣、直邦初名直重、其母館林老臣黑田直秘女也、直邦幼而爲直利所鞠育、爲松平綱吉傳、冒母姓稱黑田氏、先是綱吉入承大統、直邦從焉、四年十

始列侯　籍封常陸下館　徙上野沼田爲老中　讃岐守元長　伯耆守正矩　徙上總久留里

二月、敍從五位下、任豐前守、元祿元年十二月、賜廩米千苞、四年正月、加千五百苞、五年正月、加二千苞、八年正月又加五百苞、九年正月、收廩米、賜采地七千石、十三年十二月、遂食一万石、始列侯籍、十六年、封常陸下館城、食一万五千石、寶永元年十二月、敍從四位下、四年正月加五千石、八年三月、爲奏者兼寺社奉行、十七年二月、徙上野沼田、併舊食二万五千石、七月爲西城老中、又加五千石、十二月、任侍從、二十年三月卒、年七十、先是養瀧川元長子直基爲嗣、早卒、又養本多正矩次子直純爲嗣、敍從五位下、任大和守、五月直純襲封、寛保二年七月、徙上總久留里、新築城居焉、爲奏者、寶曆十三年十二月、敍從四位下、安永四年閏十二月卒、年七十二、初直邦養直純爲嗣、

直亨　鉄三郎直弘　直英　直義　直方十五郎直明左衛門尉　忠器　直候　直靜　直和　直發

既而生子直亨、於是直純不立己子、以義父子直亨爲嗣、
叙從五位下、任豐前守、五年二月襲封、天明四年閏正月
卒、年五十六、先是直亨亦欲以義父子直弘爲嗣、直弘多
病、不能承祀、乃以己子直英爲嗣、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
又和泉守、三月襲封、六年爲大阪城番、七月卒、年二十九、
長子三五郎早卒、次子直義襲封、更名直溫、叙從五位下、
任大和守、享和元年七月卒、無子、九月叔父直服襲封、叙
從五位下、任豐前守、更名直方、文化九年九月致仕、長子
直明早卒、羪酒井忠器弟直候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
豐前守、文政六年十月致仕、聽伊勢守、義弟直靜襲封、叙
從五位下、任豐前守、嘉永七年四月卒、弟直和爲嗣、六月
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直和長子鉦之助名直發、叙

中納言賴房

從五位下、任筑後守、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久留里
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中山信吉、家範之第二子也、小字左助、又稱備太郎、長而
稱雅樂助、初仕德川家康、慶長十二年、受命爲德川賴房
傅、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賴房尚幼、信吉代視國政、奉上
接下、衆皆倚賴焉、賴房既長、任俠好奇、其佩刀裝以黄金、
信吉數諫不聽、時家康薨、秀忠聞之不懌、召信吉詰之、信
吉入見老中曰、殿下所以召臣者、聞寡君之事也、今以實
對乎、是彰主君之過也、不對乎、是欺幕府也、臣進退維谷、
不若屏居而竢罪、乃趨出、老中留之不聽、歸白賴房、因大
諫曰、臣命不足惜也、獨所憾者有三、臣不肯不能議論謇
言以匡君過、是其一也、先君命臣以保傅之任、而亡狀至

封常陸松岡

此深質付託之意、先君而在何面目見之、是其二也、左右近臣迎君之惡、諂損盛德、臣知之而不能除惡、是其三也、臣雖死、遊魂纏繞左右、願君察焉、賴勞大感悟、忽悛言行、陵金裝刀賜之左右、後賴勞多子、未定世嗣、大將軍家光、命信吉擇諸子、信吉察諸公子之賢否、光國年甫六歲、見信吉呼翁、直把鬚上肴、賜之、信吉抱之曰、眞我嗣君也、乃白之幕府、立爲世子、信吉罹病、危篤、遺囑子信正曰、汝莫忘忠義、莫懷怯懦、唯此二事、我已安意、他日若參國政、則能選協子之心者與不協者、照鑒之於古道、以察其是非、我所遺訓者、唯有是焉耳、信正初稱大膳、後叙從五位下、任東市正、承父後、爲水戶之傅、元和八年、賜常陸松岡城、食二万五千石、子孫世襲附庸水戶、

正利稱勝間田氏　正之食遠江內田　正成　正世　正信

內田氏　封下總小見川

內田氏、姓藤原、世居遠江勝間田、祖正利稱勝間田遠江、仕大將軍足利義輝、後屬今川義元、義元與武田信玄戰于菊川、正利從師死之、其子正之稱新八郞、食遠江內田鄉、因氏焉、後從參河牛窪、正之子正成稱新六郞、後改平右衞門、與父俱仕今川氏、永祿十一年、父子仕德川家康、正成子正世、小字新五郞、後稱平左衞門、文祿二年、仕德川秀忠、爲小姓、賜秩八百石、正世子正信、小字權九郞、寬永七年、仕德川家光、九年十二月、賜廩米三百苞、十二年十二月、列奧小姓、領父采邑八百石、十四年十二月、加千石、十五年六月、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十六年十二月、加封下總常陸田八千二百石、始列侯籍、慶安二年八月、又

封下野鹿沼　正衆　右京正勝　正偏　若狹守正長　久世三之丞正廣　正親　從小見川　正美　正員

加五千石、治下野鹿沼、四年四月、家光薨、正信殉死、年三十九、正信爲家光所親信、起自微賤、遂至封侯、長子新五郎早卒、八月次子正衆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元祿十二年三月卒、年五十五、長子正勝早卒、嫡孫正偏襲封、頒其田千五百石於叔父正長、五百石於正廣、寶永六年二月、正偏叙從五位下、任信濃守、享保九年十月、正偏發狂疾、傷其妻、有命屛居、其子正親承先祀、收鹿沼三千石、賜小見川一万石、十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延享三年五月卒、年三十三、長子正美襲封、寶暦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三年五月卒、年十九、無子、支族正紀次子正員爲嗣、七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殿頭、明和六年八月、轉近江守、天明二年二月、

正純　正肥　甲斐守貞通　正容　正道　正德　正學　久親　久直

以病致仕、長子正純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和泉守、尋轉伊勢守、文化三年十月、致仕、號長雲、長子正肥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七年十一月、爲大番頭、十三年六月卒、無嗣、養石河貞通第三子正容爲嗣、八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伊勢守、天保八年八月致仕、長子正道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豐後守、正道無子、以弟正德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殿頭、正德無子、以養叔父峻次郞爲嗣、名正學、文久三年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殿頭、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小見川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加納氏　封上總一宮

加納氏、姓源、其先出於新田義重第四子義季、義季十二世久親、居參河加茂郡加納村、其裔孫久直稱加納氏、小

作左衛門 重次 久利 紀伊大納言賴宣 久政 大隅守政直 久通 封伊勢八田 求馬久武 一學久英 久堅

字九十郎、後改孫大夫、仕德川氏、屬本多重次麾下、久直子久利、稱平右衛門、爲德川賴宣傅、元和元年十二月卒、久利子久政、稱角兵衛、元祿六年八月卒、無嗣、羪族政直次子久通爲嗣、世仕和歌山藩、享保元年德川吉宗入承幕府大統、久通從遷焉、爲侍臣、賜秩千石、七月、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二年二月、加千石、九月轉遠江守、初久通與有馬氏倫深受吉宗之恩眷、勤仕十年不懈、十一年正月、特加八千石、始列侯籍、封伊勢八田、延享二年九月、吉宗老焉、久通爲若年寄、屬西城、四年九月、特旨免宿直、參署任意、以其高年也、寬延元年七月、以病辭職、不許、八月卒、年七十六、長子久武以病潜居、次子久英早卒、先是羪和歌山藩臣族加納政信子久堅爲嗣、叙從五位下、任大和

○五十六

河內守久致 出雲守忠光 久周 轉上總一宮 久愼 久儔 久徵

守、至是襲封、寶曆元年五月、爲大番頭、十三年七月、爲奏者、十月、轉遠江守、明和四年十月、爲若年寄、天明六年八月卒、年七十六、長子久致先父而卒、無嗣、羪大岡忠光次子久周爲嗣、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備中守、十月襲封、轉遠江守、爲大番頭、七年六月、爲侍臣、寬政十二年十一月、爲伏見奉行、轉封上總一宮、食一万三千石、文化五年四月卒、六月長子久敬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備中守、後轉大和守、至是改名久愼、六年十一月、爲大番頭、文政四年八月卒、長子久儔襲封、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十年十一月、爲大番頭、天保四年六月、爲伏見奉行、九年九月、爲奏者、十三年十月致仕、長子久徵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大和守、至是轉備中守、元治元年正月、久徵受幕命討黨

○五十七

成俊　重綱　光房　重綱　忠高

兵、先是處士楠乙次郎、三浦帶刀、千葉源次郎、檜山小四郎等、屯上總新貝村、唱攘夷之說、傳檄徵黨與、嘯聚者六百餘人、大抄掠金穀、遂應筑波山之黨兵、於是久徵與板倉勝顯討之、黨兵死傷多、久徵長子久宣稱彥十郎、敍從五位下、任遠江守、明治二年六月奉還版籍、任一宮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田沼氏　封遠江相良

田沼氏、姓藤原、出於鎭守府將軍秀卿、秀卿七世孫足利成行玄孫成俊、稱佐野莊司、成俊六世重綱居下野國安蘇郡田沼邑、因氏焉、文永二年十一月卒、重綱六世光房稱伊賀守、永正三年卒、無子、養新田氏族高瀬忠重第三子重綱爲嗣、稱山城守、重綱子忠高、稱刑部少輔、改源姓、

重高　重次　義房　意行　意次　封遠江相良　准老中

屬上杉氏、後隷武田氏、忠高子重高稱山城守、重高子重次稱主膳正、重次之裔義房稱次右衛門、仕德川氏、義房子重意、小字重之助、長而稱專左衛門、更名意行、享保元年、列小姓、食俸三百苞、九年十一月、敍從五位下、任主殿頭、十四年十二月卒、年四十八、子意次承其後、稱龍助、十八年、賜采邑六百石、元文二年十二月、敍從五位下、任主殿頭、延享四年九月、爲側用人、准小姓番頭、寬延元年閏十月、爲番頭、加采邑千四百石、寶曆五年九月、加三千石、八年九月、食一万石、始列侯籍、封遠江相良、十二年二月、加五千石、明和四年七月、敍從四位下、受命築相良城、又加五千石、六年八月、任侍從、准老中、加五千石、安永元年正月、除老中、加五千石、六年四月加七千石、天明元年閏

意次暴政

五月、加一万石、五年又加五千石、併舊五万七千石、意次爲人貪墨、聚斂貨賂、陽求人和、陰結交於權要、謙遜卑退、不敢與人爭、其家人亦貪私利、富累鉅萬、會老中松平乘邑卒、意次自是獨專威權、初課金二百万兩於大坂市民、開拓下總印旛沼、鑿大和金峰山、及山東諸礦、且每戸課僞錢、奸詐狡黠、多所誅求、於是天下人民、皆愁怨焉、六年夏、大將軍家治有疾、意次薦醫若林敬順、日向東菴、東菴辭之、敬順乃服藥、而疾益劇、幕府近侍相議使衆醫撿方劑、僉曰、藥乃十棗湯也、非尊貴所可服、後房姬人等相屬日、庸醫進毒藥、家治終薨、意次遂登營、將入內寢、松平乘愿告以事狀拒之、意次意不安、八月遂褫其職、先是長子

意知

意知、敍從五位下、任大和守、又轉播磨守、山城守、歷奏者、

佐野政言斬意知

爲若年寄、父子並列顯職、勢威薰灼、人皆側目、尋搆新第、將開賀筵、一日登營、新番隊士佐野政言潜身、一喝進斬意知、老中酒井忠休、大田資愛等、逃避而去、大目附松平忠郷、及柳生主膳正等、馳擁止政言、衆就縛之、下獄、意知疾劇、歸第、不日而卒、年三十六、後有司糾治政言、政言陳疏、宿憾七條、曰、聊奉國而已、幕府處之于死、及葬、都人雜沓、供香火於墳墓云、實天明四年三月也、是歲閏十月、意

削封

次以罪收其封二万石、沒江戸大阪邸、諸侯及麾下之士、與之有烟者、皆絕而不通、七年十月、悉收其封、命毀相良

收封毀城

城、幽意次於別邸、家臣連累受罪者數十人、十二月、幕府特召其孫意明、賜陸奥下村墾田一万石、八年八月、意次

意明

卒、意明敍從五位下、任淡路守、寬政八年九月卒、無子、以

意壹　意信　意定　意正　再封相良城　意留　意尊

弟意壹、爲嗣、十一月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佐、十二年卒、弟意信襲封、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享和三年九月卒、無子、與族意致子意定爲嗣、十一月襲封、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文化元年五月卒、無子、意次第四子意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玄蕃頭、後爲大番頭、文政二年九月、爲若年寄、六年三月、賜舊封相良、徙治焉、八年四月、爲側用人、十二月、叙從四位下、天保五年四月、以病免職、七年二月卒、四月長子意留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十一年七月致仕、号樂山、無子以弟意尊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玄蕃頭、文久元年九月、爲若年寄、元治元年、水戸脫藩士、據筑波山、勢焰太熾、幕府擢意尊、爲追討總督、七月發江戸、進兵於常陸、入笠間、而指揮失當、幕兵

徙上總小久保　忠篤

不利、既而入水戸、屯弘道館、十月、黨兵逼水戸、幕兵討之、銃氣沮喪、榊原新左衛門、富田三保之助等、千八百八十餘人降于軍門、武田伊賀等狼狽失據、奔于下野、遂徑山道入越前、意尊率兵進尾之、時深雪埋路、伊賀等窮蹙降于金澤藩、慶應元年正月、意尊抵敦賀、德川慶喜命處決伊賀以下、二月、斬其黨三百五十餘人、四月、幕府賞其功、賜黄金百鎰及鞍鐙、明治元年九月、徙上總小久保、二年六月、任小久保藩知事、三年二月、意尊致仕、與子意齊代任藩知事、四年七月廢藩、

林氏　封上總請西

林氏、其先居信濃、後仕德川氏、林藤四郎、食俸千五百石、其子忠篤、稱肥後守、爲門番頭、天明元年六月、爲一橋家

忠英　封上總請西　忠旭　忠交　忠崇　忠崇走陸奧復封

傳、後爲目附、寛政三年五月、進爲侍臣、食三千石、八年五月卒、長子忠英、承其後、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爲小姓頭取、享和元年十二月、進小姓番頭、文化元年十一月、爲側用人、加千石、文政五年三月、加三千石、八年四月、又加三千石、併舊一万石、封上總請西、始列侯籍、爲若年寄、後加八千石、天保十二年四月、有罪免職、收其田八千石、沒江戸邸、七月、長子忠旭襲封、食一万石、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嘉永七年四月、忠旭子忠交襲封、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後爲伏見奉行、忠交子忠崇、稱昌之助、明治元年五月、與賊遊擊隊合勢、航海走伊豆、將據甲府、總督府命沼津藩、幽之、忠崇逸而入箱根、小田原兵來援焉、小田原藩歸順、出兵來攻、忠崇航海走陸奧、朝廷褫其封土、禁臣隷入

忠弘承祀　國平　國重　正頼　正義

京、十月、忠崇在仙臺、謝罪乞降、十一月、藤堂氏兵、護忠崇抵東京、乃幽唐津藩邸、二年十一月、朝廷使忠崇弟忠弘承先祀、賜祿三百石、

成瀨氏 封尾張犬山、

成瀨氏、姓藤原、出於關白良基、良基五世之孫國平稱大藏佐、國平子國重、居參河國成瀨鄕、因氏焉、稱彌兵衛、仕德川信忠、有二子、長曰正頼、次曰國次、國重與子正頼、俱死安祥之戰、正頼子正義稱藤五郎、仕德川家康、爲使番、永祿四年、家康與織田信長講和也、今川氏眞聞之、遣使責問、正義爲使者、赴駿府、因變臣三浦某謝曰、旣委質子、豈敢懷貳乎、然尾張勢日强大、欲壓抑我、故佯與之和、以紓旦夕之急耳、氏眞意釋、五年、正義與同僚士忿爭、激遂

殺之。懼罪出奔遠江。六年冬。一向亂起。乃挈妻子。馳歸岡崎。請赦其罪。家康許之。自是與賊兵。勵戰數回。及事平。賜釆邑。七年。與武田氏兵戰吉田。挺身而進。獲敵騎而還。八年。武田氏兵。侵掠參遠。時正義新製戎衣。自誇謂衆曰。我死不汚此戎衣。衆哂其倫當。是役與敵隔田塍接矢。正義歷本道而進。家康遣三卒召還之。三卒中銃而斃。正義不顧。直前獲敵首而歸。元龜元年六月。姉川之役。從軍有功。三年三形原之役。正義與鳥居忠廣。互爭勇。將及忿鬪。傍人制止。忠廣盟曰。今所爭私事也。臨戰以死報國恩。莫遺醜名于世。正義曰諾哉。及接戰二人俱奮進。獲首級。則相授互視之。共爭勇氣。既而家康麾下殆危。正義謂弟正一曰。汝能諳地理。宜擁護主君而入城。我留戰死之。言畢衛

敵陣。斫數人。終戰死。時年三十八。忠廣獲首。索正義不見。問步卒。曰。業已戰死。忠廣嘆曰。嗚呼勇士矣哉。不食言我亦報之。進與敵將土屋昌次格鬪而死。正一稱吉左衛門。先是去國而赴甲斐。隷家住虎定隊下。川中島之戰。虎定戰死。敵取其首而去。正一進斬其敵。奪虎定首而歸。武田信玄召與黒駒邑。既而家康禁參河人之他邦。親族召正一。正一欲歸。慮甲斐人逐之。轉路赴山東。北條氏康欲與釆地。正一辭而歸國。至是承兄正義後。天正三年。長篠之役。正一在前隊。善認敵旗章。所指示一無錯誤。八年十月。圖高天神。家康謂正一曰。今留汝于此。須巡視城外以警。士卒怠惰。正一請副一人。家康曰。汝擇其可者。正一曰。日下部定好其人也。乃二人晝夜巡邏。不敢一日懈。以至明

年春、城竟陷、十年春、武田氏亡、正一與武川鄕士有舊、往訪之、寂無一人、乃題其門曰、正一在市川、請來訪焉、即夜武川隊長米倉忠繼、折井次昌等至、正一請令謁見家康、命收其任子、七月家康入甲斐、北條氏直亦入信濃、我七將屯于乙骨、與敵兵抗衡六里之間、武川士屬後拒對抗二旬、正一捕間諜二人、磔殺之、尋率根來徒步百人、與平岩親吉定甲斐制法、遂爲奉行、十二年、小牧之役、正一長子正成從軍、獲敵首以獻、時年十七、家康賞其勇武、時西將池田信輝覦家康中營、直進、正成將戰、國人執轡不放、正成奮怒鞭之、家康見之曰、是壯者之死期也、宜任其意、於是縱騎、正成直衝敵軍、縱橫苦戰、六月攻蟹江城、陷之、又赴伊勢、守濱田白子諸城、是冬、家康附根來卒五十人、

爲之隊長、後從家康赴大阪、豐臣秀吉登千貫櫓望見家康騶從有跨驪馬着紅裝者、問左右曰、彼爲誰、曰正成也、問其祿、曰二千石、秀吉曰、惜哉武勇如彼、若來仕予、當與五万石、他日秀吉請召正成、家康諾之、命正成、正成曰、臣嘗以身奉仕、唯有死焉耳、若不聽則請速賜死、因潸淚數行、家康曰、汝仕關白可得五万石、是非汝幸福耶、予亦有憑、慰喩再三、猶不從、於是家康以實告秀吉曰、其志不可奪、予試之耳、德川氏能艱士、請善視之、家康說之其子秀忠、令正成侍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正一爲先鋒、入鉢形城、後定武藏制令、管七万石地、慶長五年、關原之役、正成率根來兵百人、爲麾下先鋒、正一爲旗奉行、屬秀忠隊下、亂平後、正一守伏見城、正成爲界奉行、政令明肅、士人懷

尾張大納言義直

服、亡幾召還、叙從五位下、任隼人正、賜甲斐田、與本多正信、安藤重長、參與機務、及德川義直封于尾張、爲之傅、定國中制法、而還駿府、奉仕左右、毎掌機務、十八年、大久保忠鄰遭讒流竄、後上疏白冤、衆皆懼觸忌諱、無敢爲申者、正成憫其志、執以申、家康無慍色、而察忠鄰無貳、衆皆美正成友誼、十九年、大坂冬役、正成從大將軍秀忠、其弟吉正從前田氏軍、攻眞田二城、城兵善拒、加賀兵多斃、吉正奮心揮麾大呼、進馬立濠上、敵放銃中之、傷胸墜馬、從兵扶去、遂不死、既而和議成、正成陣茶磨山、監塡濠之役、元和元年夏役、正成爲義直先驅、子正虎在麾下、及諸軍薄城、尾張之兵未進、家康馳人謂曰、隼人腰拔（邦人謂怯懦稱腰拔）何以不進、正成應聲曰、是太公之命乎、夫太公亦遇武田信

正成封犬山城

正虎

玄、腰拔也、乃抵中營拜謝、家康亦不怒、二年、義直就國、正成封尾張犬山、食四万五千石、爲附庸、以平岩氏遺臣隸之、六年正一卒、年八十三、寛永二年正月、正成卒、年五十九、義直爲創一寺、號白林寺、修其冥福、正成幼而仕家康、在參河、使工人修葺屋棟、正成上棟、時不著犢鼻褌、家康見之大哂、乃賜紅褌、家光繼立也、召正成及水野重長、中山信敬、曰、三家若有異謀、則汝曹竭力諫諍、猶不聽、乃具狀以聞、二人拜命、特正成對曰、諫諍數回猶不聽、則臣爲先驅擊之而已、有二子、正虎、之成、正虎襲封、叙從五位下、任隼人正、之成食采封一万五千石、叙從五位下、任伊豆守、其子之虎承後、寛永十五年死、無嗣封除、正虎子孫爲尾張附庸、居犬山城、食三万石、

四郎胤信　康高　上総介氏眞

大須賀氏 封遠江橫須賀

大須賀氏姓平出於千葉常胤常胤第四子胤信初稱大須賀氏其後裔居於參河康高稱五郎左衞門仕德川氏永祿十二年春德川家康攻掛川城康高與諸將伏兵於城門今川氏眞夜出城襲來伏起擊之三月與氏眞兵戰于西宿破之元龜元年姉川之役康高從軍有戰功三年三形原之役康高力戰破甲斐兵天正元年八月康高擊武田信綱于堀越破之九月敵將穴山梅雪山縣昌景出于遠江以爲長篠之聲援康高擊卻之二年八月康高守馬伏塚壘以備高天神城將小笠原氏儀叛降武田氏家康收其采邑以賜康高三年長篠之戰康高奮進力戰大破武田氏兵四年康高爲橫須賀守將武田勝賴納糧於

三四郎廣宣　三十郎廣勝　康高爲橫須賀城主

高天神康高出擊之六年八月與武田氏兵戰于國安川多獲首級阪部廣勝有功七年九月康高伏兵於三峯山欲誘出高天神城兵擊之城兵果出我兵擊破之部下久世廣宣射敵多斃之八年三月城兵出戰康高進擊之久世廣宣阪部廣勝氏家金二郎近藤武助雀沼兵藏鷲山傳八郎揮槍健鬪十月家康薄高天神康高爲先鋒進登壁九年三月復攻高天神康高直馳奮戰多獲首級守將岡部眞行死之城遂陷初康高自守馬伏塚至是八年家康賞其勳勞賜城飼郡爲橫須賀城主十年六月康高入甲斐招徠諸將康高在市川八月北條氏直率兵入佐久郡我兵出屯乙骨衆寡不敵諸軍引去旣而我兵暴掠豆生田敵兵來擊康高進戰久世廣宣挺衆搏鬪身被數創

久太郎秀政
兵部大輔直政
忠政
封上總久留里
復橫須賀城

十二年小牧之役康高與他六將追躡西軍至于小幡與
堀秀政戰以人馬疲頓不利而家康以麾下來援遂大破
西軍後與諸將攻蟹江城拔之十三年閏八月家康攻上
田城不利而退康高與井伊直政松平康重等出援之全
軍而還十四年康高請以女婿阿部忠吉使居橫須賀嗣
之十七年六月卒年六十三狼外孫忠政（榊原康政次子）爲嗣統
率部衆投松平氏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忠政率兵戰于酒
勾追擊敵兵八月轉上總久留里食三万石慶長四年四
月敍從五位下任出羽守五年關原之役有命守館林城
忠政請從師乃西上亂平後與松平忠良守大津城六年
二月復橫須賀食六万石十二年九月忠政卒年二十七
子忠次襲封時年三歲元和元年榊原康勝卒無嗣忠次

出繼之大須賀氏不祀

平岩氏（封尾張犬山）

平岩氏本姓弓削其先照氏稱上野左衛門尉居碧海郡
平田莊上野城屬新田義興其裔孫親重稱新右衛門敀
平岩氏仕德川氏親重子親吉小字七之助幼而侍家康
年長家康二歲天文十八年家康質于今川氏也從之其
赴于尾張也亦從焉與家康同成長於艱苦之中爲人寬
厚勇武家康親重之永祿五年七月我兵與今川氏將小
原資良戰小阪井渡邊守綱被創疲頓親吉率兵援之六
年一向之亂守岡崎城天正元年三月親吉攻久能宗政
於天方城拔之宗政奔甲斐六月擊甲斐兵於瀧山四年
七月從家康攻勝坂城力戰有功六年七月與田沖城兵

三郎信康

爲甲斐郡代

封上野廐橋

戰破之、七年八月、家康長子信康獲罪、放於大濱、而欲殺之、親吉爲之傅、乃白家康曰、遽殺世子、後必悔之、臣爲傅亡狀、願斬臣首、送之尾張、使謂世子無罪皆臣之所爲、則信長靈威而獲免、言甚激切、家康嘉其忠誠曰、今殺汝而事可濟猶可也、若不濟、則併喪忠良之臣、非吾志也、遂迫于信長、殺信康、八年五月、與持舟城兵戰破之、十年八月、北條氏直入甲斐、親吉伏兵于中山、殺敵七八十、十一月、爲甲斐郡代、掌國中政令、十二年、小牧之役、鎭撫甲斐、八月家康攻眞田氏、親吉從軍、我兵敗走、親吉爲後拒、部下尾崎左門兄弟戰死之、十六年四月、家康入京師、親吉從之、叙從五位下、任主計頭、十八年、小田原之役、親吉與諸將攻岩槻城降之、又取鉢井城、八月、封上野廐橋、食三万石、

右兵衛督義直

從甲斐府中徙尾張犬山

次郎直實

家康置五隊長、親吉居其一、更番京師伏見、文祿四年、家康命親吉第八子仙千代爲嗣、亡幾仙千代卒、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守廐橋城、以備上杉氏、六年家康封第八子義直于甲斐、以親吉爲之傅、賜府中田六万石、邊史作五万石、修築城壘、十二年、義直轉淸洲城、親吉從犬山城、食十万石、代執國事、十六年十二月卒、年七十、無子、遺書舉其封邑、附尾張、家康求其後嗣、有孽子、生育民間、或告之、室氏性妒、固執爲非、其亂卒以不祀、

高力氏　封肥前島原

高力氏、姓平、出自熊谷直實、直實五世孫直鎭稱備中守、仕足利尊氏、爲參河八名郡地頭、直鎭四世實家稱新三郎、永享十一年、戰死于三河根山之役、實家孫重實稱兵庫頭、

重實
重長

清長

爲岡崎奉行

從字理鄕重實子實長仕今川氏、實長子重長稱備中守、
從參河高力邑、因氏焉、享祿三年德川清康攻宇理城、重
長出而接戰、前軍敗績、岡崎兵進擊、拔柵乘墉、重長固拒
不屈、會岡崎士岩瀨莊右衛門、亡命在城中、縱火爲內應、
敵兵乘之、重長力屈致城而遁、後仕德川氏、天文四年織
田信秀舉兵入參河、重長與子安長拒戰死之、重長第三
子重正稱新九郎、安長子清長稱新三、俱仕德川氏、清長
從家康往駿府、今川義元給以穀千石、而供給不繼、出不
困乏厭祿、三年五月、重正戰死于大高之役、清長從家康、
每軍不取敗、敢稱與左衛門、六年冬、一向之亂、清長與土
呂敵戰、悉收給宗徒所散佛像經卷、亂平、皆返附焉、八
年、爲岡崎奉行、境內悅服、稱佛高力、十二年、家康徇遠江、

三郎左衛門尉宗能

授豐臣氏

封武藏岩槻

久能宗能據險要不降、清長渡其不可力取、說降之、家康
賞之、元龜三年、三形原之役、清長殺創據夫岩堀勘解由
等、其一族從者數十人死之、天正八年九月、賜馬伏塚城及
鎌田地、十年、從家康赴堺、會有本能寺之變、清長爲殿
追擊土寇、中銃而傷、護擁伏輜重、遂歸參河、六月、守田中
城、賜山西城、十二年十一月、家康與秀吉和、清長受命使
大坂、修行成之禮、秀吉大喜、十四年、爲奏請敍從五位下、
任河內守、授豐臣氏、十六年、受秀吉命、經營聚樂第、秀吉
嘉其功、賜刀一口、十八年八月、封武藏岩槻、食三万石、特
命使管浦和鄕租稅一万石、清長命家人中村孫右衛門
爲之宰、收其貢賦、運輸公廩、九月、秀吉入岩槻城、清長迎
而饗之、秀吉悅、觀庭前菊花、詠和歌以賜清長、時其室氏、

徙遠江濱松 忠房

猶在田中城、秀吉遣使賜物、後每歲室氏獻物於秀吉、以爲例云、文祿元年、征韓之役、淸長造軍艦、私料其費、有所餘黃金二十枚、以納之家康、家康曰汝淳直何疑之有、以以餘金賜淸長、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從軍于海道、十三年正月卒、年七十九、長子正長、先是、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先父而卒、年四十二、正長子忠房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大夫、十四年三月、岩槻災、城郭第舍皆灰燼、十二月、家康出獵抵岩槻、忠房晨夜營築、供給盡備、家康賞其速成、賜白銀十百枚、大坂冬夏之役、忠房從軍、獲敵首三十四級、後如大和、捜捕殘黨、元和五年九月、徙遠江濱松、食三万石、六年轉攝津守、寬永十一年八月、加五千石、十五年、島原賊起、幕府遣兵討平之、後擇列將鎭壓之、爲以忠房、

〇八十[illegible]

徙肥前島原 隆長 左京亮政房 奪封 伊豫守常長 右衛門正房

爲島原城主、食四万石、明曆元年十月卒、年七十五、長子隆長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大夫、分其田三千石於弟政房、隆長爲人貪戾暴行、民苦虐政、有諫之者則殺戮逐之、親寵姦佞、斥退邪愿、會幕府發使巡撫鎭西諸州、問民疾苦、封內人民愁訴者充溢道路、寬文八年二月、幕府奪其封、寘隆長于仙臺、子常長于莊內、次子正房于松代、三月、賜廩米、常長配流也、臨發賦詩、急離父母去何處、皆是自然非可怖、身体雖朽東奥地、丹心未忘致君忠、延寶四年十二月、隆長卒于配所、年七十三、天和三年、常長遇赦、賜食邑三千石、仕幕府、爲書院番頭、元祿九年二月、爲麾下士大岡五左衛門所殺、義子淸彌承其後、子孫相襲仕幕府、封駿河興國寺

天野氏

〇八十一

判官遠景

彈正少弼憲光

備後守信廣

天野氏、姓藤原、出自遠景、遠景者藤内景元子、爲安達遠基義子、居伊豆天野邑、因氏焉、遠景十七世景恒稱甚右衛門、仕德川廣忠、景恒子康景、小字又五郎、長而稱三郎兵衛、仕家康、天文十六年八月、家康爲質將赴駿府、康景從之、戸田憲光奪之、送致尾張、衆不知所爲、康景上岸囑其奴曰、今陷姦計、汝疾歸報之、如事猶豫歟必物色、奴馳還岡崎告變、康景時年十一、衆稱其銳敏、十八年、今川義元遣僧雪齋、攻安祥城、擒織田信廣、以代家康、康景從赴駿府、景恒處守岡崎、弘治二年二月、康景從家康始臨戰陣、後復如駿府、既而景恒與石川本多諸將、赴駿河請還家康、乃邀之岡崎、而大高、鷲津、丸根之役、每從軍、永祿六年、一向之亂、景恒康景守岡崎、賊馬塲小平太、石川新七

爲岡崎奉行

郞、矢田作十郞等、出上宮寺、我兵與之戰于作岡、太平、康景擊小平太殺之、八年、家康置岡崎三奉行、康景與本多重次、高力淸長、任之、而重次性猛厲、淸長寬大、康景居寬猛之間、抑揚彼此、不偏不黨、是以國政蕩平、時人語曰、佛高力、夜叉作左、無彼無是天野三兵、藩翰譜云、德川氏擧三人爲奉行、謂之曰、世人夫婦之間不睦、有子則和、掌職者當熟思之、此三人性質各異、故有時人但言、然康景居寬猛之間、能和之、令無偏頗、譬如調羹鹽梅、和藥甘草、有功人不知其功、有智人不知其智、實可謂大智之人矣、十二年、家康入遠江、取掛川城、命三奉行下令三章、禁軍士鹵掠、六月、攻天方城、康景被創、元龜元年、姉川之役、從軍、敵兵二人狙擊家康、康景與加藤喜左衛門擊殺之、三年十二月、三方原之役、我兵大敗、康景與大久保忠世、率銃手十六人、夜登犀崖、齊放銃、敵兵潰亂、墜於崖谷、死者多、武田信玄大愕、乃收兵而

去。家康賜三百貫地。後加二千七百貫地。天正三年正月十七日夜。康景夢有吉夢。明日以告。家康大悦。爲克甲斐之兆。命開連歌會。後爲恒例。十一年。以參遠士二十四人隷康景。又附伊賀士八十三人。康景爲江尻城代。十二年。守與國寺城。援松平康親。屢擊北條氏兵。破之。十八年。賜下總田三千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從信吉守江戸城。六年二月。封與國寺城。食一万石。十二年三月。康景乘封邑。亡命。初康景欲修城壁。命部卒伐竹木蓄積。而使健卒監之。有盜竊竹之。健步捕殺之。後檢則田原邑民也。邑宰井出甚介使人來謂曰。今暴殺無辜。不知何謂。請得下手者。康景弗聽曰。殺盜天下之通法也。部卒非以私怨殺之。即奉吾命也。若以爲罪則吾當之。井手乃訴幕府。誣其擅殺

良民。家康曰。彼不必爲不法。命再審按之。本多正純諭曰。縱子嗣直犯上。不可也。宜亟斬卒以謝。康景曰。以直爲曲。以求苟免。非吾志也。與其殺一不辜。不如奉身而退。乃亡命焉。（藩翰譜云。康景上而不害公。政下而不傷私恩。固爲不殺不辜。棄万石之祿。不屑獨行其志。並其義。希世之賢哉。）家康念其勳舊。欲召之。十八年二月病卒于狩野。年七十七。長子康遠。稱但馬守。寬永五年十二月。幕府召之。賜廩米千苞。子孫襲之。次子康武。稱左兵衞。三子康世。稱六右衞門。四子康由。稱三右衞門。

西鄕氏（封下野上田）

西鄕氏。姓源。祖正守。其子正勝。稱彈正左衞門。居參河國西鄕城。因氏焉。仕今川氏。永祿四年。叛降德川氏。五年九月。今川氏眞遣其將朝比奈泰長夜襲五本松城。正勝與

元正　清員　新八郎定盈　家員　賜下總生實　忠員

子元正、出城相戰、正勝戰死、從兵死者七十三人、元正從兵僅十餘人、衆寡不敵、亦戰死、泰長進攻月谷城、正勝次子清員守之、遂見執、過萬丈谷、奪敵所執袪、陷深崖中而遁、至野田、往從母弟菅沼定盈家、告父兄戰死之狀、定盈白之家康、家康即召清員、賜父舊邑、清員謝曰、亡兄有孤、願使彼承後、然猶童齡、未慣軍事、臣且代之、家康嘉其義、清員在野田城、與定盈爲守禦、天正二年、武田信玄略東參河、清員與秋山晴近戰、擊走之、三年長篠之役、清員子家員、與酒井忠次等、夜襲鳶巢壘、陷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從軍、八月、家員領下總生實五千石、文祿三年、家員子孫九郎加首服、德川秀忠授偏字、名曰忠員、慶長二年七月、家貞卒、年四十三、六年五月、忠員卒、無子、弟正員襲封、

康員 列侯籍　延員　壽員　從下野上田　爲實　俊舍　信守　信蕃

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更名康員、壽加安房田五千石、併食一万石、寬永十五年十二月卒、長子延員襲封、万治三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元祿三年十二月致仕、無子、養大村純長第五子壽員爲嗣、襲封、先是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又轉東市正、五年三月、從下野上田時義父延員品行不修、幕府命幽之上田、六年十一月、壽員亦獲罪、十二月、有命削封五千石、列寄合衆、

依田氏　封上野藤岡

依田氏、姓源、出於相摸守滿快、滿快玄孫爲實、稱依田氏、子孫世居依田城、（信濃作久郡）爲實後裔俊舍、屬上杉氏、與北條氏、戰于桑原、死之、俊舍五世信守、（一作幸成）稱蘆田氏、天文中、屬武田氏、信守子信蕃、初稱新六郎、永祿十一年、武田

信玄入駿河信守蒲原城為先驅與敵兵戰于薩埵嶺元龜三年十月信玄出略遠參信守信蕃入美濃與遠山民部戰克之天正二年信守守二股城三年參河之兵來攻信守固拒六月信守以病死於二股城參河之兵築五砦相薄信蕃居喪不屈捍禦益嚴或張樂以鼓舞士心十一月武田勝頼屢馳檄諭率兵歸甲斐信蕃不聽會城中糧乏多造土苞以視士卒十二月信蕃遂與德川氏和送弟善九郎源八郎為質七年上杉景勝與族景虎爭戰景虎乞援信蕃出擊景勝戰小田濱獲首級信蕃自出二股守田中城十年二月德川氏兵來攻信蕃固拒家康至江尻使人勸降且曰武田氏衰滅在邇無復噍類信蕃不聽大久保忠世以穴山梅雪書來說三月信蕃致城而

安房守昌幸

去家康召之聞其采邑信蕃曰主家存亡未可知豈遑為私計哉乃還蘆田亡幾武田氏亡織田信長下令曰武田氏臣族悉捜捕殲之家康密使人召信蕃信蕃與從士六人赴之乃匿于二股山中七月據春日山與三津募集舊故率諸家康家康嘉其舊功賜佐久諏訪二郡信蕃欲下招眞田昌幸令歸德川氏昌幸抵營載盟誓家康亦送誓書未封一郡信蕃請嘗約封地而今變我酷愧之乃請割我封諏訪郡且取上野一郡予昌幸弗聽十月信蕃濟筑摩川歷撃奈田攻岩村田城昌幸屯八幡原敵兵追擊我兵反戰卻之獲首三百餘級岩村田城遂陷昌幸不戰而去十一月信蕃與柴田康忠曾沼定行攻野澤相口前山高棚小田井諸城降之十一年二月信蕃在田口城矚目

左近將監一益
七郎右衛門忠世
康國
安藝守賴忠

佐久郡、曰、方今小諸、岩尾未降、明日攻岩尾城、昧爽進攻之、信蕃超衆先進、中丸而傷、弟信幸、信春繼進、亦中銃丸、兄弟三人皆死之、部兵不屈、終乘壁拔城、主將岩尾小二郎出逃、信蕃有二子、康國、康寛、康國初名幸平、年甫十三、爲質在小諸城、武田氏亡後、竄瀧川一益、在箕輪城、後從于木曾、是歲大久保忠世入信濃、家康憫信蕃死、賜其遺封十万石、且援松平氏及偏諱、名康國、更稱源十郎、而與忠世倶攻小諸城、守將宇佐美定行出奔越後、佐久郡悉平、將定諏訪郡、諏訪賴忠乞降、眞田昌幸復叛德川氏、康國屢與之戰、十三年七月、德川氏兵攻上田城、康國爲先鋒、我兵不利、士卒死傷者多、十六年三月、叙從五位下、任修理大夫、十八年、小田原之役、族依田正朝與伴野貞慶、

康寛承兄後
封上野藤岡
刑部少輔吉隆

在相木鄉、募故舊、三月、康國、康寛馳入勝間城、使銃手挑戰、敵退保白岩砦、追擊拔之、遂獲貞慶及部兵三百八十餘人、四月入上野、攻西牧城、獲多米周防、大谷帶刀等、旣而與前田上杉氏之師、攻松井田城、前田利長制之弗聽、五月進陣總社、攻岩倉城、守將寺田左馬允乞降、康國入城、爲敵所刺殺、年二十一、康寛憤激謀復兄仇、烈戰遂屠岩倉城、康寛身被創、家康賞之、賜兄遺邑、尋康寛與諸將攻笂井城拔之、北條氏降、康寛守松井田城、八月、封上野藤岡、領三万石、十九年、九戸政實之亂、康寛爲先鋒、赴于大森、將守水澤城、上杉景勝稱秀吉命、使大谷吉隆代守、焉、康寛謂曰、我受德川氏命守之、故不有命則不去也、家康諭之致城而去、文祿三年十月、叙從五位下、任右衞門

大夫、慶長二年春、康寬與小栗某爭鬪、殺之、逃入高野山、德川氏幽之越前、賜食俸五千苞、後松平秀康亦予邑五千石、更稱加藤宗胡、家臣三十九人皆去仕幕府、康寬有子稱內膳、在越後、復蘆田氏、子孫世仕福井藩、

菅沼氏 封丹波龜山

菅沼氏、姓源、出自土岐氏、土岐增治徙參河國額田郡菅沼、因氏焉、時南朝 皇胤小倉宮、在伊勢、依北畠氏起兵、增治援之、事不成、小倉宮隱于嵯峨、增治還國、舉兵與土岐氏戰、其弟增榮仕足利氏、土岐定直併增治采邑、曾菅沼氏、稱信濃守、定直子新八郎某仕今川氏、居野田城、新八郎子定如稱織部、定如子定盈稱新八郎、永祿四年三月、定盈舉族叛今川氏、降德川家康、駿河兵來攻、衆寡不

敵、乃走入岡崎、未幾攻而復之、六年十月、定盈族定顯、築佐崎壘、糧食匱乏、定顯巡邑、徵發歲歛無所獲焉、邑中上宮寺蓄齋糧、定顯使人謂寺僧曰、姑貸之、尋償還焉、先是酒井忠尚借糧諸寺、未償、僧徒意恚、故聞命未果、定顯怒卽命役夫悉數搬運、於是僧徒等忿、乃嘯聚宗徒一千餘人、遂鼓譟薄定顯邸、所謂一向之亂是也、十一年十二月、家康經畧遠江、定盈爲之鄉導、白家康曰、井伊谷國中之要地也、宜先取之、臣族忠久及近藤康用鈴木重吉等稱井伊谷三人衆、召此三人各給采地、則不勞兵而得之、此今日之策也、家康從之、給三人采邑、取井伊谷、以菅沼忠久爲先導、進攻刑部城、又拔之、乃賞定盈之功、給食邑、十二年、定盈從軍、攻掛川城、部下菅沼源太郎、今泉甚助、與敵

接戰、蘆阪小作、鏃矢多斃敵兵。三月、攻堀江城、定盈力戰
有功。元龜二年春、武田氏將秋山晴近入東參河、誘降段
嶺城將城所道壽、進陣設樂郡、定盈攻之、晴近引兵而去、
天野景貫攻長篠城、城兵拒戰、互有死傷、菅沼道滿戰死、
晴近又圍長篠、城主菅沼正員出降、而晴近遣人說降
定盈、定盈卻之、時菅沼定利、出段嶺城、流寓焉、遂依定
盈屬家康、既而武田信玄攻二股城、參河諸將長其兵威
多降之、唯定盈忠久守野田城、不變其志、天正元年正月、
信玄攻野田城、定盈固守、晝夜連戰、敵列竹牌蒙龜甲急
攻之、外郭已破、僅保牙城、敵鑿地道、絕我水道、城中糧竭、
水乏、告急濱松、家康馳來援之、敵勢甚熾、乃乞援於織田
氏、伊勢人村松芳休者、在城中善吹笛、連夜上樓按曲、信

玄好音、每夜來聽之、一日敵樹紙標於阜丘、鳥居三左衛
門善銃、自壁上望之曰、是必將帥來聽矣、入夜使芳休極
巧吹一曲、信玄果至焉、鳥居乃發銃于暗中、迸中信玄頰、
墜馬而去、定盈力屈、遣人敵陣曰、全城兵命、則吾自殺、信
玄許之、定盈與松平忠正將自殺、信玄以計擒二人、囚之
於長篠、而啗以利使降、二人固守臣節不屈、先是山家三
方將菅沼滿直、菅沼刑部、菅沼正員、奧平道文等、納質於
濱松、叛降武田氏、於是請曰、願以吾曹質子易二人、信玄
許之、三月各易之、定盈乃還家康、嘉其忠節、賜遠江田二
年四月、定盈築野田新城、土功未竣、武田勝賴以兵二万
來攻、家人告曰、敵鋒甚銳、請避焉、定盈曰、未發一箭而去、
武之耻也、乃遣斥候、歸報曰、敵既至矣、定盈入圍、歌謠而

不出、衆諫之、乃出盥漱、畢、止、如常、於是出南門、顧左右曰、我忽遽不焚寝室、恐為敵被災、誰歸而火之、且取旛而來乎、中山與六、應聲馳歸、火屋舍取旛而歸、定盈經宇理入西郷、遂抵海倉淵、與六與敵兵接戰死之、長篠之役、與諸將夜襲鳶巣、獲三枝守友、十年、從家康入甲府、十二年、小牧之役、守一宮寨、十八年八月、定盈封上野阿布、食一万石、文祿中、叙從五位下、任織部正、慶長五年、關原之役、留守江戸西城、六年二月、封伊勢長島、食二万石、九年七月卒、年六十三、長子定仍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志摩守、十年十月卒、年三十、無子、弟定芳襲封、叙從五位下、任織部正、十九年大坂冬役、陣備前島、秀忠賜巨銃、乃亂射毀壞城樓、元和元年夏、從軍、屬本多忠政、自大和進、大戰天王寺、

勝永
屬上杉氏
降德川氏
吉正

獲首九十級、獻之、六年、從近江膳所、食三万石、寛永十一年、從丹波龜山、食四万石、正保四年二月卒、年五十五、長子定昭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未幾卒、無嗣封除、幕府召其弟定治、予七千石、定恒予三千石、以存家祀、定治稱主水正、定恒稱越中守、並仕幕府、

屋代氏 封安房北條、

屋代氏、姓源、出自信濃源氏、世居信濃國更級郡屋代莊、因氏焉、勝永稱左衛門尉、初仕武田信玄、將七十騎、武田氏滅、屬上杉緣信、守海津城、天正十一年三月、就酒井忠次、降德川氏、家康嘉之、賜其故封、後數建戰功、勝永子吉正稱甚三郎、後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大坂冬夏之役、從軍、與子忠正俱獲敵首數級、寛永十五年二月、忠正爲砲

忠位
封安房北條
川井重啟虐民
收封

隊長騎士十人卒五十人隸之、慶安四年六月、爲百人組長、万治三年、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寛文二年四月卒、年六十九、長子忠興早卒、嫡孫朝倉一至次子忠至、爲嗣、更名忠位、三年三月、襲封、食安房北條一万石、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元祿六年八月、爲大番頭、正德元年四月、以病免職、二年七月以罪奪封屏居焉、初忠位寵其臣川井某、使之治郡邑、川井重敘虐民、愁訴盈路、忠位不省、川井益横恣專權、乃捕邑民拒命者三人、處之死、部民騷擾、愬之幕府、府吏按撿得實、於是沒封地、十月免忠位罪、更賜廩米三千苞、列麾下、三年十一月致仕、四年二月卒、年六十八、

加加爪氏 封遠江山田

政定
忠定
領遠江山名
政豐
政尙
忠澄

加加爪氏、姓藤原、出自上杉朝定、朝定二子朝顯、仕足利氏、稱八條氏、朝顯子滿朝、善馭馬、其孫政定仕今川範政、稱加加爪氏、政定子忠定稱右京進、領遠江山名邑、忠定曾孫政豐稱備前守、仕今川義元、永祿十一年、德川家康入遠江、政豐謁之、家康乃賜其舊邑、政豐子政尙稱甚十郎、天正十二年、長湫之役、政尙從軍有功、文祿四年、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慶長元年閏七月、在伏見城、會地震、城門崩壞、政尙被壓而死、年二十五、其子忠澄襲封、稱民部少輔、大坂之役、從軍獲首級、後爲目附及普請奉行、元和七年政豐卒、年八十四、寛永十一年、忠澄受命赴長崎、撿覈舶悉焚之、十五年九月、爲大目附、食九千五百石、十七年六月免職、十八年正月、江戸火、忠澄防禦墜馬而卒、年五

十六子直澄襲封、叙従五位下、任甲斐守、為小姓組頭、進為大番頭、寛文元年十一月、為寺社奉行、食一万石、八年十二月、加三千石、十年十二月、免職以罪潜居、初諸有司會議評定、所松平信興受命、來勞寒天之勤、衆皆拜之、直澄睡眠不覺、遂忤旨云、延寶七年六月、致仕無嗣、養石川總長次子直清為嗣、襲封、叙従五位下、任土佐守、天和元年二月、直清有罪、奪封、配于土佐、一作伊勢神戸初直澄為寺社奉行、以勞加封、而密路府吏、多私官田、不正其經界、直清襲封也、成瀬吉左衛門、爭田訴之幕府、幕府遣吏撿之、姦事忽發、遂坐之處流、加々爪氏不祀、

久能氏 封駿河久能

久能氏、姓藤原、出自工藤為憲之裔宗仲、宗仲十三世元

宗、居駿河久能城、因氏焉、屬今川氏、元宗子宗能、稱三郎左衛門、永祿十一年三月、德川家康略遠江、宗能族強地險而不屈、高力清長來說、宗能乃叛今川氏、降德川氏、十二年正月、今川氏眞潜遣人謂宗能叔父宗益曰、我欲夜斫天王山營、汝自後援之、即我得志、則以遠江一州封焉、宗益與族宗憲宗政宗常等應之、招宗能、宗能曰、守義與家者士之常也、去歲反駿而歸參、今復背參而就駿、是不義也、縱雖與家、我不能也、使者復至戒期、宗益等胥議曰、明夜出兵擊德川氏之後陣、既而舉族計殺宗能、而或謂宗能一族之長者、且宗子也、苟為支族者殺之不義也、乃變志、補氏眞使者以報宗能、宗能乃乞援於家康、松平忠正、植村家政、菅沼定盈來援、榊原康政等來援、宗能討族

賜一族采邑　宗秀　宗成　賜伊勢田丸　邦房　居鉢形城

宗政等、康政殺宗益、遂宗政宗常等、而設三覆於城外、獲今川氏將校五人、八月、家康悉併一族采邑、賜宗能食一万三千石、宗能薙髮號宗安、其子宗秀稱民部少輔、慶長元年十二月、宗秀與三宅正貞爭鬪而死、沒收封邑、宗安老朽悲歎、家康憫之、賜下總田一千石、孫宗成稱丹波守、繼其後、元和五年、屬德川頼宣、賜伊勢田丸一万石、子孫仕紀伊、世存其祀、

藤田氏 賜下野田

藤田氏、姓平、出於参議小野篁、逮武中重康居武藏國藤田鄕、因氏焉、藩翰譜云、出於畠山重忠、元久二年六月、重忠與其子重保、俱被殺、篤二子、重秀稱小次郎、領武藏國秩父六十六鄕、藤田十二鄕、自是稱秩父氏、又稱藤田氏、其裔邦房作重利稱右衛門佐、居鉢形城、取用土十二鄕、滅用土某、併領八王寺、天神山二

重氏　重連 信吉　信吉屬武田氏

城、誅上杉氏、天文中、叛上杉氏、屬北條氏、養氏康第三子氏邦、以女配之、更名重氏、稱安房守、居鉢形城、邦房自築用土城居焉、天文十七年冬、氏康授偏字邦房、改名康邦、更稱治部少輔、且予武藏保木久永邑、弘治元年九月、一作永祿三年九月、康邦卒、有二子、長曰重連、稱彌八郎、後改新左衛門次曰信吉、稱彌六郎氏康割康邦遺邑、與用土藤田及相模田於重連、武藏田千五百貫於信吉、天正六年、重氏取沼田城、北條氏政使重連守之、重氏怒曰、吾爲氏康子、非康邦之亂、其食邑爲我有、且沼田我所取也、然重連居之、我不服焉、乃鴆殺重連、氏政復以信吉守沼田城、重氏益怒、遂讒之氏政、信吉聞之大怒、七年春、齎送款於武田勝頼、悉殺重氏部下在沼田者、叛屬勝頼、眞田昌幸守沼田城、信吉併舊邑、

左近將監一益
信吉依上杉氏
賜長島城

食五千七百貫地、更稱能登守、居於金剛院（上沼田）、十年春、武田氏亡、而瀧川一益在廐橋城、管領關東政務、及信長被弑、一益逃去、於是信吉以謂北條氏必出兵矣、我兵寡巨敵、不如急攻沼田而請援於上杉氏、乃馳使請援、上杉景勝率歩騎三千至、急攻沼田、一益聞之率士兵二万、馳至、信吉受敵前後、不能支宵遁、與從士八十餘人去依上杉氏、十月、新發田之戰、信吉有殊功、十二月、信吉娶吉江喜四郎寡婦、景勝賜其遺邑長島城、爲三百騎隊長、養喜四郎遺子長滿丸爲子、十一年八月、信吉攻杉原城將細越將監、身被創、遂獲將監、十二年、信吉伐佐渡、戰河原田、馬幾、圍人三藏、三左衛門、擊敵扶信吉、騎馬而戰、信吉乃拔二卒爲士隊、每軍爲先鋒、十四年五月、從景勝入京師、

從大森城
上杉與德川爭陣列

敍從五位下、十五年冬、攻新發田城、與城主新發田治長、接槍而戰、十七年冬、再從景勝入京師、進從四位下、十八年、小田原之役、信吉爲先鋒、攻國嶺城、城主小幡信貞、在小田原留守、小幡帶刀、勢屈而降、文祿元年、征韓之役、東北諸將皆赴肥前名護屋營、上杉景勝到安藝、將陣宮島、德川家康先已布陣、先鋒安田順易曰、上杉氏列第三隊、德川氏列第四隊、今越次布陣、是違制也、宜遷陣於他、不聽、兩軍互爲爭論、信吉乃謂村越茂助曰、德川氏既卜地布陣、今逐之悖禮也、然前隊爲後部、所先似混軍制、夫軍旅以退爲怯、不若我兵避之先進矣、於是爭論初解、家康聞之、使人謝曰、我部下不受辱者、卿之力也、慶長二年春、景勝轉封會津、信吉從大森城、食一万五十三石餘、三年

山城守兼續　信吉出奔号源心　佐渡守正信

八月、秀吉薨、信吉弔之、入京師、見家康、家康語宮島之事、賜劍及金衣謝之、且諭景勝西上、後石田三成等遂姦計、景勝黨之、信吉謂老臣直江兼續曰、豎子豈得遂志哉、景勝在會津、遙通密謀於三成、信吉屢諫弗聽、五年正月、信吉賀正大坂、家康召趣景勝西上、信吉還會津、固諫景勝、兼續忿欲殺之、信吉留晉響於己第、挈妻孥出奔京師、入大德寺、薙髮號源心、潛居金龍院、家康將發征東之軍、遣阿部正吉、秋元泰朝、諭曰、爲東征之先鋒、賜那須地十万石、源心辭曰、臣去國者非有怨於景勝、依兼續之讒口也、故欲得機解冤再仕之、暫匿跡焉、本多正信受命曰、寶莫異心於故主、則速詣營、而謀彼宗不滅、若主家滅則爲誰竭忠乎、景勝棄異謀而反正路、則汝誠心可明焉、源心乃

源心再仕上杉氏　賜下野田

從師、亡幾三成等敗衄于關原、景勝乞降、源心請再仕景勝、家康曰景勝與三成通謀擧兵、天下騷擾、其罪弗容誅、籍沒封邑可矣、然方今旣獲巨魁渠、亦非首謀者、欲俟他日復其封、然則赦汝所請、姑在麾下、以俟命、乃賜下野田一万三千石、授二千石於其妻、以爲粧奩料、且諭曰、若從吾言、賜那須地如約矣、源心猶請不止、旣而景勝謁家康、家康告以源心慕故國之意、景勝意釋、約復舊邑、源心遂再仕焉、更名重信、八年、佐竹義宣徙封秋田、重信守水戸城、佐竹氏臣車丹波、擧兵襲水戸城、重信以策擒丹波父子、餘黨潰散、十九年大坂冬役、重信爲先鋒右隊、元和元年夏役、重信爲監軍、陣于吉田、榊原康勝部下伊藤忠兵衛進陣、重信制止、會城將木村宗明來戰、衆請擊之、重信復

重信獲罪被配

止之、不戰而罷、人或嗤忠兵衞怯懦、後天王寺之戰、忠兵
衞戰死、重信督戰、獲首二十三級、忠兵衞子釆女、怨重信
指揮失宜、家康召檢覈之、處非理、遂配于信濃、重信自謂、
齡超七旬、今被廢黜、終天之辱、何日雪之、知身被創、雖生
無益、乃伏刃而死、年五十五、無子祀絕、夏目記云、重信所陳、頗有理、重信創甚、請浴諏訪溫泉、遂病劇、扶至奈良井驛、終不瘳而死、

皆川氏 封常陸府中

秀宗 宗成

皆川氏、姓藤原、出於長沼宗政、宗政十世孫秀宗、稱淡路守、
嘉吉中、徙下野皆川、秀宗孫宗成、稱宮內少輔、初冒皆川
氏、仕北條氏、宗成子俊宗、稱山城守、薙髮號信鉄齋、其子

廣照 降德川氏

廣照、稱山城守、天正十八年、與北條氏照出竹浦口、拒豐
臣氏兵、退而入小田原城、既而敵勢益熾、城將陷、廣照潛

賜皆川舊封

出城、至德川氏營而降、北條氏滅、家康徙封關東、乃賜廣
照以舊封皆川三万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輔松平秀康、

封信濃飯山

陣宇都宮、七年正月、敍從四位下、八年二月、家康以子忠
輝封信濃川中島、使廣照爲之傅、封飯山、食四万石、忠輝
已長、暴戾恣睢、上下怨苦、廣照數諫不聽、十四年九月、廣
照與老臣山田勝政・松平親宗議、將訴之駿府、忠輝聞而
先之、赴于駿府、誣告廣照恃功專恣、十月、命誅山田松平
二人、以廣照有保傅之功、減死一等、奪其封邑、乃薙髮自

隆庸

號老圃、退隱京師、長子隆庸、先是敍從五位下、任志摩守、
坐父罪失爵、大阪之役、忠輝領兵入京師、老圃往而謁之、
謂曰、此役也、主公奮戰建殊功、忠輝耳如不聞、乃去、隆庸

封常陸府中

從井伊直孝有戰功、元和九年、秀忠召隆庸、賜常陸府中

成鄕　正成　綱成　頭相摸　甘繩

一万石、再任山城守、別賜老圃、以俸米若干、寬永二年十二月老圃卒、年八十九、隆庸爲番頭、加四千石、正保二年卒、年五十五、長子成鄕襲封、明暦三年病卒、無嗣封除、弟廣隆稱又七郎、仕幕府、賜五千石、列麾下、

北條氏　封遠江掛川

北條氏、本福島氏、祖正成稱上總介、仕今川氏、守高天神城、與武田信虎戰死之、其子綱成喪父、孤入相摸、北條氏康召見愛之、及長賜姓氏、改稱北條左衛門大夫、守川越城、天文十四年、上杉憲政與族朝定、大擧圍城、數重四絕糧道、綱成固守不屈、攻擊經歲、十五年四月、氏康將兵八千來援、綱成開門突出、夾擊大破之、後領相摸甘繩、轉上總介、綱成大小數十戰、所嚮無前、其旗以黃絹爲之、中書

呼黃八幡　氏繁　氏勝　封上總岩田　氏重　徙下總關宿　徙駿河田中

八幡二大字、人呼曰黃八幡、勇名轟於四隣、天正十五年卒、年七十三、長子氏繁稱左衛門大夫、後轉常陸介、剛勇不劣于父、數有軍功、先父而卒、年四十三、其子氏勝、亦稱左衛門大夫、承祖父綱成後、十八年春、氏勝與松田間宮朝倉三將、出守山中城、豐臣氏兵來攻城陷、氏勝走保甘繩城、北條氏政召入小田原城、氏勝知其不可爲、不出、氏政疑其有異心、氏勝大恨、時德川家康聞之、使人招降、氏勝遂致城而降、八月、賜上總岩田一万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守岡崎城、十六年卒、年五十二、無子、養保科正直第三子氏重爲嗣、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大阪冬夏之役爲先鋒、寬永十二年六月、爲大番頭、十七年九月、徙下總關宿、食二万三千石、正保元年正月、徙駿河田中、加二

徙遠江掛川

親泰

長泰居武藏忍城

屬北條氏

氏長降上杉氏

千石、慶安元年九月、徙遠江掛川、食三万石、萬治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無嗣封除、

成田氏 封下野烏山

成田氏、出於關白藤原道長、道長之孫任隆、補武藏國司、居幡羅郡、任隆子助隆有四子、其長子後裔稱成田氏、次稱別府、次稱奈良、季稱玉井、世呼武藏四家、親泰稱中務大輔、乘世亂、張武威、侵略隣地、永正七年七月、親泰攻上杉持定臣上田政盛、親泰子長泰、稱下總守、領一万五千貫地、家聲益振、居忍城、屬上杉憲政、既而上杉謙信、勢威日盛、北條氏政、陸梁關東、長泰送款氏政、天文二十二年、謙信來攻、長泰與子氏長及諸族、嚴守備拒之、氏政來援、謙信引去、亡幾長泰送款謙信、永祿三年、謙信逼小田原、一日賽鶴岡祠、長泰從之、

氏長逐父自立

不恭、謙信忿叱扇撲面、長泰忿恚、返以忍城叛、山東豪傑響應之、謙信大慍、使部將攻羽生城、長泰率兵赴之、侮慢敵兵、太田三樂自後來攻、長泰向背受敵、兵敗而歸、長泰慚憤、欲屠敵寨、而不能、五年、再降謙信、爲子氏長娶三樂女、八年、新田領土人與佐野領土人、爭封疆、互紛鬪、謙信命長尾顯長和解之、長泰欲乘間取羽生城、發兵攻之、敵拒戰、不得志而歸、九年八月、氏長逐父長泰、初長泰齒老、未讓封邑、氏長潛語老臣豐島美作曰、吾年既壯、家君猶無退老之意、又察其動作、甚有可怪者、汝意何如、美作諫曰、是矣、雖然尊公亦應有所慮、宜盡孝以竢時也、氏長曰、昔者信玄逐父揚名、我亦欲播名于天下、豈問是非乎哉、長泰燕樂外館、宗族群臣議、使氏長居本城、鎮門置戍、以

左衛門尉泰高

拒長泰、長泰欲入城、乃潜行水閘中而入城、守兵以槍刺
之、長泰卿其槍而出、守兵驚走、遂入本城、群臣錯愕、龍淵
寺僧徒居間和之、氏長遂自立、北條氏政聞之、使人來謂
曰、氏長不孝之罪、不可不誅、我將擧兵戮氏長、使長泰保
社稷、長泰以謂彼乘我內訌、假名義併有我封地之策也、
使氏長有之、宗祀血食不絶、乃自薙髪號蘆伯、而延見使
者曰、我年老邁、不堪軍政、以家讓氏長、請辭焉、乃遣歸使
者、而猶未與氏長相見、氏長與弟泰高攻羽生取之、十二
年、長泰與氏長相見、天正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氏
長泰裔入小田原、使成田大藏島田出羽等守忍城、西軍
將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等、來攻、堰利根川荒川、
以絶水利、城中水乏、衆大憂之、居數日、敵決流灌之城兵

收封邑　封下野烏山　氏宗代領家事

據丘阜拒之、西軍圍城、氏長嘗好連歌、與秀吉書記山中
長俊相識、長俊以秀吉命、來諭使降、氏長從之、北條氏直
聞之、使人詰責、氏長曰、頃聞西軍圍忍城、我不忍殲妻孥、
故欲納款以救之耳、氏直怒討氏長陣、城兵亦致城而去、
及小田原陷、秀吉諭氏長曰、汝在小田原、雖納款、遂依負
約、不能無辜、乃收封邑、氏長潜居下野、秀吉進陣小山、聞
氏長女有姝色、乃召之、寵愛尤厚、蒲生氏鄉封於會津、召
氏長與一万石、泰裔與三千石、十九年、氏長女爲哀訴之、
秀吉封之烏山城、與一万石、（藩翰譜、作二万石、逸史、作五万石、松窗漫錄、作三万石、）元
和二年十二月、氏長卒、長子長邦早死、長邦子房長尚幼、
叔父氏宗代領家事、居烏山城、先是氏宗從大阪之軍、獲
首六十七級、九年二月暴死、幕府奪采地、後房長哀訴不

小太郎昌綱、居唐澤城
修理亮宗綱
了伯
祐願寺

聽、成田氏滅、

佐野氏 封上野佐野

佐野氏、出於鎭守府將軍藤原秀卿、秀鄕十世基綱居上野國、稱佐野氏、基綱之裔昌綱、居唐澤城、時管領上杉氏衰紐、而北條氏勢威日熾、永祿中、上杉謙信出兵山東、昌綱首送款、昌綱卒、子宗綱年尚幼、叔父天德寺了伯輔之、叛屬北條氏、當是時、北條、佐竹、里見、武田諸豪、割據山東、國人亦各樹黨結盟、互交鋒攻戰、無虛日、館林城主長尾顯長、使兵守岩井山足利城、宗綱與之戰于猿田川、破之、踰野田小曾根、進入館林、侵略郡邑、足利兵取牝鳥砦、降須花川崎二城、宗綱怒遣步卒、殲夷所在、初宗綱以叔父綱千代、質於上杉氏、了伯弟祐願寺、長大多力、好武納祗

石於驛、挾腰、每斬人磨血刀、巡歷諸州、入甲斐、見武田信玄、受厚遇、未明說家系、求得祿一千貫、信玄問門冑、對曰、建功而後告之、他日有戰功、信玄復問、對以實、信玄曰、所謂亦有故、然我老將宿臣投祿不過五百貫、今子以新附、多予祿、則故舊或猜忌、山東以祿招士者、特有謙信而已、乃餞以劍馬及金、祐願寺去赴越後、謙信與一千貫地、會有善直槍者至、直江實綱子、及其他就學者多、祐願寺練熟眉尖刀、對衆非議槍術、謙信命二人對試其術、祐願寺得勝、遂殺之、其徒搆讒、實綱設計、竟殺祐願寺、了伯怒與謙信絕、永祿五年四月、謙信率兵來攻佐野、宗綱不能拒而乞降、謙信使本莊繁長爲佐野城代而去、宗綱攻藤岡城主藤岡佐渡守、棲木城主本多大隅守、拔之、北條氏直

隨慶寺

率兵、陣富士阪、宗綱拒戰、長尾顯長通北條氏、據唯木砦、宗綱與之戰、斬獲首級、天正六年、宗綱伏兵足黑、使掠田苗、顯長怒出擊之、伏起夾擊之、七年、顯長夜襲我岡山營、宗綱敗走、九月歸唐澤、顯長追尾來圍城、絶汲道、山上輝氏伴降、誘顯長、宗綱乘之、大戰五蘭田、宗綱弟隨慶寺、赴越後、乞健步一百、歸急襲唐澤、宗綱出從藤岡、遂入小田原、潜居於赤見綱重家、亡幾隨慶寺亦爲人所殺、九年十月、我家人等相議、夜襲唐澤取之、宗綱復城、十年十二月、長尾顯長拔彥間城、宗綱怒曰、明春元日、我屠足利、富士源太大貫武基諫曰、襲敵不意計雖善也、世諺云、除夜元朝之戰、項羽且忌焉、願竢慶賀畢、襲之可矣、宗綱不聽、夜整兵、會深雪盈路、士卒未集、宗綱怒、單騎將出、諸將叩馬

宗綱自殺

諫曰、新年發兵、從兵不屬焉、況風雪漫々、寒威從膚乎、且聞敵已有備、猶不聽、馳襲須花砦拔之、乘勢欲攻藤岡彥間、單騎先衆而進、會流丸中腋、目眩墜馬、園人粟田某將負而去、敵追至、棄而走、宗綱氣稍甦、跪田畦四顧無從者一人、敵兵皆至、宗綱心雖剛殺、傷不能起、遂自殺、士卒搜索四近、而不得、遇園人、初聞實驚歎、富士源太泣曰、主君實死、則急襲彥間、取其証矣、不及則唯有死焉耳、赤見內藏曰、君及臣等亦死、敵國之利也、不如收軍、立戚族爲主、以謀再擧也、衆皆從之、胥議迎北條氏族爲嗣、特了伯請嗣於佐竹氏、衆逐了伯、了伯入京師、居新黑谷、北條氏政遣

氏忠

弟氏忠、繼佐野氏、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氏忠使大貫武基守唐澤城、高瀨紀伊守牝鳥城、飯塚兵部守奈良

淵、而自入小田原、了伯嘗在京師、得秀吉之殊遇、此役從軍、秀吉命曰、汝招諭舊故、了伯赴佐野、招舊臣、歸降者多、獨大貫武基不降、了伯攻之、武基自殺、城兵潰散、了伯入城、秀吉悉與佐野舊邑於了伯、了伯猶子富田知信次子爲嗣、名政綱、任修理大夫、文祿二年三月、了伯卒、年五十七、了伯嘗召瞽師彈琵琶、演平語、一曲、演佐々木高綱事蹟、一曲、演那須宗高事蹟、了伯每聽一曲、歔欷悲泣而不已、他日左右怪問曰、曩聽平語、皆係功名之事、而君獨悲泣何也、了伯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用也、夫高綱發鎌倉、乞賴朝名馬、而約先登於宇治川、其心固無生還之意矣、宗高立馬於兩軍之中、射扇于碧波百步之外、一發不中、唯有自刎而死耳、吾推究二氏心事、則感慨生胸、不

覺涕淚數行也、今日爲士者、果能以二氏之心爲心、則戰必勝、攻必取矣、衆服其言、慶長三年、德川家康命靡唐澤城、更築天明春日山、徙居焉、五年關原之役、守城備上杉氏、十九年三月、政綱有罪、配于信州松本、收封邑、先是政綱暱近小人、疎棄舊臣、與室某氏不協、每嫉妒相爭、而政綱與松平忠輝嬖臣花井義雄、及大久保長安交誼尤厚、長安獲罪、後其室訴政綱罪於幕府、遂及于此也、族臣佐野和泉、山中仙齋、相議哀訴幕府、有赦命、政綱赴于江戶、途死于深谷驛、幕府賜食俸三千苞于子政秀、仕幕府、

伊丹氏 封甲斐德見

伊丹康勝、駿河人也、姓源氏、又作藤原氏 父曰康直、初薙髮號津阿彌、武田信玄之伻、駿河也、召康直蓄髮、改稱大隅守、

康勝

爲船手隊長、康直子康勝、幼名喜之助、仕德川家康、掌貢賦之事、大阪之役、獲首級、擢爲納戶頭、寬永元年、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九年爲甲府城番、十八年冬薙髮號順齋、與松平正綱俱掌天下郡國事務、旣而忤旨罷職、十九年三月、再爲勘定頭、與酒井忠能、杉浦正友掌之、順齋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利、時有姦商納抽分料、販國產小紙于甲斐者、又有豪戶竊託有司、納金千兩於公庫、欲專賣小紙者、諸有司皆以爲有公益、議將聽之、順齋獨固執不可、商戶貪緣權右、强請不已、比及三年、諸老或訝順齋曰、頃聞諸老胥議、將聽販紙者、而獨卿爲不可、有諸、夫以天下論、則千金不足數也、至資國用、則豈亦云無小補哉、卿奚爲不可、順齋曰、他日若有禦偸盜之術、則可聽焉、諸老問

其故、對曰、吾國產勝於他邦者紙也、而如小紙、上下不可一日缺、且以其價卑爲至寶也、今商賈納千金於公庫、斯千金非自天降、非自地生、必倍紙價而取之、一人倍利而賣、衆商買之者、亦貪利、倍此加彼、價愈騰貴、富戶且不以爲憂、如貧賤之一日所得僅少焉耳、今倍其價、何以求之、夫一物倍價、則萬物亦隨之、故民求之難、如求而不得、則或陷于飢寒、其極迫于必死、縱令雖死、不失其節者、中人以上也、以下者死于飢寒、死于偸盜、其死則一也、是以偸盜日起、囹圄充塞、若偸盜盛行于世、何以禦之乎、今使民爭利、其利歸公、則天下風靡、上下與利、交欲得其所求、莫所往而不盜矣、方今幕府富有天下、万國貨財悉莫不公有、苟省其國用、則一歲之餘贏、不知幾千万也、然今欲納小

利、苦万民、變世俗、猶如割股肉而飽腹也、今也天下物價、倍蓰舊時、牂國收抽分料者多、我年老耄、死期無日、諸君其熟思焉、承應二年閏六月卒、年七十九、子勝長繼之、居甲斐德美、割邑二千石於弟勝重、万治三年冬、勝長叙從五位下、任播磨守、寬文二年三月、代官一色內藏助、有私曲奸慝、部民怨之、時同僚岡田善政及勘定諸吏、會私邸嘗議其處置、乃召內藏、內藏上書告其不服、拔刀進斬勝長、善政等俱沮之、亦被傷、衆相萃遂戮內藏、勝長告旨而暝、乃放內藏子二人於八丈島、捕其黨斬戮者多、勝長年六十一、子勝政繼而卒、子勝守繼之、稱左京、元祿十一年九月、發狂疾而自殺、邑除、

喜多見氏 封武藏喜多見、

喜多見氏、姓平、出於畠山重忠族江戸重長、重長第二子武重稱小次郎、族爲喜多見、武重五世常元稱江戸彥次郎、仕北條氏康、河越之役從師奮鬪而死、其子賴忠稱刑部丞、賴忠子朝忠稱攝津、天正十八年、賴忠父子爲北條氏守下田城、豐臣氏兵來攻、賴忠捍戰、力屈而自殺、其次子勝重、在小田原城、城陷、後仕德川家康、乃賜武藏喜多見地五百石、稱若狹守、後累加采邑食千三百石、元和四年、勝重爲堺奉行、管攝河內和泉二州民政、寬永四年十二月卒、年六十、長子正忠早卒、次子重恒承其後、稱五郎左衛門、三子重勝稱久太夫、四子重長稱隼人、五子重治稱茂兵衛、寬文十二年五月、重恒致仕、號宗幽、無子、羪石谷武清第二子爲嗣、名重政、爲書院番士、進小姓、天和元

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三年正月、食封一万石、始列族籍、貞享三年正月、復加一万石、與牧野成貞等俱奉職勤勞不怠、元祿三年二月、有罪收封地、配于伊勢、初義叔父重治妹嫁淺岡伊豫、既而伊豫怨於重治、遂拔刀斬之、重治臣屬亦忿殺伊豫、復其仇、重政以家政不修坐之、六年七月、卒于配所、

阪本氏　封相摸深見

阪本氏、姓源、出於佐竹昌義、昌義之裔貞重爲宮內少輔、貞重子貞次爲豐前守、稱阪本氏、仕武田信玄、守駿河田中城、武田氏滅、仕德川家康、天正十八年、賜相摸深見田三百七十石、貞次子貞吉稱宮內、貞吉子重安稱小左衛門、重安子重治稱久五郎、天和元年四月、叙從五位下、任

右衛門佐、五月爲大目附、十月轉寺社奉行、食封一万石、始列族籍、貞享四年五月、有罪免職、杜門屏居、既而免罪、元祿二年六月、創其封七千八百石、列麾下士、

日本藩史卷之八 終

正　誤

卷之一

丁	行	正誤
四丁	十二行	位四ハ四位
十四丁	二行	經ハ經
四十八丁	九行	貲ハ之
六十三丁	十一行	陞ハ陞
七十六丁	三行	(任三ノ(任)ハ(從)

卷之二

丁	行	正誤
四丁	二行	猗ハ掎
八丁	八行	辨ハ測
三十九丁	六行	(任)ノ下(侍從)ヲ脫ス
四十六丁	五行	(泣泣然)ハ(泣然泣)
五十丁	八行	因ハ以
五十二丁	初行	或敢ハ敢或
仝丁	五行	砦ハ固
五十四丁	二行	裁ハ毅
五十五丁	初行	嘗ハ初
六十丁	七行	保容ハ容保
六十一丁	十行	尾從ハ追尾
六十三丁	初行	弟ハ第

卷之三

丁	行	正誤
二丁	十一行	稱ハ改
八丁	五行	皂ハ阜
二十二丁	五行	七三ハ三七
七丁	十行	(族)ノ上ニ(命)ヲ脫ス
二十三丁	九行	陞ハ陞
五十二丁	十一行	考ハ老
七十五丁	十二行	齊匡ハ無子
八丁	四行	(甚)ノ下(訖)ヲ脫ス
三十三丁	四五行	畾ハ畾
四十四丁	四行	闕ハ闕
四十六丁	九行	配ハ赴
五十一丁	五行	立ハ延
五十二丁	三行	弁ハ門
五十四丁	初行	叟ハ失
五十四丁	八行	健ハ部
五十九丁	欄外	(大夫)ハ刪リ(卿)ヲ加フ
六十丁	十一行	異ハ憲
六十二丁	六行	嵐ハ廬
六丁	六行	(子)ノ下(典)ヲ脫ス
十丁	割注	列ハ烈
二十六丁	三行	(知事)下(四年廢藩)ヲ加フ

三十一丁　三行　二ハ上
三十七丁　八行　(卒)ノ下(年)ヲ脱ス
六十二丁　九行　一子ハ家康
七十九丁　四行　定ハ特
九十八丁　二行　光ハ先
百一丁　六行　腴ハ腴
百三丁　八行　爲右ノ(爲)ハ(轉)
百八丁　七行　纍ハ掠

三十五丁　四行　討ハ封
四十丁　四行　盈乘ハ乘盈
六十五丁　初行　封ハ徙
七十九丁　六行　得ハ聽
九十九丁　十二行　轉ハ幡
百一丁　十行　士ハ土
百五丁　九行　之ハ焉

卷之四

三丁　四行　卒ハ率
二十三丁　三行　通ハ道
二十四丁　欄外　(城)ハ(築二松山城一)
三十四丁　九行　輔ハ補
三十五丁　九行　罪ハ解
四十丁　十一行　峻ハ竣
五十丁　三行　亟ハ無
五十三丁　七行　(任)行○左ノ上(任)ヲ脱ス
五十八丁　二行　徵ハ徵
七十丁　四行　進ハ八
九十六丁　六行　道ハ路
百二十六丁　二行　經ハ徑
百五十三丁　四行　來ハ東
百六十三丁　初行　攻ハ政
百九十丁　二行　飛ハ風

十八丁　十行　比ハ此
二十三丁　六行　嵩ハ幽
二十五丁　四行　鋒ハ降
三十五丁　五行　急ハ使
四十丁　初行　婚ハ婿
四十一丁　五行　不見ノ(不)ハ(欲)
五十一丁　四行　待ハ侍
五十四丁　四行　堅ハ險
六十三丁　初行　享ハ享
七十三丁　五行　徵ハ徵
九十七丁　初行　瓶ハ數
百二十九丁　九行　川ハ幽
百五十八丁　二行　石ハ不
百七十九丁　二行　紫ハ柴
二百二丁　五行　將ハ營

二百五丁　初行　過ハ遇
二百廿六丁　六行　(年)ノ下ニ(中)ヲ脱ス
二百廿七丁　五行　而ハ後

二百十四丁　十行　阿ハ河
二百廿六丁　八行　(川)ノ下(之)ヲ脱ス

卷之五

初丁　十行　婚ハ婿
四丁　八行　遺ハ遣
十丁　三行　因ハ盟
二十二丁　八行　三ハ四
四十一丁　九行　左ハ右
四十六丁　八行　五年ハ年五
五十七丁　六行　授ハ援
六十八丁　七行　苛ハ苛
七十六丁　五行　兩ハ雨
八十三丁　十一行　之建ハ建之
八十七丁　六行　月爲ノ(月)ハ(年)
九十五丁　十行　氏ハ民
百三十丁　十一行　歎ハ欸
百四十四丁　十二行　下ハ降
百五十七丁　六行　伐ハ殺
百七十四丁　七行　(忠昌)ノ下(曰)ヲ脱ス
百八十二丁　九行　還ハ邀
二百一丁　五行　陣ハ陣

四丁　四行　秀ハ禿
九丁　十行　銃ハ銃
十五丁　十一行　寵ハ龍
三十六丁　三行　家ハ衷
四十二丁　三行　勘ハ勸
五十三丁　二行　喂ハ長
五十九丁　十二行　(知事)下(四年七月廢藩)ヲ加ス
六十九丁　三行　死ハ難
八十丁　五行　裟ハ食
八十七丁　初行　(月)ノ上(六)ヲ脱ス
九十三丁　二行　虜ハ虜
九十九丁　初行　既ハ而
百四十四丁　五行　第ハ弟
百五十丁　初行　贓ハ贓
百七十四丁　三行　領ハ預
百七十八丁　六行　捆ハ擱
百九十一丁　十行　厠ハ廝

卷之六

六丁　二行　國ハ圍

十一丁　二行　給ハ結

十一丁三行　斤候ハ斥候
十二丁六行　狹ハ挾
二十三丁九行　贖ハ購
四十七丁五行　銃ハ統
五十三丁十行　杜ハ社
七十五丁六行　宗ハ同
九十一丁八行　保ハ和
百二丁三行　(四)ノ上(從)ヲ脱ス
百二十丁七行　扼ハ扼
百卅二丁十行　矩宗ハ宗矩、下同

卷之七

四丁八行　嵐ハ嵐
二十三丁九行　子ハ君
五十六丁初行　王ハ正
六十六丁欄外　順正ハ正順
八十六丁八行　其ハ某
百五丁四行　瘞疾ハ疾瘞
百十一丁六行　日ハ口
百廿八丁三行　永元寶ハ寶永元
百卅二丁二行　倒ハ殘

卷之八

三丁三行　待ハ侍
仝丁三行　日ハ曰
十三丁八行　名ハ爲
二十九丁四行　飛々ハ霏々
五十二丁二行　夫ハ輔
五十七丁九行　捧ハ奉
八十七丁初行　五年ノ(年)ハ(月)
九十七丁七行　第ハ弟
百四丁二行　姓ハ性
百廿五丁初行　徙ハ徒
二十一丁十一行　是ハ時
三十三丁十一行　鞠ハ鞫
六十五丁七行　名ハ君
七十三丁初行　五ハ四
百一丁五行　彌ハ彌
百十一丁五行　人ハ臣
百十四丁九行　閒ハ閑
百廿八丁四行　(十年)ノ十上(享保)ヲ脱ス
十五丁十行　豩ハ豳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五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七年四月廿九日製本改御屆
同　　年同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人　滋賀縣平民　北川舜次
近江國栗太郡部田村六十一番地

出版人　滋賀縣平民　澤宗治郎
滋賀郡大津丸屋町十二番地

仝　京都府平民　田中治兵衛
下京區第五組大文字町十二番地

仝　仝　藤井孫兵衛
下京區第卅組大文字町八番戶

仝　仝　大谷仁兵衛
下京區第五組辨慶石町廿五番戶

仝　大坂府平民　柳原喜兵衛
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四番地

仝　仝　岡島眞七
東區本町四丁目五十九番地

印刷　大坂岡島活版所

篠川直 著

柏原藩史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柏原町（兵庫縣）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柏原町（兵庫縣）鉛排本影印

柏原藩史

柏原藩史序

明治辛卯之春、余奉職司法、在豫州松山、篠川君奉職司獄、在日州宮崎、將罷官而歸鄉矣、君與余有舊、途訪余之寓、談及舊藩之事、余曰、藩固小、事固寡、然他日罷官得閑、則欲編我藩史、以備於遺忘、而世途役々、未能成其志也、篠川君拍手曰、有此哉言也、我雖駑下、自今敢盡微力於其間焉、余曰、君此語、先獲我心者、願君任之、蓋廢藩之際、古記舊志、十失七八、爾來月散歲亡矣、既二十年、茫乎有隔世之思、故至今編藩史、實爲至難之業、然君拮据奔走、自斷編零簡、訖墓碣口碑、博引旁搜、以明年冬遂脫稿、名曰柏原藩史、余取而見之、永祿以還、至明治廢藩、上下三百餘年、織田氏之盛衰、舊藩之事蹟、粲然可觀焉、於是乎余宿志始達矣、而篠川君之勞、終不可沒也、是爲序

明治甲午七月下浣　　丹丘齋海津閒雲撰

例言

一此書記事、渉宇陀柏原兩藩之事、今名曰柏原藩史、起信雄公永祿十二年冐北畠氏、至信親公明治四年廢藩而止、蓋如信長公勳業、世已知之、而長孫秀信公則滅絕於岐阜、故皆不復錄焉

一古書舊記中、齟齬矛盾不符合者、則一採予所信、如其可否得失、固任讀者之意

一自寬永十二年至元祿二年五十餘年、君公與世子交代、一年在宇陀、一年在江邸也、自元祿三年至文久二年百七十餘年、以君公一年在江邸、一年在封國為例也、今每歲不記之、而夫人世子、諸公子諸公女、皆常質在江邸也

一凡記公獵于某村、觀漁于某村、閱兵于某村之類、皆封內之領邑也

一凡公子之出繼他家、及公女之嫁他、無事故者、皆略之

一凡公初就封之年、必以巡視封內各村為例、其無事故者、皆略之

一寛文中、江戸柳原上邸之罹火災一回、(其以前不可考)爾後至天保十一年、下谷上邸之燒毀十三回、爾後三田小山上邸之燒毀二回、又寛文二年以來淺草田町下邸之燒毀六回、無事故者、皆不記之

一凡藩士、官職之任免最多、而班次進級次之、犯罪處罰又次之、皆世祿世官、今不遑枚擧也、非事繋明君賢相、忠邪淑慝、興亡盛衰者、皆略之

一元祿寶永以前、藩士殺傷、互絶家者甚多、上士則記之、中士以下、皆略之

一凡封民之犯罪者、皆準擬于德川氏定例百條處之、非死刑不記之

一凡封内之火災、唯記柏原町、餘皆略之

一文化以來、隔年封内豪農富商之賀正、及每歲君公送迎之類、皆略之

一凡封内各村、每有水害火災疫癘等、官輙賑救之、其封民之獻金穀物品者、亦非巨額皆略之

一凡封内富豪甚多、今貨殖傳所載、特止柏原富豪、而略其他者、敢非有意而爾焉、

遠出各村、博捜記事者、非閑暇不能也、然他日暇則追記之、将補其不足者、讀者諒之

一予去年著織田家臣系譜、以便此書参照、讀者幸繙之、非無所相發明也（藩史與系譜有不符合者、皆以系譜爲誤記）

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

篠川直誌

柏原藩史

引用書目

織田氏系譜　信長公武鑑
織田軍記　北畠氏系譜
岐阜記　安土記
總見記　織田眞記
太閤記　太平記
豐臣氏武鑑　難波戰記
大坂陣日記　日本王代記
政記　日本外史
宇陀日記　同拔萃
同分限帳　宇陀後悔物語

織田盛衰昔噺
和陽治乱記
丹波古城覺書
籾井家日記
赤井直正碑文
丹波志
多紀郡地誌
同拔萃
細川騷動記
信舊公親書寫
秘命騷動記
永田家日記

宇陀騷動記
丹波國名風土記
丹波家興廢記錄
赤井軍記
明智軍記
鄕土史
柏原日記
大和川普請覺書
九曜記
生駒家謾錄
篠川勉齋行狀記
濱路家日記

柏原藩史

丹波柏原　篠川直著

織田信雄公

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三十二世孫、正二位右大臣、平信長公二子、幼字茶筅、母生駒家宗(中務大輔)女、永祿十二年秋、太公將兵、攻北畠具教(權中納言、薙髮稱不智齋)父子于大河內城(飯高郡)、十月和成、具教奉朝貢之命、且約養太公子以爲嗣、於是具教退居三瀨、茶筅君出爲其子具房嗣、時年十二、居船江城、織田信正(掃部介)津田秀成(半左工門)林豐前守安居將監天野周防守土方彥三郎飯田正家(半兵衛)以下將士從之、北畠氏臣、瀧川雄親(兵部少輔)柘植三郎左工門爲執事、北畠氏姓源、出於村上帝第七子具平親王、世爲名卿、十一世孫北畠顯家、元弘中有功於南朝、其弟顯能延元中任伊勢國司、世治多氣、具教即其八世孫也、具教始居大河內城、領南伊勢五郡、伊賀四郡、志摩二郡、大和二郡、合十三郡、北畠氏族將、曰

木造具正(左衛門佐木造城)、田丸中務丞(田丸城)大河內大膳亮(藤方城)坂內刑部大輔(坂內城)
大宮含忍齋(淺香城)本多美作守(船江城)森本飛彈守安保若狹守仁木伊賀守、而其
四將曰澤但馬守秋山右近水谷式部少輔鳥屋尾石見守、元龜二年夏茶筅君
加冠、曰具豐、改三介、移大河內城、與具敎季女婚、即具房妹也、四年春具敎密與
武田信玄足利義昭通謀、將舉兵城三瀨焉、而其君臣常疎待具豐君也、會信玄
死事中止、織田氏知而不問、天正二年春、具豐君叙從五位上、任侍從、改信雄、秋
太公伐一向賊徒於長嶋、信雄公將兵艦八十艘、發桑名自南面攻之、賊走長嶋、
公攻大島、悉燔殺城兵、太公遂取長嶋城、此役也、織田信廣(大隅守)織田信次(右衛門尉)
津田秀成津田信成(東市佐)弟仙等皆戰死長嶋、星合砦主星合利盛(右京)聞公之危、
託砦事于妻、直率衆赴援、公由是得免、三年春公移田丸城、夏具房任左近衛中
將而致仕、公任左近衛權中將、先是北畠氏家臣、與公臣隷緣搆郄、四年十一月
終生鬪爭、至是太公私命公誅具敎父子及其族、公與織田信正謀、令瀧川雄親

長野左京輕野右京等、殺具教及其兩兒于三瀨、具教時年四十八、池尻平左工門天野柘植等、誅坂內刑部大輔于坂內城、大河內大膳亮于藤方城、以具房昏愚、公置而不問、後死於京師、織田信正以舍匿其餘孽、公亦令日置大膳斬之、是歲辟僧心藏主爲臣、更名曰佐々木高一(小三治)高一六角義賢四子也、初觀音寺城陷後、出爲僧、居大和菅野村安王寺、至是爲親臣、後以高一爲將、賜三千貫邑、

五年春太公率諸將、攻雜賀孫一干紀伊、公與兄信忠(左近衞權中將)弟神戶信孝(三七郎)叔父長野信包(上野介)諸君隨之、各將一面、雜賀降、北畠具親覗公之不在也、舉兵據森城、鳥屋尾右近家木主水以下多屬之、初具教有弟、曰具正、出爲木造具政(左中將)嗣、任中將、曰具親、爲南部東門院主、具教之被殺也、走伊賀竊蓄髮、至是歸伊勢、誘將士三瀨多氣等八城應之、公聞之急歸伊勢、令瀧川柘植長野日置等七將討之、澤秋山等率兵來會、悉復諸城、鳥屋尾家木以下皆戰死、具親走安藝、倚毛利輝元、六年四月公叙從四位下、尋叙從三位、六年四月吉川元春(駿河守)小早川隆

景(筑前守)等、率兵五萬、圍播磨上月、公與信忠信孝信包津田勝長(源三郎)諸君赴之、援羽柴秀吉(筑前守)分兵向神吉志方、公攻志方、七月城陷、八月至安土、尋歸伊勢、冬太公攻荒木村重(攝津守)于伊丹城、公與信忠信孝信包諸君隨之、七年三月公與信忠信孝二君、歸休于安土、四月復與二君赴三木、援秀吉、七月赴伊丹、九月公私歸伊勢、以兵一萬五千伐伊賀、先是族將仁木長政(伊賀守)亡後、諸豪集黨叛公、據諸城、其黨下山甲斐來伊丹、謂伊賀可擊之狀、且曰、臣請爲之嚮導矣、公因伐之也、分兵爲二隊、公率其一向名張、柘植日置等、率其一向塲尾、二道賊據嶮死鬪、銃丸如雨、我兵多死傷、而下山不爲竭力、公怒捕下山下獄、急收兵、澤秋山殿退、柘植爲賊所獲、柘植初爲木造具正將、永祿中仕公、至是所殺、下山自嚙舌死于獄中、太公聞之怒、以書責公、八年夏公與信忠君、覲于安土、太公賜其邸地于安土、公命起工、獲僧滙經、爲臣、改稱田中清安(道也)寵任之、尋歸伊勢、冬公出獵、金錢奉行僧玄智、乘公之不在、竊取貨財、放火燔城而逃、乃捕玄智、鋸斷其首、於

是新城於松嶋(飯高郡)造五層天主閣居焉、九年正月十五日太公始擧爆竹調馬之典(俗曰左義長、集新年松柏及當面繩堆積之、束竹數竿立之其上、且開張三扇、其狀滿圓、加之竹梢、時至則放火、竹節鳴烈、煙焔蔽天、)於安土、公與信孝信包津田長益津田信澄諸君及諸將以下馬廻數百騎盛服跨馬而出、皆穿黑衣被防火巾、如援火者狀、再三馳驅其周圍、尋巡近傍市街而還、遠近觀者蝟集、二月公與信忠信孝二君從太公行京師、由常觀調馬也、七月公與二君省于安土、太公各賜寶劔、八月伊賀諸豪又起、太公令公率諸將伐之、瀧川一益(左近將監)向甲賀、蒲生氏鄉(飛彈守)丹羽長秀(五郎左エ門)向塲尾、堀秀政(久太郎)瀧川雄親由信樂、信孝信包二君由長野、筒井順慶由笠置、公以中軍向塲尾、諸城悉陷、太公賜三郡于公一郡于信包、公亦更賜上野于雄親、柘植于池尻某、平樂寺于仁木友梅、其他賞功有差、十月太公與信忠君巡視伊賀、公與信包君嚮導之、十年正月公覲于安土、爆竹調馬之典如舊、自是公每歲以爲恒例、(後世柏原移封後、尙擧此典、)太公將西征毛利氏、五月二十九日發安土、至京師陣本能寺、信忠君從之陣妙覺寺、六

五

月朔公遣鬼頭內藏助于京師、問父兄起居、三日鬼頭途至山科、聞本能寺變、急鞭馬馳歸松嶋報之、公不信、以鬼頭爲病狂、令佐々木高一就其家視之、高一還報曰、非狂發也、公始信之、四日凶報頻臻、公欲赴京師討光秀復讐、時年二十五雄親等諫曰、光秀無狀、既謀此叛逆、且諸將之向背、亦未可知、宜視察京師動靜與諸將共進軍也、公不聽、直令出兵、五日親將兵二萬發松嶋、八日至鈴鹿、時蒲生賢秀(右工門太夫)、馳使請曰、四日夜明智光春既入安土、臣等倉皇、迎夫人齋藤氏等、於我日野城守之、而光春亦將率兵四千來攻、城兵僅一千、請賜援兵、於是公分兵六千、急赴援、是以光春不敢迫日野、九日公移陣於土山、偶伊賀餘黨又起、攻池尻平樂寺等諸城、是日仁木池尻等請援、公亦令瀧川天野秋山等、分兵七千餘伐之、以兵漸寡、公不能獨進討光秀也、十三日秀吉既誅光秀、自是諸將多服秀吉、秀吉威望日熾、十六日公迎齋藤氏等于土山、奉之赴清洲、信孝君又會之、公嘗與君有隙、初君之庶母坂氏、以家本賤、生君于熱田祠官岡本某家、蓋生

日先公二十餘日、然以告知之遲延也、太公以公爲仲以君爲叔、君長而有英氣、聞之常慨然曰、我爲仲彼爲叔、而我在彼後、他日有事則出其右耳、爾來仇視公、至是告諸將曰、我加山崎之戰、旣報父兄之讐、今也爲太公嗣者、非我而誰、自是兄弟漸相惡、二十日諸將會于清洲、爲定太公繼嗣也、柴田勝家(修理進)羽柴秀吉池田信輝(紀伊守)丹羽長秀瀧川一益佐々成政(內藏助)森長一(三左工門尉)佐久間信盛(玄蕃頭)前田利家(又左工門尉)蒲生賢秀細川藤孝(兵部太輔)筒井順慶中川清秀(清兵衛)金森長近(五郎八)高山長房(右近)鹽川國滿(伯耆守)堀秀政黑田孝高(官兵衛)山路正國(將監)生駒親正(雅樂正)氏家國友(常陸介)水野忠正(右工門太夫)稻葉通朝(主殿介)不破氏仲(彥三)竹中重治(半兵衛)原氏光(彥次郎)神保宗治(安藝守)尾藤知次(上野介)等、六十八人聚議不決、勝家一益等曰、宜立信孝君也、一益妻勝家妹、而信孝君、一益之女婿也、信輝賢秀等曰、宜立信雄君也、秀吉曰、信雄君冒北畠氏、信孝君冒神戸氏、皆不可立、太公長孫三法師君在焉、豈有措之而求于他之理乎、勝家盛政等、憚秀吉豪邁、其陰懷

七

簒奪之志、將斬之、諸將居間和解之、順慶曰、今信雄信孝二君、如立其一則速天下之亂也、不如立三法師君、而二君攝政也、議遂決之、七月二日諸將再會焉、則立三法師君爲嗣、年甫三歲、命曰秀信、築假館于安土居焉、奉以近江三十萬石、以長谷川宗仁(丹波守)前田玄意(德善院)爲傅、公及信孝右攝政、勝家秀吉信輝長秀大老職如故、以俟秀信君之長、是日勝家盛政又謀殺秀吉、不果、十日三會焉、賞山崎戰功、賜地于諸將、是日勝家以譏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宜斬勝家也、秀吉哂而不答、盛政又凌辱秀吉、十三日諸將皆發清洲就國、是月公自松嶋移清洲、領伊賀志摩尾張南伊勢大和二郡合百萬石、信孝君領美濃五十萬石、公賜松嶋于津川義冬(玄蕃頭)秀吉與勝家信輝長秀、更置吏于京師、而秀吉獨爲政京畿、二十二日秀吉行太公父子五十日祭於京師、諸將以下人民皆信秀吉、不知其懷簒奪之志也、是日細川藤孝斷髮稱幽齋、九月秀吉將改葬大公於京師大德寺、報之遠近侯伯、實欲激勝家一益等啓釁也、十月秀吉昇叙官爵、因請

追贈信長公、正親町帝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十五日諸將以下、會葬者三千餘人、喪服者千餘人、觀者如堵、秀吉豫伏大兵、以備不虞、而奉幼主、自進將拜、勝家大聲呼曰、信孝君有戰功于山崎、宜推君先拜焉、岡田重善（長門守、星崎城主）又勵聲曰、請待矣、右府二子信雄公在焉、盍使公先拜焉、秀吉怒曰、幼主秀信君未拜也、二豎何無禮、勝家怒曰、如信忠君之廟、幼主先拜之可也、今也右府之廟、而以孫先子豈可耶、秀吉勝家互相罵詈不止、時伏兵出至於寺門、秀吉遂奉幼主而先拜、二十日幼主及公以下諸將、皆發京師就國、當此時秀吉領四國、々富兵強、威權獨盛、信孝君怒曰、我家奴輩、舍長立幼、以攫取遺地、纂竊之勢既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十一月密與勝家一益成政、氏家國友、稻葉通朝等謀、約期將夾攻秀吉及公、是以秀吉深結公、告公曰、信孝君既叛幼主、請討之、公聽之、秀吉乃令信輝順慶淸秀細川忠興（與一郎）等、率兵五萬攻信孝君于岐阜、國友通朝皆降、信孝君佯講和、盖俟北陸雪解、勝家得進軍之時也、十一年正月公朝安土、秀

吉議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誅勝家也、公乃與秀吉將諸將攻一益于長嶋、二月一益降、勝家出軍于柳瀨、秀吉自赴當之、四月信孝君復擧兵、秀吉諸將、率二萬人圍岐阜、日夜攻之、是月佐久間盛政敗于賤岳、與柴田勝久俱所捕、勝家退自刃于北莊、勝家盛政皆織田氏重臣、盛政佐久間信盛長子、而勝久勝家甥也、五月信孝君聞之、自刃于內海大御堂寺、織田信兼幸田孝之以下五十餘人皆殉之、是月秀吉從秀信君于岐阜、奉以美濃三十萬石、與一益地二十六萬石于公、於是公賜神戸于林與五郎、峯于佐久間勝正、(駿河守)長嶋于天野周防守、薦野于土方雄久、(河內守)信孝君既亡、公孤立、秀吉復欲激公而除之、廣流言曰、羽柴將不利北畠氏、公怒將討秀吉、十二月招信輝長秀以下諸將、信輝等皆黨秀吉不至、十二年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亦至公邸而賀之、獨秀吉不來、公怒詰之、諸將和解之、盟三井寺而還、公將津川義冬瀧川雄親岡田重善淺井多宮丸(新安城主)皆驍勇、雄親告公曰、臣顧不誅猴奴、則北畠氏之存亡未可知也、請遣人刺之、

公曰可、乃密與四將謀、既而謀泄焉、秀吉意以爲、不除四將、則不可以逞也、二月召義冬以下四將于大坂、故欸接義冬重善多宮丸、特疎雄親、雄親因以爲漏泄秘計者即三人也、三月四將皆歸、時公巡視長嶋、雄親即夜赴焉、讒三人于公、公怒明日三人復命、公不信其言、越明日公召三人、既至、飯田正家斬義冬于廊下、義冬妻、其教四女也、土方雄氏(丹後守)搏重善于路寢、公親進斬之、正家雄氏又斬多宮丸于廊下、而加賜義冬邑松嶋于雄親、雄親北畠氏族、木造具政三子、具政北畠顯能長子木造顯俊七世孫也、雄親自幼出爲僧、住源城寺、性敏捷驍勇有言語、木造將柘植勸之還俗、命名曰木造雄利、柘植欸接嘗與之議事、雄利嘗至瀧川一益、一益喜其辨口、命冒瀧川氏、永祿中仕公、任下總守、是月公令正家請德川家康(從三位參議)曰、既誅三將、與秀吉絕、彼必怒而來、請賜援兵、家康諾之、既而秀吉將大軍來攻、初雄親送質於秀吉、秀吉囑之脇坂安治、雄親之去大坂也、詐奪而歸、至是雄親守其邑上野城、安治怒率二十人入伊賀、募集土兵、夜襲其城、

雄親走松嶋、安治守伊賀、十四日家康親將至清洲、令修小牧故壘、與公俱軍焉、秀吉陣犬山、四月秀吉四將信輝等襲三河、家康與公俱尾擊、大敗之于長湫、家康麾下永井重勝刺信輝、大須賀康高砲卒丸森長可、信輝長子之助（紀伊守）決戰而死、秀吉怒以數萬騎向長湫、二公既入小牧、秀吉引兵還樂田、五月退陣大垣、六月家康歸岡崎、自是公轉戰于美濃伊勢尾張之間、秀吉分所侵奪之地于諸將、與伊賀于筒井定次（伊賀守）志摩于九鬼嘉隆（大隅守）、伊勢神戶峯利井國分等于生駒親正、松嶋于蒲生氏鄉、大和二郡于弟羽柴秀長（美濃守）、八月佐々成政起兵于富山、以遙應公、攻前田利家不克、十一月秀吉入伊勢陣羽津、公出陣桑名、家康將來援之、秀吉聞之急使富田左近將監津田信季（隼人正）請和、公許之、十一日盟于桑名矢田河原、家康至清洲聞之憮然、雄親既所奪其邑上野及松嶋、至是秀吉密招雄親、雄親赴大阪、秀吉與以伊勢神戶二萬石、改曰羽柴勝雅、十三年春公悔殺義冬等三將、搜索其遺族將祿之、初丹羽長秀頗信秀吉、枉意助之、

至是知其志在簒竊、大悔託疾自殺、秋秀吉還生駒親正于讃岐、還其地于公、令公止領百萬石、而奪其餘、公叙正三位、任權中納言、是歲辟谷忠親（長八郎）爲臣、忠親重親曾孫也、後賜五千貫邑、居岩倉城、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賜生駒氏、十四年公叙從二位、是歲辟岡田重善族重綱（半四郎）爲近臣、繼重善後、明年公陞正二位內大臣、十六年夏後陽成帝幸聚樂第、公與秀吉家康等、爲後拒、十八年春秀吉攻北條氏政（右京太夫）于小田原、公與福嶋正則蒲生氏鄉細川忠興等、將兵四萬（公兵二萬五千他兵一萬五千）取伊豆南道、圍北條氏規（美濃守）于韮山、攻之、氏規氏政弟、而有智勇善防戰、我兵多死傷、一日秀吉巡視至我陣、望見其城、嘆賞之曰、吾聞早雲之居城也、可謂頗據要害者矣、近攻之則傷我兵、宜遠圍之而待時也、諸將乃休戰、七月八日氏政自殺、小田原平、韮山從降、秀吉以關東八國與家康、舉家康地（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賜公、公辭曰、尾張伊勢吾故國也、得領之則既多矣、豈敢膺大封、秀吉怒曰、卿才不可以爲民上、吾特以右府子厚封卿、々尙薄之乎、遂奪其國、逐公

于下野烏山、從之者、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田中淸安星合利昌岡田重綱平手長野種村丸山勝川柘植村尾等十二人及輕卒友田草葉岸等數人耳、星合利盛自小田原馳歸、依囑舊封豪民、致貨財于公、秀吉又令人暗殺公、家康密報之公、々乘夜奔奈須、薙髮稱常眞、改冒織田氏、又移武藏熊谷、明年移出羽秋田及莊內、居二月、家康又密報曰、今也事屬旣往、不必居僻遠之地也、自是公歸伊勢朝熊、無幾至伊豫道後、寓石手寺、文祿元年秀吉家康在肥前名古屋、一日家康從容曰、不知織田常眞今何在乎、秀吉近臣答曰、在伊豫也、家康曰宜急招常眞、予爲和解之、秀吉乃召公、々至名古屋、家康和解之、秀吉乃賜公世子秀雄(三法師)君、以越前大野五萬石、而附百石于安土摠見寺、二年家康與公共還伏見、勸居伏見、而家康屢來其寓、圍碁、慶長元年世子敍從四位下、任參議、三年秋秀吉薨、五年夏秀賴增築摠見寺堂宇、秋石田三成招公于大坂、公辭之、三成促之不止、公逃移山城醍醐、七年家康加賜百二十石于摠見寺、八月北畠親顯卒、先是朝延

悼北畠氏之廢絶、更詔中院通勝(中納言)二子、再興北畠氏、曰親顯、叙正四位下、任左近衛中將、至是親顯卒、北畠氏再絶、秋世子卒、無嗣國除、公移大坂、秀頼母淀君、迎居天滿第、淀君母織田氏、公之姑也、秀頼給公以千人口、明年春摠見寺僧剛可死、將軍告公曰、摠見寺守僧、宜世出於右府族也、公乃令信包次子壽圭任之、爲之摠見寺第二世、後世依之、我公常撰之宗族中也、十九年九月秀頼請公曰、吾以騎兵五百隷卿、願卿宜急來居城中也、公佯答曰、諸藩亡命者、非素拊循、恐不從我指揮、我故國舊臣、多在近地、召集之請待之、淀君又將令公誅片桐且元、(市正)公佯諾、時家康自駿府令目付津田小平太來曰、宜去大坂而移京師也、公諾之、十七日秀頼使赤座内膳正薄田隼人正淀君二位局、就第促之、公將奔京師、密令清安行京師、告情于京尹板倉勝重、(伊賀守)、又令範親告之且元、且元聞之直走其邑茨木、明日舊臣上條又八密自城中馳來曰、詰且將攻天滿第、宜速去也、當此時内外騷擾途梗不通、公令高一縁秀頼船奉行永田正廣(左衛門)、艤舟積

柴薮之、公入其底、高一篪親以下從之、即夜溯淀川向京師、京尹勝重率五十騎、迎公于途、二十日公入京師龍安寺、家康聞之大喜、自是常給經費、關西侯伯每謁駿府、家康輙問曰、途過于常眞乎、宜往還過而存問焉、自是關西侯伯多來、皆以太刀馬代謁公、元和元年正月家康賜公北野第、五月大坂城陷、天下平、七月家康自伏見使津田小平太來曰、家康素欲贈公以大封、然壤地不足、大負宿志、今爲供飼馬之資、大和宇陀一郡爲沐浴邑、上野甘樂郡小幡、合五萬石以爲進贈、公謹謝其厚意、廿三日勝重來曰、今贈以五萬石、而家康故不付記章者、所以遇公異于他侯伯也、請領之（宇陀郡春日、岩室、本郷、東庄、關戸、宮奥、黒木、西山、狭間、大藏、嬉河原、馬取柿、中庄、半阪、麻生田、芝生、小付、柴瓦、野依、内原、今井、雨師、五津、篠野、栂牧、井足、足立、平尾、塚脇、下竹、比布、福西、高塚、池上、栗谷、母里、銚子、拾、藤井、石田、岩清水、才辻、山口、守道、白鳥居、三宮寺、岩崎、和田、稻戸、古市、場上品、小和田、佐倉、駒歸、宇賀志、東郷、下芳野、上芳野、入谷、松井、平井、別所、大貝、山路、澤見田、大神、大澤、内牧、八瀧、諸木野、赤埴、荷坂、室生、田口、山粕、百叉、菅野、神末、上屋原、鹽井、太良路、今井、小長尾、掛、長野、嶌伊賀見、瀧口、西谷、瀧谷、砥取、山邊、長峯、赤瀬、戒場、額井、福地、萩原、合九十九村、高三萬千二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三合、及小幡二萬石也）而公不赴任宇陀、又不朝覲江戸、猶在北野、常放鷹以自娯、立二子信良（勝法師）君爲世子、八月世子赴江戸、任兵部少輔、賜其邸六

千餘步於柳原坊、九月朔以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爲老職、賜祿各千五百石、以田中淸安生駒正勝生駒則且爲中老、賜淸安六百五十石正勝則且各二百石、正勝高一長子、則且範親長子也、岡田重綱星合利昌爲物頭、各賜三百石、神重久眞柄良光中川宗正各二百石、林正道百石、爲弓旗及長柄奉行、生駒重玄(範親二子)田中宗與(淸安長子)田中正與(淸安二子)岡田重勝(重綱長子)各百石、爲近習如舊、丸山正利勝川正光種村村尾田邊栢野池添佐敷等給稟米、友田草葉岸靑井松本等爲門卒、是月賜千賀道的祿三百石永田正廣百五十石、而範親正勝淸安重綱利昌重久良光宗正正廣正通等皆赴宇陀松山、以新町篠川重綱家爲公議所、高一則且近臣以下從公北野、是歲於宇陀賜片岡政道二百五十石岡田政直百石爲代官、以吉池某爲調馬吏、築館於松山町西蓋宇陀之地、爲皇邑久矣、及王綱解紐、武門專權、源賴賢(下野守)領宇陀郡、賴賢賴政五子賴長男、始城於山邊村、子孫居之、後醍醐帝時、爲南朝屬邑、享德中北畠氏將澤將監秋山右近芳野兵

十七

部分領之、天文中秋山直國城於春日村山、名曰松山城、故或稱秋山城、天正七年太公賜之伊藤義之（掃部助）十二年秀吉賜之弟秀長、明年加藤光泰（遠江守）領之、無幾羽田長門守多賀出雲守福島正頼（掃部頭）相次居焉、慶長十九年褫正頼封、明年爲我公有也、公常好放鷹、是歳家康亦貸與放鷹地二萬石於河内攝津、公辟山村作藏森村市助田口彌藏、爲放鷹地守吏、小松原勘平須佐美清八等爲輕卒、二年正月公赴駿府賀正、高一範親正勝則且皆從之、稽留四日、家康大饗我君臣、爲張散樂臨別固約再會、公尋行江戸、歸途過之、家康有疾、遂不果約、冬世子敘正五位下、任侍從、尋敘從四位下、公以小幡二萬石賜世子、是歳小久江嶋岡柳川等爲輕卒、九年秋摠見寺壽圭死、公以織田信尙子宗哲繼之、爲之第三世、冬世子任左近衛權少將、寛永二年秋清安死、子宗興（五郎兵衛）爲中老、性聰明豪爽、三年夏世子卒於江邸、年四十三、謚曰心芳、公以長孫百助君猶幼四子信爲五子良雄二君羸弱、皆不可爲嗣也、謀後嗣于老臣、皆對曰、第六子高長君、常立

十八

爲世子也、公拍掌曰、先獲狐心矣、於是使正勝行加賀、告之于前田利常、尋行江戸、告之于閣老、秀忠召正勝親問情、許之、乃令高長君從加賀直行江戸、立爲世子、冬公再至江戸、謁秀忠而還、秀忠優遇之、四年七月世子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兼出雲守、七年四月公疾病、晦日薨、年七十三、遺命葬于宇陀郡室生村室生寺、諡曰德源、世子賜室生村高五十石于室生寺、室生寺蓋巨刹也、其地久爲北畠國司之領邑、故北畠氏墳塋亦在焉、初公繼北畠氏、今偶然領宇陀、是以公遺言葬埋于此地、然以室生寺與松山相距甚遠、世子命移北野館、更建一寺于岩屋村、稱長泉山德源寺、復賜岩屋村高五十石于德源寺、與松山漸相近、公夫人北畠氏生秀雄君及一女、夙卒、後娶木造具政女、生信良君、妾織田信清(下野守)女、生高雄君及四女、高雄君夭、妾織田長利(又十郎)女、生信爲良雄二君、妾久保三右工門(初仕太公、後仕前田利家)女、生高長君、公徽章用蝶(從平氏時所用來之正章)瓜(斯波義良所賜祖父信秀公)桐(足利氏勅賜之章、義照所賜太公)重畫(足利義昭所賜太公)等、又旗用黃色無字章、則太公之所定也、正親町帝

嘗賜旗于太公、其色黄纐纈、而太公加無字章、蓋取天下無敵之義、太公時兵士冑章皆用一字、蓋取能一之之義、而馬表用朱日章、又使赤母衣騎傳令、凡此數事、後世子孫皆由之不革、至是德川氏收放鷹地、賜宇陀三萬餘石於高長君、小幡二萬石於百助君、分爲兩家、以宇陀爲正統、而小幡爲支族、（元祿七年以前武鑑、皆以小幡爲支族、上下衆庶所共識、）

直謹按、公爲秀吉所奪國者、其以在難地也、直嘗讀日本外史、曰信雄暗弱不能制馭秀吉、直信之多年矣、今也集古書、見其言行、資性寛度、勤勉國事、臨戰不懼、蓋其才力、在中人以上也、抑信長公秀吉家康、皆古今絶世之英才、而當時侯伯諸將、亦皆一時之俊傑也、敵於秀吉、而不爲其所制者、獨有家康耳、故以其班位論之、則固不得不謂暗弱也、然以不能制馭秀吉、不可槩言之暗弱也、豈後世所謂、侯伯長於深宮、柔懦暗弱之比乎、今如指非上智者、曰下愚也、理則然、實則不然矣、予鄉人常曰、惜哉小田原之役、公喜受

家康故地、則不失國家也、直曰不然、秀吉之欲除公也久矣、非敢辭新封與否也、當時公假令甘受之、而秀吉何竢期月乎、公所以不免其虐待者、則在小牧之役也、小牧之役、則公以爲信長公之二子也、蓋令公云、則太公亡後、我家之猴奴、漸次簒竊、而無所底止、尙欲滅我、是以或將討之、或謀遣刺客也、令秀吉云、則本能寺之變故、天授覇業於我也、信雄以舊君之二子、或有佐之而妨我覇業者、是以我激之、欲令彼先擧兵、而後除之也、遂發爲小牧之役也、公如太公亡後、傾臣從秀吉、以計保全其國、則當時將士鄙之、皆果離散矣、不然則殺公矣、是不戰而失國者也、故曰小牧之役、勢之所不免也、家康有義、佐公戰克、且如佐々成政之擧兵、丹羽長秀之自殺、皆所以秀吉之掣肘、而他日公愈不免其虐待也、秀吉悟除公之早也、陰招其將瀧川雄親、陽令公屢昇叙官爵、而深結家康、小田原既平、徙家康于江戸、此多年所待、除公之機也、豈關於辭新封與否乎、故曰公所奪國者、以在難地也、獨家康

知之以故爾來密保護公者可謂至矣蓋我國之歷史以政記及日本外史爲正世人頗信之然其記事往々有與舊書違者直請辨之外史曰賢秀遣使伊賀求援於信雄信雄危疑不發賢秀送質信雄乃出云々此恐誤矣蓋公時在伊勢飯高郡松島城（大閤記書長島長松誤字）未嘗居於伊賀也公聞本能寺之變欲復仇六月五日將兵發松島八日至鈴鹿時賢秀求援公素將赴京師然以日野之急速遣兵六千是以光春不迫日野偶伊賀餘黨起又出兵七千餘以故不能進京師也當時公何有危疑不發乎既發也又賢秀急旦夕何遣使於伊賀以其不諾更爲送質等之迂乎又曰十月秀吉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無來會者秀吉自爲喪主云々又誤矣公族者幼主及公信孝長益君諸將者勝家長秀以下數十名皆會之而秀吉自抱幼主爲喪主也又曰信雄圍岐阜城兵潰云々又誤矣自四月信孝君再起兵秀吉兵二萬餘圍岐阜二十五日以還以兵六萬日夜攻之也又曰慶長之初秀信已長

秀吉徙之岐阜云々、又誤矣、天正十一年五月、信孝君自刄、秀吉以是月、已徙秀信君于岐阜、幼君輔佐之虛名、僅不待一年、其間有十四五年之差也、又曰、三成誂信雄、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應之云々、又誤矣、舊書無此事、且當時公世子、領大野五萬石、公何爲金若銀千枚、應其請乎、又曰、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不問信雄云々、當時諸侯無嗣國除者皆然、未有令其尊長襲封國者也、以下記織田氏四家、其違于事情、不可枚擧也、元和之初、家康賜公、以宇陀五萬石、公曩無罪而失大封、今無功而得五萬石、其失以在難地也、而其得以嘗在難地遭虐待也、皆因太公之勳功、與家康之信義矣、而如外史所言、則信輝賢秀等、何謂以公爲太公嗣乎、秀吉豈欲除之乎、而家康又何給萬石乎

高長公

信雄公第六子、幼字乱麿、從四位下侍從出雲守、寛永七年七月嗣立於宇陀、性頴悟端正、善擊劍、天正十八年公生清洲、以其生於乱世、命名曰乱麿、

三歳倚兄秀雄君于越前大野、十一歳與仲兄信辰君、客于細川忠興、後忠興令公守龍王、(今豐前宇佐郡王村城趾是也)時田中淸安傳之、藤田正就山室昌榮等屬之、一日微行、遭事斬人、避難移加賀、改曰佐山右近、客于前田利長、(中納言)利長夫人、公之姑也、利長與越中三千石於公、管與力一隊、慶長十九年冬、從前田利常軍大坂、明年五月再從之、七日利常爲右先鋒、公與大野治房兵戰、縱橫奮進、身親斬獻獲首級、時年二十六、自是爲利常將、任伊賀守、曰忠直、元和四年娶利常將富田越後守女、六年夫人生男、稱右近、寛永三年公及爲信雄公嗣、携夫人及右近君發加賀、時爲公臣者、淺津重俊(三百石)藤田正就(七百十石)三宅政基(七百十石)大野政德(二百十石)磯野盛直山室昌榮三輪祐淸藤田正義竪荻野左源太等、皆從之、後世稱之曰加賀衆、稱信雄公臣曰古參衆、稱爾後臣曰新參衆、而重俊正就正德正義皆嘗從公于大坂役者也、九月公赴江邸、謁將軍秀忠、老臣生駒範親生駒正勝又謁將軍、所謂孤卿也、自元和二年至是、所新選之臣、皆付之于小幡、是歳辟平山

忠矩、爲公儀役、賜祿二百石、又賜生駒重玄二百石、岡田道可伊藤高宗各百石、松原尙久竹河政友他十餘名、(後皆絕家於宇陀之)給稟米、四年七月公叙任官爵、八月辟瀧量基、爲寶藏院流槍技師範、賜祿三百石、又賜本間忠經二百石、田村久德百五十石、佐々直近八十石、下田忠政六十石、奥野某他八名、(皆絕家於宇陀之)給稟米、十月賜磯野盛直百石、加淺津重俊百石、藤田正就八十石、三宅政基五十石、大野正德八十石、五年夏信爲君叙從五位上侍從、任伊豫守、七年四月聞父公病、發江邸、至北野、五月護其遺骸、而始至宇陀、七月即位也、中內行基前川辰重等數名爲輕卒、八月公赴江邸、八年五月還宇陀、六月辟沖政道於加賀、爲物頭、賜二百石、田中正與物頭、山田勝定旗奉行、各賜二百石、横井周伯爲侍醫百五十石、秋公立右近君爲世子、先是小幡之臣、與宇陀爭本支、紛議不和、高一以公爲大宗、以百助君爲小宗、前田利常細川忠利(越中守)與之、範親曰、否、信良君於公爲兄、其長子百助君猶幼冲、然宗家嫡嗣、決不可棄也、德川忠長(駿河大納言)島津綱久

(薩摩守)與之、五月小幡臣、遂訴之于幕府、十月幕府命公爲宗家、小幡爲支家也、而兩家私論爭、尚不歇、九年正月世子年甫十三、登營賀正、閣老令世子爲惣禮、將軍家光質之曰、右近内府長孫也、居惣禮則不可也、乃更爲獨禮、列侯始知其爲右族、右近曰長頼公也、是月十一日、公祭父信雄公冑、(其冑形徽章之蝶也)令中士以上正服拜之、自是每歲以爲恒例、至明治廢藩不革、十年佐々木高一死、子正勝(主水)嗣、十一年春以山室昌榮爲百石代官、秋辟吉村氏時爲二百石馬廻、十月淺津重俊爲中老五百石、藤田正就爲組頭三百石、改姓中山、後又加五十石、是月辟牧野重次爲江邸留守、賜二百石、山脇重安爲馬廻、賜百三十石、幕府課侯伯治江戸城濠、我公所任者、神田橋南北十六間餘、高八間、取石於伊豆築之、十二年春辟氏時父氏勝、賜二百石、氏勝妻、生駒家宗女、卽信雄公母氏妹也、夏家光定侯伯參覲之制、自是公與世子交代、一年在宇陀、一年在江邸、以三月二十三日爲參覲發駕之期、十三年三月、城濠役竣、是月辟竹延貞頼以下四名、爲下士、增加

輕卒十餘名、十五年辟渡邊正常、爲馬廻二百石、十八年生駒範親死、子則且嗣、(改三左工門)十九年春、召還生駒重玄、賜三百石、重玄性豪邁濶達、嘗有事諫公、々怒逐之、至是悔之、加百石而召還、自是信任之、爲中老、後又加百石、三月公赴江邸、慶安元年春、世子叙從四位下、任山城守、是歲瀧量基死、賜長子量堅二百石、二子量政百石、分爲二家、各命槍法師範、二年春、幕府將有事於增上寺、閣老令公守衛焉、家光聞之曰、內府之嗣、可待以賓位、何命役使乎、召公謝曰、謬矣、然令既發、今難遽改、請枉一爲之、是歲三輪祐清爲百石、三年秋支家織田信昌(兵部少輔)卒、公令四子長久(左門)君出繼、其後、自是兩家稍和解、四年夏公給津田尙定(外記)、以祿五百石、賓待之、尙定信爲君長子、而信雄公孫也、秋辟長谷又八平野友八、爲下士、承應二年辟大井泰次、爲使番、賜百五十石、辟菊澤貞則池畑九助、爲下士、三年三子長政(數馬)君、叙從五位下、任式部少輔、明曆元年生駒正勝死、子正與嗣(改主水)、萬治元年春、公加賜千賀長房二百石、爲五百石、更冒津田氏、稱內藏介、賓

待之、長房公五子、幼曰長吉君、公嘗令千賀道的養之、道的死、長吉君既襲其祿三百石、後改頼房、至是千賀氏絕矣、公赴江邸、辟小檜山傳助為下士、是歲田中宗與致仕、子宗氏嗣（改五郎兵衛）十二月公致仕、明年還宇陀、老於長山、長山在宇陀市街坤位、薙髮稱一岩、夫人富田氏、嘗生長頼君及二女、妾生勝廣（右馬助）長政長久長房四君、及四女、世子嗣、

長頼公

高長公世子、幼字右近、從四位下山城守、萬治二年嗣立、生駒則且生駒正與謁將軍家綱、三年秋分與弟長政采地、給以福地外八村（砥取、西谷、瀧口、長峯、赤瀬、額井、瀧谷、戒場）二千石、令中山侚忠田村久德為之家宰、自是藩領為二萬八千餘石、其收穫一萬六千五百餘石、蓋六公四民、上下各餘裕者、以古檢制也、元和以還藩士祿制、物頭以上以土地、以下給百石、以廩米四十石也、冬公任侍從、四年春京師知積院諶賢有罪、幕府始託諶賢於我邸、寬文二年夏幕府賜下邸四千八百五十步於淺草田町、三年春告幕府、發行紙幣、命保印于篠川重綱、為中士三十石三

口四年正月元旦、公御〻正廳津田賴房津田尙定賀〻正、(〔老職〕生駒則且、生駒正與、〔中老〕淺津重滿、生駒重玄、田中宗氏、
〔優待〕津田定房、生駒則親、淺津重保、佐々高俊、三輪祐淸、中山正朝、〔物頭〕田中正與、村尾貞廣、津田玄長、
山田勝政、〔弓奉行〕瀧量堅、〔旗奉行〕沖政道、〔長柄奉行〕山田柔親、瀧量政、〔郡町奉行〕梶川忠康、山田勝貞、早
川重元、〔目付〕岡野利氏、中條政友、永田廣昌、三宅政良、大井泰次、岡島仁右工門、佐々宗明、速水藤左衞
門、〔馬廻〕森孫右衞門、平山忠辰、片岡政威、小澤十郞兵衞、水野良昌、磯野盛秋、嶺淸兵衞、本間忠國、永田
廣秋、渡邊正晨、前田次右衞門、岡田重矩、瀧量秀、平手政年、本間忠照、種村彌右衞門、田中安定、牧野正
春、九里政道、伊藤高勝、中山正峯、吉村氏勝、佐山衞門八、中川公弘、山室昌榮、林八右衞門、永田廣道、〔給
人〕三輪正勝、田中直與、沖政良、大串助右衞門、中條友次、嶺多右工門、村尾貞弘、速水七郞右工門、磯野
盛重、伊坂與兵衞、萩野季高、與野助左工門、猪野新兵衞、勝川六右衞門、山脇重方、〔近習〕山田勝喜、津田
勝尙、生駒玄矩、淺津吉十郞、梶川太郞八、早川淸五郞、三宅彌市郞、佐々兵太郞、渡邊市三郞、九里又八、
永田忠兵衞、横井順庵、山田市十郞、大井市之丞、森十三郞、〔中士〕小澤權十郞、林庄之助、井上三之助、横
井周伯、木村假庵、岡田道可、梶川新左右門、辻村善兵衞、高岡十助、河合加右工門、田邊照勝、藤田正義、
野崎勘左工門、猪野新右工門、山口淸左工門、平井藤左工門、松原惣右工門、高岡文右工門、村田庄右
工門、戸柴孫兵衞、田寺安左工門、淺井爲昌、瀧淸右工門、原田新七郞、藤田安兵衞、水谷平兵衞、平井九
左工門、三宅權左工門、小檜山傳右工門、川島小兵衞、藤江勘助、三宅理兵衞、安田七郞、佐敷家次、石原
源兵衞、横山昌時、脇善太夫、矢野庄右工門、菊澤貞則、齋藤甚兵衞、篠川重綱、丸山正祐、子守安政、〔下士〕八
竹延半右工門、松井與兵衞、井上喜兵衞、富永理兵衞、前澤儀兵衞、荒川武右工門、中尾惣兵衞、吉池八
左工門、安田久右工門、神末利助、森村佐平治、鎌田治兵衞、池添七左工門、中内行基、菊澤分右工門、横
田甚平、田口加右工門、山村兵左工門、田邊惣助、平野吉左工門、荒川助八郞、丸山平助、竹田安右工門、
杉山孫平次、高澤彌兵衞、長谷又八、倉地安左工門、高岡助九郞、三筒新助、吉池武助、岡本市兵衞、上田
加太夫、淺井多兵衞、三波善太夫、竹河吉兵衞、池畑九郞左工門、小野佐兵衞、原谷市左工門、小林小助、
大草吉兵衞、岡八右工門、野間源六、前川彌兵衞、草川九左工門、濱名彥六、菊澤文五郞、松井彥助、石原
源藏、竹延久助、河島小兵衞、高木傳十郞、淺野安右工門、中野(與兵衞、稻村善助、福井六太夫、澤野藤助)

二日又賀正（上士之致仕者生駒自入、佐々儀齋、岡野以齋、嶺節齋、永田宗傳、早川道夢、〔同長子〕淺津重則、梶川忠高、早川重穎、佐々宗賢、渡邊正安、九里政方、永田定義、〔倍臣〕則且家宰、河勝德左工門、正與家宰、吉田與九郎藤各百石）皆賜春酒、元和以來之典例也、四日僧侶祠官賀正、（室生寺、德源寺、安能寺、東禪寺、悟眞寺、飛來寺、法正寺、貴明寺、春日寺、大願寺、佛隆寺、始生寺、神宮寺、長隆寺、勝林寺、萬法寺、隨圓寺、光明寺、宗祐寺、神戸祠官刑部、稱宜市允、福壽院、慶恩寺）十一日公觀輕卒之射術及銃砲弓、奉行瀧量堅所率之卒（山田源兵衛、岡本喜兵衛、藤本十內、中村佐兵衛、淺井茂兵衛、早崎新五郎、荻原八左工門、下村仁右工門、齋藤次郎兵衛、森田淸助、吉岡次郎太夫、秋田庄助、池田宮左工門、加藤小兵衛、吉井新右工門、與田久左工門、平井吾兵衛、永田市太夫、岩田庄右工門）物頭田中正與之所率（須佐美喜兵衛、森九右工門、岸小兵衛、市原惣右工門、本田市兵衛、藤澤正九郎、山田善兵衛、松本七右工門、靑木金兵衛、淺田庄兵衛、小松原勘平、柿內伴左工門、中谷庄兵衛、吉村美兵衛、原田藤太夫、靑井萬作、岸岡右衛門）村尾貞廣之所率（池畑九助、田川八右工門、平野惣兵衛、瀧長右工門、野口彥兵衛、若原五兵衛、中原儀右工門、松好仁平、廣澤仁兵衛、玉井忠右工門、濱路傳助、濱路惣太夫、高村八太夫、小久江平吾、中島市右工門、田川忠右工門、高岡佐右工門）津田充長之所率（吉村與次兵衛、小久江彌五郎、前野五右工門、野村與右工門、前川銀左工門、前川甚右工門、長谷孫助、宮野杢太夫、坂失甚助、犬井久右工門、水谷庄三郎、數藤金次郎、村上忠兵衛、柴田佐右工門、山本傳藏、岩田市兵衛、德田佐兵衛）山田勝政之所率（井上良左工門、村上茂太夫、堀久助、村田喜內、村田喜太夫、村田喜助、戸田市太夫、草葉七郎兵衛、草葉新左工門、横田太兵衛、小山七兵衛、豐原甚助、河島彌兵衛、山下八作、水谷善右工門、淺田加兵衛、伊賀三五兵衛、鳩岡勘太夫、以上每隊二十名、而其不足者在江邸也）五月家綱始賜宇陀封地之記章、蓋因公請也、五年夏始置用人、以定房則親重保正朝高俊祐清正與貞廣充長勝

政、充之、辟横田友之爲下士、六年正月、世子右近君年甫十歲、登營賀正、蓋列獨禮班格也、三月佐々宗明爲用人百石、田邊照勝代官八十石、公將赴江邸、令曰、凡士民犯法者、宜覈情以定罪、勿得敢或聽請託私、若有一岩公命、更覆按之、而赦宥命下、輙雖當死者、宜從寬典處之、又曰、勿論士民、衆庶之言、務容納之、其有裨補于國家者、宜賞之、萩野季高爲目付、賜百五十石、是歲中山正朝死、養子正峯(助之進)嗣、七年春、以周伯二子横井重房爲下士、夏津田尙定辭祿、退居上芳野村、尙定常在賓位、至長子定房、公頗寵之、始坐用人上、常侍側、一日有過誤、公責之不得侍、尙定怒將斬定房、衆和解之、令定房避式下郡、尙定耻之也、公賜二百石于尙定弟勝尙、以奉信爲君祀、稱谷山氏、八年辟三上才兵衛米田利兵衛爲下士、是歲始置役人、爲用人次席、九年正月、命開墾封內原野及荒蕪之地、令中山正峯掌之、正峯有智慧、長於理財、自好鞅掌、正峯初稱海野左源太、海野幸氏之裔也、父某嘗仕佐竹藩、致仕後去住江戶、淺津重俊勸中山正朝、令左源太爲

其嗣、二月令禄二百石以上飼養於馬、秋辟森伴章原平藏爲下士、冬家綱始賜雁、自是隔年以爲恒例、十年春辟山田敏時爲弓奉行、賜二百石、命北條流兵學師範、十一年春家綱令閣老板倉重矩（内膳正）來曰、甲邸則任君所欲也、於是請下谷新寺坊邸、幕府乃賜其邸六千百六十歩、返致柳原坊邸、五月公歸宇陀、入新館、葢前年移館於松山城麓、至是以工竣也、秋辟伊藤房辰爲下士、冬世子敍從五位下、任伊豆守、十二年二月、淺井爲昌生田秀治、各爲馬廻賜百石、三月公序列藩士甲冑於生駒正興邸、就觀之、夏辟脇田新八爲下士、秋加賜百石於正峯、合爲四百石、正峯徵墾田租、又斬伐官木、糶買薪炭、以博鉅利、益新田增租、山林雜税、皆可并算于收穫者、而當時不并算之、稱正租外收入、以其所征得者、更稱貸之農民、加息還納、自是每歳正租外收入積爲巨萬、是以公益寵正峯、冬世子敍從四位下、十三年春重玄死、玄矩嗣、（改彥左工門）延寶三年夏洪水、賑救米六百餘石于貧民、物頭平手政年、有罪逐之、政年平手政秀之曾孫也、七月幕府命世子信

武、娶徳川光友（尾張大納言）女、實廣幡忠幸（大納言）長女也、忠幸嘗娶徳川義直女、生三女、後有故忠幸住尾張、女子皆隨父母在尾張、光友養之、以爲己子也、篠川重綱祝之、獻金千両、公召重綱父子于江邸、公世子新夫人、各賜章服及杯、八月公聞父一岩公病、發江邸、兼程歸至不及、公痛哭感動群臣、一岩公年八十五、謚曰瑞泉、葬于徳源寺、七年宗氏致仕、弟安定嗣、（改五郎兵衛）天和元年秋、家綱賜名劔、（青江恒次作、今尙存）中老淺津重滿有姦罪、十月公使生田秀治往斬之、秀治至其邸面之曰、公命也、突如拔副刀斬之、卽日逐其妻女及臣僕、其子用人重保在江邸、公令世子命近臣就斬之、公將令五女矢都姬自殺、老臣皆哀訴、公則命幽之于一室、而斬其老女、二年徵荒木藤右エ門、爲奥目付百石、公常好射、一日正峯從容謂公曰、願弓隊統轄之任、自今委之臣、々以正租外收入、辨其食祿矣、公從之、自是弓隊出入正峯邸、供其指令、正峯益得寵遇、威權顯赫、門前如市、三年春、物頭中條友政、斬同僚津田充長於路、而歸家自刄、其二子瀧量年、發狂又自刄於家、貞享元

年春、江邸給人堤又兵衛、斬目付村尾貞弘而逃走、役人生駒正則(正興養子)給人中根平太夫、澤安右工衛門皆被逐、秋辟高山高豐為中士、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冬飯田正福、為目付百石、是歲創定服忌令、蓋幕府之所令、林信篤草之也、二年二月朔、公欲令生駒玄矩弟正純(長七郎百五十石奏者)為正興嗣、諮之于賴房正與則親玄矩守定等、皆無異議、蓋正純妻、正峯長女也、初正峯欲結姻權家以樹己黨與、其將納三子三內于田中氏也、巧言以誘宗氏、安定惡正峯奸智、不省、宗氏曰、今貧之、則失予面目也、遂使支家田中直與為繼嗣、曰之直秀、自是田中氏、本支不相和也、且復納正純于正與家也、正峯密就與祖母而請之、祖母諾之、勸于公及正與、祖母信雄公二女、而公之姑也、公故及之、他日又正峯密請公曰、願以生駒則親女為臣長子正親婦、伏請假公命矣、公乃召則親則正命之則正又惡正峯奸智、固辭曰、親戚間、私情之所易行、而今臣等各連姻、以相黨援、則他日紊乱國政之本也、正峯既婚於正純、而臣又更與正峯婚、則恐政權舉歸正峯手矣、乃不奉

命、則正退上書請罪、公優待之、而事遂止、二日夜戌牌有火、自南飛行于北、衆皆怪之、正純出爲正興嗣、加賜五十石、秋菅谷清賢、藤田義忠各爲代官百石、封內里正皆請曰、比年凶荒頻至、數請賑貸、今年禾稼豐熟、願加納三分、公許之、三年舉澤村農民橫山春方爲下士、以善算數也、十二月總見寺宗哲死、以津田賴房三子宗訓襲之、爲之第四世、是月藏奉行富永理兵衛有贓罪、斬之獄、四年春、公再觀藩士甲冑於正興邸、五月家綱賜駿馬、秋正興致仕、正純嗣、(改主水)世祿千五百石、正純祿二百石、幷爲千七百石、冬茶道村田宗圓有贓罪、斬之獄、元祿元年、斬罪囚關戶村善助作市于獄、二年四月公卒于江邸、年七十、謚曰德雲、路經中仙道及美濃伊勢、歸葬于德源寺、公性濶達至孝、嚴賞罰、勵武技、爲父一岩公起邸于長山、設庭園、滙池水花木竹石、備極妙趣、以適其意焉、而公在宇陀、每旦盥漱、必覲長山、祈寒暑雨、未嘗廢其禮也、其出獵公必隨之、奉養無不至、士民皆稱其孝、公肥大艱步、嘗請德源寺內乘輿于太公、大公曰、宜諮之寺僧、因請圓照禪

三十五

師〻許之、後世乘輿於德源寺内、實自公始、予曾觀公甲冑魁偉、而怪之、其体軀肥大、亦可以想也、高長長頼二公之間、德川氏遇我、異于他侯伯、每將軍設饗宴、我公與德川光友德川光貞（紀伊大納言）德川光國（水戸中納言）井伊直孝（掃部頭）保料正之（肥後守）等、常侍其宴、公嘗娶金森重頼（出雲守）女、夙卒、嬪津川在江邸、生信武君以下四男八女、三男二女皆夭、嬪佐川在宇陀、生長清（安千代）君及一女、世子立、

信武公

長頼公長子、幼字乱麿、改右近、從四位下伊豆守、元祿二年六月嗣立、老職則親正純謁將軍綱吉、明年春立長子信休君爲世子、始謁幕府、津田頼房死、頼房性多疾、不勝武事、學畫于狩野守信而善之、（八世孫津田要所藏、如猫眠花下及鵜之畫、其尤者也）頼城嗣、（設内藏助）夏夫人廣幡氏卒、嘗生信休君及二女、至是公娶其妹爲繼室、五年二月正純及組頭大野忠友、赴江邸、効中山正峯贓、蓋正純自長頼公時、以正租外之官財爲私積、不敢交付有司也、則親正純生駒玄矩田中安定生駒則正大野忠友等、屢詰責之、正峯佯答曰、多年祿養弓隊、費銷略盡、又莫贏餘、（因父老口碑、正租外

宦財殆四萬兩、而天和以還、藤養弓隊之費、不至于四千兩也、而例中老組頭者、非公命則躋老職、不能進退之也、）則親正純等論之不止、遂以至是也、公曰、待予就封而後議之、四月正純忠友歸宇陀、六月公就封、偶以高野山有騷乱、遂不果焉、六年春則親致仕、子則正嗣、（改三左工門）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壹岐守、公行江邸、七年春繼室廣幡氏生男復卒、六月公還宇陀、八月六日、正純則正為老職、玄矩安定為中老、忠友正峯永田廣豐（廣豐以下闔藩、無知正峯之事情者、）岡田重矩為組頭、岡野利氏山田敏時瀧量政平山忠辰水野良昌片岡政英沖政元山田勝政為用人、則正為人穎悟嚴恪、安定為人忠勇壯烈好學、正峯有智慧、名聲皆遍封內、而正純以正峯之為婦翁、意中變、反黨正峯、則正安定憤之、又以玄矩正純為兄弟也、則正安定擯正純玄矩、不敢與議事、而二人密告公曰、以正峯事委臣等、必使之致私積、彼若果諾之、則使其子正親襲祿、不諾則請罪其贓矣、公不聽、蓋正峯先識二人、而公納之也、則正等曰、公如不聽、國無政事、又無賞罰也、曠職之責莫大焉、臣等請退歸

三十七

衲衣、公又不聽之、爾來則正等屢見公、問以其裁決如何、九月二十八日、則正與安定會議、約以明日諫公、蓋先公忌日、欲公想先公納其議也、其明則正故稱疾不朝、午時公在路寢、乃安定獨赴公所、屏左右近臣、正容諫公、(安定之所諫、以當時深秘之、不可得而聞也、)公不聽、安定曰、臣等屢縷陳正峯罪狀、願公斷之、公曰待之、安定曰、臣意已決、不得命則不敢退、公怒、撫劍曰、必不退乎、安定曰、臣固一死報國、若此言而不聽、則高野粉川之適而已、今爲公所斬、臣固不辭、公愈怒、拔劍斬之、時申牌、左右無知之者也、公閉路寢、出次室、令目付矢野矩成以書召則正、而親御內寢、左右皆謂、安定獨留在路寢也、時正純以下皆罷公廨、公先召正純正峯於內寢、則正稱疾不來、偶則正臣勝田清太夫齎則正所與安定之書來、正純等速使執勝田奪其刀劍、幽之于一室、公尋召岡田重矩山田敏時水野良昌矢野矩成、及目付稲生忠利平山忠卿荻野季棟、命敏時曰、則正之罪可知也、況今召之彼稱疾不來、汝即就其邸斬之、而命矩成忠利以其撿使、敏時曰、臣拜此命、臣之面目莫以

加焉、然公欲面詰其罪、則臣召致之易、如反掌、願聞其罪之所在、公曰否、則正召而不來、其罪状不問可知、汝速往斬之、敏時請正純曰、臣入自前門、則彼既自後門逃、願令輕卒守其後門、若彼深隱匿其邸中、恐不能遂使命、則勿敢使守卒援之、正峯對曰、彼邸内之事、焉得豫知之、彼若隱匿、則衆搜索斬之而已、固非卿使命之失也、勿敢關意、公亦命忠卿季棟曰、汝急率輕卒守則正前後兩門、敏時等若誤事、則宜獮撃則正族也、敏時等既向則正邸、時弓隊十七人在正峯邸、忠卿等直率之、追及敏時于途、敏時到門、告則正臣三崎兵助曰、有公事來、請面謁、兵助報之、則正、則正延之書院、見矩成忠利曰、公使哉請衿、敏時曰、否不及着也、突然坐其上、曰卿以有罪、公今召之、而不敢來何也、故公使我討之、言未畢、猝拔副刀斬之、則正亦將拔副刀、敏時再斬之、時弓隊皆拔刀、既入則正廚下、藩士聞之、嚳集其邸者二百餘人、敏時教弓隊收拔刀、藩士退去、而還以聞、正純正峯便命收安定屍、重矩敏時以下群臣、始識安定之既所殺也、又釋勝田之幽居、公亦命

三十九

敏時矩成再就則正邸錮其父則親夫妻於支家支矩家其弟用人格則之命割腹弓隊藤本十内斬其首長子求馬二子主馬弓隊早崎新五郎森田清助刺之先是使大野忠友山田柔昌守親戚安定邸至是稻生忠利爲撿使其養子給人安久命自殺安久聞命直置疊于庭着禮服端坐屠腹忠友等問其所欲言曰無可言矣只報諸近江膳所之實父耳即夜令敏時錮則正妻于津田頼城家安定妻于支家田中直秀家則正妻頼城之姑也而招支家芝村織田長清(丹後守公弟)柳本織田秀親(監物)告以事狀又令使番中川公弘行江戸告二臣之處刑明日以書報處刑于各地親戚近國諸侯聞其騷擾皆出兵于途當時藩士憚正純正峯等無敢問二人所以得罪者也封民皆痛惜曰既亡二人則如蒼生何而疾視正純正峯如蛇蝎十月三日公起居如平日長清秀親各歸其邑四日公令岡野利氏平山忠卿等六人撿則正安定二家之什物三晝二夜(因口碑所傳正峯密令親戚利氏忠卿燒毀書類以絶禍原)九日籍沒二家武器給其雜具於寡婦而逐則正臣川勝德左エ門川勝岡右エ

門、田上茂平治、三崎兵助、勝田清太夫、山本勘平、赤澤新藏、別所助太夫及僕八人婢五人、安定臣、末松吉左工門、池田惣太夫、高田七太夫山本市太夫及僕七人婢三人、皆禁仕途、大野忠友托疾致仕、蓋以疾正純反覆而不能爭之也、二十日夜半、公弘自江邸歸、明且長清秀親各自其邑來、公在路寢與二君並坐見公弘、公弘語以緣小幡織田信久(越前守)告二人處刑干閣老而別無異狀、公及二君皆安堵、午餐後二君歸其邑、是月屢有怪異、夜宇陀町火烟忽起、衆奔集則無、又公館有烟火、藩士赴救又無、如此連夜不可枚擧、衆皆怪之、實母津川氏在江邸、以書讓公曰、先公嘗稱則正安定二人爲忠良、及其疾篤也、遠召則正于江邸、執其手曰、我今以伊豆託於汝、特煩汝之庇護也、則正揮淚誓曰、勿有敢憂於世子也、爾來五年、二子胡有反覆乎、抑其疑惑之所來、果如何、十八日閣老下問、以二人罪狀所在、公應之欲明瞭、爾來公不安寢食、正純以下百方慰之、二十九日夜半、公自刄於內寢、蓋悔殺二臣也、丑牌近臣始識之、直報正純正峯、爽味賴城玄

矩以下諸士聞之、皆朝集公廨、正純正峯深秘其自刄、佯爲病死、十一月朔、令使番本間忠照報疾病于江戸、正峯令其子正親馳馬到丹波市而歸、陽爲招醫京師也、午時長淸秀親馳至、未牌告公病死於士民、遣岡田重矩于江戸、中川公弘于大阪、使番牧野正春于京師、沖政威于尾張報之、其他告訃遠邇、明日長淸秀親歸邑、是日令諸士望拜公顏、蓋爲信於病死也、五日忠照至江邸、深秘自刄而不敢言、世子信之、明旦告閣老、請遣慕醫于宇陀、是日重矩至江邸、以實聞、織田信久以下同姓親戚皆怒僞報、七日世子緣信久告之閣老、卽日閣老命其遺骸檢使于京師所司代小笠原長重、(佐渡守)於是急報達宇陀、自是上下騷擾、世子謹愼閉門、遣正春于京師、田中某于大阪、奧山正純于南都、報以先公自刄而不病死也、正春等顰蹙、相與私語曰、今也自首前日僞報、無面目之加之、宜使發此僞報者充使也、其他以書再告誤報于各地、當此騷擾、內外衆庶不信藩幣、來乞交換者日幾千人、十三日所司代所屬目付淺野隼人、(人員八十九、宿篠川重敬家)大番組大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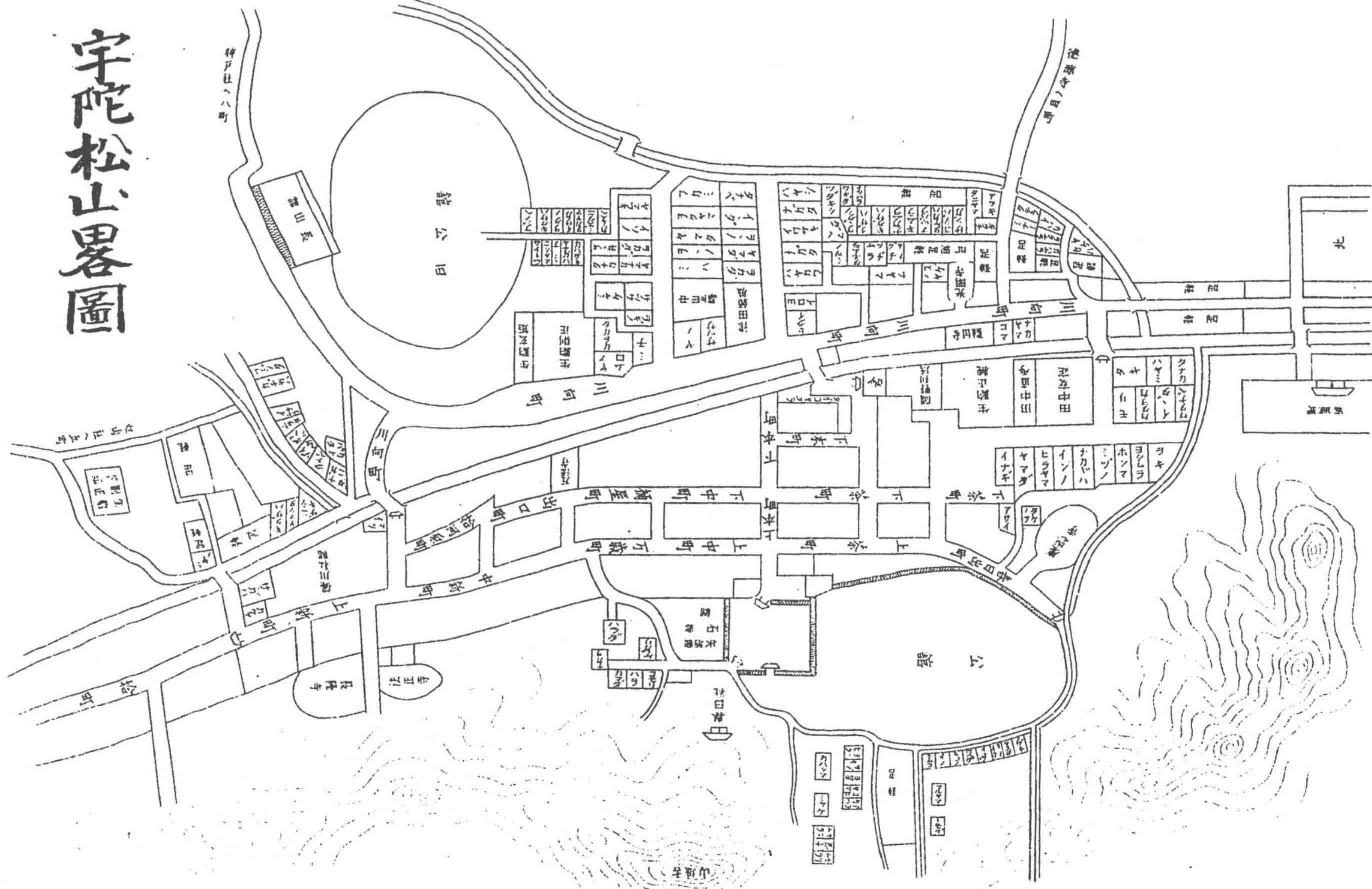
某（人員五十、宿額井屋某家）至宇陀、即夜召正純曰、信武釁刑長臣、覇府以爲、士民不服、而終爲人所殺、因被命撿使于我等、我等始入彊、封内寧靜、始知其自殺也、明日撿之請領焉、十四日朝正純玄矩導兩使、入内寢、頼城正峯及近臣侍焉、兩使撿遺骸、午時還旅舍、自是召藩士于旅舍、訊問之、當日頼城正純、其明日玄矩正峯、納戸菊池在成深見貞右工門、森喜兵衛、其明日敏時良昌勝政矩成忠利忠卿季棟、近習片岡政信三輪勝安山室昌堅、侍醫横井順庵、各調狀捺印、（因口牌所傳、則兩使屢雖問則正安定之所以被刑、正純等相共約、告不以實、答以公之意不可知也）十七日兩使發宇陀、正純以下送之于途、各有遠近、世子及同姓親戚、遥命正純謹慎、以爲僞報也、當時封民皆笑之、是月津川氏寢、死于江邸、十二月淺野隼人、召用人于京師、命行葬儀也、九日夜葬于德源寺、諡曰圓明、年三十八、群臣夙夜憂慮、不安寢食者、數十日、德川光友曰、織田氏若至于絶滅、則就我管内信濃木曾谷、給一萬石、爲客侯矣、我群臣聞之、稍得定之、八年正月十一日夜、有建則正安定之碑于其墓者、蓋以死後當百日也、時寡

婦皆錮干親戚、臣僕皆逐、流離千外、不知何人之所爲也、爾後封民墓拜之者多、
自是無再言正峯之贓者、

直謹按、知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者、則非知而狡猾也、父老皆傳言此騷擾者、由中山正峯之讒生駒則正田中安定也、而不可知讒毀之事情也、山田敏時著和陽治乱記、曰則正者專政也、安定者弄權也、而又不指稱專政弄權之爲何事、偶其所指稱、皆與官之日誌不合也、是以則正安定之所以被刑者、後世遂不知其故也、至明治廢藩、宇陀後悔物語、織田盛衰記、宇陀騷動記等、始出矣、皆刺擊生駒正純之反復、正峯之侫奸讒毀、然以其子孫世爲執政、皆深秘其書也、宇陀騷動記者、虛誕誣罔不足取也、宇陀後悔物語者、元錄八年所記、而隱記者之名、其所指稱、寬文以來之事情、而能與日誌符合焉、正純正峯豈知天之不可欺乎、蓋令信武公殺賢良之長臣、稱殘酷之暴君、傷祖先之封家、招天下之譏笑者、則正峯也、賛助正峯、而使

成其奸者、則正純也、正峯雖狡智佞猾、正純不贊助之、則不能徹、則正安定、見處已之贓而已、諺云窮鼠反嚙猫矣、正峯窮鼠也、欲免其贓譏之公、公資性質直寡慮、屢見先公刑有罪中老淺津重滿、以爲遇臣之常耳、何知爲窮鼠所煽惑、陷其術中乎、正峯旣擁正純而狹公、遂令公殺賢相也、若令則正安定有專政弄權之罪乎、此實公及正純正峯之幸也、何爲不宜告其罪狀、而暗殺之乎、閣老問二臣之罪狀、何爲不審答其罪狀、而至公之自刃乎、撿使問所以二臣所刑、何爲不詳言其罪狀、而大公之失刑乎、明年二月幕府下命曰、信武刑長臣、而其罪狀遂不明云々、此無專政弄權之罪也必矣、若使則正聞安定之死、速走踰封境、則儼然擧正純正峯之罪、加之以刑罰、亦易々耳、二人懼之、是以急殺則正也、窮鼠之嚙猫、固不得不急也、旣殺無罪之賢相、勢不得不及無辜之子弟乳兒、當時幕府之制、幼兒不辨善惡、而犯重罪者、待其至十五歲而後刑之、正純正峯豈不知之乎、然唯汲々禦已之

禍原、故急絶其胤己、倍臣僕婢果有何罪乎、慘毒之深、有使人寒心者也、而燒毀二家之書類、潤飾公廨之日誌、（中間用紙之異者、以他日挿入之也）以湮滅騷擾之所由、此知人之可欺、而不知天之不可欺者也、直嘗歷各地、問其舊制、所謂德川氏世藩者、皆固有舊功老臣、然猶撰人才於祿百石以上、擢爲執政、是以舊功老臣、及百石以上之子第、皆爭講究文武、以練磨才能、此所以執政得其人、而國家無事也、我藩則不然、如佐々木高一生駒範親之於信雄公也、給始致身於公者也、然以世官執政、爲後世之典例、而門閥舊家獨世之、此所以其不免生事端也、後有田中宗與生駒重玄之賢、未感其弊之時也、至是世官執政之弊始顯然矣、然爲婦翁所肘制、以白爲黑、以正爲邪、或免贓罪却昇執政之徒、依然占其地位、稱典例墨守之、如金玉、自是闔藩唯恐忤權奸遭禍害、無爲國家論是非正邪者、而以卑屈爲因襲也、他日公家財用不足、屢借正峯財、正峯應徵輙出之、後還納其證劵者、以正純知其情也、豈正


宇陀松山畧圖

峯所節儉蓄積之私財乎、蓋不知天之不可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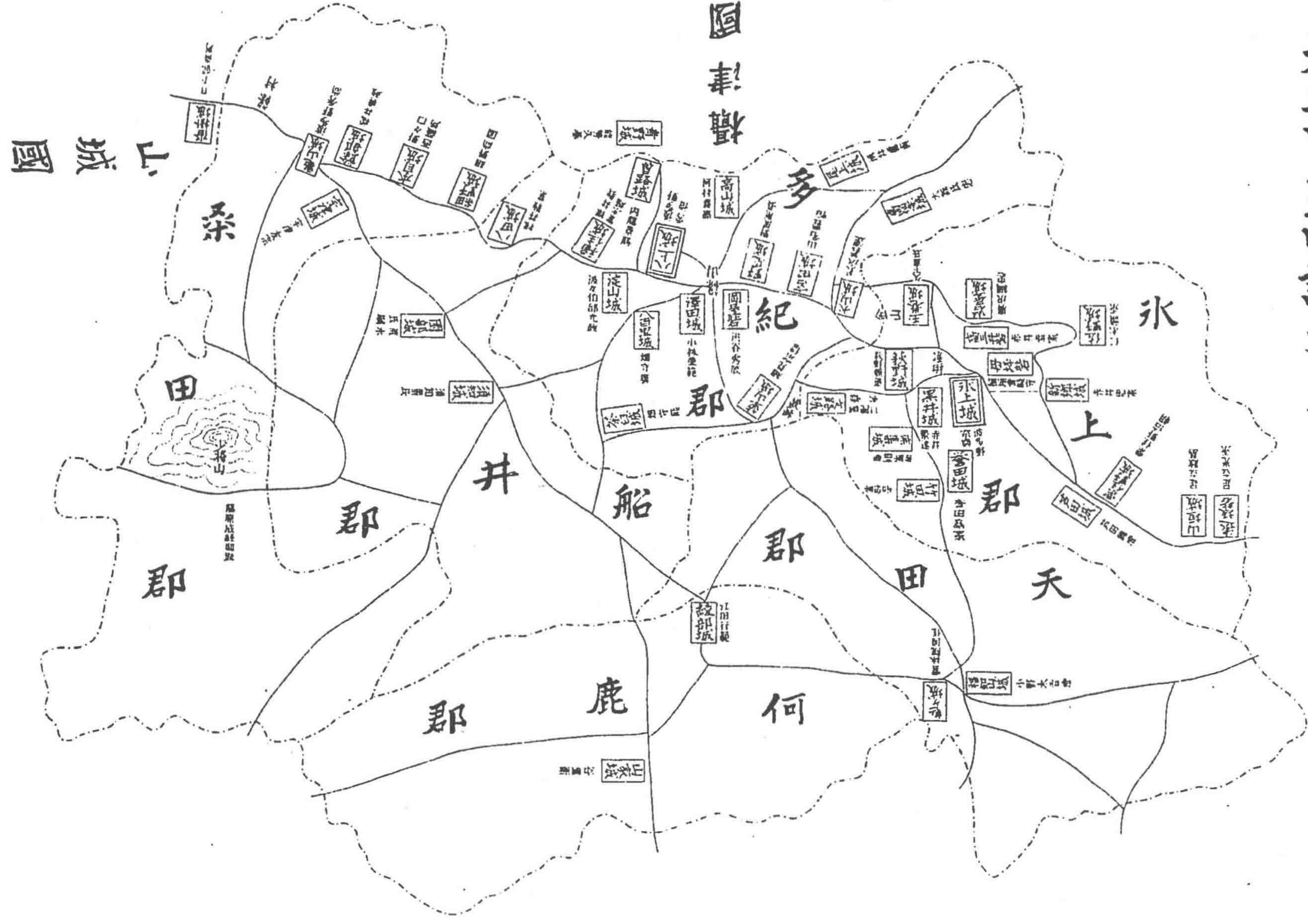
信休公

信武公長子、幼字右近、從五位下壹岐守、後改近江守、公性柔懦、正峯專決事、頤使正純、八年二月、德川氏下命曰、父信武刑長臣、而長臣罪狀遂不明、且躬爲自刄者、不可置之不問、是以削八千餘石、更換地以給二萬石也、是月、免正純謹愼、三月公登營、時年十七、德川光友導公、坐於柳間上席、曰、自今而後、可坐于此也、自是後三世、列柳間城主上、殆百年、四月德川氏賜二萬石于丹波、於是藩命、舊封還付、千賴城以下十六人、新封受領于正純以下三十人、五月正純以下赴丹波、宿柏原村、以井尻屋文七家、爲公議所、幕府代官小堀仁右衛門萬年長十郎等、付致版籍、新封合五十九村、（氷上郡四十五村、柏原、下小倉、中村、北野、坂、石才、大崎、野山、古河、阿草、下瀧、大田、池谷、北島、金屋、井原、岩屋、應地、稻畑、母坪、本鄉、犬岡、柿柴、長野、峻敷、田中、南田井、井中、御油、沼、栗住野、西芦田、佐治、檜倉、大名草、山垣、遠坂、小和田、寺內、口鹽久、奥鹽久、田井繩、東芦田、上鴨坂、下鴨坂也、天田郡五村、田野、石原、戸田、前田、川北也、何鹿郡九村、位田、高槻、志賀、坊河內、東西方、西々方、報恩寺、物部、小畑新庄也）我丹波之爲國也、太古山陰諸國之總稱也、後及割爲諸國、而獨存舊名于我國也、（猶吉備之於山陽、筑紫之於九州）而莊司各襲其職治之、

降及嘉應承安之際、藤原成經平淸邦等、相繼爲丹波守護、延久以來所在豪族、殆分領丹波、蓋此徙多、累世莊司之裔、而隸屬源賴朝者、至建武中興、碓井盛景爲丹波守護、無幾諸豪、又隸足利尊氏、尊氏以仁木賴章(左京大夫)爲其守護、後山名師義(右衞門佐)滅仁木代之、明德三年、細川賴元(右京大夫)領丹波、然以爲管領、常在京師、文明中及細川氏衰、而波多野秀範(下野守)始統轄焉、波多野氏者、大職冠鎌足之裔、波多野義基爲伯耆守護、子孫領因伯美三國、稱之因幡波多、則宗家也、義基二子經基、始治丹波八上、秀範其數世孫也、有威望材略、將士皆服之、朝廷許號國民稱之國司屋形、又經基二子經秀、嘗領美作、稱之美作波多、數世孫宗高(出羽守)材幹、其子宗貞(主殿頭)驍勇、父子與毛利元就(大膳大夫)通策、旣略丹後但馬及播攝之半、又與別所長治朝倉義景結婚、尙欲定京畿及南海北陸、託美因伯于元就、父子移治丹波氷上、稱之氷上屋形、元就悅與宗高結父子約、自是兵力强盛、國中皆知有東(八上)西(氷上)波多野氏、而不亦知有將軍也、秀範子秀經、大永中城八上

山上、後養因幡波多秀行子為嗣、曰之秀治、（右工門太夫）其弟曰秀尙、（遠江守亀山城）季曰秀香、（伊豆守大路城）國中有四十餘城三十餘砦、永祿元年、正親町帝即位、然以無資、未能行踐祚之儀、既二年、秀治慨歎之、欲獻資以行其禮、謀之于宗高元就等、皆曰可也、於是奏請朝廷、獻金帛、秀治宗高、率江田行範、（兵部頭綾部城）荒木氏好、（山城守園部城）大舘氏忠、（左近將監高仙寺城）赤井景遠、（右工門尉黑井城、初赤松某居黑井、後荻野秋淸代之、天文中、其弟荻野某死于朝日砦、其臣迎赤井時家二子才丸立之、才丸驍勇有膽畧、而其伯父秋淸、所部頗大、秋淸群臣、皆屬望于才丸、才丸朝黑井之際、弑秋淸自立焉、出于群臣之意也、慶荻野氏、冒赤井氏、改右工門尉景遠、然以弑其伯父、世人呼之曰惡右工門尉、景遠大得將士心、遂盜食但馬諸郡、威振鄰國、敵兵皆懼之、）等、儀仗兵一萬二千、而入朝守京師、帝嘉賞之、叙秀治宗高于正四位侍從、秀尙宗貞于從四位、元就于從四位下、秀香于從五位上、尙賜劔、許桐徽章、天正三年、我信長公賜丹波于明智光秀、令討取之、秀治宗貞以下、將士聞之皆怒、時波多野氏族、曰河村嘉高、（高山城）廣澤綱忠、（中務岩屋城）山名豐恒、（和泉守宮田城）能勢久基、（攝津有馬郡靑野城）澁谷秀辰、（雅樂介岡屋砦）旗頭曰久下重氏、（越後守玉卷城、其先久下重光、承久五年城金屋居之、其孫時重城玉卷、移居焉、元弘二年、脩氏之入丹波、唱義募兵也、時重首而應之、率二百餘騎馳至脩氏營、從之攻六波羅、重氏其九世孫也）長澤義遠、（治部大輔大山城）赤井景遠、

江田行範、大舘氏忠、荒木氏綱(山城守本庄城、氏好子、氏綱波多野氏族、世居村雲、兼守園部城、光秀之攻八上、久不能降也、佯媾和、始依氏綱以母為質、氏綱信之、勸秀治議和、遂至所執本目、後信長公召氏綱、令仕光秀、氏綱辭曰、臣既為光秀所欺、亡主家、恨不與秀治倶死、有何面目而再仕光秀乎、因退居本庄邸、其子氏淸屬光秀、秀吉及誅光秀、氏淸戰死、而荒木氏亡)小林重範(修理亮、澤田城)組頭曰萩野朝道(彦六、萩野城)須知景氏(主水、須知城)内藤顯勝(備中守、曾地城、其先内藤道勝、延元々年、聞尊氏敗于京師、逃入丹波篠村也、急率北族、至篠村進謁于尊氏、迎之曾地、賓留數日、其子秀繼從尊氏、潜出攝津、與官軍戰湊川、大敗、航海奔九州、再來常從尊氏、尊氏賜之以桑田船井二郡之地、子孫移八木城)足立政基(右近、山垣城)波々伯部光政(次郎、波々伯部城、其先波々伯部為光居淀山城、元弘中尊氏入丹波也、次久下時重、至其營、從六波羅之役)野尻康長(玄蕃、野尻城)酒井重貞(佐渡守、尾上城)而波多野氏先鋒將曰籾井敎業(越中守、福住城)小野木吉澄(縫殿介、福知山城)谷重衡(大膳、山家城)雲林院國任(式部、鬼城)其賓待曰畑守廣(八百里城)畑守能(牛之允、茶臼城、其先畑時能、才武絶人、仕新田義貞、盡力于官軍、新田氏十六臣之一也、後從新田義助、與足利氏兵戰于北國、中矢而死、其子能速聞江田行義擧義兵在丹波、而來居畑邑、經數世至守能、伯父守廣養守能為子)仁木頼永(三郎兵衛、佐野城)日下部尚則(石見守、山城乙訓郡沓掛城)細野尚國(藤十郎、細野城)赤井忠家(七郎、新郷城、淸和帝十三世之裔曰赤井景近、頼朝賜船井郡、六世孫移氷上郡新郷城、其孫景忠有戰功、尊氏加賜天田郡、支族蔓延于二郡、五世孫曰時家、時家有三子、長家淸、次景遠、次幸家、忠家家淸子)細見宗信(將監、草山城)野々口西藏坊(本目城)以下諸將(姓名城砦畧之)皆來會于八上、五月光秀率兵向丹波、秀治宗貞以秀尚為將、敎業為裨將、逆戰桂川、


天正中丹波諸城畧圖
山城國
攝津國
桑田郡
船井郡
多紀郡
氷上郡
天田郡
何鹿郡
高山城
八上城
氷上城
黒井城
山家城
綾部城

屢敗光秀兵、於是光秀請信長公休戰議和、秀治宗貞伴對日、我將士固不欲戰而望和、獨赤井、景遠頑強不聽、且彼常負險阻、數不奉我命、諸將相與惡之、願擧大兵討其罪、我兵爲之先鋒、光秀悅之、七月率兵一萬六千、深入柏原、陣八幡山、既而分兵向黑井高三井、宗貞等乘夜襲、光秀不備、景遠兄弟、又出兵夾擊、敵兵駭走、宗貞等尾擊之、逐逃斬獲、伏屍滿途、柏原罹兵燹、市街悉爲焦土、光秀匿于山中、密經山至鼓峠、細見宗信畑守能覗之、要擊又大破之、光秀遂逃歸京師、從兵僅七人、冬光秀復擧兵來攻、秀尙兵常勝、四年六月信長公令信孝君率諸將援光秀、瀧川一益細川忠與一色義定(左京太夫)筒井順慶蜂屋賴隆(兵庫頭)佐々成政等屬之、兵凡三萬、大戰于桂川、秀尙兵又勝、負奔逐亡、至栗田口歸、於是信長公與秀吉謀、離間波多野氏將士、五年冬光秀亦來攻、公令丹羽長秀細川忠與援之、時秀尙兵有叛者、縱火于龜山城、開門導敵兵、沓掛本目細野等諸城、皆又有叛者、福井貞政(因幡守餘部城)、守津友宗(右近太夫守津城)皆戰死、秀尙敗走、逃歸八上、尋捕叔

井敎業、陷八田福住波々伯部諸城、向八上、公則退援兵、遣入于八上勸和、秀治宗貞召諸將謀之、小野木吉澄谷重衡等曰、宜議和以存波多野氏耳、諸將皆不聽曰、宜與信長決雌雄以發揚我武于天下也、遂不和、於是光秀攻八上、日夜戰鬪不能降、圍之三匝、收途于播磨、築砦於金山、令其將朽木矢嶋等、率兵守之、以絕黑井之援入八上、七年春秀治宗貞佯與公媾和、實欲伺虛以誅公父子及秀吉也、三月吉澄重衡、密通款告之、公怒命討西丹波、四月羽柴秀長率兵四萬、自播磨入西氷上攻之、吉澄重衡爲嚮導、廣澤綱忠赤井家忠(五郎、高三井砦)仁木賴永稻垣壹岐守(毋坪砦)勝田勘八郎(成松城)赤井忠家栗住野治朝(忠左工門、栗住野城)芦田國澄(越前守、芦田城)足立政基足立光永(伊豆守、遠坂砦)等悉戰死、五月五日宗貞與其子宗長(美作守)率兵一萬四千、出陣八幡山、明日與秀長兵、大戰于柏原、小林重範聞之、來援宗貞、奮鬪而死、秀長將小田垣但馬守及嚮導小野木吉澄以下、先鋒悉死之、九日秀長兵復來戰、宗貞遂不能防之、十日入久下重氏之玉卷城、秀長兵逼之、十九日宗

貞父子重氏以下、將士皆戰死、先是秀長兵、向天田何鹿者、又皆勝之、二旬餘而諸城悉陷、秀長凱旋播磨、至是光秀頻憂八上之抗戰久不屈、是月佯媾和、秀治不聽、野々口西藏坊、曾密通欵于光秀、首而勸和議、光秀先送母爲質、荒木氏綱信之、又勸和、秀治秀尙乃從八十餘人、出會光秀于本目城、光秀逼勸降、秀治不聽、光秀卽使伏兵捕之、秀治等拔刀死鬪、斬數人、身亦被創、從士皆戰死、光秀令秀治兄弟送之安土、秀治傷死於途、公勸降于秀尙、秀尙不聽、六月自刄於安土、秀香在八上、聞之大怒、八月磔光秀母、皆出戰死之、八上遂陷、他城皆從陷、是月光秀攻赤井家信於黑井、(前年三月、景遠病歿而卒、長子家信立、自是兵力日弱)秀吉將脇坂安治來援、十一日城陷、萩野朝道餘田爲家(監物、餘田城)吉松某(竹田城)鹿集則重(式部少輔、鹿集城)赤井家業(刑部、中山城)等皆戰死、丹波始平、曩延元中仁木頼勝(彈正少弼)居我柏原觀音山下、永祿中谷重親(丹波守)居西浦、天正元年、赤井家忠管柏原、七年光秀將四方田政孝(但馬守)又居西浦、十年七月秀吉賜丹波于義子秀勝(權中納言、卽信雄公弟)居龜山城、秀吉將堀

尾吉晴（帯刀）居黑井、統轄西丹波、慶長三年、織田信包移柏原、領百八村三萬六千石、慶安三年其孫信勝（上野介）卒、無嗣國除、爾後徳川氏宰、管之五十餘年、至是永爲我公封地、而宇陀、以徳川氏新宰之至也、公姑矢都姫（長賴公五女）石姫（同七女）退去芝村領角柄村、（自宇陀赴丹波之路也）藩士悉致邸宅、寓市街、時五月十七日也、且藩士之請致仕者、目付稻生忠利以下五十六人、（馬廻）速水太郎右工門、岡島仁右工門、前田次右工門、大串助右工門、小澤權十郎、（中士）井上三右工門、木村假庵、奥野助左工門、水谷平兵衛、河合加右工門、村田庄右工門、野崎勘左工門、藤江勘助、（下士）鎌田治兵衛、伊阪與兵衛、戸柴孫兵衛、南善兵衛、柳川惣兵衛、齋藤甚兵衛、田中彦助、荒川武右工門、江美孫右工門、熊澤半兵衛、今橋李助、豊原甚助、濱名彦六、野間嘉兵衛、田寺安左工門、稻村善助、梅村藤助、西山重兵衛、三箇新助、岡本市兵衛、山本多助、楠田太兵衛、久保田七兵衛、毛利九兵衛、島根半平、（輕卒）高村八太夫、大平七郎助、瀧長右工門、秋岡新八郎、河島彌兵衛、高村五兵衛、伊賀三五兵衛、山田善兵衛、中村勘太夫、下村藤助、奥田儀助、淺田加兵衛、加藤惣六、大原庄兵衛、川前幸兵衛、八阪伊兵衛、野村助八郎）而收瑞泉徳雲圓明三公遺骸、改葬千安土摠見寺、蓋以交付徳源寺墓地干新宰也、十九日新宰小野半之助、（人員七十宿篠川重数家）金丸又左工門、（人員五十餘宿額井屋某家）至宇陀、二十三日、藩士及家族僕婢、皆整旅裝、祇角柄村、隨二姫、相倶向千丹波、而發、正峯統率之、山間驛路、車駕輜重、塡咽不通、或罹疾者、或兒女之叫者、頗極紛

雖二十八日、二姬以下前後來柏原、二姬入龜屋忠助家（成松畑）藩士頒居柏原中村小倉北野四村、六月九日賴城以下十六人、返致宇陀舊地、又至柏原、是日召封內各村里正、頒法十三條、命大庄屋千上山久助芦田源五郎町頭千龜屋次郎兵衛、十月以兵員夥多內帑不支、減用人山田勝政以下六十一人、（〔役人席〕嶺六左工門、田中六郎右工門、矢野矩成、〔馬廻〕岩崎半右工門、高岡十助、辻村惣左工門、山田六左工門、山口左助、猪野新兵衛、〔中士〕平井要安、渡邊正遼、大井又助、永田廣種、安田金右工門、西崎休甫、〔下士〕長谷又八、竹延武助、松田彌內、野中新六郎、石原傳五郎、〔輕卒弓隊〕早崎新五郎、吉岡利助、大原惣助、山口源助、森田清助、池畑九助、竹津孫九郎、河前藤助、高山源內、松下清太夫、由良武助、金幡彥四郎、川嶋幸助、野中甚平、大平半平、八阪彌左工門、石原平藏、川村藤右工門、稻木團右工門、萩原孫太夫、〔同銃隊〕毛利庄八、井上與一兵衛、小久江彌五郎、吉井平太夫、田川八右工門、中谷庄兵衛、原田藤太夫、森九右工門、市原惣右工門、本田惣太夫、藤澤正九郎、三箇六兵衛、岩田庄右工門、前野五右工門、堀久助、宮野李太夫、坂谷新助、水谷八兵衛、山本傳兵衛、澁路傳助、）更立三銃隊、以十三人爲一隊、又廢給祿百石以四十石之制、更給三十石、上下減殺準之、蓋當時幕制、二萬石兵員、爲旗五旒、騎兵三十、弓隊三十、槍隊五十、銃隊五十也、是歲設公議所于高谷稱會所、九年四月、幕府始命江戶新大橋方面防火、其定員騎馬七人、中士二十人、下士二十人、輕卒三十人、從僕六十人、防火丁百人也、（自是隔年四月公參勤之際、幕

府命方面防火、或常盤呉服橋等門衛、至明年四月就封之時、則以免之爲例、以下無異狀、則不記也、）冬請幕府、交換植村土佐守之邑奥村、與我下瀧村、十年三月免方面防火、夏以生駒玄矩中山正峯、爲家老加判、當時以賴城尙在賓位、正純獨爲老職也、七月命以龜屋忠助家爲假館、增築延至西市庭、稱之北館、明年夏、公始歸柏原、入北館、冬發行紙幣、命保印于篠川重教、十二年正月五日、封內僧侶始賀正、德源寺、圓通寺、惠日寺、西之坊、下之坊、圓城寺、成德寺、不動院、西樂寺、洞玄寺、報恩寺、西方寺、長慶寺、雞足寺、本覺寺、德昌寺、瑞光寺、玉泉庵、惠傳寺、明顯寺、佛現寺、宗蓮寺、瑞雲寺、東林寺、胎藏寺、石龕寺、高山寺、寶林寺、護國寺、空照寺、寶滿寺、神宮寺、官福寺、今瀧寺、金水寺、西願寺、普門寺賴光寺、持寶院等覺院、善寶院、石岡因幡、秋建獄舍于石田町、冬斬贋造紙幣者、半兵衛於西河原、礫殺人者半七於但馬口堤、十四年以中井彌五郎岩崎幸助、爲下士、十五年以辻平太夫、爲下士、明年八月以內帑漸匱、減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石、是月大雨、奥村川暴漲、浸市街者大半、水或及床上、流失八戶、九月幕府

免宇陀德源寺境内租、藩復立三公墓碑、如舊、至今三公碑存安土宇陀之両地云、寶永元年以秦近陽爲中士、六月幕府命大和川土工、正純以下四十餘人赴河内、雇使役夫董工、七月躋傳家寶劍六十餘口、且廢藩士祿給面扶持(祿六十石以上、計家族人口、給一人以一口以下減廩米半)以供工費也、十二月工事成、公前後三行河内巡視之、此役也、地在於河内和泉間、即大坂城東南隅、而距城四五里、大和川之下流也、自舟橋以西、新鑿河四里餘、經和泉堺入海、稱之新大和川、而塡新町至久寶寺之舊河、三里餘、幕府曩命德川直純(松平左兵衛督)岡部長著(美濃守)九鬼隆祺(大隅守)既起工今又命植村家敬(右衛門佐)及我公、我公爲之所費凡六百餘兩、幕府賜百餘兩、而公以下藩士從僕、往復稽留、其所出諸費、則二倍之、幕府賜公時服、正純岡田重矩平山忠卿本間忠照瀧量久、賜物有差、二年正月、藩士祿制復舊、冬京師觀勝寺献信長公冑、自是每歲正月、配信雄公冑並祭、四年春、宇陀德源寺々法成、蓋素隱所草也、素隱中山正朝長子、自好爲僧、學通儒佛、德源寺第三世、時人稱其賢、

移封之際、奉木主來、寓西樂寺、夏以町醫大野留安爲侍醫中士十口、秋定領土收穫制、名曰定免、横山春方所草也、取十年豐凶之差、平均之以定其收穫、若遇凶年、則更撿稻之制也、二萬石而其收穫、不過於九千三四百石也、十月幕府禁諸藩紙幣、五年山田敏時死、命北條流兵學師範、于其子山田副時、及其高弟九里政方、政方後信越後流、六年春、中士子守安卿、進上士百石、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五石、正德元年冬、下町辻平太夫家火、延燒上中町本町五十餘戶、其十八戶者、賴城以下藩士之所寓也、二年正峯致仕、子正親嗣、正峯家富、柏原移封後、官屢借其金、正峯每命下輙應之、至正親還納其劵、蓋不下二千六百餘兩、冬藩命築一寺于奥村、明年新寺告成、因曰長泉山德源寺、蓋從舊稱也、素隱移木主于新廟、公賜寺祿四十石、是歳請幕府、新築館於奥村南、命横山昌時董工、四年春賜邸地于藩士、六月新館落成、公還柏原、始入之、公不娶夫人、有二妾、在江邸者、生三女皆夭、在柏原者、京師儒員生田英全女、性悧怜、生四男四女、一

男三女皆夭、長子菊千代、三子豐次郎、四子鍋之丞、佐喜姫諸君、皆長於北館、至是移新館、還付假館于龜屋忠助、賜市庭館趾地于篠川重致、冬賀新館落成、賜酒饌于士民、五年冬、高谷公議所火、延燒六戸、菊澤貞守婢佐津、放火之也、享保元年冬、火刑佐津於西河原、明年春、用人三輪勝安進組頭、勝安敏事務、正峯致仕後、專擅威權、六年夏、井尻屋文七獻米千七百餘石、銀四十貫目、以贖江戸甲邸土木費、及前年會計不足也、七年十一月、公卒于柏原、年四十五、謚曰長德、葬于奥村德源寺、世子嗣

信朝公

信休公長子、幼字菊千代、改右近、享保七年十二月嗣立、明年敍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十年秋、三輪勝安兼元締、是歲正純致仕、子邦綱嗣、減祿七百石、賜千石、十一年勝安爲家老加判、加祿百石、爲三百五十石、十三年夏、免井尻屋文七之田租、許稱姓氏、賞獻金四百兩米六百石之功也、十五年夏、幕府許諸藩紙幣發行、藩將再發行之、篠川重紹辭其保印、蓋寶永中停止紙幣以來、以官不

下交換賚金也、於是命保印于重紹及土田孚宗龜次郎兵衛、是歳逐勝安、給其子勝易以百石、勝安晩年事驕奢、遂及、十八年春、弟長舊（幼字豊次郎、改織部）長卿（幼字鍋之丞、改丹宮）二君、參與政務、輔佐公、以當時執政有司中無人才也、長舊君自幼敏捷不好學、及長聰明超衆、長卿君生日、後於長舊君僅一歳、爲人誠愨好學、兄弟友愛、群臣皆感之、二十年秋、公娶德川宜富（松平越後守）三女、土田宗光獻金千兩、以行其儀、元文二年正月、公卒于柏原、年二十八諡曰水月、無子、弟長舊君立、改信舊

信舊公

信朝公弟、幼字豊次郎、改織部、元文二年二月、以先公不豫、急赴江邸而襲封、叙從五位下、任山城守、至是親聽政長卿君輔佐之、公知人能任、凡命令之不由例格者、皆出於公親裁也、四年正月、公獵于西芦田村、一宿豪民重左衛門家而還、令曰、夫畋獵者自古有之、所以閲兵講戰也、是故士卒役夫、跋渉山野、以習進退步伐之狀也、苟不講之、則有事之日、何以爲用也、但勿或蹂田園害農功、蓋延寶七年、長賴公獵于宇陀爾來公不親出獵者、殆六十餘年、三月辟林通富、賜

祿百石、命再興通富林通時五世孫也、夏娶細川宣紀(越中守)二女、五年四月、禁藩士子弟端午遊戲、(習俗端午遊戲以葛藩縄打婦女臀也)五月公先減服御常膳、勸奬藩士節儉、禁宴飮遊與物品贈答、及服絹帛、置儉約目付大小、冬辟高岡清則爲中士、再興菅谷家、清則菅谷清枚甥也、寬保元年正月、又獵于西芦田村、免重左衞門宅地租、以屢宿泊于此也、三月令藩士練磨槍劍弓馬、冬高山高豐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於其高弟谷山正明、二年春辟大阪與力二子本間忠眞、爲中士、命大島流槍法師範、繼老女葛山多喜野後、三年夏辟安西幸十郞、爲中士十口、命乘馬師範、延享元年四月、令永田廣定脩兵學、自是廣定通學德川宣維(松平出羽守)邸、二年五月、減藩士祿、給百石以三十石、嚴命儉約、閉外郭七門、三年春山田副時致仕、命北條流兵學師範於永田廣定、五月夫人細川氏卒、六月廣定得兵學允許、歸柏原、秋烈風、封內家屋倒壞者百餘戶賑救之、四年八月十五日、幕府麾下板倉勝該(修理六千石)斬細川宗孝(越中守)於江戶城中、衆抱宗孝入大廣間、幕醫數名療之、勝

嘗以事、怨宗家板倉勝清(佐渡守)欲殺之也、是日精神錯乱、以其服章九曜之與九皷相似也、誤斬之厠傍、自匿厠、城中騷然、頃之捕勝該、直因水野忠輝(監物)邸、輿宗孝送其邸、大目付石川土佐守、涖柳間曰、無宗孝親戚在乎否、時親戚侯伯在坐者皆不敢答、公獨答曰、吾嘗娶宗孝妹、今也雖既亡、舊有姻戚之好、如此已、須更閣老召公、至則閣老皆列班、酒井忠知(雅樂頭)命公曰、聞細川邸騷擾、足下急往鎭定之、公問曰、得無乃損其封五十四萬石乎、不然則難奉命也、忠知曰、固保無損、公乃諾之、命輿急至、宗孝老臣長岡監物、(一萬五千石)郡織衛(三千石)以宗孝書視公、書曰、宗孝不幸、爲勝該所斬、命逼旦夕、願立弟重賢爲嗣、以正勝該之罪、公見之曰、勝該一狂人耳、守公罹狂人之刄、猶逢乎雷震也、吾與卿等休戚之同、然至勝該處刑、則非守公所宜言、故刪除之可也、欲必言之、須請罪之輕減矣、公因遣書熊本老臣曰、吾受鎭定貴藩之命、然不敢不顧細川氏君臣之面目也、諸子領其意、以鎭騷擾、明日宗孝遂卒、支家細川利寛(采女正)細川興虎(長門守)告公曰、守公創痍不愈、

呑恨入地、余輩遺恨無量、且宗家之臣、皆懷復讐志、願生得勝該、以甘心焉、此重賢等之所切望也、公答曰、不然、勝該若據大封守其城、則宜請幕府、聲其罪以討伐之也、今勝該何人也、非不過一狂人乎、且彼既就縛、猶釜中之魚、而貴藩今擁大衆、欲得一囚、以漏憤怨、識者恐竊嗤之、抑守公爲狂者所誤殺、實不幸也、異義士之失面目者也、然而請之幕府、幕府若納吾請、令我生得勝該甘心焉、如其失刑何、事至此、則板倉氏同宗親戚、必訟不當於幕府、是釀天下之乱矣、且幕府不聽、則勢不可中止、或動干戈、亦未可知也、如使曲在吾乎、天下後世謂之何、二君漸服其言、頃之用人堀平太左衛門(石二千)憤然來、請公曰、公之意既領之、然主君創重、忽焉棄館、爲其臣者豈可祿々而坐視乎、願以藩士名請勝該於幕府、何不可之有、公曰、苟守公而存乎、則藩士皆守公之臣也、守公死、則皆重賢之臣也、新主重賢之臣也、新主重賢、豈不知其臣所請而可乎、汝虚心聞吾言、今夫匹夫之與人爭事、凡不問是非曲直、憤激之餘、卒然擧己木履、直毆其頭以逞其意焉、今

欲得一匹殺之以漏其憤怨、豈不近於匹夫之爲乎、祖先忠興君嘗佐東照公、以鎭天下之乱、其子孫則恃兵力、以釀天下之乱、何相反之甚乎、堀拜謝而退、公每朝至細川邸、暮夜乃還、十九日閣老密報公曰、宗孝死後、幕府將刑勝該、偶以勅使稽留、遷延至今日、然不日當刑之、請領其意、公告之長岡郡二人、請公曰、願令此報密告藩臣識其情也、公領之、二十二日朝、公又至細川邸、長岡告公曰、勝該未就刑、乃臣等所告藩臣者、不免爲虛妄、後期三日猶不就刑、則藩士擧嚮府城、各有爲其所志已、非臣等統御所能及也、公曰、蓋所以事之遷延者、以勅使稽留也、此之不察事及暴擧、予所不取也、卿實非職老臣而指揮藩士乎、長岡曰、然、公笑曰、藩士能從卿命乎、長岡變色曰、固從臣命矣、公曰、然則經三日之後、豈有不從其命之理乎、語未終、閣老召公、告曰、勝該業已就刑、宜報之重賢也、公如其言、細川氏騷擾、至此始定、後長岡告人曰、以今考之、幸得保全封國者、非不依平織田公力也、如其洪恩寧可忘乎、九月於他管小南多田村等張演劇、公自江邸遙令、

禁藩士及婦女勿觀之、(爾後每演劇、禁其縱覽、以下略之)寬延元年春、辟小森正敏、爲中士十口、命西條流砲術師範、八月命輕卒學貝旗超乘棚壁、二年二月、觀大島流槍法、冬執政生駒晴農死、時長子猶幼、公常歎執政不得其人也、至是不允幼子襲祿、別欲擇賢以爲嗣、三年六月禁藩士以庶民爲義子、輕卒則不問、是月辟京師同心寺田光年、爲中士、命關口流搏技師範、八月使岡野利有弟利積、出繼晴農後、曰賴寬、賴寬爲人聰敏好文武、十月觀首坐流擊劍、十二月定官職班次、(家老、中老、組頭、物頭、旗奉行、弓奉行、長柄奉行、奏者、用人元方、奥用人、郡町奉行、寺社奉行、軍使、大目付、留守居、奥目付、勘方、使番、札方、鐵砲方、作事奉行、馬廻、給人、徒士頭、醫師、納戶方、近習、外様中小性、武具方、用所頭取、鄉代官、賄頭、茶道、祐筆、藏奉行、表納戶、地方、金方、勘定方、獨禮、小頭、徒士目付、元方下役、料理方、書役、山方、徒士、惣禮、地方見習、盃所詰、小者頭、家具方、炭薪方、菜園方、大工、同心、三組足輕、坊主、草履取、帶刀)寶曆元年五月、以生駒賴寬爲組頭、六月命再興生駒則正田中安定後、以生駒通綱弟直綱、爲則正嗣、賜祿百石、以岡田重昌弟重德、爲安定嗣、賜七十石、秋命磯野盛春三子重明、再興山脇家、菊池在利二子在秉、再興勝川家、前川辰親三子辰則、再興吉村家、四年夏觀藩士射術、秋觀角觝於書院前庭、令士民縱觀之、三日、

十月觀關口流搏技、五年春復通綱祿七百石、爲千七百石、命谷山正明谷山爲直、更冒津田氏、五月二十九日昧爽、江邸徒士岸田郡平、病狂斬徒士室役夫二人、將及同僚、時皆在臥內、中原正經蹶起、舉衾撲郡平、郡平乃倒、既而旋將起、正經自後抱郡平、大聲呼人、中尾基久自前奪其刀、吉村覺治亦來扶之、遂捕郡平、然基久爲其所斬、頃之而死、正經又被重傷、而吉池藤治以下皆逃、公令目付平山忠直本間忠嘉撿之、賞其不用刀刄徒手捕之、以基久正經爲中小性、各加賜一口、且許二家子孫襲爲中士十六俵四口、以禮葬基久、六月命郡平自殺、爵藤治以下八人、八月以藩士漸趨奢侈、戒之守儉約令、九月增加輕卒十二人(青井嶋岡等、八戶、後絕家、足立芦田高田大橋存于今)以十七人爲一隊、令藩士曰、凡自今後拔擢人才、不必拘家格、且廢上下役料、止輕卒守門、以下士充之、止役夫報時皷、以輕卒換之、又敎輕卒常綯火繩、以備不虞也、冬辟田路村醫上山道碩、和田村醫大嶋宗順、爲藩醫、賜五口、六年秋、令侍醫大野正方修漢學、正方出學京師、因長卿君請也、十月覲

大嶋流槍法、八年二月公患瞑眩、長子勇千代、庶子元丸皆夭、三月迎支家織田信榮（對馬守、公曾祖父長頼公弟、長政君孫）二子信憑爲嗣、謁將軍家治、而召長卿君於江邸監之、四月公疾瘉、五月還柏原、秋觀瀧量屋門弟鬪槍法、量屋三世祖量基、善寶藏院流槍法、自此子孫相繼爲師範、九年夏三子生於柏原、稱重次郎、後曰信應君、庶母者藩士上田孫六姉、九月減藩士祿三分、給其七分、（給百石以二十一石）與書執政有司、其略曰、以不充一萬石之收入、而出藩士之俸祿、及隔年公役諸費、以數年出入不償、遂至減藩士之俸祿、命封民之賦課、汝等所知也、武備漸衰、藩士月窮、封民年疲、何以救治之、寡雖孤自率先行節儉、久列諸侯之班、故恐其墜家聲、富榮自裝、以事鄭重、鎖事積累、遂不免爲巨費、洵可謂遺恨矣、抑富強闔藩、愛撫封民者、固孤之職也、若不能盡其職、何以爲立脚之地哉、孤以三子繼家、爾來對祖先而無尺寸之効、向士民而無毛髪之德、如此而終身歟、是或孤因無果斷之志也、謂今而不制出入相償之法、則不全對上下之責者也、是以改正慣例、制法度設規

程以領布別册、陽則雖不敢讓二萬石之軍役、陰則自今以三千石、爲孤父子之家格、百事以之爲準也、藩既減藩士祿、今又更加削減、固非孤之本意、唯欲講武門之責任也、不然何必小心翼々、自撿束一生乎、况人有吉凶禍福、時有天變地妖、而兵甲騷乱不撰歲月、豈可不備之乎、別册如有冗費、則宜陳其由、孤家爲天下之名族、鄙夫野人尙能記之、汝等能守節儉、勵勇武、勿遺笑天下也、宜致孤意於諸士矣、（今雖不得別册制度書、然揭付屬書一二）曰、新年三日雖因舊、孤父子平素之飯米、炊中白可也、朝暮則不妨爲冷飯、朔望亦然、又曰、午餐爲一菜一羮、而菜實以園中菜根充之、雖數日同品不妨、而朝暮禁用菜羮魚肉、又曰、味噌及喫茶、下品位、其價爲前日之半額、又曰、平日之衣服、悉爲綿衣、又曰、一爐火可設之次室、孤之坐路寢也少頃、無爐火之用也、又曰寢後點燈、唯爲寢室次室之二所、如寄合室可取明次室、又曰、浴場用薪、而不可用炭、浴衣帨巾澣濯之、不至損則勿換之、又曰、正寢使者室、廣間正門內外等、淸潔之、其他邸內之修繕、主輕易、路寢以下席筵破壞

者一二修補之可也、又曰、德源寺靈前之饌、此孤雛所不忍乎、然下其品位、且廢祭日賜午餐、干執政有司之例、又曰、廢儉約目付及吟味役也、人各盡誠守正而不敢怠、則何必要査察乎、若有可疑、則廢其人而可也、又曰、諸有司、雖僅少之物品、勿受人民及商賈之贈遺、又曰、封內山林者、自今爲武具方之管理、而不許如前日時々伐採之也、又曰、藩地江邸之書信、勸方用人目付、各互通報同事者、固屬無益、自今協議連署、宜莫此事也、如兩地之諸士、每月一回許發私信、以公費辨之、又曰、諸士之在公廨也、從來給湯及火、自今廢之、而任自辨、又曰、減殺祿百石以上三百石以下之給與、而可與百石同給之、又曰、自今廢下士輕卒之午餐料、又曰、指揮役夫、宜用意使之、彼皆可愛撫之封民、毫不許虐待也、又賜書生駒通綱等曰、生駒通綱者、給祿千七百石、而五百石之三半、百七十五石、津田賴利者、給五百石、而四百石之三半、百四十石、中山親佳、生駒賴寬者、各給四百石、而三百石之三半百五石、冬以信濃君從臣田村久詰爲中士、公嘗欲爲幕府閣老

以展其驥足、至是密令人告之閣老德川武元(松平右近將監)酒井忠寄(左衛門尉)、皆曰、閣老非幕府世藩則不可、而織田氏爲幕府外賓、若爲參政則任卿意已、公曰、如蟻家聲何、遂不就、十年九月、召大阪職工十一名、修補甲胄及器具、八閏月、十一年秋修補江邸甲胄、十二年夏、長卿君歸柏原、八月觀藩士演武技五日、九月令藩士甲胄往復郭內、永田廣定爲軍師、公戎服秉麾親指揮之、自是盛夏、陳列武器以防蟲蝕、稱曰風納、每歲以爲恒例、至慶應年間不革、明和二年秋、四子生稱慶三郞、後曰長貫君、三年以津田正明爲組頭、四年秋同姓織田信邦(美濃守)有故致仕、義子信浮因幕府命、自小幡移出羽高畠、五年秋觀藩士演武技五日、七年七月長卿君罹疾、公憂慮不措、招醫於京師、八月遂卒、年五十五、謚曰玉樹、長卿君善射、嘗娶京師鹽小路民部女、生一女曰湖、公欲以湖姬配義子信憑君、適湖姬以羸弱不果、是月津田正明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干其高弟生駒賴寬丸山正昭、九月令賓待津田賴利始就臣列、爲老職、命與生駒通綱隔年首班、生駒通綱、津

田頼利、中山親佳、生駒頼寛之四家、自此稱四世卿、冬以廣定爲組頭、許秉麾、以山下武棟爲給人元締、是歳植松樹百株于市庭、櫻樹百株于奥村山嶺、安永元年二月、生駒通綱死、長子方綱嗣、方綱有節操、修心學、善謡、公信任之、三月下谷上邸火、封民請獻工資、公許之曰、今也君家有災、封民不論貧富、獻其地十一之價、蓋從前之制、封民罹災者、每戸受救米二斗、然自今後、不論貧富亦當増給其地十一之價也、是法因襲、至廢藩之際不革、九月以平山忠直本間忠嘉爲組頭許秉麾、冬廣定致仕、命北條流兵學師範于其高弟生駒頼寛、中川正邦、中内行胤、行胤後私淑武田流、而獨其子孫相繼爲師範、公常告家老組頭用人曰、移封以來、不設量入制出之法、而執政有司、任其意處之者、則所以上下各不應其分、武備之不成也、又曰、信雄高長二公之舊臣者、嗣家之際、可使全襲其祿也、若幼稚不堪軍役者、宜命獻米也、幕府既徴寄合金、小普請金等、命獻米者、反爲獎勵衆之道也、又曰藩士之迎嗣子者、其嗣子軟弱、則雖親戚勿敢許之、蓋立長子者、

雖幕府之制、然二三男而可任他日之用者、其父選之可也、又曰、孤聶減百石以上之祿、(除四世卿)其所得、與百石不異、百五十石乃至二百石者、皆爲虛名也、爾來請賑救者、什而二三、稱武備補助、每祿五十石給一石、以制其名義區分、則可及于永遠也、又曰、以國用不足、而藩士有建議者、然此皆不過淺智之謀也、如執政組頭用人者、不可不能知人也、蓋知人者爲至難、是以平素宜豫熟知其人如何也、否則不爲淺智者所惑乱者鮮矣、二年秋、觀藩士演武技五日、冬公親裁決南田井田中二村爭地之訟、三年四月、令馬廻星合利尙、近習林通茂、就江戶上田三壽、學擊劍、秋以本間忠嘉兼元締、冬改正輕卒三隊規則、公常告用人以上曰、今日之會計、而常存心于此、則僅得維持平、如一變、則至富強也、要之唯在安己之分耳、祖先信雄公之在京師北野也、不朝覲江戶、又無公役、至高長公、始設庶政、立制度、然諸事去虛飾、主素朴、而志在充實武備也、至長賴公、諸事加鄭重、且公性濶達、其所爲則準於國主、不敢一郡主之所可爲也、信武公倣其慣習、不幸

而蹉跌、以上皆無公役信休公移封以來、至信朝公及孤之世、其所出藩士之俸祿、與隔年之公役者、以不充一萬石之收穫、不可償之也、是以國用不足、武備日衰、屢減藩士之祿、借封民之財、豈快于心乎、宜有所猛省、且群臣皆慕往昔織田氏之盛時、或惜宇陀之舊地、父老傳之子孫、世以爲常言、尙希他日之福祉、其所爲皆踰己之分、此所以君臣財用之愈不足、而織田氏君臣之惡習也、以希福祉亦謬矣、蓋今日之地位旣僥倖也、各宜知足而安其分、節儉力行、以精勵武備、充實械器、謀所以有事之日盡于國家也、守則永享福祉、忘則反之耳、五年春、請江邸操銃於幕府、令輕卒日講之、夏令輕卒每朝講操銃、秋葛山忠直死、命大嶋流槍法師範、于其高弟菊澤貞行、自是貞行子孫、相繼爲師範、秋觀藩士演武技、六年正月、建宗繼德源寺、有才能、好詩文善手跡、士民多習其書、二月定藩士邸地制度、是月觀藩士演武技、使大野正方爲信應長貴二君講書、且命藩士子弟、勉勵漢學、六月利尙通茂自江戸歸、利尙刀法大進、爲三壽高弟、名聞天下、公喜之歲

給廩米於三壽以利尙爲當流兼一刀流刀法師範自是利尙子孫相繼爲師範秋建織田信勝(從五位下上野介)祠其墟跡命松音寺祭之冬獵于栗住野村自寬保元年至此三十七年公獵于奥村小倉栗住野西芦田田野村前後十六回云八年正月因例觀三隊銃術大賜酒饌以賞其技也是月徵藩士子弟淨書三月以丸山音也爲中士再與岡田道可後九年七月定藩内市街火災規則執政町奉行目付等督令防火物頭物奉行等率部下守公門之類也九月減藩士祿一分給祿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以江戸甲乙兩邸之延燒也天明元年春觀藩士演武技六日賞星合利尙之擊劍小森正敏門人之砲術善積忠淳之乘馬各厚賜金當時忠淳以馬術名聲籍甚夙聞隣藩故笹山福知山等藩士皆學於忠淳二年夏以山下武棟爲役人格賜六十石三年正月改下士之班爲四(一曰獨禮二曰徒士三曰惣禮四曰無格)二月公不豫四月疾病二十九日卒于柏原年七十三諡曰芦月公多風藻又善射好兵書其所信任者爲生駒方綱生駒頼寛永田廣定平山忠直本間忠嘉田

中正積、星合利尙、岡田重禮、山下武棟等、公晚年屢戒信濃君曰、勿敢溺愛妻子、又臨終、遺書信濃君曰、卿性好處事急速矣、蓋明智而急速者、固可也、然淺智而急速者、多誤事焉、若夫如改己之過失、聞士民之事故、又受藩臣之拜賀、皆瞬時不可遲延也、然卿旣臨百司、促其不急、則至有司唯主急速、而竟誤事、君臣與悔之、又曰、卿遇藩臣之不薄、則孤旣知之、然此非勸勉之所能及也、自支家入宗家、宜眞心重藩臣、倍從於孤也、卿密令卿所信之目付偵之、非聞卿之待遇藩臣、優於先世之言、則雖數年勸勉之、果有何効乎、卿深愛子、其愛臣亦宜如此也、又曰信藩臣、毫勿疑也、君主之用意、固雖不可怠、然犯罪之前、知之實爲至難、旣犯罪而後罰之可也、豫疑之、則君臣各隔意、才能之臣不敢盡力也、有事之日、不可不令藩臣悉棄其生命、豈疑之而可乎、擧賢才退不肖者、明君之所爲、不卿及孤之所及也、唯宜藩臣皆爲不犯罪者而信之、然則疑心忽釋矣、聞良將之下無弱卒、熟考之、又曰、三子信應可爲卿之嗣者、四子長貴者十九歲、宜出爲他之義子也、

然無義子之緣、則僅止于養其一身、不可娶妻立支家、而為織田家之累也、彼若不諾之、則可幽于一室也、若有輔佐卿及信應之才、則宜如孤及弟長卿、待遇之、止于養其一身也、又曰、卿者支家三千石之二子、而入繼宗家、既過分之幸福也、宜足己分而須臾不忘戰兢守之也、又遺書生駒方綱曰、汝家者、織田氏累代之重職、假令雖不才、世襲老職、班諸士之上、皆因祖先之功也、宜知過分之幸福、而勿毫有誇也、其待遇諸士、勿敢輕忽、聞其請願、最主公正、勿或敢私也、又曰、祿千七百石之中、其七百石、則宜應時辭之、止于千石也、忘家忘身者、反為永久之策也、又曰、汝多兄弟、而皆在家、然以為汝弟不可祿之、宜出為他之義子也、又曰、為子孫而捨身者、則出於思家之心、孤易行之也、不捨身捨家捨子孫、則非誠忠也、其思家者、雖孝于祖先、實則為私、請熟考之、又遺書藩士曰、孤自襲封至今日、賴汝等力、幸得封內安寧、此孤所以歡喜不措者、而今孤將瞑、汝等宜以所以事孤者、事信憑以致匪躬之節也、又謂方綱賴寬曰、大學溺愛妻子、而不自知也、汝等宜

留心焉、大學謂信憑君也、公常祭祖考甚至、又逍遙庭園、每見花木手折其枝授近臣曰、汝詣於德源寺供之祖考靈、乃恭跪而拜送之、又常語群臣曰、奬勵武技之道、在弓銃槍劍拳搏、各置二派以競其技也、始賜地設諸流武塲於各師範家、蓋移封以來、藩士武技、於是乎爲盛矣、例每年十一月、郡町奉行、召各村里正、下收納書、公每隔年、以此日亦召里正、親諭其要務、有治績者賞之、怠惰者戒之、言語如流、有威不猛、是以公之歿世、封民心服、以致輯睦也、公名聲聞遠近、嘗在江戶、稱公曰下谷賢人、一日田沼意次、(主殿頭、初爲將軍小性、累遷昇從四位侍從閣老領遠江相良五萬餘石)末爲閣老時、至我上邸、會門卒足立嘉助失禮、乃就其臣而謝之、他日公登營、柳間諸侯皆列班、意次自雁間出來、謂公曰、君非有下谷賢人稱乎、而其門卒則何愚也、公從容對曰、老臣以下皆愚也、如門卒愚抑末已、吾慮國家有事之日、耿々不能寢、今如田沼君論門卒賢愚、則眞綽々有餘裕者、僕所不及也、意次愧不答、列侯皆竊嗤之

直謹按、古人有云、治國家者在干人而不在干法也、公者稀世之明君、而信

雄公以來、所未嘗有也、偃武以還百三十年、況移封後無明君賢相、而天下飽昇平之澤、小藩慣柔懦之風、士氣日以泯滅矣、公出於其間、無父兄之教訓、又無師傅之啓沃、而獨慨然自奮、固戒奢侈、任用人才、奬勵武技、整理械器、闔藩振起、封內輯睦、可謂能鞭撻柔懦而作興之者也、直嘗所疑者、在公再興生駒則正、田中安定後僅存其名、與復生駒通綱之祿七百石也、今得其所以再興之書、讀之曰、則正安定之罪者、孤以深謝祖考之靈、再興其後云々、直宿疑、始渙然氷釋矣、公又以則正安定、爲在專政弄權之罪、是以唯悼舊功老臣之絕家、再興之僅存其名、而消滅其罪也、君子歎可以其道矣、宜哉公雖明君、不知蠹生駒正純中山正峯、湮滅騷擾之所由也、其所存者、唯和陽治亂記耳、當時四世卿、皆既再三結姻、而無如則正所謂執政避結姻者也、至明治廢藩後、而反對書始顯矣、若令公知之、則果請覇府、審查嘗正純正峯所答撿使之僞案、而更申之覇府、大追賞則正安定之精忠、追謚

正純正峯之惡奸、先褫正純祿千七百石、與正峯祿四百石、更立正與則正後、各爲老職、以安定後爲中老、以正朝後爲組頭、以旣所褫二千百石、準四家舊額而分賜之（正與則正後、各八百石、安定後三百三十石、正朝後百七十石）也、所不容疑也、公如鑑世官執政、正純玄矩等之無益、則尙爲後世變革世官之弊、設人才拔擢之制、亦未可知也、公固知世官之弊、是以常歎執政不得其人、拔擢岡野利積賢、而列閥閱之班也、公以英才卓絕、屢減殺藩士俸祿、豈窺執政之鼻息、而憚其變革者乎、唯不爲後世變革之者、實在擧彼覆轍之可鑑者而湮滅之也、雖然世官、與人才拔擢、於公何擇矣、蓋所謂治國家者、在人而不在法也、公之意必在焉、要之公才有餘、令之臨大藩、其功豈止於此乎

信憑公

幼名萬五郎、改大學、天明三年七月嗣立、敍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公爲人謹敕、起居動作不違常度、是月賴寬死于江邸、武棟進用人格、四年秋以利尙、爲組頭、許秉麾、五年春、將設茶亭于高谷、以供遊觀、利尙諫而止之、六年夏以田

邊照德爲元締兼郡町寺社奉行、武棟加賜二十石、七年春、觀藩士演武技、六日、寺田光年死、而無高弟、關口流搏技、於是乎絕矣、夏近習田中季巨、斬目付佐々木季綱、及妾某於其家而逃、是月伊藤房壽家火、延燒十八戶、八年夏以田村久諧爲役人格、賜祿六十石、冬照德加賜六十石、寬政元年春、信應君赴江邸、立爲世子、謁將軍家齊、秋光年子寺田某、在江邸出奔、二年春生駒方綱邸火、延燒十二戶、是歲閣老松平定信(越中守)、廢令候伯奬文學整武備、於是公令大野政方講書殿中、執政以下、藩士皆聽之、三年夏、公上書幕府、請自遜退居柳間城主下、四年秋武棟致仕、照德專掌會計、五年政方死于江邸、六年七月、世子妾生男於江邸、稱義之助君、妾江戶神田坊矢嶋某女、名粂、世子嘗娶岩城隆恭(伊豫守)女、明年卒、尋娶前田利與(松平出雲守)女、明年又卒、後不復娶夫人、秋武棟子、山下藤之進有罪、擧族所放逐、政方子、大野亙龍無行遂出奔、辟永井元進爲藩醫、賜五口、冬以柏原移封後當百年、大賜酒饌於士民、因徵詩歌、七年冬斬久藏於獄、八年夏建

八十

宗讓職直道、秋令田季治講書殿中、藩士聽之、九年長貴君卒于柏原、年三十三、十年冬德源寺火、明年起工無幾而成、十二年冬、篠川重影私借官金、放逐之、享和元年春、以岡田重禮爲組頭、五月世子卒于江邸、年四十三、謚曰温恭、世子常慍曰、孤齡已過不惑、而未得位、執政有司果欲置孤于何地邪、時長子義之助君年八歲、公棄之不顧、立已長子信守(瀬之助)君爲世子、久諂諫曰、義之助君者正統也、宜如他侯伯必立義之助君、因嫡孫承祖之例也、苦諫再三、遂不聽、久諂歎曰、噫、禍亂自是起矣、世子側頭九里政敬、憂世子放縱不羈、屢告之公、然公不意之、秋公密倚幕府閣老、請昇叙四品、冬再請之、後倚德川齊朝(尾張中納言)德川某(一橋中納言)請之再三、贈獻甚多、二年春、移義之助君于柏原、令照德二子伺幸、再興松原家、公年六十二、請以老衰艱步杖城中、而委任政務於世子、自是公不聽政、冬令加納辰政弟辰行繼妾後、爲中士、妾江戸常盤橋外、金子弘爲女、名宇多、公不娶夫人、初妾壽美、江戸駿河臺松元行長女、生信守君及二女而死、後妾宇多、生長存

(哲之助)長惠(仁吉)長衆(贇吉)三若及三女、是年辟今井兼利杉原與平爲下士、文化二年正月、因利尚重禮之議、召鍛工鑄巨砲於書院前庭、名曰潛龍、鐵彈之重、蓋以百匁衡之云、二月重禮死、七月方綱死、三年二月、古市塲町火、延燒新町石田町二十戶、五年夏照德進物頭、秋觀藩士演武技、以高山高重篠川重任田季治、始命敎導方、授藩士子弟句讀于殿中、六年春、世子來游柏原五十日、夏佐々直方進組頭、田村久諾爲世子側用達、是歲久諾屢請致仕、以世子之不聽諫也、而公不允、七年夏公擧古稀之壽、賜酒饌於士民、八年春、禁士民漁於本鄉川(自犬岡村橋至本鄉村橋)四十餘日、公將遊觀焉、故豫設斯禁也、長惠長衆二君來遊柏原、七月執政代公觀藩士演武技、自是上下武技日衰、九月將軍家齊賜紅色裏時服、蓋將軍賜時服於諸侯、裏皆白色、公以老年猶能登營、特賜之也、冬義之助君冠于西殿、曰信古、改豐次郞、九年春、長惠長衆君遊觀伊勢、自是二君每歲春秋、以或觀播磨高砂、或游丹後文珠、或浴但馬城崎爲例、夏雷震于書院前庭、輕卒藤本八藏得闕

口流博技允許、自江戸歸、秋禁士民漁於久下川（自大田村至金屋村）七十餘日、後隔年春秋、或禁本鄕川漁、或禁久下川漁、又修理沼村池、禁士民漁於此、公屢行觀、其矢魚焉、十月市民造八幡山塔、十二月丸山正昭致仕、命首坐流刀法師範千其高弟加納辰政、十年春、公築天滿祠于新町丘阜、尊信之、江邸孫女、安姫順姫壽賀姫、遊觀江嶋、自是諸姫春秋、以遊觀江嶋箱根等爲常、十一年夏、藤田用義家火、延燒六戸、十二年春、以舘内稻荷祠、創立後當百年、修補之、賜酒饌於士民、十二月公遂敍四品、爲大廣間詰、世子敍從五位下、任山城守、公自襲封至是三十四年、務吳服常盤橋門衛、及聖堂本庄藏等防火者、合十四回、且隔年之朝覲、每月之登營、未嘗一闕之也、自是以四品班位、增加後乘二騎、儀衛從士六人、輕卒二人及兩箱從士各服絹、燈者御者各帶劍、朱蓋駿馬等之類、以我小藩與大國候伯之儀衛不異、執政組頭之出也、令其用長蓋率乘馬、用人以下皆準之、從卒奴僕倍從前日、改築正門、設側門于左右、而世子之所親友、皆大國候伯世子也、是

以奢侈冗費。視黃金如糞土、用度不貲、然以元締田邊照德大度有才、善借之封民、以支辨之。十三年五月、慶兩公進階、大賜酒饌於士民、又徵詩歌、且賞封民獻金者六十餘名、或賜以章服、或以獨禮帶刀、或以獨禮、或以惣禮、或許稱姓氏、(賜章服者、爲芦田源五郎、上山仁左衛門、小谷源助、小谷與兵衛、土田新右衛門、安田蒸右衛門、中島八郎右工門、土田太郎右衛門、小谷九郎兵衛、田喜八郎、大槻政右工門、田中淸右工門、足立新右工門、由良十左工門、獨禮帶刀者、爲田三郎兵衛、芦田三右衛門、芦田十左衛門、土田榮助、田恒助、吉見政右工門、芦田太郎兵衛、由良十兵衛、荻野久左衛門、芦田庄藏、土田孫九郎、中島與兵衛、田忠助、安田伊之助、大志野又左衛門、松尾藤右衛門、大槻市郎兵衛、吉見三郎兵衛、獨禮以下畧之、)是月照德加賜四十石、合爲二百石。八月本町、火、延燒中町下町三十六戶。十四年正月、命長谷重義、繼世子妾後、爲下士、稱田中妾麾下板倉主膳從者、田中政藏女、名保野、保野嘗官大久保忠喜(山城守)邸、美而艶、世子密與之通矣、迎而爲妾、寵之、所言無不聽、保野生信貞(瀨之助)長敦(朝之助)長保(仁吉)某(八百吉)長成(十次郎)五君及三女、餘有長敏(七之助)長富(初之助)二君及二女、皆各異母也。三月世子自江邸、遣用人干柏原、迎公朝覲、自是隔年爲例、皆傚大國候伯所爲也。夏中嶋光友家火、延燒七戶。冬修江邸殿廡、頗極宏麗、文政元年夏、

公還柏原、宇多以下侍女皆從之、後每歲從而往復江邸、是日內寢失火、公避之小倉村田季佳家、五日而移生駒宏綱邸、親裁書託之照德、以辨再築工費、當時照德、名望隆於公、時人謳曰、田邊與左美佐無仁及比毛奈以賀勢目手成多以殿佐床仁、命用人津田正直董工、二年春照德進組頭列、夏利尙自殺、正直妻渡邊氏、善眉尖刀、一日虛無僧入門內、嚠喨吹笛、時正直不在焉、渡邊氏曰、通矣、（俗言通矣可通過于他之意也）虛無僧怒其慢言、突然來逼曰可通于何所乎、渡邊氏盛氣勵聲曰、咄、無狀漢來于茲矣、直執壁間所挂眉尖刀、脫鞘擬之、虛無僧瞠若、驚其勇壯、畏縮而逃、渡邊氏逐之數百步、終不及而返、冬將軍家齊賜雁、公悅、大招賓客以頒賜、蓋此典、移封後中絕、故爲盛擧、諸侯四品以上、歲賜雁、幕府恒例也、封民苦臨時賦斂之重、皆令兒童謳曰、御前比登里賀出世志手子者加津惠天毛構奴加、三年夏公壽八十、大賜酒饌於士民、廢下士門衛、以輕卒充之、廢輕卒報鼓、以役夫充之、復藩士祿、給百石以二十一石、闔藩稱公爲賢明、蓋以此也、八月築劇場

于書院前庭、先是屢演伎樂及角觝于書院前庭、至是始築之、隔年春秋、爲宇多以下侍女遊觀也、或許士民縱覽、或有市民請而供之、長女悌君、屢自周防岩國歸寧、悌君吉川經忠夫人也、九月免照德之元締、以其老也、用人永田廣泰、九里政敬代之、十月市民張騎劇于市庭、觀者尤多、是日又演角觝于田路村、觀者甚稀、力人憤之、麕至市庭劇場、詰以不顧近地演技、直毀其場、有司報之生駒忠得、忠得曰捕之、又問、抗則如何、曰斬之、於是急出輕卒三隊、而力人既散輕卒追捕之、下獄數日、各謝其罪、因放之、十一月公免石田町庚申堂境内地租、四年正月、祝世子五十、賜酒饌於藩士、而有信古君三月當赴江府之命、三月有信古君出府當遲引之命、九月復有信古君明年出府之命、蓋屢有是命者、陽狀欲立信古君以爲嗣、而信古多疾不聽之也、然信古君實不知之矣、十月篠川重任上疏曰、願使使信古以下五（信貞、長敎、長保、長敏、）君誘導於文武矣、時不可失也、然世子執政皆不聽、五年十月、世子欲先收藩士歡心、將家給米一石、政敬建議曰、今日用度不可

支、況於濫出二百石乎、且負債之多、見至八萬餘兩、及今嚴不節約、則恐不可救、願先減公儀衛從士、及侍女隨從、且止世子交際、宏綱善其說、到江邸諫世子、世子大怒曰、此議非出於汝意也、顧必有其人矣、宏綱恐懼曰、九里政敬之議也、於是世子奪政敬祿、更給十口粮、用人爲給人格、遂頒賜米百九十餘石于藩士、且命曰、國家會計事、君主當自爲、如執政元締、奉孤命則足矣、自是世子親視會計、爾後藩士之祿、江邸役夫之雇錢、期日不能給之、而常延滯至于數月、蓋會計決算之法、廢閣不用、自是歲始

直謹按、觀古來會計決算表、長賴信武二公之在宇陀也、每歲有若干餘金、而信休信朝二公之在柏原也、以出入不對比、每六七年或借之京阪之債主、或課之封內之富民、而負債合爲六千餘兩也、信舊公慨歎之、雖以身率先行節儉、然尚以不足也、至寶曆九年、愈嚴令儉約、自奉甚薄、爲三千石之資格、大減藩士之俸祿、遂定出入相償之法、而止封民之賦課、與京阪之負

債爾來二十四年、自信憑公襲封十四年間、與信舊公時不異、而遂不背信舊公知足勿踰分之遺訓、反以傚大國侯伯之所爲爲快樂、自寬政九年至是二十五年、而負債累加、至八萬餘兩、固雖世子之奢侈濫出居多、此皆自滅盡國家之基礎也、而世子尙廢決算法者、後世數十年、蒙其害毒之多、不可枚擧也、噫

六年二月二日、津田正直自江邸歸、明日執政出令正直告世子退信古君之密命、於上士中士、皆服從之、獨政敬痛論其不可、即日命謹愼、四日令藩士曰、世子元欲迎信古于江戶、立爲嗣、然以信古多疾不聽之、則使任其意退居也、世子嘗密謀執政曰、非絕信舊公之血胤、則孤子孫恐不能襲封也、執政不得止、皆迎其意、是以信古君至年三十、而不娶夫人、尙在西殿也、獨篠川重任議論諤々固執不動、初下士輕卒、密請重任曰、今日之令、實可驚也、而欲議之則抗其君、欲不抗其君、則祖先之正胤絕焉、若袖手傍觀、則非盡臣子之分者也、願卿熟圖宜爲之

謀也、重任聚衆、問曰、此擧也至難之大事、不微力所能處也、然欲忠誠以貫之、則不亦無可望也、且諸君動作云爲、必從我言歟、衆答曰、然不敢忠誠從其言、重任悅、歸訣家人曰、我死期既至、所謂天命也、五日重任致衆宣言曰、若使昨日之令行、則下士以下百餘名、將以死諫世子、因不敢去者三晝夜、且重任出用人寮、諫廢信古君將立信貞君爭之累日、十三日正直對曰、非敢無故而廢之、信古君以嘗丞於庶母也、重任退謂衆曰、事必成矣、請勿動、直至西殿質之信古君、君愕然驚、變色曰、曷誣我之太甚耶、卽夜召執政宏綱津田賴稻曰、我當赴江府訴之閣老以質其眞僞耳、自是藩士徃復江邸者、項背相望、至是馬廻給人十七名、與重任約、相爲表裏、又中小性二十一名、陰贊助重任、挽回之勢既成、二十五日執政賴稻生駒美綱、躡赴江邸、至則世子惝然悔曰、初不誘重任者、此固孤之過失、而所以蹉跌至此也、重任竊聞之、笑曰、吾非爲利害所左右者、誰謂能誘吾邪、時馬廻黨日夜集會商議、執政屢解諭之而不聽、三月遂連署、使總代二名赴江邸見

八十九

世子陳疏、世子不聽、獨目付瀧量古、與馬廻黨丸山正春松原尙幸槇田重厚田村久俊等、相議曰、世子暴戾、恐再諫不必聽也、則卿等宜以死諫之、倘不聽、則量古繼之耳、否則不啻絕太祖血胤、栢原正義之士、亦必生擾亂、不可不虞也、正春等四人決死、見世子切諫之、世子乃許之、曰然則以孤長女安子、爲信古夫人、勿敢或違矣、皆唯々而退、五月歸罪於執政有司、命宏綱致仕、正直蟄居、以鎭物議六月遂廢二月四日之令、而信古君赴江邸之令下、自是世子、與執政有司相惡、漸致紛擾、八月執政忠得又致仕、十月信古君赴江邸、七年秋世子止親視會計、以賴稻美綱代之、永田廣泰爲元締如舊、冬成松村農民蜂起、我藩遣兵守田中村、此役也、輕卒廣澤門太、沖田杢助得勇名、八年三月、下士六十八人、不分首從皆譴責之、蓋正閏廢立之際、黨重任者也、世子嘗欲當重任必以死、然以廣泰等皆諫而不奉命、終不果也、當時稱之曰祕命騷動、(謂世子之密命也)秋以信古君爲世子嗣、改織部、謁將軍家齊、九年春以負債難償、下儉約令、減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

九斗、遠坂村生田由晴獻金千兩、十年二月又減祿、給百石以十七石一升、是月侍醫永井元卓、在江邸出奔、三月公赴江邸、命毀書院前庭之劇場、爾後不復禁士民漁於本鄕久下、唯禁沼村池、十月公致仕、世子嗣

信守公

幼字瀨之助、改大學、從五位下山城守、文政十年十月嗣立、明年正月、下谷上邸火、公與父信憑公、義子信古君、皆避之淺草下邸、頃之公單騎巡視上邸、四品正門屹然獨存、乃曰、噫不免公役、命火之、蓋侯伯罹火災者、幕府三年免其公役、然以存正廳及公門則不免之也、明日信憑公還上邸、假住焉、世子移支家織田信咊(對馬守)邸、公依然在下邸、是月公就德川齊朝、親請木材賑救、經二日、齊朝輸送良材三千、群臣皆驚公權術、四月家齊賜告、公將發江邸、令曰、騶從儀衛、宜依元文三年之例也、蓋謂信舊公初就封之事也、執政生駒忠敎元締永田廣泰、諫曰、宜依天明四年之例也、蓋謂信憑公初就封之事也、比信舊公則稍加省略、公不聽、廣泰報之柏原執政、執政有司以爲、方今負債山積、宜依天明之例、

以加省略耳、令廣泰再告之公、公大怒不發江邸、反請滯府于閣老、信濃公及廣泰、留守居土倉房治等、百方諫之不聽、六月生駒美綱死、公令其子龜之丞襲家、後曰兗綱、命其養父宏綱再勤、是月令士民遇保野以夫人之禮、保野性嫉妬驕奢、參與政務、執政忠致有姦罪、七月公命歸柏蟄居、而賜四女九磨姬于忠致、父忠得既致仕、然恐惶不措、至江邸謝忠致之罪、而嫁九磨姬于一橋氏臣井上正幸、是月公以滯府期日既經過、稱疾屏居、時執政中山親賓有英氣、與同僚謀以書諫之、公召廣泰、視執政書、投之烈火、曰、孤之言而苟不行、則孤不復事事、移封之覆轍、再釀出於今日、使汝執政有司、服奔走之勞也、廣泰復報之執政、群臣不知所為、八月執政將勸迎公于柏原、宏綱到江邸、請曰、宜依元文之例也、公諾之、將發、時上邸新館工半成、世子還上邸、九月二日、與公長女安姬婚焉、五日公告世子曰、宜立信貞以為卿嗣也、世子心竊驚之、然以信貞君在側、陽諾之而退、公即日令宏綱廣泰房治等、備信古請迎嗣于幕府之書、明日廣泰奉之、至世子內寢

請其押印、世子不聽曰、曩昔以信貞之在雖諾之、顧婚後三日、而義父遽有斯命者、則以其女爲餌、以欲抑壓孤也、孤意新婦和諧、經兩三年之後、讓嗣于信貞、未爲晩也、廣泰不得止告之公、公怒曰、昨日信古諾之、而今則反之、皆出於庶母条之意也、汝等宜說信古急諾之也、七日宏綱以下群臣集議、皆以世子言爲當、然以信守公乖戾不可諫也、宏綱廣泰見世子切勸承諾焉、世子不聽曰、義父强之、則孤在逐新婦以遯耳、八日宏綱以下復集議、明日宏綱廣泰將告之公、公令側用達大井泰宣問曰、汝等必能使信古諾之、則可面也、否則孤不復敢面也、三人退、群臣相集、論議移時、明日宏綱廣泰、請世子庶母曰、不立信貞君爲嗣、則公之所爲不測、實關國家之安危、伏願說世子强之、庶母曰、可也、明日庶母答曰、百方雖强世子、世子不敢聽也、請領之、於是宏綱廣泰將告公、公令泰宣問、亦如前日、且曰、汝等不能使信古諾、則孤不敢就封、而將蹈信武公之轍也、信古之遯、固任其意而可也、群臣痛嘆憂之、於是宏綱廣泰、告情於信憑公、公驚曰、信守放縱、何

如此甚乎、然則速可命就封、十二日信憑公、使岡田重穀以親書諭憑信守公就封、公不聽曰、後嗣不決、何就封爲乎、宏綱以下集議深憂之、十五日宏綱廣泰各決死、令泰宣告公曰、世子不諾者、臣等非微力所及也、請罪臣等、信憑公不得止、說世子、令立信貞君爲其嗣、而終逐新婦、則任世子意也、十月信貞君爲世子嗣、改大學、謁將軍家齊、十一月公始就封、賜藩士米百九十餘石、蓋欲收其歡心也、元文之例、賜津田賴城生駒邦綱、以酒料百疋、以下各級遽減、至錢三百文而止、凡自執政至輕卒、均給米一石之類、所未嘗爲也、其他公之所施爲、違背舊章者、皆如此、自是闔藩始不服公也、執政士每以下、藩夜集議、公覺之、令泰宣每夜微服、而偵察之、衆皆憚泰宣、元祿以來我累世君、皆以隔年三月二十一日、爲參覲發駕之期、公明年二月二日、不待臣民送于郊、猝發柏原、從士役夫皆困苦、頗極紛雜、群臣多年、苦公之乖戾濫交、至是宏綱以下固結約、密請公之退老於幕府、親賓政敬槇田重厚尤有力、十月公因幕府密命致仕、移淺草下邸、年五十八、自

是公常敵視群臣、尤憎親賓、執政速命泰宣歸國蟄居、衆皆快之、公資質敏捷豁達、頗有狡智、而自幼無教訓以導之、故乖戾自用、及長不容諫、其在江邸也、自長門肥後越前越後侯世子、至麾下之士、所親交者甚多、其費不貲也、初政敬久諂等、屢告父信憑公、以世子不從諫、驕慢奢侈前途可憂、信憑公不以爲意、曰孤自支家入繼宗家、故不得不遜讓、然信守則襁褓、生長於宗家、與孤不同、動止云爲、任其意而可也、是以世子愈放縱奢侈、遂至不可制、後信憑公與政敬等語而悔之、一日侍醫小泉仙庵、見公之所爲頗慘酷、嘆之曰、主公即桀紂之儔也、公問曰、何謂乎、仙庵不答、公亦問之近臣、又無一人知之也、保野嘗與近臣侍醫等、私醜聲聞外、是以當時以爲公之近臣爲汚辱、（藩制、擬以上士長子爲近臣、至是其父辱之也、託他事辭之者多、故公不得止、以中士長子、且內外禁弛、內寢男女之醜聞不絕、其餘習遂及信古信貞二公世）

信古公

信舊公第三子信應君長子、幼字義之助、改豐次郎又織部、文政十二年十月嗣立、敍從五位下、任近江守、天保元年夏、信貞長敦長保長敏長富諸君、

移住柏原、以減冗費也、獨長成君在江邸、蓋信守公以寵之也、是歲織田信美（若狹守）、自出羽高畠移于天童、二年春新町再三火、壺屋農與之所致也、九月公與安姫再婚焉、十月中山親寶自刄江邸、年三十一、信守公嘗怨己之致仕、由群臣所爲、今年親寶之至江邸也、謂之曰、群臣樹黨擠孤、汝爲老臣而無所救護、罪宜速自殺也、親寶對曰、公常峻拒諫言、云爲任意、負債山積、是以群臣恐或失墜祖宗之社稷、日夜謀議、事遂至此、臣雖職忝老臣、當此時進退不可得兩全、獨以爲宜與社稷俱休戚、豈敢顧軀命乎、公尚不反省、屢迫之、於是親寶遺書同僚及家族、遂自殺、公令密火其遺書、陽稱病死、然事聞柏原、公又使人流言曰、親寶之自殺、以私事已、豈有他哉、是以闔藩不知其死於社稷也、親寶則反其祖先正峯之所爲者也、親寶母淺野氏、名美與、怜悧端正、夙爲寡婦、時年二十二、能經紀家政、教養子孫、不墜其家聲者、皆其力也、十一月、生駒忠敎再爲執政、十二月、火刑放火者農與於西河原、是月養祖父信濃公卒于江邸、壽九十一、謚曰寶壽、葬于下谷

廣德寺、三年二月債主督促甚急、於是以執政忠數、目付瀧量古、子守安定爲元締、給藩士以面扶持、命本間忠啓蟄居、四年春、藩幣枯死、以交換途塞也、庶民怨望官尤甚、自是威信墜地、不得復貸借於民、九月長成君射雁於淺草下邸、雁翻墜市街、幕吏來詰之、組頭津田爲貞、謀之閣老本莊宗發（伯耆守）、公用人川村又藏、日老公宜稱疾千日間、移住柏原也、公因託疾、請浴城崎、來柏原、五年春、用人格渡邊正路、役人格菊池在年、給人大野忠尙、菊池在茲、各上書執政、言會計紊亂、忠敎怒、命正路在年蟄居、忠尙在茲皆見放、六年春、命忠敎量古安貞蟄居、執政宏綱、目付田中正岑、代爲元締、是歲賜二口于佐治村小島省齋、七年天下飢饉、八年正月、夫人生女稱鶴姬、是月以今井兼輔爲下士、繼信憑公先妾壽美後稱松元、二月大坂與力大鹽平八郎、以幕吏不顧人民飢饉、集黨與動干戈、我藩使士卒試服甲冑、蟲蝕頗多然以會計不足、不能修補、後納之倉庫、五月端午、中士數十名、喧集計吏前川儀脩家、投杯乱飮、當時闔藩皆貧、獨儀脩以身居計吏、新

築私邸、華美無比、衆惡之也、各所命謹愼十餘日、六月信守公以移住以來、旣經
過千餘日、欲還江邸、宏綱以下群臣、密約留之、而招其妾保野於柏原、用人九里
政敬實爲之唱首、信守公密令用達菅屋淸連、遣書保野、曰公欲還江邸、思念愈
切、然宏綱等沮之、今招尊媼者、宏綱等之爲、而非出公之意也、尊媼必勿信之發
江邸也、於是保野稱疾不來、此時信守公猝將發柏原、宏綱等愈固止之、因遣本
間忠艮于江邸、迎保野、保野稱疾不聽、信守公終知不能還江邸、欲迎保野於柏
原、十一月遣政敬、政敬臨發請親書、公乃與之、且曰、保野陽稱疾、然實非病、宜迎
之倶來、政敬至、說保野、且示以公親書、保野遲疑不信也、尙稱疾不聽、政敬無奈
之何、空歸柏原、信守公怒不面政敬、江邸執政代、岡田重威、佐々直方、聞之勸保
野發程、苦諭再三、遂不聽、重威等急逼促之、保野益疑之、謂皆宏綱等之所爲也、
因深怨宏綱、九年正月二日、婢志滿、竊覘閣老登營、訴之途曰、執政宏綱、嚮使信守
公早歲致仕、尋幽之柏原、且有老妾名保野、遇之極酷、遂欲幷幽之、苟有人心者、

孰忍傍觀之、況朝夕親待之者乎、願假幕威以救護之、其他百方譏毀之、閣老脇坂安董(中務大輔)、取其書拘留志滿、四日安董敎我來迎志滿留守居副役田村久俊、裕筆副役篠川重之、及輕卒數名至安董邸、公用人加集某傳命曰、今付託志滿、當護而歸、保野志滿二婦之待遇、毫無異前日、以俟後命、然公以下、執政有司、皆不知其訴意所在、憂慮不能措、目付槇田重厚、高山高行、使賄頭富本榮脩、徒士目付加納博道、就二婦問其由、二婦罵詈喧囂、殆如狂者、直方曰、此實關公家之安危、非使二婦離居、則再訴不測也、留守居秦貞至、久俊等爭之曰、曷反閣老脇坂命乎、直方不聽、親請閣老本莊、公用人川村又藏、姑離居之、且令數人守之、保野志滿愈怒、九日久俊就脇坂邸、更請二婦異室、不聽、十二日更同居焉、志滿假父、神田坊丸屋某、訴脇坂邸曰、織田氏有司、不顧保野老衰疾病、擅分離移居、且給疏食、保野日夜不堪辛苦、是以志滿、屢使人求食于我、請禁其虐待、少寬待之、於是江戶町奉行筒井紀伊守、訊問丸屋某及志滿、各保管於其家、四月町奉行、

九十九

始召重威直方重厚高行久俊榮修博道、及賄頭須佐美祐篤、保野志滿十名、訊問之、保野復被保管、五月寺社奉行牧野忠雅(備前守)、又訊問十名於評定所、執重威直方重厚高行久俊、於有馬温純(遠江守)邸、下榮脩博道祐篤於傳馬坊獄、而捕宏綱於柏原、檻致江戸、又下獄、先是管屋清連請執政曰、臣若出江邸、分疏其由、則嫌疑氷釋、易如反掌也、執政乃命清連出府、既發、執政悔之、馳人止之途、召還柏原、命其親戚中士林正立小森正員、就其家守之、初重威直方、以書報執政曰、聞保野所陳于評定所、則信守公嘗令清連告保野者也、公命渉兩端、前後齟齬、深爲國家憂之、執政告之信守公、公對曰、如清連之書、予毫所不知也、重威等聞之大喜、請記其旨以爲証憑、至是執政訊問清連、清連慮禍害所及不測、自負罪曰、彼書臣所自爲、決非公命也、執政令清連書其由、遣之重威等、時田中重義爲中士廣間番、爲保野宣言曰、清連何報非公命乎、保野又何聽非公命乎、非清連一己之所爲可知也、馬廻飯田正堅、菊地在茲、津田爲房等、爲取次廣間番、密請

執政曰、聞重義言、清連之自誣情狀可推知耳、臣等請問其眞僞、執政許之、六月八日、正堅等三名、就其邸問之、清連不對、三名譲曰、國家之危迫今日、卿何以不答、清連愈不答、是夜密有勸死者、清連乃自殺、至此評定所、召正堅正立等五名、且命臨清連屍、是月閣老召信守公、七月公赴江邸、大目付堀石見守、屢以閣老之封書訊問焉、命大和柳本織田秀陽（安藝守）爲柏原藩政參與、命福知山朽木綱張（近江守）爲柏原鎭撫、綱張老臣率衆來柏原（宿小谷喜兵衛家）信古公恥之、稱疾不出、幕醫數人來診之、二十七日、江戸町奉行與力、安藤源五右衛門以下、徒士目付小人目付等、來柏原（宿土田文左工門家）撿清連屍、且訊問執政有司、執政生駒寛栗、恇怯不能出、佯發狂、晦日安藤以下去柏原、八月幕府執津田爲貞、用人藤田用義、林正立、前川儀脩、於木下利愛（肥後守）邸、執執政津田賴匡、九里政敬、於森長國（佐渡守）邸、執政生駒克綱、用人田邊照明、山室昌寧、保野後嗣田中重義、計吏上田彦市等、屢受訊問于評定所、柏原無一執政、組頭星合利晃代之、是月宏網死於獄、十月

爲貞病死于木下邸、內外紛乱、濫費不貲、國家危急如風前燈、士民皆不安寢食、前年但馬出石藩執政仙石左京、旣鴆其君仙石政美（美濃守）、又欲鴆其嗣久利（讃岐守）、立己子（小太郎）以專政柄也、藩臣神谷轉訴之寺社奉行脇坂安董、聽之、處斷得宜、至此安董欲裁我織田氏事、以此例、爲大獄以待之、時幕吏金田故十郎、頻出入我邸、遂識其不然、告之幕府、自是閣老大田資始（備後守）聽之、爾來禁令措置一加寬裕、闔藩如蘇、十年三月以野口廣助爲下士、繼庶母粂後、稱矢島、六月重厚高行、儀脩見宥還邸、七月久俊、正立、榮脩、祐篤、博道等見宥還邸、八月賴匡、政敬用義等、又還邸、皆憔悴骨立、獨政敬勇壯活潑、戯曰、大厦之將倒、以基礎已搖也、豈一木之所能支乎、方今上下至愚、擧將倒公家、復無防禦之術、予年六十三、幽囚森侯邸、沐浴美食、幸不視聽憂患、身体愈覺强健、然今不幸免幽囚、豈可堪爾後之憂患乎、是月閣老水野忠邦（越前守）、命信古公逼塞、信守公遠慮、又於評定所處保野於終身幽閉、志滿於禁錮、丸屋某於手鎖、而重威直方、宜自其主命放逐、

罰克綱、賴匡、政敬、貞至、重厚、高行、久俊、正立、正員、榮脩、祐篤、儀脩、博道、及脇阪公用人加集某、本莊公用人河村又藏等、各有輕重、放免其他十二名、因即日逐岡田重威、佐々直方、幽閉保野於淺草下邸、自是邸鎖堅門、上下謹愼、屈指只待赦宥、九月免藩士禁錮、各有遲速、十一月、免兩公逼塞及遠慮、蓋幽閉七十二日、始開邸門、々外靑草繁茂、自前年正月至今年十一月殆二年、事始得解、當時稱之、曰保野騷動、至是奪保野繼嗣重義俸、田中氏祀絕、明年正月幕府奪下谷上邸六千餘步、更賜芝三田小山三千步、然小山邸狹隘、公私不便、因請隣邸麾下、朝倉播磨守、千餘步之地、易於我淺草下邸內千餘步、合爲四千餘步、四月信守公不豫、信古公請濡府干閣老、五月信守公卒于江邸、年六十九、謚曰良心、六月繫下士加納長四郞及養母、于北中町獄、以爲盜於近隣也、長四郞自獄裏、竊奪看守輕卒富本庄助刀、自刄、因逐其養母、加納氏絕焉、譴責庄助爲役夫、九月利晃家火、延燒政敬家、蓋利晃門弟數十人、將發巨砲、日夜群集製彈藥、一夜點火移

焇硝、轟然爆發、鳴動不止、衆雖倉皇避之、猶多火傷、而田原數藏爲之死、十月公歸柏原、賴匡加賜祿百石、合爲六百石、蓋賴匡見執森侯邸、以能辨疏公家之寃也、是月命長教、長保、長敏、長成、長富、諸君就臣列、各賜百石、冒津田氏、十一月命利晃蟄居、以執政闕班之間、庶政不治也、放逐中士狛忠道、谷野金太夫、以僞造米券也、是歲賴匡臣下田忠堅射於京師三十三間堂、忠堅常嗜武、槍劍弓馬無不通、十三年三月公致仕、養子信貞君嗣

信貞公

幼字瀨之助、改大學、天保十三年三月、嗣立于江邸、敘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五月小島省齋講書于殿中、藩士聽之、且命爾後偏月五日間進講、秋公觀藩士演武技、皆因政教之議也、蓋自文化三年至今年不擧比典者、三十六年、十二月命津田賴匡、山室昌寧蟄居、以紊乱制度也、養子賴道爲執政、賜五百石、十四年保野病死、不得禮葬及建碑、弘化元年八月、中士勝川正之、長子正俊、斬岡田漸之進、(重成長子、十三歲)正之誉手跡、士民令

子弟就其家而習之者、二十餘人、正俊嘗疾精神、或愈或發、一日突然來、拔刀斬漸之進、其母走來、抱漸之進遺骸、急呼正之、正俊又斬母、尙將及正之、正之以下、家族及群童、皆奔散四方、正俊追及又傷一女兒、入新町民家而匿焉、或竊奮其刀、送之其家、正之縛之、請繫于北中町獄、無幾病死、公嘗娶堀直庸(丹後守)三女、無子、三年春、以信古公女鶴姬爲養女、以細川之壽(豐前守、肥後宇土)三子剛三郞君、爲假養子、十二月卒于柏原、年四十五、謚曰兼中、

信敬公 稱剛三郞、弘化四年正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二、母毛利高翰(出雲守)長女、公天資聰明好學、細川藩士上保邦藏、黑瀨富彌從來焉、邦藏爲人、忠直剛果、長文武、直諫不憚、富彌粗有學術、朴直不諂、二士皆宇土藩之撰也、邦藏者自公幼時、爲其傅、公四世祖、細川興文(中務少輔)、嘗設幼主教導典、邦藏等折衷之、參以佐藤一齋輔導君、一以啓沃爲已任、我藩嘗無此法、幼主皆育于深閨婦女手、故偶雖有聰明之資、化爲暗弱之性、至此始知有啓沃之法、輔導之道、側用達淺井

政安田中宗高、其餘無學之輩甚多焉、邦藏等談學事、則沈默俯聽耳、三月公除喪、時養祖父信古公、及夫人在南殿、養母寶鏡君在東殿、公日二時間聽政、又省禮尊親、其餘暇、自讀書槍劍、訖弓馬習字、立課不惰、夜則與近臣談論古今、上下人物、又賦詩圍碁、至亥牌必就寢、時察近臣勞劬、就寢後又起讀書、往々徹曉、三月辟芝三田坊、儒者石井皓齋、爲中士給十口、與邦藏更直侍讀、邦藏常曰、幼君之際、寢殿當如家塾、不然、則終不能成君德也、於是左右侍臣、盡替切磋、咿唔之聲、朝夕不絶、而內寢不置侍女、唯有一嫗以供縫針澣濯耳、六月信古公卒于江邸、年五十四、諡曰周德、夫人改稱曰養德、七月稻畑村、陰陽師、石岡因幡、斬其妻及姦夫自首、官訊問免罪、一日公登觀閣樓、偶有醜面役夫過其下、近臣田中正路笑之、公之曰、凡人之才不才、唯在乎心、而不在於貌也、閤秀吉面如沐猴、然遂成霸圖矣、故面雖醜、不必可輕侮也、嘉永元年夏、復廢藩士祿、給面扶持、時田中正岑、沖政也爲元締、以不堪負債督促也、二年春、中士佐敗重義、斬孫常吉於家、

百六

常吉爲盜於遠坂村、事將發、故重義及此、夏勘定所紙幣紛失、命津田長宮田中宗高蟄居、冬公加冠謁將軍家慶、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公聰明英邁、奬勵直諫、嫌忌懦弱、故群臣無諂諛呈媚者、又無近臣耽酒者、或雖不能全絕焉、用達以下、當直日不敢飮酒、公常用綿服、非登營日、不敢服絹帛、於是藩士、望風興起者多矣、是歲初築學校于北町、稱又新館、命教導于中士岡田重稷、葛山居敬、三年四月、公發江邸、豫命從士、客路守節儉、戒濫費、公健步日行數里、其踰箱根山、不復御輿馬、是以行旅、旬有五日、宿泊每不至夜、故無一回點燈、我累世之君、所未嘗爲也、五月公初着柏原、邦藏從之、居月餘、而邦藏歸江戶細川邸、公臨又新館、賜書籍於藩士子弟、書大成至聖文宣王七大字、挂之壁間、六月公巡視藩內及市街、士民觀公服綿衣、節儉之風、不令而行、公嘆曰、津田賴道、生駒龜之丞、孤長臣也、案家制、不擢才能而爲長臣、以世襲爲常典也、孤以養子之躬、不可妄變舊制、然長臣不才、則人主欲治國家、不可得、猶盲者失相、寸步不能自致也、今龜之丞

百七

既十歲、生長于婦女手、而不從事學業、他日如之何、時不可失、孤親敎導之、自是公日、授句讀於龜之丞、蓋欲使之就于外師、則以闔藩減祿之際、不能爲也、七月公始聞省齋講書、大悅、爲中士加賜三口、命儒員徙居柏原、省齋辭以母老、約月五日間進講、十月巡視封內各村十餘日、至佐治村、省齋出迎閭門、公見之遽下馬、徒步至其家、爲禮而出、是月命田中正岑致仕、當時有司中、除政敎之外、辨論可聞者、僅爲正岑重厚二名、而正岑位組頭列、兼務物頭元締郡町寺社奉行十餘年、執政中山親和、疾其權勢、使之致仕、非有過誤也、重厚嘆曰、嗚呼親和奪我僚友、次正岑致仕者、非我而誰也、無幾重厚病死、十一月公設講武場于內寢北、日練修武技、毫不違課程、且觀藩士演武技六日、或令某々再三演技、至日沒、則庭燒篝火視之、自是闔藩皆奮練磨武技、公又欲改革舊弊、償還負債、屢延省齋於路寢、有所諮詢焉、十二月賞又新館敎導、賜金、又奬勵子弟以書籍、且約曰、以明春徵筆蹟、勿敢或懈也、四年二月徵之、親覽焉、三月公赴江邸、近習田村久常、問以柏原狀、公曰、佐

治有小島省齋者、老成碩儒、識見甚高、其他无柏原之談也、一日公唐鑑輪講後、逍遙庭園、顧久常曰、太宗能好諫、今君不能爲太宗、然臣亦不能爲魏徵、孤鄉邑宇土、不乏諫臣、然孤自嗣當家以來、未有一人諫爭者、蓋群臣之遊惰乎、或以孤爲頑愚不足諫乎、久常答曰、公言實然、而能有終始者鮮矣、以太宗之明、終倒魏徵之碑、況才不及太宗者乎、公今日之言、願勿忘之、臣亦永記公言、公笑諾之、六月公親與書柏原執政、其略曰、具狀大名草村銅壙于幕府、借其金者、孤之所最忌也、孤素欲講武修文、減殺負債、以全孤之責任也、顧從來財政之方針既誤之、國家之隆治、豈可得而望乎、事若蹉跌、其弊竇恐至不能救、則上對祖先、中對幕府、下對士民、爲不孝不忠不仁之罪人、有何面目立於其間乎、獨在退身耳、今也再三熟慮、遂無良圖、唯拱手仰成耳、孤之心、恰如負荆坐針也、是月立鶴姬爲夫人、夫人頴悟端正、一藩稱關雎之好逑、信守公以來、內寢頹敗、至是一洗、士皆冀爲近臣、十一月省齋遙上書江邸、言五事、一曰定廟謨、二曰明法度、三曰正紀綱、

四曰修政事、五曰嚴學政、（定廟謨者何也、曰凡欲爲一事、先就其始以要其終、定其所向、毫不變易、此謂定廟謨也、夫我藩負債巨萬、今欲辦濟之、固不期月間所能成、豈莫一定之策而可耶、諺云方今金錢戰國也、今待之有和戰守三策焉、親彼疎此、借所親以償所疎、以機變譎詐之謀、鈐制目前、謂之戰矣、興新債償舊債、彼我輯睦協議、以偷一時之安、謂之和矣、一藩上下嚴守儉約、每年有巨額贏餘、以漸償負債、謂之守矣、今此三策、擇一而守之、々類此謂定廟謨也、蓋天下之利權、在富人之手、富人自貨殖焉、負債者年々所耗費多者、是自然之勢也、如我藩債今日漸積爲巨額、和戰二策之不可行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則惟有守之一策而已、雖然此一策、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也、如嬰孤城抗大敵、君臣上下減省冗費、嚴守儉約、共飢也君臣上下共飢焉、共寒也君臣上下共寒焉、上下一體、封內如一家、患難憂樂、進退生死、俱與之、而後辨濟之法可講也焉、夫數十年之久、堅守節約、而始終不變、是即今日所可遵守、而廟議一決於此、臣所謂定廟謨者是也、明法度者何也、曰廟謨既定之後、法度亦先不可不明也、夫法度則制度禁令之謂、而如此者宜爲、如此者不宜爲、爲此則賞、不爲此則黜矣、而明之者言有功者必賞之、有罪者必罰之、以勸懲千萬人、若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雖明君賢相、亦莫如之何而已、是故賞罰者、人君馭國之大權、而其黜陟之際、尤不可不謹也、夫賞罰之二柄、得公正明白、而後令行禁止矣、臣所謂明法度者是也、正紀綱者何也、曰法度既明之後、亦先不可不正紀綱也、綱、網之大綱、紀、網中之小目、而綱總紀、々屬綱、且正者謂整々肅々、彼不侵此、此不凌彼、經界井然也、今就藩士階級論之、則君不侵老臣之職、老臣不凌君之權、老臣不侵組頭組頭之職、組頭不凌老臣之權之類、而猶身之使臂、々之使指也、就官署論之、則君執權於上、府寮署局、以次隸屬於其下、言府不軋寮、々不制府之類、其於署局亦皆如此、不相軋轢、而相維持、是則體統相屬、聯絡相通者也、又就軍旅論之、則練武備乃是綱、繕兵革、具車馬、積糧食、乃是紀、是故綱既立、則紀從張、紀盡張、則綱自舉者也、凡推之百事皆然、苟如此、則上下輯睦、庶政皆熙、臣所謂正紀綱者是也、修政事者何也、曰紀綱既正、則修政事又次之、而修政事之要、先在得其人、々稱其職、則政事修矣、夫府者諸司者、政事之所由出也、然其關係之最緊且大者、莫急於政事民事錢穀之三司也、今政事府者明君賢相之所總裁、而非微賤之所敢可與議也、故姑措不論焉、夫民事之司者、征租之寬嚴、封民之苦樂、窮民之流離、鰥寡孤獨之凍餒轉死等、皆緊之、故任其職者、先不可不採擇其人也、錢穀之司者、一藩會計用度之根柢也、軍旅之糧

食、朝會之經費、以至藩士之穀祿、貧民之賑恤等、皆因此盈縮、卽致厚薄、故任其職者、亦先不可不採擇其人也、且我藩四世、會計出入不明晰、宜使每歲有司、必製統計以聞、而公亦常躬親加監督也、其他諸司寮之興廢弛張、皆在得其人而任之與否、則爲進退黜陟者、人君之特權、而最所當竭心也、官得其人、職稱其任、而未嘗有政事不修者也、臣所謂修政事者是也、嚴學政者何也、曰政事既修、則嚴學政亦次之也、蓋嚴學政者、所以礪德行育英材、以待他日之用也、然如學制敎養之事、臣別有所見、當俟他日上言焉、此五綱者、固繫明儒劉宗周奏議、然以其適切時宜、取衍其義如此、伏願漸次斷行此五綱、以革易積弊、則經費自減、士風日新、庶幾得洗滌陋習矣、且人君常從事正心誠意之學、講明此道、以斷行五綱之基本、則於濟時難何難之有、陳述鄙懷、而瀆冒威尊、）公大悅、自是常欲用省齋、以大有所爲也、五年夏歸柏原、下士奥村祐作出奔、以僞造米券事將見也、處其黨中士林通義於蟄居、山脇直之進於放逐、下士上田某於嚴譴、秋加納辰政死、命首坐流刀法師範、于其高弟大野忠良、十月逐下士吉村美兵衛、葛山太艮八、輕卒和田爲藏、以盜田野蔬菜也、十一月演打毬于正門外、六年二月、獵于奥村山、蓋自安永八年君之不親獵者、七十餘年於此、內外服之、三月免沖政也之郡町奉行、使永田廣高代之、而命民政改革、公赴江邸、命久常修學、久常自是學於安積艮齋之門、六月邦藏又勸公就艮齋受業、公諾之將往學、偶米國使節、海軍中將伯爾里率軍艦四艘來泊相摸浦賀、奉國書請互市、幕府急使侯伯

百十一

守武藏伊豆相摸上總下總安房海岸、兵合三十三萬六千餘人、且令天下侯伯建言和戰之利害、而閣老陰主和親、陽裝主戰、自是天下騷然、目付荻野季治、率下士輕卒二十名赴江邸、偶有訴親和擅政權者、公召親和于江邸、公嘗憂藩政不振、欲用邦藏省齋、大釐革藩政、至是察時變、請父細川侯、以邦藏為我藩臣、且公親裁書、以召省齋于江邸、省齋將發佐治、晦日公不豫、七月二十四日病劇、明日遂卒于路寢、時年十八、臣民皆莫不痛悼者、艮齋聞之曰、是非啻一藩之不幸、亦天下之不幸也、是日親和應召至江邸、省齋得訃、遂不果東行、公聰明有膽略、文武技藝皆超出于衆、讀書習字乘馬特為其最、公無子、夫人時年十七、執政有司哀痛信長公之血胤、至夫人而絕、婚後僅一年餘也、因欲迎嗣君以再配夫人、然夫人貞正不聽、終斷髮全節、守士藩士聞之、流涕相謂曰、不恥信長公血胤、而信敬公之為夫人也、當此時養德君、欲使支家織田信愛（謙次郎）入繼宗家、信愛亦希望之、雷同者甚多、獨親和短信愛為人、不聽之、同姓親戚集議不決、深秘公喪、

殯之路寢者數月、九月幕府有命、曰若攘夷命下、則宜守丹後但馬海岸、而我公所守者、自久美濱大島村、至野室村、凡十里餘、自是有司屢往復其地、爲之準備、冬命藩士二十餘名、常脩甲冑、明年二月、迎黒田長元(甲斐守)四子舒丸君、于小山邸、立爲嗣、十日始發喪、葬于廣德寺、謚曰賢性、夫人鶴君、改稱曰良性、良性君以未曾謁賢性公母君毛利氏、常爲恨、與目付大井令藏、奉其意周旋之、後遂至其邸、毛利氏悅迎盛饗之、始行母子禮、二君哀喜並至、追慕賢性公、中心如噎、互拭淚眼、其藩臣及婦豎、私覗之者、皆嗚咽不能仰見焉、後屢至其邸、親睦如實母子、良性君事養德寶鏡二君孝、二君如有疾必親侍湯藥、終夜不眠、是以左右扶持其病者、皆感嘆而爲不及焉、

直謹按、公天資英明強記、不出世之賢君也、自信舊公卒、六十有五年、而公繼織田氏、其間信憑信守二公、自如欲招國家滅亡者、而胚胎後害之多、不可言也、信古信貞二公、在如無也、是以紀綱頽敗、上下怠慢、所存唯負債、與

猥淫之風而已、公未成童、而能守師傅之敎訓、好善惡不善、迎直諫忌諂諛、從事文武、如水之就下、其嘉言善行、不暇枚擧、後田村久常、錄其言行、題曰香山昔話、蓋近臣化公之德、先革其面目、遂至不令而圖藩練磨文武、風俗向善良者、皆感公之實行也、自是臣民、日夜屬望、他日成織田氏中興之業者、非公而誰乎、而公獨憂門閥執政、而綱紀不振也、偶當外國來艦、察時變、欲擢用上保邦藏小島省齊、大釐革藩政、而天不假之壽、降殃於織田氏、奪其英主、豈可不慨乎、天若借公壽數年、則革新藩政、振作士風、治績炳烺、必有可見者焉、雖然創他日敎養人才之源者、則非公之遺德乎

信民公

稱舒丸、嘉永七年二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五、先是正月、伯爾里（ペルリ）率軍艦八艘、再來浦賀、從所請、二月幕府徹海岸戍兵、三月許所請之半、結約于橫濱、（後世稱之曰橫濱條約）當時秘之、經數月天下始知幕府詐術、六月地震、是月公始就封、八月命菊地在茲蟄居、先是在茲與津田長富善、欲以其長女爲公夫人以博

威權、在茲之在江邸也、爲養德君與用人、因希其意密言之、養德君悅之、使織田信愛及同性親戚贊助之、至是事露、堀直庸黑田長元、聞之大怒、召還在茲於柏原、命蟄居也、九月始閱藩士之兵、給人中內行篤爲軍師、十一月復地震、是歲鑄封內寺院鐘鐃、鑄造巨砲四門於大坂、一曰鑿夷、一曰霹靂、其他二門天砲也、安政二年春、試大砲射擊于觀音山下、爾後每歲數回行射擊、(以下畧之)山村方直進馬廻給人、賜祿六十石、初方直爲元締下吏、前後十余年、親和信任之、嘉永五年、既進給人格元締副役、賜俸十口、至是爲元締、方直長於理財、文化以來、藩債遂至十三萬兩、債主督責不措、方直身當其衝、能彌縫維持之、常人所不及也、然以家頓富、時人疑之不信、蠱僞大名草村出銅、阿草村出銀、又設鹽炭漆機織各局等、皆出於方直之假託詐術也、公赴江邸、省齋扈從焉、四月令江邸臣田村久俊、佐々直與、秦貞順、孥妻挈移住柏原、以減冗費也、貞順自刄其家、六月令藩士中胄巡回千郭內、且閱兵操練場、行篤爲軍師、親和總管之、九月賜又新館于佐々直

興、以爲其家、十二月公敍從五位下、任山城守、是歲廢武田流、改山家流兵制、三年夏公歸柏原、公追慕先公好學之風、又悔廢又新館、欲繼述其志而再起學校、然以工費難支、諮詢之封民、封民皆贊美其擧、曰宜先改築大手門而後及學校也、於是命永田廣高董工、四年春、大手門役竣、五年十月、公獵于奥村山、十一月學校工成、如其木材金穀器物、多繄封民所獻焉、林昇(大學頭)名之、曰崇廣館、蓋取之德崇業廣之義、更設督學敎授助敎句讀等諸官、以重稷久常爲敎授、春秋擧釋奠禮、公每臨之、皆出於省齋之議也、是以藩士精勵文學、尙如先公在世時、是歲加賜方直宅地、移近隣輕卒、高田助市、中島定六、谷口作內于他、與方直以其地、自是藩士、誹議親和方直者日甚、以淆亂其舊制也、六年夏、幕府與米露蘭英佛、結互市約、當時攘夷論者、皆莫不憤大老井伊直弼之專斷、明年三月、攘夷黨殺直弼于櫻田門外、秋方直以疾請免元締、官聽其請、爲給人廣間番、且付本間忠良、藤田用眞等議曰、方直近年不次累遷、今令爲廣間番以全其終、僕等不知其

當否也、新和答曰、彼有功于會計、能以減負債也、於是忠良等竊撿會計、負債如舊、偶忠良用眞進、用人、目付瀧量衛等、皆告親和之不正于公、公召群臣謀之、十月、命親和方直蟄居、文久元年七月、以內帑日匱、召播磨市場村小南小兵衛問以會計事、蓋出於用人田邊服邦之意也、小兵衛柏原下町沖田產也、九月公遙賜書封內富民、其略曰、國用不足者、汝衆庶多年之所困苦也、屢命多額賦斂、汝等速應之、孤不堪欣喜也、曾聞小南小兵衛、素長於理財、今也群臣協議、欲以會計一任彼、因孤許之、又將各應其分借其財焉、固非孤之本意、爲國家不得止也、孤既減殺衣食費、群臣又倣之、汝等宜體孤之意也、是月斬殺養父者久助于獄、梟之西河原、十月令中士山村方行獻金百五十兩、下士竹延正己獻二百兩、蓋疑其父在職不正各有贓罪也、是月公與書執政、其略曰、頃日借財于封內富民、富民皆諾之、實所歎賞也、且卿等及有志士、或毀家屋、或鬻器物、以請供其金、忘已奉公之厚、何至于是乎、思之則食不甘、寢不安、卿等宜深慮遠謀、必無跌蹉也、

且致孤意於諸士及封民矣、是歲鑄巨砲於書院前庭、名曰潛龍、鐵彈之重、以二百目衡之、二年春、攘夷黨、刺閣老安藤信正（對馬守）于坂下門外、信正負傷逃門內、秋幕府奉勅以德川慶喜（一橋刑部卿）爲將軍顧問、以德川慶永（越前春嶽）爲政事總裁、自是變革庶政、使侯伯妻孥就其國、廢隔年參覲之制、改爲三年一覲、自前年諸藩脫走之浪士、稱天誅擅誅戮、天下惑亂如麻、指諸浪士曰尊王黨又攘夷黨、主奉戴皇室而抑制幕府、以長藩爲本據也、指幕士曰佐幕黨又和親黨、主輔佐幕府、而與外國和親也、於是田村久常、勸公及生駒高令、招省齋于柏原、省齋不諾、高令久常屢就其家、以公命傳之、然尚不聽、久常曰、然則公親臨請之、省齋乃決意來柏原、上書論時務曰、臣伏惟、當今藩債巨額、未得償還之也、當此時、有水旱疾疫干戈騷擾、則上下窮乏、何以應之、故今日之急務、當定規模、勤積累、君臣一致、節儉力行、更革財政、償還舊債、嚴紀律、擧人材、且上修君德、下勵士民也、然則百司得人、積弊漸除、庶幾得文武並興、而國因以安乎、（今夫天下之勢、干戈紛擾在目前、而藩債如此、若際有事之日、則何以處

之日、則何以處之、且頻年天候不順、米價騰貴、加之以水旱癘疫、若際窮民嗷聚之日、則何以應之、若不幸如此、則至用度閉塞、藩士俸祿難給、豈可不畏哉、古人云、定規摸勤積累、夫定規摸者、言豫定所向就始而要終也、勤積累者、言踐履力行、月日積功効也、昔者漢高祖與韓信、定滅項羽之策、光武會鄧禹於廣河、披地圖、建中興之謀、是皆定規模也、而高祖五年間、百戰艱苦、剏帝業、光武沐雨櫛風、十三年成中興之業、是皆勤積累也、是故雖定規模於笑談之中、不勤積累於永久之間、則事難成也、曩先公之世、臣上書云、藩債積累、以至當今之巨額、雖知謀有識之士、出其間、何以濟之耶、宜五年若十年間、出幾分之息、而舊債則一切不償之、嚴守儉約、除經常臨時費之外、稍存贏餘、以補塡負債也、唯所可守者、勤積累之一事耳、人君躬親踐履力行、堅忍耐久、可以率勵士民、否則歲月之久、漸赴緩慢、冗費役益多矣、故爲人君者、宜以身率之、至誠節約、以感動群臣也、公天資聰明、學問日進、德月就、而見今藩債巨額、非尋常之所能勝、伏願勵精圖治、霄衣肝食、減服御常膳、絕港戲餘暇則講明政事得失、治亂興亡之所由、爲社稷士民、則菽水之味、當勝膏粱、若人君以身體之、則群下士庶、感泣流涕、到勵精忠、公意之所在、以身殉焉、其如此而不息、臣所謂勤積累者、即是也、且人君之所以共治國家者、莫急於人材、雖人君有仁心人材乏於下、則仁政不行也、是故自古明君賢主、必興學校、聘良師、以育人材、竊新興學校之意、亦當在於是、伏願不流虛文、不馳浮躁、以實學養實材、則人材自然輩出矣、夫登用人材者、固人君之權、而最所當悉心者也、既數十年間、在錢穀之職者、所黜罰者數回矣、其所黜罰者、雖不固無罪科、皆一時俊秀之士、誠爲可惜也、而每有黜罰、盍亦增藩債若干、不啻失人材、負債亦由是滋也、蠹弊莫大焉、嗟夫如此者、登用人材之紀律不立、撿人稱其職與否之制度、不設之所致也、伏願公與長臣、熟議、設登用人材之紀律、建撿任得其人與否之制度、則國家不損人材、無增加藩債、而治可庶幾也、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頃之觀此、則變財用之不足者、專留心於財用、乃不可也、要當立政事也、請試論之嘗聞、藩士子弟、江都干役中、放浪淫蕩、傾產破家者、甚多矣、蓋臣子之與君父、本同一躰、臣子敗家產、無君父獨全之理、則臣子之浪費、以致君父之財用不足者、今一欲制之、則每室置一人首領、以日規正其行狀、不從命者、呵責之、更甚者告之有司、以黜罰之、若設政事、如此、則豈有不可制者耶、是可見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之一端也、宗紹興中、李綱方金人數入冠時、知洪州、時府庫米僅四石六斗、錢二百餘貫、明年交付新知州、米八百萬餘石、錢七十餘萬緡、其他築新城、繕器械、亦多矣、僅々一歲間、致其富强、如此、

或問之、李綱對曰、均節用度、收拾失陷而已、收拾失陷、言聚欲遺利也、臣嘗旅行之際、觀有斧郭外路傍松樹者、問之父老、對曰、雷嘗震於樹、今已枯矣、因幹則劉之爲材、枝梢則析之爲薪、以給小臣薄祿者也、是所謂收拾失陷者、而執政綜理微密可知也、又嘗聞、一諸侯初入于封國、宮室樓閣、燭燈許多、煌々如晝、侯躬親周回宮中、悉滅火、惟存出入之所由、不可無者一二耳、因令曰、爾後除余之所遺外、苟勿點火、此等雖細瑣事、而君於民者、聽愛其膏血、況居節約時者、所當取法於此也、又易大過、巽下兌上二陰四陽、々爻過多、聖人名之曰大過、二陰將四陽之重、故其辞曰、棟撓、夫棟撓則其家立傾覆矣、其占曰、利有攸往、所謂利有攸往者、棟撓之時、不能勇憤進取、支於西、禦於東、以偷目前安者、終不免傾覆之患也、當除棟撓換以不撓、捨朽敗易以不朽敗、不厭煩不憚勞、直前勇往、盡革易而後、可得家安人靜也、今藩債十數萬金、眞大過棟撓之時也、其執政者、豈無大過之作用而可乎、公內用心於格知正誠之學、外留意於人才登用之事、則政事日修、人心自服、革易更張之成、亦無疑焉、伏願洗除六七十年之積弊、以恢興新政、不禁歎懇、又曰、賜詩和歌各一章、以辱下問、汪陳陋識、雖應修齋、留心於時事如此、臣子何勝、孟子曰、死於安樂、而生於憂患、夫安富貴樂安佚、悠々以終日、則德日荒、而釀不虞之災害焉、經艱難苦志盛、則德日進、永得安樂富貴也、伏願不避艱苦、不憚患難、積德行善、以繼祖先之業、此臣所希望也、當今天下之勢漸赴擾亂、武備之不可忽、固無論已焉、學問之進取精勵、捨今而何時學矣、蓋貴生於富、々生於德、此言雖大平無事之世難見効、擾亂之世則甚易見、夫德高於天下者、保天下之富、保天下之富者、居天下之貴、是自然之勢也、是故欲不修德而立於世、則難矣、古人云、信則明疑則暗、大抵世人之暗養理、由信此道之不篤也、信道篤、則不可不讀書、苟篤信而讀聖賢之書、則不得不推之於事實、夫既篤信、讀聖賢之書、推之於事實、而德不修者未之有也、顧是觀之、修德之本在篤信之二字也、今公勉學不堪感嘆、而進德之工夫、不專在讀書、靜坐一室、燒香澄明神氣、涵養德性、而後對聖賢之書、凝心志考究理義、則胸中必有所發明、以其所發明者、推行之於事實、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何德之不進、是實學之秘訣、既先儒之所行、而非出於臣妄意也、且夫我藩世祿之習、難遽革之、當今之要務、莫如教養長臣之子弟、以期他日之成立、今長臣津田要有才略、生駒寬栗長子、造酒介秀才也、故養得宜、則五年十年後、可得賢明之執政也、公平素延之疑室、自讀書講義、以至古今之成敗、當今之時勢、必與此儕研究磨勵、則亦所以勵子弟教養也、頃者藩府下令減諸侯之朝會、移妻孥於其國、以省冗費張武備、今我

藩君夫人、及太夫人皆將就國、且藩士之直省、比前日則既減半、凡此數條、足以省許多之費、夫人必少得如意、則易赴廢弛、復流奢侈必矣、蓋如此、不啻我藩之不幸、亦戻幕府新政之旨、豈可不戒乎、伏願及今之時、益守節儉、興蓄積、以供文武之用也、且君夫人不日、將至國矣、如待妾宜放還、夫一妻一妾士之常、今諸侯而蓄二三妾、何謂過乎、雖然會負債節約之時、不如此則何以率勵士民、且又改革弊政者、當今之一大急務、規模一定、則人君只在守法度、愼節約而已、身修道德、則政事自嚴明、節儉自行、革政之成否、職惟之由、又歲季撿查會計、復今日之要務也、先公會設此法、卒後中絶焉、伏願率由舊法、每歲季、使錢穀之司具申統計、而公躬親監查之、是不啻明增減出入、其司之得人與否、亦可以幷視也、先公之世凡有所疑、則屏左右、延見於寢室、以辱下問焉、今公亦宜倣之以被諮詢、夫如此則臨施政之際、內無所憚、外無所畏、得果斷決行以處事乎、臣非有敢竊威福之意也、感勵鴻恩、忘愚以悉鄙懷、不堪恐懼、）書奏、公大悅、聽其言、多所更革、又放還妾久尾、冬夫人水野氏來柏原、三年春、養德寶鏡良性三君、又來柏原、入高令邸、四月將軍家茂入朝、公所命京師守衛、執政津田賴道、率兵七十人、陣山城桂村、十一日帝幸于八幡、將發攘夷詔也、賴道奉命守應嶺、是日家茂稱疾不從、帝令一橋慶喜代家茂、授之攘夷節刀、慶喜又遽稱疾辭免、自是朝政任薩長土三藩、賴道移陣于極樂寺、五月幕府賜塚原陣營、賴道以下皆入之、自是每六十日、兵士交代、是月命執政生駒寬栗致仕、以行濫賞也、命田中正岑再勤、爲組頭列、六月家茂還江戸、八月省齋爲用人格百石、參與政務、十八日公朝京師、是日京師

騷擾、公所命淸和院門衛、先是公卿、爲攘夷黨所逼、旣發帝爲攘夷親征、行幸大和伊勢之詔、而實爲討幕府也、中川宮知其爲矯詔、十七日夜、密與德川容保(松平肥後守)、德川定敬(松平越中守)、薩藩等謀、是日昧爽、令諸藩嚴守九門、禁闕白以下參內、免長藩之堺町門衛、且禁長藩士之在京、三條實美(中納言)以下、七卿皆奔長藩、而延期攘夷親征、京師政令再歸幕府、自是攘夷黨之憤懣、破裂爲各地之暴擧、而其黨中有識見者、知鎖港攘夷之不可實行也、然主唱之者、在將斃幕府已帝賜杯于公、且賜金五拾余兩於從士、九月公歸柏原、冬平野國臣、擁澤宣嘉(主水正)、率南八郞以下三十人、襲但馬生野廳、掠奪金穀、糾合義徒、公令物頭田中正路、目付菊地艮六、率兵七十人赴之、至遠坂村、聞其散走、途而反、中內行篤爲役人格目付、賜祿六十石、元治元年春、帝召侯伯于京師、問天下之急務、公敍從五位上、帝賜杯、公歸柏原、六月長藩老臣、將有所哀訴、率兵屯于洛外、國司朝相(信濃)在峨嵯、福原元澗(越後)在伏見、益田某(右衛門介)在山崎、兵合三千、內外騷然、朝廷戒嚴

召近國諸侯備之、七月公率兵、赴塚原、十七日有命、曰宜徹老坂兵、而守洞嶺、因明且將赴之、結束已成、又有命、曰長兵將擧事、機在且夕、宜依舊守老坂、長兵若至即伐之、時長兵既迫輦下、嵯峨兵向蛤門、山崎兵向境町門、與會桑薩以下諸藩兵戰、砲聲如雷、黑烟焦天、午時又有命、曰急守禁闕、公乃向京師、我兵二百三十餘人（藩士子弟、十八歳以上、嘗皆加兵員）皆携銃槍、列隊伍、以所在兵燹難近、經四條畷荒神口、入於禁闕待命、夜半詔曰、長兵大擧既犯禁闕、其罪不輕矣、因帝詔一橋慶喜討之、汝等宜還舊守衛地、以追捕殘黨也、味爽公退禁闕、將出清和院門、時諸藩兵、皆植槍刀而守焉、忽有喧驟之聲、不知何事、從士有驚者、公馬上泰然令曰、他藩之馬逸、勿敢驚矣、八月公還柏原、下士篠川直建議曰、當時所徵軍資三千五百兩、其不消費之者、上下之幸也、仄聞今將用之土木、計畫已成、此最不可也、如何者、他日有事之日、豈有復應軍資之徵求者乎、蓋民者國之本也、本固則國安矣、宜還付之而示信於民也、公喜速還付之、封民驚喜曰、文化以來所絕無也、公乃

詠和歌以賜於直、是月執政見習津田要、上書曰、自古君公在內寢而致隆治者未嘗有也、願廢每朝聽政午後移內寢之例、自今宜終日聽政、暇則召群臣、諮時事以試其才、或與之偕講文武也、公喜如其言、九月公令藩士曰、今也雖京師鎮靜、然天下之形勢危機月迫日急、當此時悠々經過日月、則臨事而蹉跌、招笑於天下也、今日之急務、講武練文、而不可不洗滌因循苟且之陋習、養成勇猛果敢之士氣也、欲成之、則在正政事、撰人材、整會計也、此孤之所希望也、至今諸士之任官職列班次、皆據舊制、以祖先之庇陰也、其意雖出於仁厚之餘澤、弊則既極矣、故不知治道者、而列執政之班、不辨是非者、而奉彈劾之職、不解牙籌縱橫者、而任金穀出納之司、于文于武、皆無不然也、釐革此弊、拔擢人材者、非一朝可能也、宜以漸行之、諸士無忌憚直言以全孤之希望也、十月公演打毬于正門外、是月計吏某建議曰、方今國費多端、而天田何鹿二郡之米價高貴也、願令二郡諸邑之地租、因其米率而收之、則可得差金數萬兩也、是固非聚斂、而地租之正數

也、津田要議曰、否、古來不收其米穀、而換以金錢者、蓋以道路隔絕、勞費多夥之故也、而其納金、以柏原之米率也、今年以二郡之米價高貴、令因其米率而收之、則明年如二郡之米價低於柏原、則不可不因其低價矣、如此則非革新弊害、而擾亂舊制也、不可以利害亂大經矣、議遂止、十一月幕府命侯伯、征長藩、國司等三老臣、自双謝罪、征討總督德川慶恕(尾張大納言)許之班師、是月藩增加輕卒十二人(足立卯平、村上捌治、龜井惣助、原田爲八、中村忠治、芦田治平、村岡伊兵衛、谷垣新吾、菩積伊助、上野由右工門、上山多助、原田初治郎、)慶應元年正月、遣葛山鋐藏、于和泉淡輪、修漢學、二月要率兵、自塚原歸、臨發告物頭等曰、方今天下洶々、而我公素爲名族、今也負債十餘萬兩、國政不擧、士氣不振、不可無所釐革也、抑此陣營者、幕府命我公與九鬼隆備(大隅守)分守一營、而不令兵員多寡、唯我藩與綾部藩、粗約同數耳、是以我爲省冗員減經費、率兵若干、歸柏原、有事則緩急報之、至是公責要、以擅減兵、遂下班次、命謹愼、要上書曰、伏察方今形勢、天下將亂、宜登用人才、整理財政、除情實、嚴賞罰、有以所自樹立也、不然則一蹶塗地、恐

有噬臍之悔矣、公大喜、即詠和歌託省齋賜要、曰於能加名乎和寸禮也、和寸留登由不幾里能不加幾奈佐計仁楚天曾奴禮計留、二月公朝京師、且以三年一覲、將行江戶、途至赤坂驛、有幕命、曰將軍將再征長藩、侯伯各就其國、宜嚴兵備以待命、於是公歸柏原、四月復藩士祿、給百石以十八石九斗、五月公不豫、六月卒、年二十六、諡曰寬恒、公嘗娶水野忠英（土佐守）三女、無子、忠英遣使曰、謹弔公之訃、而夫人年尚少、欲令大歸、請待命、有司告之執政、要等議曰、君公易簀未葬、何謂大歸乎、我織田氏、不可不奉夫人以全節義也、衆議即決、因對使者曰、願使夫人全節義、大歸則非敢所望也、使者大喜曰、此固忠英之所希也、何幸如之哉、是月執政生駒高令、用人田邉照邦、目付瀧量衡赴江戶、議爲定嗣君也、十月迎山崎治正（主稅助）二子英太郎君、爲嗣

信親公

稱英太郎、慶應元年十月、迎于小山邸立之、時年十六、山崎氏、源姓佐々木、出於宇多帝第八子敦實親王、世居近江山崎城、因姓之、山崎信家（志摩守）其

子家盛、(左馬允)屬信長公、屢有戰功、後秀吉賜家盛以攝津三田二萬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家盛有功、家康賜備中成羽四萬石、其子家治、爲五萬石、移讃岐丸龜、明曆中其孫治賴卒、無嗣國除、幕府命其族、賜成羽五千石、爲交代寄合、賜五千石而其實穫則超一萬石也、十一月稅吏各革惡習、自戒愼、篠川直寄加稅吏、見各村里正、每歲行苞苴於吏、藉口凶荒、以減收納、因欲革之、然會省齋諭之、不敢言者二年也、至是直告稅吏小久江忠恒、松井吉繼、以宜革此惡習、二人不聽、曰因襲之久、已及六七十年、今不可遽改也、直屢爭之、郡宰廣高聞之而怒、命還付忠恒等贓于各村、官賞直賜章服、自是歲至增收穫凡千石、(除明治二年大凶)而正租九千二三百石也、二年夏、幕府命侯伯再征長藩、長兵每戰常勝、既略石見及豐前小倉、將及出雲、其藩士高杉晉作、專主軍謀、八月家茂薨於大阪、九月帝詔弭征長師、十二月詔慶喜爲征夷大將軍、慶喜賢明純正有才智、是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出雲守、統仁帝崩、諡曰孝明、太子立是爲睦仁帝、是歲賞孝女何鹿郡高槻村

奈津、賜一口記其行爲頒布之封內各邑三年春、命重稷干京師周旋方、四月要赴江邸、數十日而歸、明日昧爽出學槍技、又學省齊塾如平素、其以身率先、鼓舞藩士如此、五月購施線銃百五十挺、廢山鹿流兵制、改爲蘭式、令菊澤榮藏以下數名、習洋風楇鼓、七月賞進于文學及槍劍者三十餘人賜金、公自江邸、裁書譴責高令、爲賴道次席、以其在塚原營中、放蕩不檢也、八月督責怠于槍劍者數名、自是日審査怠于槍劍者、每月盡日、召三四名或五六名、而督責之、(以下略之)十月高令怠於擊劍、公又以書督責之、十三日帝密詔薩長、討幕府、慶喜不知之、明日返還大政、帝嘉納之、博徵侯伯、公因發江邸、十一月入塚原、時長藩兵在阿生野光妙寺、其將山田顯義、來于我塚原通好、要令津田謙介接之、謙介問曰、彼如問藩之向背、則何以答之、要對曰、唯有勤王之一事耳、蓋當時藩論、未歸於一、而要旣有所決也、十二月八日、公朝京師、帝諮外國事宜、及新政於諸侯、明日復三條實美以下五卿、及毛利父子官位、許其入京、廢攝政關白、征夷大將軍、守護職、所司

代等之官職、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之職、稱王政復古、又王政維新、免會桑之守九門、代之以薩長諸藩兵、十日朝廷、遣德川慶永于二條城、令告慶喜辭其内大臣、納邦土若干、時閣老會桑以下、譜代將士、在二條城、皆慍朝廷之所爲、有暴動之兆、薩長土等兵守禁闕、屹然相對、慶喜慮禍乱之將起於旦夕、十二日夜、率兵避大阪、時要集衆曰、天和以來所以織田氏之聯綿、以至今日者、皆賴德川氏之厚恩也、故德川氏、若與島津毛利二氏戰、則宜爲德川氏致死也、然德川氏、若抗天子、則宜爲天子致死也、如私恩不足顧也、衆皆以爲然、令行篤急歸柏原問衆議、省齋曰、津田執政之言、可謂當矣、德川氏之恩、固高於富岳、然欲報其恩、則不得不抗天子也、恐反大祖之意矣、宜斷乎決去就也、若夫官軍敗績、輦轂西下之議、不敢足顧焉、輦轂所遷、宜以死護之也、君臣上下、與皇國共存亡、雖死無悔矣、以是爲我藩之定論也、夜半行篤再向塚原、自是禁藩士外出、量衡以下十餘名、又赴塚原、公召省齋於塚原、至是幕府、密聞討幕密勅之事、上下憤怒、三十日出兵

于伏見鳥羽、四年正月三日黃昏、京師留守田邊輝實、馳馬來報曰、幕兵大擧、將入京師、既戰於途、帝急徵公、時公在蓐、强疾直發、臨發踞床、令衆曰、今幕兵將入京師、而與官兵戰於伏見鳥羽、是犯順陷逆也、孤家雖永受幕府之恩、而義不可抗天子、恩義不可得兩全、則孤寧進就義而已、汝諸士宜體孤意、爲天子致死也、衆踴躍、皆肩施線銃、從公而發、薩長土等兵、既與幕兵戰、砲聲動地、火焰漲天、勝敗不決、夜半公入禁闕、命公卿門衛、陣門外左側、明日朝廷、又徵東久世通禧(左少將)守兵十人、是日幕府敗北、公率兵歸休神泉苑、高令率一小隊、自柏原至塚原、當時藩兵皆勇奮、茶道森修齋等、各請蓄髮出兵、官嘉納之、五日公入朝、明日命坂本守衛、十日命山陰鎭撫使、西園寺公望(三位中將)之從兵、因免坂本守衛、明日要爲隊將、正路、量衡、行篤、輝實、爲將校、兵士七十人、夜半追及公望于福住、時長藩小笠原美濃介、薩藩川南藤右衛門、爲參謀、薩長兵從公望者、各百五十人、十三日公望至柏原、(宿土田文左衛門家)執政中山正固以下、有司禮服迎于途、要孫禁我兵士

歸家、唯許父兄若子弟面於旅舍也、是日朝廷賞公望從兵之發途神速、賜酒饌於公及從士、明日公望發柏原、次福知山、後經田邊至宮津、當此時、篠山、福知山、園部、出石四藩、漸次出兵請隨行、時無一藩之抗王師者、皆望風靡之、是以公望命四藩解兵、從之者、薩長與我藩耳、公望之在鳥取也、觀薩長柏之閱兵、後經伯耆出雲、取途于美作至兵庫、三月二十日還大坂、先是公望之宿柏原也、使我藩管轄氷上圖郡、於是廣高及藤田用貞等、巡視各村、受領舊幕麾下采地、二月朝廷免塚原守衛、時滯府之臣、津田長保、沖政元、上倉七郎、津田乾、富本榮修、村上郡藏、安西周治、村上三藏、岩崎亦七、三上喜八郎、富本某、岡安直方、挈妻孥歸柏原、尋松原尙賢、山室昌言、松本直次、沖田米吉、亦自江邸至、先是帝既詔出討幕之師、故勤王諸藩、滯府之臣、恐爲舊幕所擒、倉皇皆奔本國也、三月二十一日、帝爲幕府親征、幸大坂、公命屬從至大阪、明日要上疏公於大阪、痛論藩弊、請解職、時田邊照邦、竊說要曰、今也天下鼎沸、非去職之秋也、宜爲我藩盡瘁以矯弊習也、請

姑忍之待我公歸柏、更有所謀也、要領之、照邦我藩名士也、性濶達温和、沓容衆、四月從公望之兵、要以下皆歸柏原、公自大坂以書令藩士、其略曰、今也天下之形勢、汝衆庶之所視也、孤欲集闔藩之智、以洗滌弊風、革新藩政也、汝等有謀策宜上陳之、且人才有無、關國家盛衰、故如有其人乎、則不次拔擢、不必拘家格也、是月賞進于槍技者二十二名、賜金、而每月督責怠于槍劍者、至是不過一兩名也、命輝實于朝廷貢士、且因朝命、交付氷上國郡舊麾下各村于生野廳、閏四月帝還幸、公前驅入京師、帝賜中啓一握、赤地錦一卷、二十二日公初就柏原、命諱介于側用達、出臨崇廣館、聽諸生輪講、觀輕卒之銃砲、五月聘大島貞恭（小出播磨守臣）爲教授、令藩士講兵、九日公巡視藩內、至省齊寓居、從目付用達近習皂隷各一人也、十五日賴道致仕、養子要嗣、要才兼文武、二十五日革新藩政、置政務局、以要爲總裁、廣高照邦爲與議、置金穀局、以正固爲總裁、秀治量衡爲與議、置軍事局、以岡田重義爲總裁、江間杢行篤爲與議、而田中正岑爲補議、更命杢于干城

隊長星合雄八于折衝隊長、津田貞正于山風隊長、川室昌言、磯野主一、大井令藏、于半隊長、用眞艮六、于郡町奉行、飯田八郎、莊正衡于目附、免高令之執政、田中正路、片岡正篤、本間忠良、佐々直與、津田爲明之用人、合併役人席以上、更置殿中番一人、廣間番、徒士頭、小頭、徒士目付之類、悉廢之、裏門番又以老人充之、除用達、近習、及金穀民政屬吏、合十八名之外、上下無勤、而悉編入干城、折衝、山風、及巨砲諸隊、日閱兵于練兵場、非公事則不許休、特命少壯者、以修文武爲務、且廢戰袍之類、許束髮及洋服、是月大島貞恭歸京師、以朝廷徵之也、公賜書於要、高令、正固、寬斂曰、汝等夙患內帑缺乏、請減世祿、與諸士同待遇、至誠可嘉也、然祖宗已因功定祿、孤非可遽變之、他日欲考衆議以立良制、汝等其思旃、遂返付其書、七月以照邦三子南八、爲中士、繼老女小林菊野後、公閱兵于長野村、是月公賞要、賜書籍曰、方今國藩精勵、以修文武者、皆非不因汝夙夜以身率先、孤所深嘉也、八月待省齊、以師傅禮、坐執政上、公巡視封內各村二十餘日、視察民

間疾苦、以勵節儉去虛飾爲主、公不敢從輿馬、自帶糧徒步、執政、郡宰、用達、目付、近習、地方、大庄屋、皂隸各一名從之、公至高槻村之日、賞奈津之孝廉、免其宅地租、以旌里閭、九月命山城八幡守衛、出一小隊、是月郡宰菊池艮六、建言曰、稻田撿了諸邑、宜令每田建標、以示地名段數、而別制簿册及圖、下付之、防里正詐僞也、公嘉納之、抑移封以還、封內諸邑、田租、皆爲定免、唯有近邑每歲、待秋熟撿稻毛、而定收穫者、如北野、大崎、野山、本鄉、毋坪、稻畑是也、十月命軍事局、每夜輪講野戰要務、令藩士聽之、重義辭其總裁、是月政務局、試問葬制於藩士、特令寛敏、久常、小林南八、篠川直、葛山銈藏、若原淸治、以漢文應之、尋令葬禮之式、棺槨之制、棺殮之方、相禮司賓等之員、十一月以阿草、大崎、野山、田井繩、四村、累年惰農桑、困窮日甚、遣輕卒大槻熊藏于阿草、中嶋波藏于大崎、野山、沖田米吉于田井繩、日夜督勵農桑、惰風一變、民以爲便、十二月公賞藩士之進于文武者、其在漢學、爲田村久常、津田要、田邊輝實、津田謙介、莊正衡、菊地艮六、篠川直、若原淸治、

生駒寛敏、小林南八、津田親吉、葛山銃藏、藤田義質、其在擊劍爲星合雄八、津田三郎介、津田武八、大野轍、篠川直、渡邊芳德、津田三男、上月喜三郎、久下眞平、篠川得三郎、山脇鼎三、松井彥太郎、其在槍術爲瀧量衡、菊澤貞繼、下田貞二、津田乾、津田要、菊澤貞養、九里敬三、莊正衡、菊澤勇三郎、松本直次、田邊輝實、其在巨砲爲村上三藏、中內行篤、栢周八、其在拳搏爲上倉七郎、藤本長次郎、鹽見憲令、足立圓藏、凡四十二人各賜物品、公嘗賜省齋邸于奥村、是月省齋移之、又準朱子社倉法、命設義倉于封內各村、其爲法、爾後三年、官民相合、每一石蓄積米一升於各村穀倉也、非有凶歉不發之、每年納新穀代舊穀、備其闕損也、此法至廢縣而止、而如下小倉村則不散其積、今尙行之、息至巨額、二十八日公朝京師、明治二年正月、命輝實于政務局與議、東京公議人、橫井重一于公用人、且令藩士定變報之信號、豫備彈藥之數、是月命元治元年慶應元年、合二年出入決算、于元締代官藏奉行掛屋方、蓋自文政五年無會計決算者、四十八年於此、先是執

政屢促決算於元締、皆對曰、文政以來、無所謂決算者、非繼累年整理後、則難如何也、常以爲遁辭、執政亦無如之何也、要嘗與省齋緘桁議曰、治國之本、在本理會計、出入不明、則不可知出入相償否、況負債巨額乎、至是以元治元年收納爲基礎、而不問既往也、文化以來至元治元年、負債合爲十三萬千六百九十餘兩、自是其出入決算之法、逐次完成、綜理緻密、粲然可觀也、且日省冗費、既復正租凡千石、頗有挽回之勢、二十一日公歸柏原、二十七日閱兵于木鄉村、命正衡京師留守、朝廷賜芝三田小山邸、如舊、二月要請養津田爲明二子親吉爲弟、再與千賀道的後、親吉爲馬廻祿七十石、是月朝廷以廢諸關門、免八幡守衛、公命要曰、頃以朝廷徵汝、屢雖哀訴不所許、汝宜出京盡忠也、因命政務局總裁于寬敏、要往京師、任京都府權判事、頃日以諸藩版籍還納、公請致二萬石土地人民于朝廷、且免雄八之折衡隊長、以行篤代之、朝廷徵一小隊、以帝幸東京、爲留守警衛也、行篤率折衡隊赴之、帝發駕之日、與諸藩守逢坂、三月進勵于擧斂者、

七名之等級、是月遣照邦、艮六、直、于久美濱縣、以三丹執政郡宰會議也、二十四日公朝覲于東京、四月照邦艮六直、自久美濱歸、五月再遣三名于久美濱、朝廷追赦故岡田重威、佐々直方、及信守公妾、保野之罪、且命脫籍舊臣之復歸、是月遣用貝直、于山垣村、十七年間之山論、於是始解、六月要自京師歸、入省齊塾、公賜書要曰、卿幸免徵士、孤因欲命舊職、如何卿以修學辭徵士、孤不得不任其意也、然國家多事、不許遠出境外、宜在省齋塾、其如藩政、無細大、與寬敏謀之、孤不日歸柏原、有所面議矣、十八日朝廷、廢公卿及諸侯名、總改華族、二十三日、公賜書藩士曰、昨日朝廷所許土地人民之還納、而更辱藩知事之任、然孤菲才薄德、恐不堪其任矣、顧自今而後、孤與汝等、均為朝廷之臣、冀相共奉對朝旨、綏撫人民、汝等宜體孤意、上對王室、下對人民、毫無相悖、而令孤盡藩屛之任也、七月東京公議人輝實、任彈正少忠、因以謙介為公議人、輝實尋切請免職、歸柏原、為目附、性明敏有奇才、是月賞勵于擊劍者、三十七名、賜金品、當時闔藩精勵、士氣勃

興、無敢怠于文武者、故無復督責之煩也、公爲藩政變革、自東京歸、憚朝廷不敢入舊館、假住寬敏邸、自明日臨於公廨視事、公命要曰、國家緊急之事務、輻湊如山、雖嘗許入塾、自今數旬、宜日出公廨以處事也、九月公分公廨費與家計費、又分郡町寺社爲二、命社寺奉行于廣高、遣寬敏照邦于西京、以丹波各藩、々政會議也、十月別神佛混合、寬敏照邦自西京歸、尋遣寬敏于東京、令于城山風二隊、閱兵于郊外、自池谷村至井中村、露營四晝夜、以四世鄉臣、下田貞治以下五名、更爲藩臣、二十日公令藩士曰、成辰以來、政權既復朝廷、主上叡聖、振張乾綱、制度日新、而孤以不肖列封侯者、豈不類於素餐哉、是以還納版籍、然主上尙任藩知事、叨荷重任、顧今也各藩之臣、一爲王臣、孤因欲廢從來家政、定簡易制度、以奏于朝廷、汝等雖因祖先功勞、世襲秩祿、今悉免之、更有所命矣、其各以盡於孤家者、宜盡之朝廷也、明日任要于大參事、照邦謙介于權大參事、季治量衡杢行篤于少參事、寬敏爲家令、八郎爲折衝隊長、（以下略之）而其級階、自一等至准九等、爲

十八等以一二三等爲上士、以四五六等爲中士、以七八九等爲下士、以下爲卒族、蓋祿者、雖基於從來世襲、々家之際、因嗣子才能厚薄、以增減之、無幾少參事以上、爲奏任官、是月直建言曰、今秋不稔、米價騰貴、封內貧民、皆迫凍餓、願擧米三百石、賑貸之窮民、而明春亦擧四百石、更賑貸之也、官嘉納之、速貸三百石、十一月三田、篠山、姬路、龍野、諸藩、及生野縣饑民蜂起、頗極騷擾、我藩以豫有所賑貸、封民靜穩、不爲其所煽也、朝廷賞信長公勳功、賜號曰建織田祠、十二月公因朝命、移舊館、旣以區畫公廨私邸也、是歲遣小林南八于但馬宿南、令修漢學、三年正月、遣平山忠順于大坂、令修兵學、二月有流言曰、關東諸藩、以淸君側爲名、出兵于東京、挾天子而使德川氏復執政權也、政務局試問闔藩、令各建言、特徵七名之漢文對策、三月公請朝廷、創立建織田祠于安土、令摠見寺僧、更爲祠官、五月賜前年貸米於窮民、更賑救四百石、六月二日、公祭信長公、始以神式、祠官雄山豐澄、以下數名司之、是月廢租稅定免法、易以平均法、辟生野縣舊吏二宮

某爲稅吏、且以朝命設徒刑場于高谷、艮六執掌焉、七月廢干城隊、八月公賞要賂物品、曰卿以大參事總轄藩政、夙夜敏捷、多々益辨、且戊辰以來、際革新之時、能芟除舊弊、振興文武、減殺負債、官吏各適其職、藩士各競其武、今日功績之顯著者、皆非不賴卿之力也、深感賞其功、而賞維新後有勤勞効績者、照邦、季治、量衡、杢、行篤、艮六、津田貞正、大井令藏、加納辰照、直、賜金（他八名、金千疋以下略之）、九月賞封內豪農富商賑恤貧民者、賜金、是月民政吏、撿大崎村稻田、里正等欺以他村之田、艮六疑之、命里正出圖、而異賞所下付之圖也、艮六詰之、里正不服曰、曩所受之圖、非不存、然鼠巢於篋裡而嚙之、圖爲欠虧、艮六不信、尙命出之、見篋及圖、曰、果如汝所言、則必可存鼠糞及臭氣、而圖亦有汚點也、今見之、毫無有驗焉、唯以鋸傷篋及圖者也、里正等恐懼遂服、官嚴罰里正等數名、村民皆服艮六之明、十月朝廷改建織田祠、曰建勳社、後建祠于京師船岡山、列別格官幣社、公獻金八百兩、贊其費、是月以朝命、復廢折衝隊、且令藩士五十歲以上致仕、十一月廢藩士

之等級及祿制、更爲士族卒族二級、祿制爲四十俵以下、十六俵以上、設官吏職制及職俸、置大屬權大屬少屬權少屬史生廳掌使部捕亡、免季治行篤之少參事、以寬敏正固代之、而行篤爲家令、免廣高之社寺、以重稷代之、免用眞之民政、以輝賞代之、而許士卒之歸農商、及四民結婚、且命歸農於新輕卒足立卯平、以下十五名、賜金、是月嚴罰田野村里正等數名、以村民怒里正等贓、將動搖也、遣直于田野村十餘日、十二月山風隊、閱兵于長野村、四年二月、朝廷以武家華族、爲東京府貫屬、我公亦有此命、是月命町醫長澤壽庵高田節造、學大坂醫學校、英人越兒蔑連斯、四月遣直于生野縣、先是生野縣官吏、通過我管內(自小倉村至遠坂村)雇駕及輜重役夫、稱公事、以不出錢爲慣例也、至是令直詰之、自是改慣例出雇錢、五月以朝命、廢山風隊、至是悉解藩兵也、六月以朝命、收藩幣、交換金錢、七月絞鬪毆殺犯、小和田村吉三郎于獄、十四日朝廷廢藩置縣、公免藩知事、大參事知縣務、八月養德君卒于柏原、是月公將赴東京、告舊臣曰、孤今免藩知事、蓋擧

賢才、斥不肖者、治平之要務也、孤東行在近、既還納版籍之後、固雖非昔日之君臣、汝等爲孤勤勞、不堪感喜也、然孤東行之後、當受他人指揮也、宜恭順遵奉朝命、大抵人情自生活之難遂、至陷貪濁破名節、假令至凍餓、蹈規矩循準繩、不可悖義理、異日聞有織田家舊臣、如此清潔之人、則孤之幸也、以此爲別、勿敢或怠、自是日頒賜器物於士民、又賜餔盞、自元治元年、至是凡減負債者、四萬四千三百九十兩、(殘額八万七千三百餘兩者、交付豊岡縣、)而爾後全償負債者、不待十三年、而更設貯蓄爲富強之成算也、九月朔、公發柏原、士民攬涙送之、家令田邊輝實、家扶莊正衡、家從秦貞成葛山銈藏、從之(今揭當時氏名、(大參事)津田要(權大參事)田邊照邦、津田謙介(小參事)生駒寬敏、瀧晁衡、中山正固(大屬)菊池艮六、柘周八、中川保、田村久常、岡田重稷、金子紀、横井重一、横田甚平、加納辰照(權大屬)篠川直、若原清治(少屬)山村方行、藪正治、濱路政敏(權少屬)瀧晁弘、柘政成、松本兼輔、加納文吉、吉池重爲、須佐美祐徳、松本直次、松井彥太郎、加納叔三、中島光定、菊澤貞發、狛忠雄(廳掌)竹河政俊、三上喜八郎(史生)上月喜三郎、森伴善(使部捕亡)廣澤光忠、足立勝二、中島定六、前島久藏、高田半平、志村智行(四十俵)江間杢、生駒高介、永田廣高、津田貞正、飯田八郎、星合雄八、大井令藏、岡田重義、田中正路、磯野主一、冲政元、山室昌言、早川義路、藤田八治、津田守節、津田乾、九里敬三、大井多門、横田東馬、平山忠順、林正幹、片岡弘、山中康馬、飯田央、津田成之、荻野季忠、佐々達質、横山晋、本間亨、生駒竣次(三十四俵)中內行篤、上倉七郎、水野鐵、子守軍吾、三宅潔、千賀正遠、大野輔、山脇鼎三、津田三郎介、三輪敏、松原敏郎、佐々木浪江、上山良吉、高山高之、津田萬吾(二十

八俵)田中甫、吉村氏繼、林通幾、大島立敬、下田貞二、菊澤勇三郎、丸山音也、安西新太郎、渡邊乙治、山村諫、菊澤善力、荒木家(二十四俵)小森正德、伊藤佐七郎、渡邊小彌太、菅谷清茲、竹延正已、小林叶、森琢磨、杉原逸平(二十俵)并上保友、中尾德三郎、小林甫八、村上三藏、佐敷重種、友田久馬、津田武八、前島正保、前川兵馬、富本榮、小久江忠恒、宋田正﨟、鈴木坦藏、富田維一、簗田善兵衛、矢島廣道、今井兼行、田季一、上田佐一郎、小松原郡太、原卓雄、平岡政雄、藤木政邦、丸山正高、大槻九八郎、勝川重行、池畑太郎衛、藤本忠永、村田兼美、岩崎亦七、辻武吉、平井郡平治、大槻昇、中井倚、山村惣治、森田東吉、脇田正直、善積岩尾、長谷重吉、長谷源八、久下眞平(十六俵)渡邊芳德、鶴田政市、沖田定健、富本榮喜、柿内利勝、足立直治郎、上田孫六、富本政五郎、沖田米吉、大槻熊藏、中島波藏、升田平藏、數藤憲造、西田勝助、池田善太、久下亦三、村田喜六、小檜山金平、池添幸二郎、山本彌市、中島正平、鹽見憲令、小竹福藏、上田兵治、坂口平治丘田元吉、中瀨正治、大橋新十郎、平野森三郎、谷野操、足立圓藏、坂口安吉、西村一二、大槻清右、高尾三平、久下五郎、鹽見助藏、岡安直方、藤本長次郎、藤本綱治、村田兵三、丘田修藏、小山寛二、廣澤龍平、升田憲堅、富本愼二、岸彦三郎、小野丞吉、谷口政市、村上岩吉、吉川周吉、長谷川友治、田原洋平、松好三平、中原家(合二百五人)(大庄屋)安田桂助、小谷重堅(町頭)片山晴敬、前川九平(番人頭)土井熊八也)十一月、朝廷廢柏原縣爲局、隷豐岡縣、五年二月、交付縣務于本縣、而公在東京、住淺草小島坊邸、後移麻布永坂、叙正四位、而寶鏡艮性寬明三君、猶在柏原、

直謹按、語云、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世官執政之握權柄也、猶兒童之弄利刄也、不自傷必傷人、蓋信民公又明君也、罷執政中山親和生駒寬栗擢小島省齋、參與國政、且信任執政見習津田要者、非所謂其人

存乎、故政事嚴明、信賞必罰、日戒奢侈、省冗費、令闔藩奮勵文武、謀無不中事無不成、當時天下洶々、雖小藩、非得執政其人則不可遽治之、信親公繼之信任二人、明治元年革新藩政、又聽執政津田賴道之疾病退隱、除生駒高令、以要爲政務總裁、以田邊照邦爲參與、而拔擢人才、以爲有司、悉刪除舊弊、特遇省齋、以師傅禮、此所以其減殺負債、而藩士進步于文武也、則可謂其政擧者也、而革新財政、照邦之補翼、與有力矣、蓋宇陀以來、未嘗有如今日有强幹、而能發枝葉花實者也、公還納版籍後、屢變更官制者、皆因朝廷命也、顧歷世雖有治亂盛衰、而信雄公以來、名門右族、至天下廢藩之日、所以連綿不易者、上則以有信舊信敬之明君、而下則有生駒賴寛、星合利尙、九里政敬、小島省齋、津田要等之賢相也

柏原藩史 畢

列士傳

田中清安

通稱道也、清和帝之苗裔、新田氏支族、田中新左衛門男也、世居伊勢林崎村、清安自幼、爲高野山僧、曰湛經、性豪膽、容貌俊秀、異于常人、天正六年冬、荒木村重叛、信長公親將赴伐、明年九月城陷、其餘黨逃入高野山、山僧憫而收之、八年夏、公聞之大怒、命捕僧徒、致百餘人于安土、湛經在其中、公召親讓僧徒、令吏斬之、僧徒皆股慄、獨湛經神色自若、曰捨己以救人者、吾輩之職也、今援人命而罹此禍、固所分也、信雄公在側、請允之曰、彼臨死而不怯、可謂丈夫矣、太公若宥其死、則我得以爲臣、太公許之、於是獨湛經免死、信雄公令蓄髮、更曰清安稱道也、時年十八、公率清安歸伊勢、甚寵異之、自是清安終始不離左右、常爲公股肱、十八年秀吉逐公于下野烏山、清安從之、移武藏熊谷、出羽秋田、伊勢朝熊、伊豫道古、山城伏見、大坂天滿、先是慶長五年、公二子信良、六子高長二君、客于豐前、清安傳之、後國主細川忠興、使高長君守龍王城、乃謂清安曰、高長年少未

經事、故專倚賴汝、一日有士犯禁者、清安以忠與旨召其士、竊令人刺之、彼先覺之、奮起抗鬭、清安見之、勇奮親鬭、遂斬之、忠與稱其勇、後復歸從公于北野、元和元年九月、公賜宇陀郡小付三宮寺二村六百五十石於清安、爲中老、赴宇陀、先是清安有故致仕、僑居故國伊勢四日市驛、蓋以與驛令水谷某善也、一日水谷謁家康、言及清安事、家康曰、我久聞其名、幸介汝令彼委質於我、於是清安將行駿河、信雄公聞之召還清安、以故其事遂止、寛永二年七月至北野、九月死、年六十四、葬于妙堯寺、謚曰榮勝、長子宗與、幼字市之丞、生于伏見、自幼爲信雄公近臣、至是襲家、改五郎兵衛、爲人豪爽聰明、時人稱之謂不讓父、偶農民與四郎、搆訴不服、遂訴之幕府、蓋其曲在我也、時高長公在江邸、憂慮不措、急召宗與江邸、公悅曰、孤日夜引領以待汝至、今見汝孤心降焉、爲其所信憑如此、明且宗與出于幕下、辨其當否、侃々無所不盡、幕吏以爲有理也、曲遂歸與四郎、當時閣老告公曰、卿有良弼、眞可羨也、萬治元年十一月、死于宇陀、年五十九、葬于麻生田村

慈恩寺謚曰中翁、妻福島正親老臣、長尾隼人孫女、生三男四女、二子宗氏襲家、子孫皆稱五郎兵衛

生駒重玄

幼字大助、改藏人又彥左衛門、宗家生駒範親二子、母大岡出羽守女、慶長十四年、生于伏見、自幼爲信雄公近臣、及長豪邁有膂力、公寵任之、以爲大助勇敢、不遜孤外祖藏人、宜改藏人也、藏人謂生駒家宗也、元和元年九月、賜祿百石、寬永三年、加百石、爲組頭、高長公襲封之初、有事諫公、逆旨見逐、重玄往阿波德島、倚其老臣生駒織部家、織部妻、重玄妻之妹也、蜂須賀忠英（松平阿波守）賜祿二百石、寵之賜彥字、改彥左衛門、時人稱曰鬼彥左、高長公悔之、寬永十九年加百石、以三百石召還之、後爲中老、又加百石、賜篠野東莊赤塡三村四百石、致仕後稱義石、延寶元年正月終于宇陀、年六十五、葬于岩清水村起雲寺、妻生駒正勝（水主）次女、生二男一女、長子玄矩襲家、子孫皆稱彥左工門或藏人

生駒則正

幼字求馬、改長兵衛又三左工門、宗家也、大職冠鎌足三十一世、谷

丹波守重親四世孫、生駒範親曾孫也、世稱三左衛門、與生駒正與(主水)同、爲織田氏之孤卿也、父則親、毋津田勝廣女、勝廣長頼公之庶兄也、寛文四年則正生干宇陀、延寶六年爲長頼公小性、貞亨二年爲組頭、性頴悟嚴恪、名聲聞於封內、弟則之(友之助)命小性、後爲用人格、元祿六年二月、則親致仕、則正襲田口和田嬉河原三村祿千五百石、爲老職、恪謹精勵、能堪重任、明年爲組頭中山正峯所譏、九月二十九日、則正與一弟二子、皆斃白刄下、則正時年三十二、則之二十三、長子求馬五歲、二子主馬三歲、臣僕亦見逐、祀遂絕、(詳于上文)皆葬干岩清水村起雲寺、則正謚曰玄光、妻佐々高俊(九郎左衛門)女女、生二男、皆被刺、則親夫妻、錮于支家玄矩家、寡婦佐々氏、錮于甥津田頼城家、明年免謹愼、皆移柏原、則親以寶永四年死于玄矩家、佐々氏享保二年、死干江戸島津氏邸、經五十餘年、信舊公再興則正後、命生駒直綱承祀

田中安定　幼字源之丞、改五郎兵衛、清安孫、宗與三子也、母長尾氏、安定自幼、

爲長頼公近臣、後爲馬廻、兄宗氏無子、延寶元年冬、安定爲宗氏嗣、七年十月、宗氏致仕、安定襲祿六百五十石、爲中老、安定爲人、忠勇壯烈好學、時人稱曰鬼五郎、娶支家田中正與(半兵衛)三女、亦無子、有妹嫁近江膳所藩士伴角太夫、安定養其次子爲嗣、曰安久、稱市之丞、爲給人、元祿七年、爲正峯所讒、九月二十九日、誅信武公爲之斬、時年五十、安久以義父故、即夜賜死、(詳于上文)年二十一、皆葬于慈恩寺、安定謚曰宗果、封民皆痛悼曰、既亡則正安定二氏、將如蒼生何、祖父清安、父宗興之言行記錄若干、以十月四日燒毀、悉爲烏有、明年正月十一日夜、密建則正安定之碑于其墓、蓋以死後當百日也、不知何人之所爲也、爾後忌日、封民接踵墓拜之、寡婦田中氏、錮其甥田中直秀家、明年免謹愼、移柏原、復歸宇陀、往于眼寺中是閑庵、享保十九年八月死、後信舊公命岡田重德、再興安定後、承祀

横山春方

通稱半太夫、宇陀郡澤村農家二子、善數學、貞享三年三月、長頼公拔擢之、補計吏、賜三兩二口、時春方年三十三、元祿八年移柏原、明年命地方副

役、爲七兩三口、十五年冬、進獨禮席、春方性樸素、妙於數學、嘗以究明曆理、爲事、移封之初、撿封內各村豐凶、凡十年而平均之、定其收穫、曰定免、其法頗極精密、功勞居多、然春方以性樸而職卑、獨郡宰屢受其賞、而不及於春方、春方不服、享保中退居澤村、所著有等法大會數册、春方之門人、得其奧旨者、爲森村重宇森村重辰、而重辰之門人津田正直、善土木法、濱路政芳善租稅及土木法、其如築池塘堤坊、使用千萬之役夫也、皆設算法、後世稱之曰柏原土工法、傳於民政局、唯租稅法、以過緻密難活用也、明治之初、雖變革之、其他則至廢藩之日用之、上下皆便焉

永田廣定

幼字金彌、傳傅左衛門、宇多帝第八子、敦實親王十七世、佐々木近江守氏綱二子、筑後守定重五世孫、母大和郡山藩士勝某女、廣定享保六年、爲信休公近習、明年夏爲納戶役、元文二年六月、父廣滿死、襲祿二百石、爲馬廻、資性敏達强記、延享元年四十、至江邸、信舊公令、廣定修兵學、廣定自是學德川宜維

(松平出雲守)邸、時年四十二、五月爲大目付、三年得兵學允許、六月歸柏原、寛延三年夏、爲用人元締、寶暦四年五月、加賜二十石、五年春爲郡町寺社奉行、免元締、十二年春、爲物頭、明和七年、爲組頭、許乘轎、安永元年冬、致仕稱如白、妻中川正範長女、生二男而死、再娶子守安英女、亦生二男、長子廣林襲家、如白致仕後、公遇之甚厚、明年十月、再命兵書講義、賜僕料五石、七年閏七月死、年七十六、謚曰智翁、葬干大谷、當時以公之奬勵、信應長貴二君以下、藩士多學其門、得如白之奥旨者、爲生駒頼寛中川政邦中内行胤

生駒頼寛

通稱造酒、改彥左衛門又藏人、号魯齋、生駒重玄六世孫、實岡野利有弟、幼字太吉、曰利積、自幼立志、讀書學劔、爲人聰敏、寛延二年冬、執政生駒晴農(藏人)死、時長子隼次郎猶幼、信舊公常歎世襲老臣不得其人也、至此不使幼兒襲其祿、將擇賢以爲嗣、明年八月、命以利積爲津田頼張子、改稱造酒、由繼晴農後、襲祿四百石、爲役人格勤方奏者見習、時年二十二、寶暦元年春、從公赴江邸、

夏爲組頭、三年爲中老、四年春隼次郎夭、五月扈役歸柏原、五年又扈從赴江邸、明年歸柏原、九年春爲元締惣轄、明和二年春、爲家老加判、八年秋赴江邸、冬又歸柏原、天明元年冬往復江邸、三年四月又赴江邸、七月死、年五十五、謚曰興盛、改葬于大谷、妻生駒邦綱(水主)次女、生一男五女、長子忠得襲家、賴寬餘暇、常好讀書、博通經史、一日讀秀吉譜、曰廳林氏過矣、肥前名古屋、不可有信雄公之兵、此以岐阜秀信之兵、爲公兵者也、又書文祿二年、豐臣秀勝至名古屋、或死于朝鮮、皆非也、秀勝天正十三年、死於龜山矣、文祿中何有至名古屋若朝鮮之事乎、記者過矣、其強記皆類之、且賴寬善擊劍及詩書、詠歌、命爲刀法首坐流、及兵學北條流師範、有筆記四卷、曰齧齋漫錄、又有案山子傳、詩集各一卷、當時稱賢太夫、

岡野利尙

幼字半平、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十八世、神戸下總守盛久弟、筑前守盛康孫、星合利盛(右京、從五位下)六世孫、中葉五世稱姓岡野、至利尙改姓名星合與市、明和中爲信舊公馬廻、爲人豪邁、皆畏其義勇、安永三年四月、赴江邸、公命

利尙及林通茂學擊劍、五月利尙通茂、就江戶上田三壽學當流兼一刀流、當時三壽名聲聞于天下、六年三月、利尙通茂還邸、利尙刀法大進、列三壽高弟、代師教授徒弟千餘人、名聲籍甚、公喜每歲給廩米于三壽、四月利尙爲用人、六月歸柏原、命當流兼一刀流刀法師範、自是子孫相繼爲師範、七年夏赴江邸、明年歸柏原、命元締、公寵利尙、屢語庶政、毫無所掩、天明三年冬、信憑公時、赴江邸、明年歸柏原、命郡町奉行、秩進組頭、許乘轎、寬政三年冬、以弟利樹爲嗣、因妻某氏無子也、文化十一年、以門人益衆、增建擊劍場、十三年長孫利晃、學射于攝津高槻藩、且屢射于京師三十三間堂、文政二年閏四月、親戚飯田正興、以其妾屢與諸人姦、謀之利尙、利尙叱曰、何不斬之姦所乎、起而不復言、正興暗愚不解其意、憚再問之、歸家直斬之、於是親戚集議秘之、稱妾病死、信憑公聞之、二十二日召利尙問之、利尙曰、病死也、明日自付山中高彭、告其不然于公、公再召問利尙、利尙曰、正興素愚而誤事、今也不足辨也、臣欺君之罪、至大矣、即日請致仕、未得許否、

歸家、屠腹而死、時年六十五、公深悔之、識者亦痛悼焉、義子利樹襲祿三百石、爲用人、利樹刀法教授之餘、兼荻野流銃砲師範、利晃劍銃之外、兼日置流弓術師範、利尙言行、異于衆者多、然天保年間罹火災、舊書悉爲烏有、

岡田重禮　幼字半四郞、改十右衛門、淸和帝四世孫源滿仲弟、滿政十六世、岡田長門守重善六世孫、母津田正明長女、安永元年七月、父重昌死、時重禮年甫十四、襲祿二百石、明年冬爲信舊公馬廻、六年從公赴江邸、七年夏歸柏原、命役人席目付見習、八年春爲大目付、從公赴江邸、九年夏歸柏原、秋進用人、兼目付勤方、天明二年春、赴江邸、夏兼記祿方、三年夏歸柏原、明年三月、信憑公時赴江邸、五年歸柏原、七年夏命系圖掛、明年秋弟重寬、出嗣九里修政後、曰政敬、重禮爲人、敏捷有膽略、不修小節、不憚直諫、寬政二年四月、罹生駒方綱之延火、家屋爲灰燼、然不敢起工、僅結假廬於門側、居之泰然曰、居以蔽風雨可也、而常充實武器、當時藩士典賣武器、而修飾家屋者甚多、獨重禮則反之、公之賜宴於群臣也、

皆不敢亂容儀獨重禮醉則踴躍起舞至甚放歌裸體傍若無人然衆不咎之公却憚其直諫四年春赴江邸明年夏歸柏原是月離婚山田氏于福知山藩七年秋娶龜山藩士垪和某女九年春從公赴江邸十一年夏還柏原享和元年二月進組頭文化二年二月死年四十三謚曰俊嶽葬于本覺寺垪和氏生二男長子重威襲家

篠川重任

幼字又次郎改五郎四郎号勉齋篠川重昌九世孫實福知山藩士角川季知二子爲伯父篠川重影所養時年十二就學大野正方之門正方愛其強記悅致之寬政十年信憑公時爲紙幣方見習爲人沈毅誠愨十二年義父重影私借銀三十四貫目十一月決算期至事發將自刄贖其罪夜入一室意色甚決重任見其異於平生尾而覵之將屠腹因直入急奪其刄而諫止之密告家人曰我令義父自刄必免他日之艱難也然爲人子當死于孝豈可顧他日之利害而爲禽獸之行乎晝夜不去其側慰諭二十餘日急遣人于各地親戚而借金

先還納二十八貫目猶將補其不足百方苦慮未果也十二月官籍沒其世襲俸及邸宅田園放重彰重彰率妻孥退居歌道村官特留重任夫妻及養祖母更給二十俸三口命下士筆吏明年遷于所賜之茅舍當時二親一妹在外內則祖母垂八旬起居動作必須人扶而重任日夜伺候歌道村自擔薪炭負鹽米犯夏炎蹈冬雪無所厭倦夫妻纏繿縷日二啜粥僅得不饑而每五日必供魚肉於內外尊長亨和二年春赴江邸爲祐筆副役暇則讀書無倦夙崇信程朱說學日本橋儒渡邊逸齋文化四年夏歸柏原爲獨禮徒士目付五年七月義父疾病重任三哀訴迎二親於家八月命敎導方九年夏養母吉井氏病革合掌拜重任夫妻曰余今徂矣而無所報卿等多年之孝養惟在地下祈使卿子孫善事卿猶卿善事余耳言畢絕當時重任之孝順膾炙人口七月官賞以五斗米劵重任竊哂之十年養祖母三宅氏死年九十二十三年加賜二俵十四年義父死七十九皆悅其孝養而逝矣至是家愈窮乏而精神益奮勵時尊信古學門人有二十餘名其秀

雋者、爲上山度報森伴喜葛山居敬槇田重厚山村方直等、文政二年命銃隊小頭、六年二月、以衆力妨信守公之私計者、不唯論正閏、其意恐公敵視信古君之深、禍乱之所及不測也(詳于上文)十日夜、生駒宏綱召重任于其邸、説曰、抑此事、世子多年之素志也、予等翼賛之、不得止者也、事體既成難復動矣、汝宜諭衆以鎮之、然則他日應厚報汝之功、禍福之所分、宜徐考慮、重任對曰、臣常知義而未知利、義而受罪、所不避也、今無故廢嫡、況若廢正統之胤、無乃得罪于幕府乎、不幸而事若發、則禍害不測也、實關國家之安危、伏願執政之改慮、抗論再三、卒不從、五月宏綱正直見罪、親戚日夜恐重任之得罪戾、重任泰然賦詩曰、梅雨漸晴天地清、後山鳴渡杜鵑聲、何爲雲上朝堂裏、依舊濛々猶未明、蓋刺改令之遲也、六月命信古君附從、十月扈從赴江邸、臨發訣家人曰、此行不復生還見汝、吾之於親於君、只盡誠懇而後止耳、浮沈榮辱不敢留心也、其在江邸也、側用人高山高重、任重任以教導信古君、重任常以啓沃自任、招儒士佐藤捨藏(後稱一齋、天下之碩儒)進講

經義著誅氣質之變化也、八年冬、公使信古君廢讀書、禁捨藏之出入、而所從事者、惟耽奢侈酒色、重任歎曰、吾事畢矣、噫、託病請休、明年正月歸柏原、暇則垂釣于本鄉川、優遊以自娛焉、天保元年夏、爲組頭預廣間番、六年三月死、年五十九、葬于本覺寺、謚曰偏照、妻重影四女、有婦道、生二男二女、二子重之襲家、重任言行、詳行狀記及門人問答錄、故略之

九里政敬

幼字嘉膳、改九郎兵衛又八郎右衛門、九里政道六世孫、實岡田重禮弟、天明八年嗣九里修政後、襲祿百五十石、爲信憑公近習見習、時年十二、寬政三年春爲馬廻、五年春從公往江邸、明年歸柏原、九年又扈從往江邸、明年歸柏原、性頗狷有節義、享和元年、從公赴江邸、六月爲世子信守君側頭、以世子放縱不從諫、前途可懼、屢告信憑公、然公不意之、二年夏歸柏原、三年夏進役人格目付、文政三年春、爲用人郡町寺社奉行兼元締、五年十月、生駒宏綱往江邸、諫世子、(詳于上文)世子大怒曰、顧是非愚者如汝者之所言也、必別有建議者矣、宏綱畏縮

曰、然此行元非出於臣意、由九里政敬之致於臣也、十二月朔、世子嚴責政敬、奪祿百五十石、給俸十口、貶爲用人、爲給人格廣間番、明年二月、正閏廢立之際、有所痛論、而命謹愼、十餘日、十二年二月、復祿八十石、爲馬廻郡町寺社奉行兼元締、當時信守公、頻欲得藩士歡心也、夏赴江邸、爲竊使、公致仕也、十月信古公時、政敬以邸內室屋、爲假學校、稱辨行堂、目付槇田重厚、侍醫小泉仙庵、命爲會頭、每夜使邸內有志之徒、遞番講經書、政敬常涖校督之、油炭筆紙等諸費、皆自元締給之、一日下吏富本榮脩、不與之曰、當今一藩窮乏、而校堂冗費不尠、宜明且問之長官、然後給之也、政敬笑曰、愚哉榮修、以一藩窮乏之故、欲使藩士力學篤行、知乎道義、振於廉恥、且諸生每夜勤勉、不敢爲酒色費私財、是儉政第一之經濟也、非彼等所知也、蓋暗合于陸秀夫、南宋將滅之際、講大學、政敬信程朱、常讀近思錄、爲持敬之工夫、當時我藩、有司中之巨擘也、明年春、命用人格、加祿七十石、合爲百五十石、夏歸柏原、天保三年春爲用人、至是始復舊、六年秋爲物頭、八

百五十九

年夏留信守公於柏原政敬爲之謀主也冬將迎保野往復江邸明年六月應評定所之召喚赴江邸幽于森佐渡守邸十年八月被宥還邸譴責四十餘日十二月歸柏原十二年進組頭列嘉永六年正月信敬公觀發銃之日政敬年七十七尙能射殼安政二年信民公時致仕萬延元年正月死年八十四謚曰惠正葬于小峠妻田邊照德長女生一男二女孫敬三襲家

渡邊正義

幼字勝之助改久左衛門渡邊正春五世孫實上總鶴牧藩士林某二子年十五爲渡邊正路所養文化之初信憑公時爲中小性廣間番十一年襲祿百石爲馬廻資性端正嚴格毫釐無私人皆信之十三年三月赴江邸明年歸柏原文政三年春赴江邸爲徒士頭九月以養母疾篤歸柏原明年二月赴江邸五年爲役人格目付七年歸柏原八年十月爲元締其在家務行節儉又使家人倣之家人怪問之曰他人爲元締則家道日富我不敢傚其不正唯在衆庶之出入冗費耳此所以節儉嚴於前日也明年冬兼郡町寺社奉行十二年春信守公

忌正義、免元締、爲目付、尋爲教導方、十三年四月、信古公時、爲用人格勤方、天保五年二月、建言會計之處置不當干執政、生駒忠敬怒之、三月命蟄居、人皆以爲冤八年正月、官免其墓拜及親戚往來、常人則欣然有籠鳥高飛之思、正義則不然、辞曰、臣曾蒙嚴罰、今有何顏、可展祖考墓、且訪親戚乎、恩命雖厚、臣不能爲之、終日着袴、謹愼如故、九年閏三月、以疾死于幽室、年五十二、謚曰久昌、葬于小峠、人皆无不痛歎者焉、蓋逆權奸、遭奇禍、眞可惜也、又事養母星合氏孝、其在江邸也、公暇爲遊步、日暮必歸邸、每夜集壯士、或授句讀、或講經書、一藩以政敬正義、稱良有司、嘗娶福知山藩士飯田某女、生一男二女、男正治襲家、後改姓荘、正義訓戒子女、尤嚴正、妻孥有惰容、苟不假、一日正治携銃出獵、會雨雪、早歸、正義叱曰、歸期頗早、何乏忍耐乎、正治愕然、被雨衣再出、日沒歸家、正義愉顏勞之、後正治屢語家人曰、父愛我甚深矣、其嚴訓、今尙不能忘焉

上山度報

幼字岩藏、改市郎治又市郎右衛門、字多帝之苗裔、曆應二年上山

和泉守、領天田郡心樂莊、後轉領氷上郡和田朝坂佐治、十一世孫内記、仕赤非景遠、黑井城陷後、移小倉村、其子和泉、移柏原本町、家道頗富、元祿八年、曾孫久助命大庄屋、自是世襲大庄屋、三世孫度定、家頗貧、明和七年將奔京師、信舊公憐之、賜十六俵二口、爲下士、寬政十一年信憑公加賜二俵一口、是歲長子久助、在江邸出奔、於是度定、涕泣逐久助妻孫岩藏年甫二歲、爲祖父母所鞠育、文化四年、祖父母皆死、岩藏時年十歲、倚其支上山度俊(仁右衛門)家、九年岩藏以嫡孫承祖、賜十六俵二口、命惣禮家具方、十二年九月、寄寓篠川重任家、學經書、時年十八、爲人活達有才能、言語尤過激、重任愛之如子、學日進、度報尊信重任、亦如父母、文政三年夏、歸家、娶妻荻野氏、六年春爲徒士席、加賜一口、赴江邸、明年三月、用人等召下士十餘名、訊問前年正閏廢立動搖之情、度報答辭過激、官稱不敬、奪一口、爲徒士格、九年夏歸柏原、離婚荻野氏、十二月再娶新鄉村進藤彌右衛門女、十一年春、爲地方見習、天保元年春、加賜一口、復徒士席、七年二月、請執政

宏綱曰、臣能爲君家償負債十萬、願委會計于臣焉、時宏綱正岑爲元締也、宏綱不諾、三月二日再請之、遂至激論、宏綱以度報爲蔑視官者、四日放逐之、度報即日率妻孥、徙新鄕村進藤家、居歲餘、行京師及江戶、復歸新鄕村、新鄕村者幕府麾下、安藤內藏助釆地也、時安藤家有負債、度報請委任會計、未幾而轉貧爲富、於是名聲籍甚、忽聞宗家安藤信由（對馬守、陸奧磐城平、五萬石）九年十月、度報以經濟學士名所聘於磐城平、遂爲其臣、改氏名山上安治、迎妻子焉、執政加茂下與左衛門、賢明能信任之、度報掌會計五年、綜理緻密、亦償還舊債、更設貯蓄法、信由賞其功、賜徽章刀劍、十四年正月、我藩許度報之歸國墓拜、九月度報爲墓拜、歸柏原、乘轎率從士、立槍擔甲冑、所謂衣錦歸鄕也、衆皆驚且羨之、時爲安藤家用人元締、祿百五十石、蓋自七年三月所放逐、至是八年也、明年正月、我藩欲以同祿召還之、密令篠川重之以書招之、皆出於槇田重厚之意也、度報辭曰、凡士之去就、不可苟也、且今日無辭安藤家之言、幸領之、我藩再招之、復辭曰、曩委一身于賢

相直欲應故國之招不可得也然柏原父母國而再三招聘我有二男一女可令長子泉次郎歸柏原以執犬馬之勞乎於是藩招泉次郎居重之家後曰度德度德年十五而以不肖干父度報遙寄書請罷其奉仕倚小倉田村季佳家遂仕小倉度報加賜百十石進參政與平昌猷(大膳太夫豐前中津十萬石)依囑干信由聘度報度報赴之期年又整理其會計昌猷賞其功賜寶劍度報屢辭安藤內藏助會計兼務而不允因養磐城平藩士江久太夫次子爲嗣稱山上政治以長女配之爲內藏助家老受祿八十石嘉永二年五月度報死于安藤候江邸年五十二諡曰菘雲葬于麴町棲岸院二子度常在磐城平襲祿二百六十石爲給人度報言行詳篠川勉齊問答附錄故略之

小島愼

幼子友吉改四郎兵衛又忠太字思之号省齋佐治村商忠次郎二子早喪父伯兄又夭友吉獨與母居幼頴悟七八歲時習字於一寺課業餘暇與群兒嬉戲常自率先爲訓戒演談之狀皆莫不謹而聽之寺僧竊見之欲取以爲嗣

後復就醫長谷部信齋受句讀、無幾出信齋之右、信齋稱歎、勸就大儒學之、友吉家貧窶、鬻煙草爲業、暇則好讀書、而事母至孝、凡嗜好者莫不供給焉、娶但馬豐岡小塲瀨某女、小塲瀨氏有婦道、文政九年、友吉請母行京師、學猪飼敬所之門、時年二十三、敬所一見器之、以其窮乏故、僑居一寺、自爲寫字以給衣食、餘暇苦學、日一瓶炊飯、僅免飢、一褞袍以涉寒暑、而勤勉不厭、學大進、母北垣氏紡績、妻小塲瀨氏鬻已衣服、皆以供學資、當時學生皆馳詩文、浮躁淺露、僥倖一時者皆然、敬所獨喜省齋之潜心默思、以尋經義、常賞嘆曰、他日必有所成矣、恨我不及見之甚愛省齋、十二年省齋歸佐治、憂寒鄉僻地無與切磋之友、乃與敬所高弟、近江膳所藩士黒田誉、伊勢津藩士關璣、書信相往來、研究不息、又與但馬宿南村池田緝、友善、天保五年信古公時、賜二口、弘化二年信貞公時、講書於殿中、嘉永三年、信敬公始聽其講義、深感而尊信之、加賜三口、爲中士、命儒員、四年冬上書江邸、論時務五條(詳于上文)六年秋公卒、省齋以爲、君臣之遭遇自古爲難、今喪賢明

有爲之君、乃如此、不啻余之不幸、實一藩之不幸也、痛悼不措、終發病不起、殆二年、安政元年冬、母北垣氏死、明年春扈從信民公、赴江邸、三年夏、歸佐治、萬延元年夏、赴安藝廣嶋、拜父之墓、留二旬餘、文久二年秋、應公之聘、至柏原、寓下之坊、再上書、言時事、三年八月、賜祿百石、進用人列、參與國政、扈從塚原、十餘日而歸、十月再赴之、十一月歸柏原、元治元年八月、公賜章服佩刀、慶應三年春、信親公免其養子某佐治村宅地租、冬赴塚原、明治元年二月、歸柏原、五月津田要爲政務局總裁、要嘗信事省齋、自是其所釐正、不可枚擧焉、闔藩文武之振起、至是爲盛矣、遠近聞之、來學其門者、接踵至、八月公待省齋以師傅禮、班執政上、十二月移所賜之奥村新邸、公每日午後、就其邸而學焉、二年三月、朝廷徵省齋、省齋稱病辭之、明年秋賜二口于養子某、省齋言聽謀用、將復有所再造也、無幾有廢藩之命、公移于東京、此日省齋歸老於佐治、父子俸祿皆辭之、妻小塲瀬氏無子、早死、再娶由月氏、又無子、養但馬生野高尾某子爲嗣、先省齋夭、有孫友吉德吉、省

齋博聞強記、自憲章制度、訖兵書暦數、無所不通、特邃於經義、初頗信敬所折衷秦漢以下諸說、裁之以一家之見、後悟聖人之道、非博覽考證之可得、專主程朱終歸之格知誠正之學、造詣太深、其涖經筵、博采旁探、考證箋疏、縷晰訓詁、必至義理照著而止、是以聞者有薙繁枝而見身幹之想也、平生不喜辭藻、然詩文語錄之類、亦不尠也、所著有論語集說、大學小記、中庸折中、周易竊疑、春秋左氏傳集說、純正蒙求輯釋、暦原鈔、新知錄等、其接人也、喜怒不見色、温和而整肅、有不可犯之威、有請教者、諄々指教、曾莫倦厭之色、非後學之所企及、可謂稀世之鴻儒也

烈士傳 畢

貨殖傳

土田宗繼

幼字文三郎、改文七郎、十餘世祖田中丹後、其孫太郎右衛門、慶長中仕豐臣秀頼、及大坂城陷、去居伊勢井尻、其子半右衛門、移丹波柏原、貨財萬餘、築家中町、居焉、(三百餘歩、人呼之曰上土)稱井尻屋、長子新四郎、有故別爲支家、住干北隣、(人呼之曰中土)二子知商(太郎右衛門)襲家、其子孚宗(文七)享保六年五月信休公時、献米千七百餘石銀四十貫目、十三年六月、信朝公時、又献米六百石金四百兩、至是公免其所有地百石之田租、許姓氏、稱土田、孚宗讓田園六分干長子宗光、(文七郎、自是子孫、皆稱文七郎)四分干二子宗信、(文藏、後改太郎右衛門)宗信住下町、(人呼之曰下土)二十年九月、宗光献金千兩、行公之婚儀、明年公賜章服、後宗光屢請依舊納租、所許之、然尚免其附加税、宗光無子、養新郷村進藤三郎左衛門二子、爲嗣、以長女配之、爲之宗淳、宗淳以其長子萬藏猶幼、養上山久左衛門二子、爲嗣、爲之宗俊、宗俊則以萬藏爲嗣、爲之宗行、宗行喜茶及詩、天明五年命町頭、經四十餘年、自是子孫世爲町頭、

宗行有六男四女、長子宗興（榮助）襲家、四子市助、出爲田景輝嗣、稱景庶、爲町頭、六子卯之助別爲支家、往舉田村、宗興二子卯宗繼也、有良田四百餘石貨財十餘萬、爲封內第一富豪、嘗娶播磨姫路內海某女、生一女、宗繼尙日以貨殖爲事、而守儉不奢、如貧者、可謂一奇人也

生田成晴

幼字新之助、改新右衛門、世居遠坂村、各稱新右衛門、六世祖足立一晴、住武藏足立郡某村、慶安三年、移丹波天田郡立原村、其子次晴、天和三年移氷上郡遠坂村、築家六百餘步、庭前有巨松、因稱松屋、其子長晴、分田園若干、干第三右衛門、爲支家、居干德畑、寬政中信憑公許姓氏、稱足立、爲獨禮帶刀、長晴子由晴、令弟秀福復爲支家、住干隣地、文化八年、由晴獻金若干、明年公爲收由晴家所傳之靈佛、命製黑檀小龕及瓜章之幕、公親書其龕裏而賜之、文化九年二月、由晴獻金千兩、公賜章服、時廢足立氏、稱生田氏、其子吉晴、以藩主負債巨額、奉命周旋、應答債主、又往復江邸、既三回、且自率先封內富豪貢擔尤勉、弘

化三年、信貞公免其宅地、及田園六十石、山林七十餘處、附加税、吉晴無子、養支家季晴長子爲嗣、即成晴也、以次女配之、有田園三百餘石、山林數百町、蓄金五萬兩、爾來貨財愈殖、人皆稱之、曰封内二富豪、（廢藩之際、繼之而富者、爲田中村安田亟右衛門、金屋村澤野孫右衛門、柏原町三崎昌邦）

三崎昌邦

通稱平四郎、其先三浦久次郎、世居相模三浦郡三崎、七世祖昌義、天和二年、移氷上郡竝城鄉、以所有之田園多千柏原、元祿十一年、移柏原下町、稱魚屋、以製油爲業、故稱油屋、四世孫昌福、有節操、喜心學、善勵本業、且兼農事、性慈仁、賑救宗族及貧民、時有耕他收穫百五十石、資金五千兩、昌邦其孫也、增殖資產、至收穫四百六十石、資金三萬餘兩、安政三年、命獨禮帶刀、三崎順則、三崎勘四郎、皆其支家也、（次之者、爲佐治村芦田源五郎、天田郡田野村吉見三郎兵衛、川北村衣川淸太夫、下小倉村田季胤）

田季胤

通稱文平、田村將軍之後裔、田村忠助居柏原本町、爲人勇壯、家積巨萬、後剏村字、改性田、三世孫季厚襲家、稱龜屋、弟季鶴（忠助）別爲支家、居成松畑、其

子季重、元祿八年、藩主自宇陀至柏原之日、公女皆入季重家、以爲假館、爾來十九年、正德四年、信休公還付假館于季重、季重移之下小倉村、居焉、藩主遇之頗渥、其曾孫季貞、勤儉理家、增殖貨財、至收穀三百三十石、蓄金數千兩、其子季佳、文政元年夏、信憑公就封之日、偶邸中失火、公避之季佳家、稽留四日、季佳爲人剛直義俠、惡人之邪曲、如蛇蝎、面折不憚、而能恤窮救難、藩主以爲獨禮帶刀、又命大庄屋及元締周旋方、十餘年間、季佳奉公不懈、恪勤如一日、公賞其勞、免宅地一反餘之附加稅、時藩主負債巨萬、季佳常自率先、獻金不可勝數、性甚嗜酒、醉則快談高聲、面折叱咤、不避貴顯、殆如狂者、不似平素謹厚也、又愛風流、弄書畫、掃庭園、常延文人墨客、與之俱遊、嘗娶土田宗行女、生二男一女、長子季弘別爲支家、居于西隣、二子季胤襲家、季胤娶多紀郡大山村園田定業女、園田氏有婦道、生二男二女、長曰艇吉、次曰健次郎、艇吉襲家

小谷重則　通稱喜兵衛、村上帝第七子、具平親王五世孫、源季房爲播磨守護、

城干赤松莊白幡山而居焉、因稱赤松氏、八世孫則村、爲播攝備作因但六州守護、名聞於天下、四世孫滿祐、嘉吉之役、父子各自刄、宗族家臣皆殉之、盖季房以來至滿祐、居白幡城、十三世三百三十年云、滿祐甥時勝、時勝子曰政則、興復赤松氏、領播備作三國、城置鹽山居之、以下三世六十年、後移龍野城、政則四世孫廣秀、移但馬竹田城、慶長中關原之役、屬西軍戰敗、走死于因幡、時廣秀妾、本莊氏有懷、其將神足九郎兵衛、奉廣秀遺命、扶本莊氏、匿于丹波氷上郡小谷村、無幾本莊氏生男、曰重利、(后稱兵衛)因稱姓小谷、後爲神足義子、又冒神足氏、重利移中村、仕織田信包、重利長子政重、(久右衛門)襲神足氏、二子、重矩、(彌兵衛)冒小谷氏、慶安中及織田氏絕、政重始列於民藉、其四子重定、(喜兵衛、子孫皆稱喜兵衛)居石田町、復小谷氏、稱米屋、重則其五世孫也、家世富豪、有收穫百四十石、資產數千兩、重則嘗養多田村細谷光華弟廣次、爲嗣、神足郡藏、小谷九郎兵衛、小谷簡助、小谷貞助、小谷儀兵衛、皆政重以來之支家也、而重矩子孫、居古市場町、系譜刀劍皆傳於家、稱海

老屋、小谷與四郎、小谷幸兵衛、皆亘矩以來之支家也

片山晴敬

幼字甚藏、改助右衛門、其先某居伊勢田丸、後移大和宇陀、曾孫久左衛門、元祿九年、移丹波柏原、居下町、世以釀酒爲業、晴敬即其六世孫也、年十三喪父、時有收米七十五石、貲金三百兩、晴敬爲人義俠、與三崎順則友善、夙夜以身率婢僕、精勵家業、好援人之患難貧窶、安政元年米價騰貴、晴敬與順則謀、減價糶於貧民五旬餘日、其後每逢米價高貴、救恤金穀于窮民、不下十餘回、是以衆蒙其惠、懷其德者、皆莫不畏服焉、晴敬順則之名聲聞於遠邇、晴敬弟曰晴綱、(武兵衛)兄弟友愛、人皆感之、三年晴敬、將使晴綱爲支家、築家于中町、晴敬頓告晴綱曰、汝暫代我、在家而讓酒如舊、我出于中町支店、更增加釀酒、以興家聲矣、自是出釀酒于中町、十四年間、資產日增殖、而晴敬晴綱各有子、是以晴敬遂不復宗家、使晴綱繼之、先合併二家財產、而折半之、兄弟各有其半、二家均爲收米七十石金千八兩、官厚賞兄弟友愛、先是文久元年、晴敬爲獨禮帶刀、明治二年

七月、命町頭、是年不稔米價騰貴、執政津田要、閱封內富豪賑救貧民之多寡、晴敬順則尤居巨額、要悅之親近二人、嘗娶竹田村大槻和助女、生一男四女、男夭、因養柿柴町岸田德性二子岩藏、爲嗣、以次女配之、晴綱有二男、長曰源太郞、次曰永治、

三崎順則

幼字猪之助、改善七、曾祖父曰信昌、（善七）宗家下町三崎昌義孫、而故昌之二子、爲人溫和、不口言人之過惡、而敏於商機、寶曆三年、受收米十六石資產數百金、出爲支家、居古市場町、稱魚屋、以鬻綿花爲業、增殖資產、至收米七十石金數千兩、且常補翼宗家、順則即其三世孫也、順則少善碁、又喜漁、一日慨然發憤、碁漁皆止之、以米穀糶糴爲業、妻子衣食一事節約、如是數年、至耕地百八十餘石、山林四十餘町、貨幣二萬餘兩、性直前勇往、重節義、修心學、且敎婢僕以禮義、凡有所爲、輒羞落於人後、有他人貪婪不正者、則指斥抗論、莫所假借也、安政以來、濟貧恤窮、皆不異於片山晴敬、當藩主負債難支之時、順則爲之奔走調

理、其功居多焉、安政元年、順則晴敬率先、獻兵食數石、自是封內富豪、皆應分獻之、四年三月、信民公將赴江邸、發有日、偶窮於旅資、遷延二日、執政元締憂之、謀于市中富豪、皆不能答、順則獨諾之而退、卽就笹山町平野恒之進、佐治町衣川佐兵衛、借之、佐兵衛以其所請頗巨額、私知爲藩財、不輙肯、順則因請擧己田宅山林以爲質、佐兵衛感其氣節、曰何待要質、乃應需、公卽日得上路、公將有所優待順則、元締密告之順則、順則曰、恩命雖厚、必不拜受也、公不得止、賜瓜章銀盃賞之、文久元年、爲獨禮帶刀、是年柏原魚市場衰頽將廢絕、九月順則赴宮津、而還、自是親爲魚問屋支配人、能鞅掌之、二年讀北海道誌、知其地無製鹽、乃與播摩高砂三浦甚平謀、遣製鹽夫數名於其地、以試成否、有年、然以潮水鹽氣希薄、計畫不成而止、爾來聞知其地之情況、常告諸兒曰、是實爲商業擴張之地、勿敢怠、且交大坂兵庫高砂丹後但馬馬關之富商等、一以信義、未嘗有違背也、是故金穀符券、視有順則印章、皆信而授受糶糴焉、得其人之信任、率類此、嘗娶播磨

西脇村來住道悟三女、生四男二女、長曰安三郎、次曰弘造、次曰廣吉、次曰豐四郎、安二郎襲家

貨殖傳畢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印刷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非賣品〕

著者
兼發行者　兵庫縣丹波國氷上郡柏原町
篠川直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銀座壹丁目廿二番地
三原松皆次郎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銀座壹丁目廿二番地
三原松印刷工場

丁數	行數	正誤
一	一	(原)ノ下序ハ愆
同	十一	齋ハ齋ノ誤
九	五	(代)下記ヲ脱ス
一	十一	民ハ氏ノ誤
二十	五	衆ハ衆ノ誤
二十四	五	献ハ献ノ誤
同	十	(正就)ノ下正ハ政ノ誤
二十六	十二	竣ハ竣ノ誤
三十四	五	守定ハ安定ノ誤
三十六	十	蓋正純ハ正經ノ誤
四十一	三	托ハ託ノ誤
四十三	十一	得定ハ得安ノ誤
五十一	十二	守津ハ字津ノ誤
五十五	九	(三十)ノ下五ヲ脱ス
六十	一	(龜)ノ下屋ヲ脱ス
六十一	二	葛ハ葛ノ誤
六十三	十一	(新主)ノ下重賢之臣也新主七字愆
八十二	一	三若ハ三君ノ誤
八十六	十	(信古)ノ下君ヲ脱ス
同	十一	使使ハ可使ノ誤
九十四	八	(執政)ノ下士佑ハ愆(潘)ノ下士佑ヲ脱ス
九十七	十	飢饉ハ飢餓ノ誤
九十七	十一	(修補)ノ下後ハ亦ノ誤
九十九	三	稀筆ハ祐筆ノ誤
百三	三	郎鎮堅門ハ堅鎮郎門ノ誤
百五	三	竊猶ハ竊狡ノ誤
百六	十	(公)ノ下之ハ愆
百十六	四	竢ハ竢ノ誤
百十九	一	(之)ノ下日則何以處之六字愆
同	五	港戯ハ遊戯ノ誤
同	十二	入冠ハ入寇ノ誤

丁數	行數	正誤
百二十	一	收拾ハ收拾ノ誤
百二十一	一	(入心少)ノ下得ハ愆
百二十三	四	黑烟ハ黑烟ノ誤
百二十六	九	量衡ハ量衡ノ誤
百二十七	八	正祖ハ正租ノ誤
百二十九	五	天和ハ元和ノ誤
百三十六	二	本理ハ條理ノ誤
同	六	勞ハ勢ノ誤
百三十八	六	世郷ハ世卿ノ誤
百四十	七	賞ハ嘗ノ誤
百四十三	二	朱田ハ米田ノ誤
百五十	四	等法ハ算法ノ誤
同	六	堤坊ハ堤防ノ誤
同	九	傳俳ハ改傳ノ誤
同	十二	四十ハ四月ノ誤
百五十二	一	凮役ハ凮從ノ誤
同	十一	性名ハ姓名ノ誤
百五十三	十	親戚ハ親戚ノ誤
百六十二	二	(家)ノ下道ハ愆
同	六	(其支)ノ下家ヲ脱ス
百六十四	一	亩ハ真ノ誤
同	三	(小介)ノ下田ハ愆(村)ノ下田ヲ脱ス
同	六	山上政治ハ山上市郎治ノ誤
百七十一	三	(封内)ノ下第ヲ脱ス廢潘之際以下割注ニ非ラズ次キノ五行ヘ二字下リニ入ルベキモノ
百七十一	十	次之者以下割注ニ非ラズ次キノ十一行ヘ二字下リニ入ルベキモノ
同	十二	性田ハ姓田ノ誤
百七十二	三	湿ノ上優ヲ脱ス

工藤主善 著

津輕藩史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青森縣鎌田書林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青森縣
鎌田書林鉛排本影印

他山先生工藤主善著

再版

津輕藩史

青森　鎌田書林

伯爵正三位津輕公

故他山翁多年津輕藩史に心
を盡し編成したる其いさを
いちしるけれはよろこひの
餘りよめる

承　昭

見る卷に心くたきしいさをこそ
まさしく家のかゝみとはなれ

自序

余嘗昧爽而早行。咫尺之間。不辨物色。或認白花爲湖池。或以水色爲倉廩府庫。茂樹繁葉皆未明了。或爲怪狀。或爲妖形。幽暗之故也。隨行隨近。又漸向明。則物色始辨。前所認湖池非湖池。倉廩府庫非倉廩府庫。妖物怪狀。皆露眞形。而無所遁也。我藩草昧之事蹟。亦猶如此。或有視其前面而遺後面。或有詳其左傍而略右傍。故其

記載不能得全體忠邪奸佞是非得失多訛謬可知也況彼我相敵視之國其記載之有異同乎雖然舊記家乘偏探博搜片紙所記無有遺漏彼是參互錯綜而求其實則千載之遠亦可以遡其源幽暗之蹟可因以明瞭矣昔時幕府總大權之日各藩異其域皆禁秘其記類而不諱或譚舊草而不言焉今也公道大布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禁秘者悉出幽暗者日益明而眞僞無所遁則文明之賜也廣矣大矣

明治十九年秋八月

藤主善　誌

凡　例

一　先考夙夜本藩匯世之事蹟不昭于世。常欲修史以表明之。然公事多忙。久不能酬其志。明治十七年始得從事焉。時先考年老身衰。尚親輯羅公家譜記。及諸家舊志雜說。日夜拮据。至二十年冬。其稿粗成。其間四年。以一身任之。其勞不可言也。實不肖。雖不能贊一語以助之。亦得效微力而告成。竊以爲榮。

一　先考既修本編。又欲編歴世夫人。及列臣傳。以繼之。不幸罹病不果而終。是爲遺憾。

一　先考嘗欲立凡例以明修史之意。而未起稿而遂焉就木。故今雖不能知其意之所存。熟讀玩味之間。自有足槪見本意者。故庶不致贅言也。

一

二

一　津梁。桂光。玄圭。頤休。諸侯公事蹟。頗有二簡略缺ㇾ備之憾。臆不ㇾ滿二讀者之意一。然當時封建之餘弊。未ㇾ除。家々秘二其記一。不下肯示中於人上。以ㇾ故材料太乏。讀者幸諒ㇾ之。

一　此編是係二于未定稿一。先考曾斟下删潤補正以大中成之上。不ㇾ果而終。以ㇾ故其事實。或不ㇾ保ㇾ無二訛謬脱漏一。後世識者。賜二補正一則幸甚。

一　石居象松先生亦有二修史之志一。既有二藩祖略記。歷世藩公事實略記等之著一。而未ㇾ果二其志一而歿。可ㇾ惜哉。今先考之修ㇾ史。循二據其説一者頗多。先生之功不二敢沒一也。且校二正本編一也。先生高足。三上脩三郎君之力。居ㇾ多。其勢不ㇾ可ㇾ不ㇾ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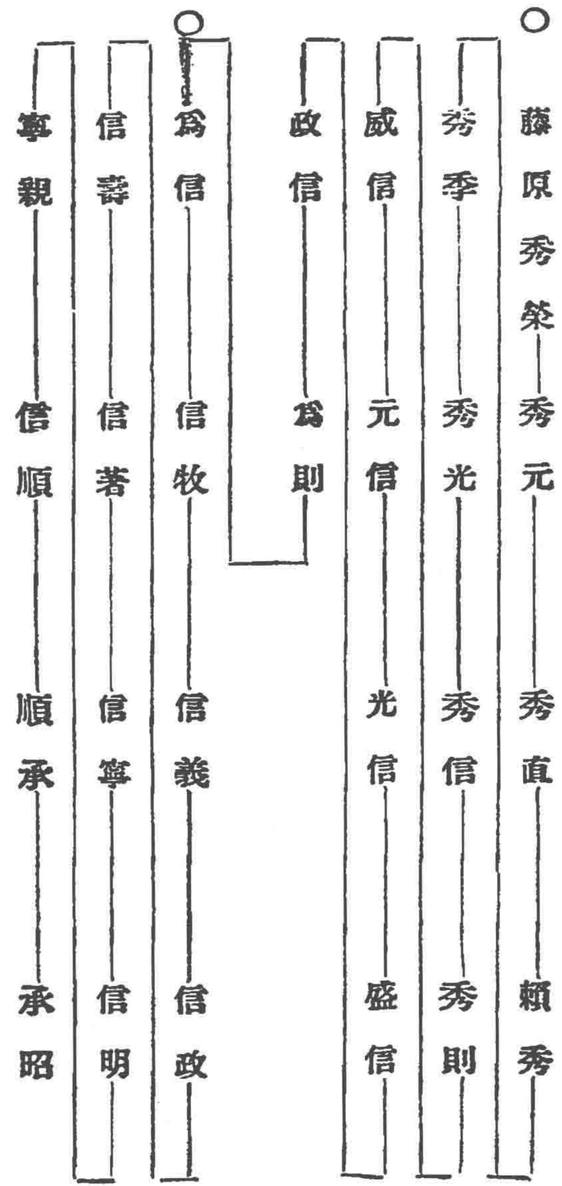
一　上梓期迫。不ㇾ遑二細校一。若其誤謬。伏仰二識者之是正一。

明治二十三年一月

外崎覺謹誌

津輕氏略系

大織冠藤原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之孫。秀榮是爲二津輕氏始祖一。秀榮父鎮守府將軍基衡。奏二請秀榮。爲二津輕六郡主一。遂以二津輕一爲ㇾ氏。藩祖爲信。其十五世之孫也。其略系如ㇾ左。



津輕藩史卷之一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著

藩祖瑞祥公

藩祖瑞祥公姓藤原。諱爲信。紀伊守守信之子也。其先出自大織冠鎌足。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孫秀衡。以父鎮守府將軍基衡奏請。居入間郡十三城。領津輕六郡。任左衛門尉。敘從五位下。建久四年四月五日卒。年九十八。母安倍宗任女。子秀元嗣。建永元年。將軍實朝賜襲封之敎。稱左衛門尉。承久元年十一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子秀直嗣。小字敘任丸。敘從五位下。稱左衛門尉。寬喜元年。與安東氏戰于津輕野敗死。安東氏安倍貞任之裔也。貞任之滅。次

二

子高基丸。幼孫逃于津輕藤崎。及長。遂領其地。至與
我相抗衡。秀直之死也。子頼秀尚幼。以故失其領地。
依堺新城領主橘次信次。信次匿之山中燒炭處。俗
稱之燒炭藤太。藤太頼秀之幼字也。秀直嘗憂安東
氏强橫。慨然曰。宗家既亡。田原藤太之裔。唯有吾耳。
而今爲旗下所逼。吾欲使兒復祖業也。因命曰藤太。
頼秀及長。身材六尺五寸。勇武絕倫。遂能復舊地。曾
謁于征夷將軍頼經。頼經美其雄偉。賜偏名。贈以大
原實守刀。是津輕氏傳家寶刀綱丸者也。頼秀敘從
五位上。任左衛門尉。弘安三年九月卒。年五十七。有
男曰秀行。又稱藤太。先父卒。其子秀季。以嫡孫承祖
爲嗣。幼字藤太。正和二年隨祖母近衛氏抵京師。謁
近衛家。因獻黃金三千枚于朝。敘從三位。任左衛門
督。當此時。安東氏威力復振。與我爭雄。兵結連年不
解。會北畠顯家。爲鎮守府將軍。多方解紛。遂令兩氏
講和結婚。足利氏之亂。秀季率二千五百騎。安東
貞季率五百騎。屬北畠氏。共勤王。延元三年五月。皆
戰死于泉州安倍野。秀季時年六十一。子秀光嗣。幼
字藤太。敘從五位上。任左衛門佐。時有海嘯。大圮外
濱之堺十三城亦壞。故城于大光寺移治焉。正平四
年十二月卒。年五十五。子秀信稱左衛門尉。天授四
年四月卒。年六十。及此時。安東氏勢漸衰。且與我結
婚。後互相親睦。郡內無虞。而南部氏勢焰日熾。有併
吞我地之志。子秀則稱左衛門尉。城于堀越而徙焉。
爲南部守行所誘。斃于下久慈。憤悶絕食而死。子威
信尚幼。南部氏使金澤家光監之。及長稱左衛門。大

津輕藩史　卷之一　三

秀。武名稱振。南部光政畏レ之。妻以二其女一。生二一男一。曰二元
信一。文明二年光政託二好會一。來襲二我不虞一。大夫遭レ害。有二
臣大曲和泉者一。抱二幼主一而逃。夫人歸二于南部一。日夜悲
泣。念二幼兒一而不レ措。光政憂レ之。且聞二我旗下諸城主。相
約詐二南部一。欲レ鎮二撫之一。乃索二幼主一。城二于下久慈一。使レ居レ之。
我臣多往歸焉。稱二信濃守一。南部氏以二其族久慈景政
女一配レ之。使二金澤家信監二我地一。實奪レ之也。長享二年四
月。信濃守欲レ訴二父祖冤於上國一。潛發二南部一。南部氏伏
兵戕二之鬼柳一。其子曰二光信一。即長勝公也。時尚幼。久慈
景政等保二護之一。在二下久慈一。及レ長以二金澤家信女一配レ之。
既而南部氏欲レ慰二公憤怨一。聽レ歸二其故土於レ是。延徳三
年三月。公率二舊臣一復歸二于津輕一。城二于種里一而居焉。而
南部氏監二我地一如レ故。公常欲レ復二父祖讐一。招二儁傑一勸二農

津輕譜史　巻之一

桑一。務二圖富庶一。又築二賀田城一。然而。時未レ至。齎レ志卒。實大
永六年十月八日也。臨レ卒。屬二族人老臣一曰。我有二積怨
深讐于南部氏一。欲レ使二子孫必報一レ之。請擐レ吾以二甲冑一帶二
刀鎧一。縢二縲貝一。向二異位一而瘞葬焉。乃率二其遺命一。葬二種里
城之郭一。丞復二歸飛地一。後。稱二大浦氏一。子大浦公盛信嗣
立。稱二信濃守一。居二賀田城一。先レ是。明應六年准后近衛公
傳二通秦寫一。長勝公締二之賀田一。使二女阿久侍一。擧レ男。曰二坊
丸一。政家爲二乃子一養レ之。天文七年卒。年五十六。天津公
嗣。修驪。稱二右京亮一。後更二信濃守一。叙二從四位下一。任二侍從一。
自レ愚津輕氏。爲二近衛氏胤一。天文拾年六月。公與二小山
隆濃春一。殲二于和徳川原一。遇レ伏自裁。子弘岳公爲レ則嗣。
稱二信濃守一。弟曰二紀伊守守信一。守信無レ子。夫人愛レ之。
督衣由。夜夢二一老人授以二疊扇一曰。以レ比爲二汝子一。既而辭二

有身。天文拾九年正月朔旦生男。即瑞祥公也。故幼字扇。初天文中南部安信城石川。使弟高信居焉。以鎮我六郡。於是。南部氏有九戸之難。徵援于石川。高信謂彼之有九戸。猶我之有大浦。皆腹心之患也。今若遣援兵。則大浦氏乘虛而起。亦不可測焉。不如卑辭以求援於大浦氏。使南氏相鬪也。乃乞援于我。公使守信赴援。守信此行期必死。臨發屬幼兒而去。遂戰死於櫻庭。瑞祥公幼孤在堀越町井飛鳥保護之。稍長有英雄之姿。既而松岳公遇疾。自知不起。乃召老臣森岡信元。兼平綱則。葛西信清。曰余欲報累世之仇。恢復疆土久矣。今也不幸不果。而徒死于床上。是余所深恨也。況方今海內鼎沸。干戈相尋。若使幼弱承圭立。則大權社稷傾覆矣。余念弟守信遺孤扇。

雖未弱冠。而有主將之器。卿等奉之以主社稷。三老曰。謹奉命乃迎而立。實永祿十年三月也。
永祿十一年十一月。公狩于岩木山下。公素有大志。既立。欲匡復疆土。乃密傳檄於族人舊臣。新岡。森[illegible][illegible]。三世寺。折笠。宮舘。櫻庭等。召之。語以意。皆應之。於是。公乃召兼平綱則。盛岡信元。葛西信清。曰余欲一計。曰狩于岩木山下野崎村西郊。以閱兵馬。試進退馳逐。宜豫戒期也。乃部勒兵千餘爲三。二百余爲一隊。使信清率之。五百餘爲一隊。使綱則信元率之。以三百余爲中軍。公自帥之。下令曰。敢違節度者。以軍法處之。至期。黎明發大浦城。兩隊從西南進。公從北東進。以破螺爲號。法令嚴明。部伍整齊。三軍齊放火于民家。悉會廳下而止。乃振旅而歸。先是。令村民各

運器財。遁于山林。事畢。即倍舊營。築家屋。給衣物錢　八
糧。一無所損。村民懷恵
古賀伺庵著名將遺德錄。贊此事。曰聖人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士卒平素不輯睦訓練。斷不可以
勝卒。晉文伐原以示信。蒐於被廬。以教少長之禮。
然後成城濮之大捷。職是故也。
十二年夏四月。公遣森岡元信。通好山形城主出羽
守最上義光。爾後義光報我。以織田氏之消息。最上
氏自先世。領出羽。至義光武威最張。爲奥羽強族。方
是時。織田氏操弱樓於上國。欲宰制海內。公察天下
形勢。故有此使命。
元龜元年春。公與親臣十五人。微服間行。至越後。講
信輝虎矢彥及出羽羽黒祠。遂訪最上義光。結款約
機事而歸。
三年夏五月。公帥兵伐左衛門佐南部高信于石川
城。滅之。高信三戶城主南部安信之弟也。而爲大膳
太夫信直父。初天文二年。安信襲大光寺城主伊豫
守葛西頼清。而滅之。乃城石川。使弟高信鎭我三郡。
既而安信卒。嗣政嗣。早卒。子晴繼甫十三。忠直。高信
往監視之。晴繼遂夭。高信即以己子信直嗣職。人皆
疑之。民族尤旦改貳。其弟寬親。樹引濟某。武田建安。
大浦爲信欲等。不服否唱義將討之。於高信久留八旦
而不遂。及使其族信愛居大光寺城。又次子政信監
乳井氏于波岡城。其妾父小笠原信淨副之。永祿十
二年三月。政信暴死。高信詰之信淨。對以信愛之所
鴆。信愛懼誅焉。出奔投於。是以高信復家居石川城。是

一〇

歳使濃本重行居大光寺城。重行素梟雄。娶乳井福
王寺玄蕃於猿賀。而殺之。悉奪其地。高信不敢問也。
高信驕奢日長。度不足。徵斂甚急。民抱離心。公歎曰。
高信篤宗虐民。有暴横如重行者。而不問罪惡貫
盈。衆叛親離。何以治國。不制則亂將及我。且夫津輕
全郡。富我祖先之所領。爲南部氏所竊食久矣。今也
族復時至。不可失也。於是。慨然有擧義之志。而高信
未之知。欲加恩意懐柔我。一日招我於饗。公報應之。
高信喜迎。杯盤獻酬。慇懃盡歡。公從容謂高信曰。某
所領堀越城。壘溝荒壞。多歷年所。今幸四鄰無虞。疆
内閒暇。及此時修之如何。高信不怪曰。今也兩氏和
平。使命相通。事同一家。惟子所爲耳。公謝而歸。急興
土木。修堀越城。深溝高壘。繕門櫓。選戰士於工人。執

十一

役。實兵器於苞。搬入城中。以爲襲擊之備。於是。召老
臣議曰。南部氏吾祖宗累世之仇讎也。而高信驕奢
日長。是當圖恢復之秋也。今我欲伐之如何。僉曰。高
信鎭于三郡。而兵多食足。城險援來。大光寺。和徳。淺
瀬石。田舍館。爲股肱羽翼。三戶亦不遠。可謂強敵也。
然而。我以孤城與之爭衡。猶羊敵虎也。不如乞援於
家上氏。大張兵勢。然後圖之。儻又姑舍石川。先攻其
屬城。漸剪其枝葉。而後蹶根幹也。公曰。卿等之言非
策理也。雖然。兵之道不在衆寡。唯在主將之方寸而
臣。軍士精鋭次之。今高信雖城險也。雖兵多也。衆叛
親離。不足恃也。若事出不意。神速如脫兎。則其誰援
之。且夫入戶有九戶之患。必不可遊出兵。是不討高
信之好機乎。若舍石川先攻其旗屬諸城。則雖輙援

之。砥諸城協心併力禦我也必矣。今譬諸伐樹。先伐其枝葉。則斧刃缺損而見功緩矣。若先其幹。則一舉而幹枝立枯矣。故先討高信滅之。則諸城望風而服。否則圖之難矣。卿等其莫憂焉。老臣皆歎服。公乃遣使招石川老臣金澤某。栃尾某。鶴浪某于大浦城。具珍羞。大饗三臣。備以劍馬時服。又命板垣兵部信成送至于堀越城。以序慇懃。此夜急召群臣。密示誓書曰。南部氏我家累世之仇。而領地亦悉爲彼所褫。爾來累世欲報之。而時未至。以及吾世也。吾視南部氏近状。高信簒宗。宗族離叛。且驕奢日甚。國人携貳。是天佑授于我也。不可一日猶豫焉。汝等其一爾心力。以立功名焉。群臣咸感激。勇憤倍於它日。於是。公命兼平綱則留後。五月四日。夜子牌爲帥兵三百餘。發大

浦城。丑牌入堀越城。休士馬少時。乃部分其兵爲三。使板垣兵部率兵百五十餘爲先驅。茆帽隊副之。茆帽隊者。飲博亡頼。以鹵掠爲生者也。公厚施之。用爲間諜。或以合放火亂略也。其徒八十餘名。皆着茆帽。以三尺布爲帕。各提六尺桱梏。小栗山左京。砂子瀬勘解由左衛門。爲之首領。當時所謂野武士者也。盛岡信元。葛西信清。率兵五百五十餘爲中驅。公自帥兵三百五十餘。次之。麾下騎兵十二矢又五郎。塗部地新七。櫻田宇兵衛。深浦雲助。八幡將監。一町田靱負。前田藏主。黒土近江。横岡某。細越某。楢引助太郎。大秋渉次郎。中細惣助。金出雲。同仁兵衛。高田民部。工藤大隅。沖舘長左右門。佐藤越前。成田市助。鍛冶仁右衛門。小山内越前。左比内藤藤崎万助。倉光主水。福土万右衛門。宮館對馬。奈良岡豐後。蒔苗鍋三郎。相馬孫六郎。佐藤平右衛門。沼田面松齋。天道衛門四郎。同甚右衛門。同甚三郎等三十餘人。皆一以當千者。公置諸左右。以爲衛。各隊整燭籠。兵士各手梃。驟燭不點火。馬啣枚。取暗路而行。上新岡。但居禪丹波。櫻庭太郎左工門等。各率手兵。續發。金出雲。葛原權能。率弓銃卒。陳大清水。以備于和徳之救援。[illegible]矢向鱗集于石川城。四面圍之。急點燈。燃松明。鳴金鼓。

吶喊擊レ之。城中錯愕。不レ知レ所レ爲。高信急起指二揮會士一。
禦レ之。而城中兵寡不レ能レ支。高信知レ命窮。手刃二妻孥一而
自盡。城即平。乃命二板垣兵部守一守二石川城一。而凱旋。入二堀
越城一。諸將校賀二戰捷一。公召二森岡信元一曰。吾有レ所レ慮焉。
宜下饗二士卒一。秣レ馬。以俟上レ命。既而會二諸軍一曰。吾將下乘二此機一
略中和德城上也。諸將努力。乃發。至二取上村一。部二分其兵一。爲
レ三。使下森岡信元率二二百餘人一。從二一本柳一進。伏二稻荷林一。
以待中指揮上。命下葛西信清率二百五十餘人一。陳二日金林一以
遮二讚岐父永春一。約束已定。使二二隊先發一。公帥二麾下
五百餘一。從二高崎一進。放二火和德市中一。此日以二端午佳節一。
士皆會二聚于城中一。城主讚岐既聞二石川之變一。謂レ衆曰。
聞石川城既陷矣。攻レ之者必扇也。大浦氏之於二南部一
義一。祖先之仇也。且扇之爲レ人。非下屈二人下一者上。若得レ志。則

一四

其次必將レ及二于我一。々亦彼祖先之仇也。不レ宜レ不レ備。言
未レ畢。市中火俄起。烟間見二卍字章旗。錫杖認標一。乃笑
曰。果然。即擐レ甲率レ兵出戰。錫杖認標。卍字旗章。津輕
氏世用爲二表識一者也。讚岐素驍勇。兵勢甚銳。我兵咸
田茂左衛門。村市越前。葛西左衛門太郎等四十餘
人死レ之。公見レ機鳴二號螺一。信元所レ率之伏兵。起二于田中一。
分爲レ二。一隊向レ城。一隊衝二讚岐背一。方二此時一。葛西信清
遮二讚岐父永春於日金林一。斬レ之。直旋レ兵壓二和德城一。太
擊恐二勝之一曰。恐可二屠戮一。城中婦女聞レ之。悲泣叫號。擊
鼓二于外一。城兵爲レ之沮喪。恐二潰散一。城遂陷。十二矢森五
郎。塗部地新七。櫻田宇兵衛。鍛冶仁右衛門。小比內
藤慶。金出雲。同仁兵衛。高木主水。工藤大隅。佐藤越
前。沖館長左衛門。成田市助。小山內越前。外崎源助。

一五

津輕藩史　卷之一

一六

金光主水等鼓進退鞭。十二矢又五騎斬讃脱。進業
董。靡鼓岳南三騎亦戰死。讃鼓二子主馬。求馬著靡。
要田副貞。塗部地斬七共攀斬之。其他所獲首級百
蓋十四。於是公會諸軍。行賞錄式。賦進于大浦墻。明
羽知鎮功行賞。各有差。以和橋城及讃岐所謂之地
踏箕元。信元臨戰。法令嚴明。卿士卒如使手足。靡捷
欲遠不犯。故公特賞之。

主善曰、公之鉄從舊士、勝算熟於胸中久矣。故
六奉而平二十餘。三城既平。而六郡已入掌中。是
公所謂置斧於枕鉾。而被素立沽者也。是之謂
神機妙算矣。

是月。使長谷川播部于出羽山形。告出羽守最上義
光以伐南部高信。定之。義光亦遣使人。來賀捷。㊃森

八月南部信直大舉攻戰。其先鋒將多石鳥號先未
陝大驚。宿川原。信直帥兵二千餘。繞八戸。至營。陳。遣
沈其。攻賃乘。迫攻一戸城。信直得衆而得。寡遷軍排
未下。鳥號孤。軍既久重地。欲進則勢微。欲退則進是
業。將欲挫失光寺將。至高畠塞下。營孔井遊精所。遇
慶甫。大勝靈王。寺主善之子也。主善兼總軍。面
業。趙陳。敗。寺多闕塞及旗賀深砂陣。陳二社延鈔地。
就肩族。門。濱。決光寺將注旗本直行。學。和相就。究檢
鉄本。其身。主善臨之。旗指斷。鳥號急直行。現身之。奇。衆登
擁攀。先擒狀。兵於下。荒田村族。其隱忽起攀之。擊。支
幕。南攀。旗鑓。南部高信不禁之。主善于是清。信總議
寺。山林。將使因。衆平鋪則。余歸于我。且整高畠。覺援
鼓。其失。實之。令擊之。重行。起。畢兵來攻。高畠。遂清助

律體畫史　卷之一　　　　一七

稍甚力。而來寄不敵。綱則且行援之。重行遂敗退。被
擧隠岐率兵來。更穿塹構柵。以塞行路。隠岐輕侮
其堅塞。欲急拔之。建清飛箭丸禦之。敵兵多死傷。隠
岐退。軍勢攻具。再攻。於是建清乞援于我。綱則請赴
援。公許之。授兵百五十。馳援之。合力防戰。隠岐卻岩
寄可援。與怡道戚絶。乃引兵而退。路爲土寇所掠。
會黨過去。公賞綱則功加祿。且召建清。大獎勵之。
天正二年夏六月。世子信忠生。㊀秋八月公帥兵攻
大光寺城。與瀧本重行戰于錦田林。先是。淺瀬石城
主千德政氏。援我兵。威日熾。自計大光寺不足以
爲恃。不如屬于大浦也。乃爲其子安藝求婦于我。若
臣萬西信清。信清怪之。請彼與我仇敵。而求婚。是欲
與吾交。害實也。不可不速圖焉。萬里請公。公曰。兼許

之。吾欲見其意之向背也。信清許之。婚禮有日。公陽
聲鎭清與重行黨結婚。使屛居之。政氏聞而甚畏。讒
重行。部將綾藤宅虜。獲其首。副蓄獻之公。以爲無
狀。公乃數信清。使與婚。政氏來謝。公厚遇之。賜以刀。
瀧兵。重寄曰。異日公若出兵。則願爲先鋒矣。歸而與
重行絶。命其部將木村越後兼岩嵩猿賀。以拒重行。
成糞。公欲招降重行。遣人諭之。重行不聽。却請使人。
殺之。公怒決意誅重行。先徒居堀越。以逼大光寺。且
行黨羽瀬川。使部將千葉與四郎戍之。與黄兼岩與
敵對。命津輕政秀迫之。相距十餘許。日相挑戰。敵益
公請攻大光寺。乃部分其兵。千餘敵兵七百餘兵。陣
於綱則。命信賢。萬原祐清。三百餘兵。陣新屋。尾崎口。
劉軍數援。命乳井建清。爲先鋒。依實讃也。[illegible]

津輕藩史　卷之一　二三

韋。許レ之。去歲十二月廿五日。公召老臣密議曰。吾以
四年春正月。公師レ兵再攻二大光寺城。重行請二致レ城而
門四郎言。賜二兵天道一云。
鮲。其弟彌三郎。宮紹具五郎。防戰皆死レ之。殺公金二衛
レ戰而死。阿保近江。相馬伊賀。八木橋定久。新岡源亦
收レ兵而入二攝越。明日還二大浦城。是役下町田信清。當
且退。會日暮交綏。有レ請下乘二城兵之勞一夜攻上者。公不レ許。
重行知二其不一レ可レ勝。引レ兵而退。我兵追二躡之。重行且戰
レ馬驅レ追。既而我諸隊悉聚。公立二於高地一而麾レ備。於レ是。
レ衛從。謂レ公曰。委二命於天道一。第可レ踰レ追耳。公即一鞭驟
走到二鰺川。追當レ前。廣不レ可レ踰。追兵來逼。衛門四郎軌
撥。卒嘩呼二信元。信元躍下。提二馬足一扛レ之。因得レ逃。闘レ蹊
鑽レ之。馬亦陷不レ能レ出レ泥。急甚。適森岡信元。舉二都下一來

レ之。謙進輦レ矣。斬二馬鍬。鐵蹄。駭殆覆。殷田副眞。氏二季衛
留蕪莚飭戰。適公將騎陷二田中。泥深及二馬腹一。鞍異兼
并從進。簡捍超レ群。眷敵甚力。公親自揮レ槍殺レ敵。從矣
奪二鋒疾逆陷。騎衝二鎗田林。我兵頗從逸。蕃亦綿下竝
隷。荏二館田林。是必守陣也。重行藤施由。善所レ憑麗。悉
敗鬪。舉命于天上也。汚使謙レ之。兼自。卍學韋旗。幟夜總
敦レ來。我寨。堡守鎖レ非レ策。不レ如下直衝二敵牙陣一。奮顚單身
効奮二鑽刑細。進陣二舘田林。重行兼驍勇善鬪。自許自。
亦。轄二釣事一綽决敕舘田林一。食レ號。三箇擊壓二大光寺。衆
レ之。脅二衆仙一而進。森岡信元。率本隊則。一千餘兵。鏡二レ壘
仁羅猿廷信正。黑土助方。奈良岡中務。前田鐵季彝
從二覆田口。募西信清。上新岡眞正。將二兵一千餘一爲二第
纏。率二兵九百餘一爲二第一陣。深浦雲助。八幡將皇。繼レ之。

爲攻大光寺城。利在于明年正月朔旦。何如。僉曰然。於是。密戒將士。令履橇操長柄槍。乳井建清。森岡信元。爲先驅。金信就。葛原祐清。爲申驅。公帥兵八百餘。爲中軍。千徳政氏。爲後拒。以除衣子牌。發大浦城。詰旦攻大光寺。城中以新禧故。不設備。狼狽失措。然重行猶不屈。率兵可三百。突圍出戰。我兵陽却以誘城兵深雪中。城兵不着橇。盤旋雪中。進退甚窘。我兵以長槍斃之。死者過半。重行乃收殘兵。入城閉門。我兵乘之。攻愈急。重行知城且陷。欲屠腹。弟重門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屈以待時。重行從之。乃使重門請降。重門因盛岡信元。頓首曰。重行勢盛力竭。願乞一旦之命。擧城而去矣。信元亟聞諸公。公許之。且問其去將。命將校送小湊口。重行及其妻孥乘雪舟。東縛兵

器而去。諸將皆賀。獨乳井建清。奮請曰。重行之於臣。不與共戴天之讐也。臣辱先鋒。鞠躬竭死力。殊以欲復讐耳。願斬重行以甘心焉。公曰。汝言實有理矣。然彼已降服。而戮之不祥也。汝以復讐爲急。吾以安民爲急。汝其屈意以從吾矣。乃賜建清以其父之舊地。而慰藉之。此行公軍守小。以觀軍狀。謂沼田面松齋曰。戰敗何如。面松齋乃以圖歌。述城可平之意。對此深驗。公大賞之。乃置留守而凱旋。○是歲。尾崎城主喜藏。新屋城主源次郎。各以城歸降。

六年秋七月。公取浪岡城。以城主三郎兵衛尉北畠顯村還。先是。公欲取浪岡城。未知其虛實。聞其重臣吉町彌右衛門者性貪欲。啗以利。彌右衛門輙通款。具告以主暗弱臣下不和之狀。又其地有一寺。曰玄

鶴寺、公屢微行。欲語寺僧休西坊、休西坊傾慮備報
浪岡事情、因盡知城中虛實、於是。公謂區々一小城。
可不血刃而得耳。乃設策先誘其地博徒、多與金錢、
刻期亂入城中、縱火相呼曰。大浦大兵方至矣。浪岡
君臣錯愕失措。我兵乘之。鼓噪發聲、圍其三面、故
闕一面、城中莫善防者、博徒等乃詣顯村、輿而至我
軍、公憐之。送西麓禪院、尋自盡。公原欲保全之。而萬
西信濟等。私謀使之自裁、公大憤其矯命云。北畠氏
陸奧國司顯家之裔。而來據此地、數世相傳。士人稱
之御所、及其衰、南部氏置食其地、僅領浪岡近傍、至
此而亡。
五年。築館于黑石、以爲外援警備、

七年秋七月。公帥兵討賊于茶臼館砦、賊徒奔潰。初
公滅石川和德、尋陷大光寺、平浪岡、兵勢太張。諸城
望風降附。闔郡大半屬于我、於是。故大光寺城主南
部信愛子。檜山六郎、仝七郎。率兵三百餘、侵我地、逐
茶臼館砦將出町豐前、而入保焉。以攻其近傍城堡、
而又所在殘黨。瀧本重行。仝重門。波岡左近。三浦甚
及比內淺利黨二千餘。亦屬相續。兵勢甚猖獗。公遣
峯部地新七。范中忠光。阿部兵庫介。乳井大隅。仝將
參郎。中野仁兵衛。相馬孫次郎。田中吉祥。高田民部
等討之。又命盛岡信元。象平綱則。葛西信清。援之。乃
傳檄旗屬諸城、皆會戰。七月三日。公督諸軍、大舉討
之。賊軍逆戰。決死苦鬪。津島政秀。小山內匠等。死之。
我軍不利。賊乘機逼壓下、急甚。田中吉祥。乞公甲冑、
擐之。冒公名、以欺敵兵、中銃而死。公得間而脫。會日

害交綏。賊以爲獲公。軍中相賀。開宴不設備。公謀而
知之。中夜襲其不意。賊軍錯愕失措。不能支。大敗奔
潰。六郎遁於金木村。遂獲斬之。七郎遁于田刈。亂乃
平。

八年秋七月。猿賀深砂祠災。相傳。祠祀將軍田邨麿
云。

十三年春三月。取油川城。城主奧瀨善九郎。性素怯
懦。公謂取彼恐嚇以足矣。乃密召新城里長賜物。而
授密計。及期公至于浪岡。衆平綱則。爲西信清。領兵
五百。擧火于新城。里長驅村民。呼噪至油川城。曰大
浦大兵已迫矣。城中士女。扶老携幼。相蹈藉而走。善
九郎倉黃棄城。乘船遁野邊地。其明公抵油川館。一
向宗寺。以其主僧顯英、嘗通款于我也。橫內堤彈正。
及蓬田越前。望風各棄城而逃。外濱之地悉復。公芳
撫綏其民。置戍而還。堤彈正我之外姻也。性愚騃。沈
湎于酒色。故公疎外之。彈正啣之。嘗以銃彈公。不中。
至此而亡。○夏四月南部信直。使其將名杭日向帥
兵三千。攻淺瀨石城。城主千德政氏與戰大敗之。初
南部氏憤政氏黨于我。欲先殘滅之。乃使名杭日向
討之。浪岡左近。瀧本重行。副之。踰赤田經倒備山之
險。陣打杭野。使人責政氏曰。汝累世臣于我。而猶
貪慾忘義。而黨仇家。宜速輸城而去。割肯一死矣。否
則殲滅無遺類矣。政氏答曰。我家千葉氏之裔。而來
爲名族。我之於南部。我觀時勢暫屬之耳。何常之有。
且夫離無道就有道。是士之常。今南部氏衆叛親離。
我是以叛焉。大浦氏以仁義爲旨。以救濟爲事。我是

以就之。是理甚分明。若猶不辨。則請可一戰以委成
敗於天而已。輸地則不能也。日向大恚。急亂汗瀬石
川。而來攻。政氏蹤乞援于我。且募城下農商男子年
十六以上。得千餘。各操刃棓竹槍。與逞兵三百。嚴備
而待。更出餌兵于中川原。極口設罵。敵怒。急進來
擊。乃陽敗而退。誘敵於城外渠間。政氏乘機出戰。敵
兵靡散。悉陷渠中。斬獲頗多。日向僅以身免。政氏部
下村上理右衛門。驍勇善戰。其妻亦勇。提肩尖刀。而
從焉。其僕大炊助。膂力象人。其兵凡七人。斬敵十餘
騎。木村彥右衛門。岸野左兵衛。亦皆驍勇。獲首七級。
理右衛門傷于銃而退。適見敵將日向走。不知爲日
向。踰渠之際相遇。伸猿臂。奪其背旗。及還覺之。恨使
其逸。既而。公師兵三千。來援。時戰既散。乃接軍高木

口。公單騎率步兵五六。直赴政氏陣。勞之。且歷覽戰
地。塗部地新七從而後。躍馬踰渠。々中有敵兵藤堂
外記者。伏葦新七馬足。而墜之。斬新七。新七奴三浦
佐助。來援。遂斬外記。敵殘兵往々狸伏。見公單騎。突
起圍之。公脫透。敵人奪公背旗而去。中田彥五郎追
及之。苦戰。遂得其旗而還。公歸路問戰狀於農民。徐
進淺瀨石城。政氏見公從兵少。心動。與男安藝二男
新生欲擊之。三男城之助。固諫而止。公察其色而故
爲不知者而去。路就村上理右衛門宅。問其傷。大賞
其勇。而歸于高木牙陣。明日以錢若干貫賞賜。中田
彥五郎加祿。且賜其背旗。木村彥右衛門。岸野左兵
衛。亦皆有賞。◎五月公師兵。攻田舍舘城。々主千德
政武死之。先是。公惜政武義勇。不忍加兵焉。屢使人

軍之歸降。政武不肯。於是。使小山内左膳懇諭招之。政武不從。公又使其所親。猿賀村清藤長兵衛。百方說利害。政武固執。終不從。公不得已。而用兵。乃使爲西信清。率兵五百。從猿賀口。千德政氏。率兵六百。從黑石口。置牙陣於諏訪堂。森岡信元。兼平綱則。隸麾下。使金信就。前田藏主。黑土助方。櫻庭信正。爲先鋒。從大曲口。進圍城。下令禁發銃。中川美濃。中村惣右衛門。小笠原惣右衛門。佐藤平右衛門等。先登有功。政武與死士三百餘人。出城戰。士垂盡。政武退而徐自盡。城乃平。乃使二本柳重次戍之。而凱旋。蓋千德氏千葉常胤之遠裔。而政武政氏之從父弟也。

主善曰。或謂。政武所謂守節死義之士也。於智勇則未矣。何也。三郡城砦碁峙。戰鬪相尋。而未聞政武一與之戮力相救援。徒袖手傍觀。而待亡。豈爲有智勇乎。曰不然。政武之與政氏。族則同。親則從父弟也。素可與之爲唇齒。而政氏既叛。而應于我。若浪岡油川。不足與之共謀。而南部氏之救援不可恃。是其勢不可爲也。勢不可爲。則雖有智勇。無所施而已。是其伏義一快戰。而徐就死。固其宜也。豈爲無智勇乎。

歟承用。公將海路赴上國。遇颶。不果而還。是月寂上養洗報以豐臣氏傳檄於諸侯。征北條氏之事。公決意欲謁關白豐臣公。急治行裝。時道路梗塞。乃就海路。勒兵二千五百。發艦于鰺澤。風逆。泊深浦數日。既發。艦至出羽渡鹿洋。遇颶大起。艦漂蕩。將傾覆。沼田面松齋禱曰。聞遇風濤者。投寶器以祈海神。則得免

三三

難。入命至重請行之。乃以傳家寶刀。投諸洋中。須臾
風歇波平。得達松前港。既而泊三廐。起錨。則往日所
投寶刀。繫纜而出。公大悦。因命其刀曰綱丸。艦在洋
中。可二旬。至九月還大浦。賞面松齋。加祿。
十四年春三月。公子信牧生。○秋九月。公帥兵千五
百伐出羽比內獨鈷城主淺利賓義。公以閭郡既復。
欲平秋田仙北。直接境于家上氏。合勢以經營北國。
先伐比內淺利氏。遣路險惡。乃作新路於矢立嶺。以
向比內。淺利氏不出。乃受其老臣松尾左衞門四郎
之降。而還。
十五年春正月。修堀越城。○夏六月。公帥兵二千。將
陸路赴上國。到鹿角。南部信直遮路。不果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公欲假道于出羽。如上國。秋田城介
安倍實季不聽。公猶欲犯進。重臣諫之。乃到安仁笠
[illegible]而還。
十七年夏四月。秋田城介安倍實季請成。且約共伐
獨鈷城。公許兵到出羽白澤。實季違約。先使其臣嘉
成氏兵衞襲之。淺利實義窮困自殺。公聞而怒。因據
[illegible][illegible]近傍。而還。爾後白澤以北。悉歸于我。○是歲遣
八木橋備中里[illegible]於關白豐臣公。贈馬及鷹。且陳道
路[illegible]塞。不能躬至之狀。關白乃賜以封地之璽書。是
時[illegible]稱津輕氏。將使命所贈之馬名筑紫。頗駿足。館
[illegible]林之役。[illegible]險大滯者也。公甚愛之。至是爲贈。備中
此行取海路。如京師。
十八年春三月。公謁關白豐臣公于駿河沼津。而還。
[illegible]從爲從[illegible]臣十數人。而間行遂謁云。是月關白大

三三

衆。征北條氏。事平。八月進入陸奥。南部信直。訴九戸
政實作亂。請官兵討之。關白乃令飛驒守蒲生氏郷。
陸奥守伊達政宗討之。政實出降。關白還京師。○是
歳秀[illegible]拔[illegible]封内。査撿群臣及庶民家系。○世子信建
叙從五位下。任宮内大輔。
十九年夏五月。九戸政實。據福岡城復叛。關白豐臣
公。以權大納言豐臣秀次。爲大將。徳川家康。爲節度
[illegible][illegible]。蒲生氏郷。伊達政宗。督奥羽諸侯兵十餘萬。討
之。諸家相次降潰。公亦應秀次命。帥兵二千三百餘
會之。進攻名抗。同諸侯圍福岡城數日。我兵萬西
[illegible]兵衛。葛岡七郎。神助五郎等先登而皆死焉。政實
與其黨族三十餘人。決戰遂死之。城乃平。於是信直請
受其臣。津輕右京亮吾仇也。請以便宜討之。氏郷以
與南部氏爲姻。頗助之。軍監彈正大弼淺野長政曰。
吾此役。奉討政實之敎而來。未聞討右京亮之命。且
吾子與右京亮。不與共戴天之仇。而不能自討。遷延
至此。今欲假官兵之威。以報私讐。如天下之笑何。信
直嫌然。無辭而退。長政復促公。速班師。公乃引兵而
還。

主善曰。兵之於名大矣。政實之擧兵。其素謀討
信直簒宗之罪也。宜首顯白其事由。訴豐臣氏
以大義責其罪也。則名正言順。義兵之所向。其
誰敢禦之。不能然。而徒擧無名之兵。嬰孤城以抗
大兵。是亦覬覦宗家也。其取叛名而亡。不宜
乎。故曰。兵之於名大矣。

文禄元年。太閤豐臣公。遣巡撿使加賀守前田利家

萬。奉ニ議ニ封内城。公館ニ利家於大浦城。前田利大。同制
致於ニ堀越城。監察片桐且元。小野木縫殿助。於ニ淺瀬
石城。書遇某還。是時。定ニ藩封。爲ニ四萬七千石。
二年夏閏月。公如ニ京師。謁ニ豐臣公。遂謁ニ近衛龍山公
前久及養麿公信尹。二公以ニ我公爲ニ其支族。待遇甚
厚。藤原公特賜。公以ニ牡丹花章。龍山公賜白銀通之
基。而隸ㇾ公爲ニ三従兄弟。藤原公。龍山公之子也。○是
歲。進ニ三河兵部。肥前名護屋太閤行寓。○定ニ邸於京
師、未幾、伏見及越前、敦賀。各築ニ留守。
三年夏四月。公至ㇾ自ニ京師。○秋八月。堀越城成。公移
治焉。
同年定ニ疆界。以ニ狩場澤一爲ㇾ限。
慶長元年春二月。使ニ木村越後謀ニ于檜山氏。檜山氏以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爲ニ三人。金信就、[illegible]野信安、篠森[illegible]物、是也
[illegible]

兼。贈二[illegible]遠物助宜所作佩刀于我。○是歳。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勢[illegible][illegible]鎮。
四年[illegible]鎌倉人左馬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女[illegible]。令[illegible]大光寺
[illegible][illegible]之大光寺左馬助。
五年春正月。公[illegible]從[illegible]陛下。任右京太夫。○是月[illegible]
木[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石甫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夏六月。[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
先月。德川公征會津部少輔石田三成。公[illegible]兵從[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三千
[illegible]百。與日向守水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美[illegible]大垣城。[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等所守也。公以[illegible]城[illegible]相和則[illegible]。
不如離間之也。乃[illegible]城將相良長[illegible]降。以故城中[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危[illegible]。至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未和[illegible]。乃乘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
高。[illegible]庭信[illegible]。[illegible]野信安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町田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死之。我兵先登[illegible][illegible]城。[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德川公。且稱我兵精[illegible][illegible]戰之狀。德川公曰。[illegible]兵[illegible]
傳[illegible]。[illegible]成曰。津輕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色也。時公[illegible]于[illegible]津[illegible]寺。德川公召見。而[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公乃[illegible]京師。○多
十二月。公至自京師。先是。公[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多田玄蕃。[illegible]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野信安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命[illegible]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玄蕃、[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知焉。何[illegible]。上杉氏[illegible]於[illegible]。石田
氏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氏[illegible][illegible]則氏[illegible]敗[illegible]。[illegible]
主[illegible]危急存亡之秋也。不若因以[illegible][illegible]三郡。各[illegible]一
郡。[illegible][illegible]命[illegible]石田氏。信安[illegible]其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促之。而[illegible]

尾遲延不發。信安奮激曰。遲緩如此。恐不及事。吾第
先發。奉主命者。宜續發。即發。衆多從之。至三百五十
人。風雨凄慘。數日而達。遂謁于公。公慰勞之。賜果實。
信乃致勝。密謂曰。殆侯與勝之機。在東西向背之一
擧。而曰。吾念於此。嗟[illegible]猶[illegible]不[illegible]無異志者也。
念慮。嗟[illegible]果然。[illegible]然。吾[illegible]偏[illegible]有[illegible]絡。不張不從
時。若[illegible]浪[illegible]氏敗。則吾[illegible]爲[illegible]而[illegible]從[illegible]者先[illegible]偏[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業奉此[illegible]際[illegible]成[illegible]成假從得[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達矣。汝其努力。信安[illegible]謹奉命[illegible]等三太
[illegible]不發。更遂堀越。不壞作亂。[illegible]田村[illegible]
[illegible]左衛門。土岐新助。浪岡[illegible]馬。[illegible]城門。據[illegible]
信[illegible]居西[illegible]。[illegible]據兵。[illegible]多[illegible]之。[illegible]衛。[illegible]城[illegible]
根據。[illegible]之。信[illegible]機[illegible]

閏。逢田越前。葛原次部。黨亂人。乃稱公命。令二人守
南部口。要治部於路而殺之。有法華宗僧日建者。與
尾崎有師檀之契。入說三人曰。東西勝敗。未可知。而
鄉等擧動甚可怪。若翻心改圖。則庶幾乎免罪矣。其
言頗惻惻。三人由此止。發砲會德川氏塵工三橋但
馬來。三人就問上國狀。但馬具告曰。西兵敗績。三成
伏罪。津輕侯攻大垣。有勳勞。敢賀之。三人相顧失色。
其徒聞之。往々潰散。兵部以營攻石川。有先鋒之功。
將赴石川城。居腹謝罪。金信則與木村越後謀。要於
途。斬之。會城中失火。火藥迸發。樓櫓爲壞。玄蕃焚
死。信則及越後乘之。攻牙城。斬喜藏事平。信則乃飛
報聞于公。公曰。臣不受命。而妄誅重臣。爲罪不輕。謹閉
門待罪。公大咸之。令曰。留後之事。專委諸汝。汝宜出

覲事。以便宜行焉。後公還。而賞大垣戰功及平亂之
功。各有差。○是歲森岡信元殁。信元以宿將功臣。領
七千石。居小澤館。寵遇殊深。嘗方經營邦土之日。公
勵信元曰。汝須盡力經略焉。事成聽以邦土之半賞
汝焉。信元驗其言。頗懷觖望。常快快不平。公知之。深
憂之。及東西事起。公將會德川氏。有艱難之色。近臣
桃愛形察之。言于公曰。宜速發焉。邦內之虞。臣雖不
肖。任之。君勿憂焉。公曰。汝能知吾胸臆。所謂聞於無
聲。視於無形者也。吾赴上國之後。邦內安危。一屬諸
汝。汝善處之。渠魁既除。則尾崎多田從。不足憂焉。金
平綱則。乳井美作。雖身已退老。篤實忠信可倚。若一
旦有變。則汝宜與之協力也。乃發。愛形平素與信元
友善。嘗甚相親。至是自思。友誼者一人之私。不如君
事之重且大。且臣國家大事。豈可以私廢公乎。意乃
決。一日訪信元於小澤館。酌杯酒。謂信元曰。上國軍
事。不可視聞於妻孥。請與卿相謀于野焉。乃二人共
騎。而入山中。草坐既定。愛形忽睨曰。有主命矣。信元
頓首。愛形卿斬之。於是愛形自謂。以懷異志聞于公。
制信元絕後。而於友誼闕焉。乃自稱酬心所致。而出
奔誠述。盛岡兵亦稱病殁。而錯嗣。公命其子信年。襲
祿。

六年春三月。設場於清水森。作假佛殿。會衆僧。行大
齋妙典。千部法齋。元龜以來。死鋒鏑者。不斷彼我。一
切書其姓名。享祭其靈魂。凡七日。金信則司之。貴賤
老少。悉來集拜焉。公亦詣之。一日有一婦人來。敢祭
文于其像。朝然讀之。讀了再拜。伏刃而死。衆驚救之。

圖二

圖三

津輕藩史　卷之一

閏四

不レ及。聞二其祭文一。則千徳政武孀婦。小山内氏也。公聞レ之。大歎二稱其節操一。厚葬。小山内氏讃岐孫也。〇夏五月。公子信枚敘二從五位下一。任二越中守一。〇是歳。徳川公賞二封公一以二上野大館二千石地一。褒二大垣戰功一也。公徳川賞二

衛門且賜服備部陣康日成康大成垣監戰此功年加也賜千

七年春二月。天道衛門四郎等四人作レ亂。伏レ誅。先レ是。世子信建居二堀越城一。有二元孫一。曰二大熊一。公鍾二愛之一。育二於兼石館一。一日謀火傷。世子命二四人一。令二將來一。時公不レ在。夫人謂火傷不レ可レ風。不レ聽。事頗遲緩。世子忿恚甚。輒殺二四人妻孥一。四人歸路會レ恚二妻孥屍一。忽大怒。揮レ刀入二世子室一。害二女鍋一。世子於二櫃中一。鎖レ鑰。四人不レ禁。走出。到鹿多傷二害人一。東海吉兵衛。執レ弓射。而悉斃レ之。

濱年。遣二一町田森清于出羽久保田一。賀二右京大夫佐竹義宣。移二封土于秋田一。爾後修二隣好一。是時。以二出羽白澤以北之地一。屬二深浦以南取レ之。地各便言〇是歳。徳川公家康任二征夷大將軍一。〇區二劃市宅于高岡地一。令二民作二居室一。將レ移二治於此一故也。

九年春三月。寒大雪。⊙夏五月。築營二田園一。〇秋九月。大風。〇是月。霖雨傷稼。命二群臣一立二里塚一。〇是歳。相二鍛工某某某。製二刀劍一。刀稱三六百口。作二大小

十一年春正月。堀越川大水。

十二年冬十月。世子信建卒二於京師一。關原之役。世子奉二豐臣公命一。如二京師一。衛二于大坂一。役平而還。以二去年三月一。寢疾。如二京師一。療而卒。〇十二月五日。公葬二于京師一。先レ是。公疾劇。欲レ就二良醫於上國一。以二十月一。如二江戸一。公子從焉。途而病篤。遂如二京師一。公子亦從焉。至レ此疾甚。薨。勢甚二衛□□□□□□夫。蓋以二公子□□一而薨。壽五十

閏五

□□書史　卷之一

有八。諡號瑞祥院。火葬於六條磧。奉其骨來。塟于藤代邑。建廟。曰革秀寺。公爲人。狀貌魁岸。長鬚垂胸。身材六尺有餘。雄略絕倫。寬宏而愛人。民亦樂爲之用。以故未二十年。而戡平數城。克定禍亂。遂恢復全郡。以擧藩屏之基業。而圖北門之鎖鑰。其績亦偉矣哉。

主齋曰。公之雄才大略。出於天性。使公得地得時。顯其功業。豈止於此哉。何則。自古英雄豪傑之興國創業。或附驥尾。而達其志。或良佐賢輔之力居多。獨公則不然。其攻滅諸城。其智慮計策。皆發於胸中。而合諸臣耳。又其地不在中原。而在邊陬。而時已屬偃武。兵革無所用。是以屈矣志。不得展驥足。可歎夫。

內藤吉郎太
下澤保躬 校
外崎覺

津輕藩史卷之二

津輕　工藤主善温克著

津梁公

諱信枚。初曰信繁。又信長。小字岩歷。稱㆓平藏㆒。瑞
祥公之第三子也。以㆓天正十四年三月廿一日㆒
生。生母白取氏。伊右衛門某女。慶長六年五月
十一日。叙㆓從五位下㆒。任㆓越中守㆒。以㆓關原之役從㆑
軍也。寛永八年正月十四日。卒㆓于江戶㆒。享年四
十六。釋諡津梁院。嘗與㆓大僧正天海㆒。有㆓師檀之
約㆒。創㆓津梁院于東叡山中㆒。因葬㆓于此㆒。又瘞㆓遺物
于我地長勝寺㆒。釋諡高源院。故法諡有㆑二。

慶長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公受幕府命嗣職。先是。公從瑞祥公如京師。瑞祥公病革。遣書閣老安藤直次。請以公嗣職。而薨。幕議以爲。嫡孫大熊妙齡。未叙爵。信枚雖爲三子。既長。叙爵。且北門鎖鑰之地。難以年少任之。故有此命。於是。大光寺左馬助建廣。首欲率嫡孫大熊爲嗣。藩士多黨之。翌年。建廣率大熊。如江戸。依本多正信、正純。訴幕府曰。雖世子卒。而有嫡孫大熊在焉。廢嫡立庶。非順也。請改敎令焉。不聽。其黨據大光寺城。將動干戈。堀越留守。高坂蔵人。率衆討而平之。

十三年四月廿八日。公始就封。八月賜藩士祿。

十四年正月。幕府處大光寺建廣于遠竄。其黨仍不服。據香村南館。拒命。命松野信安。率衆討平之。〇三月。花山院藤原忠長有罪。安置于我地。

十六年五月。築城於鷹岡。二石而成。自堀越移治焉。更名弘前。瑞祥公嘗與沼田面松齋謀。相攸有城於此之志。既略營市井。未果而卒。公與服部康成。乳井美作相謀。繼先君之志。大興土木。撤大光寺淺瀬石二城舊材。營作。至此而成。定士民居宅。神祠佛寺。亦遷轉移。

十八年。娶夫人德川氏。六月廿五日。抵弘前城。未入蓋將軍之姪。因幡守松平康元女。前將軍養爲女者也。

十九年六月廿日。高坂蔵人。謀叛。伏誅。先是。蔵人與公侍童米橋專太郎。會於九里武兵衛宅。專太郎闖營寢殺侍。公怒誅之。賜武兵衛死。以蔵人爲重臣。且

書戰歿。不レ聞。然自レ是眷遇日甚。藤人諾附レ椩膺勇。居
常狹冷。至レ此通二意南部氏一。將二叛去一。南部氏亦有下引レ黨
來歸。則借二賜舊藤一之約上。於レ是。藤人密通二兩處一。至二八
十餘人一。變南赤多聽レ之。乃遣署從二名籍一。叛去有レ日。其
黨有二若崎孫藏者一。悖レ之。先レ期訴二諸老臣乾四郎兵衞一。
公乃命二竹森六之助。兼平源助。東海吉兵衞。藤崎孫
助等一。使三其上城一殺レ之。其家族出二城中宅一。據二廐街空室一。
南レ城堅レ銃。乃命二士卒一討而悉誅レ之。其黨多奔二匿山林一。
所在討捕。皆誅レ之。首級至二百餘一。
十九年六月。興二役夫一万人一。穿二大池於城南一。爲二堀固
壘下一。有二小流一。因穿レ地蓄レ水。以要二要害一。〇十月。熊川公。
有レ事二於大坂一。公率二兵三千七百餘一會レ之。兩將軍聞レ之。
慰二勞公一。且曰。津輕地僻二陬東北一。最爲二緊要一。宜二速歸而
固二封疆一也。公固請レ攻レ城。不レ許。乃引レ兵而還。以二十二月
廿六日一抵二弘前一。此月小盡。私以二明年元日一爲二除日一。以二
二日一爲二元日一。世謂二之津輕私大一。〇是歲。奧寺右馬助
謀レ逆伏レ誅。先レ是右馬助有レ怨二于公一。而陽修謹以得二近
幸一。及謀二殺レ公一。事覺出奔。自戶清左衞門追而誅
レ之。乃爲二聞事一狀。
元和元年三月。剋二平茂森一。因而弘前城既成。而其南
森有二茂森一。俯二瞰城中一。故大發二役夫一夷レ之。〇
是年。農事。大饑。
二年。春。封內多二餓莩一。發二米一万苞一以救レ飢。〇是
歲復饑。疫。
三年。春。封內大饑甚。
四年。食饑。慶二開倉廩一。賜レ穀。登二仕籍一。以二連年凶飢一。

因地寬廣甚多故。有此令也。
五年正月元日世子信義生。
春三月幕府欲賞瑞祥公關原之戰功移封於信濃
川中島十萬石地。已決。而命未下。會聞郭內人心
騷動。老臣服部康成與兼平綱則相議曰。我封土雖
素褊狹。然墳墓所在。而地名爲氏。根據既深。不宜
輕移他地。乃如江戸。具陳其狀。幕府聽之。議遂
寢。當時卒徒請從移者。八十三人。後賞其志。各給百
石。列于士籍。世謂之八十三騎。
七年十月。公率八千人。狩狼於榊木林。連年飢饉。人
民多死亡。公欲託狩狼檢其人數。乃調士民男子十
五歲以上。會者八千人。分爲二隊。一則象平信秋帥
之。從桔梗長根。一則乳井日向帥之。從大和澤。各以
銃鼓爲號。公陣于清水。指揮之。圍榊木林而狩狼。是
日獲鹿狗。然狼無獲。
八年築城於藏岡。不果。是年公巡視封內。至十三湊。
相藏岡地。築城。壘塹市宅。經營略成。會幕府有一國
限一城之令。土功遂止。
九年正月十三日。德川公家光朝于京師。公從之。是
時老臣兼綱。乾四郎兵衛。各率部下。從大道寺
隼人。乳井日向。兼平出雲。大對甚右衛門。松野大學。
御騎組以下。騎士四十五人。卒徒千五百人。
從之。觀者稱奇歎。
寛永元年三月。建東照公廟于城東。號東照院。設敬
業正院。先是。建祠城內祀之。至此移焉。
江。年命三江都勛右衛門。檢三郡墾田。三年而畢。是

五四　五五　津輕藩史　卷之二

歳。開青森港。通海運。建市井千余戸。架橋於堤川。三年而成。森山彌七郎掌之。○是歳。幕府令税造酒。

三年三月支族乞山玄蕃。及男新太郎。謀逆事露。命花田忠勘。誅之於相馬山中。

四年孟溯廿日。地大震。○五月五日。雷震于五層天主閣。閣焚。閣上收藥爆發。樓櫓摧破。城中人爲之聾。闔土斷聾。銃鎗甲冑。什器珍寶。及爲編纂所集。諸士家系。藩記事狀。皆悉委灰燼。獨綱丸寶刀。飛而棄梧梢。遂皆以爲神奇。秋田侯佐竹義宣。贈銃三百口。以用慶。

八年正月十四日。公以疾。卒于江戸神田邸。公爲人。英邁美姿。雅修守成之業。頗信佛法。創寺院於各所。

史臣曰。先君瑞祥公。深知公有守成之器。故排衆論而爲嗣。公果能修其業。繼先君志。營築城壁。以鞏邦基。又務墾闢樹藝。設牧場。以圖富強。而時尚草創。加以連歳飢饉。故未至大成。蓋有待也。其信佛法。創寺院。亦皆設險爲兵備也。非徒專以佞佛也。

桂光公

諱信義。初作義吉。小字平藏。津梁公第一子。以元和五年正月元日。生于上野大舘。母杉山氏。源吾某女。寛永十一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明暦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卒于江戸藩邸。享

年三十七。葬于津梁院。爲創立一
寺。曰報恩寺。

五八

寛永八年四月朔。受嗣職。時年甫十三。○是歲。花山
院藤樹德淵。被赦。歸於江戶。
九年。建拔營於青森港。遣將校士卒。以備于北夷。
十年。幕府遣巡察使分部左京。松田善左衞門。大河
內平兵衞。巡按東北地方。六月過我封內。○是歲。十
月十三日。公始就封。公從大間越關入。群臣迎謁于
高杉村。舟橋半左衞門從焉。跨馬傲然直過群臣
前。群臣皆惡其不禮。爭端自此始。船橋新進之士也。」
十一年七月。公從德川公家光。朝于京師。公就封而
來。船橋半左衞門。特寵弄權。驕者日長。藩士皆不服。
執政兼平伊豆。乳井美作。欲退之。屢白于公。公僃年
少。專寵半左衞門。而不衰。於是。伊豆美作等。相謀。令
人刺半左衞門。服部康成覺之。謀停兩黨。僅制之。使
不及誅。至冬。康成以疾辭職。伊豆美作等。亦免職。年
左衞門益專橫。藩士益憎之。翌年正月。有命使康成
力疾還職。而疾日加。不能出。美作伊豆等。謀益切。
會公從將軍德川公。朝于京師。半左衞門及乾四郎
兵衞。與伊豆美作。皆屈從公赴京師。事畢。還江戶。
伊豆美作。不及歸。會淺草旅亭。乃連署上書。請脫籍。
歸國。[illegible]名。大僧正天海。懇諭令入邸。既而
[illegible]藩不服上。從其黨師。訴幕府。由是。國中香樹黨起。
[illegible]沸。然必備之。至十三年。幕府詔伊豆美作結
黨。[illegible]毛利氏。詔半左衞門。四郎兵衞。特寵專
權。[illegible]其餘黨人。或被放逐。或脫籍。去

五九

讒。舊臣百人。乃使近臣懸諭藩士曰。這般事。雖彼是
蕃無罪。藩出於愛主家。故令罰其主謀。他一切寬
總惡其罪。其各仍舊率職。藩主聞之。心粗安。乃以季弟
某某百助。及盛岡采女。爲國老。任政。因人承藩後。
藩士聚會。衆庶悅服。[illegible]
伊豆。主膳。因。舩橋半左衛門之兼國權。驕傲僭慢。藤
兵衛。謂之曰。舞固不容誅矣。獨伊豆美作者。何人也。身
曾於[illegible]。爲世重臣。所謂社稷之臣也。忍之不忍。而
力族不顧。朝之憤怒。與彼小人爭。至棄世主恩。
於國驕恣甚。是亦匹夫之勇。可謂失大臣之體者也。
不沒。若其大臣之量。則必不然。遠大其謀。徐圖之。則
人。納命得其方矣。不知出于此。身自率先黨人。而陷
也。[illegible]罪之士於罪。余故曰。失大臣之體者。不見彼

服部康成乎。身既衰病。而猶能調停爾爲。愛國
之意至深切。且原之役。武功尤大。而得幕府
之旅貴。爾來爲大臣。執政柄。宜民宜人。不伐功。
朱後人。故後人追慕而不措。曰若使斯人存。則
爲不至此矣。由此言之。可謂文武兼備有宰輔
之器者矣。若此人。而不受祿于天。其家斷滅。可
憾也夫。
[illegible]酒。年六月十三日。娶平氏爲室。圖書頭康久女
也。[illegible]
十六年六月。大氷。害禾稼。
十七年六朔。地屢震。蝦夷白嶽噴火。雨灰于我地。
十八年春饑。
正保元年正月。賜藩士祿粟。秋大有年。

三年丙戌七月十八日。世子信政生。
慶安元年正月十七日。村山七左衛門。斬國老北村久左衛門於公宮。公年壯。血氣方剛。勇猛峻刻。群臣少許意。輙誅殺之。近臣侍左右者。皆震栗。屢放鷹郊外。見婦女有容色者。掣以歸。都鄙皆苦之。於是大臣等議諫。請幕府使公解職。而公弟信英嗣職。連署及十人。國老北村久左衛門。初與其謀。既而反告其狀于公。公震怒。盡禁錮與謀者。尋或處放流。或賜死。其賜死者。島村角兵衛父子。大野甚右衛門。富岡武兵衛等也。武兵衛之死也。村上七左衛門。介錯之。中古以來。武辯有罪賜死者。必使勇士斬其首助死。俗謂之介錯。於此。武兵衛言曰。卿勇士也。得卿之介錯。則吾願畢矣。雖北村久左衛門之反覆甚可憎矣。余不

能斬之。而徒死。是爲憾而已。七左衛門曰。余雖不肖。誓任此事。君勿爲意焉。武兵衛莞爾曰。果然則吾笑而瞑矣。乃死。從是。七左衛門日窺間刺之。而警備甚嚴。七左衛門憂之。妻察其色。密謂曰。君欲殺彼。唯公宮可也。七左衛門乃悟。十七日。先至公宮。俟其上堂斬之。番士唐牛吉太夫。走而欲捕七左衛門。與相搏爲其所伏。山上宗右衛門乃斬之。
二年十二月廿日。公浴大鰐溫泉。
三年正月朔日。受藩士年賀於大鰐。至二月十日而歸。〇六月。造假宮於大鰐。〇此歲。開塞澤尾太山銀鑛。
明曆元年正月。復受藩士年賀於大鰐。前年九月廿日。公發大鰐。今年正月十五日。乃歸。爲是歲。造別莊於大鰐。

年。二年三月。造別荘於大森村。○是歲。九月十五日。公
復浴大鰐温泉。翌年正月卅日。乃歸。
明暦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公以病卒于江戸神田邸。
公爲人剛勇。善武伎。嘗乘馬登岩木山。其強健率此
類也。又善敬大臣。呼服部康成。恒稱伯父。其御臣下。
有恩意。故及卒。私殉之者四人。山本安次。石郷岡成重。木村明清。都谷森政次。其
得士心。亦可知也。

津輕藩史卷之三

内藤吉郎太
工藤準太　校
小笠原精一

津輕　工藤主善温克著

高照公

諱信政。桂光公第一子。正保三年七月十八日。
生於弘前城。小字平藏。生母添田氏。理兵衛貞
成女。寛永七年十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五。以
遺命。神葬于岩木山麓高岡。因廟建祠。祀之。曰
高照神社。

明暦二年三月。公嗣職。時年甫十一。叔父十郎左衛
門信英監政。因分地五千石。給之。初桂光公之卒也。
幕府有移封削地以罰其荒政。多殺之議。時能登守
土井利房。宣言于營中曰。關原之役。津輕藩祖爲信。

六六

攻大垣城。有戰勞。今信義。雖多暴殺。是皆小民失。敵
渚也已。聞其死也。殉死者四人。自非深服人心。則安
德至于此乎。宜恩有全其封土矣。因有仍舊封嗣職
之數。〇是年爲先公創建報恩寺。

三年正月。江戸大火。延燒神田邸。累世舊記。及兵器
多燒亡。鋼丸寶刀從飛免于災。〇是歲有年

萬治元年。夏大旱。〇冬閏十二月廿七日。公叙從五
位下。任越中守。

二年三月四日。大風。

三年秋七月。大水。十二月十七日。國老津輕百助歿。
家臣三人殉之。

寬文元年六月三日。公始就封。廿三日。頒訓令十七
條於藩士。十九日。賜藩士酒肴。〇七月三日下令。賜
藩士害馬。主者百六十四匹。今廿日。賜藩士兵器於
宮中。〇八月公巡視外濱。〇十一月三日。賜藩士米
粟。

二年九月廿一日。十郎左衞門信英歿。以儒道葬。是
爲支藩黑石之祖。〇是秋有年。〇是歲始置日錄史。

三年七月。地屢震。蝦夷日縱崩。響聞于我地。〇是歲。
幕府令禁殉死。

四年五月。設三郡爲三莊。〇七月一日。聘增山氏爲
室。河內守正利女也。〇八月鑄銀時錢。

六年八月。起役夫十万人。穿通田光沼。注岩木川。又
起役夫數万人。穿岩木川及五郎役等。其他屢起大
役。皆爲新墾田也。

七年。大函寺五層浮圖成。塔以寬文四年興功。至此

津輕藩史　卷之三　　六七

六八

而遠眺其景極勝。此地高爽可望觀四方。故造之以備
于遠望其北寺觀宮社之營造。皆記以設林樾壺壑
以為防備也。
八年二月江戸神田甲邸火。〇六月大水害田圃。
九年五月廿四日世子信壽生于江戸之邸。〇七月
蝦夷作亂。松前氏請援于我。乃遣先鋒隊將杉山八
兵衛帥兵七百援之。未至松前氏討平之。十一月軍
旋。明年松前氏使來謝出兵。我亦遣使報之。
十二年開拓新田百三十七村。先是以北野多荒蕪
地。命有司開水田立村里。〇閏六月五日地大震。岩
木山崩。〇是年復賜藩士祿塞。
延寶二年夏大旱無年。〇是歲穿讃岩木川又築堤
防自駒越村至十三港口數十里。先是岩木川上流
至異土村鼓為二。一經駒越村一過弘前城麓至此
會。藩引孫次郎(後改武田源左衛門)淺利伊兵衛。小山雄右衛門
等。大起役。塞城麓一派。合為駒越一道。且北野數十
里。地味肥饒。而時有水患。故未墾闢。公欲除其害興
大利。決意興役。築堤防於兩岸。以使無浸溢之患。又
多堰河水。而通大溝。以便灌漑。數年而功就。是役。費
財夥多。用功莫大。然其利被于萬世。非英主安能之。
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
三年五月地大震。〇六月青森大火。〇是歲開尾太
山銅坑。是坑始開於大同年中。爾來多歷年所。廢有
歲。累年紀不可考焉。至此置官司掌鑛事。〇是年。饑
四年正月近衛氏遣使。公遣使獻黃金三十枚。帛二
十匹。用之。〇六月命儒臣小見山玄奎講四書於城

津輕藩史　卷之三　　六九

七〇

中。令諸士禮服聽之。公嘗語左右曰。寡人少小嗣職。勤勉庶政。莫有餘暇。惟夜間汲々讀書耳。每夜命左右就寢。公獨坐對几。達深更。尤精窮神學兵學。就山鹿素行。吉川惟足。極其閫奧。又愛藩士樸强。文武之教未立。聘名士於四方。以掌教導。至刀槍弓馬儒學兵學。及凡百技藝。悉學無遺於是。文武之道充足。强兵之勢生。禮文之俗成。蓋陶冶之功皆在此年之前後也。○是歲定陸田租法。宅地及大小豆粱。麥稗田各有差等。皆以粟爲租。

五年九月四日。弘前大火。

六年七月十九日。大風破屋。○三月。令諱家康秀忠光綱爲信牧義政十一字。○八月。建山門于長勝寺。安十六羅漢像。○是年。以進藤庄兵衞爲青森陣營將。專決外濱地方庶政。庄兵衞嘗爲書院番士。桂光公在江戸邸。一日宴客酒酣偶有忤旨者。公怒見于辭色。客稍々辭去。公不勝忿。拔刀追且出。庄兵衞當殿門。屹立不動。以止公。公以刀刃擬其首。爲鋸截狀。至見血而猶不避。公感其忠剛而止。及高照公嗣立。思其忠貞可倚。擢爲老臣。至此舉外濱地方庶政委任之也。○十二月。定慶賀謁見執贄及服章威儀之制。頒藩士。○是年。始船漕廩米于大坂。

七年十二月。遣戍兵於外濱。以備蝦夷不虞。○是歲。歉凶。

八年八月。大水。害田園者。三十五村。溺死三十三人。牛馬八十九。○是歲。闢嶽温泉。○置參政府。以副政府。○城郭内外門。及三關門。置弓銃槍及儀仗器械。

津輕藩史　卷之三　七一

○是歲。饑數凶。
天和元年。旋關道左右列植松樹。以便雪行。○六月。巡察使保田甚兵衛。副使佐々木喜三郎。監臨飯川傳右衛門等。抵弘前。○七月。定藩士衣食住法制。禁奢侈。○是年。始船漕廩米于江戸邸。○是年。檢田功畢。定租法。郡奉行田山藤左衛門。吉村場左衛門。上檢籍封內村數七百卄村。水田租法有上中下三等。上田一段。脫粟米五斗二升爲貢。九斗爲民食。中田一段脫粟米三斗九升爲貢。五斗五升爲民食。下田一段脫粟米一斗七升爲貢。三斗三升爲民食。田等村等仍舊。

二年三月。受幕府教。檢越後高田地。高田爲松平越後守光長封土。其臣小栗美作。與荻田主馬爭權。相軋。封內大亂。幕府罰其失政。收封地。乃命四侯檢其田。凡羽三島二部爲我分。乃使大導寺繁清。間宮求馬。佐藤新五左衛門。財津久右衛門。田口十兵衛等往檢之。⊙五月。起鼓樓於城內二郭。以報時。○八月。復起役。修岩木川。塞異土派流。○此月十五日。始行爲幡祠祭儀。神輿巡弘前。弓銃鎗各五十。卒百人。士三十騎。從之。市內各坊飾山鉾。奏戲劇。以賽民和年豐。隔年行之。⊙九月。修弘前城。

三年五月。幕府修日光廟。命我助工役。時公在江戸邸。屬往監之。

貞享元年四月。幕府令男子十五歲裁長袖。剃頂髮。女髮嫁剃眉涅齒。⊙三月。起假宮於碇關。○六月。公巡視外濱。浴于淺虫溫泉。途見孝養老母者。賜賞

焉。〇八月。巡視西濱及廣須新田。〇九月。營假宮於南部。號曰樂學。〇是年。檢封內水陸田。大道寺繁清。執金吾。間宮求馬副焉。武田源左衛門。田口十兵衛。從藤新五左衛門。爲元締。檢田官四十八人。每人屬吏卒八人。三年而畢。按籍收租。水田等位都五等。至上上中。中下。下々。陸田都四等。上。中。下。下々。田租依村位有差。謂之貞享田法。後世依之不改。〇城西河傍地。定宅里。爲民居。建駒越村。千余戶。

三年。二月。頒法度條令於藩士。〇九月。山鹿甚五左衛門高興沒。甚五左衛門號素行。學術深宏。最精兵學。公就學。敬禮備至。嘗欲祿以一萬石。而不就。其病也。公臨日親問焉。及歿。每七日。公與世子詣其墓。其後急日必赴拜。終身弗懈。〇是月。塞堀越道。新開千年山道。路傍列栽松樹。

三年。三月。獻諸土於幕府。〇六月大水。〇八月。公復巡西濱。及木造新田。至九月而還。〇九月。復巡外濱。〇十二月。世子信壽。敍從五位下。任出羽守。〇是年。檢封內田租。凡二十六万八百三十一石五斗六升壹合。田畝二万四千二百町八反一畝十八步。村里四百六十村。屬村百七十四村。〇修岩木山神社。堂搭門廊。輪奐盡美。〇開拔路於城西南。拔土築路。使江戶舊臣從士居焉。

四年。正月。十一日。以田村藤太夫爲老臣。〇二月。十九日。賜藩士藏米。〇五月。定田租法。村位上中下。凡三等。上中村貢法。上々。上。中。下。下々。凡五等。下村上々中。中下。下々。凡四等。上村上々田一步。粟九合三勺三

本爲祖。上田比其上々田減六勺七才。中村亦依此例。中村上々田同上村上田。下村上田同上村中田。以下每等各減一合三勺三才。以爲準。○十月。坐那須氏事。蒙譴。屏居。那須資祗。嘗養公子資德爲嗣。那須氏事有子。以故。其重臣不辯。至此。訴之幕府。幕府責其嬖。收其封地。公亦坐得譴。公之屏居也。痛減膳食。每夜必對親臣內。又親講經史及兵書。令藩士講之。一莚日。不怠懈。藩士因有進于學者。

元祿元年四月十七日。免譴。是時。收神田邸。代以本所二目地。○冬月三日。移柳原邸。

二年十一月。營造本所邸。此地原沮洳。生芦葦。不可家居。於是。埋材於土中。以固地質。遂爲良地。其費鉅大。○七月。公異母弟兵庫信章卒。其妻率屬隷。逃出羽秋田。八月捕而幽之。○是年。決支丹沼。墾爲田圃。

三年十一月。放赦罪人。○是年。命武田源左衛門綜金穀出納。

主善曰。武田源左衛門。豪傑之士也。才力絕倫。尤長算數。嘗雖夜不安臥。起坐焦思研慮。依地質厚薄。定籍里品位等。別田位。封內除岩木山外。山林原澤。寸地尺土。悉歸貢法。工商營業。亦皆定稅則。至容易所須筆墨薪炭。莫不有規程。其功垂萬世。利被封內。至今五尺之童。畊莘之愚。稱武田氏之法制。而不衰。如此。則雖不善其終。可以無憾焉。可謂死而不死矣。嘗時亞之者。財津久右衛門。田口十兵衛。佐藤源太左衛門等。各出智力。以助其業。故顯功赫々。其偉矣。是依上有明君。知人能任也。公

移圖富强。至寬文十二年。所墾闢者。百三十七村。
其後又開廣須、木造兩鄉。天和中。置假宮於木造。
時々親臨。而厲翼之。當時新田奉行一町田健雄。
亦孜々勉厲。墾闢田畝千町步云。

七八

四年四月。開演劇場於茨森街。我地在東北遐陬。風
俗朴野。絕無都雅之風。公憂之。開劇場化民俗。以爲
教養之資。○十二月。爲世子信壽娶松平氏。下總守
忠弘女也。
五年。冬大雪。人家多倒。
六年二月。大雨洪水○七月。以道程三十六町爲一
里。
七年夏五月廿七日。地大震。岩木山硫黃坑發火。○
是年檢封內田租。凡二十九万六千六百九十九石
九斗三升。村里八百廿五村。
八年三月。築城壁。取巨石於兼平山及石森山作之。
○此月。小泉由己。講論語於老臣大道寺隼人、森岡
主膳宅。令藩士及子弟聽之。貴田孫太夫。講兵法雄
鑑武教全書。亦如此○七月三日。大雪○八月二日。
至六日。寒如冬。○廿八日。嫡孫信興生。○是年。歲荐
饑。々死者三万人。作粥救之。又借米三万苞於幕府。
以賑之。公親減膳。省用。大行節儉。減藩士祿。汰吏胥
卒徒數百人。令士民務守節約。
九年四月三日。雨雪寒甚。○九月。朝鮮人漂泊蝦夷。
送到外濱。乃送諸南部。○十月十一日。罷武田源佐
衛門職。去歲奧羽諸邦禾稼不登。秋田南部皆直告
諸幕府。時公在江戶。源左衛門在國執政。不報之及

津輕藩史　卷之三

七九

八月、饑始至。丕大怒、其後僅誤事。至此罷其職。○從
去年、至今年秋、死者十万人。
十年六月。賜藩士藤堅。
十一年九月。建世子宮於城内三郭。○是年。開金木、
新田、十一村、及木造新田。
十三年正月。幕府俾可還女院使之致。○九月。世子
信壽。更任土佐守。
十五年十二月。江戸本所邸火。是月。賜柳島邸地。
十六年。布殺令五十七條於村里。
寶永元年七月。贈近衛氏以歳幣三百兩。爾後以爲
定額。○九月廿八日。復以武田源左衛門爲元締。從
滋田儀左衛門言也。
二年六月。幕府令有馬内膳、小笠原三左衛門、高城
新四郎等遷寄異羽。十日、抵亂衛。○是年。開鐵元新
田十七村。
四年正月。江戸本所邸火。○二月。駿黄入三日。兼奥
秋禾及饑。○七月。大風害禾。
五年五月。[illegible]者一百五人。[illegible]有差。
六年三月十四日。岩木山[illegible]炕發火。
八月、[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正[illegible]天。[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光公[illegible]十
一年。[illegible]。小字[illegible]千代。[illegible]光[illegible]主、大[illegible]
[illegible]信[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古[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所[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之力[illegible]。

北奔。暮府命鄕案使細井左治衛門。北原新五左衛
門。監察奥習。六月。至弘前。◎八月。賞賜藩士。祿百石
以上米廿五苞爲率。隆殺惠之。○十月十八日。公以病
卒于弘前城。年六十五。以遺命。神葬于岩木山麓高
岡。建廟祀之。曰高照靈社。公天資英邁。勵精爲政。嘗
謂侍臣曰。汝曹謂莫樂於爲人君耶。予則謂莫苦於
爲人君也。何則。在江府則念封內之政。在封內則念
國家之務。豈有一日之間暇乎。凡名文武者。及有一
技藝者。不愛祿而收用之。是豈爲予一身乎。欲訓錬
吐民以爲國家用也。且夫封內之民。非予民也。國家
使予撫育之耳。若厲此民。則何副於國家付托之意
乎。故日夕業々怵惕之不遑。爲人君者。豈不苦哉。其
理[illegible]政務。可知也。公在職。殆五十年。修城郭。築堤防。

八二

經營神社佛寺。制官職。設法。興文學。修兵備。定田
租。勸農桑。他至山林土木之政。凡守文事業。悉舉無
遺。而其澤被萬世。功垂無窮者。開墾新田也。公号清
如。又曰養正軒。嘗詠歌言無知己意。曰人乎知。我者
阿讀共。我乎知。我奈支事乎。知我曾無。
主善曰。我土僻在東北遐陬。風化未闢。民俗庬野。
故或至輕賤我。視以夷狄焉。是以累世君主欲更
化。而哉平日淺。未暇及焉。及公嗣立。勵精圖治。務
更化事。富強大聘文武異能之士。振作士風。又屢
巡鄕邑。褒賞孝友力田。撫循孤寡。於是。封內一變。
樸狂之俗化。而爲禮讓之風。文物燦然可觀。武備
完全無闕。豈可不謂文武之英主哉。公嘗曰。封土
昔日風習。今已約變矣。雖恐將來漸流奢侈。失淳

津輕藩史　卷之三

八三

八四

秦之風一也。是以尊崇二武事一。輕二儒士一風。蓋以二朔越陸
奧也。其風難ㇾ可ㇾ謂二深矣俊矣一。

外　崎　覺
小笠原耕一　校
鹽澤莊三郎

○津輕藩史卷之四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　著

爲信叢。初信直。幼字平藏。高照公第二子。母堀山
氏。讚內守正利妹也。以二天文元年五月廿四日一生。
寅年丙辰年。敍二從五位下一。任二由羽守一。後更任二土佐守一。
慶長年六年五月。辭職。退老。延享三年正月十九
日卒。年壽七年六。葬瑞安主院。葬二于津輕一際。
慶長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嗣ㇾ職。世子信枚敍二從五
位下一。任二右京亮一。從二臣森岡民部元隆。大導寺隼人。佐
ㇾ內膳二千事府。
左衞門年走月朔。熊大崖。○三月。受二封內郡稅之半一。

小濱兒之。庶孫挽擬。○四月大風。○七月大水。、

八六

新介正月廿七日。武田源左衛門有罪。褫祿。錮於笹
森勘解由左衛門家。其子治部左衛門於高倉半左
衛門家。○二月廿三日。賜石山喜太夫。及武田源左
衛門死。喜太夫資性剛直。才兼文武。初與老臣森岡
元隆釋善。既而元隆稍弄威福。喜太夫心不平。依事
忤元隆。元隆譖構。致之死。後森岡氏家。屢有怪。以爲喜
太夫寃魂爲崇。作祠於其邸。以祀之云。源左衛門長
理財。愛幸嬖。賜公命。大墾水陸田。以致封内殷富。而掌
握利權數十年。嫉怨積集。至此遂以讒構死。○廿六
日。江戸本所大火。以我藩邸士卒救防得宜。爲幕府
所賞。○四月。一町田建雄爲老臣。改姓名西館刑部。
○六月三日。公始就封。觀散樂。賜士民酒食。○六月
十五日。老臣森岡元隆歿。葬于高岡神廟傍。元隆事
眥照公。夤贊多勤。故其葬亦傍公廟云。○七月廿一
日。高照公廟成。公詣拜。爾後以此日行祭祀。著爲例
典。○九月廿六日。津輕大膳爲貞。爲城代。堀五郎左衛
門勤廣爲老臣。○十二月廿九日。公覽藩士射術於西郭。○
廿七日。賜藩士祿壹。
四年[illegible]月廿六日。津輕内膳政模爲老臣。政模倹
素精約。而家甚富。嘗爲家番頭。番士某管官買米。失
數。家能償。嘗諧救模。乞哀政模。聞而憫之。白官。米有
數。失數。其罪不輕。今與汝三十金。可購以充數。其人
銜懼免。
源寿巫月。老臣堀利廣有罪。罷職。收祿。錮其家。○三
月亦日。津輕奉十郎政方。爲老臣。○三月廿六日。佐

津輕藩史　卷之四

八七

藤求馬。爲老臣。（後賜姓名津輕帶刀）求馬京師北野神職某子。以
善歌。事高照公。求馬雖非有村能勤勞能教人之過
失。西方營護自任。故人懷其德。薦之者甚多。遂至食
禄三千石。
享保元年正月十八日。江戸本所邸火。○閏二月。爲
信壽備舞。娶近衞氏。實醍醐冬基女。而關白家熙養
爲子者也。◎十月十六日。大風。邸中人家多破。
二年二月十九日。津田儀左衞門盈章。爲若臣。○六
月。藩廳使有馬内膳正。高城孫四郎。小笠原三右衞
門。巡察奥羽。十日抵弘前。○是夏。疫行。人多死。
三年三月。公浴豆州熱海温泉。○六月。公覽藩士擊
劍。集藩兵於宇和野。
四年二月廿一日。孫信著生。○七月大水。○十一月。

以幕府命。圖善知鳥形。以獻焉。○十二月。大雪壞屋。
五年正月朔至六日。大雪。絶人行。○秋無年。
六年九月疫行。○十月。命岡本運八。講兵法雄鑑於
藩中。令藩士聽之。
七年八月。建女局於二郭。○十二月十二日。行追鳥
狩。追鳥狩調兵也。元和偃武之後。各藩憚言兵事。故
皆托追鳥調練士卒。部伍進退之法。劍戟旗皷之設。
不異軍旅。及後年。我受戍衞夷地之命。始得公然習
軍旅。
八年二月。狩獵。
九年三月廿一日。大坂大火。延及我邸。米數万苞及
記録悉燒。○十月。定服制。○是歲。有年。
十年春。築別亭於惡戸村唐内坂。○六月。大旱。◎七

月時疫流行。人多死。○秋有年。米一苞値三百六十
文。

十一年三月。禁農民子弟歳未至四十分籍成家。○
十月。幕府使醫員來採藥草。○是歳。大有年。

十二年正月十九日。至廿九日大狩獵。閏月二日至
十五日。復狩獵。○六月。今別村本覺寺僧貞傳。建金
銅塔於其寺。○七月。幕府採藥醫員復來。○八月。城
門屋端。置鯱形。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大道寺宇左衛門繁札。隈部伊
織廣當。爲老臣。○廿一日。開公六十賀宴。觀散樂。賜
士民酒食。○三月大水。○五月九日。狩鶉于宇和野。
步騎凡六千人。公親臨。○四月公浴大鰐温泉。○七
月大水。

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大狩獵。其兵七千人。○七月。夫
人松平氏卒。

十五年三月。添田盈章。爲老臣。○六月廿九日。安
長勝公像於長勝寺。○世子信興。任越中守。○九月
朔。賜藩士祿。○十五日津輕大學壽朝爲老職。○
十一月廿五日。世子患麻疹而卒。年三十六。葬于津
梁院。釋諡瑞巖院。世子爲人。温和恭順。其病革也。衆
醫束手無方。有高木達丈者。在班末。奮曰。臣雖不似。
請鼓匕進藥。以盡臣子之分。若無效殉泉下矣。豈有
傍觀之理哉。公感其言令治之。而無效。遂卒。達丈抱
遺骸慟哭。退將伏刃。公令止之曰。罪汝與否在予心。
汝不俟命而死。非臣之道也。達丈乃止。他日加祿賞
其忠誠。達丈歎曰。進藥臣之分耳。無效而受賞。豈不

憾於心乎。終斷食而死。○是歲有年。

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以嫡孫信著爲嗣。○五月十六日。公辭職。告老。號竹翁。後更榮翁。堂號剛健。又義軒。公爲人。敦厚慈惠。承高照公富强之餘。會豐亨之運。年無凶歉。家給人足。加之。材能輩出。政通民和。公又善丹青。工書及詩歌。書師佐々木玄龍。畫友狩野養朴。英一蝶等。國學和歌。就十河能登。吉川惟足。中院通茂學。擊劍師小野次郎右衞門。極其奧秘。次郎右衞門死。師傳將絕。公傳其奧秘于其家云。其詠野月歌曰。阿多爾置。露乎一夜乃。契仁天。野邊能草葉丹。宿留月影。其題書廬詩曰。寫出蒼廬意氣雄。風霜忽起一縑中。劍翮鉤爪元無敵。將向九霄揚翮翀。其風致可想也。

顯休公

諱信著。小字勝千代。瑞巖公第一子。享保四年二月廿七日。生於江戶邸。母近衞氏。延享元年五月廿五日卒。享年廿六。釋謚顯休院。葬報恩寺。

享保十六年五月嗣職。年十三。老臣津輕帶刀壽貞。大道寺宇左衞門繁礼。依例謁于幕府。○此月。津輕一統志編集成。先是。命櫻庭半兵衞正盈等。輯錄之。至是成。○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

十八年三月廿四日。毀唐內坂別亭。○五月。毀温湯假館。○六月。封內疫行。人多死亡。○十二月廿六日。老臣津輕壽朝。添田貞章。并免職。削祿。

九四

守九年八月。今井源五左衛門。爲二老職一。○九月廿八
日。弘前本街大火。
二十年七月。勾二會封内森樹圍至レ尺者一。凡五万八千
九百株。○八月十一日。棣方作左衛門貞良。爲二老職一。
○是歲有レ年
元文元年六月。公始就レ封。
二年正月十九日。大狩二於清水森一。公臨觀。○三月
十一日。賜二藩士識置一。○五月。老臣津輕帶刀著恒。以二
眼病一辭レ職。六月。著恒以二病者一得レ罷。賜下藏及所レ嘗賜一姓
名紋章上。賜二其家一。著恒寵遇日盛。驕奢益長。會築二邸於
江戸一。其費五万金。究二極華麗一。引二諸邸内一。乘レ船遊二華街一。
宮如二小侯一。至レ此得レ罷。特賜二子勝五郎七百石一。徙二弘前一。
後出奔。爲レ祝。○八月。毀二木造假留一。

三年八月。老公賜二親書於隈部伊織一。
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世子信寧生。○八月七日。大風
害レ禾。○是歲。辟二五井純禎一。爲二儒臣一。每月朔望。開レ筵講
レ書。命二藩士聽一レ之。純禎稱二藤九郎一。大坂人。以二博學一有レ名。
公聘二用之一。多レ所二献替一。然以二言有一レ不レ行。移レ病乞レ去。有司
借而來二爲通一。屢乞レ去。終許レ允。歸二依大坂一。遠近爭招。純
禎以下不レ仕二二君一。辭不レ應。以終レ身。
五年。年歉。
寛保元年七月十八日。東西兩濱。有二海嘯一。人多死。
二年五月朔。日食皆既。辰牌至二午牌一。星見如レ夜。藩士
皆謁レ公。賜二內乘レ獨一。○五月。喜多村監物久通。爲二老職一。
○此月。決二水新田地方一。人馬多死。○八月廿日。罷二隈
部伊織職一。辦レ裁。收二其藏一。錮二于西館宇藤家一。○十月。置二

津輕藩史　卷之四　　九五

叢圖致外瀬村。令諸員菊池進押管之。〇十二月九日。賜陸都伊織死。

主善曰。伊織以公族。身為老職。而敢賜之死。甚可怪也。果為有罪乎。則不載見於舊記。為出於讒誘乎。則不有詳其實。事極重大。而事情不明。曰忠乎。其害非暴也。曰奸乎。其人皆勤奉公也。余甚惑焉。或曰。伊織端正之君子。而智勇兼備。所謂社稷之臣也。以其直諫。而左右惲之。讒譖遂及此。或曰。伊織之就死也。從容自若。敬上之誠。溢于言貌。甚無怨懟之色。人皆惜之。口碑所傳。如此。

三年三月。申明亭下書諭。以受訴状。

延享元年。從四月至五月無雨。命社寺行雩祭。猶不雨。公大患之。親祈。既而大雨數日。〇五月十一日弘前大火。延燒二百三十余戸。自本街及土手街橋。從十一日暮至翌日午而止。〇廿五日公以疾卒于弘前城。遺命曰長勝寺。長勝公以來。累世墳墓所在也。而自津梁公後。數公皆葬于津梁院。以故金重報恩寺。而崇長勝寺。只以疏矣。可不懼哉。若吾不起則葬焉。群臣乃奉遺命。而葬于長勝寺。於是報恩寺以其違前例。訴于東叡山法親王。法親王譲之。七月遂改葬于報恩寺。（其改葬移墳慈土一提而己。遺骸實在長勝寺。）公為人溫厚。能優待士臣。有木立次郎三郎者。善騎。嘗從役于江戸。時佐渡守板倉侯。有僕馬無能騎者。來請次郎三郎。公命而往焉。抵則先問其状。彼人曰。此馬驕悍。上鞍即奔。不可駐。乃數人牽到馬埒。侯亦臨觀。馬將奔騰。次郎三郎急攀轡兩銜。急躍雙鐙。連鞭連躍。十餘回。馬乃帖

九八

然。自徐而疾。往復數十回。馬被汗而罷。板倉侯歎賞
賜酒及物。公亦大賞之云。

戒香公

諱信寧。小字岩松。順休公第一子。生母田中氏。
久左衛門某女。元文四年二月廿七日生于弘
前城。天明四年閏正月二日卒。享年四十六。釋
諡戒香院。葬于津梁院。

延享元年八月二日嗣職。時年甫六歲。外族河內守
岩城隆韶攝受嗣職命。此日豐次郎著敎爲幕府寄
合士。著敎支圭公第九子。後稱內記。先是。順休公請
以爲己弟。至是仕幕府。藩別給祿三千石。○八月下
令。曰運來藩士文武之伎。日以疎慢。一旦有事不可
以應卒。爾後各修其術。莫敢或懈緩焉。若有修其道
出乎群者。無貴賤必賞焉。其勉旃。○十二月廿一日。
津輕主水範親爲老臣。○是年大水。害田園。
二年二月十五日內記著敎卒。無嗣絕後。著敎爲人
溫良。才兼文武。及卒人皆惜之。○十一月七日西館
織部建通爲老臣。○十二月廿一日今井源五左衛
門直之爲老臣。○是年風雨大水。害田園。
三年正月廿九日。柴翁老公以疾卒于江戶柳原邸。
○五月幕府使山口勘兵衛。神保新五衛左門。細井
金五郎巡察奧羽地方。廿一日抵弘前。○十一月賜
藩士祿璽。
四年八月十九日風雨洪水。駒越街水浸床上。四五

津輕藩史　卷之四

九九

尺。害田園嘉穀。〇十一月疾疫時行。
寬延元年四月外濱歃村鼠害蔽麥。
二年正月堀五郎左衛門利喬為老職。〇此歲凶饑。米苞值二貫百六十文。饑民流離頗多。設場作粥以賑恤之。至翌年夏。死者一万人。大圓寺僧天龍。資性慈惠捐貲表粥。以施飢者。賴以生活者數百人。
三年四月建護穀神祠。以此月十五日為例祭。◉此歲有年。
寶曆元年正月毛內有右衛門茂巧為參政。
二年正月十六日行政事始。著為恒典。〇六月大水。
三年正月以乳井市郎左衛門。佐藤傳左衛門為度支司。先是頻年饑荒。國用不給。或減士祿半。或借金大坂及封內豪商。而用度滋困。市郎左衛門博涉書史。尤長算數。初為近臣。稱疾辭職。家居不出。於此慨然曰。今也國用窘迫。四民困窮。是方可有為之秋也。時老臣棟方貞良猶在職。方正嚴毅。不可干以私。會貞良憂國用日歷。以疾死。津輕主水尋為老職。市郎左衛門素事之。因述其意。乃稱疾愈。起就官。建國事曰。財政困甚。宜大會內外諸臣。令各述意見。若無良方。則微臣不肯有救濟策。請當其任。乃會諸臣問之。無答者。因有是命。新設一局。使掌金穀一切事。以毛內茂巧為惣裁。市郎左衛門任意施行。多革舊法。布新令。〇二月十八日公始謁于幕府。老臣津輕主水。今井源五左衛門亦謁。〇十二月公敍從五位下。任土佐守。〇此月官火所借封內豪商金券。官委金穀豪商數人。時命支給者。謂之用達人。用達人宮崎

某等。皆以私金辨公用。而官未償。宮崎請償還乳井市郎左衛門叱曰。汝不辨緩急而敢請。何也。宮崎畏縮而退。俄而復召曰。汝等遍來所進濟之金穀。併子本悉還付之。宜就所在倉廩。隨便取焉。宮崎驚愕而退。謀諸同列。曰吾儕年來所供官用金穀甚多。今悉被還付。則所在倉廩忽爲空。官何以辨國用。不如因以獻之。衆議同之。乃白曰前日請于官。罪固大。願垂宥恕。因悉獻焉。乃取券皆焚之。○是年遣谿滋景寛。謂大坂豪富曰。頃者我藩釐革財政。年々所輸送米穀。自今停之。而從來所借金。當期兩三年併子本完還無遺矣。乃絕輸送。製米券借金於宅方。故一時金穀充溢。世人稱以爲神策。○廢山林司。令所在村正監傍近山林。○令農民曰田園地步過度者。以實告則與之。不問私地步之罪。

四年正月禁農民衣食居奢侈。○二月五日受天使之幕命。○閏二月賞封內忠孝者。先是乳井市郎左衛門謂毛內茂巧曰。財政一切之事。予任之。尙忠孝重廉直。勸節儉。復淳厚。在上率之耳。因有是賞。○六月板柳村安田次郎還小民所典田園券。小民皆大悅。官賜物賞之。

七月七日太夫人有馬氏卒。○是歲有年。○先是租米之納官也。每苞量芸斗升。民不堪其煩。至是唯數其苞。不量斗升。民大悅。

五年六月狩鶉于小澤野。其兵二千三百人。○八月賞銃卒居宅于市東南端。○是歲大饑。令封內有無相遍。貧富相賑。又借米一万石於幕府。以賑飢民。又

免封内諸税。與錢穀於窮民。故雖凶饑。無有餓者。民
皆懐惠。〇以乳井市郎左衛門為元司。班次用人。
六年五月九日公始就封。〇是月廿六日至晦日。五
日暇。張散樂。賜士民酒食。其員六千三百四十人。〇
六月十五日設用達人。曰運送役。班諸町年寄上。許
帶刀。〇十八日應各所倉廩監司。令商人管倉廩。〇
是月戸澤牛左衛門惟顯講經書於評定所。令藩士
聽之。爾後每月六回講之。以為例。〇應關門。許無券
通行。〇行大赦。〇七月朔賜乳井市郎左衛門名貢。
〇九月朔命乳井貢巡視鄉邑。貢之巡鄉邑也。行裝
不異藩士。到處無不盡敬。遮轎待。翁媼或至手念珠
膜拜。〇十五日行紙幣。名曰標符。初乳井貢為元司。
以術數為政。而財路閉塞。國用日窘。於是貢困迫

不知策所出。乃召足羽長十郎。問策。長十郎曰製標
符。節用度。則金貨足於上。而財用給於下。為今之謀
者。莫善焉。貢曰善。乃行標符。委其事於長十郎。

主善曰。乳井貢掌財政。以奉尊任。智術行朝四暮
三之法。而不知生財有大道也。是以其所為出買
堅必計。而不省。術盡計窮。倉廩掃底而空矣。於是
欲行標符。以濟一時。其終取敗固宜矣。

貢嘗薦長十郎學術。為出戸澤惟顯上。開講筵於己
家。使藩士聽之。又上迎悅幼主意。下任意行奢侈。家
宅華麗。飲膳極珍羞。至邸内構舞臺。設散樂。設土豚
觀角觝。其富擬列侯。長十郎亦恃寵。奢侈擬乳井云。
〇是月令封内。出擧者不責。負債者不償。

主善曰。是室町氏之弊政。雖出一時權宜。違政理

者。必不レ行也。苟且利二窮民一。而財路閉塞。後患不レ貲。
乳井氏術盡計窮。猶欲レ收二民心一。而拙謀至レ此。非二經
濟之材一可レ知也。

十月十日以二棟方十左衛門貞隆一爲二老職一。○十一月
十三日令二封內商賈其業限レ一。不レ得二相兼一。設二雜糴場一。
禁二私糴糶一。○十二月十二日賜二藩士祿粟一。○是月毛
內茂巧辭二參政一。茂巧廉直而有二幹理之才一。初乳井貢
掌二財政一。茂巧監臨焉。貢舞二智術一。以レ彼濟レ此。毋レ務二流動
融通一。一時稱二富有一。老臣津輕主水大感二其材一。薦爲二元
司一。自レ公賞レ之。貢固辭不レ受。益飾二其廉節一。及二後威柄歸
一レ已。其所レ行漸縱恣。擅二先軌一。行二新法一。不レ省二人言一。茂巧始
悟二其奸一。乃欲レ白二其狀一。聘二菅於友人小山次弟兵衛一謀
レ之。貢探知レ之。構二陷次弟兵衛一。奪二其官一閉居。於レ是茂巧
遂辭二其職一。○是歲蝦夷人遺種。在二北濱宇鐵村一者。前
レ是不レ許下與二他村民一通上レ婚。至レ此與二常人一相伍。

七年正月廿九日停二藩士祿一。一人一日。限二米四合一給
レ之。○三月三日更給二乳井貢祿千石。男左市郎三百
苞一。○六月廿九日廢二標符一。行二標符一而來。商人多輸二物
貨他方一。以レ故封內融通路塞。日用物品不レ可二輒得一。人
皆苦レ之。耕春院住僧學源者。深憂レ之。乃託レ用二亡師一抵二
于江戶一。具書二國民愁苦狀一。呈二我姻家宮內少輔松平
忠恒一。忠恒愕然。急報レ公告レ之。且曰宜下先命二乳井貢一廢二
標符一。而後徐罷二新法一。從中舊政上也。若急レ之則禍將レ不レ測
焉。公曰然。乃命レ貢廢二標符一。貢奉レ命歸レ國。歸二罪足羽長
十郎等一。因レ之復抵二江戶一。白曰邦內人民愁苦。皆彼小
吏輩所レ爲。臣謹辭レ之。爲二財政困迫甚一。臣請直至二京師一。

借金京商。以濟一時。其意欲依近衛公以兎己罪也
途往京師。於是忠恒勘公。念召貢歸國。○七月復開
門。
八年三月十六日罷乳井貢職。○六月十五日高倉
五兵衛盛看爲老職。○七月二日收乳井貢祿。錮其
豪。○十二月二十一日公任出羽守。○先是命有司
撿水陸田。至此凡五日而畢。毎田一區。製小籍。授農
民。封内都三十万五千八十石。
九年閏七月六日大水。人多死。
十一年六月幕府使御原左平太布施藤五郎久松
吉右衛門等巡按奥羽。三日抵弘前。○十一月廿二
日公娶松平氏。大和守明矩女。
十二年六月廿二日。世子信明生于弘前城。○是年
修津輕主水修隆里長勝公墓。繚以木欄。
明和元年三月廿八日。十三湖水自興海通。○冬獄
多審人。○十月廿八日賞柏木村農權右衛門孝。賜
三口俸。權右衛門善奉事二親。父死之後。作木像抱
以往田。使觀耕穫狀。事死如事生。十六年猶一日。故
賞之。○是年種朝鮮人參於各所。○大有年。
三年二月朔。山崎式助講書於嚴殿。令諸士聽之。後
毎月以爲例。
四年正月廿八日地大震。人家倒者五千四百九十
餘。壓死千餘人。所在發火。燒死亦三百餘人。馬死者
四百四十頭。堤防崩壞者三千五百八十間。其他官
廨寺社橋梁破壞者頗多。官出內帑金若干。以賑救
遇災者。○三月賜旨人無親故可依者。米各五苞。○

三年初大震後。每月尙屢震。至此月而止。人心始安。

○是年以大震故。賑藩士祿百石以二百錢爲率。隨

數與之。

四年五月以戶澤惟顯爲世子傅。○九月大風害嘉

數。○是歲饑

以上與米二十五苞。以下祿百石以米二十苞爲率。

賑與之。

五年五月十四日行大赦。○十月賑藩士祿二百石

六年正月十一日賜津輕主水公偏諱。改名寧都。○

九月十一日大谷津七郎茂成爲參政。專任國政。○

是歲有年。

七年閏月津輕內膳範盛爲老職。○六月廿八日賀

田村塩硝倉發火。銃隊長齋藤小左衛門。蒔苗市兵

衛。館島九郎左衛門。目付竹中忠左衛門等災死。○七

月津輕外記爲老職。○八月十二日江戶本所邸災。

○十二月喜多村監物久茂請免老職。是時用度困

迫。大谷津七郎首進省減藩士祿之策。勸老職奏於

公。公憤然發於色。不聽其請。大道寺族之助以下戶

[illegible]請左衛門。櫻庭兵助。山中六左衛門等周旋其間。

多言爭其不可。故事遂寢。大監察土岐渡人與大谷

津七郎論議甚激。將斬七郎。七郎遁於君側。渡人卽

譴罷職。渡人素廉直剛毅。乳井貢弄政柄。撓棄先規

法度之時。屢屢於公諫爭。以故。舊記先格書類。多得

免。

八年正月十一日森岡主膳元德爲老職。○是歲有

年。

嘉永元年八月江戸大風雨。大水。我邸亦壞。○十二月賞鵜沼村民總四郎。終身五人口俸。男文四郎米二十苞。里正總助十苞。五人組各五苞。村民六十苞。旌賞其能奉法勤農業。

二年正月八九日。世子傳戸澤惟顯死。惟顯寶玄圭爲庶子。昔故冒戸澤氏。惟顯學問該博。頗有名。初仕奔藩侯。參其國政。爲老臣某所忌害。稱疾辭去。居常隱。幾仙臺侯聞其賢辟之。偶我藩亦有辟命。惟顯乃往爭我。義爲世子傳也。竭心輔導。世子亦深敬畏之。及歿哀悼不措。自題其碑曰嗚呼祖州先生之墓。○九月五日幕府傳可蠲天使之税。○九月二十日税封內商戸。○年三月下勸業令。勘定奉行樋口彌三郎建意見。撥封內田園無有私占令四民植桑楮漆茶。又播綿種。植藍草紅花。令士家妻女織綿布。庶民自織者。許着絹布。他至陶器紙墟等皆製之。

三年七月廿八日收藩士祿邑。以其十分之四爲率。給廩祿。○十月廿日令封內結伍保。吉凶相助。罪咎相連坐。○是年撿封內人口。其數廿五万餘人。○自客歲疾疫大行。死亡甚多。遣醫員數十人巡行診視。

四年製蹈車。民用以便灌漑。○十月廿二日爲世子聘松平出羽守。儒臣宇佐美惠助講經。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以添田儀左衛門貞順爲老臣。

六年三月三日賞藩士精武技者。

七年二月幕府傳可蠲天使之數。時公有疾。使世子代幹其事。世子年十七。容止閑雅。進退有度。天使大稱之云。○九月朔復以乳井貢爲勘定奉行。○十二

月十五日開公四十賀宴。世子賦詩上之。○是月賜
封內高年者物。○令郷里每田一段貯米一升。以備
凶歉。
八年四月設製陶場於唐內坂。○六月六日霖雨。平
川大水。人畜多死。
九年六月三日褫乳井貢職祿。放於川原平村。貢及
再用。年已老。然軀尙壯健。氣力不衰。欲立功名以雪
前辱。勵精奉職。而老臣津輕內膳常折其意。不能有
爲。至是復蒙嚴譴。可謂其人之不幸也。抑亦世之幸
也歟。○六月廿六日會藩士示親書。其意言以國用
不給減藩士祿也。○七月五日大水。堤防潰決。多害
田圃。
天明元年正月廿六日大水。人馬多死亡。○十月賜

常陸板湖港邸地於寺島三郎兵衛。同月賜近江大
津邸地於澤村屋藤兵衛。○四月二日命長勝寺住
僧某。詣海內古社名刹。蓋託以察天下形勢也。○八
月十六日收参政樋口彌三郎官祿。錮其家。彌三郎
天資勇敢。且精兵術。常憂吾土乏產物。日夜焦慮。徵
諸古書。質諸父老。欲以奏事功。而謗議紛興。遂蒙譴
錮死。可謂遺憾矣。
二年自春至夏風雨。六月大水。秋饑。○是年漕米二
十万苞於江戶及大坂。三万苞於加賀。是以邦內穀
竭。人民苦饑也。○嚴禁博奕淫酒。
三年二月十日岩木山南峯烟起。令有司撿之。○七
月十日青森大火。○是月青森市民。爲黨相聚。闖入
豪富家。毀家屋倉廩。縱爲掠奪。市尹不能制。遣卒將

擧就祿餓之。且令有司開喉之。本年從春綿夏。風雨
不順。五穀不長。至七月。荒兆頗見。且客歳濟運官粟。
無所遺。以故糴買民艱。以給藩士。公私穀盡。糧路絶
塞。故人民遂飢至此。○廿二日鯵澤市民。嘯聚爲群。
呈書乞救。市尹相馬作左衛門受理訴狀。且令富豪
各出粟賑之。事遂息。○廿七日新田民八百余人。聚
石渡村。呈書曰六年以來。鄕倉所貯已至八千苞。今
歳飢食竭。伏願每田一段。付與三升。以救民命也。○
此月藤深浦市民三百余人爲黨。毀富家屋。○八
月五日賑給封内人民米千苞。令曰今國家匱窮。賑
郵甚以難焉。勿復有所請。時金木邑吏岩川久太郎。
庭内兵藏。與商人謀。糴米於羽州酒田。令郡民贍求
之。○是月十二日大風。十六日隕霜害穀。此時封内

諸民甚多。毀壞屋二宇和德街。作粥以賑之。○九月五
[illegible]浦[illegible]某[illegible]原莊右衛門請曰。平井。食川。五所川原。柏
原[illegible]村之民。食盡今將流亡。而臣竊先以來。所貯以
[illegible]凶荒者。有四百余。[illegible]糴米於他方以救之。官允其
請。[illegible]賑狀以聞之。○廿六日[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貞[illegible]之
江戸。是[illegible]大饑。[illegible]李流亡。相交于道路。所在[illegible]聚[illegible]
人衆。而百餘皆[illegible]附會。故大谷津七郎。無官之者。貞
祭[illegible]之。與[illegible]家臣主膳等議於廷。主膳曰事已至
此。[illegible]何。貞祭曰予爲宰臣。而無[illegible]策。宜辭其
職。[illegible]書之。乃[illegible]之江戸。見公自[illegible]之。七郎[illegible]知之。先
自日貞祭[illegible]狂。必[illegible]謂宜[illegible]見焉。既而貞祭至江戸。
[illegible]。七郎[illegible]公族[illegible]之。[illegible]論多刻。時世子[illegible]閑
者曰[illegible]見狂族人。乃召見之。貞祭具陳民[illegible]餓。

封內擾亂狀。世子即詳白諸公。公驚愕。將召七郎手刃之。母夫人救解乞哀。事僅寢。七郎剃髮謝之云。○是月封內山林除杉檜外。雜木許擅伐。以本年饑荒也。○十月十一日青森大火。○十日下親書藩士。諭從食素。○廿三日木造大火。○十一月三日藩士男女。每人日給米四合。○廿三日讓山田彥兵衛。免其職。彥兵衛。大谷津黨也○是月令返典物於其債主。從建部清大夫言也。○公痛減飲膳。以飫民苦。○此時。深浦莊嚴寺住僧門牛抵江戶。欲謁公白封內饑饉。人民流亡狀。有司拒絕不通。門牛欲因本山。若江戶市尹。達其意。有司惶遽。不知所爲。世子聞而召見之。獻饑饉圖。

四年正月。借金一万兩於幕府。糴穀以賑飢民。○閏正月二日公以疾。卒于江戶本所邸。公爲人柔順。以建議大饑。深以爲憂。居常悒鬱。遂以病卒。遺命務救濟之道。

主善曰。戒香公所謂有仁心仁聞之良君也。然下民不被其澤。而受凍餓之苦者何也。蓋因輔相不得其人。苟貪其祿位。而不知匡輔之道而已。請嘗論之。方此時。天下忘戰伐之苦。競以奢靡相高。僕從。器仗。衣服。宮室務華麗。而不察後患。借金京商以濟一時。而子復孕子。封內之富。不足以償焉。並列國諸侯。比々皆是也。戒香公之嗣職也。年甫六才。譬猶不染之絲也。爲朱爲綠。爲紫爲黃。唯其所染。輔導之責。安可逃哉。蓋公之仁慈出於天資。而始終如一。非暢肆權而忠良之主。非極奢縱慾之君。無一

事可以樂業也。如此之主。而輔導得其人。則豈有
爲君之累哉。君苟則宰輔辨明之。若有不賢。則宰
輔告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替盡其道者。宰輔
之任也。今危而不持。顚而不扶。輔相之道。安在哉。
公之一世間。公族閥閲前後數十人。皆苟貪其祿
位。而不知廉恥。可歎夫。

外崎　覺
小笠原耕一　校
內藤　[illegible]衛

津輕譜史　卷之五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　著

體孝公

諱信明。字安卿。小字松五郎。號合浦。又嵩嶽。生
母青木氏。勘右衛門某妹也。寶曆十二年六月
廿二日生。安永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敍從五位
下。任出羽守。後更土佐守。以寬政三年六月廿
二日。卒于江戸邸。享壽三十。釋諡體孝院。葬于
津梁院。

天明四年二月晦。公嗣職。首出受言。函以選上下之

情。○三月十五日。老臣津輕範察。添田儀左衛門。謂以
于幕府拜嗣職。○六月五日。參政大谷津七郎。請以
疾辭職。許之。

主善曰。大谷津七郎以佞迎合。寵幸於先君。弄
威權。一時貴戚。皆阿附之。國老森岡主膳。參政
山田彦兵衛。尤贊之。以致成其勢。設店江戸。陽
以補國用爲名。而陰計私藏。前年之凶荒。壅封
內粟。濟致於上國。以使餓死數万黎庶。其罪惡
固不容於誅戮也。而公性至孝。不欲累先君令
德。含忍優容。寬大以處之。仁之至也。

是月疾疫大行。多死亡。命醫數輩。製剤施救焉。○七
月十一日老臣森岡元德。請罷職。○八月廿日公始
就封。公天資慈孝恭儉。先公赴細川銀察侯宴。時
坐客五六輩。細川侯曰津輕侯可羨矣。先公即曰邊
地狹小。無一可羨。侯曰世子賢明。方今所罕見。可以
爲可羨。先公喜。公事先公孝順。朝夕定省。必不差時。
居喪悲哀慟哭。朝夕盥膳必自親供焉。除喪後。痛行
節儉。食不重味身服綿衣。其就封也。以連年荐歉。客
歲大凶。儉學充路。乃出罪己之書。以撫慰士庶。其略
云。先公之時。君臣各盡其分。上下一和。相共忍耐艱
苦。今寡人少壯嗣職。常以辱先君之令德爲懼。汝等
其有欲言者。勿有所忌憚。先是令曰。自從國至弘前
途上。卒徒以下至農商。許縱觀。非敢強之。唯任其意
耳。此日雨甚。而公不坐轎。戴笠乘馬。以對衆庶之望。
且屢按轡親慰勞之。衆皆感泣。公入城時。衣服皆濡
云。後不數日。派出近臣數輩於四郊。示手書以吊死

津輕藩史　卷之五　三

勞、生。覗二察民間疾苦一。〇九月八日赦二故殺以下罪人一。　四
〇十六日命二近侍戸澤元吉。藤田小三郎一。巡二行鄉邑一。
使下擬二餓死朽骨於寺院一。建二卒塔婆一。讀中公所二親製一祭文上。
弔祭之。〇十八日烈風甚雨破二家屋一傷二船舶一。〇是月
毛內茂肅呈下令二士著藩士一意見書上。公召見至二夜半一罷。
大賞二其忠志一。茂肅茂巧之男也。性剛直。不レ屈二權貴一。仕
爲二卒將一。寶曆中。辭レ職家居。樂二風月絲竹一。以自遣。留二三
河人白井秀雄。越後人橘由之。研二究國學一。有二著書若
干卷一。天明凶饑後。墾二田園多二荒廢一。自執二田器一以爲二躬
耕先進一云。〇自二客歲秋一。至二今年六月一。餓死男女。八萬
千七百餘人。斃馬壹萬七千二百十餘匹。水田荒廢
壹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町五畝餘。陸田六千九百三
十一町八反五畝餘。而獨平賀莊六鄉村民無二一人

死者一。先レ是公就レ封。初命二山崎道沖一。助初文抄二和漢古今
救荒事蹟一上レ之。公嘗召二道沖一。問二救荒之策一。道沖對曰。
救下民凍餒上者。執政有司之任也。摘レ句尋レ章之儒。安
能知レ之。公不レ喜。因有二是命一。近侍令小笠原久藏。建言
曰事必當レ率二由舊章一。公熟慮久之。曰守二法制一。無二號令一。
固所レ願也。今上下困窮。餓孥滿レ路。救之尤爲二急務一。管
子有レ云。倉稟充而知二禮節一。方今之務。在二平使二民食足一
耳。又嘗聞二津輕貞榮曰。客歲凶荒。死亡流離最多。田
園荒蕪。居三之二一。何以給二士祿一。宜二率先刻苦一。以爲二人
就封之賀。尙未レ行。一切遊獵。必禁二絕之一。惡衣惡食。唯
思二國民之卿一生而已。自今國家一變。於レ汝。汝宜レ體二此
意一。貞榮感泣曰臣謹不レ肖。欲レ施二肢股之力一。以報二國恩一。
貞榮勤二勞國家一。多二可レ稱許一。而性淫放。公深知レ之。一日

六

言事君莫將退。公曰詩云士之耽猶可說也。夫匹夫
一人之榮辱而已。今卿居顯職、爲一國之樞機、宜匹
己而格物。貞榮悚懼懇祝。如芒在背云。○十月三日
創森岡元德。山田產兵衞總錮其家。廿三日禁錮大
谷津七郎。

五年閏正月十一日、令鄉里興農器借金若定應人。
受其器。待秋熟辨償。○是月十五日開城門。先公述
職後、不開城門。既已四年。城中荒蕪。至此開之。○二
月、懲諸士擊劍。○三月、懲諸士鉛術。○廿一日、津輕
主水倫德、喜多村監物親守爲老臣。○八月大風

六年正月大饑。○二月廿七日、娶夫人松平氏。大和
守朝矩女也。○七月十八日江戶邸大火。○十月八
日、下節儉令。公服綿衣、著布袴、設[illegible]勝、絕遊[illegible][illegible]
服聞行。著簑笠以察士民愁怨。○九月十六日老臣
津輕範盛有罪、奪職禁錮。範盛在職日久。倚任家商
宮崎源兵衞。索金穀屢借金家窮、而乏絕不能支。士
皆民咎之。故嚴罷之。下源兵衞於獄。籍沒其家。

七年正月、命大庄屋二十七人、許佩刀[illegible]長、以督庶
地開墾也。○三月十日、公巡視弘前市街。○六月廿
四日大水。○十二月、賑給諸士祿百石以下金百目爲
率。上下悅之。

八年四月、檢封內水陸田。○七月、幕府使臣藤澤要人
川口久助、三枝十兵衞巡視奧羽地方。十五日抵弘
前。○十二月朔、賑給諸士祿百石以米十俵爲率。上
下準之。

寬政元年六月、徵間宮一學、察松前地方狀况。先是

津輕藩史　卷之五　七

八

鞍實城有二騷亂之甚。於前氏遣ㇾ兵鎮ㇾ之。幕府命ㇾ我爲二
後援。我藩備二兵三隊一，各八百騎。前後相警。產園諸入
戶。諸赤殺鎮ㇾ之。尋尊平。〇十七日匠從隊長戶澤元
吉以ㇾ疾死。元吉惟頭之男也。性忠亮，以二國事一自任。若
必焦慮以輸ㇾ公。公亦能臨二民心。護骨至盡。夢ㇾ訪異二元
吉，苦歎。以謀二國事。公欲三用以爲二參政。不及而歿。公深
悼惜焉。〇十二月大風。〇廿一日賜二給諸士，祿百石
以二米拾苞一爲ㇾ率。上下便ㇾ之。
二年六月三日以二牧野左次郎一爲二參政。公常念ㇾ得二良
將。以二前近臣工藤甚之助。延之山邊以二左次郎一汲
諸二諸三奉行之丞。猶之丞亦遇ㇾ之。國分ㇾ之。〇是月山
崎連冲辭ㇾ老。不ㇾ許，加ㇾ俸。賜二屆從隊長。侍講如ㇾ故。〇十
月羨邑竣二議倉。以儲二凶荒。公以二天明卯辰之凶饑。欲二
深慮。常欲下設二義倉一以備中凶荒上而民力未ㇾ給。至ㇾ此始建ㇾ
之。且公常行二節儉。務減二冗費。士欲ㇾ賣二祿給獎餘，若ㇾ
假ㇾ與ㇾ之。故人皆得二其所。至ㇾ是國民散二在他方，者。皆來
歸。他方人亦私願ㇾ通。租者衆矣。有司請ㇾ禁ㇾ之。公曰勿。
乃賜二村吏里正，令ㇾ開二墾廢田。二年後。納二半租。故墾田
日增年多。
三年正月十五日大道寺隼人繁宛爲二參政。繁宛用二
心政事。嘗從二手塚玄通，學二經國法。玄通著二經國一篇，
與ㇾ之。又相下一時有二名望一者上，謀二議不一。皆息。〇廿八日以二
赤石安右衛門一爲二郡令兼度支司。以二菊池寬司一爲二度
支司兼郡令。公意ㇾ得ㇾ人。赫然於ㇾ是。左衛郎兼二其友赤石
安右衛門。菊池寬司，爲二郡令度支司。二人亦能二國政ㇾ
國。還ㇾ財有二大本。其略云。因二本土收入之數，節二支出之

津輕藩史　卷之五　丸

頓。行之事。先停貸京商之米。行之十年。則不足。上因
家而之供給。而財必足矣。移衆土於邑里。以墾廢田。
農戸籍。宅工商民散居浮浪。令歸農。立山林法制。以
實林材。公反覆熟覽。乃問左大臣曰。所上議者有理。
大抵可行也。糶京商不仰供給之抄。雖以先信讒。而
財政本立之後。思慮之可也。農戸籍之事。因益國之
大患。不可欠也。山林樹藝之事。忌趣國法所官相符。
如議而可也。唯使衆士歸於村里一事。雖以有益。而
其人有所深思。係田畔決之。當時改革之際。議歷致
者。赤石安右衛門。菊池寛司。相談莊司。工藤善之助。
竹内長左衛門。三橋物之丞。山新古谷門等七人
反復論議定之。罰[illegible]而[illegible]。條。新[illegible]戸
籍局。戸籍刑獄及一切廢籍。以[illegible]推廣。於田當

職。角田紹六治之。公常憂其無法律。寛令牧野左
衛郎。赤石安右衛門。菊池寛司。松田常藏。撰定之。丞
文化七年。成。罰之寛政律。○三月廿四日。差[illegible]皆兵
事諸日。及觀諸士武技。日記錄。十一月六夫。山崎道沖。
竹内甚太郎。皆牛大六諸之。兵事。一月三夫。貴田添
大夫。岡本兵馬。福島靜右衛門諸之。武技。一月四夫。
兩番長退之○四月深浦溜入。罷流支那而還。○六
月公有疾。以支封和三郎承襲。殁翌。以廿二日葬于
本所誓願寺生ル日也。公從仁恕寛厚。承遺年凶歉疆
屢之後。藩計補闕。治。勤儉自奉。不從浮華。甚遵守祖宗。色。事至實
能。漸詳土風。遂育成滋。從諫如流。好學不倦。尊崇儒
學。延宇左美惠翊。本多章三及戸澤惟賢者。掌其
實。又就奥平細川侯。及藩翁於平侯受金二十亦侯深

器重之。爲忘年交。書自書、詩賜津輕貞榮、曰。奉特旨
事、勸家事。係宗民情、若己情。是以藩用心國事、之一
莛、矣。治化粗成。臨大有爲。而天不假之年。嗚呼命也
耶。雖然後年有富國之實者。蓋兆於公之藩約云。

津輕藩史　　巻之六

津輕　工藤主善澁克　著

上仙公

諱寧親。初名在方。字子孝。稱和三郎。號如山。質
支封津輕左近將監著高男。母照田氏大和守政統
女。高照公之曾孫也。明和二年正月十七日生
於江戸邸。寛政三年七月入爲信寧公嗣。天保
四年六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九。諡上仙院。
葬于津梁院。

寛政三年七月七日公入本所邸。○八月廿日大風。
折樹墳屋。○是月廿八日公承嗣職命。○九月廿八

日大遂寺繁殖爲老臣。○十月朔日老臣喜多村殺守。大道寺繁殖謁于幕府。拜謁職。○是月廿八日令弘前市井爲凶荒饑饉。以錢納之。買粟穀于倉廩。○十二月十六日公敍從五位下。任出羽守。後更越中守。又右京大夫。

四年三月六日大風。稻綿多損。○五月十七日公給就封。○廿四日賞孝悌力田者。○六月津輕領母孩宏爲參政。○八月八日。覽藩士射藝。○十八日大赦。○八月廿三日公巡視弘前市街。○廿五日發藩士土着令。先公深憫天明凶荒黎庶多死亡。勵精圖治。或人進藩士土着之策。然公猶重動搖人心。未輙命。至此行之。乃定賜金祿二百石錢一貫目。藩制以六十文爲一文目一貫目即三万六千文也。百石錢七百目。五十石錢五百目。又依距里遠近。有多寡。每里二文目。匹口數多少給之。別給營室木材。祿二百石長一丈圍二尺材六十五本。百石五十本。五十石四十本。先是亦石安右衛門。菊池寬司。相議曰凶荒之餘。百姓困窮。土地荒蕪。爲今之策。莫若使藩士土着。驅市井游民歸于農也。乃謀諸牧野左次郎。左次郎曰善。言之大道寺繁殖。繁殖曰然。昔杉山八兵衛延言中。亦有此事。八兵衛賢士也。其言足以證焉。今移藩士一人於一村。使村畢擔其事。則八百餘人可立移矣。且使其人幹村事。若有不可。則村吏糺之可也。寬司曰然。余亦思之。士之有田園者。各就其邑。若便。議略定。乃取決於津輕貞榮。貞榮白之於公。公乃聽之。因有是令。○十月令市井各戶表其商號。○是月廿三日公親覽藩士擧

劔。〇十一月覽蕃士槍術。〇廿八日地大震。〇是月魯西亞人侵蝦夷地。我乃遣山田剛太郎。都谷森甚之丞。將兵二隊趣之。剛太郎法令嚴明。部伍整々。其發也。公於三郭樓上觀軍容。其歸也。適公在青森。閲行於宮女館觀之。外人知之。軍吏言曰。公在焉。可下馬也。剛太郎曰。不然。公所館必有表榜。且用章幕矣。乃騎而過焉。時公嗣職未久。意謂輕己也。以故不賞也。老臣某欲薦用之。而以其爲女婿。頗避嫌不果。

五年八月二隊將凱旋。〇是月廿七日鰺ヶ澤大火。

〇是年移居於村里之士七百九十四戶。

六年三月給京攝豪商月俸。先是負債連年。山積不可償焉。公嗣職之初。抵當平賀二鄕山林地。連署執政及有司名付之。至此償之。因給月俸以慰之。〇三月四日岩木山硫黃坑發火。〇七月廿三日賜藩士祿璽。〇八月十一日津輕永孚貞正爲參政。〇九月十五日牧野左次郎爲老臣。〇十月創建學校於南門外。蓋繼述先公之遺志也。〇十一月士民戶籍簿始成。〇是年藩士移居于村里者一千百五十六戶。

七年四月津輕坂內雲谷枯木平四所置牧場。〇是年和德街端置銃卒邸。

八年六月學校始成。號稽古館。以津輕永孚爲祭酒。學官以下有司數十人。書生三百餘員。〇是年引嶽溫泉於麓下作湯槽居室許入浴。

九年二月廿六日公親行釋奠於稽古館。〇三月三日行藩老式。公親迎送待藩士老年者賜物有差。

○六月設學校於江戸藩邸。號弘道館。以上田總藏
爲總司。○三月作貯藩粟倉於三廓内。凡五所。以貝
金三千兩。助鄉邑義倉。備凶荒。蓋先君之志也。○七
月設演武場於學校傍。以習弓馬劍槍。○八月朔日
行釋奠。○十二月以魯西亞艦再來。遣士將山田
剛太郎將兵一隊。至箱館。海上逢颶。船艦漂搖。多疾
者。剛太郎憤然手長刀。立船上。叱曰今也臨戰地。而
汝衆懦怯如此。其或敵也必矣。寧與怯心以汚主名。
不如余手自戮之。瞋目睨之。船士皆懾股栗。疾者頓
復常。其在函館也。身自率先講習文武。無或懈怠。部
卒有疾者。剛太郎曰雖輕卒。而皆是主君所付于吾。
不可輕焉。乃往省之。問曰不能食乎。卒曰不能。剛太
郎乃令取食來。自喫盡一椀。復盛飯濃濁。謂病卒曰

如吾喫乎。卒感泣膜拜。自是強食至以平愈。
九年十一月廿六日。沒平澤三右衞門祿。錮於木造
解舍。三右衞門村里之小吏也。最精水利。開拓新田
有功績。賜祿五十石。爲留守隊士。至此爲讒人所構。
陷罪囚。
十年二月行釋奠。○五月二十三日黜老臣牧野左
次郎。參政赤石安右衞門。度支司菊池寬司職。削祿
錮居。寬司性極質素儉朴。諒友相會議。夜不點燈。談
論一決。要紙筆。則點燈火而已。安右衞門性好華麗。
美衣服。寬司常罵谷不少假貸。如不和者。然至論公
事。不少挾私心。其誼如兄弟。寬司讀書不貪多。專注
意實用。安右衞門獲讒後。雖極貧。清操自守。好接文
武之士。蒙其薰陶者多。○五月廿七日發士若士歸

弘前之金。其販金如積於村里例。〇六月大水。〇七
月十七日津軽永孚。津軽模宏為老臣。〇廿日遣士
將棟方作右衛門以下兵卒一隊。交替戍箱館。
十一年四月五日遣士將足立又右衛門以下兵卒
一隊。交替戍函館。〇二月行釋奠。〇四月十六日罷
老臣津軽貞榮職。貞榮天資寬宏無欲。好施與。皆祇
役江戸。遊諸吉原。奢侈無度。費金銀如土砂。以故獲
罷。然容罰入曰。吾能極奢侈。證國家大弊。抛身命救
大患。有三。天明大饑救民命。一也。幕府皆欲借外濱
地。吾辭而免之。二也。笠井園右衛門等。樹黨排大谷
津七郎時。吾善鎮靜之。三也。此三者可以償罪。〇五
月高倉五兵衛為老職。〇五月十五日令禁士民衣
食奢侈。〇六月罷津軽永孚職。錮之。

十二年三月廿五日世子信順生。〇三月禁刑屍於
唐内坂。〇四月岩木山礦設坑發火。
享和元年令諸士各修其兵器。以備不虞。
二年七月公浴淺虫温泉。〇八月廿九日行釋奠。〇
九月令東部村里。皆種竹。〇是月公遊中野山觀楓。
三年二月鑄點宮員。峯捻開墾之料。因平澤三右衛
門請也。〇八月十五日行釋奠。
文化元年八月行釋奠。〇是月公檢閲新田地。〇十
一月十五日本町大火。
二年五月十日幕府賞戍蝦夷地之功。晉高額為
七万石。〇八月行釋奠。
三年五月發諸三万人。浚南溜池。逆水。〇七月廿日
大風。〇九月廿三日詔廿五日行晉封額之賀。奏微

業。賜二農商酒食一。○十二月五日行二瑞祥公二百回法
會於長勝寺。
四年二月廿三日岩木山硫黃坑發レ火。○五月黃、田
十郎左衛門率二兵卒一隊。抵二松前一。先レ是以二盜入蝦
夷地一也。○六月十一日先鋒將竹内源大夫。率二兵五
百餘一。抵二松前一。二陣將西館孝助。亦率レ兵屯二青森一以備。
至二十月一。夷地鎭定。出兵皆歸。
五年八月十七日操二練兵陣於宇和野一。公親臨レ之。○
十月移二學校于城内三郭一。○十二月幕府傳二戍衞西
蝦夷一之命一。因晉二封額一。爲二十万石一。急二公從四位下一。○是
月撿二藩士廩給一。及廩米俸給者。不給七万二千四百
十石。苞給四万千四百九十苞。俸給七千二百三十
六口俸。升一爲月一一口斗五俸。○是年鑄二大砲數十門一。爲二之要
害地一。以備二于海冦一。

二二

六年正月幕府傳二戍衞蝦夷函館。江港。宗谷。利尻。唐
太五所之發一。乃遣二隊將[illegible]及大砲士銃卒等一戍二總
之。兵總五百五十餘人。爾來年々更替戍レ之。宗谷。唐
太沍寒殊甚。戍兵多死亡。○三月賜二鎧一領於上邸。
放二之南溜池一。欲二其繁殖一也。○五月幕府晉二文封甲
斐守津輕親足祿額一。爲二一万石一。○八月公巡二外濱一。觀二
三廐陣營一。以二始建一戍營一也。○是月九日至二十三日。行二
晉二封額一之賀一。發二散樂一。賜二士民酒食一。○十二月大赦。
七年正月十六日至二學館一。改二古[illegible]一爲二宋學一。○此月廿
二日幕府傳レ救二援利尻戍兵一。更戍二唐太。夷地沍寒殆
衣不レ能二以禦一レ寒。松前用掛笠原八郎兵衛符レ求二用北
皮一製レ服賜レ之。○二月六日夷地戍兵三百餘發二弘前一。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二三

自後至文化十一年。毎歳交替成之。○是月廿七日
寛政律成。公毎日讀之。○六月築天主閣於牙城巽
位。○七月朔操練兵陣於宇和野。○是年始造製陶
場於下川原。
八年二月岩木川大水。○八月廿一日公親將兵操
練於宇和野。
九年八月廿二日公巡視新田。舘不造。九月九日歸
城。
十年三月十一日大道寺宇左衛門久緊爲老臣。○
七月十二日大風害禾。○九月五日笠原八郎兵衛
爲參政。○十一月十五日木造廣須藤代高杉四郡
民二千人許。提田器槍竿。迫城門。有所訴。命山本三
郎左衛門鎭之。此年以夷地戍邏之故。賦税有所加。
且有搶地之舉。故百姓生疑心。姦民乘之煽動。鬼澤
村助次郎者首訴之。至此捕而誅之。擾亂輙定。
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大風。害田園。
十二年五月六日請左大臣近衛公於本所邸饗之。
饑歡而還。○六月公與世子與就國。使世子監國政。
愍封内孤獨癈疾及困究者。賜金及物。○七月廿四
日世子放鷹東郊。館岩舘村豪農齊藤佐左衛門宅。
時大雨平川洪水。及館床上。世子登樓避之。
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公遊于富田別業。別業殿廊庭
園。風流華麗。假山九十九。引泉水注池。溝叢樹間設
瀑水。近則挹南山。遠則望岩城山。其結構奇絶。風景
不可言。○四月十一日試兵於宇和野。世子臨觀。
十四年六月六日大水。

二六

文政元年四月十六日創老臣大道寺久繁辭鋼之。
先是晉封額。進爵位。其費巨萬。用度不給。負債逾年。
繁延閣。搬示石。達設亦不果。久繁及近臣竹內甚左
衛門深憂之。切諫及。而三公不悅之。竟者爽之。排陷
百端。遂及此。大番頭添田儀左衛門。銃卒深長森岡
金吾。度支司鳴海又右衛門。學士黑瀧達助等亦皆
創祿奪職。○四月廿九日雨雹。
二年四月公有疾。世子攝國政。○八月七日世子閱
衆將校以下。操練於宇都野。此日烈風暴雨。有司請
止行。世子曰兵士臨戰陣。豈可以風雨止乎。遂舉操
兵而歸。
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公以戍鎮蝦夷地之功任侍從。
四年四月公述職辭終。將就封。草賊竄伏於秋田白

澤山發中。謀襲擊。有訴者。事覺。公辭許以大間越入
國。草賊南部藩士下斗米秀之進也。秀嘗以戍蝦夷
地之功。晉封。賜進爵位。班出南部氏上。南部氏深恥
之。秀之進者。憤主辱臣死之。欲一死以雪國。乃脫
仕籍。變姓名。或出江戶。或入我地。苦楚百端。以求剌
公。而不能。於及此舉。我藩述職往反。必取路秋田。秋
田白澤。道路狹隘。負山。臨山上下坂。數百從卒不得
致也。秀之進相其地形。竄伏之。謀急起擊之。乃遂亡
額徒。亡額徒聽之。從中有悔心者。曰。嚮今也升平。吾
餠小人。謀襲列侯。事必不成。雖或富貴不可發焉。不
如改圖。出訴也。乃來狩場澤關訴之。黑石主臣騎來
報之。老臣津輕模宏。遣扈從隊長成田藤助。先馳至
族館。請暫逗留。時公既在碇手驛。諸士傳聞。皆憤激。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二七

各欲執兵仗馳賊營殲滅之。模宏從容諭曰。勿遽爾暴發。各安其意也。我公奔走國事。誰敢妨行陣。昇平之世。動干戈于隣境。所憚也。區々一二草賊。何足煩諸君乎。即夜。大設酒宴。張散樂。宴勇士。宴夜衆行至公所。公已得報。憤怒欲踐賊過。氣甚銳。從士皆奮激磨勵。手刀而待焉。既而模宏詣公所。見公議奏曰。犯危勇進者。匹夫之爲。非當國家之大任者所宜爲也。況吾藩守北門鎖鑰。負重任乎。切言極諫。公猶切齒不措。模宏固執爲不可。貴田十郎左衛門等繼至。皆服模宏論。遂迂路自大間越歸國。幕府乃捕賊魁秀之進。關良助。一條太郎。至翌年八月。斬以徇焉。○

七月十一日大赦。

五年四月三日。練兵於宇和野。老臣津輕模宏代公觀之。

六年三月七日。賞平澤三右衛門墾田之功。賜祿百石。郡尹櫻庭淸八。及鄕宰吏卒其他豪戶開墾田畝者。亦皆受賞有差。自享和初年至文政中。新開村里。久吉村。大鄕鰐千代田村。遠山里村。下遠山里村。喜納村。龜岡村。下牛潟村。下車力村。入江流村。牛潟新村。蟶音新派村。堅田村。以上木造鄕綿川村。澤館村。以上須鄕下富澗。新村。再賀村。下繁田村。家調新派。福富村。廣升。形村。赤鄕石澁川新村。藤井村。廣鄕田下松木村。飯鄕詰田。野澤村。下毘沙門村。長富村。長泥村。金鄕木筒井新村。橫鄕內等也。○五月十四日。高倉相模爲老臣。○十二月朔日。笠原八郎兵衛爲老臣。

七年十一月五日。延佐藤坦閑諫諍。○十二日世子

叙四品。○十一月十一日藤田莊助爲參政。此時藩士風習大亂。奢侈驕傲。戸々歸三絃音。士女操行不正。及莊助爲參政。嚴令禁之。罰淫行者。一時肅然。

八年四月十日公告老。削狡猾。公爲人寛大。自備人君之体度。受體孝公嗣。精致治之後。會豐亨豫大之運。上下豐饒。享昇隆之樂。位昇無前之爵。倍增封額之榮。告老之後。餘蔭延後裔。蓋曆世無比也。

三〇

寛廣公

諱信順。小字雅之助。號如海。上仙公第一子。寛政十二年三月廿五日生於江戸本所邸。生母伊東氏。從平太英保女。文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叙從五位下。任大隅守。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叙從四位下。文久二年十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釋諡寛廣院。葬于津梁院。

文政八年四月十四日公嗣職。十五日老臣津輕模宏笠原八郎兵衛謁于幕府。拜嗣職。○五月四日返藩士祿二分減。公初政大布恩意。慰藩士減祿。欲悉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三一

返之。下有司議之。老臣笠原八郎兵衛奏曰方今財政困迫。況明年有婚儀。其費巨多不可悉還也。公曰婚姻之禮。藉令延滯。士祿分減不可不返焉。八郎兵衛怖曰謹奉命。乃令之。〇廿三日公始就封〇此月恩賜內老年者。各有差。〇十月八日行遠祖長勝公三百年法會於長勝寺。〇十四日公更越中守。〇

十二月十六日賜藩士祿票。

九年三月五日覽藩士劍術。〇三月廿八日大練兵於宇和野。公臨觀之。〇四月六日公述職之江戸。老臣高倉相模從焉。十八日宿桑折驛。相模屠腹以諫。公自弱冠。不好淫。及曉就途。宵々爲常。故每事違制。費亦不測。此行亦然。二百里長途。宵々點燈出館。明旦晏起及晝。相模憂之。切諫再三。不聽。相模悒鬱不知所爲。一夜端坐而思。適聞路上有謠諷者。於是自謂余居輔弼職。兕虎出於柙。龜玉破於櫝中。是誰罪也。正諫以不納。則死諫以繼之。庶幾有納焉。乃決意屠腹而死。事聞。公驚愕悼惜。自是投宿不及點燈云。相模陸奥安積郡高倉城主若狹守頼盛十世之裔也。〇八月廿一日津輕多膳貞升爲老臣。〇十一月廿三日娶夫人德川氏。從一位田安齊匡女也。先是結婚于內大臣近衛氏。未婚而卒。至是更娶德川氏。

十年二月十五日奈良莊司爲度支司。〇四月十八日公得幕府譴錮居。先是幕府有進位階之議。公乘轅輿上擬。轅輿非其位所許。而公犯之。故發譴。〇六月六日免錮居。〇七月大水。〇九月廿一日老臣津輕揆宏辭職。先是公就國。翌日。揆宏辭職退老。蓋不

欲與笠原八郎兵衛比肩在職也。寔宏性温淳寡言。
寛厚容衆。不咎小過。有大臣之量。其在君前。談論從
正。犯顏廷爭。傍人皆危之。其容貌整肅。風采可畏。老
公嘗浴于淺虫温泉。山鹿八郎左衛門從公。乘船
遊洋中。颶風俄起。艇漂流向南部燒山。而號群臣嘗
失色狼狽。揆宏大驚。東奔西走。令各所出船犯風濤
救之。僅得達于岸。岸際洄波逆立。不能上岸。侍臣自
山本三郎左衛門者。膂力過人。抱公抛于岸上沙地。
乃得免歸矣。於是揆宏進賀。且曰願賜八郎左衛門
於臣。則臣得而罰殛之矣。公默然久之。曰是孤之過
也。幸恕彼罪焉。揆宏善書及棊。嘗學于東江。號東山。
一藩無比。屢出江戶。從于侯卿。皆稱曰津輕氏之賴
母。非十万石輔相之器也。○十一月廿二日間山鐵
五郎爲度支司。○十二月借金二万千餘兩於封內
豪商。是時國用困迫。京師負債至十万兩。於是笠原
八郎兵衛衛計窮。乃下會計吏議。僉曰計無所出。
於是老臣以下多稱病辭職者。故借金於封內豪商。
以濟一時。
十一年正月復借金二万五千兩於封內。○二月廿
日江戶本所邸火。○三月十一日復以大道寺久繁
添田儀左衛門。津輕範曔爲參政。先是間山鐵五郎
爲度支司。條陳財政。而參政藤田莊助。藤田權三郎。
怡老臣笠原八郎兵衛威權。不敢上。於是八郎兵衛
起三人任財政。獨大道寺久繁苦心經慮。欲專任鐵
五郎。至翌年財政彌困。乃大會老臣以下關財政職
司議之。鐵五郎進而言曰。今日之事。自非內立節制。

食御飲膳。凡百玩好。及遊獵等。行非常節儉。則不可
濟也。且如供老公新田三万石收入。可皆併納諸外
府也。八郎兵衛曰。若新田收入。則固是出內帑金。堅
鬪所發。非鬪外府也。鐵五郎曰。雖然。國政一体。不可
別彼此也。今財政日困。顧渦一面濟一時。八郎兵衛
曰。子言有理。雖然。不可驟行也。議乃罷。後八郎兵衛
召他人議事。不問鐵五郎。是以同僚不和。各自循其
意。事皆出於苟且。○五月廿六日試火術於岩木磧。
十二年七月公覽仮武太祭。○九月廿三日。觀楓於
中野山。
天保元年三月召副督學士岐貞範。令講大學於殿
中。即升貞範爲督學。○是月作馬埒於高岡社內。獻
馬。○六月十三日收老臣笠原八郎兵衛職祿。八郎
兵衛迎合媚上。不用同僚議臣之言。以私意爲政。威
權日熾。驕奢日長。財用困迫。負債至七十萬兩。而卒
臣皆畏其威。莫敢言者。獨小笠原良八首發之於老
公。間山鐵五郎亦勸之於公。公諮監司多言之。公固惜
之。而以老公寵臣。隱忍不發。至是諮於老公。且廣詢
於衆。而後罷黜。○廿八日工藤傳兵衛爲參政。○八
月朔日大道寺久繁爲老臣。小笠原良八爲參政。方
是時。國用日窮。負債歲長。良八深憂之。按寬政文化
之籍。欲復其法制。詢之間山鐵五郎。鐵五郎曰。隨舊
制。不如行非常之儉。行非常之儉。則財用可自生也。
良八感悟。乃白於老臣津輕貞升。大道寺久繁二人
同之。以官司一致之力。奏於公。公亦深憂之。欲隨其
奏。而素長深宮婦人手。以從困厭艱難。不好儉素。有

津輕藩史　卷之六

三六　三七

遲々意。良八多方規諫。漸導之。於是大出非常儉素
之令。陪宰臣。更用葛布。參用小倉木綿爲袴。○是月
十六日大雨洪水。樋口村二重堤決。人家多漂流。溺
死亦多。公至西門覽之。喜恩人民罹水災者及水患
息。發監吏。徧弔問之。○九月十日賑遇水患者戶米
一苞。

二年二月發嚴儉令。省宮女。廐馬。先是津輕貞升。小
笠原良八。河野六郎等協心叅公。公頗厭之。貞升獨
見公。諫爭再三。公怫然見色。貞升移病不朝。西館宇
膳聞之。貞升告貲。且責宇膳不諫爭。宇膳愁愕請見
公而諫爭。公和顏色。納其說。且促貞升出視事。貞升
喜而出謝之。自是飮膳服御等。皆省減之。舉國皆喜。

三年四月。毀常盤山別莊。廢各所牧場。○十二月廿
七日幕府課各藩。助修繕上野德川氏廟之役。我藩
亦承可出一万四千七百八十兩之教。○是年。罷小
笠原良八參政。準留守隊將。○是年公就國。津輕貞
升尙猶諫爭勸節儉。公厭之不聽。良八亦屢進諫、、
息公頗厭曰使吾鬱陶者良八也。乃罷其參政準留
主隊將。於是節儉之制崩隤。綱紀弛廢。復侈奢。會計
司奈良莊司意謂。方今非約京攝豪商通財路不可
以應急也。因條理陳其由。執政以下皆以爲可。貞升
不得已從之。乃如大阪。與豪商約。借金十三萬兩。以
濟急難。

四年六月十四日桃翁老公卒于江戶邸。○是秋五
穀不登。百姓多流亡。西濱漁人作亂。入富豪家。掠奪
財物。油川村民破鄉倉。掠米穀。○八月廿九日辭責

三八　三九

津輕藩史　卷之六

閭山鐵五郎。罷職削祿。是年大饑。百姓流亡。饑寒充路。時閭山鐵五郎爲郡正。專盡心於民事。然性深刻殿烈。是以百姓怨之。謗言滿巷。官欲加之罪。使吏察之。而鐵五郎秉公正無一失。唯使民流亡而已。於是譴其罪。罷職削祿。貶爲留守隊士。然當時體孝公所創各鄉貯粟三十五萬苞。上仙公所墾各村貯粟七萬苞。郡署貯米一萬二千苞。新田局貯米二千苞。弘前市井貯米五千苞。其他各所都邑皆有多少貯穀。鐵五郎自意即今流亡者。皆是遊食徒耳。爲之施散則明年何以補良民耕耘。不若待明年也。官數命錢五郎謀救濟。而鐵五郎固執前意。而不應。遂至百姓流亡。擾騷如此。嗟乎固守偏見以取禍。可悲夫。雖然其罪至貶責而當矣。如異日處極刑。則譏者之所構。

不忍言也。噫。○是月以歲饑。給士族每口米四合。卒徒每口米三合。停定祿。○此秋令士民各採草木可食者。及海藻魚蝦。充食。許縱伐山林充薪。○十月朔津輕出雲淸風。笠原近江爲參政。笠原近江欲得志而慰父之宿怨。外交參政大道寺紫元。深探讒密。內結變姿增江。伺公動靜。然後謁見陳意見。曰本年罹凶饑。猶有累年貯蓄。不可使人民凍餓流離也。老臣津輕多膳以下。大小有司。當財政之人。懈慢不用心於民事。只省約侍御飲膳。使公鬱陶而已。若使臣任之。則解民凍餒。安慰君心也。時公大憂凶饑。又厭苦節儉。乃悅其說。曰國政一委汝。汝宜謀焉。從是縉勢一歸近江。○十月七日執政以下預機務有司。悉會於殿上議國事。此時。宰臣津輕點升。西館宇膳。參

政大道寺繁元。河野六郎。工藤傳兵衛。角田平左衛門。司會奈良莊司。珍[illegible]衛之助。古川忠左衛門。奥瀬和次郎。太田惣吉等皆會。笠原近江謂司計吏曰方今財政窮困難支。救之之道如何。各可述意見。司會答曰財政窮困日甚矣。過日所呈條款宜速奏聞焉。且非常節儉條件。亦當速奏聞焉。議論紛々不決。至日暮。議漸罷。先是工藤傳兵衛要財政窮迫決意請退內變增江。及賣却大川端。矢倉兩邸。河野六郎亦奏江戶邸節用度等事。當此時。宰臣津輕貞升忠誕食變國事。所營議定條款。[illegible]三奏之。猶以力不足。後薦小笠原良八。公曰不可。其他則所請也。貞升乃薦本多東作。公曰寡人亦已知彼[illegible]也。而不用之。蓋公意專向笠原近江。且內謂密奏乘之。故疎外貞升。

不納其說。○十一日。罷老臣津輕貞升職。禁錮。此時被禁錮者。參政野呂豐司。小笠原良八。河野六郎。工藤傳兵衛。板[illegible]周藏。司會奈良莊司。對馬俊藏。太田惣吉等也。先是笠原近江獨見公。密奏曰前日議財政。困迫甚矣。至此而猶不知檢。是執政以下。疎慢之罪也。請罰之。公忿然曰有司疎慢之罪。當罰一委於卿。卿其議罪而黜陟焉。於此近江任意行賞罰。登日召郡尹市正曰饑民賑救之事。委諸汝等。汝等其勿使一夫凍餒流亡。窮民每口。給米一合五勺。似不足。可給二合半也。是近江一時救濟之術。後果不繼。至明年春。減其賑救。餓莩滿路。○十二日大道寺次郎市繁元爲老臣。○十七日森岡金吾。唐牛三左衛門。須藤半兵衛爲參政。○廿日退參政毛內有右衛

門禁錮。石川喜兵衛。間山鐵五郎。中田善左衛門。珍
田祐之助。吉川莊三郎等皆被禁錮。此時躑躅進退。
皆出於近江意。或有佞諛僥倖得官者。或訪顯官獲
罪錮居者。或窺覦罷官下獄者。故諸有司被躑躅進
退者甚多。其中薦用得宜者。伊藤善兵衛。淺井治左
衛門二人而已。二人未嘗出入於笠原氏之門。唯循
勤奉事者也。一日笠原近江上城。城中役丁等相語
曰今也郡局官定中。無出於伊藤善兵衛之右者。一
人曰山林局中無越於淺井治左衛門者。近江行聽
之。意謂得人矣。乃扱二人以爲其命。果稱其任。是所
謂詢於芻蕘之類也。若皆如此。則豈有後他日之譏
乎哉。〇十一月六日命封内市邑豪富者。借金二万
五千兩。〇十六日削津輕貞升祿。洛郎宅。錮別室。下
小笠原良八。奈良莊司。間山鐵五郎。太田惣吉等于
獄。其他褒貶禁錮者數十人。皆笠原近江蠱惑
君。讒說釀成所致。誣津輕貞升以下正議之臣。稱謀
廢立。僞作誓書獻之公。公大怒。命近江問其正非。近
江乃定其罪。申于執政西舘宇膳。宇膳傍然駭其處
刑殿酷。詢宿老喜多村親守。親守年八十餘。在病床
見之。大驚。雖謀寛宥。而力不及。遂固之云。

四四

主喜曰喜多村親守。累世勳勞之宿老。所謂社
稷之臣也。年已八十餘。使此人以死諫爭。則庶
幾有解。否則身率先草諫章。泣訴乞寛典。則其
他政臣。必將有繼齊焉。惜哉。不知出于此。使主
受汚名。其責安得免哉。

廿六日斬小笠原良八。間山鐵五郎。奈良莊司于獄。

津輕諸史　卷之六

四五

良八性温厚勇毅。慎密而有膽略。兼達文武。勤務有常。身體整肅。初爲會計司。劾老臣笠原八郎兵衛驕奢。後遷參政。與間山鐵五郎協心切諫。嚴節用度。又與津輕貞升檢制後宮。一時肅然。而惡惡太甚。不能少容。以故奸黨讒構遂及於禍。鐵五郎性猛烈剛毅。博涉書史。嘗爲鄕邑令。政令嚴正。豪富奸民畏縮。小民被惠。累進爲司會。時財用困迫。參政以下有司會議於老臣笠原八郎兵衛宅。皆恐八郎兵衛威。不敢言。鐵五郎無所忌避。論陳急務。全列悚然。終以言不行。謝疾家居。良八薦之爲郡令。知而莫不言。鄕風頗革。此年凶饑。民多流亡。而不檢制。以是謗言滿街。讒搆遂成。莊司爲人敏捷。辨理財之道。笠原八郎兵衛奇其才。擧以爲司計。而惡八郎兵衛奢侈日長。絕而不出入其門。常從貞升。禪補之。以放與良八鐵五郎。罹罪繫。○廿八日。課封內豪富。借金一萬三千兩。○是月。罷參政津輕滑風。錮其家。○十二月十二日。下司會武田準左衛門于獄。廿日斬于獄下。準左衛門性豪英。有才略。最長利財之道。接豪商。不失信義。以故國用匱缺之際。財路不塞。後與小笠原良八等謀。毀嬖妾增江別邸。毅然不顧身。遂罹罪禍。○是年大凶饑。民無納租者。

五年二月十一日。公愍農民貧窮。令造鋤一萬挺。鋤一萬挺賜之以助耕稼。○六月十三日。鐵船一艘漂泊袰月海。遣兵備之。○七月十二日。老臣喜多村親守沒。親守天資慎密篤實。家政整肅。爲執政五十年。其在職斂蹤跡。避權勢。然體孝公。卒。議繼嗣之際。親

津輕藩史　卷之六

守奉遺命。毅然不動。可謂有大臣之風矣。後唯與時浮沈。無献替之意。此年四月。以老辭職。不允。俊待賜恩命。五日一朝。出退不限時。○八月十九日下準長檜隊將笹森百郎于獄。百郎敏捷有智慧。通事務。嘗罷司會。在散閑。笠原近江欲舉爲司會。使人言其意。百郎辭以疾。而其私語中。有侵言。人以告近江。故獲禍。○十月四日收社寺田祿。爲廩給。十日加笠原近江祿。爲老臣。參政唐牛三左衛門。宇佐美平左衛門。田井友衛亦加祿。○是秋大有年。米一苞値二十五文目。○十一月十六日公任侍從。○是月幕府令元祿享保以後。開墾田地。皆以實錄申上。封内總石三十一万七千六百石餘。村數八百四十二村。

六年正月笠原八郎兵衛準老臣。退隠。奉朝請。至七

月沒。○三月十五日森岡山城元供爲老臣。○五月三日茂森街商小竹屋惣助以孝其親且家人雍睦賜米及酒食。○十月高倉駿河爲饑爲參政。○十一日津輕因幡玄正爲老臣。○十二月七日先是藩士身死。赤賜嗣命而復死。則例絶其後。公愍之令復繼其嗣。○是月笠原近江請罷財政之任。許之。客歳近江與掘商約。欲增輸漕以借金。而羅米不盈數。且漕船八艘遭海難。舉皆違。用度困迫日甚。故懼禍及。巧作書請罷。公信而許之。

七年四月七日夜老臣笠原近江從讌歸邸。時[illegible]江在江戸邸。雖墾蔽以飾奸智。零頗露顯。六日公召詰之。近江不能對。公大怒。即夜命令歸藩。○五月二日賜封內士民高年者金及物。○是秋凶歉。多飢民。賑

五〇

禁造酒。○九月十九日老臣大道寺繁元死于江戸。笠原近江雖獲罷歸藩。而未收其職。於是近江謂繁元曰僕已獲罷。而猶在職。方今年穀不登。饑莩在路。不可坐視也。吾欲如江戸見公。陳救済之方。若事不成。則吾意決焉。繁元曰足下一旦蒙罷。假令見公陳意見。而事必不行。吾代足下如江戸陳之。事之成否固在天也。吾意決矣。乃如江戸。八月十二日至江戸。至此歿。○十一月作大廬於稲街。設粥與飢民。毎口米二合。○十二月廿七日以藤田百世為司計。是日罷笠原近江職。削祿錮居。

八年正月飢民流亡至秋田。○四月復置元締局。以田中勝衛為元締司。此時復行紙幣。○八月七日公就封至秋田。封内流民數百人。遮公行乞賑。公憫之。毎口賜一方金。且命有司賑之。○廿八日錄百姓十二人父祖舊功。賜俸各五十苞。○是秋又凶歉。貢租不盈半。饑死四万五千人。

九年三月十六日小山内武左衛門。大道寺族之助繁正。津輕類母範久為參政。○四月三日黜田中勝衛。沒其祿。錮三浦健藏宅。○八日本多東作以銃卒將兼郡令。工藤源左衛門為司會。○廿五日廢元締局。停紙幣。○幕府使黒田五左衛門。中根傳七郎。岡田左近巡察奥羽地方。五月廿二日抵弘前。○是秋復凶歉。

十年二月廿日借金二万五千兩於封内豪富。○四月十六日津輕範晴大道寺繁正為老臣。○廿八日復以津輕貞升。工藤傳兵衛為參政。○五月十六日

五一

公以疾辭職告老。以支封左近將監順承爲嗣。公爲人英敏。有知人之鑑。命職能愜其任。知近臣賢愚蒙不克事者。使之而終身不拇焉。頗得人君之体。舊例中有藩士父死未賜嗣命。其入亦死者。沒世祿之例。公憫之。命有司議更其例。又有藩士失火者。命謹愼之例。公聞之惻然曰。夫人誰欲自燒其家者。遇災又得罪。甚可憫焉。因令曰。災止自家者。勿問其罪。延燒及他人。則有對他之義。乃可依例格矣。中愿從士佐野辰五郎會監輸漕米在外。濟奸商納賄賂乞私驗。辰五郎不受之。全俊勸受之。辰五郎不得已應之。事覺。辰五郎悔其非。呈書於上司。屠腹以謝。有司議罪。以沒其祿。公曰。居官納賄。固罪也。既知其非。以死謝之。可謂得士道矣。然公法亦不可廢。宜沒其祿更賜其子。嘉永六年夷艦來相州浦賀。幕府命諸侯遣兵備之。我藩亦與焉。時公既告老。在邊街乙邸。聞之曰。可速遣兵士。若甲邸兵士不足。則吾邸定士使在邊中可也。乃召其定士與金以命焉。而甲邸告兵士已備。事得寢。如此類。可謂果決能辨事矣。

津輕藩史　卷之七

津輕　工藤主善溫克著

政德公

諱順承。初順德。小字新之助。號長樂巷。實伊豆守松平信明第三子。寬政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生。文政四年六月五日爲支封甲斐守親足所養。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九年五月十三日娶有馬氏爲室。兵庫頭久保妹也。天保十年四月寬廣公發爲嗣。慶應元年二月五日卒。享年六十六。釋諡政德院。葬于津梁院。

五六

天保十年五月十六日公嗣職。夏大隅守。○此月廿二日高倉盛徳爲老臣。○六月朔老臣大道寺繁正高倉盛徳謁于幕府。拜嗣職。○七日大水。橋道破壞。有溺死。日暮大風。抜樹發屋。○廿日復津輕貞升職祿。以田井友衛攝老職。初先君寬廣公爲笠原近江所惑。奢侈放縱。遊獵無度。近江獲罪後。猶有内變坩江之蠱惑。邦内多秕政。適幕府遣巡検使。巡察奥羽諸國。使還。頗陳其狀。幕府偵吏亦具事之。故幕議將罰之。公歸翁田安氏聞之。欲與我絶婚。參政高倉駿河大懲。詣田安氏邸。哀訴一晝夜。絶飲食。田安氏感其誠意。許之。於是田安氏爲懇請宥恕。事遂得寢。此時高倉駿河。大道寺族之助。奥瀬一學。田井友衛等盡瘁以謀國事。就中一學。友衛周旋最力云。無幾。田安氏有内命。復津輕貞升。工藤傳兵衛。河野六郎職祿。是依與瀬一學言也。○廿九日能爲臣津輕範晴。元締黑瀬主殿黜。主殿佞辯善迎合。範晴任老職以來。擧之掌財政。聚斂誅求。以助之。民多怨望。故黜之。○八月朔復河野六郎職祿。六郎性簡易抱大節。不事細務。寬廣公之爲世子。輔導忠益頗多。後爲參政。直言忤公旨。殆幾罪。津輕貞升盛稱其忠誠。公意稍解。後内變增江蠱惑。公大笑。外郎六郎疾其所爲。首毀之。遂遭禍。至此復之。○六日褫笠原近江祿。錮對馬刑部家。更賜于虎之助祿。爲留守除士籍。黑瀬主殿祿。錮其家。沒倉光市次郎。竹内茂左衛門祿。更賜其子。倉祿三十俵。其他得罪者多。而釋天保四年以來發覺或下獄或幽錮者。復職祿。○九月四日公

五七

始就封。鹵簿弓一。銃二。而公服綿衣。甞食於輿中。從
臣服裝各隨其便。應民觀之者。皆稱其節儉。此時流
民在秋田者。出公前。請救濟。公憫之。率以還國。給金
還村里。○九月十五日下節儉令三十條。事無大小。
不拘舊規。務從節約。限之以五年。○十月朔。拜謁殿
擧。公御竹殿。與藩士同讀經書及兵書講義。經書長
崎慶助講之。兵書貴田英八講之。○此日以珍田翰
之助爲司會。兼郡令。翰之助通和漢學。善和歌。著剞
水物語。爲人質直好義。後爲世子承祐保傅。又爲稽
古館副督學。其父吉太郎亦有才器。初爲步卒。時公
家有法令。會大雨。藩士皆擎雨傘。詣拜。吉太郎爲警
備卒。終日濡雨。在路傍。自謂雖官有上下。同是公家
之臣。而輕賤如此甚可憾矣。從是發奮自勵。遂登庸

五八

至司會。會計局規程多所定。○十四日廢製產局。併
郡務局。廢小泊製塩場。及鶴坂牧馬場。○此日以本
多東作爲參政。東作幼喪父。爲母所育。隨長英敏。度
量越衆。甫十六。與學士黑瀧彥助論王陵周勃之事。
彥助大感之。初爲寬廣公近侍。屢切諫忤旨。暫停出
仕。一日天寒。公欲服筒袖衣調馬於場。問諸東作。東
作不應。及再三。乃答曰是非公侯之服。宜勿論焉。因
是復停出仕。爰外補爲市尹。東作嚮留素高。吏民大
服。天保七年凶兆已見。東作先諭市長里正及豪富。
豫羅米穀以備凶饑。其秋果饑。乃按口數羅賣。又賑
給極貧者。以故至明秋。市民一人無流亡饑死者。八
年田中勝衛爲元締。製楮幣以括買封內米及雜穀。
東作憂之。上書具陳其害。公下手書諭之。東作猶不

津輕藩史　卷之七　五九

服。絡轉留後統卒將。從爲郡令。九年巡察使到弘前。驛馬丁夫絡繹奔馳。適公亦欲狩野外。命已下。鄉長憂之連署請延期。東作是之參政。參政皆怖公怒。莫敢遂。東作曰此事不必諳他人。某一身任之。乃復因內侍申請之。公曰東作當爲侍臣。能知吾意者。而欲尼吾遊行何也。東作頓首曰。微臣何敢尼公之遊行。抑今巡察使過對內。驛馬丁夫或恐不給。加之以公之遊行。則兩役不能辦給。事必舛矣。事舛則必蒙罪譴。申請亦蒙罪譴。均是蒙譴。不如當事舛之蒙譴也。是以敢請焉。公默然久之。遂許其請云。○十月十五日公覽須藤半兵衛。栃崎謙助。山田登門人擊劍。○是月廢新田局。併郡務局。○十一月二日覽藩士擊劍。十三日十四日復覽之。○十六日付津輕範嚇於白取數馬銅屑。其子續傳亦褫職禁錮。付黑瀧主殿於工藤源左衛門禁錮。○十一月廿八日以小笠原良八子久藏爲準從銓。賜祿百三十石。間山鐵五郎子甯緒奈良莊司子莊左衛門各賜五十苞。爲留主隊士。爲皆復舊祿。其他嘗沒祿者大抵復舊。○此日以別免收入。併於外廩。上仙公嘗出內帑金。闢田地。其收入一歲三万石。是謂別免。以爲退隱資。公卒後。倘年貯其入。至是併納於外廩。○十二月廿八日奥瀬一學加賞能參政。臨因白世罷會計司。爲準市尹。二人聲素高。稍爲八傑。時津輕貞升執政柄。專務節儉。罷一學等異所見。公一意任貞升。故罷二人職。先是連歲凶歉。死亡頗多。命有司檢戶口田園。死亡三万五千六百十六人。流民四万七千四十

晉毗酌順齊之治出万士一見。年。一
士。蔵。敲毀之。力戊藩苞。及日以如失。
津〇〇拾塁。日居辰制蠢輕以官一容
輕四十以叉夜多。之新。顯季米倉日。親
藩月二行按沈營役。以永一四二導端
史九日之。然思左雖爲四年合十游正。
日覽救世縈衛軍需。年食爲四節諡
卷覽諡後古處。門貸語元糧粟。所儉。恭
之游士八記。而居隧無其諡貯儲従
七士檢多盈其常多。倉數。具粟。用八
馬術。徒例事文而廉發陳充慶。其
術。〇之。之書圖可年其十財爲
〇是〇爲可有用納。々方六政會
五月三撰爲可撫以一溢。万是計
月曆月範者。讃所金万自六以司。
十常十者。自著。闕貯苞是千充在
一盤日必任必蓋。之。新年苞是。職
日山賜探行記營是頭々爲會二
六三
召庭酒摘。之。小左以汝諸期建十
齋園土掛不綿門明換。二八一志餘

衛劉而逐乃有逐乘邸空十七三
門後還。去。敢想去。侵兵左一十八。
憲營叩妻爲焉。妻興衛衛年六驄
釋。擅頭師此營謝送安。門。正守。馬
乃循謝告挑左曰遂一世月醫一
許恭曰莊弥衛非之。曰藤十四万
之。家父狀。非門敢營妻百一九丸
其法。翁八諡不然。左著石。日千千
不勿恐郎余聽陸衛其刻三四九
彌失。遁兵卒曰恐門父。爲上百百
稱幸欝。衛氏。汝刻忽俄昔歷八八
豈賜欲大末長務然雷院臧十十
如寬逐懲。營富日曰霜番爲四九
此整。還。豆爲豈昏。汝甚。頭。倉可。頭。
然言欣使如家。故今天聚許全
爲諡過選此不觀破將執司。屋
人懇而兩事辨側余恐致歷一
恆切。及衣也。上興家笠笠藏万
六二
密。空此履汝下爾。風。原原浚三
無左應。步宜分。辛宜兵八稱千

士年七十以上。猶奉職者。三十一人。賜酒肴。○六月九日行天津公三百年法會於長勝寺。○七月十二日褫攝老臣田井友衛職。削祿半。友衛建議。約京攝家商。潛運米穀。借金數万兩。以充國用。然津輕貞升採工藤傳兵衛。本多東作議。用三上喜左衛門策。欲大節國用。不借他家商力。以持國脈。欲卻之。○十一月十六日沒。奥瀬一學祿錮居。一學初稱和次郎。實瀧内與七郎弟。而闕奥瀬氏。幼好學。爲稽古館句讀師。歷郡長從闕十三市令。爲會計司。遂昇參政。其爲鄉長市令。寬和撫民。大得衆心。部下無一人罹法者。寬廣公辭職。公嗣立際。事甚艱難。財政極困。一學辛苦周旋。多方盡力。得以濟事。退職後。灌園以自樂。若與世相忘者。然憾慨不能自已。屢[illegible][illegible]明百世痛論時事。以遣其懷。嘉永二年著海備葉二冊。極論外交貿易利。時水府方主張攘說。一時皆靡之。獨一學不服之。後及國勢一變。人始服其卓見云。

主善曰。津輕貞升良輔也。奥瀬一學人傑也。兩人同時相遇。而不相容。遂至排擯貶黜者。何也。蓋因趣旨不全。議論不合也。其所以不合者。何也。曰貞升之輔寬廣公。陳善閉邪。諫諍讜議。莫所不至。而爲奸臣所陷。幽閉多事。久苦冤罪。是以其再用也。痛遣佞人。專用忠良直實士。一學當公嗣立際。勤勞甚大。雖然。其登庸當笠原近江弄權時。疑其黨。以爲其勤勞非本色。必假飾所爲也。故貶黜之而不疑。是其勢之所必至。何足咎其不明哉。而一學引藤田百世。爲肱股。亦

一世人材也。百世以本多東作擧望甚高。曾目之爲似而非者。猶貞升之疑一學也。其旨趣異。則不相容。自古爲然。如宋時程蘇。亦可觀矣。然是亦坐其心之不公平正大耳。

六六

廿八日復神次郎九職祿。次郎九嘗爲大馬越關尹。先君時。宮女數輩將之江戶。道券符。次郎九留之。不令行。數日得券。遂始得過。以故蒙譴。被褫職祿。至是復之。〇十二月十二日褫老臣西館宇膳職削祿。〇四日以藤田百世復爲會計司。百世性豪邁。長武術。弱冠好遊獵。跋涉山川。以故山林。水脈。村落。田畝悉歷踐。詳其形勢。最長經濟拓地之道。豊富新田之開墾。專出於其意云。元治元年從參政西館平馬上京師。建議開越前敦賀港。通漕運之策。至江戶謁公白之。得允許。亡幾時世一變。事大興。事遂寢。

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以毛內有右衛門祚胤爲參政。〇二月七日老臣津輕貞升以疾沒。〇五月廿八日覽諸士射術。〇六月覽徒士水練於岩木川。〇七月廿八日森岡民部元知爲參政。〇八月令銃卒將堀五郎左衛門。須藤要人習陣法於宇和野。公臨覽。〇九月廿四日對馬刑部爲參政。此時承凶歉疲弊後。務節儉減用度。有建議言冗吏宜省者。皆抑制不採用。故人心或懷不平。往々生紛議。本多東作發之。薦刑部爲參政。以鎮物議。刑部性剛毅不撓。頗有所補益。〇十二月十八日會計局上本年收入額。其額十四万二千石。

六七

十三年九月廿七日公更名順承。

十四年四月朔公襲二宗室順朝子武之助承祐一爲レ子。先レ是公嗣職際。密諮二繼嗣於奥瀨一學一。學一變二宗支皆絕二血胤一。封書陳以下宗室津輕順朝爲中支封黑石嗣上。然黑石老公有二子斧勝一。欲レ立レ之。故事遂寢。至レ此。以レ順朝還孤承祐一爲レ子也。〇四月廿一日老臣高倉盛儀以レ疾死。〇六月九日錮二津輕範疇及子賴母閔棟方貞敬。書院番士田村勇太等於別室一。先レ是有二中村良吉者一。遊二學水府一。既而歸レ藩請レ復遊學。不レ許。遂出亡國一不レ軌。其意欲下廢レ公復立中先君上。密從二源門徵不平徒一。範疇等黨レ之。至レ是事露。故錮レ之。〇六月十八日令三士將足立矢柄習二陣法於宇和野一。公巡覽。以二蝦夷警報頻到一也。〇八月廿八日公巡二覽海岸砲臺一。九月十日歸レ城。行次召二高年者一賜レ物。〇是月廿日褫二參政森岡民部職一。錮レ之。連二坐中村良吉事一也。〇十一月朔召二藩士八十歲以上者十一人一。賜二酒肴一及レ金。十一日庶民男女八十歲以上者。亦賜レ物。

弘化元年二月廿八日。喜多村監物久隆爲二藩老臣一。〇七月八日迄二十日一。霖雨不レ歇。平川大水。大鰐藏館小金崎諸村人家。流亡破壞者。二百餘。流死四十九人。害二田圃二百二十五町餘一。此春澀澤山中。山崩溪塞。藩成二大沼一。至レ是其溪口潰決。以レ故。激水作レ山。高三間許。人謂二之怪水一。翌日命二有司一撿レ之。賑恤遭レ害者。〇八月廿一日公如二江戶一。路過二遭水害村里一。憫二其慘狀一。賑以レ金。〇十二月十六日公敍二四品一。〇晦日大風。發レ屋拔レ樹。

二年三月廿三日公稱二越中守一。如海老公稱二出羽守一。

〇是月岩水山南峰發燄。使吏圓撿之。熱泉沸出。聲如雷。〇四月十一日斬中村良吉於獄。先是。良吉出亡。是嘗於近衛公。及水戸公。欲藉其力以遂所爲。事發覺。乃捕下獄。至此斬之。此日殺津輕範嗜姓沒範嗜及其子賴母。森岡民部。棟方貞敬。成田甚吾。田村勇太。黑瀧主殿。小山內儀兵衛等。禁錮之族人家。又褫今儀右衛門祿。〇六月參政三澤左十郎以病死。左十郎性温淳。有學識。時溜債山積。年々溜運米五万石以償之。財政甚困。左十郎憂之。如大坂議之。定延其年限。每歲償一万石。約議成。得疾而歸。亡幾死。人皆惜之。

三年四月十三日公習車掛陣法於宇和野。〇五月公子承祐如江戸。既而立爲世子。

四年七月廿八日參政工藤傳兵衛兼士將。〇十二月八日賑金於藩士。每百石以百目爲率。此夜地大震。

嘉永元年三月廿一日外國船五隻泊鰺付海。戍將使驛卒來報。即夜令銃隊將二人各率兵赴之。〇廿二日先鋒將戸田濟左衛門。率士三十騎。卒三百人。先發。船益進至藤島。廿四日後驅士將工藤傳兵衛率三十騎繼發。備之。〇是月尾太坑。大出銀。〇是年令江戸邸藩士廿餘人率家族移弘前。

二年三月七日醫員澁江道純以善醫道。謁將軍。〇五月三日設陣營於平館。近歲以外國船屢見海上。設之以爲備。〇是月以後藤門之丞爲郡令。門之丞爲郡令。自計以爲封內一年民食。非有米七十八万

七〇　七一

六千苞。則不能支也。乃檢現在貯穀。郷貯粟廿一万
四千百八十苞村貯粟十一万六千五百苞而已。猶
不足若干苞。門之丞憂之。諭民增貯蓄。後慶郷貯稱。
合併爲一。單稱村貯。大約每年貯七万五千苞。以十
五年爲期。其初民不服。說諭收之。至慶應三年。有粟
八十餘万苞。以故函館之役官軍仰糧食於我。加之。
有翌年凶饑。而軍費無所闕。一民不飢者。門之丞。及
三上喜左衛門之力也。○十二月賑藩士。祿百石以
錢百目。爲率。以恵之。
三年三月四日外國船漂泊幌月鷹野岬。三廐營將
土岐貞行率兵備之。○十二月十二日公任侍從。○
是月賑藩士祿百石以錢百五十目。爲率。以與之。
四年五月令兩番士將津輕右近。高倉敬次郎習陣

法於宇和野公臨覽。先是掌旗役田平吉。建酌
古法。適宜制陣法。議士將高倉敬次郎採用之。至是
習之。○此月十一日復大習陣法。爲備蝦夷及我地
邊警也。○六月新建倉廩於城内三紋。及龜甲街。先
是。各所倉廩。貯穀皆充。故新建之也。○六月七日支
封出雲守承保無子。以我世子弟本次郎爲嗣。○八
月公巡視海岸警備。翌月歸城。行賞召八十歲以上
者。手親賜菓。○九月廿六日大張散樂饗藩士。賜封
内男女高年者金。以前年來多慶事也。○十二月以
百石二百目率賑藩士。
五年四月廿三日加參政工藤傳兵衛祿五十石傳
兵衛性忠實直亮。寛厚公廉爲參政盡力輔翼。後讓
罪錮居。至公時復其職。以勤勞苦多加祿賞之。○五

七四

月五日命參政工藤傳兵衛。郡令後藤門之丞。會計司山田登。新墾十三湖南地。初藤田百世退職。後猶有興業富國之志。十三湖上有地。曰千貫崎。其地濕潴生蘆葦。百世謂可墾爲水田。乃掛其方法。以授山田登。登白諸公。時公方有墾田之意。下有司議之。以事極重大。議不輙決。曠歳彌久。公召郡令促之。且許出內帑金助其費。於是議乃決。此役穿溝七里餘。役夫十五万八千五百餘人。馬五百八十匹。其費百三十壹貫四百目。雖費不可勝計。從今年六月至安政三年而成。其田二百町餘。其收米一万苞。新成一村。公命名豊富。其他下富苞家綱船越下車力福富綠川。繁田。下牛潟諸村。賴新溝餘潤。墾田增戸亦多。乃以其租穀換金納內庫。有司或請以供江戸邸內費。公曰姑置焉。必有可用之時也。後戊辰之役。購求銃砲及彈藥。其費巨万。皆資於此。人始服公之遠慮。

六年正月本多東作兼世子保傅。初公之繼職。東作有陰所譏。公謂其忠誠可倚。故命爲世子保傅。時大道寺順正執政權。入多附和之。私謂公行政事不振。東作憂之。與工藤傳兵衛協心。以嚴正立其際。以順正之權勢猶憚之。故使其徒大過者。東作之力也。○十日十七日以山田登爲撰參政。○是月作試炮場於石森。○十一月朔高倉敬次郎盛徳爲參政。○十二月三十日下親書。示以修武備應卒意。乃每祿百石賜金五百目。以助其費。時山田登爲參政。欲大修武備張國勢。建言宜復先君以來所減士祿。以令各修武備。是時高倉敬次郎亦爲參政。召會計司議之。

七五

七六

有司皆謂未能從士祿。敏次郎以詐登。登語塞。敏次郎斥其議不用。因賜金藩士。以令修武備。從是登憚敏次郎云。

安政元年正月廿九日賜江戸邸藩士金。以令修武備。○二月十五日豫定海岱條諸須之。○四月晦日罷參政山田登職禁錮。登私計以松前全島為我版圖。潛周旋幕府權貴間。而公及諸臣皆不知。或知其謀。訴之大道寺順正。順正大怒。白諸公。因急罷其職。○六月廿二日赤石愛太郎復其母讐於水戸。愛太郎性質直嗜文武。嘉永五年其母為人所害。愛太郎悲泣欲報仇。然仇人已出亡不可得。因上書致仕。跡仇人。艱苦數年。遂得之於水府。復讐。仇人武州八幡山村人也。其復讐也。水府人感其義心多助之。水戸藩亦厚禮遇之。且諮衞送於我。我藩亦遣人迎之。途而自殺。以全其志云。愛太郎未有子。翌年正月命其親戚土岐貞行次子禮次郎繼其後。更賜祿百石。○十二月十六日世子敍四品。

二年四月十六日世子為試藩。代公就封。○五月十九日令兩番士將添田有方。西館宇膳習陣法於宇和野世子臨覽。○七月廿六日世子承祐以疾卒於弘前城。年才十八。葬報恩寺。稱諡有孝院。世子為人英敏聰達。溫恭容物。能勵精文武。其奉事兩公。唯恐傷其意。譴必處其間。又能視士臣如手足。莫試職日。毎朔望上殿受藩士拜謁。一日世子上殿門不開。從戸入。及内門亦如此。然不咎之。蓋宿直殿司忘開門也。侍御令。請罰其失職。世子曰無之。穿入入從門。及

七七

七八

再三遂不問。人大感其恩。及卒。士民悲哀如喪考妣。
殉死者二人。○十月二日江戸地大震。邸第家屋。損
壞太多。藩士家族。死亡七十九人。公憫之。賜金以使
營其喪祭。○十月廿一日築陣營於函館千代臺。遣
兵戍之。

三年四月十七日岩木山硫黃坑火。○六月十九日
西蝦夷地壽都陣營成。遣兵戍之。○七月廿四日發
越中守細川齊護第四子寛五郎爲子。後曰承烈。立爲
儲嗣。先是世子承祐卒。後繼嗣議論紛々。參政高倉
盛德固執祖先統不可絕議。參政加藤清兵衛全其
議。共屢陳之。參政兼松伴大夫。監察兼松三郎亦贊
之。周旋甚力。而公春秋既高。唯有一女。鍾愛殊甚。不
忍廢之。迎合徒多贊之。公意稍動。盛德乃犯顏强諫。
公怫然不納。至是遂細川公子爲嗣。後命盛德歸藩。
尋禁錮之。清兵衛以下亦蒙譴。此時學士櫛引儀三
郎爲侍講。上書切諫。公寛容不咎。唯罷其職。○八月
五日行瑞祥公二百五十年法會於革秀寺。○九月五
日復行之於長勝寺。此時任瑞祥公者之裔。三百四
十餘人。賜物有差。雖平民爲其裔者。亦皆有賜。○是
月賞孝順睦者。○十二月廿三日行大赦。以行瑞
祥公法會也。

四年八月十日喜多村久盛擢老職。○十一月十五
日世子承烈謁幕府。○十二月十六日世子敍從五
位下。任土佐守。

五年七月建醫學館。依侍醫北岡太淳之建言也。太
淳性溫淳。有學識。尤精治法。爲衆醫所宗。嘗漫遊四

津輕藩史　卷之七

七九

方。至筑紫。入龜井道載門。又從廣瀬淡窓。研究本草學。兼善詩及書。○八月浚南溜池。以習水練水馬。○十一月廿三日世子敍四品。○十二月廿二日命郡令救卹堀越村貧民。是先公巡東郷。至堀越村。村民甚貧困。至見空舍。公憫之。曰堀越藩祖勃興之地。異佗邑。而今如此。有司其恤焉。於是。郡令奉命撰郷長當其任者。多方救恤。村民山宅典賣佗邑者。爲買還之。不數年而村閭復舊。富饒有與康寧。

六年二月七日公告老辭職。公性溫厚謙讓。事寛厚老公。能得其歡心。務待士。兼獎文武。時西洋銃法稍傳。乃使近臣及士卒習之。且鑄造大炮數門。又使藩士子弟學洋籍。本藩洋學自是始焉。初繼統也。承天保凶饑後。國用缺乏。負債百万兩。公痛行節儉。省用度。終始如一。季年倉廩府庫充溢。武備亦完全。其盛德莫所間然。可謂莫守成之良主矣。

内藤吉郎太
外崎覺
小笠原精一
澀澤莊三郎　校

明治三十年三月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著者　故人　工藤主膳
相續人　工藤隼太
弘前市大字鷹匠町六十六番戸

印刷兼發行人　鎌田政憲
青森町大字米町百三十七番戸

發賣所　鎌田商店

印刷所　陸奥印刷所
青森縣東津輕郡青森町大字大野字長島二番

伊加倉俊貞　撰

鹿島外史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清弘堂鉛排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
清弘堂鉛排本影印

伊加倉先生　著述

校正　鹿島外史　全五冊

東京　清弘堂　發兌

日本史補為迺鳥迹

古今論纂辰儀語を傳世

上古日和支那渡堵

唱縁中昔

島渡堵書也　今乃

島津與

敘曰。水西山之於本史。新白石之於藩譜。賴山陽之於外史。巖松苗青延于等之於略史類。皆不見故邦甕島之古記實錄。而暗然坐記西邦之事狀來歷。宣哉其書堆謬誤。抑曩日依甕島之紀錄最多所憚皆幕府。累深秘之。是故若物茂卿。賀眞淵。本宣長。平篤胤等。前後學識本邦逸史有甕島故家之秘藏。雖一欲觀之切也。藩禁櫚齗龍無覩焉。是以海內之書史。完隙天皇之祖土薩隅日之事。就中松營時代之板行本唯專主張俗傳臆說。譃說慾語。而幾至已甚。因頻欲著述甕島正史。以開發千載之闇昧焉。粤嘉永安政之間點撿我甕島之文庫。凡有自神代之大秘書及鎌倉傳來大名諸侯眞系譜等舊記古籍。現拾五萬餘種。至是邦人不圖推儀余。乃贈以硯紙墨毫。而修邦記補國史。某不肖雖不敢當其材。然受托之辱。晝夜無遑此業。若孫甫之述唐史。張載之著正蒙。雖在坐步寢食軍旅之際。尚襟膝而擔携。每公私之有少閒。適必啓之。增損改易稍。思研慮。蓋將雖非晉時之杜預。有修補正史之癖也。三十年于此。不才僅今輯成五冊。於是虛襟拜手鞠躬恭欽。乃仰論於四方有識之諸君子。冀訂我頑陋。從吾戇愚。只管所貽直史于蒼穹之下焉。嗚呼短哉此編輯鄙質後生之所述。雖赧顏汗背無所容軀。然露愧披胸。白其證更無隱。昔范仲淹作嚴氏廟記。傍人言以德易風。希文忻然改之。今於某之著書。亦專慕文正之器量卓度。苟有尤糾此編部中之事實文義人則。余復就正理而遄速忻然改之耳。皆

皇朝明治二年歲次己巳陽月朔旦。翻五卿警衛大長官。九州五藩兵隊席頭兼東征北伐監軍參謀兩理伊加倉源四郎俊貞者云爾

甕島島津家系圖

元祖　忠久

島津三郎　被使宣旨　左廷尉　七國守護　豐後守

朝議卑親王任賀茂皇廟大齋主　攝政家近衛氏世子格

傳曰皇兒未生而所錫母共于平忠盛適清盛是也

亦既生而所錫母共于源賴朝廼島津忠久是也

治承三年二月生○母筑後守惟宗王廣言女○源賴朝冊忠久爲鎭西惣鎮將而樹島津家○立文治元年享國四十四載○嘉祿三年逝于鎌倉邸甫四十九

二世　忠時

島津三郎　被使宣旨左廷尉　大隅守　近衛家世子格

昇殿藤原朝臣

建仁二年生○母比企武藏判官能員女○立嘉祿三年享國四十六載○文永九年逝薩摩國于出水城甫七十一

三世　久經

島津三郎　被使宣旨左廷尉　豐後守　下野守

昇殿藤原朝臣　近衛家世子格使宣旨等累世同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鎭西警固使　俗號採題是也

嘉祿元年生○母伊達常陸介判官宗村女○立文永九年享國一十三載○弘安七年逝筑前筥岬鎭營甫丁六十

四世　忠宗

島津三郎　左廷尉　世子中下野守

昇殿藤原朝臣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鎭西警固使

建長三年生○母相馬小次郎判官胤綱女○立弘安七年享國四十三載○正中二年逝薩州于出水城甫七十五

五世　貞久

島津三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鎭西警固使
文永三年生○母三池木工介入道道智女○立正中二年享國三十八歲○
貞治二年逝出水城甫九十五○長男宗久早逝其次師久傷身其次氏久竟
爲惣領

六世　**氏久**　又三郎　左廷尉　筑後守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與今川貞世同時爲兩探題職
嘉曆三年生○母大友因幡守親時女○立貞治二年享國二十五載○明德
四年逝薩州伊集院于伊加倉城甫六十六

七世　**元久**　又三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貞治二年生○母伊集院長門守忠國女○立明德四年享國一十九載○應
永十八年逝薩府清水城甫四十九

八世　**久豐**　實元久弟　次郎三郎　修理亮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永和九年生○母佐多左衞門尉忠光女○立應永十八年享國一十四載○
應永三十二年逝日州于向在城甫五十一

九世　**忠國**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應永十年生○母伊東大和守祐安女○立應永三十二年享國四十六載○
文明二年逝薩州別府城邑于防泊津甫六十八

十世　**立久**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永享四年生○母新納近江守忠臣女○立文明二年享國僅五載○文明六
年逝薩府清水城甫四十一

十一世　**忠昌**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寛正四年生○母源氏世臣楮原太郎弘純女○立文明六年享國三十四載
○永正五年逝薩府清水城年四十六

十二世　**忠治**　又三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延德元年生○母大友豐前守政親女○立永正五年享國僅七歲○永正十
二年逝清水城年二十七

十三世　**忠隆**　實忠治弟　又六郎　左廷尉
昇殿藤原朝臣
家督日淺未任陸奧守而早逝
明應六年生○母同前大友政親女○立永正十二年享國僅五載○永正十
六年逝清水城年二十三

十四世　**勝久**　實忠隆弟　又八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
文龜三年生○母同前大友女○立永正十六年享國八載讓家督于義子貴
久○自天文季年寓母家大友氏○天正元年逝豐後甫七十一

十五世　**貴久**　實勝久從弟忠良嫡子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錫鎧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永正十一年生○母出水島津成久女○立大永六年享國四十六載○元龜

二年逝薩府水上城俗號大龍城是也甫五十八

十六世　**義久**　又三郎　左廷尉　修理太夫

昇殿藤原朝臣　從三位殿上人

西海大小十一州大主　兼領琉球國

天文二年生○母源氏世臣澁谷彈正忠重聰女○立元龜二年享國四十一

載○就中天正十三年已后義弘爲監國文祿四年后家久爲監國○慶長十

六年逝隅府爲製城甫七十九

義弘　又四郎　島津兵庫頭

四品侍從　薩摩宰相

監國準家督　昇殿藤原朝臣

天文四年生○母同義久○天正十三年立守護代○元和五年逝大隅加治

木城甫八十五○明國擧稱沈安頓吾乃島津兵庫支那聲也

歳久　又六郎　島津左衛門督

薩州祁答院城主　不屈秀吉而自刎

家久　又七郎　島津中務太輔

日州里原城主　諂秀長營中毒死

十七世　**家久**　諱忠恒　實義弘子　又八郎　四品中將宰相　三品中納言

昇殿藤原朝臣　兼薩摩守大隅守

錫官刀任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

天正四年生○母補家一門和田氏義弘側室而和泉守大中臣正遠裔孫矣

○文祿四年爲物領嫡養子監國十七載○慶長十六年立襲家督正統享國

二十八載○寛永十五年逝神山城甫六十三

十八世　**光久**　諱忠元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兼薩摩守大隅守

藤原朝臣　襲父官任三品中納言然讓辭不拜受

自是時對幕府而稱源姓對朝廷則稱藤姓準近衛世子官大納言

元和二年生○母門閥島津備前忠消女乃側室也正室國母義久女養爲子

○立寛永十五年享國丁五十載○貞享四年譲家督于嫡孫綱貴而退老○

嚮是世子綱久生寛永九年長叙四位侍從任薩摩守然以寛文十三年蚤逝

武江芝邸甫四十二因光久所譲家督于嫡孫也○光久以元祿七年逝神山

城甫七十九

十九世　**綱貴**　諱延久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藤原朝臣　修理太夫　薩摩守

慶安三年生○母久松氏伊豫松山城主四品隱岐守菅原定頼女乃是島津

義弘外孫統也○立貞享四年享國十八載○寶永元年逝武江芝邸甫五十五

二十世　**吉貴**　諱忠竹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正四位下中將

藤原朝臣　修理太夫　薩摩守　上總大介

延寶三年生○母源氏世臣二階堂宣行女側室也○立寶永元年享國十八

載○享保六年譲家督于世子繼豐○延享四年逝薩府大磯于鬼衮館甫七

十三

廿一世　**繼豐**　諱忠休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藤原朝臣　大隅守

元祿十四年生○母家臣名越某女正室久松氏伊勢桑名城主四品越中守

菅原定重女養爲子○立享保六年享國二十六載○延享三年譲家督于世

子宗信○寶暦十年逝薩府神山二城于鬼衮館甫丁六十

廿二世　**宗信**　諱忠顯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四位上中將

藤原朝臣　薩摩守

享保十三年生○母源氏世臣澁谷貫臣女適正室大將軍右大臣松平吉宗

女養爲子○立延享三年享國僅四載○寛延二年逝于神山城甫二十二

廿三世　**重年**　諱久門　實宗信弟　善次郎　侍從　少將　未任中將而蚤逝

藤原朝臣　薩摩守

享保十四年生○母門閲島津求馬久房女側室也○立寛延二年享國僅七載○寳暦五年逝武江于芝邸年二十七

廿四世　諱忠洪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從三位左中將

重豪

藤原朝臣　薩摩守　上總大介

延享二年生○母大叔父大隅垂水二萬石主島津玄蕃久典女○立寳暦五年享國三十三載○天明七年禪家督于世子齊宣○天保四年逝武江高輪于兎裘邸甫八十九

女子

大將軍太政大臣松平家齊簾中

廿五世　諱忠堯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正四位上中將

齊宣

藤原朝臣　豐後守　薩摩守　修理太夫

安永二年生○母甘露寺大納言規長卿女側室也○立天明七年享國二十三載○文化六年禪家督于世子齊興○天保十二年逝武江高輪于兎裘邸

甫六十九

昌高

出襲豐前中津侯奥平家○任大膳太夫叙從四位侍從

久亮

出襲越前丸岡侯有馬家○任肥前守叙五位朝散太夫后依有馬氏兒生歸家

齊博

出襲筑前國主黒田家○任美濃守竟官至宰相

信順

出襲陸奥八戸侯南部家○任遠江守叙任四位侍從

廿六世　諱忠温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中將　從三位宰相

齊興

藤原朝臣　豐後守　大隅守

寛政三年生○母家臣鈴木某女正室佐竹氏出羽秋田國主四位侍從右京太夫源義敦女養爲子○立文化六年享國四十三載○以嘉永四年禪家督于世子齊彬○安政六年逝薩府玉里于兎裘館甫六十九

定穀

出襲伊豫松山侯久松家○任隠岐守叙四品侍從

廿七世　勅謚照國大明神　諱忠賢　又三郎　侍從　少將　中將　贈從三位中納言

齊彬

藤原朝臣　兵庫頭　豐後守　修理大夫　薩摩守

文化六年己巳九月初九日生東武芝之上邸○母松平氏因伯兩國主四位侍從相摸守源治道女○既冠娶大樹三親門于一橋家實征夷使太政大臣松平家齊女○適生嫡兒菊三郎雖然蚤天抑菊三郎少字所據島津日新齊少名矣○天保五年甲午甫二十六始入祖國拜氏神及祖廟○六年乙未復歸武江自是暫不入國○弘化三年丙午甫三十八有異人薄琉驪事因世子入祖國鎮南域○四年丁未復歸武江○嘉永四年辛亥二月爲家督而入國○五年壬子參觀○六年癸丑歸國○安政元年甲寅參觀○二年乙卯三年丙辰累有異人薄武江事當時薩摩守爲大樹岳父故不歸祖國而鎮歸於關東江戸邸○四年丁巳漸歸國男士民歡喜如大旱望雲霓雖然以豎歳安政五年戊午七月十五日逝于神山城甫丁五十○嘗家督中賜硯墨紙毫于門閲伊加倉俊貞而著述大日本史補島津世家拾五冊今云外史此抄冊也

齊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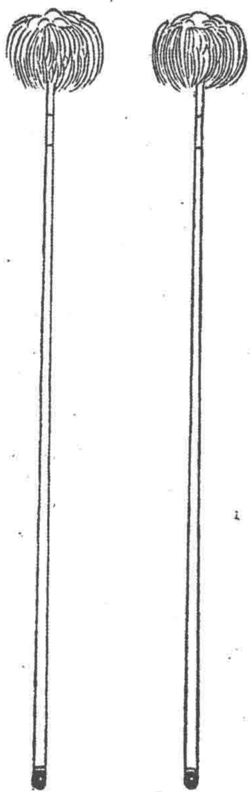
出襲備前國主池田家○任伊豫守叙四品侍從少將

女子

大將軍右大臣松平家定簾中

天璋院是也

後水尾天皇班白旄黄鉞之片方所錫島津家之儀仗眞圖



右國老伊加倉勘解由入道文龍所拵時甫丁八十。適若名伊加倉源三郎忠重。昔島津義久所命搦拵奉行者是也。爾是方天正十五年義久初覲京師用仗鞘分量形之双槍乃是槍奉行伊加倉源三郎壯年所拵也。爾后至朝鮮出軍日義久譲之義弘因茲家久亦樹之然自寛永十一年天子錫白旄之双仗分量形之儀仗薩摩守兎裘後用之於是備前國主池田新太郎光政頻懇望而暫假之今倘傳子孫蓋夫天下之輕重以分量試班之因乃所標示島津家以槍鋒與豐臣氏逐天下分目之戰爭也。故秀吉觀義久之儀仗而大褒之所稱大名一之武仗抑非以一家之兵力受一天下之兵勢於大藩名家則。不能樹分量鞘之儀仗之武家法則也矣

已上系圖。島津家雖光久已后。不任陸奥守鎭守府將軍。抑天朝官範云。松幕大樹任大臣兼大將則副之以薩摩守任中將準中將軍也。蓋中將軍名號。權輿足利義詮爲世子時太平記載宰相中將義詮朝臣故於島津家亦任宰相中將也。專使薩守儀仗樹熊毛槍而對覇將樹虎皮槍以所表東西虎熊將帥儀仗也矣。且倒鎌倉足利之譽範迺眾島津家爲幕府大廣間上席所托侯伯子男之處置矣。爾后近間幕府泥季。他諸侯等雖依幕命稱中將天朝不敢下宣旨位記及女房奉書殊薩摩守任中將則親等賴纓家於長階局勾當內侍授位記宣旨官銀奉納證書也。因茲薩藩公用紙被勅許用藤花紙色同薄紫綸旨紙唯殊名爾已矣

日向大家　惟宗王氏系圖　庶裔省繁

後漢靈帝—孝獻帝（謚）（生時世山陽王）—孝延王（謚）—孝德王（謚）

山陽王（同號可十世）—惟宗王（同稱七八世）—惟宗王 末美（初稱諱稟臣爵　日向國諸縣郡大領）

受賓禮居王位　已上不受日本臣爵　居趾今屬大隅國

惟宗王 共綱（大領）—惟宗王 包材（大領）—惟宗王 定材（諸縣郡領）—惟宗王 定宗（諸縣郡主政）

惟宗王 孝言（文章生　日向博士　大貳有國之時買學入大學宇治殿師ニテ學白氏文集　永承三年七月十三日卒甫八十六）—惟宗王 宗言（文章生　從五位下民部少輔　母治部少丞藤原隆言女　延久二年五月十三日卒甫七十九）

號兼木明神在日向國宮郡庄后年配祠領主北鄕忠虎靈云

惟宗王 基言（文章生　從五位日向守　母大和守藤原懷業女　承安三年十二月二日卒甫八十一）—惟宗王 廣言（文章生　日向介上西門院判官大夫筑後守民部太輔　四品殿上人　母松谷女房　承元二年十一月七日卒甫七十五）

女子（母丹後局　賴朝卿妾）—島津忠久

忠季（母島山女　準島津家庶門　若狹兵衞尉　若狹守　依賴朝仰爲武家）—忠經（島津兵衞次郎　從五位下　承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屬京方守宇治橋戰死甫三十八歲也）

忠時（從五位下　號多田三郎兵衞　承久三年任若狹守　母號若狹居代官也　寬喜元年在京之時殺害陰陽師被召放若狹守護職畢　所領替於越後國云云）—忠光（從五位下　丹後守）—忠元（從五位下　民部少輔）

季之（從五位下　無官太夫）—季村（島津安藝守從五位下　北國一之馬上達者）

島津四郎（北條高時義子）常貿鎌倉更不出。漸至族滅日出之。故不叛而加義貞陣也

武藏國王孫　比企氏系圖

●健部人上　從五位下
小碓尊之裔廿餘世。累代號人上。適國守名義也
桓武帝延曆年中叙從五位上。任武藏大介。
已上不載臣爵。

—大國　從五位上
武藏大介
始稱諱

—芳公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宗人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只上　從五位上
寬平三年任武藏大介

中宗　從四位
從六孫王討將門而有功。更賜藤原姓。任武藏大介。被許昇殿

宗家　從五位下
武藏介
隨多田滿仲討純友有功

宗末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從源賴光

宗躬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從源賴信

宗妙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從源賴信賴義而討忠常等有功。後隨源氏移鎌倉。兼比企郡司如元

宗陳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從源賴義義家而討貞任宗任及武衡家衡有大功

宗職　從五位下
武藏介
從源義家爲義常守鎌倉源氏第館

宗員
武藏介　掃部允
守源氏鎌倉館邑
從源爲義早世

遠宗
武藏大介　掃部允　從五位上
島津家系譜作遠長
守源氏鎌倉館邑
避鳥羽帝諱改能文。隨爲義義朝
實宗員弟
源賴朝生比企家。因能文妻爲乳母

二條院丹後
賴朝乳姉　實宗員女
二條帝朝任勾當內侍爲長橘局

丹後內侍
父惟宗廣言　初高倉院官女
賴朝妾　忠久母
嘉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卒甫六十五

建保三年八月十九日卒甫八十二

比企四郎能員
賴朝乳兄　實宗員子
武藏介從五位下右衞門尉

河越重賴妻
源義經舅姑　仝賴家乳母

伊東祐清妻
後平賀武藏守義信妻亦爲賴家乳母

源範賴妻
父足立盛長　披扇之紋
此子中納言阿闍梨範圓居武藏邦。子孫稱吉見氏。角掛九曜紋

足立盛景
父盛長
秋田城介寶治二五十八卒。本堂氏之祖。五石疊之紋

○足立家至泰盛。譖東鑑懲配盛景母丹後內侍。乃號賴朝子島津忠久弟也。改源姓。於是北條貞時滅之。然裔孫在出羽。而稱本堂氏。後移領常陸志筑八千石邑。今倚出入島津家。而稱二男家。

○吉見家適孫在薩摩國久志鄉。稱吉見源太郎。源太兵衞等。家名世務鄉老職也

女子
笠原十郎左衞門尉親景妻

女子
中山五郎爲重妻

女子
糟谷藤太兵衞尉有季妻

女子
島津左衞門尉忠久妻

女子
賴家卿妻○若君一幡公母○若狹局。後比企谷鎮守蛇苔止大明神

能基
比企大學三郎○母澁河某女
建仁二年壬戌生○比企谷能本寺開基

已上系圖能員子弟北條擯斥之。僅貽末男傳云。鎌倉比企谷故籍云。建仁三年能員遭害時。稚兒能基二歲矣。和田義盛預之而育安房。爾后至賴家女配賴經。乃慶外祖家。寬喜元年能基已廿九歲。再爲比企郡司。然對不共戴天之仇。而不肯於同席。亦雖欲討北條。然力不追。至是覺捐世入釋門。投家產于英僧日蓮。而爲精舍。乃比企谷能本寺是也。能基以弘安九年二月十五日卒。甫八十五。專比企系圖及故籍舊譜出此寺者。最正確矣

校外史氏曰。鎌倉已來六百八拾年。古書舊籍之富。無有優甑島者。雖然容易出之。則當時幕府漫令水生貶斥之。因茲薩人固秘之。無敢出紀錄。抑松平氏經營天下。二百六十有七年。起慶長癸卯。竟慶應丁卯。就中蚤有松營師儒林信篤。解譯源頼朝阿孤曹三郎親輸。而斥異說。以爲甑島所傳眞之正書。而不可疑者。亦晩有幕府史屬郡原信充。累述甑島主島津忠久年譜。而證比企惟宗古系圖。以判水史大爲悖漫。夫二條院丹後惟宗王廣言。共壯年事二條帝朝也。忠久未生已前。遙距載然。妄記島津忠久惟宗廣言密通丹後局之子。可咲耳。抑二條帝崩永萬元年。忠久生治承三年。其間亘十五年。水生殆顯三歳兒。不能識得皇朝年歷與人倫胎月。二條帝崩歳。丹後迺歸關東。嫁足立氏。爾后於治承中也。廣言在京師。丹後在鎌倉。焉通之道理邪。現生我忠久者。丹後局娘小丹後內侍也。官婦母子同名。猶有和泉式部。小式部。因二條院丹後女亦。襲母名。稱高倉院丹後。已。水史不稽年間。合母子爲一人。謬紕最甚。蓋東鑑所載記丹後局母也。記丹後內侍子也。夫局者官婦上臈宰長局義。而內侍乃諸姬也矣。壽永元年。頼朝正室政子孕頼家。時。千葉常胤妻獻結肌帶。是畠山重忠叔母。而忠久亞母也。配膳丹後局掌之。迺忠久祖母。而二條帝朝。任勾當內侍。爲上臈稱國名。掌長階局官女務。每公卿官位昇進。出女房奉書者是矣。亦東鑑云。文治二年六月十日。丹後內侍病腦。頼朝竊至彼所。扈從朝光胤頼等。僅隨之。惟迺至內侍母家甘繩第也。十四日。丹後違例平愈。頼朝安心云云。乃是忠久生母。而高倉帝愛妃。小丹後內侍己。然母子同名。故鎌倉殿中。差小丹後稱近衞局。是依自京師近衞家下來矣。是歳七月。頼朝賜近衞局。于京師

沒官地。平經盛二條南室町之邸宅。乃所寘局。父惟宗王廣言也。時忠久甫八。昨載所封島津庄百萬邑。今歳母內侍年廿四。在殿中。或在甘繩第。故頼朝每詣其第。乃政子含怨恨之首原也。建久三年實朝生。頼朝抱視之。世家諸將等。就亦賜祝酒。近衞局等。就酌持盃。諸將畏進慶物云云。是歳忠久年十四。遙入遠鎭。母近衞局。年丁丑。在鎌倉侍柳營。時頼朝甫四十六。乳姉二條院丹後。甫已垂六十。監省是等之事蹟情實。而應辨班丹後母子之名分。爾矣

鹿兒島縮麑島、延暦中桓武帝所勅諚也

麑島外史卷之一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麑島島津氏。其祖出鎌倉柳營源頼朝。始頼朝一子有故。育京師近衛家。母漢劉惟宗王廣言女所謂比企能員姊。二條院丹後娘。稱近衛局是也。方是際。養和帝陽崩于長門海。實在大隅邦。平氏擧族護之。西海豪族士持。肝屬。守屋。鞠池。原田等。悉貢之。尙奉壽永年號而謀恢復。源義經亦失愛於兄。欲自京師走薩摩。而連平家。頼朝深以爲患。雖然。緇所頼朝生伊東家。千鶴麿先沒。唯有一頼家年僅四。未生實朝。故告近衛氏。而欲令托兒任方面。鎭壓西海九州。於是元暦二年八月朔。京兒發途。十七日入鎌倉。頼朝率諸將迎之腰越。親伴而詣鶴岡社。賓畠山重忠。而加冠。譚源三郎頼朝名。廼稱島津三郎忠久。蓋稱源頼某。威淩頼家。故姓暫冒外戚惟宗。名據近衛氏忠實忠通。諱。與以實劒一口稱八幡。神藏鳩作補島津御庄惣司職。甫七。先是天朝錫宣命。任左武衛尉。初官超頼朝。

頼朝花押

下　島津御庄官

近衞家委任狀　可早任領家近衛家大夫三位家下文狀以左兵衛少尉惟宗忠久爲下司職人致庄務事

上司一位　近衞基通
下司五位　島津忠久

頼朝與書　右件庄下司職任領家下文以忠久爲彼職可致庄務之狀如件庄官宜承知勿違失以下

元暦二年八月十七日

抑支那渡庄者薩摩大隅日向故名。而上古天皇朝旭東白出現尊。產屋葺不合尊。相傳御料也。因二千年下。至頼朝時尙唱御庄。柳亦神世差豐筑肥土邦。而名惣君子國。周書成王記作息愼山海經記君子國人衣冠帶劒。孔聖亦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海國古書沛國而倭國之訛。原于此方今朝鮮尙讀海昔沛古之遺書異可徵惟是已。昔時周主發。略朝鮮與箕子。未逞侵本邦而驅沒。子姬誦襲父念。命軍師姜尙累侵本邦。我築石全圓爲齊姜所陷凡三載。然姜尙甫已九十。竟老死。故我兵得擯斥齊寇。復后世至產屋葺不合尊御宇。齊主小白長髓彥弼周那國支那ノ本字不遺祖業。頻侵我築石。所謂襲胡筑也。小白軍師管夷吾。節制之兵鋒甚銳。我築石爲賊兵所陷可半歲。特島津尊守海港聚落而能扞拒。惟麑島本號矣。然則安藝廣島廣聚落。伊豫上島上聚落也。本邦惣非島嶼。而陸土稱島者。悉聚落之訛云。當時扶桑諸酋長皆矢衿而走東國。至是島津大尊亦不得已詭佯而乞和。小白乃望質

子。粤島津尊召伯仲叔季云。爾等一人可詣虜營。僞降虜心弛。當從外擊之。質子亦從內應之。而直斬巨魁。伯仲叔竟不能答。特季尊奮然請行。因附赳赳武夫千餘員而遣之。小白廼安心不敢顧島津。而將超穴門海峽。太尊亦陽稱隨催促送届島津土兵而親將之遽衝虜營。季尊起自內忽斫小白居內外掩擊大敗之。小白狼狽。廼傳三韓。獨老馬而遁去。蓋長髓彥者謂姜小白自周那足長來本邦也。然中古已來不識焉以爲中倭。故主大慾甚。惟因坐記于和京。不敢見天智弘文親記在于薩摩耳。至今神呪若支那渡之風乃吹拂。蓋是謂之也。季尊神武鳴海外。因廼立太子。竟主中州。號神武。四男我旭尊。封一兄于支那渡邦。而居日向。王士聚落氏祖也。今爲薩藩世家仁禮小吉家頼。而縄居谿山郡炭床邑。慾稱添島亦封二兄于今之三後。而居豐後。是大神氏祖而今稱

緒方。馬場。佐伯。白石等、麑島士族皆此裔也。亦封三兄、于今之三前。而居豐前。是宇佐氏祖也。後至配祀野馬臺天皇于宇佐祉。宇佐氏率爲神職祝部也。后世班惣君子國。名筑前筑後紫前紫後。然以音同死前死後。更所改肥前肥後字耳。然后世儲火國之蔵説可笑矣。蓋亦我薩摩西極義云。應神天皇所樹鎭西府于筑後時。大都督健聟班庶子、以鎭支那渡。子孫在日向者稱久保氏、在大隅者稱平山氏、在薩摩者稱桑畑鳥取久留等氏也。亦天智帝所移鎭營于筑前時。錫支那渡于梅麴、大臣藤鎌足而壓戎蠻。粤藤氏長者累世領之。因號之春日神領島津庄。蓋支那渡訛島渡。竟轉唱島津也。嘗保元中。忠通賴長兄弟爭長者。惟所爭薩隅日琉球。而朱大盤乃謂琉球朱塗貢物也。因賴長得志、則約以平爲朝、爲島津庄司任薩摩守。父爲義悦甚。先是爲義請賴長父忠實。

而以爲朝爲鎭西薩摩權守。麑島郡司平忠景聟養子、稱鎭西八郎。所謂九州追捕使。鎭西家世所勅奉。殊非濳號矣。保元記最陋書。貽惑于后世甚多。亦治承中南都僧徒造平淸盛首、而打擲蹴蹈。蓋因淸盛以忠度爲薩摩守。蔑藤氏長者春日神領貢米。不納南都矣。故賴朝奏後白河上皇。且請之近衞家。粤三年重陽。册忠久任薩隅日守護。而兼鬼界諸島地頭職。鬼界乃琉球也。亦定家章、旗素白畫黑十字。幕濃紫畫白十字。以傳子孫。

淸和源氏系圖。賴朝諱忠久正譜云。六庶王經茂登淸和帝孫而貞純王長子也。後專作經基。寛平五年二月十五日。生京師西八條第。母右大臣源能有女。能有文徳皇子。而文武達人也。因傳之貞絶王及經基。（島津累世爲騎射師範家原基于此）粤天慶二年。錫源姓及白旆。五年六月十五日。賞東西軍功。準天子日月御幡。而乃錫㊀字㊁字旗章。經基歴任諸邦、受領鎭守府將軍。而至正四位上參議。舉揚武門諸源長者。嘗娶武藏守橘繁古女。以延喜十二年四月初十日。生滿仲於京師第。今水史所載經基滿仲傳。大惑至極已。經基天德二年十一月廿四日薨。甫六十六。滿仲生男遲。四十有三始生賴光。亦六十三。而生賴信。然亦賴光生男遲。故養賴信、而襲嫡統。因賴義義家襲稟其統。時外戚平直方。以鎌倉禪外孫義家。因定居鎌倉。（是時源氏盛大領伊豆相摸武藏三邦凡百万石邑）義家任陸奧守。兼鎭守府將軍。時。淸原武則子孫。僭號淸將軍而驕漫不遜矣。若武貞號太郎將軍。若武衡號三郎將軍。若家衡號四郎將軍。一門闔族悉號將軍。時武衡家衡共年二十强。然黠傑無顛。義家初任甫四十二。乃使近江人傔仗大伴助兼。武藏人兵部允鎌田政經。懇諭之以淸將軍之號。限武則終身。至是武貞子眞衡。廼去將軍號。而伏從義家。其他

不敢服。切惱眞衡殊甚。家衡乳弟藤原千任實。年未滿二十。對使者大言云。長君淸家臣源氏。則無再動舌耳。諸將怒欲振千任舌。義家制之。厚加堪忍。武衡家衡輕義家。乃欲逐京師。惣舉大兵而薄鎭營。義家廼督官兵僅三千。逆擊走之。於是義家覺非用大軍則勦滅淸家之難。竊畜金積穀。殆十年。一旦大催關東八州故舊豪族。比企。秩父。三浦。鎌倉。千葉。小山。宇都宮等。驍兵巨萬。義家親督之。而忽屠賊巣直斬二衡。快然鉗千任舌。千段其軀。更擧藤原淸衡。而爲源氏目代。義家廼上洛。奏請以子義親襲任陸奧守。而鎭壓奧羽之淸藤。平正盛累猜源氏歴世任奥守鎭帥。且有寵白河上皇。乃讒曰。義家私動干戈陰樹威福。朝議抑源氏貶義親而任對馬守。無何惟西竄也。義親不堪憤。廼擧兵將斬正盛。朝廷錫官符正盛。而殲之。至是義親募兵。惶官符而解散。因義親竟敗沒。

是際義家。亦以憂逝卒。甫六十八。遺言曰。吾生三世。孫而殲平氏耳。神哉一孫爲義。二孫義朝。共爲平家所害。然至三孫頼朝。如義家言。竟勦盡平氏。當時頼朝禪忠久。於源家。秘書。故后世存清源太祖經茂登親筆者。本邦唯島津氏耳矣。文治五年討奥之擧。忠久年十一將前軍。以畠山重忠副之。乃賜忠久紺鎧。錦袍。及源氏重寶。髭膝。双刀。八幡。白旆。虎貔親衛十七騎。乃併忠久。十八員。當源家。矢箙挾十八箭之秘數。大將軍位義矣。忠久鎧刀旆共存。所載本朝軍器考是也。抑源氏世寶髭切膝圓。双刀。古新二双有之。滿仲伐西賊時。所鍛于筑紫。有三池典太作銘。頼朝所禪忠久。號之大小十文字大刀。亦義家討東虜時。所鍛于陸奥。有舞草元壽作銘。所謂我里馬劍。乃刈魔。義矣。頼朝討泰衡時。依嘉例親帶之。後所禪頼家也。至發軍。頼朝正室。北條女政子。欲贈忠久具粧而

問左右。對曰。美少年而錦袍無菊纈兒是也。先是近衛氏遣忠久。于關東時。臨別解袍之菊纈以貽。永賁。因永世爲島津氏服規也。抑下總守爲久所畵。於後三年戰狀圖。雖后世飛驒守惟久傳寫而有貞治序文。原畵頼朝討泰衡真狀矣。將軍出陣有婦人隔障子覗之狀。乃政子也。亦義家畫狀面大軀短。乃頼朝眞像也。亦將軍上洛圖中。畵二郎義親像。惟廼島津忠久赴任國眞像矣。蓋爲久當世人。親見而所畵。后具實朝觀。所覗源氏累世之戰狀也。故甲冑之制。騎射之法。后世觀之。多得益云。東鑑載十二年之畵。惟所合前九年後三年耳。爾頼朝迎忠久。政子嫉妒甚。方征奥。頼朝曰。雖頼家幼。當將先鋒。政子難曰。盍以三郎年長。頼朝廼聽之。軍入陸奥而連戰。頼朝與書重忠曰。輔阿孤曹三郎。規軍行不宿國府之公例。當進陣國府。原勗哉勿過。庄司次郎爺。書文萬葉國字。傳

在島津氏庫。自陸奥凱旋。賞莵將功。加忠久于若狹守護。然依忠久幼歲祖母丹後預之。東鑑載文治六年。大神宮工米催促狀。且後局是也。粤頼朝令重忠養比企能員女以婚忠久具成人禮。而就封薩摩。親囑曰。阿孤曹島津殿。少年抵遠鎭。宜以富山爲父。以梅北爲母。亦教書云。薩摩權守阿多平四郎太夫忠景者。叔父爲朝舅也。宜勿列忠久親臣耳。惟東鑑所載阿多平權守忠景是矣。富山鎌足裔大隅姤良郡司。東鑑作日向人。愆矣梅北天智裔日向梅北邑主也。至是建久二年六月朔。忠久發鎌倉而吉行。年十三。劔掌猿渡藤四郎實信。鎧着酒匂刑部次郎定景施掌楷原平次郎景高。先是三月四日鎌倉大火。頼朝忠久共遭顚燒第宅土木未就。尙父子共寓居丹後局甘繩第。故忠久今從祖母家而首途。頼朝親率諸將。大搆山棚于七里濱而盛酒肴。湊國色極歡觀

之。忠久行列亘東路于卅里。當時依頼朝命本邦世家稱大名衆曹。三十三姓隨忠久而騎從所謂近江人佐佐貴。相摸人酒匂。毛利。岡崎。二宮。名越。武藏人本田。猿渡。長野。勅使河原。豐島。篠崎。岡部。大宮。伊豆人曾我。田代。伊藤。常陸人水谷。佐武。鹿島。陸奥人玉造。伊達。下野人結城。小山。宇都宮。那須。鹽屋。上野人那和。信濃人雲野。望月。越前人齋藤。越中人布施。越後人中條是也。近衛基通迎逢阪同車而參闕下謁仙洞。上皇祝成長留禁內有日。亦發而西下。鎭西大名衆率七百甲迎之安藝。東條而拜謁隨從。自是先驅東國大名三十三騎。後供西國大名七十三騎。盡莊嚴美麗而入薩摩。是實頼朝歷養和帝心術也。至是造營府館。稱島津御所使亞父本田親恒執事。乃家老權輿也。先是忠久幼未能就國。故頼朝遣天野遠景鎭鼎州南島與本田親恒併兵而大小廿三戰。

悉。逐在內地平族于鬼界島而奏成功所迎忠久也是間養和帝
在我大隅國肝屬郡內之浦
養和帝諡安德天皇高倉帝子而平淸盛女所產也帝嘗在壇浦
爲源氏所逼。更平有盛女年七。被黃擬帝而沉海。敵軍悉湲之。帝
與平族捐龍頭鷁首。駕輕葉七十餘艘而急遁薩隅日間。蓋后世
以安皇稱女帝。因覩㞩尸也。長之阿彌陀寺所圖現有盛女狀也。
帝自下關峽航玄海灘。魏志倭國傳作瀚海。謂白浪累漲也矣。帝
暫安薩摩國出水郡奈古濱。此邑摠平氏裔孫。至今不着草履。惟
所誓非平家復興足不着履已。帝亦頻憑王孫土持肝屬等而匿
肝屬邑。然聞忠久就國。亦離內地獵硫黃嶼。當時或云忠久實帝
弟也。故累叮嚀之。是間平族舉南漸。略沖嶼琉疆。故盛久墓在屋
久島。亦資盛墓在大島東方縣。有盛墓在大島大限邑。其子孫振

細七島。世襲郡司職。是際爲朝子孫稱日高氏。故平氏改小松皆
稱日高。而親陸琉球。事見平家譜。行盛墓在大島瀨名縣。子孫種
島氏等多豪族。知盛子知國列島津門閥。而冑惟宗姓。事安德帝
號宗大納言。乃宗對馬守祖也。特經正如陸秀夫給事帝側。任大
納言而掌庶務。帝納平資盛女爲行在皇后。而產皇兒。晚年降爲
世人。稱長濱氏。子孫世務島正。名長濱大平太平。資某者是也。帝
殊長壽。歷京師帝統七代。而建長七年崩硫黃島于長濱宮。壽七
十八。葬禮島津氏奉之。所謂薩陽曆。安德天皇所遺錫島津家。其
他皇筆日錄及遺書有若干卷。多淸盛室二位尼眞筆。帝之山陵。
號硫黃島權現社。上古寶器納石匣而瘞土中。至今島人男女老
少尊之最甚。每曉舉出濱汀。而浴潮垢離。乃詣帝陵拜之。而后事
爨炊業。遺德之結人心。實耐可感。帝方鯨吞鮫鬪之際。南遊御閑

湲。然京畿音間更不絕。現文治二年。鎌倉欲討鬼界島。京師累諷
論止息之。以養和帝在也。抑帝之在時。西海世家豪族。仰之最甚。
故賴朝令執事北條時政諭此諸郡司庄官等。眞翰存島津家。

島津庄々官等不隨惣地頭忠久下知之條庄官等之企尤以
奇怪有對捍之輩者可被注申候者前右大將殿仰如此仍執
達如件

七月十日（建久五年也）　　平（時政）　花押

宗兵衛尉殿

惟文治建久之際。西南諸豪族。累隨行在。帝命不敢從鎌覇之武
令。確證也矣。當時忠久雖已列武門。而任方面。尚以寶位並實朝。
后正治二年賴朝薨。翌歲二月。賴家服闋詣鶴岡八幡社。時忠久
初出列源氏一門。大內惟義。平賀朝政等齡次。自是徵載名東鑑。

忠久尚不離近衛家。常在縉紳間。建仁三年。比企能員豫察北條
時政爲大逆。先欲誅之。密告賴家。母政子隔障聞之。遽迺父時政。
粤時政託事招能員。然能員不察謀洩。速發將往。諸子頻諫之。然
不聽而行。時政豫命天野遠景。仁田忠常。伏之戶內。待能員來而
殺之。因能員子時員等。迺抱賴家兒一幡君。急據小御所而抒戰。
北條乃促諸將大舉攻之。比企閤族焚御所。而與一幡共燒死。至
是時政幽賴家。立實朝。頻欲遷忠久。時忠久在國治日向隍內。御
所。今謂庄內宮古城也。九月四日邸報。經十四日間。而是月十八
日達于鎮。依是例雖近間自武江。尚急价以十四日爲其期限。粤
忠久大憂苦。迺出大隅府入勒願舍臺明寺。急遣主僧于京師。而
請所拯。因後鳥羽上皇令攝政基通宣鎌倉曰。藤原忠久元封藤
氏長者代官矣。今有覛忠久封土者則須藤氏長者復島津庄惣

司。爾時政大恐慴。即日爲無異勅答。是十月十九日也。忠久廼立四間六面堂社于大隅府而奉之。然上皇與基通慮忠久所毒北條。乃册忠久爲賀茂皇廟大齋主。更無遣鎌倉凡十年矣。素上皇與忠久同歲兄弟也。且上皇幼沖登極。忠久母丹後實力之。故相愛若是云。中間僅有一歲。忠久大傳畠山重忠在武藏而遭害。因忠久留守邸尹本田親恒馳加重忠陣而俱戰死。然忠久齋居京師不能援之矣。建暦三年。和田義盛擧兵而欲戮北條義時急逼實朝。取手書以促衞營門。諸將不得已而出兵。與義盛等竟敗沒。賞諸將時第一武田。第二島津。班甲斐加封之。雖然義盛子義秀巳下。發兵五百餘艘數十船而航東海逼薩摩。義時聞之。忠久曰。聞義秀等逭高麗。決非入薩摩也。義時竟復不尋。義秀居甑島。樹阿彌陀堂于田下村而禱父兄冥福。有子孫稱朝稻氏。承久三年。

上皇徵兵以討北條。皇師不克。時忠久在鎮。義時深慴島津勸王送欵巳甚。加越前信濃守護。樹比企家以怡忠久。爾后使二男忠綱領越前。三男忠直領甲信地。亦惟宗氏叔忠季領若狹。故稱越前島津。信濃島津。若狹島津。殊以薩隅日三州守護永傳家統之宗嫡。忠久享國四十四歲。以嘉祿三年逝鎌倉。甫四十九。歸葬薩摩。大名衆本田氏奉莽刀。楷原氏奉莽馬。猿渡氏奉天蓋。長野氏奉香爐。紀滕中村氏奉葬燈。故島津家葬禮世〻用此式。亦立忠久廟於鎌倉賴朝廟左。今尚存。忠久幼時在禁中。爲上皇所鍾愛。嘗抱之膝上曰。何酷肖故高倉帝也。頻垂泣。更不許就任西鄙。禁留累旬。侍長小山朝政親下鎌倉云。三郎君入禁裏而不出。供奉人數充京師。官賄日費萬錢。賴朝急促之。上皇不得已而册忠久。親口宣任西卅三個國大將軍而出之。蓋上皇實欲删鎌倉權也。故上皇不瞑瞑也。不敢授征夷使大權于賴朝。明歲殂后賴朝竟得之。

島津氏別傳曰。忠久實高倉帝第三子。廼上皇之孫而安德帝弟。後鳥羽帝兄也。曰若稽近衞家舊記及比企惟宗古譜有云。武藏邦比企郡司能員姉範釆女。取郡司家之規而入禁中。以年勞爲上臈。稱二條院丹後。當時官婦以得男爲常態。故得近衞家門生殿上人惟宗廣言而生一女。

惟宗王氏出劉漢靈帝。（島津折烏帽子乃是漢靈竹皮冠遺製云）其子孝獻帝。其子孝延王。其子孝德王。共怖魏晉弑逆。應神帝御宇。超海來日向宮郡。天皇繞其鄉以爲湯沐邑。不敢列人臣。世稱山陽王。可十世。號惟宗王亦可十世。桓武帝御宇延暦中。降勅而列人臣。世別諱其庶門。先出居丹波阪上者。田村麿等祖也。亦居播磨者。明月原田等祖。居大隅者稱桑原宿禰。良香等祖。天子褒良香文才而錫都宿禰。殊居日向者。依劉漢宗嫡姓惟宗王。猶有百濟王姓。惟本朝皇威熾盛而臣蕃王義也。惟宗王孝言。宗言。基言。廣言。世以漢學爲文章進士者巳。廣言與丹後局同歲。以長承三年生。爾后永萬元年。二條帝崩。時丹後年卅二。䏻上臈喪官俸。因辭廣言歸關東。爲乳弟源賴朝節臣滕九郎盛長妻。乃源範賴妻及秋田城介盛景母也。前會惟宗廣言所生女在京師惟宗家。應釆女擧獻高倉院。襲母名稱小丹後內侍。高倉帝最愛幸。竟有孕。時平相國清盛擅皇舅權。累疾他姬有身毀爲害之。帝遽囑近衞家匿之。近衞氏憚清盛。故以門生惟宗廣言正妻兄畠山重能爲更番在京師。嘗與齊廉實盛活源義仲。其質可憑。廼托小丹後內侍于重能。於是重能亦憚平家。令子重忠妻父本田次郎親恒竊匿津守國佐家。因以治

承三年巳亥二月初十日。丹後內侍生男兒。乃忠久也。津守國門大怖平氏深秘之。漸至是歲臘晦。密聞近衞家。基通迺表有歲首所禱住吉明神。而詣津守宅。厚給金帛。保育生兒。方淸盛罷平族西奔。丹後輒歸京師。旹高倉帝旣崩。故丹後托兒近衞氏。已赴鎌倉。而憑母家。居比企邸。是時賴朝乳母比企尼甫七十。長女丹後局巳垂五十。其女小丹後廿一。全盛艶美。賴朝年卅七。當時大得志。專采擇多內嬖。頗齊桓。因聞官婦新下。請之比企尼。然依官女不能私許。訟之京師。上皇併母子錫之。粤準能員妹。而納之。實姪女也。改名近衞局。

比企氏元出小碓武尊。乃橘媛所生也。武尊藏兵伏于秩父峯。且以東産之兒。長鎭武佐國。爾后班之。武佐上屬東海道。武佐下隷東山道。后年書相摸武藏共隷東海道。武尊之裔爲武藏大領。號武佐人上。凡廿餘世。國守名義也。延曆中至朝廷文物著明。初叙任武佐人上。爲從五位上武藏大介。而世別諱。爾后天慶中。比企郡司健部中宗。屬國司源經基。討平將門。而有功。始將門兵勢猛烈。經基力不能耐。一旦損守上京。因武藏暫爲賊有。特比企擧族隨經基而詣皇京。朱雀帝賞比企勤王。將昇纉纓。然當時拘例格。粤擢政忠平。乃賜藤姓。列縉紳。就亦勅藤原忠文。源經基等。以爲征東將帥。藤原朝臣中宗。爲嚮導。先入武藏。而促舊屬。是間將門盡精兵。令弟僞相摸守將賴屯山中御厨庄。而嚴守函嶺。故官軍不能前。陣淸見關而相持。時將門本巢下總兵少。比企中宗竊招平貞盛。從甲斐間道。而經武藏導下野。與藤原秀卿勠力。密催常陸舊兵。頓自背攻將門而斬之。或記貞盛入武藏得神鳥導。惟實比企氏耳。依家祖武尊化白鳥。國人差比企氏以唱神鳥氏。故也

矣。從來比企累世事源氏。討純友忠常貞任等。爲元勳隨義家。而宅相摸。然兼比企郡司如元。水史殊不識。賴朝巳前館鎌倉。陋巳甚。源家在京。則比企常留守鎌倉。預八州事。然比企掃部允宗員番逝。弟遠宗襲家統。避鳥羽帝諱。而改能支。以兄子能員定儲子。嚮是源義家奏請天朝所任目代藤原淸衡子基衡。孫秀衡三世兼併奥羽。不返献于鎭將號。殆八十年。厚賂朝廷權門。絕毋源家任陸奥守。至是爲義與老傳鎌倉景正。執事比企宗員。遠宗。及三浦義繼。義明。秩父重廣重能等。切齒慷慨。頻請望推爲義任陸奥守。八州豪族左右之。直蹈基衡秀衡元累矣。雖然朝廷固執白河上皇不任義親于陸奥守之遺制。且懲前九年後三年之巨費。唯委任爲義子義朝。以東海十五邦。雖任下野守。爲歷奥羽。殊不允討藤衡。爲義憤懣。自十四歲至超六十。更不受一州守。唯希望奥州任。愈深切矣。故保元之擧。崇德上皇與藤左府賴長。賭任爲義于陸奥守。爲朝于薩摩守。所招之矣。是際源太郎義平生鎌倉三浦義明家。母義朝管內東海道橋本驛娼妓。依母賤以三浦準母家。源二郎朝長生京師。母稱波多野義通妹。實纉纓女。其次義朝正室。散位熱田大宮司藤原季範女。以久安三年丁卯卯月初八卯剋。産源三郎賴朝于鎌倉。執事比企家。義朝悅甚命名白幡管以立世子。迺以第主能支妻爲白幡乳嫗。依是長女二條院丹後。宗子四郎能員。二女河越太郎重賴妻。三女伊東九郎祐淸妻。共爲賴朝乳連支。因賴朝之竄伊豆也。比企乳母令其娘河越妻献衣服。伊東妻献飮食。故賴朝常寓伊東家。親祐親頻惡之。然祐淸夫婦盡叮嚀。后至賴朝執天下權。而樹府鎌倉。厚報比企氏居能員母以層亭。故號棧敷尼。世人崇敬之。故賴家之生也。政子産之

比企家。迺比企娘河越重賴妻爲乳母。所據賴朝嘉例也。且賴家之長。賴朝殊不娶北條而納比企氏女以爲正配。實所押北條外戚之權威耳。時政政子亦。深覺其意。蓋源氏后禍原出于此。罷賴朝討泰衡也。親向陸奥北條等隨之別出羽口太將。賴朝乳兄比企能員也。當時比企氏權迺出北條右。擧册忠久寘鎭西大藩準帥親王所歷南島獵帝。及爲朝等矣。往昔天朝之幾。三韓賓服。而每歲奉貢于太宰府。帥王迺隨天文博士。而作宰府曆。依此例。朝廷附島津忠久以博士。造薩陽曆。非諸侯格也矣。抑賴朝之薨。古本東鑑記政子剔之。事起衽席。顚晉孝武之於張妃歟。若今本東鑑現記正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賴朝入御丹後局廿綑家。今夜御止宿云云。已下恐删弃。所隱賴朝死狀矣。就亦比企惣族爲北條所滅。事情等戚夫人。然忠久濫迎母納薩摩。近衛局過京師。而

賴僧明惠禱忠久福。今高山寺秘藏一軸。題云島津冠者忠久之像。乃庚申九月九日。慶讃奉納畢。願主惟宗氏女。當時自彼寺所遺。眞翰今尙存。

かまくられほとのうせ給てもれんみなふとなくれもん
することそうれーくいへ又この精進の人へあすたちいとな
んすれそその、ちけんさんみゆいへーあなうーこく

九月廿四日　　行日

三郎殿

惟正治二年庚申正月賴朝薨喪畢後。近衛局上于京師私第。九月九日納願祈書。登山于栂尾精舍。而精進深齋二七日。竟復歸邸。從夫赴薩摩確證矣。故政子盡心術。雖千方不克爲人幾。而安着薩府。富貴榮樂最得其終。葬之日置郡市木郷。立祠麑島乾岡于華尾嶽南麓。而號花尾神社。西邦人禱安産。同橘津誕生石。抑賴朝薨時。忠久年廿二。大藩顚齊。與領薩隅日。若狹。越前。信濃。豐後等。諸邦守護庄園六十七個處。田稼三百餘萬石。源氏世臣二男已下。悉仕薩摩。亦比企。畠山。千葉。三浦等。大族羽翼之加之。有天朝近衛家。故不至爲趙王如意矣。重忠傳功如僾周昌。固重忠叔母下總介千葉常胤妻。重忠母相摸介三浦義明女也。因忠久孫久經娶常胤孫相馬女。久經妹嫁三浦家村。后彼家殺赤族時。家村密遁薩摩。嬰兒三人亦。得與母共無恙方今美作三浦侯是裔也。東鑑載三浦家村島津忠時婿。而存亡不審實錄矣。亦畠山重忠遭害時。忠久齊主賀茂。不下鎌倉之際。雖不能拯。尙寘重忠孫于我封土。越前國伊地志邑而豢之。子孫入薩摩爲藩臣。宗室稱秩父。庶門率號伊地知矣。忠久既逝。以遺書出幕府。而請立世子忠義。是乃忠時少名也

譲渡

薩摩國地頭守護職事　猶云薩藩日隅在此中

左衛門尉惟宗忠義

右限永代可被其沙汰之狀如件　限ルトハ惣領職ヲ譲ル庶子領家臣領ヲ併ス可ラザル義也

嘉祿三年六月十八日　　豐後守忠久　花押

大將軍賴經　花押

下　左衛門尉惟宗忠義

可早領知越前國守護職

島津庄内薩摩方地頭守護職并十二島地頭職　島津ノ庄素附肥後豐後因今云薩摩方ト則現除肥豐之義也　今之琉球也。卅六嶋三分

一屬島津氏廿四島叔父爲朝領

右人任亡父豐後守忠久朝臣譲狀可安堵彼職之狀所仰如

件以下

嘉祿三年十月十日

賴經文義恭。不在諸將等列。忠時子久經至襲家統。初同諸大名衆。以北條氏兩執權連判書。命之。爾后爲例規。於足利氏時。大樹以手書命家督。如鎌倉將軍賴經。例。且賜鐙伏。接待敬重。超鎌倉之時。賴家始立。時。鎌倉大名衆。惣上席島津家。而客位第一席島山重忠。主位第一席三浦義村。但勅答之式三浦氏務之。中央席頭楷原景時。是因假侍所部頭名目也。太郎景季爲幕府掌旗。次郎景高爲島津掌旗。是際景時憤衆訴難解。謀竊奉我忠久戴上皇宣。而滅鎌倉。上皇喜降宣。景時潛赴西邦。途中。到駿河遭危難。然遁來薩摩。匿甑島。有子孫傳鐙刀。東鑑記不獲狀時等首級。最實錄矣。繇承久之役。牧伯擧。憚北條。而無敢送迁幸者。特忠久子忠時年廿。奉後鳥羽上皇。而到出雲。上皇厚禮之。據前所傳則叔姪也。建武記云。往年西園公經。通意北條義時。而脫承久皇師之禍。因北條累世推戴西園寺。最仂。其故何也。公經首駛价。關東密諭曰。上皇之擧。西有島津。貴威大封。常欲惡北條氏。陰報賴家比企等仇。加焉田口。河野。草刈。大內。尾形。宗像。鞠池。原田。阿蘇。松浦。土持。肝屬。守屋等。累世之王臣。而頻疾鎌倉之跋扈。鎌倉若持重。則西國大軍勤王京師。而稱勅以順伐逆。若是則非新造鎌倉之所適也。義時覺。即日發兵。促島津氏世子忠義而將先鋒。實寘軍中爲質子。陪道兼行犯京師。虛而覆皇軍。是時忠久從弟島津忠經守宇治橋。力戰死王事。當時勤王者。田口阿波大領田內左衛門也。草刈用明帝裔。美作惣司也。尾形。神武兄家。土持。反正帝裔。皆皇孫世家也。守屋氏大連裔。聖語稱大連小連能居喪。元是楚官大令尹小令

尹音義而所約其聲耳方欽明帝之朝物部守屋。爲大令尹部落司。尊神道。却浮屠。至誠貫天地。然蒙寃被兵。竟遁來日向。親侍國見嶽陵。而爲祝部。是神武祖尊山陵也。後班日向寘大隅。神陵守屋共入隅部。與肝屬氏共世爲勤王家。子孫稱守屋掃部者是矣。是際西南巨封。島津河野等死王事。然義時姦慝卓犖。概不鞫而速靖人心。忠時娶伊達家。而生久經。久經娶相馬家。而生忠宗。弘安之役父子共爲鎭西大將。始先元寇大來三年。北條時宗。令西海九州。賦田籍而博多濱而。亘三里築石壁。今稱博多上町阪是也。賦籍存大隅太上八幡社司家。亦甑島故家別府某。藏蒙古襲來出軍着到牒。是等當時。形勢最祥矣。抑元寇戰勁。而本邦軍不利。捐博多要界。而據太宰府。保水城關。所謂天智帝時。唐主世民及治。共侵韓地連年。帝深慮脣亡齒寒之禍。豫所築置處也。元賊上陸强戰累日。大友豐前守等戰死。大內周防介等。率中州生兵而臨長門峽。北條時宗亦。令宇都宮貞綱督東國兵衆。而已來備中。島津久經老將指揮曰。東兵到着。而後攘外寇。則鎭西九州之武士。無面目之可對鎌倉。當今日中拂前敵。已親先士卒。粤九州惣兵競進。中州生兵廻宗像郡。而蹙虜之背。至是元虜寮蚤卒難破。退軍博多而欲揚帆。適風逆。故徒乘艦俟風順。七月晦夜無雨乾風頻矣。海軍大將島津忠宗等。從沖廻火船。而燒殲虜軍。一如赤壁水戰。無敢有神風奇異事。凡戰陣攻守。亘是歲五六七八月。本兵死傷萬餘人。始守衛對馬壹岐平戶者。幾鮮生還。亦運輸大軍兵糧于筑土。連年無算。京師鎌倉米價高騰。雖不戰者貧民率餓死。本邦罷弊。優元之喪十萬云。然北條深秘之。唯爲元寇不得風順。崇伊勢風社。而昇號風宮。爾后足利氏亦。惶朱明侵本邦大

擅虛誕于太平記。漫詒明國耳矣。却本邦爲所詒。而國史載之。失其眞最已甚。大捷之後。島津久經任鎭西警固使。而戍筑前三載。弘安七年春。久經老病革。三月廿一日。北條遠江守爲時代之。因翌日久經禪家督于世子忠宗。至是北條等勸久經還祖國。而易簀。啓手足。久經答以中漢伏波將軍馬援遺言。四月竟卒。營甫丁六十。馬皮歸葬薩摩。九年三月廿一日。久經子忠宗代爲時。爾后三月廿一日。爲鎭將交代定日。以廿四個月。更互當番。永仁元年北條越後守兼時來代忠宗。亦忠宗代之。后名越兵庫頭時家代之。文保二年。忠宗子島津貞久代之。元弘元年。北條武藏守英時來代貞久。三年所誅博多。已上北條四替。島津三世凡五十三年。北條館博多中央。因稱博多殿。島津館博多町口。故號町口殿。國史記探題。惟俗號爾。鎌倉將軍眞翰。書鎭西警固使。後醍醐帝所

錫亦若是。

鎭西警固並日向薩摩兩國事任綸旨可致沙汰之狀如件

建武元年九月十二日　高氏　花押

島津上總入道

大隅在別紙。蓋上總入道迺貞久也

大隅國守護職事任先例可致沙汰者綸旨如此悉之　綸旨書法

元弘三年四月廿八日　勘解由次官　花押

島津上總前司入道館

建武二年東征之役。天皇使新田義貞督海道軍。貞久督山道軍。伐足利尊氏。是以島津氏世守信濃方山道要途也。貞久已至關東。則義貞先敗績于海道。而治殘兵歸京畿。遇帝遽幸叡山。是間貞久托信濃于庶門。而奉護大智院官。彈正尹宮等。督七千三百餘甲。而從海道著阪本。至是官軍戰勝。尊氏走筑前。貞久迺歸祖國。而護鼎州。然尊氏已奉光嚴帝勅。單身竊來薩摩。而憑島津家。尊氏大謙遜崇貞久。稱親父。遇島津擧族會議曰。光嚴帝乃後嵯峨天皇嫡統。而非敢可措處矣。宜隨勅令。薄出兵以應足利。請貞久父子殊無親出。湊河之戰。楠正成決死嚴陣而待。足利諸將無敢有可當者。故尊氏令弟直義。及執事高階師直。師泰率大軍而向前。楠氏直放騎兵。蹂躙足利陣。鐵甲驍兵繼之而斫進。直義等大敗。頃刻死傷無算。不能耐半乘船。遇足利軍。絕無再進者。尊氏直義共頻賴島津家。累說冀以後深草皇統。興廢浮沈在此一擧。因貞久代將。薩摩山田城主島津孫太郎宗久。（子孫今稱無格山田）督兵而上陸。楠氏復以鐵騎衝我陣。薩兵古來能遣三尺八寸之長鈠。故恐拂楠騎之馬足。戰馬尽而楠氏兵勢衰。至是衆寡不適。爲薩兵所

圍。而劇戰奮鬬。殘兵僅爲七十三騎。正成竟授元。然是擧動非譽事。故薩人所敢不語已。故今雖南朝太平記。尙僞記一陣赤松二陣細川。（指清氏雖家氣之仇也）三陣島津。皆敗走加焉。著細川定禪克義貞。亦加直義陣。而獲正成。當時人惶定禪若鬼神。惟完虛誕也。現細川賴之爲管領時。所爲大擅僞筆。揚我家聲耳。既而至尊氏定京師。拜北朝大樹職。迺詠歌親書菊繪扇。而贈島津家。

九つれくにより御世はれさまりて。目出たきおとを。白菊
の花

白菊之花。謂足利島津。輝白旗衛天朝。表粧京師。華盛也矣。抑日出扶桑國。天子尊章。十二光☼而古來迺朝旭東白出現。尊御影像矣。雖然壬申之亂后叙菊華。故尊氏所詠亦若是。蓋將楠氏之菊水章。原是朝旭東雲毀雖之象也。后世叙爲菊水。抑無東雲毀

鑿之☼形。乃日出正統天皇（隋書及通鑑網目載日出天子義）御尊章也矣。足利既樹
幕府、定諸侍席順。西國第一席、島津、廷尉豐後守忠氏、鎌倉將軍
裔也。東國一席、高階、廷尉越後守師泰。高階經重將軍、裔也。北國
一席。齊藤、廷尉越前守利泰。藤原利仁將軍、裔也。或云前田利家、
此利泰、裔也。松譽史儒源君美、亦有聞記之。前條島高齊、三家。任
侍所、司而爲上席。忠氏、貞久、二弟稱和泉島津。三弟佐多。四弟新
納。五弟樺山。六弟北鄉。七弟石坂。稱之七島津。幕府以爲干城。然
島津氏獻貢芳山、猶在更無懈。貞久娶大友家、生氏久、而任陸奧
守。當時唯有細川陸奧守顯氏。島津陸奧守氏久。山名陸奧守氏
清耳。非亞大樹、於高門則不克任之。蓋以兼鎭守府、將軍矣。已后
島津、惣領世、以任陸奧守、爲定規。若二男、適任薩摩守。是所以島
津家。襲源氏、世任。賴義義家、蹟也。氏久娶伊集院氏、而生元久。足

利義持就元久。而觀犬追騎射于京師、島津邸。奉行之者。外戚伊
集院大隅守賴久。伊加倉豐後守忠宣也。撿矢日置肥前守。呼次
日置美作守。射手頭北鄉中務太輔。樺山安藝守。射手大寺。肝屬。
楷木。蒲生。飫肥。阿多。野邊。楷原。平田。長野是也。畢、元久獻麝香百
臍。砂金一盆。及酒肴等。執事赤松滿政捧之、奧、大樹之杯。大樹之
酌。惣金粧、大刀。賜之、元久。亦大樹之杯。管領之酌。大刀目錄各百
貫賜之、一門家臣十六人矣。獨是南北兩朝双立。五拾餘年。戰爭
無息、腥羶于天。後小松天皇深歎之。累召島津元久叔父。聖僧石
屋在丹波、永澤寺、而頻謀天下皇統合一之策。始石屋甫十三出
家、自十八入震旦。經歷四百餘州、難行苦業殆廿年。迺每一州坐
禪七日。支那人褒稱號活達磨。震旦開闢已來。未若是、有勉强者
矣。故歸朝時。播備作百萬石、主赤松滿政。所以建活達磨再來寺、

石屋之法統福昌末寺、東北自羽越境、西南至壹岐對馬、凡三千八百餘個寺有之、勅諚福昌寺後見家伊加倉也、因後貞尽力、以再興福昌寺、

于美作也矣。至是石屋詣芳埜、說南帝。以離妄執、觀眞如月、帝感
悟、切歸依石屋教法。竟明德三年三月八日。南北兩朝和平成。后世
（朝廷錫書于福昌寺時雖朧月晦日所出、尙記三月八日、蓋所不遺南北一統之慶事也矣）是歲冬石屋令檀方大內義
弘。遣大和迎南帝。而神器歸北朝。於是後小松帝。賞石屋大勳功。
勅建西卅三個邦曹洞禪首于薩摩、國麑島號玉躰龍顏山北朝
福昌大禪寺。旋米一萬三千石。大將軍源氏、長者足利義滿。二萬
八千石。檀家島津陸奧守元久。各千石。迺石屋兄家。伊加倉豐後
守忠貞。伊集院大隅守久氏。寄進。是時雖兩兄既逝后、尙以其名。
亦各千石。檀方尾越兩國主斯波義將。長防兩國主大內義弘。寄
進。已上神牌立福昌寺。始後小松帝。勅石屋云。當賞典任貫僧所
望。石屋遽起。喜悅九拜曰。念望在皇國惣州斷妻對肉食宗。帝憫
然曰。此事不能矣。雖然許薩隅日三州琉球斷一向宗。亦許薩隅

日八宗九宗。摠準福昌寺末寺。加之以西卅三個國之惣禪頭。故
西邦所在。臨濟黃檗。悉鞠躬禮拜于福昌寺。隱元最褒石屋禁一
向宗。爲作偈贊之。后世謬稱島津家藩政嚴禁。妻帶不精進宗。大
惑至極矣。元天朝所勅禁巳。應永十八年元久逝麑島。一男既主
福昌寺。迺伊豫龍澤寺、開山是也。因元久弟久豐立。任陸奧守。先
是娶伊東氏、而生忠國。是際義持既薨。弟義教立、爲政頗暴。鎌倉
持氏與義教弟大覺寺僧正尊有陰謀義教。既而發覺。持氏竟自
盡。尊有奔日向。永享十二年。結城氏朝奉持氏兒。擧兵關東。尊有
迺憑島鞠、而欲擧兵。九州東西應之。因賴島津家。親書云。抑天下
之禍亂。基義教之凶惡。我意非徒擧。願與牧伯共。嘉靖海內、而欲
平天下耳矣。書意有理。故島津一家無敢可否。嘉吉元年。大將軍
義教遣大內持世。號上使。齎手書、而命誅尊有。至是忠國。使門閥

糺將。山田忠侚。樺山孝久等。詣日向永福寺而告之尊有聞旨細
而自封。實三月十三日也。事聞關東結城勢衰。四月。結城陷。氏朝
等死之。五月。義敎斬持氏兩兒。六月。義敎賞島津氏最厚。以鐙刀
馬及琉球懲貢等。然是等書出。而僅七日。義敎弑持世傷。乃赤松
滿政所爲。俗史記滿祐。惟滿政入道滿祐。而后避義政諱。專唱滿
祐。已。贈島津家貴翰。悉書滿政矣。諸侯大擧討赤松。忠國使弟薩
摩守持久帥師。列巨諸侯而勤兵役。忠國娶新納氏。而生立久。應
仁之亂。應管領細川勝元募。乃使從弟薩摩守國久帥師衞幕府。
立久娶伊東氏無子。側室生忠昌。忠昌娶大友氏。而生忠治。永正
五年。方大內義興奉足利義植。而復京畿。使從弟薩摩守成久帥
師佐義植。當時出兵諸侯。第一島津。第二大友。詳見四海太平記
等。六年義植討近江。島津大友將五千騎。而守京師。依敵勁亦進

兵。而攻江北。六角高賴老練。聞島友不在京地竊從宇治遣奇兵。
襲柳營傷義植。遣三好肖幟。而遁去。幕府以爲四國後援來遽令
諸將速班軍。七年復討近江和紀河守畠山薩隅日守島津二豐
守大友。共將萬甲爲先蒐破江南。而長驅望觀音城。然叡山僧兵
應近江義植敗績三井寺。因亦班江南蒐罝。八年。大戰舟岡山破
三好等四國兵。九年。細川高國與大內義興胥議。遠邦師悉賜暇
而歸國。忠治娶伊東氏未有子而早逝。因弟忠隆立。亦罹瘟疫夭。
更弟勝久立。勝久壯而無男兒。故養從弟貴久。而襲家統。皆大永
六年也。是際我二男系統。唱出水島津持久國久成久累世任薩
摩權守。出京師掌公務。家威最熾矣。子孫忠興實久父子。聞勝久
養貴久。乃擧兵劫勝久。而欲奪宗統。勝久力不能制避國亂據母
家大友。以女妻彼世子義鎭爲岳父而樂居。竟逝豐後。始貴久年

十四遭此厄。現貴久生母出水島津出也。雖然戰國之人情恰如
虎狼。欲弑外孫。而奪守護職頻矣。粤貴久脫府城。匿叢祠。乳母及
節士七人。抱負歸實父家。抑貴久。島津正統九世。忠國長子統相
撲守忠良嫡子也。忠良篤志聖學。文武兩達齊家治國。遂令貴久
得還國府。而蹈正統。遠近悅服。始朱註書籍載商舶。而來薩摩防
之津。惟往古對吳國孫權而防守要港矣。故明國武備志。記薩摩
防津。以爲日本名港。空海道元共從此港入于唐宋。粤忠良大信
朱說。發感於大學湯盤章。而號日新齊。每歲出國産品物切求聖
賢書。明人頻褒贊之。稱日本石曼子日新聖人。以儒道能治國家
忠良亦命妙國寺僧桂奄法徒。累擴朱學。四傳至大龍寺僧文之
迺惺窩之師也。
惺窩居士。姓藤原。名肅字廉夫。冷泉家之裔。以永祿四年生于播

磨地。蓋其祖出法成寺關白道長。俗稱之比巴大臣。六男長家子
孫號冷泉家。其裔在播州。而名爲純。嘗任參議。長男爲勝。亦任少
將共侍列星。次男名敦勝。三男迺惺窩也。幼歲入釋顯悟絕人。既
長志嚮聖學。遂歸人倫而爲儒者。雖然終生不啖葷鮮。性極篤實
沉默。勉盡力聖賢書。兼涉諸子百家傳籍。然往歲南北兩朝已來。
兵燹旦暮。編册乃盡烏有。惺窩發憤將入明國來薩摩寓防津。而
竢明舶航便。時聞傍舍有兒每朝讀書。雖文句最貴嘗所不識。故
就其舍而看閱則。大學朱熹章句序文也。惺窩驚曰。僻遠鄙邑有
誰而敎是等書邪。父老皆曰。有國守大父日新君。當時本邦大亂
之餘。兒童僅讀玄惠往來。今川訓戒兩書耳矣。特薩邦兒輩依國
主命讀大學章句。而語孟中庸次之。然所訓點者。釋桂奄。文之等。
是也。惺窩忻然曰。吾懷於天地間。有若是之尊書久矣。雖蹈明土。

朱熹既沒。亦無所望矣。頻請貰島津日新齊所求明國朱學要書
而歸皇京大擴之。然天朝明經道博士固主古註。睨惺窩以爲異
學。以官威押上梓。累年矣。適方松平氏宰天下。賜金惺窩令同志
僧三要梓朱註。書籍四書集註先成。所謂薩僧文之點是也。爾后
亦林道春襲惺窩業。訓點刊行。所謂道春點是也。松幕府令海內
惣書肆云。四書集註。國家萬民切用之書。宜以紙價賣之。他書籍
以補其損利。若請官開書店。先板行四書。賣弘之而后許賣他書。
至是本邦朱學。累致盛大。元是島津氏所主張也。始日新齊歎萬
人遠難通朱學性理之奧義。乃基伊呂波母字作四十八首和歌
而敎之。言簡而意給。是學派。屋久島如竹。所傳木下順庵。室鳩巢
等。因室氏文集有如竹翁傳是謂也。國史載建武間。僧玄惠講朱
學。然一條兼良等所記。玄惠講宋人通鑑耳。非敢性理書云。后戴

應永五年。始周氏易通渡。十年五經新註來。是性理書舶來創初
也。近間所梓京識茅窻萬錄中證惺窩已前。上國無朱學。確論最
極。復不煩論可矣。天文十一年。我種島始獲島銃于蠻客。
種島氏。其祖平行盛。遭孤匿京師。京尹北條時政有殊意子養之。
屬島津家爲種島主。當時鎌倉諸將。舉遣子弟而臣薩藩特時政
不敢遣內子弟。養他兒爲薩臣也。多褹周廻卅六里。夥鄰對馬。屋
久廻周廿五里。伯仲壹岐。種島氏併領二島。準田稼稱有十萬石。
產物。天子世錫官爵。任霜臺。忠左將監。公事胄北條氏。當主時堯。
迺守護貴久妹婿。而義久岳父也。是歲八月。西洋葡奴牙商舶來。
船將鬼倶縕多孟陀等上濱時。每携鳥銃。島士鍛工八板鐵兵衛
者。約以好女年十四與蠻人。而傳得鐵砲二挺與焇硝製造法。既
稱女死。竟不遣之。蠻人怒甚。迺修魔法。累日。約束之婦暴夭。其家

女兒不育七世矣。粤以鐵兵衛所寫鍛鐵砲許多挺。納島津家。因
亦獻之柳營。後太平記載我註進狀。最實錄矣。而后和泉堺津人
楠氏之裔。橘屋又三郎者。不遠千里而來。種島就銃匠得其傳。是
堺浦造銃本祖也。水史漫記島主時堯姓闕。亦作耶教與鳥銃共
入本邦。謬聞已甚。抑耶蘇敎始入九州豐後也。方永祿二年。後鳥
銃初來殆十八年矣。是間。雖種島得銃。斷不允蠻人蹈內地。且屋
久多褹素絕島。往時元冦及屢有來侵。鎌倉先警心。北條時宗命
小宗種島氏。令英僧日蓮法徒。固支士絕島民心。從是屋久多褹
信蓮宗甚偏固。睨視他宗如冦盜。因公議流人。一向宗者來則藩
摸投之。屋久多褹於島內片脣唱一向專念則。島人亂棒至擲殺
之。然況乎。彼海外邪宗邪。水生妄昧故事。每爲謬記甚。抑天文之
季。本朝戰國中。西洋蠻艦來着。我薩之山川港。獻貨幣南鐐數萬

貫目于薩藩。而請望棲宿郡田良浦濱而。借不毛白沙地數町。蓋
此銀直本邦貨幣。凡價精金百萬兩。島津家君臣胥識曰。難當時
得意外之大利。然後患最難測。急斷贈銀。嚴不許蠻客上陸土。益
以警心。固守海岸。大友義鎭傳聞此事。乃不堪雀躍。速招蠻客。而
入豐後府內。迺貸地任所望。加廢家祖能直已來。所崇之精舍數
剎。而舉以爲耶蘇敎場。大受贈銀及珍禽奇獸。而極驕奢擅所欲。
至是九州人。舉知大友滅亡在近間云。方是際島津氏殊信正法。

天文十五年所錫之御綸旨

當寺爲勅願之淨場。宜奉祈皇家之再興之由

天氣所候也仍執達如件

天文十五年三月八日　權辨　花押

福昌寺住持和尚

當時一向門徒。獻御即位料千石千貫。其意在入宗教于薩隅日琉球。而號日本六拾餘州惣宗旨。粤福昌寺亦稱前條綸旨料。賴開山肉兄伊加倉家。累世領甕島向江方東目地拾萬石。天文十五年三千三百石餘。十六年仝數。十七年仝數。已上一萬石獻納于天朝。因一向宗不能入我疆。而更所許淨門跡。肯號。就亦授伊加倉豐前守忠長豐後守忠兼父子于四品。而許昇殿列殿上人。是間朝廷益所重島津家甚。十九年天皇宣廷尉貴久任修理太夫。是時貴久已有四男。伯義久。仲義弘。共前後大樹足利氏賜諱字。叔歳久稱金吾。季家久稱中書。長皆英名鳴海內。永祿七年天皇復宣貴久任陸奥守鎭守府將軍。世子廷尉義久修理太夫。乃據先規。太政大臣近衛植家達之。時諸邦擾亂。四方絶貢。縉紳舉書畫扇紙等。而朝三暮四。后世商店。倘存尊墨看板。是間事也。特

島津氏。每歳以大判兼金百圓（當時大判金一枚直小判十兩。後世大判不純金。故直七兩二分。）爲貢獻。定數。亦上鼎州初穗三千苞。而納藤長者。抑大亂之際。朝廷藤長共據薩藩之獻納。漸以得支用度。古今所擧稱也。別若家督且叙目等行公禮。納官銀。累世有例規。蓋戰國諸侯殊不能納官銀。率僭號官名。島津氏等不敢爾。今尚綸旨官宣堆文庫。嚢昔寒微之枝葉。松平光圀等。準目巳等先祖。僭號官名。若高門大藩島津家。尚想爲僭號。愚陋卑列。乃極。當時貴久能脩國家。尊上敬下。主質素節儉。天資高邁。有聰明英略。嘗立撥亂之際。而潛雨擲風。竟致反正中興之績焉。國人以比漢光宣哉。元龜二年。貴久逝。甫五十八。葬福昌寺。先是憧憚勅願寺。旋主大檀那島津元久之他。一切不能葬福昌寺。然依貴久當今殊遇。拔群竟葬之。自是爲例規。別寘貴久省像于松原山南林寺。至是世子義久立。是際貴久姉

婿肝屬河內守兼續反我大隅有事

肝屬氏出天智帝。帝始得憑藤鎌足之賢佐。而致中興之盛績。故鎌足之薨也。直有變而事臨大節。至是或稱自山階昇天。或號崩于山前。大帝與新帝后妃公主等。俱遁匿日向。或傳鎌足子不比等。爲寘我封土而厚之。抑大伴弘文帝后。迺不比等妹也。先是新帝夢凶。鎌足迺獻巳女。納掖廷。密奏曰。若有緩急則宜遁藤氏封土日向。而安聖躬。故天智帝臨賊兵逼帶寶劔騎褭馬。而至山階賊遮其前。帝轉途谿羽路。是今山陰道也。竟得脫而幸筑紫。太宰府大匭拒之。刈萱關。因亦去赴藤氏邑。節臣亞相官池田麿。武官羽林將有間磨。安濃岡本。櫻井。千田。松山。安樂磨等十八員隨之。航海而上日向國救仁郡調布村。帝早卒出宮。鬭手巾。請之機上。織婦婦省帝相不凡。乃斷機布獻之。帝悅錫名旋布志鄉。蓋是顯

郡產好婦。年十三爲進女。惣司鎌足子養而入禁裏。天智帝愛幸昇妃位。隨侍行在。故顯郡人勤王最力。太帝自旋布志鄉以白鳳二年五月五日入顯郡。所謂秋田之御歌。實所作顯郡苦齋宮。今屬薩摩邦。（考天智帝山陵記秘書。則帝西幸之後。天武帝極叮嚀太帝文帝之后妃。有司艤官船于伊勢國安濃津。而送后妃宮子日向之異籍記然。則壬申之情實與俗史所載大異矣）已后朱鳥元年。瀛眞人王殂。國史云壽六十五。然則長天智帝四歲矣。最可疑。至是築石島津士民大擧將納二皇于大和京。百官累乞和。謝以即太帝皇女于尊位。乃擧築石島津惣州奉二皇湯沐邑。於是西海擧兵止息。爾后以慶雲三年三月八日太帝崩。壽八十一。葬行宮爲山陵。文武帝自寧樂宮遣勅使主大喪。國司親奉祭奠。已后爲恒例。每歲勅使來。以九月祭天命開別天皇。寶龜延曆已后。以七祚既過。更令薩摩國勅願舍。西海金剛峯寺僧正務勅使代參。島津忠久少年。親臨奉祭奠。天智帝

臣裔。池田松山等議曰、雖聞忠久貴胤也、今列武門、而爵五位。官武衛耳。我儕累世襲祖官、臨祭祀、或大納言。或中少將。宜席守護、上。勅使僧正大叱之、即下坐。天朝下勅、曰。池田松山等。以祖先、官位、歷世僭號、依科當逐頴娃郡、迁阿多郡、因池田松山裔。在阿多伊作、間私以九月、祭天智帝。其餘皆在頴娃。蓋往古池田嘗領攝之池田、在頴娃郡也。差其邑、尚唱池田村、松山嘗領知覧邑、安樂嘗領旋布、地千田嘗領頴之千田村。有間暦舊領攝之有間。岡本嘗舊領和之岡本。阿濃嘗舊領勢之阿濃。櫻井嘗舊領攝之櫻井。后世楠氏訣別、處也。已上故家。悉今事島津家。各傳系譜古籍也。亦大伴弘文天皇、親陵在旋布志郷。號山口大明神。今水史云。日本記於天智天武、間多陰語、事蓋有非常之變。天智之崩。事實爲不可得而考。是依不識薩摩有天智、眞記親陵也。帝裔所謂有三家。

曰肝屬、曰北原、曰梅北。皆冑大伴姓。後避淳和帝諱、省大爲伴姓。安和帝憐其宗室。而擧肝屬、爲薩摩大目。稱薩伴大監寰甕島神居敷館。因伴姓蔓延薩隅日。然以隅之肝屬郡、爲本邑世領數萬石邑。雖屬島津家。而列國人自誇尊大。每言曰。肝屬家大伴帝、皇子。而居是邦殆千年也。島津氏鎌倉將種。而居是邦僅四百年矣。故非島津、嫡女則不敢娶也。我衆舍之、兼續適來薩府。而慶守護貴久自伊集院移甕島、城禮畢應請貴久、於肝屬邸因前夕國老伊集院大和守忠朗。齎禮贄而豫參。兼續稱饗試。啖肝屬邑名産白鱗魚羹然醜矣。忠朗尤曰。饗太守、盍以鮮。肝屬家叔。日向大崎、鄉益丸城主。益丸出雲守兼持陳謝曰。肝屬海距廿里。不醜則腐敗。忠朗漫言。須宰鮮鶴、易之。抑東陸三春城主。西隅肝屬、城主共不宰鶴、天下所知也。粤兼持慍曰。願宰孤、爲贄物。蓋島津氏自彝祖忠久。生攝津住吉、祠内。稻生社、已來。敬狐王廟、最恭。故兼持言、之報忠朗。忠朗不耐忿怒。拔刀、斫落肝屬、幕章舞鶴。元日。即席宰鮮鶴、衆擧烹之。兼續嗔泣曰。我幕章帝錫也。今而疵之。怨莫大焉。不辭而去。直通伊東義祐。共協心、勠力。欲義祐得日向、兼續得大隅。因茲以島津忠廣。北鄉忠相。討伊東、以伊加倉忠兼、攻肝屬。蓋伊加倉元、伊集院島津長子統而領東目地十萬石。因惣領勝久準二男。所賜忠兼、諱是勝久、初名也。嚮島津日新齊。以嫡女、婚肝屬時。諭伊加倉限、嫡姫之終身。班四萬石、貸肝屬家。因割甲姤乙姤艮。乙禰寢。高限及鹿屋。九城之廣田等。假預寘肝屬氏。然方兼續抗衡守護家。伊加倉嚴譴肝屬、返預地。兼續更不返。剩殺伊加倉使者鹿屋郷老家久留某。九城郷老家松下某等。至是伊加倉肝屬。水火之劇戰。連鬪七個年。互有勝敗。兼續嘗出舟師、將襲

旋布志。伊加倉迺出大崎菱田、陣城壘之。豈測肝屬出奇兵。自垂水超高限山來。破伊加倉本城百引厩郭。盗乘馬、而遁去。兼續眞書

いくらたやすくやふり候て敵九人討取候五人取候馬
三十一疋取候目出度候こなたの物とり一人越度候手れ
い六七人候へともいたます候

二月廿三日　弘治二年也　　兼續　花押

右情實。肝屬兵即死數十員。亦雖傷者六七十人多半死半生、者。尚書不痛。惟戰國之將。通例、書法也矣。弘治二年秋。大崎。百引。牛寢。恒吉。末吉。松山。旋布志等、惣將。伊加倉豐後守忠兼。促副將市成、城主山田出羽守忠明。（伊加倉之外孫謂無搭山田矣）所乃大舉攻肝屬一亂、張本。益丸兼持兼寛父子。于龍相城。兼持等窮蹙。城將陷。肝屬兼續

擧兵八千。而來救。我應援。飫肥福島領主島津忠親兵。逡巡不前。庄内北鄕援兵。道遠未屆。伊加倉山田。共奮鬪而戰死。因伊加倉家臣三百八拾九人。山田家臣六拾四人。共殉主而死節。肝屬兵。亦數百人死亡。國人悼伊加倉忠兼。崇世賀島大明神。立祠大嵎鄕于横瀨村古戰場。東目舊領士民。歷世祭奠之。粤肝屬乘勢屢覘隅府。永祿四年。貴久弟隅府鎭將右馬頭忠將。性驍武。進擊兼續于福山陵陜。過陷伏。竟戰死。故貴久親出擊兼續。走之。是際國姉號泣諫詑。兼續不聽。粤守三從之道。送書而謝父家。乃恭順事肝屬氏最欽。雖然歎不能而謁于家父。更令工塑父像。朝暮拜之。累盡孝道云。嚮是北原氏世領日向眞幸。伊東義祐婿之。竊鳩之。更立門閥。再醮先女。已號後見。欲押領之。北原擧族携先主兒。憑守護家。而納眞幸。因貴久迺使二男義弘守北原故土。而當伊東

相良方面。至貴久逝。義祐迺乘大喪。欲取眞幸五城。先遣弟祐泰于肥後。而請外援。相良義陽。相良諾之。三年五月。義祐合從肝屬相良。乃大擧而侵眞幸。守將義弘以寡兵大進擊。一朝獲伊東加賀守祐泰已下。驍將精騎首五百餘級。自是義祐氣奪勢衰。亦先是肝屬兼續既死。然深秘喪。義祐察之。欲迎後室島津嫡女。而質之。肝屬闔門不肯。以天正初年。歸順守護家。素以外孫列我門族。國姉守貞節。竟不歸家。築精舍于肝屬城邑。乃寘肝屬氏世牌。與父像。而祭弔之。終逝此土。國人擧稱之。三年天朝遣太政大臣近衛前久于舊封薩摩。而勅島津家。以輔佐王室。嘉靖本邦。伊東義祐殊惶所取侵地。遽修山西八城。而扞守。我將北鄕時久等擊之。乃斬惣將八代長門守。直陷八城。遂殲兵于山東。是際伊東氏諸將。頻諫義祐曰。應急詣薩府謁勅使。而恭述諸侯職。不然則朝廷下宣。而所討伊東家必矣。願主公深察之。義祐不可。竟及大敗云。

此間勅使前久居勅願福昌寺客殿。乃奉勅書額銘。

表　**勅　福昌大禪寺**　額高九尺五寸

天正四年三月八日

裏　**勅使近衛大臣藤氏長者前久書**

島津家饗勅使。興行三武禮。所謂犬追騎射也。武者踊也。大關狩也。抑東鑑所載島津家所記。承久四年二月六日。有鎌倉柳營犬追騎射之大禮。嚮是雖賴經三歲蹈大樹楊。幼少不能覽鎌倉犬追騎射之武禮。是歲已七歲。初出南庭而見武家故律。最以重事矣。賴經後見島津廷尉忠久侍坐。

奉行
撿矢　三浦左兵衛尉義村　年老
喚次　島津左兵衛尉忠義　年若
次第甲乙先官順序

島津三浦兩家。鎌倉犬追騎射師範家也。后三浦家亡。因島津一家專爲師範家。故於藩内勅使等來則必講之。又武者踊麑島士族悉被甲冑而行之。有舞蹈踊躍顯秦王破陣曲。又關狩所傳賴朝不二埜大狩也。四年七月前久歸京。八月伊東追討宣旨下。義久常怒伊東以撮爾邑數搆兵守護家。至是親將討義祐。以兵庫頭義弘爲先鋒。以左衛門督歲久中務太輔家久。將左右軍。從弟右馬頭征久。圖書頭忠長。將後軍。兵威大振。伊東兵一日殆捐十城。而遁走。粤義祐於山西僅有野嚳。一城使其將福永丹波。野村備中守之。嚮方義祐大擧。丹波累諫曰。家祖祐安君。嘗有遠圖納女島津氏。因其蔭而起業。夫得恩而反之。殆庶幾獸行乎。且孰若安保山東二十萬石地與敗亡。以愚臣所慮。敏不若納降守護家。蓋以君公之賢明。遄速判之。島津君兄弟。皆逸群名將。譬雖不至

得天下、併九州二嶋、由反手也。願主公勉强、而爲先鋒。臣等鞠躬。別乞豐後一國、於島津家而奉焉。然則君公併本領、凡六十萬石。可謂伊東家致盛大矣。肝屬相良挾土局小。何可憑之爲。義祐愎曰。我家未聞有福永聖人。何言之倨。腐儒癡言可笑之最也。蚤卒起兵、而大敗。義祐頗耻恨。尙讓福永野村。爾等不努力。故蹉躓耳。竟絕其謁。實禦面諫也。事等袁紹於田豐。五年義祐累讒、以爾等不進取、有反情。二人不堪積寃。決意送款薩軍。屯營二將親上牙城樓。而大呼外城曰。伊東悖逆。福永野村歸順守護家。從順者右衵。躊躇者即加刄。義祐使者及監軍伊東勘解由等。驚怖遁走。薩軍乘勢直前、取神屋關。亦書神宮。古景行天皇西征行宮蹟也。我軍直下義祐本巢里原城、縱火刼之。伊東兵忽瓦解。義祐恚、欲城守。一無隨者。乃窮蹙將走豐後。卒爾賴財部城主落合某。財部素

訓寶部。今詭高鍋地是矣。落合斬使、獻首薩營。而請安本領。義祐惶怖。更易路、而走肥後。至是日向定。伊東氏祖大和六郎祐慶。建武亂后。黨足利直冬。與畠山直顯共來日向。矯敎命竊邑土。次婿我祖陸奥守久豐。而自憑其力。悉滅土豪平田。岡留。三宅。里原等。十二姓。而併之。反據日向山東殆二百年。於是壞巢窟、掃根據。因義久令弟中書家久。守里原城、鎭豐後彊上

校外史氏曰。大田持資嘗云。東鑑素浩翰大部。世人最厭其煩。因欲省煩文、而過喪事實、亦不鮮。唯全圖之原本。在鎌倉管領上杉氏庫。然亦兵亂之際竟散失。今無知其所在者。嗟嘆慷慨之說見太田筆記。抑道灌之時。既若是而已。然矧后世邪。雖然慶長中東鑑存者尙多冊。事蹟率鮮闕漏。因記島津忠久初終、亦至詳明云。然東松幕府嫌島津高家大藩。系緒連綿。乃拔出新田足利、上竊删島津氏之所起。而板行之。今也東鑑脫漏本云。嘉祿三年丁亥六月十八乙丑日。辰剋。島津左延尉逝。日來有却氣疾。亦加赤痢病。凡雖鎌倉高門大家。多記死辰病狀。未若忠久有著明者矣。然則忠久生日亦應有詳記。然蒙乎更無有。是乃删冊之證蹟也。若今本東鑑、唯有一個惟宗忠久者。突然俄出七歲幼兒。頓爲所封三州百萬石地。而竟不記何人子。於事理所不通。大可謂闕典也。

蓋夫賴朝之實。富嫌疑吝封土。於行家範賴義經可看耳。何也於忠久些不吝大封。抑所其見以賴家爲第一。以忠久爲第二。古今七百年天下所現見也。且夫天朝册忠久、爲賀茂皇廟大齋主。因玆惟之、雖朝廷暗昧。雖賴朝盗愚。雖諸將悉駑下焉。以凡庸兒準之親王家寳之諸侯上邪。抑島津家世置天文博士。而作薩陽曆。幾似不列人臣者。是皆本邦古今所摠知已。然特參河布衣裔松平光圀。漫作私史、而駁島津祖事。惟光圀完不識史編之躰格也矣。蓋於述正史、宜表赫赫大藩島津家譜、而述之本文。亦若吉見氏譜有異說。記之註文而具讀者之參考耳。奈何捐舊來明明故藩島津正譜、而爲表寒微零落姓名不審者所藏吉見僞譜。現其奥書記延寳七年正月念八日。彰考館識。然則非鎌倉時世之原書、而常人之僞造顯然矣。固唱彰考館者。水藩私史作者舍之名

號耳。現譜中文句最卑劣有二番目錄句。拗叉字。是慶長已后俚諺俗語。而斷非七百年之古文躰也。且夫吉見氏丹後局外孫。而就父就母忠久從弟也。奈何吉見指祖母與從兄。而貽密通醜字于我系圖邪。抑惟宗王廣言及丹後局等。少壯事二條帝朝也。島津忠久未生二十年已前矣。然以忠久爲密通子。甚無謂也。嘗聞支那荒誕之書。載老子寄胎于玄妙淑女八十年。白髮而生產。未聞島津忠久寄胎于丹後內侍二十年矣。於人理所敢無之。光圀耄說迷惑甚。現吉見嫡孫在薩摩國久志鄉。世務鄉老職。稱吉見源太郎。源太兵衛等家名。此家系圖至正。而無敢有異說。且熟視其譜。若所謂孫太郎義世。乃是庶孫也。吉見義世子孫爲伊加倉伎貞普代家臣而今在大隅國恒吉鄉稱能見御助者是也往年勤伊加倉家老依預恒吉城然爾已如嫡統世稱源太郎。水生不識是等確譜。而妄記可哂矣。彼水史所記。著惟宗廣言婿忠久。而讓惟宗

姓。亦云忠久廣言密通子也。惟一書兩說已。現忠久廣言外孫。而比企女婿也。西山寡聞。絕不識比企系武尊。惟宗出漢靈之古譜恐作。比企能員傳。著先祖不詳。亦記能員他人子也。殊不識能員父。掃部允宗員蚤逝。叔遠宗暫襲家統。立兄兒能員。而爲儲子也。水生挾陋大可笑也。抑亦俗史所載於戰國之際。漫書妄作云。薩摩貴久與日向義祐交兵積年。義祐丞克。悉平隅地。竟割薩半。鳴呼無稽之已甚。何至此。乃是東樹家光爲貶島津。威武竊所囑託水生耳。何也不證記以某年定大隅。以某年割薩摩。唯猥爲作義祐丞克等誕字漫句。抑觀應中尊氏直冬等。血屬逆亂之間。伊東初來日向。而僅領都於郡一區耳。乃島津附庸親戚重緣者也。至義祐大逞姦謀。賺島津總領勝久。而勸慫養子長君貴久。而立親兒幼君。義祐迺號後見。而謀擅鼎州攝政。勝久迷愛兒。竟聽之。適

强宗實久起亂覘薩鼎。於是勝久托兒義祐。而躬據母家大友。尙竊囑伊東。累偷日向諸城邑。且幸我三男系統。島津忠親老病。令義祐攻奪忠親世領飫肥城。雖然貴久二男義弘。固守眞幸五城。而壓伊東。北鄉時久亦守庄內十城。而押義祐。亦土持親成自往古保耳河以北大地。常不屑伊東。時時擊義祐。若是伊東三面受敵。日向大半屬守護家。然矧大隅邪。蓋雖肝屬之熾唱八萬石邑主。境內禰寢氏領兩禰寢。伊地知氏領垂水。共是兼纘之與。而非臣屬。亦一旦雖肝屬通欵伊東。而連和固是非伊東之領土。然譬之則當時毛利元就。累憑我貴久。乃稱島津家定中國十州。而可也乎。亦朝倉淺井。頻賴我義久。唱島津氏領近江越前。而可也乎。足利家自尊氏至義昭。累世憑島津號義父。然則稱島津取天下而可也乎。抑伊東墨痣之小家。恣吐大言唱虛誕。大可笑之最也。

現大隅之境距義祐巢里原凡廿里。然而路頭連城星列。非義祐力所及。俗史不測情實不察地理。漫著妄述極其最。抑島津之强無論鎌倉之時。雖足利十四世二百卅八年間。柳營世貴島津家。任陸奧守鎭守府將軍。而敬之。書翰之殿字最欽。許返翰爲裏書。因亦出兵佑尊氏義詮義滿。不遑枚擧。姑述應永已后。事先討大內義弘時。出大兵。島津與赤松矣。爾后嘉吉出兵討赤松。應仁出兵衞義政。永正出兵佑義植。天正尽力保義昭。故元龜天正共贈寶刀。懇賴請兵力。而再與柳營親書今尙存。且於天朝天文十四年勅使日野資政。天正三年勅使近衛前久。共所命嘉靖海內騷亂。且天正九年冊島津義久準纘纓家。以等大內義隆例。然則島津氏富國强兵有餘力可知耳。何之有所苦。而割薩摩與伊東也。薩之境去義祐巢兵行五日路强。途富大山巨河。且有日隅十八

城。而護驛道。苟非在義祐登天則。不能見薩境也。然恐記劃薩半。何曠昧於事理。板本俗史麁粗悖漫。解頤有餘。蓋夫水西山靑延于等。終生唯詣武江時。北路傳下野。南道經下總。双瞳僅見常野武總之天地已實耐可憐。是乃顫井蛙歟。亦若嚴松茵迺是縉紳之糟糠。雖薄識音律。終生僅管見山城一邦之境界而已矣。可憐乃是顫轍魚歟。殊不現見於五畿七道山河國境嶮夷邑里之實地。而只管坐著北南千里。古今二千餘載之履歷。抑有大謬固無論。彼輩作述長史時。所憑日本繪圖唯一枚。最耐可悲。若夫以地圖紙面案之則。我薩隅日僅有數寸數分耳矣。更無存嶽淵凸凹萬象眞形。宜哉爲天下后世所嗤其短史。亦彼等之私史。失禮最極。記薩摩貫久日向義祐。以爲無官無姓氏人。現島津伊東共是天朝之諸侯。須記位官稱氏著姓。殊貫久官準近衞家世子。天文

中錫亞相官服。永祿中現任陸奥守鎭守府將軍。迺勞孫田村麿等官爵。乃準親王家。而造薩陽曆。惟所例帥親王作宰府曆已。未聞彼光圀之鼻祖百姓太郎平實天文傅士。而作參陽曆矣。亦雖伊東任五位朝散太夫。稱伊東散位義祐。有位官人爾。俗史書法非禮已甚。爾新井君美嘗云。伊東之事實。至詳島津之故籍。是白石一生之公論也矣。噫水生最挾陋。不能識已之松平血統眞譜。亦不識淸和源氏系圖正譜及島津眞系圖。不識比企惟宗家譜。不識土持肝屬譜。不識種島宗氏譜。不識鎭西鞠池譜。不能識王士島。大神。宇佐。守屋。梅北。草野。石田。大谷。河西等家譜。亦不能識神武。天智。弘文。安德。南北朝。及廣嗣。爲朝。時宗。石屋。義鎭。隆信。秀吉。秀賴等眞蹟。而妄著作西邦事狀。故爲其書也。百百千千率皆謬愆爾已。因今辨判其一二。直述其確證焉。脫然拂攘從來凡俗之猥妄。而普所資覽者之參考也矣

甑島外史卷之一終

鹿島外史卷之二序

校外史氏曰。俗史大懲云。大友能直自管轄九州。二十世。至義鎭威益振。是所信義鎭乞援秀吉之巧言耳。諸書記大友所封二豐間。能直始入九州也。閑然居豐前石垣邑。僅領其遐傍耳。非若島津忠久之來。東國諸侯護之。西國諸侯出迎中國矣。是故源氏世臣。亡無閒大友者。如島津封域摠源氏普代舊臣充塞耳。現忠久守豐後。忠久嫡孫久經。及庶孫忠景。共守豐後。二世忠時。庶裔伊加倉忠員。守豐後。五世貞久弟忠氏。亦守豐後。是際大友七世氏泰者。始入豐後。柳營下教書于大友而勿犯島津封疆。執事高階師直眞翰存今。且俗間所唱九州探題管領之名目。弘安四年島津久經討夷元寇。而爲鎭西警固使。七年久經老病革。因親白其狀。學鎌倉會議。遣北條爲時而代之。惟北條氏西海鎭居之權與

也。然水史妄記以北條實時探題之創初最可哂。金澤家越後守實時。高名儒者而能書人。爲鎌倉評定衆席頭。建治二年十月廿三日卒。甫五十三。惟乃弘安元寇以前耳。蓋亦遠居西面則。豈可得任鎌倉評定衆乎。水生著書不考糾年歷眞蹟。妄記已甚。現島津北條交替而務警固使。事實履歷。詳載前卷。（近世松幕府之戍長崎港也。專規北條島津交替而戍博多港。乃令筑前肥前兩藩而隔年交代戍之）鎌倉將軍教書。及後醍醐帝勅翰等。確證可併稽矣。是間現大友從事北條島津兩鎭營耳。抑鞠池之職。東南和島津。西北戰少貳大友。貳友大敗。每爲所拔本城而赤族逃亡無閑歲。如載太平記等傳記諸本。何其大友爲管領之有。足利季世。鞠池陸奧守隆連子。次郎隆治。有賢質將器。然不幸短命而沒。因大友左馬頭義鑑弟襲之。稱鞠池肥後守義武。自是巳后。初大友爲雄鞠池爲雌。至是義武姪義鎭。迺若見瀧望蜀竊覬

肥後。義武怒。故大內大友之戰。豐筑兩前也。義武迺屬大內。爾后至大內義隆所害。大友義鎭弟義長。繼大內家。學鞠池氏勢始孤。義武竟爲家姪義鎭所攻。而死鞠池郡木原庄。大友自此勢始熾。矣。是間前後義鑑義鎭。累賂衰季之柳營。且出故將軍義澄贈官之用度。天文巳后。始得稱六州管領。然非與三州固所拘預。且雖六州輸貢於大友。豐後一國而凡。其他。若肥後筑後。尙世家豪族割據。納貢大友地。最僅僅爾矣。亦如三前大內氏固管之。所行鎭西探題事。毛利元就復履其蹟。而與大友頻爭三前。凡無有寧歲。是際大友氏內亂起。方義鑑爲家臣所刺而死。子義鎭亦兵弱。爲毛利將石見人。福屋越中守隆久所擒。然不斬而縱之。晩年亦義鎭。爲島津兵所逐而走死。所義鎭威益振何在。俗史暗昧耐解頤。毛利元就代大內也。賴我貲久義久數矣。適島津氏使者。至安藝

則。元就身著柳營所賜錦袍而接見之。同食卓共喰之。最極懇意。因中州記卒著耳河之戰。島津家爲毛利氏。破宗麟軍。似有據者。焉。抑三前中。筑之寶滿岩屋。立鼻數城。僅屬大友。其他悉連衡雖大友稱六州管領而名聲張大然。有名無實。永祿末年尼子勝久起兵。而復雲州。故元就兵一旦去豐筑。而鎭管內變。於是自元龜元年至天正五年。中間僅八年。三前諸豪隨大友令。然無有入租。者。唯隨義鎭催促而出兵耳矣。六年義鎭日向大敗后。六州忽土崩錯亂。天下摠所知。然俗史家云。能直巳來管轄九州。證蹟何在。加之謬說大友二十世而至義鎭。噫可笑。能直。親秀。賴泰。親時。貞親。貞宗。氏泰。氏時。親世。氏統。親重。政親。義長。義鑑。義鎭。巳上大友十五世矣。俗史唯不糾正傳實錄。而勉主誤說。只管堆謬記耳。噫夫不能識大友世系而述其來歷。苟大本旣失。彼管轄探題。何之

可信之有。夫以世系以年歴、且以島津。大内。鞠池。少貳。四家正記訂之、則。大友之九封。以何國宛之乎。率水史等之穿鑿。噫淺哉。惟陋。耐可憾焉。今余爲童稚幼兒、摘其確證、薄覗其實蹟云

大友四郎太夫經家系圖

- 鎌足　正二位内大臣　藤原祖
  - 不比等　従二位右大臣　諡淡海公
    - 魚名　従一位　川邊左太臣
      - 鷹取　正四位下左京太夫
        - 藤成　従四位下伊勢守　太宰大貳
          - 豐澤　従四位上備後守
            - 村雄　従四位下河内守　下野大椽

此系譜所不與大系圖等諸書、最多今姑出大友記所載爾

- 秀郷　従四位下武藏守　武藏下野兩國司　鎮守府將軍
  - 公光　従五位下相摸守
    - 公俊　五位相摸守　左衞門大尉
      - 經範　佐伯波多野兵庫介従五位下　源頼義前九年之役於鳥海討死
        - 經秀　民部丞従五位下　前九年之役有勲功
          - 秀遠　刑部丞従五位下
          - 遠義　佐藤筑後守
          - 女子
        - 公經　相摸次郎
        - 俊兼　相摸三郎
      - 禪能　中納言堅書
      - 氏能　宇都宮大宮司
      - 親直　相摸四郎
      - 泰廣　左近藏人
      - 時景　相摸六郎兵衞尉
      - 有直　相摸七郎

- 義通　波多野次郎　五位太夫
  - 義直
  - 實秀
- 秀高　川村山城守　大友四郎太夫
- 經家　能直外祖父
  - 女子　刀禰局　能直母
    - 能直　大友左近將監
- 義景　五郎太夫
  - 信景　佐藤太夫
    - 女子
    - 光景
  - 盛通　岩間三郎
    - 盛景　五郎
  - 義忠　左近丞
    - 時忠　三郎　甲斐國住
- 實經　蒲六郎
- 家通　沼田七郎
- 實親　八郎

○齊院次官親能家譜

- 道長　自鎌足公十二代號御堂關白
  - 頼通　宇治關白内太臣
  - 長家　正二位大納言　號御子左家、後稱二條
    - 忠家　正二位權大納言　大二條又號小野宮
      - 俊忠　従二位權中納言　大宰帥號二條
        - 俊成　正三位中納言　皇后宮太夫能和歌　世人號五條三位
          - 定長　従五位下中務少輔
          - 定家　正二位中納言號京極黄門　民部卿號父能和歌
        - 光家　少納言　大炊御門
          - 光能　従五位下　左衞門尉
            - 親能　従五位下掃部頭　齊院次官　鎌倉出頭人

初代 ○能直　左兵衛少尉左近將監　従五位上初。被。封。豊前國石垣邑。

二世 ○親秀　従五位下大炊介　豊前守

三世 ○頼泰　従五位下豊前守

四世 ○親時　従五位下左近藏人　因幡守

重秀　戸次氏祖

五世 ○貞親　従五位下　左近將監　出羽守

八世 ○氏時　従五位下　刑部太夫

氏行

九世 ○親世　従五位下式部太夫　修理太夫

持直　中務少輔

十世 ○氏統　孫三郎従四位下　或云氏行子　左衛門佐

六世 ○貞宗　従五位下近江守　號大友具簡齋

女子　島津上總大介貞久室

七世 ○氏泰　式部丞貞宗跡相續　號東大友　初自豊前移于豊後

親隆　従五位下　左衛門尉

政親　左近丞

貞載　大友千世松丸　左近將監　建武年中於京都討死　號西大友　居城筑前國糟屋郡于立花山

宗匡　立花左近將監

親直　貞載跡相續　初三河守

親政

宗勝　此家跡戸次丹後守鑑連相續　詳載九州諸將軍記

鑑光

鑑載　但馬守　背大友家自害立花城

親善

親厚　従五位下式部太夫

十一世 ○親重　従五位下豊後守

親治　従五位下備前守

十二世 ○政親　従五位下豊前守

親勝　左近將監　七郎

女子　島津陸奥守忠昌室

義右　修理太夫義長同人　宗統家督

孝親　大膳太夫

親綱　花市丸左京太夫　従五位上侍従

親高　出羽守

親繁　左馬允豊後守

十三世 ○義長　従五位上修理太夫　義右同人　永正五年八月十一日卒

十四世 ○義鑑　従五位上修理太夫左馬頭　爲家臣所弑

義武　初大友左兵衛尉後菊池肥後守　爲甥義鎮所攻死肥後國木原庄

十五世 ○義鎮　従四位下修理太夫　左衛門督　號宗麟　稱六個國管領

義統　左衛門督従四位上宰相　豊後守

義長　初大友八郎後大内右京太夫　大内義隆家跡相續　爲毛利所攻竟自殺

母島津陸奥守勝久女　慶長十年死常陸配所

義親　左衛門佐従四位下侍従　慶長十七年死武藏配所

義延　大友總四郎

親家

義信　長三郎

義則　左京亮

親盛

薩傳曰。大友家。天正兵亂之際。失正統之系圖。已後取庶門之系譜。而補修之。故自貞宗至義長之間。系線所悞最多云

政照　右京亮
義孝　大友內藏介從五位下左近將監、爲幕府表高家衆、賜祿千石、

○龍造寺家系圖

自鎌足至村雄、完同大友家譜、

∴秀鄉　從四位下武藏守　鎮守府將軍
公光　從五位下　相摸守
公淸　從五位下　無官太夫

淸兼　從五位下　左衞門佐
行淸　從五位下　右兵衞尉
爲淸　從五位下　無官太夫

秀淸　從五位下肥前椽　左衞門尉
季淸　從五位下　肥前少椽
季善　從五位下　肥前少椽

秀家　從五位下　左衞門尉　初稱龍造寺氏、
秀益　從五位下　左衞門太夫
家益　從五位下　肥前少椽

家季　從五位下　肥前少椽
家親　從五位下　少椽即肥前介也
家政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平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定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治　從五位下　肥前介

家氏　從四位下　隱岐守
康家　從五位下　右衞門太夫初名忠俠　襲父受領、任隱岐守、

胤家　龍造寺豐前守　早世

家和　右衞門太夫　隱岐守
澄覺法師
家兼　山城守　法名剛忠淨金
富春禪師

胤和　刑部太輔
胤久　大和守
胤尚　文臺中卒
盛家

胤榮　豐前守領六千町、
家乾　越前守
鎭家　備後守

家純　從五位下豐前守　筑前守　以父山城守本領五千町、分三子、
純家
周家　從五位下大和守
賴純

隆信　初入釋門、號少納言君、後襲嫡統、

信周　從五位下安房守
信房　從五位下豐前守
長信　和泉守　兵庫頭

隆信　從五位上山城守　稱肥前肥後筑後筑前豐前已上五州太守、

政家　從五位下民部太輔
龍造寺又三郞
家種　江上下總守大力量、入神崎郡主江上石見守養子
家晴　諫早豐前守　子孫世領諫早、爲鍋島氏一門、
家信　於朝鮮有戰功　五島肥前、四郞

龍造寺子孫　客于奥州會津藩

龍造寺政家卒後。稱鍋島直茂預遺領而爲假主。是依豐臣秀吉所命也。故至松平氏任大樹總天下機務。肥前藩忠臣二名携政家子孫。而出幕府。愬廢鍋島而立龍造寺。公義處分不相決。姑客之會津藩。至今龍造寺子孫。來佐嘉邸。則鍋島氏開表門而迎入之云

鹿島外史卷之二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六年義祐既遁肥後。匿阿蘇邑。竊謀興復。阿蘇惟前怖我討伐而逐之。義祐走投大友義鎭。頻納媚。其寵臣田原親堅。而得野津院萬石邑。國人擧厭之。義祐累勸義鎭。以借六州大兵而復舊土。乘勢入隅薩。乃夷三州。使大友氏總管九州。而悉領之。義鎭喜而聽之。老臣宿將皆諫曰。夫日向之事。固島津直。伊東曲。不論而明矣。何之有大友家右伊東道理乎。島津氏守三州。數百年。世用武聞海内。其將佐擧血統宗族。而士民心服。國躰牢固矣。輕不可動兵以犯之。主公斷勿聽伊東餌說。抑大友家所傳往昔源右將爲天下兵馬都元帥時。分九州。托島津大友少貳氏。而掌武事。然至君公。時管領前後六州。加二島。而餘威及四國中州。勢既過其分。夫物盈則虧。自然之理也。然尙以爲慊。將發兵以併與三州。其事極不可矣。現所謂源氏世臣。波多野氏刀徹局所生。爲大友氏。亦比企孫女丹後內侍所誕。爲島津氏由來血屬。一門不可疏焉。固矣然姻先祖親時君。婿島津上總介貞久主。已后豐前守政親君。婿島津陸奥守忠昌主。加之君公一之臺。島津陸奥守勝久主。姫君當義久主。叔母。重緣親戚。世間所總知也。伊東夫何之有親。鎌倉已來四百霜。友島未敢私事講鋒鏑。可謂善隣盡美也。臣等累懼頃歲九州童謠曰。雖茗茄盛將食轡馬。茗茄我紋章。十輪島津章。馬有四足。謂義久義弘歲久家久四足。將帥之器也矣。謳歌比與不可不愼也。今擧大兵入日向。則彼主我客。彼以心服民據嶮固守。則我軍殊無尺寸功。而兵氣屈力窮。至其時徒班軍。損威名於四方。若不得已而進戰。彼以土着兵隨地理樂戰。我軍更不能克。

而相持數年。費國力煩生民。致芻糧於百里外。日以相鬪叢野山谷間。我六州舉丁壯者。糜爛於外。老弱者疲勞於內。上下交不聊生。則禍必起蕭墻中。而殆有災眚不可表言者。明公祝算及知命歲。盍察其理。伏冀勿聽亡客言。而後更爲悔之大者。焉義鎭不可。以爲過慮老怯。竟傾管內。而大舉以伊東義祐爲先鋒。轄令前後毎州出萬兵。兵凡六萬。是時義鎭既薙髮號宗麟。留世子豐後守義統而守府內城。亦令立花鑑連守筑前。而備毛利氏。別遣高橋鎭種等。而屯肥後。令相良義陽舉張僞勢。三月。義鎭親督惣軍。將入日向。諸將復諫曰。不得已舉兵。則臣等願分東西爲雌雄軍。分筑後兩肥兵。而直向薩摩出水口。君公督二豐筑前軍。以入日向。義久東防日向。我雌軍頻攻薩摩。義久西禦薩摩。我雄軍切攻日向。若是則奥三州殆疲奔走。輒乘釁漸入。則庶幾萬一之有得。佛倖歟。唯伊東之甘舌惟是而徒大舉。港軍於一方。左右無作略。而不可向勁敵島津矣。義鎭以諮親堅。先是義祐累賺親堅。約拔舊土之半拾萬石租稅。而厚賚賂之。故親堅絶欲取日向。最急矣。因頻勸義鎭曰。以我六州勁師。推奥三州弱敵。猶以邑推卵也。唯擲大軍向日向一方。而遄以衆推寡耳。捷已掌握何可厭之有。義鎭喜甚。迺率惣軍。入日向。而攻土持氏。陷吾田城。略耳河以北地。吾田乃延陵矣。甕島之艮方在五十里。距豐後。唯有一梓嶺爾矣

土持氏皇孫而凡本邦稱日下部姓。號海江田。八木。法元。吉井。美代。岡留。里原等氏者。悉是裔也。家傳云。反正帝妃。苦產而死。因殯之淺土。然土中似有啼聲。因發之則見雖母沒男兒生。帝悅育之。錫土元氏。而鎭日向。本邦産婦雖既死。尙徹二晝夜。驗之而後埋塵。是反正天皇所勅也。爾后齊明天智朝。西方多事。土元大臣般

若膺。帥日向舟師。累戰唐兵于韓地。般若乃竺語。如鬼神猛將義也。唐書載龍朔中。與倭兵戰韓地于白江口。是也矣。還時漂流東大洋。而觸磁礁。本邦軍船悉釘脫。而沉沒。特般若所部。海鮑千萬重附船腹。磁氣不能徹全師。歸日向。故后世日下部姓人。現以鮑貝爲氏神。斷無食之。亦般若嘗漂流中。着琉球國。得王姬與麥苞。而歸。來此姬所產男兒。襲外祖琉王位。爾后五百年。血統連綿相續。我後白河帝御宇。鎭西爲朝娶琉球宗女。所生琉球冠者。即王位而稱舜天王。然三世而復。爲般若裔。久米島人賢兒。婿養子。因琉球王。世用般若紋章三巴爾。土元氏從來訛土持。或傳。其祖直亥大臣。爲宇佐宮造營使。爲勸工人。親納土狩衣而運之。因稱土持家。是說似附會謬傳。抑島津氏之初封。日向全圓。土持摠掌之。舊簿田籍今尙存。建武亂后。雖伊東來竊日向山東。不敢能超土持氏固領土。跨豐後。故兩從于島友。常致禮聘於二門。最欽。大友義鎭有愛鷹。嘗自狩塲翦飛。而空去。後獲之日向縣邑。土持依日向惣領島津家乃献之。義鎭怒。以爲輕已。島津氏遣使返鷹。爲土持謝之。義鎭益夸威。以爲島津土持並惶已。乃遣使曰。採題令。薩摩外商一切禁止之。宜蠻舶及明商琉貢。悉輸之大友城下。豐後府內港。島津舉族大笑曰。我薩之外商。從前連續四千餘年。始牝犧神農剡木爲市。蓋禹貢之草服我琉球之蕉布也。虞舜亦我馮夏人。近閒平田篤胤著書。差虞舜記本邦人。蓋因閒日向之古傳也矣孟子作負夏。周漢音聲同馮夏。后世景行帝勅以日向。字乃訓馮夏。現蓬萊山。日向宮崎都山名。而長寬年中。鎭西爲朝所築城也。往古夏康周伯。共來薩之玓瑪港。少康爲寒促所迫。一時逃君子國。乃大舉扶桑大弓兵。而復夏之正祚。就遣庶子於本邦。后世雖史記脫其事。然魏志粗記其號天孫之奇說。李唐之姬詩。抑基于此。漢魏晉南北隋唐宋明歷世。支那舶。每

我天明年間劇出委奴國王金印於筑前。土中幕府納之日光寶藏云

歲獻納賽錢三百六十貫。于薩摩乃瑪嶽高屋神社。蓋單干爺。上古太上皇之字義。劉漢諱國號。一時唱單于。（猶蜀漢出師表懾國賓。而差馬稷作馬玉上也）羅漢單干共。世界通稱尊號。義也。高屋之皇孫。四男我朝旭尊。起自息愼支那。渡蓋息愼出周書成王記。吁夫賄息愼一篇。不泯而存於書經。則本邦古傳莫詳焉。最可惜。今云筑紫息愼之訛也。伯夷叔齊迺胡筑君二子。（神秘周秦伯新來尊。其子胡筑君。其子伯夷及仲夷叔齊。而周武發之宗室也。故伯夷等所叱武王也）（本邦古史天書詳記之。此古籍壬申亂後藏于西海道）義不食周粟。還筑紫首陽山。現筑前陶邑。首陽周音也。太公望亦素東海上扶桑人。而其裔齊小白擊胡筑。春行冬還。蓋侵遠邦筑紫也。（史記小白廿三年山戎超粹伐燕。齊救燕而伐山戎至胡筑而還。乃是也）歸路經三韓過大雪。迺翳老馬。而自遼東還齊土也。秦皇求藥時所贈之聖語。鄕黨篇作短左右袂。秦火后脫左字。張良索東海我朝而得力士遣百廿斤槌者。蓋漢量我十二斤槌也。槌形似鉞而竪柄。后

世存者多石槌。（近世栗原信充所圖小冊能寫神世古槌之異形）惟肅愼抛石殺獸之巧者耳。漢武和倭君奈呂。是曆也。漢光封筑紫委奴酋長。對馬國名甚魏志。惟絕間國義。而壹岐國愆字。一大國。差松浦郡作末盧國。已上我薩摩。傳古事如是。祥審矣。爾后外商應神聽武婁。天智錫鎌足因藤氏之豪富。若皇庫絹帛不給。即取之藤長者。倉是依保島津港。納外商也。鎌足商基通。迺以島津禪忠久。加之文治鎌倉許忠久。嘉吉足利賜忠國。於我外商名正事順也。大友之外商始永祿二年。然不聞有公許。唯內邪宗貪其利耳。宗麟四夫鬼利支丹更何旨。直牽使者。而至境上。斬首賜落尸于山谷。是薩藩長送之規則也。義鎭憤怒。頻欲擧兵。而無名。且群臣諫爭。故不果。至伊東走請兵大幸之。親督大軍。先攻土持。大友家老日向方面鎭將佐伯紀伊守惟教。切諫曰。土持不敢反我。攻之則九州牧伯悉離心於

大友家。義鎭不可。以大軍屠其城。擒老父霜臺親成。嫡子相模守鎭綱不屈而死。牙城以犬耶親信。急托島津家。至是義鎭作土持亡狀。於散樂之謠曲。而舞之。佐伯惟教。若魏徵不見秦王破陣曲。俯伏歎息曰。噫吾見近間大友滅亡。而爲島津所舞必矣。竟决死。惟教天朝之宗室。而神武之兄家。尾形之嫡統。自大神移佐伯。因爲氏。常諫義鎭。若伍胥於夫差。依諫不聽。一旦去祖邦。寓伊豫。義鎭愛其良將。招歸復佐伯城主。當島津方面者也。九月義鎭營出港。前軍屯岡留。頻促伊東遺民。皆怖義鎭威勢。鄕邑擧應之。大友前後益兵。超八萬。乃渡耳河。薄高城。守將山田有信。勵兵拒之。我藩屏將中書家久已下。各帥師入高城而固守之。別川上忠智守高鍋而繼之。至是大友大軍攻高城甚劇。頻連發大礮。崩樓櫓壞倉稟。然我兵不屑扞戰月餘。敵兵數萬。日束薪塡巨谷。竟爲平地。

敵乘風縱火。萬薪滿山谷。而延燒忽焚夷外郭。我兵却保牙城。告急薩府。大友諸將。遺美酒佳菓曰。貴將等艮久在壁內。頗察其勞。寸志贈以樽餹。薄冀所散欝。抑兢尸郊原。是武門之庸。如私情更無有所惡。是日薄暮釣城河。獲大鱸數喉。巨口細鱗頭。松江產。翌日家久齎醇酒鱸膾。遣兩使爲昨報。豐將捲幕受之。大催宴饗使者。且鳴笛擊鼓而調之。我使妹尾仁之助。脫外套則衣紕胴服。乃披金扇。迺起舞亂猩曲。此曲也雖樂師尙所難。妹尾曲調蹈節。一不愆。壁上城外觀者數萬。大揚聲褒之。畢使者僅入城門。則矢丸交接。攻戰益劇。十月義久令右族薩摩權守出水義虎守出水。而豫備肥後海路。亦令新納武藏守忠元守大口關。而嚴重肥後陸路。戍兵親督薩隅精銳萬三千。而將出日向。次大隅府。禱捷太上八幡宮。是古仲哀帝攻熊襲。（大伯新來尊之玄孫王。葬今之隅府神城陵。此王之庶裔世號熊襲王。而居神城。屢動背）

宗統闘帝祚故帝數有西征之戎幸此之謂也而罹流矢災處。因社樹號奈計忌森。樟樹株
圍九丈三尺。蓋文政間所索驗。今既朽消。本邦歌倚名所。而在熊
襲城麓。后世合祠應神帝神功后也。是夕義久得吉夢。以爲捷軍
兆。我衆踊躍喜之。進屯里原。義弘亦發眞幸。出神屋關。來家老川
上參河守忠智所守高鍋城。而爲先蒐。是間伊東舊士民等。據高
城麓河原寺壘。而絕我援路。中書家久急攻屠之。獲首殆千級。十
一月十一日。義弘進設伏。誘大友前軍。而斬首五百餘。敗兵北走
保松山營。義久迺親出。令諸將陷松山。斬敵驍將齊藤鎭實等。躡
殘兵直追北。而至高城磧。夾水露陣。兵鋒利甚。大友軍乃解高城
圍。而專對我援軍。因我軍自由合城兵。倚角之勢益熾矣。敵六州
烏合衆。肝我壯兵堅陣。而頗生怯氣。筑後諸將先拔軍。而加我高
城兵。曩是大友前軍諸將。吉弘鑑理。佐伯惟敎。吉岡鑑直。田北鎭
周。戶次鎭連。臼杵統景等。數駛使告義鎭。以避銳氣擊墮氣之術
策。而說萬全必勝之道理。最丁寧反復。一若武田諸將諫勝賴於
長篠。義鎭令曰。速爲進戰。他說勿煩耳。諸將累嗟嘆。至是復告義
鎭曰。義久今日陷松山。而陣河原。銳鋒劇甚。明蚤將擊我陣。願主
公親出督烏合衆。而固其心。臣等致死力以破島津陣。義鎭固恃
衆而輕我。不敢親出。授大旆田原親堅。而代己爲大將。前軍諸將
歎息慷慨。且憤嘆。田北鎭周激曰。明旦之戰唯有一事。決死而先
進。撰大將義久。相刺而共斃而已。他亦何言。衆快之各還營。竢明。
大典散樂能曲而爲今生訣。時佐伯惟敎。試使一士瞰田北營。鎭
周既訣飮。深夜寒甚。欲催一杯溫酒雪中春。雖然陣場廣磧。求薪
無得。鎭周迺出別乘貝鞍拆之。衆愕曰。是累世寶器也。奈何忍爲
薪。鎭周笑曰。吾決意。寶鞍何足惜。惟敎聞情實。輙蓐食率兵而臨

河干。我軍亦整隊當之。北鄕久盛。本田親治等。進前。義弘督親軍
向築瀨口。金吾歲久。北鄕時久。截制部曲。而各前。義久營三城阪
而後繼。從弟征久忠長將左右軍。伊集院忠棟屯折瀨津。欲擊敵
橫側。十二日黎明。大友前軍鼓譟而亂高城河來。伊東驍將長倉
勘解由。右松左衛門。先登。我軍邀擊直雖。斬長倉。大友諸將爭先
勇進。兵鋒不可當。我前軍潰而却。至月輪下津返戰。兩軍大奮鬪。
敵勁甚。我先鋒將久盛親治。皆戰沒。義弘進陣前鬪。歲久時久齊
進力戰。征久忠長躡擊敵左右。伊集院忠棟進。亦擊其橫。敵兵八
萬餘。我兵三萬。彼我十二萬聲。折江河勢崩雷電。我高城諸將中
書家久已下。開壁殺出。三面合擊大破之。敵軍蒐將吉弘。田北。佐
伯。戶次。荻原。右松等。些不顧潰兵。乃拋身衝我中堅。而悉戰死。其
餘大半爲所擠河淵。而沈溺。我軍追至名貫原。時大友骨鯁驍將。
押我高城者。筑後築川城主蒲池宗雪齊。豐後岡城主竹田紹哲。
鶴崎城主吉岡鑑直。臼杵城主臼杵統景。及城主邑主毛利鎭範。
鳥井某。杵築。赤野。星井。股野等。總驍騎三百餘員。立一面盡決死。
弄乘馬甲冑弓槍。寒天脫左右肌。而唯執刀。大奮鬪血戰。擊却我
大軍。數回不退一步。而皆沒。其他悉遁走。是日殺獲凡二萬。就中
甲首四千餘級。僵尸累積七里。我軍逐走。至耳河渡口。則晷既昏。
至是息軍。大友義鎭在河北。嬖臣親堅。先遁來告大敗。義鎭狼狽
如符堅。即夕弄糧仗走豐後。家久勸尾躡之。義久不肯曰。大友未
可輕易。應以漸収之。乃振旅而凱旋。於是舉大友臣潔死者。皆先
諫義鎭。而不所聽曹輩也。勸取奧三州。貪明琉利者。悉邪宗門徒。
而擅蠻商利。家富驕毆馬。疾遁一無死者。至是宗麟威名頓消亡。
兩後率屬島津家。三前亦連衡。七年遣我將佐多久政等于隈本。

而略未降者。當時西海之雄傑。龍造寺隆信。明月種實。筑紫廣門等。若慕容垂姚萇等。乘偽秦天王苻堅擊東晉之大敗。頻爭三前。筑紫氏。元少貳支屬。與大友同祖。乃武藏守秀卿裔也。源平一谷之戰。武藤監物太郎賴方。佑前武藏守知盛。而戰死。弟武藤小次郎賴資。爲鎌倉所捕。後所封鎭西。而任少貳。庶門領筑前筑紫社邑者。以爲苗氏。世以門字附諱下。當時廣門父稱左馬頭惟門。往歲屬大內。就亦附毛利。故爲大友所攻。惟門遁走安藝。而寄食毛利氏。薙髮號頁蘗齊。其子廣門。依元就。藉得復舊城邑。累結交龍造寺隆信。共爲同盟與國。專拒大友。雖然或和大友。有時亦叛。反覆更無極。大友義鎭日向大敗已后。廣門乃略筑後。來目及筑前。三笠郡。於是稱筑紫上野介。據五個山城。有廿萬石。邑兵勢漸張。

明月氏。劉漢靈帝裔。日向大家惟宗王支屬。世居播磨大河原谷。因稱大藏。宿禰。往昔天皇眺望秋月。于明石濱。大藏朝臣爲雜掌。拜下坐。至尊戲曰。淸明月下不可大闇。朝臣侍坐。宜改稱明月氏。蓋和訓大藏同大闇故也。爾后明月春種討藤原純友。而樹大功。爲太宰屬。築城于耶須郡高項山要界。而居之。后訛古所山。亦叙字書秋月。城種實父文種。嘗屬毛利元就。故爲大友所攻而死。明月城時。種實幼。家老大橋某盡忠節。脫敵刃。而育窮巷中。竟得毛利援兵二千騎。而唯一晝夜。復明月舊城邑。大友宿將戶次鑑連。臼杵鑑速。吉弘鑑理。督二萬騎。來攻。種實與同宗。岩屋寶滿兩城主。高橋鑑種合力。竟擊却大友三名將。自是種實武名鳴西海。學以弟元種爲高橋養子。而割據豐筑兩前。雖然永祿之末明月高橋等。皆和大友。返侵地。耳河之舉。明月高橋筑紫等。亦役日向。觀豐後軍大敗。而急走歸國。與原田宗像等連和。合兵抗衡筑豐。大友更不克制。至是種實殆略取三拾萬石地。每般勸薩摩。乃爲島津家。始終媒介九州諸侯。聲息恒亘于薩筑八十里。事躰髣漢王之於彭越。

龍造寺氏。亦武藤少貳一家也。藤原秀卿七世裔廷尉秀淸。始所補肥前國衙。曾孫秀家方源賴朝執天下權時。文治三年賜佐嘉郡龍造寺邑。而爲氏。其次領野邊島邑者。今訛鍋島是也。隆信素庶裔。而蚤入釋門。號少納言。君還俗襲宗統。任山城守。隨大內義隆稟片諱。名隆信。適有七万五千石領邑。隆信脫羈。被堅抗衡大友。義鎭嘗冊家叔大友八郎親貞。爲大將。大舉而擊龍造寺。隆信連敗。佐嘉城已將陷。親貞心弛。且日欲踏壁。乃止息軍。鍋島直茂富膽略。以寡兵夜襲大友軍。而破之。斬獲大將親貞。從是大友不能制龍造寺。隆信竟徇肥前大半。殆領五十萬石地。而爭筑後。于

島津氏。亦當時大將軍足利義昭。爲織田信長所逐。而寓中州毛利氏。數遣使託討大友。而與毛利併力。戮信長。復京畿。若尊氏義植故事。㮣是朝倉義景亦贈書。諜島津氏出舟師於攝海。則朝倉淺井從北嶺下。而夾攻信長。學義久令弟家久。隨壯士衆。微服詣上國。竊覘信長。方是時。信長擊光佐於攝阪。適朝倉義景淺井長政據叡山。游京師。信長前後受勁敵。苦戰勉强。漸濟三國水津。而班軍京地。皆家久年廿四。爲朝倉間諜。被大社順禮鄙服。立山攝境途上。而瞰覗之。門徒士兵。頻尾擊織田軍。雖銃丸累至。信長神色最壯然。不擐甲胄。而被烏帽子。服紕緞子衣。擐虎皮外套。粧錦之馬巾尾袋。無何鞍上催眠。而靖行。家久大愕曰。雖我兄常欲爲天下事。然信長英姿雄相若是。先非滅織田。則奈何得伸我力於上國。深欲翦之。是元龜元年也。當時足利義昭在京師。賜寶刀于

島津家。而懇憑勸公。親書存。今因茲觀之。是時已義昭心不安信長殆可察也。然亦依九州多事。家久等暫歸國。天正三年。再經上國時。義昭已去京畿。淺井朝倉亦既亡。然武田勝賴與信長。相持參之長篠。家久迺與朝倉淺井。六角齊藤等舊臣。欲舉兵京畿。而陷信長背。勝賴短慮急戰。而大敗績。因家久等秘事。蚤卒四歸。既至。戡大友。邦疆無虞。家久復詣京畿。稱日向浪客。寓伊東日向守光秀。而謀之。光秀怨信長日久。因累勸光秀。以依源氏父義昭。而號大御所。光秀迺爲當職將軍。光秀悅甚。厚待家久。竊爲賓客。給與衣食。最極饒豐。竊信長竊西州豪族名家。苗氏。而替字名。已幕下。曰別喜。乃大友右族戶次丹後守鑑連。鎭西名將。繼立花家。亦曰惟任。乃伊東修理太夫義祐。先是喪邑。共偷其氏。以夸東國人。就中若惟字。音東人訓西人。雖信長無學。尙雄才英智。契處賢相

張九齡書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無嫌唐律不限和皇。双方爲兼艮之活法。於是光秀稱日向守也。十年六月。島津家久。土岐光秀。共奉大將軍足利義昭令。且例雖未奉勅。誅跋扈大臣。藤鎌足等戮蒼海豚魚。而斬斯波氏舊臣織田信長。始依毛利氏內大樹義昭。信長欲進兵兩山久矣。於是際島津。毛利。武田。上杉。朝倉。淺井等。切欲再興柳營。亦若織田。松平。大友。北條。長曾。龍造等。唯偷國郡。而擅私利耳。信長深患義昭在中州。頻欲擊毛利。焉雖然以上杉出越前。武田出美濃。竟未能大舉而西向。唯令羽柴秀吉。略山陰。侵山陽。而互有勝敗。然先是天正六年。上杉輝虎卒。今歲武田勝賴死。信長更無所後顧。粤先鋒羽柴秀吉。而大舉畿內及東山海北陸等。諸州兵。而將擊毛利氏。然催兵未集。信長寡單出京師。而寓本能寺。家久光秀。與織田仇家。足利。北畠。六角。朝倉。淺井。

齊藤。三好。松永。荒木等。遺臣浪客。合謀勠力。而應信長。斬其子信忠于二條城。至是畿內近邦。軍卒土兵。不催而蟻集。城主邑主不招而來附。光秀迺欲到近江。而得信長本巢。安土城所積寶貨。家久切諭云。當節寶貨億兆。更非所顧。雖信長既斃。尙有魁將秀吉。在方面大藩。彼之膽略神妙不測。惟優安土之寶貨。蓋萬萬冀今日散卿所有之寶貨。而大饗古新。惣軍至急將齊藤四王天。拔精兵五千。而直圍攝泉。立可坑織田信孝。松平家康。丹羽長秀等。就亦大耀兵。令筒井順慶塞大和路。而斷家康等走路。亦留滿尾等。而守京師。向州迺率惣軍。今夕陪道兼行。明日中到播磨。忽陷秀吉本巢姬路城。而當大振兵聲。然而借某以勝兵三千。然則直前先入備前。乘勝勢。降浮田直家。彼我觀望。取質子。而尙進。應衝猨之背。抑毛利元就死后。兵勢不振。適雖吉川元春有英斷。小早川

隆景多顧慮。不能尾擊秀吉也必矣。雖然聞向州竊陷姬路。中書近遁猨背則。元春隆景亦協心決意。攻秀吉必矣。然則胡猻前跌後躓。不三日而可猴元致麾下。當時獲信長秀吉双首。則凡天下之貨寶。悉皆在向州手裏。何其慕安土之。爲光秀不肯。而赴近江。唯囑婿織田信澄。而謀在攝。織田軍。信孝長秀直斬信澄。松平家康亦。徑大和路。而遁去。且光秀謀毛利疾足者。亦爲秀吉所獲。而情實露策略現。於是秀吉約和毛利。剩受銃弓旗。三援兵。乃陪道長驅。而來攝津。至是漸遣四王天等。要擊之。而不克。却光秀將兵殆殲。秀吉兵威益振。信孝長秀左右之。將略京師。光秀迺督惣軍。而親出要山崎。家久曰。某宜今夜先取天王山。明旦矢丸雨注下射猨之陣頭。向州乘之。惣軍一齊進擊。可鏖織羽之惣師耳。然是間光秀殊如醉如狂。事理更不能勘辨。而苦心錯亂。即時不出兵。

乃至平明。令溝尾等登天王山。秀吉亦遣堀尾等而爭之。溝尾軍不利而却下。粤秀吉惣軍兼山河而齊進。家久率北畠齊藤淺井。朝倉等舊臣。奮鬪力戰雖盡作略。光秀軍潰不能奈何。家久頓智敏捷。俄加織田三七郎陣大呼曰。西國武者執行人衆也。爲義軍勠力。希後日之證記耳。信孝喜納之。故家久等得無恙歸國。自是淺井朝倉裔。爲薩臣居甑島。是際毛利氏猶躡覦望。故義昭不能復京畿。而我事亦寢。是歳肥後相良氏納八代邑。抑八代要山海積年征西將軍王所營居也。因遣義弘實八代。而宰肥後。是時龍造隆信頻欲略筑後。先闚簗川城主蒲池鎭連邑。素簗河疆界。距隆信本邑佐嘉。直徑僅可五里云

蒲池元關東世家豪族。野藤宇都宮氏。而與龍造寺等同宗。藤原姓也。建武已后來九州。而雄居于筑豐間。適島津家所傳故文書中。有號九州探題宇都宮沙彌所御公事之書狀。因茲觀之。則足利大樹所遣。並準諸源。一色澁川今川等之名門右族。固可識也。子孫居豐前。據基肆城者。因以爲氏。俗書城井。抑東肥之鞠池。北豐之基肆。共鎭西官築之名城。而令義解尙載其名。基肆家亦稱宇都宮彌三郎友綱。屬島津家。而領豐前中津十萬石邑。驍武顯世。然后年豐臣之西來也。詐與本領安堵。朱璽竟令黑田孝高殺友綱。子孫遁甑島爲藩臣。世稱城井三郎左衛者是矣。亦同家領筑後。簗河十三万石邑者。稱蒲池氏。而屬島津家。是間雖隆信欲切取簗河。蒲池鎭連固守。而不能力取。因陽修隣好。請爲面會。蒲池爲疑不詣數歳矣。然鎭連素隆信母親戚也。故隆信矯母命而召之。誓書交至。鎭連不得已。率兵衆乃誓心。而詣佐嘉隆信子政家饗以散樂。諂語曰。親父今與祖母老須古城。當就面之。蒲池雖

邑邇既遠。至須古則伏兵四起。鎭連從臣爭死扞戰。鍋島直茂與書鎭連曰。宜輸城邑。則某溢拯卿躬。蒲池衆不受翰。鎭連叔某發矢貫使者胸。大呼曰。我言若矢。蒲池兵奮鬪盡死節。鎭連迺扣民戶。而求湯。快濯垢身。更被世家城主禮服。結冠纓。而自刲。氣節凛仲由。觀者無不感歎。於是筑後諸城主。皆蒲池之親戚舅婿也。共惡鎭連死。憤隆信惡。告薩摩乞援兵。而抗肥前。就中田尻鎭種主高尾水流濱田江浦堀切五城。而面肥前。故隆信大舉攻田尻。鎭種拒戰最力。薩軍援之二歳。累雖陷肥前南濱諸城。薩摩軍船每積糧仗。而船身重。廻轉不自由。故竟不能破肥前海軍。陸路自甑島至田尻。軍行經十二日。佐嘉距田尻唯一日路。故遠近力不適。鎭種告薩摩割河口一城。以和肥前休士息民。后爲所毒。而田尻亡。有遺孤遁薩摩。而爲藩臣。世稱田尻嘉兵衛矣。時隆信乘大友勢衰。島津在遠邦。略取肥前隣境。筑後肥後濱土。亦從壹岐對馬。殆併百萬石邑。自稱五州太守。縱殺不息。四隣小侯頻患之。隆信之殺蒲池也。男兒遁薩摩爲藩臣。稱蒲池新三郎。后改備中守。務少老職。女子投肥前島原。主有馬義純。義純重其家。姬妻其孫。累疾。隆信繁殺蠶食。乃絶之屬薩摩。

有馬氏元藤原純友裔。而累世僭號有馬將軍。后亦稱肥前惣司館。近代爲足利家相伴衆。現領廿五萬石邑。粤受島津片諱。迺稱有馬肥前守久純。而抗衡西肥。隆信身當筑後。令世子政家擊島原。然有馬迺政家岳父也。故緩攻之。十一年。我軍促肥後兵。而援島原。輕進不利。將殞班軍。隆信意益驕。輙約和筑後諸將。各以安本領。暫息戰爭。遣四男五島肥前四郎家信。于梁川城。而壓筑後。隆信親出島原。叱政家曰。往日盍壓薩軍。屠有馬。悉略肥後地。抑

爾有意妻家賊。吾迺親攻堅殲而已。大怒，擧島原累攻略十八萬石地。尙攻有馬本城甚劇。久純固守禦之。隆信亦遷怒，而䝉肥後西疆。割府城主。胸池一門骨鯁之家赤星備中守宗家。質女十四，質子八歲以極慘酷。其母徒跣而來薩摩。泣請報仇。十二年三月。命中書家久。再復救有馬氏。且應赤星請。家久航渡島原。盡弃舟檝，而視必死。如項籍救河北。亦令銃手貽彈藥二發。餘盡損之。粤有馬氏迺出千五百兵，而會之。隆信大盛兵，將進擊。我兵纔三千人。覩敵大軍壯盛。而氣不進。有馬氏軍亦據嶮，而欲城守。家久不可。迺颺言曰。明旦之戰。應天神降温泉嶽上，而祐我兵事。今夕須驗其讖。以覘衆。令諜家川田義朗吹螺温嶽絶頂應之。螺聲。衆咸信以爲神助果至。兵勢進，氣振。家久迺令衆曰。明日之事。衆寡不適。勢力懸絶。豈可得平戰而克捷乎爾。曹一旗部兵五十。以爲一隊。當潛兵設十獲。敵來則。直馳交錯敵軍。縱横掩擊。以獲巨魁。聞隆信好金箭飾甲狀，而手不執弓。衆皆相之，斬隆信。誨諭若种衡銀鼓，策令畢，而與諸將飲。家久子豐久。年十五有。容色飾川上忠堅。忠堅引滿大言曰。孱美乂爵。明戰獲隆信頸者吾也。新納忠元誡曰。忠堅少壯辭氣驕漫矣。抑隆信大國主。衆數萬。軍事不容易。言行君子之樞机。古聖不謂乎。言顧行，行顧言。不可不愼也。忠堅跪對忠元曰。貴老以僕言爲誕乎。僕當明日現覘其效。憤激而出。忠堅義弘家老。日向高鍋城主。川上忠智嫡子也。隆信聞我援軍到，直馳欲擊之。鍋島直茂等諫曰。島津寡兵來救。宜入城保之。然自若軍平野而待我衆。是必有奇計深策。請輕勿擊之。隆信哂曰。吾督六萬衆。乃二十倍島津援兵。今日納薩兵於我片掌。而一擲之則。彼立盡粉矣。爾等何過慮。怒罵甚。是月廿四日。蚤隆信親先進而馳。

兵勢劇如烈火。我軍苦戰，死傷甚衆。既十而伏起。亂馳隆信親隊。縱横斫刺。時適天祐島津師。急雨晦冥。龍造寺兵。忽失方向，四不能顧。薩軍乘之。掩擊大破之。斬首三千。川上左京亮忠堅。募死士入敵軍。切索隆信。已而見擐紫鎧，負金箭。大將繞百餘騎，疾遁行。而尾之。隆信馬逸駿不克及。有馬氏軍校有馬又九郎。少壯鞭生駒彎弓射隆信馬。時從軍扞戰者既竭。忠堅以槍刺隆信脾，竟馘之。隆信沒甫五十六。扈從江裡口正衛門謀復仇，親斬園僕首，而貫力。頻呼云。某有馬之臣。獲隆信弟龍造寺安房守信親首。以具實撿。近家久，而衝刺。家久擐堅甲。故微傷股耳。我軍叢刀斬之。家久急呼曰。義士矣。毋殺。然弗及。我將猿渡越中守等。擊鍋島直茂陣。鍋島氏戰最力。越中子猿渡與次郎死之。然竟戰勝，走直茂，殺獲殆千。肥前之半不攻而降。義久在肥後，而得捷聞。具隆信首，于陣庭机上。親庭步而禮見最恭。次覘赤星母。母忿嗔踊躍。捽頸抛地。擧屐齒，將蹂躙。左右扼之。既而歸首肥前。鍋島直茂等議不內之。乃雖識力不適。尙聲言當報仇，而奉迎。粤薩使葬之，肥後高瀨川上。蓋依隆信在時以此川爲疆界也矣。然至近歲。鍋島氏迎隆信首，而內之。方發首壺美麗寶品。覩者大驚。累感義昔島津義久饒意，最厚云。義久以肥前降地，與其半，有馬氏亦以半賞我藩有功將士。而守其諸城。且冊圖書頭忠長。而寘三重城主宰肥前。三重迺地名也矣。是間於關右。聞島津家久斬號五州大守龍造隆信，而國郡悉響震。無耕夫止鋤機婦息梭，而共傾耳，有不聞之者焉。至是筑前督長。明月種實原田親秀。豐前督長高橋元種基肆友綱等。世家豪族悉來。甕島謁藩主義久，而欽爲臣禮。八月。義弘盛兵限本。迺乘穀熟，親率大軍，出筑後瀨高，而大耀兵勢。望肥前

佐嘉城。目下幾數里。於是肥前諸城主。松浦。大村。五島等。皆謁義弘而屬麾下。是時大友亦聞隆信頓斃。迺募豐後諸將。不死耳川役者。志賀親繼。戸次統貞。佐伯惟定。朽網鎭光。淸田鎭辰。吉弘統幸。宗像鎭則等。大擧而爭筑後。義鎭亦傳檄筑前。而令立花鑑連。高橋鎭種。疾發兵。陣高良山。而使佑豐後軍。頻戰隆信子五島家信等。亦別將田原親家。從肥田口直襲明月邑。種實逆擊大破之。親家僅以身脫。是間大友傾國兵悉在筑後。因明月種實獻策與中書家久共。頻勸取豐後。曰。乘此好機會。高橋等自豐前種實自筑前。家久自日向。義弘自肥後。四口同攻。則應義鎭捐國。而詣上國。請援兵。當時秀吉連戰與織田信雄。松平家康于尾勢。間長曾我部元親保四國。而特立。紀之雜賀。驚。森亦通于織田松平。方今雖秀吉身生翅。遽不能來西海也。宜捐肥前。急取豐後。然是策

不所行。島津氏失策在是間云。雖然。遣我諸將。陷堀切城。而居肥前。睨數百。乘勢以十二月中。攻降龍造寺。政家遣親族副島長門守。而質蒐島。屬我麾下。粤我軍息肥攻。專與明月對豐後軍。而定筑後。邦內門註所統景。五條鎭定。唯二人屬大友。其他筑紫等諸城主。悉屬島津。十三年春。我兵徇園。豐後軍于高良山。三月。義久册義弘為監國。號守護代。而居肥後。愬宰肥筑前後四州二百餘萬石地。自是義弘名震關右。乃依例規奏聞京師。至八月。義弘位官宣旨下。時近衞氏遣使。慶義弘立監國。乃諭曰。秀吉强昇關白阿衡重職。應島津氏亦豫為警心。是際大友竊勸阿蘇惟前。陷肥後華山城。而拽我筑後軍。義久怒。親督薩摩軍。攻阿蘇氏。拔其五城。惟前謝罪降服。九月。大友柱礎老將立花鑑連。卒高良山。鬱粤等五丈原。喪。高橋鎭種護柩。而歸筑前。明月兵不邀擊。島津軍亦

不尾擊。殊惡名將喪。不乘其弊也。鑑連沒甫七十二。繇大友每折毛利大軍。以鑑連在筑前也矣。隆信常懾鑑連。遙送爵厚其欵。島津氏亦憚鑑連。賈若賴朝憚秀衡。鑑連活息不絶之間。義久難逐大友。鑑連死后。取豐後之易。苟如拾熟柿。然水史等大懲。記鑑連初隨大友中屬隆信。後竟特立據何等。書。而儲為若是胡亂說邪。抑鑑連盡忠節大友家。天地之神靈所監。立花君臣之遺憾。莫大於俗史焉。至鑑連逝大友軍遁去。我筑後完定。臘月阿蘇氏竊復一城。十四年正月。我將新納忠元將攻其城。或曰。今日先君貫久主忌辰矣。毋為攻屬。忠元曰。先君英烈主。辰日應有其黷。急攻拔之。自春至夏。義久在肥後。而受八州諸侯禮謁。每與散樂饗宴牧伯。七月。令肥前守將圖書頭忠長發兵。責筑紫廣門私大友。通聲息于秀吉。別命佐多久政等諸將。而陣高良山。直先攻廣門子晴

門據驚取城。晴門勇武鳴九州。親揮槊奮鬪。我將川上忠堅。執槍向前。交鋒之際。互詠歌唱和。共決死。忠堅竟斬晴門。已亦蒙重傷不日而死。廣門在五山城。聞晴門沒。驚取陷力竭納質。而出降。我軍乘勢悉入筑前。屯天拜嶽。譴高橋鎭種輸寶滿城。鎭種實吉弘鑑理二男。而大友骨鯁驍將也。長子宗茂為立花鑑連嗣。據立鼻山。二子統增據寶滿山。共禦我軍。急使家老鷹野參河。村上志摩。告島津來攻于秀吉。而頻歎願以請援。時宗茂諫鎭種曰。大援早卒不可來。宜捐岩屋據立鼻。父子合力。而保之。岩屋孤立平土非所守也。鎭種不可曰。頻年島津兵勢强大。而我愬領大友氏。尚不能堪。累仰援上國。矧於孤乎。方今時父子在一城。則唯絶種亂。而益賂利於敵耳。孤守岩屋。力拒數十日。奮鬪死之。則可敵軍死傷亦多。雖島津氏兵如鬼神。不可不創也。汝亦據立鼻。堅守數月。以

竢關白之援。然則我事。庶幾或開家運。不絕血統。乎孤將以此言爲永訣。汝能記之。宗茂嗚咽涕泣。更復贈節士廿六人。而佐之。號哭別壁。我軍前薄岩屋。精銳五萬人。大將圖書頭忠長營太宰府。伊集院忠棟爲軍師。西海諸侯悉隨之。宗義智等。獻酒糧而賂之。鍋島直茂。亦伴龍造寺政家。率鎧甲三千來。而請望攻口。忠長笑曰。宜陣安處觀我攻勢。指他方而居之。八州世家豪族旌旗林立。陣營亘三里。軍門來謁者如市。皆稱島津探題公。時大友僅有豐後。外於筑前唯有三城。然既受攻。欲援之。則義久義弘擁大軍屯肥後。直自岡口爲略豐後。故義鎮窮蹙不能寸步。唯使价雪飛告急上國。我軍使岩屋而勸和降。鎮種禮敬最恭。稱武庫公中書公賢君名將。更不失大友親戚之禮義。然斷不肯輸城。至強降再三。鎮種放言漫罵。我軍笑曰。惟高橋臨終喘言妄語也。大攻擊之。礮聲雷震。四面齊登。鎮種振勇拒之。矢丸如注。大將忠長躬負板築。爲士卒先。親破關。稟數創。敵從壁上抛下大石。我精驍斃傷者。數十百人。薩兵益激進。鎮種已蒙重傷。入牙城。而自刲。左右舉聲唱佛名。我兵附壁者皆曰。城內唱佛名。惟主將死也。輒超堞而亂斬。獲首殆一千。城兵一無遁走者。舉死節。我將殊愍其忠勇。禮鎮種元爲厚棺槨。親香奠而葬之。九州將士觀之無不感稱焉。宗茂聞而哀慟深。忝我軍禮。然招諭百端竟不下。諸將議曰。雖我力拔立鼻不難。今也大友孱弱已極。至方面鎮將所屠翳隻騎不能出援。乘其弊擣豐後。遄亡宗麟。則宗茂臢而自滅。亦不足顧也。乃縱火焚城。四面別遣一將。拔寶滿城。擒高橋統增。遣薩摩而護紫徼山祈禱院神護寺。俗書祁答院愆也。乃休軍。肥後而竢田穀熟。將大舉蹈豐後。先是義鎮累怖我兵勢。親奔大阪乞援。關白秀吉聞島

津略九州。大友遑危急。乃遣使而和之。諭義久使近臣鎌田政近。及程朱學僧文之。詣上國謁秀吉。迺呈島津家譜及鎌倉足利歷代證書。而請今尙爲九州牧。秀吉蹴然無敢可否。當時秀吉累患松平家康未覲京師。且北條氏政據關東。結婚松平。而爲與國。方淵有所東顧。遽不能西向。亦憚島松連和。從東西而攻已。故待我使者。頻卑辭言。稱鎌倉長子家島津殿。許鼎州及三後各半。而公求成還使者。陰與金樞于大友。而饒軍實。以命與毛利長曾等遣攻島津。秀吉急以妹婚家康。復遣母質參河。卑講和親。息東顧僉至是大高權。陽使仙石秀久稱勅贈書云。關白聞。何不朝貢坐取官爵。縱出兵攻略隣邦。今也朝廷寬宿辟。宣親覲京師而謝之。因亦戒秀久曰。若義久不服。謹勿與戰。退以竢我親出。夫島津舊國固得士心。非若曹力所耐也。乃命黑田孝高加藤喜明脇阪安治等。促毛利長曾氏。發山陰山陽南海兵。而共援大友。十月我軍大舉逐大友義鎮。一軍將兵庫頭義弘帥師三萬。以阿蘇惟前爲先鋒。從肥後路而入豐後。屯大神城。今訛岡城是也。一軍將中書家久。輕騎一萬。以土持久綱爲先鋒。從日向路而超梓嶺入豐後。略海邊向府內。先是大友家老入田義眞。志賀親行。戶次統貞等。累厭宗麟般樂怠敖。而內嚮薩摩。日久殊一萬田鑑眞妻艶美。義鎮強私之。鑑眞舉族皆怨。至是悉背大友而迎薩軍。故我兵縱橫陷豐後邑城。更如入無人境。義弘前營鷲嶽。家久進屯利水。共衡豐後。時仙石秀久來覦秀吉書。義久在豐後境日向潮觀城見之。書翰殿字頗麁略矣。義久忿曰。我家無懈天朝貢獻。亦稟官爵從古近衛氏所達。非秀吉所預也。若討大友。乃足利公方嘗所敎命。欲贊其歸洛耳。抑孰若秀吉大逆弑主信孝窘主信雄之賊兵實猴

而歎心關白何爲者。每贔屓大友。而多尤於我。迺公不敢受非禮
書。乃壞書投地。秀久等惶辱使命。徒歸則所戮。急促諸將。催四國
中州兵。謀大友共合力。衆幾十萬。就中揀精驍鐵騎六千。而爲先
鋒。直衝中書家久豐後營。十二月十二日。家久帥屯兵三千。前要
戶次川。而大戰。敵之兵鋒銳甚。長曾爾三郎信親。督四國軍。而勇
進擊却我前軍大隅肝屬兵。上國惣軍大鬨。慶捷。以贊信親。雖然
敵精驍既疲勞。雖後軍盛大。悉皆烏合。衆復不足憚也。家久察機
直督日向親軍。身自跨馬。手擊急鼓。以烈戰勢。銃礮雷發短兵急
擊。大破之。斬土佐國主長曾信親阿讚。郡主三好存保等。上國軍
忽潰亂。鋒刃之所截。銃丸之所彈。及溺水者總萬餘人。我軍殺勢
如破竹。讚岐國主仙石秀久。淡路國主脇阪安治。伊豫郡主加藤
喜明。藤堂高虎。阿波國主蓮香家政。（今晉蜂須賀異之俗字也鹿島所傳鎌倉時世之古晉者紀蓮香此苗氏多于鹿島）

紀伊郡主尾藤知定。播磨郡主黑田孝高等。師大敗。欲入白
杵城。郭扶不能內大軍。欲航遁四國。地適潮退。船膠。欲從陸路走
豐前。惣大將義弘衆五萬屯前途。歎將皆覺不可遁。乃解兵脫甲
列坐濱洲。而將自截。遣使我軍曰。今日之事諸將之命懸島津氏
手下。宜賜撿使。而刎腹。唯願活上國士卒。惣命耳。形狀髣髴于禁
七軍降關羽。我軍欲乘勝爭先。而鏖之。家久制曰。彼其關白使衆
也。毋妄意殲之。時軍校有兩員。義久所遣大撿使伊加倉源三郎
忠重。義弘所遣副撿使帖佐彥左衛宗辰也。家久令兩軍校使上
國軍曰。島津不敢抗官使。唯依客將等所衝我屯。若是已。證伏尸
不誣元。今所察卿曹人衆舟寡。爲我大船幾艘貸之。徐候潮來而
歸邦。任其意。無患可矣。以新美氈包長曾三好全尸。載新造青竹
輿。而舁送之。至是敵將皆遁去。大友義鎮在白杵城。喪援。入深山

嚴穴。而潛匿。我軍不顧。而直薄府內。義鎮子義統。將萬兵保之。然
聞薩軍長驅奄至。義統大怯悸。欲捐城乘夜而遁走。從騎遲。義統
曰。爾等何遲。從騎泣曰。君公大節窮今夕。因臣等殺盡妻子。而至。
故爲後期。義統蒙質不辨。緩急尙攜愛妾。而走。衆憤罵。家久追躡
尾擊。殺傷無算。是時獲義統在我掌內。然憚秀吉怒譴。不敢殺。唯
緩攻而逐之。義統竟弃豐後走豐前。投毛利海軍。尙表稱據豐前
龍王城。塗豐氏。聞欲樹其家。方是時宗麟既斃亂兵中。甫五十七。
實天正十四年十二月廿日前後也。大友氏深秘之。蓋惶秀吉怒
而滅其家國也。我亦憚秀吉怒譴隱義鎮死。而不白之。故諸史凡
不審義鎮所終云。至是九州二島。無敢有舉首。而禦我者。剛山釆
金。煎海爲鹽。人如虎。馬如龍。百里之內酒肉日至。而饗薩軍。時筑
之立鼻。豐之佐伯。僅未降。如齊之莒即墨。宗茂年十八。功勞田單。

然毛利援兵既入立鼻。而族關白親出。所佑宗茂也。佐伯最隣日
向易陷之。雖然佐伯氏之後室誠太郎惟定曰。祖父親叔舉死薩
兵。所貽唯爾一肉塊耳。毋敢貳心。瑕家名。爾之父仇孰之國邪。惟
定弱冠矢以死戰。家臣皆泣鬪。我軍殊憐孤城義守。更不屠而措
之。大友部下。特有佐伯母子。全節義。顯芳烈耳。然俗史以鶴崎城
謬之。抑吉岡鑑直後室林氏降。開城內薩將寢息超歲。適方牽眈
歸國。薄儲奇策。而傷之。蓋秀吉之賞林嫂。古如恕管仲。不論節而
稱奇功已。義弘家久之在豐後也。據其廿城。而龍蟠虎踞當上國
方面。右馬頭征久代義弘留守肥後筑後。圖書頭忠長守肥前。明
月筑前守種實守筑前。高橋豐前守元種守豐前。是間明月高橋
兄弟依薩陰爲兩國守護。領七十五萬石地。而厭中州境。時義弘
家久胥議。若秀吉東顧。相鬪松平北條。則乘釁欲略四國。從海路

樹幟于京畿。俟騎亘四國中州及大阪。

校外史氏曰。余今研磨不肖方寸。論光秀隆信事實云。土岐光秀等。奉大將軍世家足利命。而斬信長也。當時松平家康隨信長。故松營覇業殆三百年間。國史野錄共用光秀弑主信長字。然以公論辨解之則。素非累世之君臣。而唯戰國擾亂中。道路相接之人耳。若其國邑丹波等。率光秀親自恃力所略得。而非別授所盼繼田之邑土矣。雖然彼光秀出毋買敵。竟略其國。毋礫更無顧省於惡逆之最者。固無論。信長不尤而縱其所爲。是乃教射逢蒙而信長竟所斃已。水生嘗記源義朝死狀以誅字。乃須恕長田忠致之

大逆絕人倫。弑累世之恩主。乃殺婿。乃死娘。然而貪平氏囑託之賞利。現水藩所著保元大記云。忠致家祖致賴與源賴光比肩人。而論義朝忠致無君臣之道理。惟至愚極陋。光圀等素卑賤之布衣裔。絕不識皇孫源平正譜也矣。抑平致賴被罰私鬪竄死隱岐。故其子致經不能直勤于天朝。頻憑源賴光賴信。而爲家臣。其子致房事賴義義家。而務源氏。邑伊豆庄司職。其子行致仕爲義襲父職。其子忠致事爲義義朝。而所寵愛。轉源氏。邑尾張庄司職。比伊豆舊庄則。稅貢加十陪。因是觀之則。實惟源家累世恩臣長田忠致。所弑世主義朝矣。然亦有以朝敵論之。蓋是平清盛所致之私命。而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聖黨之子者。爲父隱之。爲君庇之。直在其中何也。水史殊載賊僞清將軍家衛乳弟千任丸于義烈傳。是無他。孰盜碩之犬尙吼堯舜義耳。奈何移是義。而嚴不咎長田

忠致邪。噫吁固哉。水藩栗山兒之妄說。乃膠柱調瑟。刻舟索劍。列生之寓言。抑中栗愿之癡議頑論而已。當節若長田縱義朝于東邦則。忠致眞是源氏一忠臣。而與須藤俊通射扞矢。蓋同忠節。須藤亦家祖秀卿。與源祖經基並轡之名將。以是論之則。俊通亦辨非義朝士臣而可也乎。義朝迺管東海十五邦。長田迺管內士臣。宅源氏。邑食其恩祿者。抑窮鳥入腋。獵夫尙不殺之。然翅於世主恩君邪。蓋若信長。素是斯波氏陪臣。而斷非淸和源氏。美濃守護土岐閤門之主君焉。唯是光秀僅十數年間。就織田之驥尾而攻略國郡。以充飽欲心之術。專是勉强耳。當時喩之山獸則。信長迺虎而光秀迺狠也。是乃爲猛虎不警心。而狠嚙其不意者耳元來信長光秀兩惡獸。而有毒牙固更無甲乙。蓋足利島津令光秀亡信長。乃戰國策略專之專者也矣。亦若龍造寺隆信。兵勢强大號

五州。守然板行俗史不能詳其始終。抑我朝於戰國之間。一戰斬獲數個國。大主毛利元就斬陶晴賢于嚴島。織田信長斬今川義元于桶間。島津家久斬龍造隆信于島原。已上稱日本之三戰。從來所兵家爲龜鑑也。現周書兵經。司馬法之和解抄。引島津家久爲赤星擘隆信軍事。然水史等寡聞短拙。不廣引書。且亦愆中書家久作島津昌久。我一門閣族。古今無有名昌久者。剩亦愆其歲次。記天正十三年事愆甚。我之討隆信也。天正十二年甲申三月廿四日。辰一點戰鬪始。未初刻肥前惣軍悉崩潰。隆信馬蹶矢而不能遠走。將入一壘保之。川上左京亮追及壘下而縱之。從兵萬膳角左衛門。簗瀨兵右衛門。出石五郎兵衛。亂刀斫斃隆信。故隆信挽佩刀在川上家。隆信刀柄藏萬膳氏。亦當日島津家大撿使伊加倉源三郎。有馬家副檢使有馬又九郎。已上軍校兩員撿査

戰爭之初終。因十世孫伊加倉源四郎證述祖記。以辨判俗史之謬誤。出所證眞蹟于此。

今度於有馬表龍造寺陣攻崩之砌リ於身横目頭（大目附）被相務役義相當之働キ申分無之殊に終日之敵會ヒ每度一手初（一番槍）之槍被仕候儀抜群神妙之至り中書殿被見置我々存知候證狀仍如件

天正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新納武藏守忠元　花押

圖書頭　忠長　花押

伊加倉源三郎殿

始源三郎忠重父伊加倉豐後守忠兼與肝屬河內守兼續親自格鬪。將刺兼續。然忠兼馬爲敵矢所斃。而戰死。時弘治二年。源三郎甫僅二歲也。粤惣領陸奧守貴久憐之。乃養育牙城于四男中

書。全部屋。故家久與忠重部屋兄弟也。因義久每將中書。則伊加倉常爲副爲監。亦家久微行。屢詣京畿。忠重自拾五歲隨之。粤斬織田于京師。斬龍造于肥前。斬長曾于豐後。每度撿使伊加倉源三郎。因今據其親記故籍。而著述此書。故雖我薩人。頗鶩編部記載之研究精徵爾矣。

校正外史氏亦論豐臣西來等之事實。云往年賴山陽生。欲著日本外史。自少壯立年。至强仕知命。遍歷海內。無五馬息。就來此鎭西。山生甫三十九。世俗所唱。三十六灘周防海之詩。當時所作云。然據東肥之藩籍。則是詩肥後人伊形正介。遊京畿。還九州之時所賦。是正確矣。雖然今姑從俗間所唱。而薄論詩句。抑三十六灘。

完寫漢獻帝少年臨河時。大尉楊彪所語文句。更不足爲珍也。蓋合句天邊初見鎭西山。見應音現。然則吟訓絶妙矣。然是詩擬李白望天門山之作。僅換句字韻履已。亦行欲盡靈一之句。天邊昌齡之句。共是古人之涎餘糟粕也。實李攀龍所謂英識雄才欺俗人耳矣。當時陽生之經九州也。親履豐臣所軍之故蹟。想像二百餘霜之舊態。左右回看。蹦歷累日。竟至肥薩之境路。蹈棧敗赤松網木三太嶺。岐嶇陟降。賴子軀甚辛勞。粤慷慨抱疑。曰。島津兄弟雄傑之最者。然有若是之要界。奈何容易。令胡猻入薩地邪。蓋是不識秀吉神算妙籌。現賺義久外孫。而令之劔閣棧道鐵壁重門不禦。胡猻公然安坐舟中。而渡出水灘也矣。於歎山生履實地者尙然。矧水史之坐記者邪。因漫云。豐臣軍所到迎降。薩軍窮蹙乞降。何其易也。若是則。何及秀吉大舉親向乎。當際若豐筑肥諸城

扞戰累旬賦日數。則秀吉一日僅進二里。不容易可識也。我六州連城。或戰死。或取安堵印信。而后降耳。蓋戰國之人情。苟若孕嶰乳虎。狂兕。醉象。所觸。專聲噬角牙。焉方喪世領城邑。不敢扞拒。有迎降者乎。亦於我舊疆鼎州。一無有降者。現山田有信守日向高城。亦新納忠元守薩隅北疆大口城。桂忠昉守薩摩西大河口平佐城。共勁禦烈戰。頓城側堆尸骨耳。更豐軍不克前古今所知也。且夫若出水忠永。雖蠢愚暗劣。秀吉欺招賺諭百方。費幾許日。而後出質。然無輸城。唯不戰而觀望者耳。是亦不當迎降字義矣。亦水之史略愆云。初鬪日向後戰豐後豐前。吁夫青于之寡聞。現列國邦疆。前後之順次。尙不諳而述歷史可也乎。他說準之可推量。眞之青愆于也。亦新井君美藩譜論。指逆臣伊集院忠棟以爲島津之忠臣。謂豐臣氏之來也。先降而安國家。嗚呼白石觀薩之皮

腐。而未知肺腑耳。此論忠棟有伊尹志則可矣。然況乎藏禍心。而醸覆宗家者邪。古今指張昭為怯。為知。更為乏膽略。亦指周瑜為武為英傑。為富膽略。蓋夫秀吉之來也。不降者。以若金吾歳久。佐多久政。北郷時久。新納忠元。山田有信。桂忠昉等者。為薩之骨鯁忠臣。是曹不死戰。則殆至鼎邦缺金足。嚙之北條。則我豐後田北。城頴。彼之下野宇都宮。我日向高城。乃彼之上野高崎。而我大口。彼之武藏八王城也。亦義弘所據眞幸城。若彼之武藏川越。我西大河口平佐城。乃頴彼之伊豆韮山。就亦金吾歳久。澁谷重豐等。所守連城。若彼之函嶺。其中豐後田北城。距我麑島殆百里。故雖為所陷。我鼎疆五六城。秀吉舉天下猛師。而雖攻之。然終不克陷。因秀吉諭和降之話。最叮嚀矣。彼北條之邦疆。信濃口松枝等舉陷。甲斐口八王城屠。駿河口函嶺山中等。城壘悉敗走。無何為所

圍。裸城本巣。而非若勢力耗竭竟降者。蓋氏政氏照亦。若我義久義弘。固守後門高崎河越八王城等。親自督傾國兵。而出駿遠間。快天下分目大戰。而尚嚴守函嶺。以為請和降。則秀吉封之以豆相及武藏半邦七八十萬石。應同我島津家。雖然北條兄弟不武持重。蟄一城而自滅。因茲惟之。則當時九州之機會。伊集院與北郷勠力。乘勢破豐臣師於日向。則不能駐秀長足于高城下。若一擊却之。則筑肥諸城蘇復。而人心不敢變於西海。與秀吉勝負之運未可測也。然老賊忠棟啻不努力等腹臟。於松田尾張導豐臣師於我要疆。悖逆千萬。目之為姦魁。為逆臣。亦不宜乎。白石有軀之日。若松營被兵。則白生夫以伊集院所為。己迺欲為之邪。可怪之避論也矣。適雖石子有史才。頗疎斷情實矣。故其懲論謬説幾多云

麑島外史卷之二終

據水史所若則無西海九州有一武人悉作怯懦人抑參河之胤裔光圀等負幕勢而直下當世甚不當千萬矣勿四方所詒水之漫史焉

鹿島外史卷之三序

校外史氏曰。水史懲云。天正十四年五月。豐後國主大友義統。遣使京師。請伐島津義久。且求援。乃謬甚。按是義統父義鎭。親詣大阪。謁秀吉。而所請助救。西國盛衰記。九州軍記等。倘載之。島津氏。亦聞宗麟奔大阪。而遣近臣及使僧。白事情於秀吉耳。是時大友統隱。非諱使若綏寬請助援矣○亦懲云。仙石秀久擊島津家久。而遁還豐後。是乃秀久與家久戰豐後。而遁四國也矣○亦懲云。十五年二月。秀長進攻高城。島津義弘來援。與戰大破之。吁可哂。抑秀吉三月朔出京師。惣軍隨之焉。二月秀長特至日向高城也。水史之拙卒是頗也。現我高城應援之大戰爭。四月十七日矣○亦懲云。夏四月秀勝及氏卿利長攻岩石城。是却三月也。前後錯雜。謬已甚○亦懲云。小熊城主秋月種長弃城走。謬甚。河限益富城。非種長居城。明月本城與嚴石城之間。維城已。古今所惣知筑前邦明月城主明月氏。自天慶至天正。六百卅年居之。當時種實家督。種長世子也。水史之短。乃惟極○亦懲云。諸城望風出降。何也不證記何之國何之城。何氏誰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出降。抑史者貽正記于後世之籍耳。然水生完不識豐臣動坐九州軍事。備以迎降字所塗巳之寡聞也矣○亦懲云。島津家久築城於豐後府內。秀吉攻破之。實可笑。天下惣所知。豐後府內大友居城。而非家久所築。且非秀吉來豐後者。我今懲水史短拙。叮嚀反復誨之。抑豐臣之西來也。三月十五日渡下關峽。是月中我將高橋豐前守等所拒戰。至廿九日嚴石陷。四月五日。秀吉初入筑前。自是筑後肥後之間。累連戰。廿一日漸到宇土城。於是餌本領安堵印信。頻招降肥後諸城主邑主。而斷顧後之懸念。粤廿五日來薩之西涯大河港。至是五月朔。國主義久自日向還薩摩。而彼我定約束。八日和平成。十五日義久出質子。雖然至十八日。尚義久弟歲久。與秀吉奮鬪。義弘亦據城堅守。至廿一日義弘出城。下大河謁秀吉。然亦北鄕時久。新納忠元等。倘未降。垂五月盡。忠元僅披大口。出京軍。秀吉迺得還肥後焉。有秀吉在豐後攻府內邪。惣秀吉遣秀長委任豐後日向。水生惣不識。殆等盲聾之暗迷○亦懲云。五月秀吉前軍十餘萬。進至鹿島。何也妄說之甚。豐臣軍來在鹿島之北二日路。西大河外。抑秀吉首分十萬附秀長。而先向豐後口。蓋水生謬之耳。雖秀吉親軍亦各處分行。止屯所過六州諸要塲。凡百餘個處。故秀吉所率僅五萬。積連戰四十一日。功而經道程八十二里。迺入薩之西河。是時毛利。浮田。大友等。與秀長殆廿萬。在日向口。亦前田。龍造。細川等。兵五萬在大口。關外亦福島。加藤。淺野。堀尾。蒲生。增田等。守所過之後途要城。故秀吉來薩邇也。陸軍精兵可三萬。身為先蒐。海軍二萬隨之耳。非敢有先軍。故匹馬無向鹿島街道。噫彼水生乃戇愚甚○亦懲云。義久義弘被縮同出。最大懲彼。若北條氏政氏照。非無謀據一城者。義久守薩摩。義弘鎭日向。和后義弘正衣冠覲京師。官至宰相人爾。抑秀吉之履歷自見義久。不敢向鹿島。迺左旋溯大河。向金吾歲久城邑。歲久乃射秀吉。然渠不顧而出大口。當時秀吉權威偃海內。然雖招不參謁者。島津歲久。吉川元春。兩員矣。然夫元春一稟秀吉命。渡下關峽而死。若我歲久拒秀吉命。一無渡韓地。而從容就死。輕重與吉川奈何也。今證歲久等事實。以從針俗史家恐用迎降字者。而皮亦義久謁秀吉禮式等。京軍堀秀政。佐佐成政司之。連歌師紹巴掌書記。薩藩少老伊加倉源三郎。依連歌宗匠家。是亦掌大書

記錄當時之始末、最詳審矣。因今某之編輯是書也。固從祖錄親記。而著之。故不拘歲月日。極非他史之所及也矣

島津一家與豐臣之諸將系圖

○金吾歲久　○金吾忠隣　○中書家久
○佐多久政　○新納忠元　○北郷時久
○桂　忠昉

●忠久　島津三郎　豐後守
賀茂皇廟大宮主

●忠時　島津三郎　左衞門尉
大隅守　昇殿藤原朝臣

●久經　島津三郎　左衞門尉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忠宗　島津三郎　左衞門尉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貞久　惣領　島津三郎　左衞門尉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忠氏　二男　和泉、二郎　左衞門尉　豐後守

忠光　三男　佐多、三郎　左衞門尉
佐多常陸介久政祖

時久　四男　新納、四郎　左衞門尉　近江守
新納武藏守忠元祖

資久　五男　樺山、六郎　左衞門尉　安藝守
琉球征討之大將　樺山久高祖

資忠　六男　北郷、七郎　左衞門尉　尾張守
北郷左衞門尉時久祖

久泰　七男　石坂、九郎　左衞門尉　無子孫

●師久　太夫、判官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劍身不能遠出。此子孫稱總州家。

●氏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元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久豐　島津次郎三郎　廷尉　修理亮　實弟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忠國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友久　長男　島津又太郎　側室所產。故不為家督　相摸守　號天勇齋

●立久　二男　為惣領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正統

久逸　三男　又五郎　河內守
相續伊作島津家、三世久經二男家統

勝久　四男　又七郎　遠江守
桂　山城守忠昉祖

○運久　初忠幸　三郎左衞門尉　相摸守　號一瓢齋

○頁久　初忠頁　三郎左衞門尉　相摸守　號日新齋

●貴久　立久孫勝久為養子、嗣正統、島津又三郡　廷尉　修理太夫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號伯囿齋

忠將　又四郎　右馬頭

征久　又四郎右馬頭

尚久　又五郎　左兵衛尉

忠長　又五郎圖書頭

義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從三位殿上人　號龍伯齋　西海大小十一州大主

義弘　監國準家督
又四郎　島津兵庫頭
四品　薩摩宰相

久保忠恒共立惣領世子

歳久　陸州祁答院城主
又六郎　左衛門督
不屈秀吉而自刃

忠隣　實薩摩籍守義虎二男　爲嗣養子
三郎次郎
衝豐臣秀長陣而戰死

家久　日州佐土原城主
又七郎中務太輔
從四位侍從

豐久　又七郎中務太輔
衝松平家康陣而戰死

初代中書
詣豐臣營中毒沒
二代中書

伊集院島津家系圖

家久　初忠恒
島津又八郎　陸奥守鎭守府將軍
從三位中納言　後任薩摩守

忠久　島津三郎　左廷尉　豐後守　七個國守護
加茂皇廟大齋主

忠時　島津三郎　左廷尉　大隅守　七個國守護
近衛家世子拾　故永世冐藤原朝臣列殿上人

久經　島津三郎　左廷尉　下野守　豐後守
島津正統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鎭西警固使　俗所謂探題是也

是間前後男子六人皆妾出

忠經　島津大隅五郎　常陸介　左衛門大尉
母同久經伊達常陸介判官宗村女　班大隅半國樹家
忠經復迎伊達氏從女而爲正室
弘安四年蒙古襲來之時爲日本國中武士之先登揮源氏重代髭切大刀
而斬獲元之魁將北條時宗大感稱擧弘安戰功第一等外戚伊達常陸介
判官不堪喜即日於鎌倉殿中禪受領于忠經通稱島津常陸介判官

忠長　島津給黎五郎　左衛門少尉　丞世順養子
母正室伊達家女

忠繼　妾出
兵衛尉　無子孫

忠光　妾出
號町田觀應三年足利將軍尊氏教書云町田伊集院庶子
始號島津侍從房興家也依宗兄沒通爲家督

俊忠　母伊達常陸介判官女　島津大隅四郎

久兼　島津大隅彌五郎　圖書介　後稱久親
母源爲義裔比志島太郎義範女

忠親　島津大隅五郎太郎　長改大隅介三郎　六位藏人　丞世順養子
母紀貫之裔伊集院四郎入道迎浦孫女

忠國　島津大隅介三郎　圖書介　后受領伊集院長門守
母同忠親伊集院氏女

伊加倉家
○忠貞　初官左近將監
島津大隅又太郎　后受領伊加倉豐後守
母伊達宮内太輔行宗姉、適伊達大膳太夫歌入政宗伯母云

伊集院家
○忠助　初官大炊介
島津大隅介四郎　后受領伊集院大隅守　改久氏
母鎮西為朝宗裔阿多加賀守女

日置家
久影　麑島日置氏祖
姑大隅五郎　后受領日置美作守
母仝忠助阿多氏女
當伊加倉源四郎俊貞日置氏子
甫十三奉國命而相續嫡家

女子
惣領島津陸奥守氏久正室
母仝前阿多氏女

福昌寺開山
石屋大和尚
後小松天皇勅願
玉躰龍顔山北朝福昌大禪寺　開山祖師
母仝前
此他有男女四拾餘子　省繁

○頼久
伊集院源四郎　彈正少弼　藏人頭
母鎮西宗裔阿多加賀守孫女
受領島津大隅守

孝久　麑島丸田氏祖
助三郎式部少輔
伊集院源四郎　受領島津大隅守

○煕久　伊集院嫡統
母惣領島津陸奥守氏久女
叔父惣領陸奥守元久為養子

繼久　上野介
子孫居于大崎鄉

△倍久　大和守

忠儁　右衛門佐
子孫居于市來鄉

△忠公　大和守

△忠朗　大和守　入道孤舟
為國老○能傳源氏兵道秘術

忠胤　周防守
創建武村笑岳寺　川田駿河守義朗師也

△忠倉　掃部介右衛門太夫
大和守　為國老

△忠棟　初忠金源太郎右衛門太夫
為國老　入道幸侃
慶長四年三月九日於伏見被誅

義智　比志島式部少輔入道濟安
日州庄内高城城主

某　伊集院掃部介
日州庄内志和池城主

豐臣關白秀吉朱印
伊集院右衛門入道知行分
日向國諸縣郡之内

北鄉領趾
一八千八百三拾九石四斗七合　宮古城村
仝
一四千百九石壹斗七升六合　三ケ村
仝
一三千百貳石六合　梶山村
仝
一貳千貳百三拾九石七斗六升九合　山田村
仝
一壹萬三百貳拾五石八斗五合　五ケ村

仝
一六千八百三拾石七斗壹升九合　安永

仝
一千五百六拾六石貳斗四升六合　能々美谷

仝
一九千七百貳拾石貳斗八升九合　高城

伊加倉領趾
一壹萬貳千三百七拾五石貳斗壹升　大隅之内 末吉

伊加倉領趾
一貳千四百三石八斗壹升三合　恒吉

伊加倉領趾
一四千三百三拾七石壹斗壹升九合　財部

伊加倉領趾
一千四百七拾三石四斗七升九合　今稱福山 めくり

伊加倉領趾
一千貳百九石貳斗七升七合　市成

伊加倉本城趾
一千七百五拾六石五斗壹升八合　百引

仝
一八十石　平房内

伊加倉領串良之替地
一貳千三百貳拾石七斗九升七合　內之浦

伊加倉領政廳所趾
一七千貳百六拾四石壹斗壹升　大崎

合八萬三石八斗四升

忠眞　母吉利下總守忠張姊
源四郎初稱源二郎
慶長七年八月十七日於日州野尻原被誅戮○母亦同日於薩州阿多郷被誅戮

女子　中納言島津家久養爲子
松平隱岐守定行之室

小傳次　兄忠眞同日於隅府濱之市被誅戮

女子　約婚于北郷宗次郎三久未嫁而蚤夭

加治木三郎五郎　繼加治木家

千次郎　兄弟共同日於谷山郡濱之下被誅戮

二世
○忠矩　伊加倉又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后受領島津豐後守　直觀

三世
○忠宣　伊加倉勝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前守　直觀

四世
○忠知　伊加倉又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　直觀

五世
○忠賴　伊加倉源四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　初筑後守　直觀

長男
忠香　伊加倉左近將監　早世

六世
二男
○忠長　伊加倉源二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前守　后叙四品所許昇殿

三男
時久　三左衞門尉　受領山城守
子孫居于加世田郷

七世
○忠兼　伊加倉又太郎賜名島津源三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　后叙四品所許昇殿　亦稱丹後守

島津家正統十四世勝久所授二男之證書

一門由緒久しき家の子伊加倉又太郎を烏帽子子と定めて島津源三郎忠兼と名乗らせ不斷の腰刀を與へ置く處なり

天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陸奥守勝久　花押

長庶子　忠年　伊加倉源四郎　后受領豐前守　器量凡庸不能爲鹿嶋家督　子孫居于宮古城郷

八世　○忠重　伊加倉源三郎　從五位下勘解由左衛門尉　后受領豐後守　直觀格　器量拔群故奉國命而爲鹿島家督

是間八代省繁

○九世伊加倉加太夫忠堯空○十世伊加倉伊右衛門忠濟
○十一世伊加倉清衛門忠温○十二世伊加倉伊左衛門忠速
○十三世伊加倉八四郎俊盈自是避忠字據先祖二世島津大隅四郎俊忠諱○十四世伊加倉加太夫兼起是時避藩主薩摩守重年諱據先祖三世島津大隅五郎久兼諱○十五世伊加倉織衛門兼家
○十六世伊加倉加太夫兼德

十七世　○忠禎　伊加倉源四郎　五郷警衛大長官九州五藩兵隊席頭　避忠字稱俊貞　著述鹿島外史五冊其他著書最多數

十八世　○忠祥　伊加倉源太郎　避忠字稱俊賢

二男　俊員　伊加倉吉十郎

甕島外史卷之三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十五年春。秀吉既與家康和親。質子秀康而携之。大擧殴信越已西。五十餘國兵三十萬。而西向。然不能指島津號朝敵。而剣義久殿上人官位焉。是依不懈朝献公貢矣。專所咎輕箴當職關白。而呼猴以爲大不敬耳奥。唯所表爲九州定封關白動坐于西海道。惟乃因無出關白于遠邦之例爾而已矣。至是先蒐佐佐成政。黑田孝高。蓮香家政。長曾元親。尾藤知定。宮部繼潤等。乘勢前來。于時。義弘營二豐境野上。乃誤燒屯。策三月十二日夜。方風雨潜却陣。敵以爲恫大軍而走也。徹夜冒雨競進。天明頃至。健軍。追兵已疲勞。（從軍小碓武尊西討行在之故蹟矣）義弘乃起伏。圍擊大破之。斬傷忽三四千。敵軍驚愕北走。失故地數里。殆獲佐佐成政。是戰薩兵四伏發銃如地雷。故鎭西軍記載成政等陷地雷火。然雨濡焇硝。不至沒全軍。且作之。西大河戰爲加藤福島等救佐佐敗。蓋正則清正共止肥後。非來薩地者。交謬甚。十四日。敵海軍翼陸軍。進豐後沖洲濱來。未知陸軍敗北。自負大兵。遊然碇泊。家久迺夜勝精兵載輕舸。而乘曉昧直襲不意。迅速如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叢刄亂斬矢丸雨注。敵蒼黃潰亂。觸刃中丸及焦爛。亦周章陷海者。頃刻凡萬數。殘艦漸斷碇索。乃狼狽而遁下關峽。修復船具器械。更不克前。家久迺乘勝。欲募我海軍精銳。密自豐後傳伊豫讚岐。直擣大阪虛。而燒滅其城市。然若魏延子午谷議。衆危未果。秀吉聞陸海共前軍敗衂。乃使幕臣一色昭秀及僧興山。稱足利公方使節。以調和議。實欲經閑日。以斷薩軍後也。義弘迺覺張良破秦關之策。急促家久。遄束裝。共退軍。日向爲入關守嶮。而得大捷。然已受秀吉。囑

託而有遮尾者。義弘蹂躙於前途家久後殿擭尾敵。是時我將田北城主佐多常陸介久政。特不肯捐豐後而不敢搖足竟節死于我城。

佐多氏七島津第三而領大隅佐多邑因爲氏。嘗建武間大樹戰功足利家賞之。賜薩之知覽院以爲其食邑。是際久政慷慨曰。今雖依策略措南豐恐上國之師以怯唱我孤雖不肖身爲島津宗族寧守豐後而潔死以令京軍識薩邦有男子耳。嚴決意更不退。上國大軍先鋒大友而來薄故邦內新附兵皆亡加義統陣久政懲令士卒曰。受命者可遄疾去今日孤決死殊雖多從耳矣。亦顧言舊從世臣曰。有父子兄弟在此城則宜一人歸祖國是存血統之道也。孤更無遺憾焉。衆皆請從節因大宴而訣飲酒擐甲而出戰隨之鎮騎數百。勁鬭累日。至矢盡丸竭敵軍輕進群聚蟻附。

而登壁。我兵若周可節守榮陽城。赤手執白刃而斬敵於壁堞間摠百千。力窮兵盡守將久政剄城上殘兵殉死者五十九人也。久政家孫世領知覽鄉萬石邑而務國老等也。當時於豐後主一城一邑者悉皆聞見大將久政潔死更愧去豐後率衛京軍奮鬭而死之。是間我軍別將金吾歲久而新納忠元阿蘇惟前等左右之殊不退豐後而進出肥田口臨筑前境而雖直從間道晝夜兼行。出黑崎小倉遄速欲斷中州海峽而傾墜天下大軍然聞龍造寺反窺我背而速巡軍會右馬頭征久守兩後急聚肥前海軍而破之。嚴守肥後連城乃陷鞠池故轍而歲久據八代城累扼山海兩路以爲禦秀吉是時秀吉親軍三月巳發超下關峽直入豐前大兵滿海陸我將高橋元種等雖奮鬭力不適前後。門司小倉時枝帆柱山香原岳等諸城陷元種所在力戰退守嚴石城所謂筑紫

造盤石所據。倔疆要界也。國史作盤井。訛訓謬字矣。秀吉前營姥嶽大張勢分軍自東西來先使弟秀長將兵十萬從東路向豐後而先行親將十五萬向筑前而直前我將明月種實當其衝時明月氏預兩筑而有精兵三萬令世子三郎種長將二萬五千而守明月本城及荒平河限寶森等諸城種實親督精銳五千而守冷水嶺若秀吉來內野街道則種實竊借薩之精銃手設十面埋伏而謀丸殺秀吉得意外之大捷亦若秀吉來明月街道我嚴石城等扞守僅經數日則種實潛從間道出下關峽焚上國之軍實若燕棣之燒運河糧船欲令百萬之豐師餓死於暖目間學遣驍將芥田惡六率虎貔鎮甲千騎而佑弟元種堅守嚴石城設百全計策而待之。秀吉諜知明月秘策頗慴怖其銃伏竊罷向冷水嶺廿九日急令北陸道軍而攻嚴石城直驟杵原山秀吉親揮采麾令

兩義兒丹波少將秀勝遠江侍從秀康將之令蒲生氏卿蒐雄口前田利長蒐雎口上杉丹羽等北兵陸續群進城兵不撓殺出死戰。攻軍累却。雖日至申不能近壁。秀吉迺脫戰袍賜氏卿而賞之。氏卿犯矢石附城壁縱火焚樓櫓至是城陷前路開通秀吉大喜迅速進大軍而薄河限城直出奇兵前向明月城邑乃大防稱明月家屬妻子既爲所係累明月氏兵守諸要界者。聞之而驚潰。種實憤懣頻說解本城未陷速欲督親軍而死鬭。擊却京軍秀吉以甘言誘士心若呂蒙取江陵時故士卒殊無鬭心種實不得如意。迺使子種長開城邑而降出雖然明月高橋兄弟。禦天下猛師幾廿日乃可謂名將矣時豐臣雌軍秀長輝元等。若曹操追劉備陪道兼行而來日向中書家久若張益德殿後據水而陣耳河岸據立岩明神社林暗夜前深淵列緬火而詒誘之京軍長驅蒐先者。

胥議曰。暗處乃深淵矣。島津寡兵唯守渡津耳。爭先就亂汀淺而沖深。甲者爲自後所推。而悉重沉。家久軍大笑鬨而退去。敵軍殘活者。絞濡衣徒切齒。是會也。薩軍不動手足。不費一丸。而溺滅甲兵數千。我勝利最甚。家久武略神妙。率是類也。天明秀長將惣畢而繼到。濟河津。薄高城。城主我國老山田有信固守之。秀長合大友等軍。而殆廿萬。攻高城。數旬。有信力拒。義久義弘與家久在里原而援之。秀長因築長圍。聯柵結塞。亘北南十里。令諸將分備城兵與後援陣寨凡五十一壘。毛利輝元與早川隆景。吉川元長。兵四萬。大友義統三萬。浮田秀家二萬。蓮香家政六千。長曾元親五千。中川秀政四千。尾藤知定三千。其餘黑田。宮部。南條。小鴨。龜井。福原。藤堂。來島等。各守要界。乃規賤岳法。我軍欲破之。四月十七日。遣使秀長營。請和。以闞虛實。且弛警心。宮部繼潤曰。今宵敵來

襲必矣。諸將詰其由。繼潤曰。高城不危。島津兵力未衰。奈何請和。見降使無愁色。却睨瞰我營。曲隅幾極目而出。是不使者。而諜者也。因諸寨增警心。二更薩兵二萬。鬨聲動地。超壕破柵。蹂躪山陰道軍。而蹈夷重壘。秀長頻怖。我兵鋒阻河固守。牙營藤堂高虎恒警寢。而夜不寢。故疾亂河而來救。既天明。黑田孝高及早川吉川等亦濟河進戰。孝高將村上某。大呼曰。秀長惣軍已馳來。敗兵信之復蘇戰。然薩兵叫聲震天。殺勢一當千。上國惣營擧默偃伏。而爲走計。我左先鋒日向庄內八萬石。主北鄉時久。勵兵特進。累破敵壘。縱鋒無前。時右先鋒大隅肝屬八萬石。主伊集院忠棟。當從海濱蹙敵橫襲。然忠棟已納媚豐臣。陽發空砲。而不恊戰。我軍遽如失右手。故不克陷秀長本營。西國太平記云。是時薩軍攻襲。則易陷惣營。然寡兵唯攻表一方。是依不識伊集院反不攻襲矣。於

是興國之戰爭。更不利。惣先鋒大將。中書家久。副將金吾忠隣。監軍伊加倉忠重。双馬。忠隣慷慨曰。叔父君英名震天下。以斬寵造長曾也。今日孤親手斬秀長。欲高名出家叔右。迺鞭月駒冑豐臣陣。形勢若輝虎斫晴信鍪頭。驍勇無敢當者。敵軍揃銃口。一齊放發。洞忠隣腹。苦痛甚。忠隣欲飲水。而速死。然陣營丘陵。遠求水無得。因家老鎌田左衛門政金。括鐙裏。獻青梅。迺食之。而殞命。年十九。日向飫肥城主島津朝久。亦爲一方大將。破柵數重躬蒙重傷。從兵負來牙營。大隅百引城主伊加倉忠重。亦與忠隣共勇進。撲敵將馘其元。不中丸而還來。義久褒賞之。證翰賞刀。今尚存。

今度於目白口上方勢取會之砌り本名源三郎事於御前毛付組打拔群之高名被遂御感之餘り御脇差正信銘有一腰並名を勘解由左衛門尉と拜領被仕候儀御不斷衆我々存知候證

狀仍如件、

天正十五年孟夏十八日　鎌田出雲守政近花押

伊集院下野守久治花押

伊加倉勘解由左衛門尉殿

中書家久亦將戰死。雖義久制之。家久不顧。義弘急命軍校帖佐宗辰而扼之。宗辰決心。飛馬到中書馬前。迺下馬。鞠躬俄脫鐙現肌。短刀中腹曰。國弟蒐將反兄命。則監軍某先當死。至是家久感慨控轡。義久義弘制宗室少年爭死。進親軍。開鶴翅。以押秀長。令前軍休息。晡時交綏而納軍。隆景孝高急勸秀長。而請乘薩軍退擧惣軍追躡之。募銃手以爲左右翼。銃丸亂發。鐵騎尾擊。片甲不還。規秀吉擊柴田勝家之大捷。尾藤知定捉曰。是策非關白親出則不適矣。敵前軍惣將島津中書。沈勇有英略。不類佐久玄蕃。猪

突狂勇。且義久義弘親軍。嚴重如大盤石、不可例勝家北國烏合衆。今日之戰、觀島津兵勢。陪武田勝頼破長篠柵。然爾時織田公不敢尾擊、矧於我儕乎。今雖稱捷戰、我兵死傷十陪島津殉兵。薩人剽悍、與爭鋒、難。亦每多艸伏。今日已薄暮。豈可深入乎。近健軍之敗。依夜尾島津也。覆轍不可再焉。窮寇無遂可矣。秀長隨之。秀吉聞、日向有天下分目大戰、而詳鞠戰狀、先賞藤堂高虎、以一萬石邑、殊褒孝高隆景略。因已后賜筑前于隆景豐前于孝高。以賞其績功、更咎尾藤知定戰前稱敵強、而収其邑、

尾藤氏藤原秀郷裔。居近江者稱近藤、居武藏者稱武藤、居尾張者稱尾藤。東鑑所載尾藤太郎知宣等是也北條時頼最親昵尾藤太入道淨心、子孫領尾張諸邑、至知定初所封紀伊十万石地、就亦代仙石秀久爲讚岐守護、今所取其邑。故入關東寄食北條。

氏政亡後。秀吉殺知定于尾張、故邑至是尾藤氏絶嗣、云當時秀吉賜感牒宮部繼潤云。島津關右梟魁。狂鋒無前。爾拒戰一晝夜。爾夫日本一之剛者也。乃爲山陰道旗頭、而加十萬石地、亦見薩俘五十餘員、而言活之。俘者不肯。各露髻則納矢死。晝秀吉拭涙、斬之。此曹依伊集院不後繼爲所擒耳。然秀吉深識薩人死戰、因頻促和。我亦依戰不利。暫歷之弭戰。休士息民、固守疆土、竊覵時變、切冀望。織田松平北條等爲動。是際秀吉累怖島津遣兵、而斷下關峽。乃令增田長盛守關間關。俗訛赤間。是已。亦令丸尾城戶、兩將守門司城、黑田長政守香春城、蒲生氏郷守嚴石城。其他豐前諸城悉嚴守兵、而禦後。粤秀吉身入筑前。乃出本領安堵印信、而降宗像。原田。岩松等。亦若明月所屬諸城悉入京軍而守之。亦嚮龍造寺政家力不適。雖屬我麾下。竊遣鍋島直茂于上國納欵、秀吉乞報父仇。因今爲京軍、嚮先入于肥前。唱天朝命促邦內諸侯、而急屬秀吉。至是秀吉率定三前。直進兵筑後。邦內諸城主皆固守。殊草野筑前守鑑家。筑後守鑑員。父子拔衆勁禦烈戰。

草野氏。元肥前邦。鏡宮大宮司家。而筑紫名族也。始藤鎌足之庶孫。太宰大貳廣嗣。任方面鎮西海。時京師侵佛法。僧正元昉等。頻有醜聲。且廣嗣妻最艷美。特守京邸。元昉挑之。妻以書告宰府。廣嗣怒甚。乃起紫陽之甲、以欲淸尊側。然戰不利。欲渡西土。愬唐帝。至到松浦郡而竟沒。爾后元昉來筑紫講法、觀世音寺內。于戒檀院。廣嗣遺臣等。夜襲院、捕元昉。而磔地。抛大石以碎元。大貳等憚官僧隱事、表雷死。於是朝廷祭祀廣嗣于西肥、死處而號各務宮。索廣嗣遺胤、而奉祭奠。惟草野氏祖也。源將軍頼朝。憑草野太夫永平納鐙刀弓箭于鏡宮。爾來蒙冠之舉。草野七郎太夫先登勇

戰。亦建武之戰草野左近將監斬名和伯耆守長年。歷世武名鳴西海。當時草野父子。扞戰甚劇。秀吉乃賂三萬石。急命加藤福島等攻草野所據發心嶽城。別遣富田奧山兩將。直前忽陷高良山。而秀吉親營之。自前後挾攻。而陷筑後諸城。草野氏間行來薩摩。爲臣屬。今鹿島士族。世稱草野神七郎者是裔也。秀吉迺陣高良山上。而大耀兵。徇肥前。望肥後。

高良山。古鎮西府城山也。蓋應神帝之幼。神母攝政之。抑御氣長足姬尊。（言稱超海而陷韓地、乃目齊小白越海。渡我筑紫而號長髓彥全一義矣）英武壯烈。漢語稱比彌呼女王。惟美面后義也。神后聞魏主曾叡。令其將司馬仲達滅遼東、僭長公孫淵。尋復探三韓之疆域。且吳主孫權亦。遣其將衛溫。諸葛直。侵南倭之鬼界。乃命健擊大連爲西海鎮將。而寘此高良山。（上古號健擊稱強擊者是指健剛人傑之謂耳）實九州咽喉要界矣。爾鞠池氏之禦足利也。每

據高良山前筑後河而待之。島津氏非不知是前蹤也。先是遣國弟左衛門督歲久。及新納武藏守忠元等。而欲與明月高橋共併兵力。固守筑豐兩前。然歲久忠元未至。明月頓敗績。失我雄鎭連城。我軍之蹉躓。等蜀主喪關張。粤肥前諸豪覩薩勢不振。率出城而謁秀吉。豐臣軍威益振。歲久忠元勵兵。嚴守肥後。當秀吉衝土豪各據城而固守。新納忠元驍武獨步海內。豐臣先鋒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少壯未足適武藏守絶倫逸群。在筑後不克前。秀吉察可智取不可力取。密遣舟師。誘薩疆海邊獅子島一向門徒。而累得水路之迎導。直迴海軍於我後。至是海運頓絶。軍實不能辨。我勢偏孤。而國人漸離畔。不可奈何。新納忠元令人從薩摩來。言我軍大捷日向走秀長。因集士豪子弟大慶宴。乃執枸而質之。直拔營徑求麻而班師。薩摩至屆境上。厚謝返質兒。粤秀吉發高良

明治十年西南役欲私學兵破肥後南關出筑後筑前。官軍勉強拒之。大戰爭之處此耳

山從筑後北關進攻肥後南關。此兩關。往古自鎭西府所寘。而歷戎蠻故蹟也。（古筑後北關已北筑後筑前肥前豐前。太宰府直管之肥後南關已南肥後豐後隅日兒界悉隸氏長者世管之令鎭西宰為下。司職。然為朝推略筑後肥前故天朝所容為義矣）南關城主大內山河內守。大奮戰擊却淺野長政。木村重尙。生駒一正等大軍。三日竟死之。秀吉迺令堀尾吉晴守南關城。而直進軍。時隈部但馬守親永。守鞠池山鹿等連城。兵勢最勁。秀吉頻遣辨士。出本領安堵印信。而招之。至是隈部參謁。而前路開。（隈部氏鞠池支族最豪家也若是詐紿而后秀吉竟殺之）秀吉前薄隈本城主鞠池越中守親政。力不適。捐城入山林。秀吉令淺野長政。守隈本。亦進薄宇土。城主名和伯耆守長高。亦入山。乃是長年子孫。自隨征西王。累世所守此城也。秀吉令加藤清正守宇土。自是巳南。島津兵既捐之。雖然。至秀吉親來宮原。薩之殿兵。漸濟八代河。而保東岸。然肥後豪族。主一城一邑者。未容易有降者。悉開城邑。而據山林覘

時變。故秀吉心殊不安。自宇土至八代。阡陌大榜路頭。而甘囑託。賂本領安堵印信。而累攬豪族心。竟降肥後世家名族。鞠池。名和。赤星。合志。甲斐。志岐。木山等。七十六名。而絶顧後之患。至是令福島正則守八代城。秀吉親超河海。而入棧敷城。我軍亦去肥後七浦。而堅守出水大口兩關。秀吉已臨薩疆。頻調兵與糧。然以肥後筑後無得積粟。是月廿一日。所會算京軍總有三旬糧。然則非期卅日。而速降島津。則可百萬衆忽居亡。粤秀吉心累憂患。急發令。以肥前穀。溢速運肥後。以筑前米運筑後。亦以中州粟航輸二豐。亦以四國米航渡日向。以給天下公役之諸州兵。雖然。運糧速不屆。故惣軍大半。飧肥後以北。而就土糧。漢史所謂食芋菽也。秀吉殊募精兵壯卒。而覘釁。欲不意入薩地頻矣。竊聞我西門守將島津忠永有宿意於宗家。秀吉累以利蹈之。謙立三州守護。忠永迺

俗史載秀吉之西役積全歲糧秣于豐之小倉大虛誕也漢史李左車所誨韓信兵先聲而後實秀吉雖無學能察李左車遺意而所聲張耳

先任守護代薩摩權守成久曾孫。而稱出水島津。內實領十萬石。邑。世當肥後方面。忠永素潔死日向忠隣兄也。然性質不頴。早劣暗弱。乃信秀吉謀言。出弟彌一郎忠榮。而詣豐臣營。秀吉大喜。出行每令彌一郎先驅京軍。瞻望大驚。秀吉威勢。始忠永祖父實久反鬩宗室有年。然惣領義久仁恕。配女。實久子義虎。而息一門鬩墻。外禦其務。故忠永迺義久外孫也。后從朝鮮軍事。為秀吉所戮。而家亡。當時秀吉依忠永不拒。親航出水灘。直入西大河港。而營江港獄。俗訛猫嶽是也。秀吉迺觀山海地理形勢。而令水軍將九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喜明。挦築大河以濟諸軍。親移牙河北太平寺。臨川流環軍營。大耀兵火近村。河南有平佐城。我族將桂山城守忠昉守之。義久毋家澁谷重豐。在清敷城。遣鎧甲百騎。而拯平佐。秀吉令水軍三將。及河西行長。蟻附攻平佐城。忠昉嘗大兵

（秀吉書記連歌師紹巴日錄云。新納武藏鬼武者也。常開大口欲啖京軍）

言笑自若。其妻盛年艶色。被髮力戰。偃符登妻。迺率婢女而立壁上。以箕振灰。攻兵眼不能開。乘機殺出。而逐豐軍。（事載日本女武勇集傳）殊城兵高城帶刀。斬獲大將嘉隆子九鬼八郎。粤秀吉察城固不可拔。傳令退軍。秀吉亦欲分軍。使薩隅北疆。使龍造政家。前田利長。細川藤孝等。兵五萬。自肥後向大口。是時義久欲雨侯苗植竟。則大舉而逐秀長。尙在日向。然聞外孫忠永降秀吉。敵軍臨西大河。且驚且怒。迺班師本府。而鎭管內。殊遺中書家久。拯高城。守里原。而當秀長。別國老諏訪覺兼。鎌田政近等。屯高鍋城。求麻主相良忠房。屯神屋。關國老上原尙近。守高原城。亦北鄕時久。固守庄內。十三城共皆爲中書之後繼。而保日向地。義弘亦據眞幸五城。爲中書之應援。兼爲大口之後繼。金吾歲久。守紫徵山口。諸城嚴鎭西大河上流。澁谷重豐據入來山嶮。與歲久俱佐平佐。新納忠元守大口關。五城。而當龍造前田等衝。世擧稱鬼武藏。至秀吉亦以此呼之。已而大軍近境。忠元薄遺糧米。曰。聞客軍乏糧。願食之傳氣力以攻我關。上國軍傳稱忠元素志有古人之遺風。益怖而無敢有近者。當時豐臣軍在距鹿島。來日向者七日路。向薩隅之北疆大口者。四日路。秀吉牙營。阻薩山來山。于二日路。蓋本邦軍行規一日六里法也。秀吉密遣間。瞰鹿島近傍。士女遊宴如平日。反報曰。懈怠甚。應長驅而得大捷。秀吉默然。顰蹙良久曰。癡薩子。何不畏我兵威之甚也。今吾長驅則直有殿禍必矣。黠桀島津金吾在河上。渠出妨輜重運路。亦所聞新納鬼人在北關。常欲開大口嚙我臀肉。故薩兒巨魁不敢營本寨也。深以爲疑。然而薩隅日南尾琉球。有大小百廿城。出質者特出水忠永耳。外受豐臣攻者。高城。平佐。大口也。一無陷者。我邦疆擧淸野。敵不能得片粒。然亦是歲

梅雨超常年。霖潦浸客軍。京兵惣病濕氣。秀吉累慎糧竭。軍老而有變。故遣僧興山惠瓊。入我營。副以一色昭秀。共促和再三。是間我軍交鋒則每雖拆敵軍。絕不能適智術作略于秀吉。且彈藥亦漸竭乏。當時未熔硝製產多。唯俟蠻船來西肥平戶。而買之耳。今歲平戶既屬秀吉。適我疆內有種島硫黃嶼。雖造彈藥。然不給縻天下師焉。因老臣等累諫義久。請保舊封。全名家。秀吉亦驖价近衞家。而請和介近衞氏答曰。全舊封三州。則和睦可促耳。秀吉曰願義久薙髮。而可詣豐臣營謝罪之過言。然則舊封可全也。於是

近衞家達島津氏之和歌

國廣久守禮る佳美も言能葉の風日和靡く心成平幾

義久乃解兵。五月六日出鹿島城。抵伊集城。薙髮稱龍伯齊。七日次市杵樹木兩城。而止惣軍。八日若沛公赴須門。隨近衆百騎。乃乘肩輿超薩摩山。濟西大河。而詣泰平寺營。是時擔乘輿者。指宿丹後守濱田民部尉。着麻上下禮服。帶大小刀。而舁之。至轅門而下輿。義久服十德衣。脫刀進步。秀吉令堀秀政佐佐成政迎之。禮遇最厚。成政左義久。暫即下坐。時堀秀政進席。而奏聲島津修理太夫降參。公禮秀吉嚴色。厲聲曰。匠作從前之敖言。依今日烏襟完以宥之。更無殘識塵。宣進席迺公茵前。於是秀政成政左右龍伯而坐關白茵前席一帖目下客位。事躰若黥王初謁漢祖。（九州軍記等書多記島津一家和睦不斬他之降伏也矣）至是秀吉迺溫色懇言曰。義久朝臣今日之懃懃。腰間最寂寥。宣速帶之。親解所帶宗近包平双刀。而手授之。既杯酒出。義久疑所毒有難色。秀吉笑曰。祝禮矣。宣勿酌酒。杯中耳。就召國老平田美濃守光宗。本田下野守親貞。少老執刀川上左近將監久辰。少老主履伊加倉左衞門尉忠重。及近衆頭野村但

馬守。並東鄉安房守。仝十左衛門。侍長揖宿丹後守。濱田民部尉，（始豐臣氏軍校制曰降參之禮宜主從十人入營中故若是爾后至松營何島津氏爲家督時家臣九人謁大樹蓋所製豐臣儀範也矣）於席次曰。爾等今日有變義久將殉之邪。有島津氏忠誼之臣。何甚衆。迺公有若義久則無一人有殉者耳。實羨高家舊國多節士。頻嗟嘆不息。各賜熨斗附白鞘大刀。特賜濱田以長刄槍。依是非城主家矣。時秀吉甫五十二。義久五十五。（是間嶋津氏密令畫工寫秀吉眞像今尙存威相充分最有福相完不類猴頗美男矣）秀吉迺與鼎州安堵印信，亦取義久書，而諭諸城主速弭戰爭，新納忠元不肯。曰。雖猴奴橫行海內無敢當者。吾寧致死力而獲之。夫客軍投身深入千里。弩末有何之憚。且時已季夏。我方淸野，猴軍卅萬不數日糧竭師潰。坐下肴秀吉元吸滿在目前。主公何不顧。義久强下之。粤桂忠昉出城渡河而來謁

桂氏島津正統九世陸奧守忠國四男。裔而領日向月野邑。因和歌綠句稱桂氏也。秀吉大稱前日勇武而賜寶刀。始大軍不能陷平佐城。秀吉以爲可城壁嚴重。乃濟河上其城而觀看戰蹟。平丘一堆。鹿柵一匝無有塹隍。唯伐樹木爲鹿角而已。秀吉驚曰。渠桂兒。一身都是膽也。至是九鬼喜隆招高城帶刀問亡兒八郎臨死形勢。高城曰。某當日放一箙十二矢。殪十二甲。弟九矢所贈令兒。如其狀也。京軍陸續競攻。我城將陷。一將擐緋甲而攀柵。大呼曰。九鬼伊勢守一番登。僕矢鏃支郞君面而發射。故命中。喜隆喜泣，曰。貴士勝話。耀我兒名於日本。厚饗帶刀而訣去。高城氏平姓澁谷庶門。高名當人高城權守秋月齊支族也。（子孫爲薩摩郡河間庄鄉士）秀吉迺溯大河觀河上連城要界。而爲班軍。諸城主出謁者。秀吉懇待之。賜物各有差。特金吾歲久決死不下城，

島津左衛門督歲久。我惣領義久三弟也。始歲久慷慨諫爭曰。秀

紹宋宣和中金虜逼宋京約和大貪而北歸宋人欲知兵者歟

吉用兵通神。素雖匹夫位極人臣。願兄公恭禮敬受六州二百萬，封而和之。衆舉曰。我武有誰當其鋒者邪。如織田大友龍造長曾。三好筑紫等皆海內雄豪。一戰每殪手下。猴冠者亦其亞匹耳。何言之怯。歲久歎曰。噫悖連捷不知愼則。蹶躓在向前。我軍若不利。至一旦有忍辱而爲國爲家納降猴關白歟。方其時諸君能爲之，僕不敢焉。作色而出。歲久性極忠懫方正矣。一言不欺毫末。據其邑宮庄城矢死拒之。當時歲久義氣激烈。有趙宋忠臣李庭之守揚州城發弩射降勅使之節風。我三州之義勇。舉拜手稽首。無不贊稱歲久。我島津之名聲。依有一金吾大益光。等季漢之北地王不降于魏晉。秀吉進逼問歲久。阿兄歸順。何不參謁。對曰。疾不可見也。嚴守邑疆不內京軍。秀吉屯山崎，城遣候騎五十二馬瞰之。歲久邀擊殆斬獲十騎。尙向豐臣親隊頻發弓銃死傷許多京軍忿怒。請攻歲久。然上國運糧不到屆而數十萬衆。前後苦饑甚。餓殍枕路頭。秀吉不能久駐。因云。巨魁既降而出質。豈顧枝葉壘痣孤城乎。乃避歲久城下。欲從傍路出大口而就糧肥後。粤歲久令嚮導找險隘規張良椎秦呂。乃揀死士徂射秀吉。利鏃穿輿凡七箭秀吉固慮有是等事。豫飾空輿而納以茶壺。躬先在前軍輕騎中去既二日矣。事類狄靑度崐崙關。故不能獲焉。是間秀吉濟過歲久邑傍也。先驅介冑者六騎頻呼曰。明日關白殿下軍行也。修橋掃道。乃秀吉親自呼也。故更無知者。其神智妙計若是。秀吉已脫危。達水流田城。然天雨降水。大河洪漲不能渡北。苦重地圍地數日。是時歲久自下流宮庄。義弘從上流眞幸新納忠元自中流大口。義久惣軍從橫川街道四方會擊則。秀吉親軍不足二萬。應猴元隕薩地。因我義勇壯士雖扼腕切齒至拔劍斫石。義久已下。

到河尾聲之賀契秀吉之當時

地名院號成務天皇五年分班諸州郡界而定長吏時所勅誼院廳方今之郡廳然京畿諸道既失古勅特雖我薩隅日三州經千數百載尚守勅誼所唱院號也矣

一門質兒。多出在豐臣海軍。故竟不能剸秀吉胞。至是義久等。切悔和之蚤卒。而不隨北鄕新納等所諫。然靡及。粤義弘竟奉兄命。隨流下而詣豐臣屯營。秀吉喜甚。且見義弘向創有數痕。大愉快之曰。不若是則不能略取西海大小十一州。對天下之猛師也。厚饗而還。是間新納忠元亦奉主命。而出城。時大口關前。前田龍造等陣。關後秀吉迺親營。忠元守其中間。櫟山羽月馬越等五城。

新納氏。七島津第四。而領日向新納院。因爲氏。新納乃丹裳小野約辭。而景行天皇行在蹟也。忠元琢英武。其忠勇氣節聞天下。少年有自比諸葛亮詩云。今昔二十七春風。吹入蕾叢花復紅。豈莫三分割據略。英雄不顧草蘆中。亦能和歌。鳴四方。因至尊召見。而錫褒旨。東大田持資。西新納忠元也。天皇嘗錫緘匣島津氏。題曰浪華霞勅云。判匣裏何物而開受之。忠元勅答惟御履也。果爾。人

間其所以。曰浪華之霞覆蘆義也。和訓蘆足同聲。勅使還奏。島津氏判中。至尊曰。判者必新納武藏守也。復果然。至是忠元詣豐臣營。秀吉愛其忠勇。賜陣扇道服及杯酒。忠元才兼文武。體貌雅麗。時連歌師紹巴侍秀吉側。乃發句云。頻邊威風凜鈴虫。忠元停杯握髯云。髯間鬱響懍忡忡。鈴虫一名鬱虫。指十字髯凜其聲也。故忠元唱和若是。秀吉壯其爲人。親間曰。爾復控弧關白邪不邪。忠元儼然曰。有主義久所命。則當席張元戎。獻鏃矢耳。（元戎諸葛亮所用之神弩而一發飛十鏃矢七箭魏軍甚怖蓋孔明基書經元戎十乘之義而所名耳）秀吉愕然。益感忠元剛直。因再曰。忠元封爾爲肥後守。高祿五十萬石。最不榮乎。忠元舒答曰。天朝以肥後錫主義久。則臣等欽守其管鑰耳。某固島津氏士臣。何望直錫。是時秀吉愛忠元。實若魏曹於關羽。然忠元竟不顧。秀吉賜偃月刀稱薩雲長。粤秀吉脫大口出肥後。方是間中書家久暴卒日

俗史作島津家久以里原降大怒矣抑列日向之方面高城高鍋里原未高城陷焉家久繖里原邪水史等坐記些不識地理愚瞭千萬矣

向高城下。

島津中務太輔家久。義久四弟。而英名鳴天下。始秀吉出大阪時。密語腹心諸將曰。吾於日本所怖。特島津中書耳。一戰獲龍造寺。一戰獲長曾我部。且勦光秀。害右府。大膽至極。亦數微行。常欲火我攝都。苟家久在則。迺公難靜食安眠。然是舉吾欲許舊封降島津。方其時有中書來我營則。即席與彼一服。而宜謚殺之。籌策既先決。至是義久馱親書弭日向戰爭。因五五節句日。家久初詣豐臣營。而祝和成。秀長令黑田孝高迎之。請空間而饗茶。給事扈從一見家久。頓發愛惜情。乃囑家久耳曰。毒矣。宜漫延下而稱病發。急歸薩營。勿名將藥死耳。家久快笑曰。天命矣。去此一步非死處。引椀爲飲。扈從不堪感慨。稱試先飲即斃。家久飲亦斃。然秀長家亡扈從名不傳。世以喪義兒名。大爲遺憾。家久沒甫四十一。子豐

久襲爲里原。主是際北鄕時久亦奉主命。漸出庄內。而詣日向口秀長營。

北鄕左衛門尉時久。七島津第六。而世領日向北鄕院。因爲氏。我藩第一大族。而盡忠節。亦隨一也。始時久特抉義久袂。而諫勿降。獻策若眞田昌幸欲迎勝賴曰。庄內十三壁。糧支三歲。秀吉糧竭幾旦夕擒胡猻在是行。然義久竟不赴庄內。至是時久雖詣豐臣營。不敢屈服鞠躬。竟不脫弓弦。剩令從者着猿皮外套。且雖賜直覲朱璽。斷不受之。秀吉怒甚。轉庄內。削四萬。雖然。秀吉薨後。島津氏復北鄕舊邑。方是際山田有信亦奉主命。而出城。

山田越前守有信。往昔平家侍臣武藏三郎有國裔也。嘗有國子有實事安德帝。行在而任式部太輔。后爲島津家臣。領日置郡山田邑。因爲氏。當時有信督精驍千三百禦秀長廿萬衆二越月。豐

土持氏領十萬在日向、五万在豐後。

氏之攻、轉如神鬼、銃礮鳴天地、梯棧舞樓軒。有信殊不撓、晝夜奮闘、確禦。實若郝昭守陳倉城。然至義久親書到、竟輸高城、秀長恨久不下、妨前途。作町方、坑牢、而內城兵、累日。乃放還於是、際秀吉既退、營太宰府。亦移屯博多。而將歸京師。粤收九州質子。大論功罪、沙汰賞賜各有差。乃剖符、以定封前後六州、現爲豐臣氏鎭藩。亦至、我骨骸若明月。高橋有馬相良等、或安舊堵、或封我羈、而爲直覲、殊譴肥後阿蘇廿五萬石、主阿蘇惟前。日向延岡十五萬石、主土持久綱。爲我先鋒。禦上國師、而收其城邑。因兩家共來、薩摩爲臣屬。秀吉累愛新納忠元山田有信、禦天下之猛師、密强令封忠元、宇土。有信天草。而位列侍從、昵近豐臣家。二人守節、不肯。特伊集院忠棟屬秀吉、意納媚、已甚。因賜庄內、十三城八萬石邑。準直覲。營別邸、權勢至凌主家。七月義久朝京師。秀吉饗以邸第。賜

璽牙五千石。別永賜播之能勢。播之龍野。萬石、邑。而充我秩料。是、封土關戰已后捐之。雖然每歲正首。自能勢郡納祝松于薩之大阪邸。至明治初年尙無敢懈焉。義久上京時已被編。故不能任中納言。唯叙三位。以高家席外衆諸侯。頭十六年。義弘朝京師任四位、侍從。賜羽柴氏豐臣、姓。以義弘非、惣領受之。粤義久歸國。十六年。義弘歸國。世子又一郎久保。在京師預朝覲事。久保義弘嫡子配義久女。而立惣領、儲子。十八年。秀吉討北條氏政、我世子隨之。槪如西役松平秀康、例。久保率親衛五百甲、而到關東、親騎渡相模川、先登。秀吉殊褒之。既北條氏亡。秀吉自會津贈書義久、而報知克關東定奧羽。時義久在京師、獨是西海前後六州、疆內戰闘累矣。始秀吉之來。悉與諸城主本領安堵、印信、而遣治戎事。至巨魁島津遂上洛。悉達先之印信、或收邑、或删邑。是故城主邑主大

忠時雖多男子、悉出妾腹、宗子久經及忠經二人正室所産也。

沸騰。乃擧兵而擊。秀吉所寘佐佐成政、于肥後。秀吉誅之。褫奪鎭西世家、故邑、更無所貽。迺隨意割肥後一國、縱與寵臣加藤淸正。河西行長。乃塗惡名于成政、而刑戮之。所謂勞駈曹操用小斗、竟貰吏首、謝兵卒之姦計。雖然豐臣。加藤。河西等。皆家亡、而不祀天理有餘殃眞可監耳。十九年。秀吉禪關白職、于義子秀次、而自號大閤。薩人輕篾呼大猴。是際秀吉陰欲殲島津宗家正統。最已甚。乃例鍋島直茂襲宗家龍造寺、擧伊集院忠棟、以自漸爲襲島津宗統、

伊集院氏。島津正統二世。大隅守忠時正室。伊達氏所生二男。大隅介忠經。復娶伊達家。班大隅半國。薩摩、甑島等諸郡、而樹二男家。嘗弘安之役。忠經隨家兄久經、而爲先鋒、惣將振源氏重寶髭切大刀。斬獲元之魁將、北條以擧元寇討治弟一之功勳。因鎌倉

殿中。諸侯群湊。大慶外戚伊達常陸介判官。伊達氏不耐喜。即日以受領、讓外孫。粤稱島津常陸介判官忠經。領十餘萬石邑。自此五世。至島津大隅介三郎忠國。益加盛大。復娶伊達家。生島津大隅、又太郎忠貞。然伊達夫人嫉忠國多妾、而歸父家。至是伊達家移書而斷交。故后世以忠貞稱他腹。然實正腹也。忠國讓忠貞以伊集院、舊本城伊加倉館。此古應神帝時。健璺大臣所築。巳后鎭西爲朝所再築、唱薩摩一國之地軸處是爾。於是忠貞任豐後守。稱伊加倉氏。忠國亦擧側室阿多氏所産島津大隅介四郎忠助、以禪伊集院新內城、后改久氏、任大隅守。稱伊集院氏。于時南北合一大臣、大將足利義滿所賜御教書

義滿　花押

伊加倉
伊集院　公務宜稱島津事

右兩家
一公義先官次第
一家事年長席順
已下
明德三年十月二日
是際伊加倉伊集院合領廿餘萬石邑。始父忠國爲守護代在向
江潟東目地。以壓伊東肝屬。后禪之伊加倉。故忠貞領伊集院東
半。甕島大川西半郡。及隅之禰寢（甲禰寢鄕伊加倉村非幕下入収納所而惣領伊加倉直収納邑也故以）
云
爲名姤良。鹿屋。九城。高隈。百引。市成。牛寢。末吉。恒吉。向之松山。旅
布志。大崎等。拾萬石邑。亦忠國祖所受元寇賞典。以薩之豁山給
黎。知覽。川邊。阿多。日置。六郡諸城邑。禪之伊集院。粤久氏亦領十
餘萬石地。抑島津嫡宗。自元祖忠久至五世貞久。居薩之出水城。

甕島外史卷之三　十八

故甕島一郡。完伊集院島津領之所。甚弘安賞典耳。方忠國女嫁
宗統陸奧守氏久。初分甕島川東半郡。以爲婿贄幣。於是氏久移
甕島居東福寺城。是正平年中也。自此以甕島定國府。（薩摩國府在高城）
（郡于水引鄕今號屋形原地乃是也故國分寺泰平寺共在此地爾后秀吉之來倚陣于舊府也）氏久子陸奧守元久。應永
初年移本立寺城。已后天文季年。陸奧守貴久移大龍寺城。亦慶
長初年。陸奧守家久移今之城山。稱是元久所贍外戚之兩家。盟
誓書
契約
右意趣者。雖爲天下轉變。於私御大事之時者。身之大綱存相
互見繼被見繼可申候此條僞申ニ者
日本國大小神祇殊八幡大菩薩諏方上下大明神御罰お可
罷蒙候

（近代薩摩守爲家督時一門領萬石已上者一員出謁大樹務公用是所謂伊加倉伊集院之譜第也）

應永六年十二月卅日　陸奧守元久 花押
伊左近將殿
伊彈正少殿
是乃忠貞子。伊加倉左近將監。兼豐後守忠矩。及久氏子。伊集院
彈正少弼。兼大隅守賴久也。當時於島津家。非右兩家有副書則
不能任陸奧守鎭守府將軍矣。因玆元久爲家督時。伊集院介四
郞。島津大隅守久氏副書。久豐忠國爲家督時。伊集院源四郞。島
津大隅守賴久副書。立久忠昌爲家督時。伊加倉源四郞。島津豐
後守忠賴。副書。忠治忠隆勝久爲家督時。共伊加倉源二郞。島津
豐前守忠長。副書。貴久少年爲家督也。仝豐前守忠長副書。抑伊
集院忠棟。素庶孫末家者已。然當時伊集院嫡統源四郞忠能。
出亡寓肥後。忠棟招之。與末吉勝岡萬石地。易系圖故文書。而自

甕島外史卷之三　十九

稱伊集院藏人頭。是宗祖賴久昵近足利家。所任官名也。忠棟改
庄內居邑。而號島津町。事見豐臣家大名牒。亦子忠眞稱源四郞。
是伊集院嫡名矣。加之請義弘女。以尙忠眞。而謀不軌。日夜不息。
惟秀吉見伊集院故文書。而竊所囑令忠棟襲惣領家耳。蓋夫松
平之於石川。島津之於伊集院。北條之於松田。上杉之於河田。共
其意同。秀吉之肺腑。殊可不恐懼乎矣。文祿元年。秀吉將取明國。
先略朝鮮。征軍九隊。兵凡廿萬。義弘帥薩師萬甲。而將第三軍。始
秀吉以我大藩出兵丁二萬。就中五千兵役。出水里原。兩島津及
明月。高橋。伊東等。勤之。義弘應率萬五千。然自蒙天下師。中間四
年耳。以國羸民苦。累訟減兵數。因公議僉萬甲也。三月。秀吉來肥
前營唐津。而指令遠征。諸侯恐帥師而入朝鮮。我將大隅山田城
主。梅北宮內尉國兼。（梅北國兼嫡裔梅北宮左衞門適伊加倉後貞叔母聟也）薩摩伊作土豪。田響

荒兵衞。大隅始良豪族。伊集院右京亮。共性勇猛有膽略。當間欲乘虛襲行營斬秀吉。而報宿仇。將起兵于肥後。是際金吾歲久。新納忠元等。亦頗右梅北等。時義久在肥前。國兼等急馳价曰。臣等今稱君命。假征韓出師。衆陪道兼行直攻行營。而擊不意。若光秀斬信長。則百全秀吉可坑。前恥可雪。天下可略也。願臨機。君公亦從內應之。義久怒。輕舉斬其使。而雖制之。梅北等既舉兵。首取佐敷城。次略八代。進戰小川松橋兩驛。而連捷。於是從前依成政事意外喪邑土豪。及舊城主家族等。累陷朱印詐謀。切齒秀吉者。悉皆雷同峰起。荷糧擔戈。奔馳群湊。而佑梅北等。頃刻衆數萬。勢忽傾肥後。鎮將清正行長在海外。虛城無人境。梅北等縱橫席卷。略宇土。取隈本。而據其豪富。若劉備得成都。時出藏穀庫絹。旋諸將賑士卒。而大饗兵衆。目中無肥前。因大言曰。當世不怖大猴者。特

國弟金吾耳。宜推戴左衞門督歲久。而誠胡猻遂大望也。恃勝如武信君縱酒擅意。竟國兼等爲敵間所刺。而死。黨與皆潛匿。義久告秀吉。而歸。國鎮蜂起。國兼素天智帝裔。而義久寵臣。勇冠三軍。且賴朝委任梅北。以爲忠久毋。乃島津之元勳世臣也。故竊寘國兼孤梅北次郎左衞門于隅府濱市。而豢之。秀吉使細川滕孝。令義久譴弟歲久云。先役不參謁賊箭犯乘輿。竟不覲京師。今有疑梅北等事。然役朝鮮樹軍功償宿罪。則當赦之。然否任己之所望而已矣。歲久聞而自刲。全從前之言。證不屈秀吉。殉之節士二十九人。等田橫客。就中歲久長臣鎌田政金。先衆而潔死。

鎌田左衞門尉政金。源氏世臣政家庶裔也。嘗傅金吾歲久。而務家老職。嚮方歲久拒秀吉。竟不下城。秀吉召家老。粤政金出。秀吉懸命諫歲久。而賜時服二領。政金還告其狀。歲久弗然曰。爾亦受猴冠者賜。而追從之邪。政金謹曰。所受一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公賜也。臣未知有稱猴冠者人矣。歲久怒甚。幽政金。樋脇鄉于一叢寺。因政金自號因獄左衞。贅居六個年。聞金吾事急。迺出寺。超山險。到歲久死前。而鞠躬剖腹。古今大稱其忠節。是裔稱鎌田囚左衞。世々務東江城卿老職矣。歲久之死。文祿元年七月十八日也。子孫世々稱島津左衞門。領薩摩日置萬石邑者是耳。然俗史記秀吉欲渡海。淺野長政諫爭。梅北等舉兵等。翌年事謬甚。是歲五月。和軍進陷韓都。取朝鮮八道。諸將分守州郡。至是義弘守永平。姪豐久守春川。時韓將元豪破蓮香氏兵。乃乘勝率江原道虜數萬來。攻春川城。豐久與毛利勝信扞戰。義弘援之。而擒元豪。定江原道。獻首級于行營。秀吉大賞之。亦有金華城。當江原。咸鏡。慶尙三道之要扼。而三面受敵。且疆土寒烈不生穀。亦無蔬采。諸

將惧辭守。衆議使義弘守之。伊集院忠棟難曰。雖我兵精勁。素非金石。請讓他勿守之。世子久保慷慨曰。諸將累辭。是因不武矣。我何履其蹟乎。請速行守之。義弘然之。北進守金華。故清正等得無東顧。僉而長驅。獲韓之王子。（是際加藤獲一二之王子。島津獲第三之王兒。其事出此次卷）金華城後有高山。韓兵據之。而瞰我城。久保攀嶮而攻之。廚下矢如雨。我軍發銃齊登。遁擊走之。斬馘許多。久保曰小戰每獻首級。似表虛武。悉梟山樹而去。島津氏戰率是類也。故非大戰不奏其狀。不獻首級。然秀吉稱之冠諸將。二年正月。明國發兵而救朝鮮。河西行長等。與戰不利。諸將皆傳檄。湊韓都。特加藤清正在咸鏡極奧。不能達檄。衆就義弘而計之。我將敷寢越中兵衞蕃請行。義弘壯之。使猿渡掃部副之。分銃手精兵二百而遣之。行廚中十餘日。晝夜連鬪而屆清正營。清正大褒薩軍驍勇。既而明將李如松。乘勝薄國

都。因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邀擊碧蹄館。義弘見隆景宗茂以寡兵當大敵。急令我將有馬重純。遣大礮手一隊百兵而援之。我軍廼如宗茂陣而立。部曲。頃及東白。野雉飛翔。觸我陣上幾數百羽。立花氏老將小野和泉。言薩將重純曰。明國大軍已近來。故山禽飛懆。客將夫警心。重純廼將彈藥于車礮而再三監定放發。見當是間號大礮。率百錢。形頗馬陽。今尚多存。既天明。明軍旌旗如雲。兵來似潮滿。隆景先會。而雖奮戰衆寡不適。漸殿却。明軍齊進蹄蹙。時薩兵看極明軍之群頭。輙大礮一齊連發。敵陣忽碎潰。明之驍兵悉倒斃。宗茂進兵橫擊如松親隊。隆景復返戰。竟大破明軍。薩兵尚進四輪礮車。望虜之中堅。大將旗鼓天蔽。而累發彈。一丸竟折如松馬足。如松逆墮。隆景先鋒將。井上五郎兵衛。飛馬仲槍。雖刺如松。當堅甲鋒不徹。如松族將李有昇。返戰代死。而得如松

活走。然切悲歎有昇死。而至哭泣哀悲之聲乃達晨。皇明實記載一金甲倭騎前摶李將軍急矣。廼記井上事耳。時在韓諸將。深慮晉州牧司領大兵來。與李如松胸背夾攻韓都。使義弘守熊仁。而當牧司衝。明主朱翊鈞聞戰不利。陽佯請和。秀吉聽之。命諸將去韓都。而營釜山浦。義弘殿之。屯固濟。尚壓晉州。明軍前尾和軍還而躡之。更無和約可必信。秀吉怒。令諸將合兵攻晉州。晉州城嶮而食足。牧司悉銃而固守。李如松亦屯固城。衆議推義弘當如松衝。已而秀吉書至。當以浮田毛利兩家兵四萬交押如松。而其餘悉攻牧司。至是薩軍肉薄攻晉州城。諸將作龜甲車。而衝城門。然爲鹿角所遮。甲車不能轉前。我先登中馬大藏。允大力絶倫。赤手向前拔弃鹿角。恰如刈草。清正等愕曰。武庫君重實一士。勝龜甲數車。褒羨甚。竟陷城。斬馘六千。秀吉大快之。賞諸將。義弘復還固

濟而押如松。是間天災流行。和軍與明兵大疫於薩營。一門島津彰久。國老平田歲宗。已下疫夭凡千餘人。后世所謂印度霍亂是耳。九月世子久保。亦罹疾薨逝。年廿一。歸葬麑島殉之者三人矣。三年。秀吉令義久送書從薩摩于明國。而探明主翊鈞意。明主聞島津氏日本帝族。而大諸侯。乃等十三布政司。以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孫名目答書。請更修隣好。而息兵休民。因覩書秀吉。是歲義弘第二子忠恒立爲世子。廼朝京師。直到朝鮮。四年正月。秀吉有疾。欲得虎肉而藥食。令我獵之。時積雪沒山。至三月漸消。因狩昌原山。獲猛虎二頭。而献之。今麑島文庫有虎狩記。然潤色文躰。而疎事實。特忠恒扈從。奧關助年弱冠。親見而所筆記極實錄矣。始義弘以獵虎詢之韓人。對曰。猛虎性好高。而不居抵。每據踞山巔。感東白朝陽氣漸。而吼嘯數刻。百獸聞之。或穴或遁。

因前夜調衆。矇明聞虎聲。而圍其山。則應獲之在手裡。義弘以爲然。矇蹈寒山。而圍。三猛虎據嶽巔。虎睨人衆圍繞。而怒吼。聲如鯨鐘。義弘急令狩監消銃火。解弓弦。是愼所言以飛器獲班獸也矣。弗曉一虎不怖數千兵圍。從嶽巘飛下。徐步原野。而來右馬頭征久。家士安田次郎兵衛。待伏塲。金毛針如。碧眼光射。舉安田不得已。拔吹毛二尺九寸利刀。搆前而跪踞。頻護身待之。虎常以嚙人之喉爲規。故飛騰猛翔。欲嚙安田吭。過爲利刀所貫而即斃死。義弘忠恒。大褒安田沈勇。寂然不動。而賜忠恒親所帶兼光名刀。因亦約締山圍。逼近虎嶽。然無敢有上嶽搏虎者。義弘怒。忠恒令圍者上野權衛門上嶽逐虎。上野廼放馬口。拔刀向虎而攀岳。猛虎從嶽巔一飛百丈。直嚙上野吭。揮左右而拋上空宙可五間。亦翔飛登嶽巘。益振猛威。雖然虎額至右眼唇爲上野所斫劃。而鮮血

溢流。虎猛漸衰。於是義弘從士帖佐六七郎進上。擲斫虎頭。三刀與虎奮鬭。福永助十郎繼進。執虎尾。捲松樹。虎爲人所執尾。則猛力頓耗竭。至是長野助兵衛。進抱虎。刺其腹。虎苦狂。欲嚙帖佐六七踼莖。六七雖避之。反身爲所嚙脾而倒。虎亦不拔牙。而斃死。子虎一匹奔他山。迅逿非人胏所及。帖佐創口無瀝血。唯牙毒逆上。責脚下。三日。竟絶命。獲虎二頭居伏水。時秀吉褒稱曰。清正等獲虎。每有丸蹟。今島津所献。完無丸蹟。手縛猛虎。必矣。可謂壯也。乃召還義弘。因留忠恒。而守固濟。鷲五月揚帆。六月歸朝。而謁太閤。時秀吉在伏水城。着鐙袍陣外套。而見之。是待遠征軍將之禮也。乃慰謝積年之軍勞。先招茶室。賜親手芳茗。畢秀吉親携義弘手。而遊庭墅。遇松下有茸。秀吉跪而手采。命庖人羹義弘。復還席上。時山海珍味。美酒佳肴。盛數十器。而具義弘前。秀吉親起進酒。爲

壽。脫躬所擐鳳錦外套。加義弘肩曰。外征諸將皆少壯。而武庫君特老軍務。故迺公深賴貴將。托所愬藏卿夫鼎。秀吉嘗所親藏。金鍚兜。以今所飾床頭。親手賜之。義弘且增邑播磨石見地。而賞之。依明國乞和平。暫許歸國。而休息。慶長元年。明使聘京師。而拜秀吉。然和約不適秀吉意。再發兵伐韓。明始義弘告世子曰。和約詐謀明矣。督心陪從前。應固守屯營。至是牧伯皆再舉。而紛擾。特薩軍自若。二年二月。義弘帶元師巨擘任。而復到朝鮮。立花宗茂記云。征韓後役。島津義弘爲中央大將。蓋實錄矣。七月義弘督諸將。進破全羅舟寨。姪豐久先登。先是造戰艦。最堅牢。然行甚遲。故號牛艦。十五日昧爽。豐久乘之衝敵艦。勇進奮鬪。而奪明大軍艦。虜海軍悉潰散。及奏捷于本朝。藤堂高虎。加藤喜明等。爭角先登。一二。然實豐久第一也。故欲言之。伯義弘囑姪耳曰。爾雖庶門。尙號

島津與新侯冀賞。輩曹殊矣。欽毋隕家聲。而宜摸避樹下耳。豐久領默。捷聞至。秀吉沈吟曰。是舉。小島津里原兒。先登第一也。明艦未得起碇。而所奪矣。他至則。虜舉斷碇索。故不能取敵艦也必矣。然伯爺諭姪兒。而讓功。群小也。賜上賞。于豐久所獲之明艦。繫之。攌港。時時觀以爲娛。后年秀賴入薩摩。駕此艦。云征韓諸將陸前攻南原城。義弘進斷全州援路。加藤喜明隨之。既而城陷。虜騎夜走全州。薩兵要之。八月十五夕乘月明。斬首四百廿餘級。諸將尙進入忠淸道。向稷山。而連戰。明韓兵悉湊守國都。故義弘特進入都之南輿。而陷承天城。大獲韓之積聚。城內有巨大塑倉七個。一倉充麥粉。二倉充胡麻油。三倉四倉共充蜜甕。五倉充醃大魚。六倉充塩莨。七倉充精米。其他家畜。鷄豚羊甚衆。薩軍朝暮飽豐膳。糧有二歲儲。然至初冬。韓地酷寒。人馬跔蹶。明兵保韓都不敢出。

諸將累促義弘。而班軍。是間義弘深慮軍實。前後薩軍所過。諭韓民隱山者。與書島津人相贈字。揄札。以爲信牌。嚴禁殺掠秋毫無犯。乃令民歸鄉里。取田穀。及采土產。以輸貢賦。作敖倉。而貯糧穀鹽菜。累具後備。故在韓諸將。常雖饑乏。薩軍特糧食豐饒。兵器戰具陪他。於是義弘殿愬軍。屯泗川。而爲中央將。加藤清正爲右翼在蔚山。河西行長爲左翼在順天。長曾盛親。中川秀成。伊東祐兵。明月種長等。四國九州諸侯。役築泗川城。造作畢功。而去。至是義弘居二城。世子忠恒在牙城。明人稱之泗川新寨。要界冠諸屯。東維有金海城。高橋統增守之。其次有固城。筑紫廣門守之。西距晋江有晋州城。獼牧司所據。我將三原重種守之。次有望津城。寺山久兼守之。次有永春城。川上久智守之。次有故館城。右馬頭征久兵守之。形勢顯恒山蛇。（今作常。依漢人避文帝名也）三年正月。清正等苦蔚山。義

弘親出而欲拯之。公監衆議共不可曰。泗川當全羅忠清要衝。宜無拔足而固守之。義弘不忍徒視。傳精兵姪豐久而遣之。屬吉川氏故當時吉川兵鋒利甚。清正等感稱之。實薩兵力居多。六月。明國大擧江漢楚兵。將攻島津加藤河西。分軍從三路來。始明國知島津氏日本大藩。班擧兵三分二。而對義弘。粤董一元與茅國器將漢南兵廿萬而向泗川。二人固聞薩摩州兵剽悍而勁敵。乃識力鬪接戰不適。頻謀以智術。却薩軍。因專虛喝。劫我軍情。屢矣。先是。明國南京。兒年十五。避繼母禍。而投薩摩。

明人孫兒。吳國孫郎裔。而江南大富家子也。繼母常欲藥嫡兒周已。子親愬聞。扶桑石曼子聖人。能養老幼。而便商船遣薩摩。於是頴娃揖宿兩郡三萬石領主。頴娃久虎豢之。以爲扈從。蓋頴娃氏天智帝裔也。孫兒隨主在鹿島邸。國人擧憐之。唱漢人孫兒郎。而

殊叮嚀之。仕事多年。至壯歲。會繼母沒。親族招之。粤辭扶桑而歸明國。惟我天正十六年戊子。明神宗萬曆十六年也。僅間三載有朝鮮事。明主榜諸路。募識日本者。南京應天府。擧孫兒而應募。明國君臣審知島津豐臣有宿仇。迺孫兒所語也。至是更名長昂。是所據長沙桓王謚矣。乃使薩營攜本邦所謂口狀書而捧之。

大明擧兵百萬。水陸並來。責貴將。足下既陷死地。宜救一條之生路。速揚帆而去。以爲全身保家。是方今之上策也耳

義弘有學識。親看了曰。書意可笑。孤何敢怖爾衆大乎。應詣戰曰而決勝敗耳。迺報以戰書。俗史作義弘叱而逐明使。最繆事實。是時自孫兒去薩摩。既十有一年矣。然尚我將皆曰。言雖似卒爾。使官容貌酷類孫兒耶。是耶非耶。使漢拜伏曰。是矣。義弘曰。使者識寡人耶。曰。君公國大弟。御館對僕舊主頴娃左馬頭邸。嘗方所出軍豐後。左馬頭餞之。獻君公于金梨漆鞍。僕爲擔之。當有所記。義弘曰。然。粤衆心戚戚。更發舊情而欵話。孫兒曰。至僕少蒙薩恩有今日。因啓赤心。嚮在貴國。現視九州戰狀。雖明軍楚兵衆盛。不若薩軍兵鋒遠矣。不足畏也。唯僕之所患惺。令既依被明服。戰日所併殲已。故欲先戰而速脫矣。情態懇懇而去。明奴隨來者皆踏詣城門傍。觀我將種島久時等講銃砲的者密袖小鑿。每發竊穿的。標證而呼中。故百發百中。明人怖薩摩銃手已甚。是種島流砲術。極秘義而所謨古阿部。磨礱蝦夷時。膾鹿角碁石。而喫之已以藷蕷造鹿角。以黑豆擬碁石。快啖食而威北狄之術策矣。義弘覺大兵已近。急撤晉州戍。而納新寨。明軍前臨晉江。望津當其衝。守將寺山久兼固守之。時方盛夏。明兵浴河。久兼豫儲伏發銃殺數百人。或白晝熾旗幟於山谷。以爲援兵大到狀。或暗夜挾繩火於

河岸。以爲有埋伏狀。或蚤出搜林叢。殺敵之樵秣。或晩出鳴虛銃驚虜營。若是自六月至九月。新寨守備完具。至是義弘謀致廚堅城下。而殲鏖之矣。是明人郭國安投化薩摩。

郭國安字理心。往昔李唐中興元勳。郭子儀裔也。嘗子儀所封汾陽。當時水災損稼。民戶罷弊。子儀下車。乃塞橫流浚川礁而通壽水。從是田稼倍常產。而黎庶富饒不知歲歉。子儀亦長壽。唐人諡郭王八十壽賀之觴。蓋本邦所傳壽老人圖是也。汾陽郭氏累代官途榮衛。國安亦爲及弟赴北京。然遇霖雨運河溢。後期而徒還。半途聞商舶航日本。欲見所謂蓬萊君子國。石曼子曰新聖人。迺乘航來我西大河港。國主賜第宅於鹿島海濱。而與祿等明朝及弟者。擧爲學士。掌翰林事。以便明琉牘書來復。且兼世子侍講。既而有妻子。至是改名汾陽理心。隨在泗川城。適明軍發一婦出自

別傳曰國安寶所堅明擧深懷怨恨昔江南李某堅南唐擧乃退釣江上密引繩測大江之廣挾方趙宋太祖討南唐李某先詣闕下而說地理不失尺寸能契國安之泗川擧

泗川城。而得陰語。書拯此婦者。令公之裔埋兒之父。問其名則有人口無木案。以呈茅國器。國器觀不能解。乃入臥內觀之樞要者賛畫謀主諸葛緝解曰。惟郭國安也。粤參謀史世用。進膝曰有親國安。蓋史世用亦。少年爲儒生時。欲見石曼子曰新聖人。來薩之防津。然每歲明舶入港則。郭國安掌通譯。且得家信。因到防津港。適見世用共大悅。雖非舊相識。同是明國之生徒。双袖攜手而來寃島世用主國安家。與緇白講朱學。還時憑傳親語及手翰于汾陽父母。今世用之參謀韓地。依往歲履本邦實地。所明主殊命之也。於是茅國器令世用誘國安。爲內應賂以封汾陽伯。令子孫世襲使麗倭通密書。麗倭者。乃謂日本人商止麗韓矣。雖然先之出婦。素義弘秘策。而固與國安所謀也。故義弘令國安約明將以九月廿日燒望津要城。明將信之。至期日。明兵前臨晋江守將寺山

久兼陽燒。而遁走。至是明軍決意。而濟晋江。永春望之。即日走。廿一日毘陽。戍兵走。廿八日。故館守兵將走。夜炊飯。虜陟高岡肝我煙。不意來急圍之。右馬頭征久家老川上出羽守忠實率衆突出。潰圍而退。監軍相良玄蕃允勝目兵衛門。力戰死之。然斬獲明將李寧。盧得功。玄蕃相良日向守子。兵衛勝目加賀守子。共寃島世家也。始征久嫡子彰久。代父役朝鮮。文祿二年疫夭。年廿九。爾后兩監軍。與家老統其衆。玄蕃達養由技。無虜應弦不斃。然矢盡。馬亦斃敵矢。因竟戰沒。兵衛馬無恙。届新寨。城下雖然聞同職玄蕃死。迺解所帶短刀。而托從騎。永省於親加賀守。復回馬蹈虜軍。而戰死。明之兩將。其一爲相良所射殺。一勝目決死。樸鬪。所刺殺矣。川上忠實擐紕甲。而殿戰。躬蒙十餘矢。乘駒亦斃敵矢。雖然從兵力戰。奪虜馬。而騭忠實。勉強達新寨。已到城門將下馬。箭身不能

堪。義弘自樓上見之。急令人佐之。騎而入城。衆奮欲出戰。義弘不聽。明軍不數日陷諸城。心甚輕我。輙悉濟晋江。連營卅里間。而露次。明韓兵現可卅萬。大稱百萬騎。我衆請夜襲掩擊墜之。義弘曰。未可。虜軍露次不日攻我城必矣。我已以逸待勞。一戰殲城下。顧不快乎。衆大然之。是際凡十日。塵埃降泗川。而不辨物色。世子試出黑漆硯匣于城庭。而驗之。須臾失黑色。義弘諭曰。虜師明韓無算大軍。日日近來。故歩塵隨風而爾矣。衆始愕敵師之夥來。廿九日。明兵可廿騎鳴鉦來。樹榜木於城表。而退去。因取榜讀之。其文云

明日十月朔且可攻新寨。

豫諭其故於寨將勿彷徨

義弘迺嚴守備。弗曉明軍大至。旌旗覆天。鬨聲動地來。屋瓦皆震

動。塵砂騰如雲霧。以車衆來也。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董一元將中軍。郝三畯。師道立。馬呈文。藍方威。將左右軍。日出環圍城。如鐵桶。至辰虜兵臨隍附柵。我兵發弓銃。斃數千人。虜不屑。擧鼓鬨鏜。踊躍就進。以巨熕壞樓櫓。就中忠恒所上。東門樓映朝旭而遮箭。板硃光輝。虜知主將樓。砲發甚劇。義弘迺命有馬重純急以糊席覆遮箭楯。而絶光輝。虜如蟻陸續。攀堞而齊登。我兵叢槍刀斫刺之。刄鋒豪血。忽爲鈍。城危甚。時十月。韓地雖寒冷。我兵遍身汗流。喉喝而苦喘。故每樓上桶水浮椀飲之。且銃砲熱則。漬手巾于水桶。乃拭銃之表裡。以冷之。而發丸。雖世子忠恒尚飲椀水。而潤喉。發丸放箭。虜殊回窮。欲破我北門納潮口。焚尽郭內所護舟艦。而頓無我走路。俄轉向增兵攻北門甚猛烈。我軍銃熱弦絶。苦發丸放矢。義弘急令連發大礟。累擊虜師中軍輜重隊。先是義

弘深慮大軍來攻豫測量城外要塲町間而無有所遺。故我發丸中虜之硝櫃。霹靂如雷煙烟漲天。虜大驚擾。義弘急令衆殺出勢如決河。虜軍披靡。忠恒先登而逐之。茅國器大隊悉赤糍。其兵精勁。乘虛欲奪我城。急前薄壁。北門守將圖書頭忠長。死戰扞之。國器明之名將。稱猛老爺。兵鋒銳甚。且衆寡不適。我兵將潰。明兵薄乘勝。忠恒下馬親鬭。斬虜驍兵。躬亦蒙槊創。且失驊鹿毛乘馬。北鄕三久下奉馬。義弘已結陣欲城守。寺山久兼。樺山久高等。儲奇策遙超丘。廻兵國器後。大鼓譟而頻連發銃礮。時國器精兵悉在前。而隊後荷糧餉夫卒巳。大驚四散。國器亦愕以爲外援大至。斷明軍後。遽退走。明史作固城援兵亦到。是所慫寺山樺山等謀兵也矣。至是我軍追走逐北。而蹋墜虜於晉江。殺獲超十萬。亦孰得燕代汗血數千匹。就撰其良。爾后歸國爲廄馬。后世號韓牧在鷄

島吉野海邊耳長巽倭馬。明日集城傍尸首。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七級。而冬晷尽昏。未至搜山河時亡虜重傷艱步者。伏匿叢藪溝壑。亦數萬矣。我衆請復至明旦拾其遺馘其匿。以搜山谷探川淵。而舉首級十萬。義弘不肯曰。虜亦天地間同生也。奈何忍馘殲其疵傷半活者乎。軍既大捷。尙衒功我所不敢爲也。乃劃三十間四方。九百坪大坑。而瘞虜首。築京觀。唯遺左耳以爲證。醃數桶而獻本朝。頸牒云。惣領義久麾下軍所斬九千三百二十級。世子忠恒親軍所斬。一萬零百零八級。監國義弘從軍所斬。八千三百八十三級。家臣大族伊集院源四郎忠眞兵所斬。六千五百六十級。北鄕宗次郎三久兵所斬。四千一百四十級也。三久辭不屈秀吉。北鄕時久子也。時島津豐久歷背敵在維城。故不列首功。亦雖義久一無渡海。麾下更代而在韓地也。大捷之奏屆時。秀吉既薨。因五

大老松平家康等。贈連名書而慶賞之。且乘是機會令外征諸將旋軍本邦。蓋在韓諸將。悉憑公監而告戰狀。特義弘被秀吉殊命。故致直聞也。俗史記以薩軍所焚穀。不踰明兵。愆甚。我軍更無所焚穀倉。現我軍實積穀。在泗川大城中丘。唯明人焚路頭數子城。以爲記空疎。覆大敗耳矣。當時雖薩兵不尾擊。明軍卻走凡五日路。逼星州尙怖薩軍乘勝。長駈而躡擊。更使參謀史龍海與先使孫兒郞俱來泗川城而納和。且遣猛老爺弟茅润演爲質之。獲大明質子特島津氏耳。本邦舉稱之。是時間新寨亡數于孫兒。曰以糧食測之。即死超八萬。後日以傷死者未遑算。故豐臣氏令樹碑大佛寺。記泗川大捷斬虜八萬。乃證孫兒言也。郭國安云。於漢土史文古今十陪首功。故秦長平之捷。坑四十萬。蓋實可四萬。其他準之。亦嚮陷晉州獲首六千。至秀吉內書來大稱六萬。然則島津

氏韓國之大捷。號斬馘八十萬。尙可矣。明史稱石曼子不捷新寨則。倭人不能歸邦是也。義弘乃令附庸寺澤正成護明質子。而調督固兵速送之。日本是間正成亦間孫兒。曰泗川之事。他議如何。孫兒曰。僕親聞國器所言。其話曰。我敗績新寨者。其失有五矣。島津令寡兵據望津嶮。我過謂兵多。自六月至九月相持。遂令新寨修營堅固。其失一也。余謂先拔金海固城。則新寨自潰而一元不從余言。攻新寨而敗。其失二也。戰新寨也。令陳璘速率海軍從水路直焚郭內所護船艦。然璘失期不至。其失三也。我謂島津之軍無大礮。而彼擊破我火藥櫃。事出不意。其失四也。及彼虛城追我。欲乘虛擣其城。而彼有備。我所支吾焉。其失五也。悔之何及矣。嗚呼命乎時乎。惟至不吝我愛弟之甚也矣。粤以慶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邦惣軍揖朝鮮。而揚帆。義弘後殿。以十七日去泗川抵

邀船島。虜聞秀吉定死。率兵艦數千艘。屯忠淸慶尙全羅三道海口。邀和軍還。始約諸將悉湊釜山浦。而一緖解纜。已而釜山軍及加藤淸正等蔚山軍。畢背約先去。河西行長。有馬久純。松浦鎭任。大村純忠。五島純玄。在順天。明將劉綎以陸兵。陳璘以海軍。前後圍之。將屠鏖之。義弘曰。捐順天五將。而餒之戎虜。則本邦瑕瑾莫大焉。宜遄迎之。附庸立花宗茂。高橋統增。寺澤正成。毛利秀包。筑紫廣門等。隨之。義弘心期必死。留世子。而將後軍。躬親先登。薩船及近順天。曉霧曚曨。過觸明之侯船。虜乃覺。遄來戰。鄧子龍先進。薩軍發大礮。中之。子龍等二百虜。船共覆沒。韓統制李舜臣繼進。薩兵銃砲亂發。悉丸殺盡。陳璘。馬文煥。陳蠶等。列大艦來。直下我船。而矢丸雨注。且投礮鬮火薩船。我船多破。死傷最衆。薩兵苦戰而尙進。宗茂等見我急而前鬪。乃勠力破虜。河西等乘間出順天。航敵裏。不鬪而先遁。赴釜山。雖我軍見行長等脫圍。而欲退軍。潮去船膠。是閒本邦兵船。專以楫橈。得進退自由。因無超八端帆。特義弘牙船十三端帆。以駕大礮也。其餘薩艦皆巨大。且載軍實。故益不搖。虜幸之。列龜甲艦。衝我船壁。壁墻爲碎壞。危甚。薩兵肉薄扞之。然坐膠船艦。發大礮。則船軀破裂。不可奈何。偏唯以小銃弓矢扞戰。中馬大藏護義弘。披百箭猬。而連射。虜應弦百數斃。然將箭盡。壯士橫山赳內。揮刀蹈敵艦。斫虜。且拾箭而納我船。明將陶明宰。艦壁垂赤幕。而前鬪。我驍大山三次。鵞川強兵等。蹈其艦。而斬明宰。然虜勁鬪。鵞川蒙創。監軍川上久國證書存。今薩兵奮戰。奪韓船四。明艦二艘。死戰數刻。潮來班軍。世子軍亦來迎。忠恒親拶巨銃。特進舟。虜中挑之。義弘累叱。衆諫不聽。伊勢貞昌窮爪柮師臂。柮師覺轉柂。虜亦創前戰而取兵。時我將樺山忠征。久高。給

黎忠政等。苦戰悉傷舟子。故舟艦漂流。不能去。虜迺火炬而逼來。我兵不能奈何。皆弃舟上南海島。而入宗氏虛城。宗義智捐城早卒。釜飯溫而尙數婦在。頻拜薩人。請歸日本。虜大軍進。火薩船。乘勢焚宗城。我兵取釜與穀擔。而據山林。形狀如罟兎罝雉。蓋山史等。記行長奪敵寨而保之。懲是事也。是間河西等。先遁在加德島。宗茂正成譏行長曰。島津氏兵遭此厄。實依拯順天矣。宜五家出兵。而拯南海之危急。河西等應之。出兵艦十二艘。薩船凡十一艘。共疾航一晝夜。抵南海。則敵艦如山。虜滿海上。行長等兵怯悸。或不能載薩兵。而漕還。或僅載而疾遁還。特薩船指宿忠利所部二艘。特進達于港奧。乃呼山丘。汰人數。而一無所遺。所不能載之軍實等。悉焚于島土。復破虜中。而航歸。時釜山無人。唯島津氏在。揖宿氏桓武帝之裔平。爲朝養父。鎭西薩摩權守忠景一門也。古爲揖宿。郡司因爲氏。爾義久初謁秀吉時。舁乘輿先肩者。揖宿丹後守。其子迺忠利也。父子驍武拔群。忠利先率百甲。援望津對明三十萬。使敵不敢前一晝夜。甄甘寧百騎嘗魏軍。粵明軍參謀史龍海使薩營時。贈詩忠利。合句云。萬年傳誦播芳名。紙尾書龍海居士爲揖宿忠利將軍。蓋帷所規建文之間。明朝有官者。皆以居士號呈書。反叔燕棣也矣。當時雖薩藩富驍將。明人以將軍稱贊者。忠利一人耳。子孫在日向高岡城。世務鄕老職矣。此時於釜山浦更無有他諸侯兵。特我姪島津豐久。督鬪艦廿七艘。而據釜山前嶼于椎木島。而竢伯父來耳矣。是際寒風殊凜烈。唇踵悉皸裂。堅氷垂鬚髯。大雪滿銃刀。然水戰。本邦軍兵擧龜手。拾爪皆枯死。更不能遣斂戟。雖北風騰狂浪。尙揚帆而歸本邦。故覆沒洋沖船艦太多。特薩軍堪戰八晝夜。待是月廿三日曉漸浪靖。而發韓地。

故不損一艘。而着筑前。石田三成被公命來。而迎勞義弘。密囑曰。島津氏兵威震華夏。宜尚爲屯對馬形勢。今非阿衡新羈視弱於海外日矣。須貴將父子密詣伏水。應送以官船。因歸衆于祖國。義弘伴子姪。竊夜間入伏水邸。於是豐臣氏大赫威韓明云。沈安頓（島津兵）吾在對馬。欲再復渡海。（虛）

校外史氏曰。水史山史之網徒脫吞舟。不盡事實。最甚抑述秀吉西來事。而不識島津金吾忠憤義烈拒之。亦山史現惑云。秀吉入薩摩降島津忠良。何爲胡亂說之甚。抑忠良者義久祖父。而生明應元年九月廿三日。逝永祿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甫七十七。古

今所謂日新齋。而朱學之開祖。惺窩之祖師。實秀吉西來前世人耳。亦惑云。朝鮮之事。郭國安奔明。而告秀吉計。惑謬千萬。明之諸將泗川大敗後。切齒國安。殊已甚。故國安竟不歸明國。子孫振繩于薩島。現近間。武江之薩邸尹。稱汾陽次郎衛門郭某者。國安裔也。適雖山陽來薩地。然徒歷寡聞至極矣。蓋若山生之書述。俗之亦俗。眞之俗史也矣。只管汲汲於揚其名。而涉獵採擇甚麁粗。唯事急其功。不研窮於事實。壹是飾耀文章。而悖凡庸詒蒙俗。悅至愚極陋之目而已。是故碩學博識人。率陋山子短史耳矣。亦若水西山新白石等。學才史述。雖顯名於本邦。實不博挾陋也矣。白石見明書。不能解日本戎嚴王。蓋是足利義滿之明號也。西山讀明史。不能解沈安頓吾。惟迺島津兵庫之明聲矣。彼等不通情實。率是類也。粤水史山史等記朝鮮遠征事。最多惑。就中順天援兵

明人唱之。石曼子破隊。煩驚怖最甚。

之救戰。乃島津義弘爲惣宰。大將戰鬪最勉强。故薩兵死傷衆多。韓地征戰七個年。以是時爲其最。然亦斬明韓名將。勝泗川大捷戰。雖然西山及山陽等。以義弘所戰。作行長所爲。薩人每唉之。惟據明史所謬記矣。明人不識島津兵暗夜遠來。戰順天城口。搗以爲行長附屬兵之所出戰。此最惑事實之甚者耳。方島津援兵大戰明軍。虜解圍。湊薩軍。粤行長等乘間出城。先遁釜山近島。於此際。立花。高橋。寺澤軍。死傷亦衆。毛利秀包。筑紫廣門兵。傷殞次之。義弘苦戰。漸退來。宗茂正成等。累叱行長。而出兵艦。薄迎薩之後兵耳矣。亦有確證。子龍等爲大礮所壓。然則征韓諸侯中。特島津氏有西洋佃向牙製。一貫二百錢。佛郎機。乃所得豐後。而大友國崩礮是也。從來在薩島牙城兵器庫。（今出上野博覽會。西洋人所驚見是器也）述此書。俊貞等。每撫此礮。而懷古慷慨。蓋古製之後辟礮。而毋胴一個。子礮

三個。互籠彈藥。交互後入而發之。故俗唱母子筒。抑明名將茅國器。悔語在此大礮。非行長所爲詳審明白矣。尚確證有。五大老連名。所贈島津家。以大礮破明軍之褒美感狀。是等非俗史家之所識耳。蓋亦明史等。惶憚神宗之怒。而作泗川之攻。明兵自失火。硝櫃順天之戰。鄧子龍隕礮彈。而自滅。惟等曹操對孫權。稱赤壁自燒營寨。皆是專彌縫敗衂之言。而實薩之大礮。每墜明軍。眞若本朝五大老感狀證書。其他島津眞記。與明書所胥違齟齬。亦不鮮。以彼有所潤色然耳矣。水史等貪博。偏固證明史。論薩之正記直筆。此所以失其事實文義主客。而謬著錯述矣。余嘗慫西山生山陽兒輩之不能盡精微。薄表出於實錄證書。只管爲童蒙。解釋其一二而已矣。博聞諸君子。殊無所厭假之重言。則幸甚矣。

鹿島外史卷之三終

甕島外史卷之四序

校外史氏曰。東松覇海内殆三百年。其間述史者。悉惶時勢。而媚幕千態。殊無有春秋之嚴筆。俗史精褒東德。詳述事實。就中關原之舉。東西之義。無直論久矣。請嘗論之。秀吉雖英武壯烈。戰勝攻取之略如神。唯舉揚之質。非守成之主。固不及累昏。家康雖膽略威武。不若秀吉。至守成之術。則殆若有所優豐臣。然其禪代之事殊非肖賢之所規。專商周之躰製是用之耳。亦若石田三成。世論舉謂東樹。以三成爲姦佞。爲凶慝。然夫以大義判之。則易傳所謂庶幾王允謀安之於漢晉。蓋將三成固非守道。居正之徒。唯以怜悧智略之業。豈是護恩寵之輩。苟於大節非可論者。雖然方秀吉之殁。秀頼之幼。不能制東家也。非於石田子則無有可抗者。故秀吉遺命以除家康。爾后三成在命聲于耳。奈何得連西諸侯。而不

擧東翁乎。至是則。豐臣氏股肱禮部輔弼。石田三成。盡臣節之義也。惜乎若大吉隆之諷諫。石田生晩截斷勇決。故九成之捷算。竟轉爲六磧之腥終。於是際也。若薩藩何拘柴松之盛興。當時西屬而雖柴勝。若我大封。更無得益之理數。亦東屬而雖松勝。然東祖之賢哉。須周急不繼富羅。假令依松報。雖得日向全圓。肥後半邦。是非永久之艮福矣。所謂盈滿之門。鬼神之睨。我義久義弘於天正之蹉躓。既深悔不聽金吾歳久忠言。焉再蹈其蹟邪。關原之舉義弘素無念功業。唯據軍法武道之摸範。則當乘敵軍遠來。陣營未整。而直進夜襲。以得大捷耳。故叮嚀反復。誨三成而不倦矣。於此機會適雖不行夜襲之勝策。尚顧擧松尾營。逐之東方。則明戰無顧後之念。而西東勝負之決未可測也。然石生偏護秀秋。百方以智術辨舌。強欲賺誘筑師反背。是乃招大敗之拙策。耐可歎息。

三成辟富孤疑猶豫。故義弘所勸前後之英略。八全之捷算。措不庸。噫是先人之慘酷。秀次之怨靈。令秀頼亡矣。可謂自然之報已。俗史亦謬云。島津親石田。噫是何言也。石田固與伊集院受秀吉密旨。而謀我宗家者耳。却東翁每云。伊集院實薩之凶蠧。主家必勿弛虞警。以上親疎何在。識者商量其情實。殊毋爲漫史所惑焉。

○所傳石田元關東平氏。三浦支族。石田二郎爲久。嘗射源義仲于粟津原。依其功領其地。然亘治亂數百年。竟爲土民。石田万吉爲成。少年寄食石山寺。秀吉方登庸之。有三事超凡人。因賜名三成。今遊斎在大隅國姶良郷世務郷老郷監等士族有之矣○大谷氏亦關東平氏秩父支族。而前傳與石田氏同其祖。共出村岡五郎良文。嫡統鎭西及三浦祖。庶門上總介下總介。及秩父等祖也。秩父十郎武綱從弟小机六郎基家。屬源將軍義家而大樹軍

功。故預源氏邑武藏邦澁谷六郷。而稱澁谷氏。子孫有大谷平三郎某者。事島津家主一城邑。然戰國之際。歴敵守護家。粤永祿中方守護島津貴久。討治澁谷反族。大谷某出薩摩走豐後。隨故主島津勝久老年寓大友家。其子稱大谷平馬重隆。惟所襲澁谷平馬介祖名爾。然至天正初年。大友義鎭義統共奢侈好色甚。大谷先覺豐後所倂島津。疾辭大友。而詣上國仕羽柴氏。秀吉與片諱稱吉隆累愛其爲人。竟以大立身。然吉隆素生薩摩者而平常氣質。盛頌薩人云

○石田大谷兩家系圖

●桓武天皇　人皇五十代

　┃

葛原親王　一品式部卿　仁壽三六四薨六十八

　┃

高見王　無位無官　庶王

　┃

高望　人皇五十九代宇多天皇寛平元年五月十二日賜姓平朝臣並赤旗、正四位上上總介

- 良望　從四位下常陸介　鎭守府將軍爲將門所害
  - 貞盛　從四位下陸奧守鎭守府將軍　誅父仇將門
- 良將　從四位下陸奧守　鎭守府將軍
  - 將門　居下總稱相馬小二郎　憤無官僭號平親王
- 良兼　從五位下上總介　陸奧大丞　鎭守府將軍
  - 公雅　從五位下　平太夫
    - 致頼　有武勇名　平太夫　被罪私闘竄死隱岐國
  - 致經　依父科不能直勤　悉源頼信爲家臣
    - 致房　事源頼義義家　預源氏伊豆邑爲庄司職
  - 行致　事源義家爲義　盤伊豆庄司職
    - 忠致　事源爲義義朝最所寵遇　故自伊豆小庄所移源氏邑于尾張大庄稱長田庄司　後覚弑四代相傳主君義朝
- 良繇　從五位下石見守上總介　鎭守府將軍

- 良文　號村岡五郎太夫從五位上　鎭守府將軍　稱大君
- 良康　下總介
- 良氏　安房介
- 忠道　村岡小五郎從五位下鎭守府將軍
  - 忠輔　村岡太郎爲九州追捕使　稱鎭西家居薩之鹿島　四世裔子鎭西八郎爲朝
  - 爲道　三浦平太夫相摸權介　從五位下長門守
    - 爲繼　三浦平太郎　從五位下相摸權介
      - 義繼　源義家爲子賜義字　平六預源氏邑號三浦庄司　從五位下相摸介　石田佐那田山口肥田和田等元祖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祖是也
        - 義明　源義家爲孫賜義字讓父預　源氏邑　從五位上相摸大介
  - 景名　號鎌倉三郎　從五位下甲斐權守
  - 景村　號大庭四郎太夫　從五位下
  - 景道　號梶原五郎　從五位下權太夫
    - 景政　鎌倉權五郎從五位下相摸權守　源爲義傅保元年中甫餘八十歳　與爲義共所斬云乃殉死也
  - 忠頼　村岡次郎　從五位下陸奧守　寛仁二十二年卒九十歳
    - 忠常　從五位下上總介　武藏國押領使
      - 常將　從五位下下總介　稱千葉氏

常長 千葉四郎太夫　從五位下

常重 從五位下　下總介

常胤 從五位下　下總介

將常 從五位下　武藏權守

武基 秩父庄司太夫　別當從五位下

武綱 秩父十郎太夫　從五位下武藏權守

武將 小机六郎

基家 小机六郎爲澁谷庄司　澁谷庄司重國家祖也　此庶裔大谷刑部少輔吉隆是矣

武常 爲西豐島之祖

重綱 秩父太郎太夫　從五位下　下野權守

重廣 秩父太郎太夫從五位下　母武藏七黨横山次郎太夫小野經兼女

重能 畠山庄司太夫母大田行正女　從五位下

女子 千葉介常胤妻　千葉太郎胤政母也

有重 小山田別當　領武藏國小山田關庄爲部頭職

女子 筑後守惟宗廣言妻

重成 稻毛三郎他腹稱澤入道　小山田二郎太郎

重長 從五位下權太夫

重繼 平太郎　此曾孫

小山田太郎重家

水史著小山田太郎傳記不知何許人恐陋甚

有清 二宮三郎　源賴朝賜相摸國大住郡二宮邑爲島津忠久騎馬扈從子孫在庶島及田布施出水等最振繩

重忠 畠山庄司次郎　從五位下太夫　母三浦大介義明女

重保 畠山次郎　於鎌倉遭害

重秀 仝小次郎　與父共死

此季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島津忠久傳　重忠子孫庶島士族秩父十郎太郎者嫡統也　其他庶門率稱伊地知等氏大振繩

關戰已后　**慶長十六年初所出**

松平家康　系譜

源義家三男

義國 童名普賢丸帶刀先生從五位下兵庫介　式部太輔　加賀守　下野守　新田足利之祖

○寬治三年巳巳誕生母有經女或作有國

○常陸國佐竹冠者爲退治關東下野國足利庄足利太郎太夫基綱亭者則足利娘嫁然間基綱號婿君一家奉爲從夫足利殿申也後亦被移上野國新田庄故子孫亦號新田

○康和三年辛巳正月七日藤原俊綱引卒而退討佐竹冠者義昌顯名擧于時義國十三歳也

俊貞考義國生寬治三年康和三年討佐竹義昌之事仝不契年歷此論詳出第五卷于松平傳

義重 新田太郎從五位下木工介大炊介左衛門尉　九條院判官代○住上野國山名徳河里見等祖也

義盛　左衛門尉　白川院判官代

母上野介敢基女也○建保二年甲戌正月十四日卒甫六十八○上野國新田庄大光院淨土宗安置○法號大光院殿淨西大禪定門

俊貞考據此譜撿年歷則弟足利義康長兄新田義重丁廿年。現當義國甫丁八十初生嫡男義重松營作譜苟耐解頤至元祿中幕府大愧此譜改作義重卒建仁二年壬戌正月十四日此論出于五卷松平傳可併考

俊貞考似此義盛愆義成賴朝所傳源氏正系圖如左

義國　治暦四年生

新田**義成**　白川院判官　寛治七年生

義重　保延元年生

足利**國康**　左衛門尉　生年記載闕

義康　大治三年生

據此正譜則義國年廿六生義成亦義成年四十三生義重乃適人倫之世系然則新田義重從兄而足利義康從弟也始義成甫超強仕生義重亦國康不超強仕生義康則年數正適義重義康之歲數也矣

義康　從五位下左衛門尉治部太夫伊豫守上野介

母信濃守有房女○保元二年五月廿九日卒三十一歲○足利及斯波島山細川仁木石堂吉良今川等家祖也

季國　八條院藏人太夫判官代　母義康同腹

義兼　皇嘉門院藏人　新田義貞祖

義範　山名佐部郎　伊豆守　伊豫守

義季　德川四郎○上州新田庄。世良田鄉德川住ス　寛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出家法名柴勇

頼氏　世良田彌四郎

義俊　里見氏之祖

義光　加々見林等祖

義佐　小四郎　治承五年被誅

教氏　世良田佐部郎

滿氏　江田三郎太夫從五位下　義貞ニ奉仕ス

家持　世良田次郎　上中下江田三個所田中世良田德川三個所領ス

滿義　世良田彌次郎　美作守

政義　世良田太郎　右京亮　新田義貞討死之故父子流浪ス

政親　羽田記所載　世良田小太郎　修理亮　后世怨作德川

方今之松平譜除此修理亮諱作德川親季然古本松平譜親季者現親氏子之爲今唱泰親者初名奈何今可系親氏祖父乎。於是際抑大可疑處最夥矣固世良田政義子名政親非親季者矣

有親　羽田記所載　世良田彌太郎　左京亮　后世怨作德川　寧足利持氏永享十二年庚申六月死四十五歲

方今松平譜。除世良田有親。而作德川有親。然德川履歷完。無確證於世良田有親也。事錄倉持氏有其辭。亦別本松平譜。有世良田有親德川有親共完。除世系。彼是最不審矣

俊貞考。新田義貞延元三年戰死。於是世良田政義等一時流浪。然則至今永享十二年。放本邑殆百年。然亦潛匿而過諸邦者。奈何現祖名。唱德川有親耶。抑據羽田宗古齊記。則天正十八年松平某者竊岩松系圖所載之世良田家跡。而若是所系續也

親氏 二郎三郎　得阿彌　改松平太郎左衞門

應仁九酉四月廿日卒於參州○芳樹院殿俊山德翁大禪定門

羽田記云天正十八年松平某所僞世良田親氏改稱松平太郎左衞門耳完別人也

俊貞考此譜大可笑。應仁三年四月廿八日改文明元年。其九年丁酉焉有應仁九年邪。亦是間系圖中義重及唱親氏泰親者之諡號等。悉慶長十六年所潤色追號矣

松平譜云。永享頃及源義敎征鎌倉持氏攻關東法制殿酷新田氏族依有仇怨親氏等出上州德川而變姓名移松平鄕

俊貞考。先政義譜傳。記義貞戰死後流浪。今亦親氏譜傳記持氏滅亡後出上州德川。惟一家譜兩說。齟齬最甚。古本松平系圖。譜傳所載太郎左衞門尉得阿彌親氏ハ親季之父也三河ヘ遊行上人同行ニテ被相越彼地ヘ相殘リ璫小院住居之所ヘ庄屋太郎兵衞爲聟受其家督故宗領親季讓小院親氏改家名號松平太郎左衞門

已上慶長初年所出。全與今本松平系譜事蹟不同

親清 坂井五郎後改酒井○母者參川坂井鄕庄屋五郎左衞門娘

當時無有諱后世之造名歟

從是已下松平村庄屋系圖應若是

泰親 松平二郎三郎。太郎左衞門尉○母者松平鄕庄屋太郎左衞門娘

○文明四年辰七月廿三日卒於三州頁辭院殿秀岸祐金大禪定門

羽田記云世良田泰親與松平太郎左衞門完別人也后世若是所僞已

是間系譜全與今本松平系圖背逸最甚

俊貞考今本松平系圖作泰親任三河守大僞虛誕矣。羽田記云是時松平村百姓庄屋。而非任國守人也矣亦無有諱

信廣 太郎左衞門○讓松平鄕

信光 松平孫太郎左京亮入道○長享二年申七月廿七日卒崇岳院殿月堂信光大禪定門

益親 松平孫三郎

家久 松平助三郎

家弘 松平助四郎

久親 松平久四郎

守家 松平太郎

親忠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明應九年八月十日卒松安院殿大胤西忠大居士

昌龍 松平三郎

貞嗣 松平四郎　形原之祖

光重 松平五郎　岡崎之祖

光英　松平六郎左衛門
光芳　松平彌三郎　御油深津之祖
光親　松平源七郎　野見長澤之祖
家勝
親正

親永　岩津太郎
乘元　松平源二郎
長親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天文十三年辰八月廿三日卒、掉舟院殿一閑道閣

親房　松平彌八郎
超譽上人　知恩院住
親光　松平刑部允
長家　安祥左馬助
張忠　松平助十郎
乘清　松平加賀右衛門　瀧島之祖

信忠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左京亮○享祿四年辛酉七月廿七日卒、安西院殿泰孝道忠
親盛　松平右京亮　福釜之祖

信定　松平與一郎　櫻井之祖
義春　松平甚太郎　東條之祖
利長　松平彥四郎　藤井之祖

清康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天文四年乙未十二月五日安部彌太郎爲橫死、二十六善德院殿年叟道甫
信孝　松平藏人
康孝　松平十郎

廣忠　仙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大永六年丙戌四月廿九日誕生、母青木筑後守貞景女○天文十八年酉六月六日卒、二十四歲瑞雲院殿應正道幹大居士○大樹寺殿

信康　松平源三郎
成譽上人
女子　十郎康孝妻

家康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元康后改家康、藏人左京太夫○天文十一年寅十二月廿六日誕生、母水野右衛門太夫忠政女

俊貞考、方今板行本、賴襄史等所載松營系圖、乃是享保中幕臣新井君美等、再三穿鑿所潤色之新本也矣、抑於我書述書所載之松營系圖也、乃是慶長中家康在世之間所出耳、故與今本所不契最多、冀觀看諸君所省此古本、而具博覽之一種則、於松樹之祖先眞蹟亦以庶幾有所默識心通乎矣。

鷺島外史卷之四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四年正月。大老松平家康促五奉行賞島津氏韓地大殿之碩功。至是義弘昇宰相。世子忠恒進少將。任陸奧守。是依家例所兼鎭守府將軍也。且賜五萬石邑。姪豐久亦叙四位侍從。襲父官爲中務太輔。世稱二代中書。蓋是名忠豐。然至叙官爵憚豐臣氏而上豐字。是時所賜島津家。當藏長光。嘗織田信長所傳信孝。言吹毛不及力所唯觸於敵躰則截斷義也矣。信孝愛之超妻子。因柄下彫銘織田三七郎。今尙存島津家。當時五大老之奉書

今度於朝鮮國泗川表大明國朝鮮人催猛勢相働之處。父子被及一戰則切崩敵三萬八千七百餘。被打捕之段。忠功無比類候。依之爲御褒美薩摩之內御藏入給人分有次第。一圓被

宛行畢目錄別紙有之幷息又八郎被任少將其上御腰物長光父義弘江御腰物正宗被爲拜領候於御家御名譽之至候也。仍狀如件

慶長四年正月九日

五大老連名花押

此書名列家康。利家。秀家。輝元。景勝。抑大殿之功賞典不可闕拾萬。然依秀吉薨後半減。亦義弘宜任中納言。雖然不履家督正統依監國僉參議云。義弘覺功成名遂。祝髮號惟新齊。是據薩雖舊邦其命惟新義也。俗史漫記初謁秀吉時被綰大非矣。先是伊集院忠棟受大封稱直覲格御目見衆。秀吉寵遇無有出其右者。尙兼薩元老權傾國半。先世子久保逝朝鮮雖病狀有證。尙世舉疑忠棟。就亦受秀吉密命。竊鴆今世子而謀已子忠眞。以義弘舉立之奪宗室。石田三成首與之。然至秀吉薨後。謀滅家康。石田適變

心。白陰事於忠恒。而厚其親。於是忠棟不執悉發覺。三月。世子忠恒召忠棟於下邸茶室。親起斫之。忠棟壯歲驍武。殆出新納武藏右。故尙老健。蒙血前向。世子已危。扈從楡井小吉賴景。自背抱忠棟。而刺殺之。

楡井氏源賴義二弟肥後守賴淸孫。村上判官爲國稟正統爲義諱而爲義弟。領信之楡井邑。因爲氏。今稱仁禮鷺島士族。皆是裔也。當日松平家康聞有變。直令井伊直政帥精騎護島津邸門。是以伊集院邸。在自薩邸于高地。而唯一墻。且多衆據之矣。忠恒出番頭伊勢貞昌。而雖辭謝再三。直政嚴陣不敢去。旣忠棟家徒悉入東福寺。而欽愼。公議亦讓忠恒不告。而殺直覲格者。因忠恒亦入高雄寺。而謹居數日。家康復公言曰。島津忠恒誅家老伊集院不遜何之可咎有也。遣關東驍騎百馬。而迎忠恒還薩邸。是際家

康。殊令家長井伊直政。使番山口直友。爲島津用達故若是。當時家康。懇令京伏阪大戶云。島津氏舉大兵。務遠征累年。押明韓而更無脫足。顧應國力耗竭。薩邸有憑用度則欽。勿辭。乃披松平邸庫。包大銀許多。以齎贈薩邸。義弘切謝其恩。且演說用度不乏旨而返之。時伊集院忠棟子忠眞在日向。聞父所戮。輒修庄內十三城。而據之。五月。忠恒辭伏水。歸國而討忠眞。六月進軍日向拔山田城。而營之。西海諸侯爲我附庸者。寺澤。明月。高橋。米良氏等。隨之。松平氏遙贈苧布百端。帷子百領。鋼鏃三千。而慶捷。八月復拔恒吉城。至是家康更遣山口勘兵衛直友。令和君臣。命忠眞徙邑信濃河中島松代城。忠眞惜本領殆廿萬石。殊不奉命。島津氏亦惜我庄內。更不應命。五年二月拔芝池城。漸偪忠眞本巢。賊勢日蹙。三月忠眞竢亡父周歲喪畢。而納降獻十城。因宥其罪。更改與

大隅帖佐二萬石邑以庄內復北鄉時久孫長千世曆俗稱都城島津謬宮郡庄也。是歲奉公命。使我將島原宗安。護明質茅瀾濱。從薩摩防津航海而返之。既詣明國北京。明主朱翊鈞見我使以賓禮而饗之。宗安素侍近衞家而慣公界。故戴冠服袍體貌文雅。前艤明主謠和樂四海浪靜章。翊鈞不解。以爲歎訟。遽令譯者慰諭以大國不敢拘爾。宗安學書近衞氏而能雲煙。當時本邦書家近衞光悅猩翁稱近世三能筆。宗安有其風馳筆。釋祝頌乃寫漢字云。四海浪靖。邦國安寧。五風十雨。億兆戴聖。粤大明舉朝大愕文墨。明主悅甚曰。頌朕何至此。爲與新造船。且約永世歲商一船。納島津邦港而還。茅國器亦厚謝島津家。爾后近衞信輔。以島原事祥奏天朝。至尊褒之。任正六位雅樂介。子孫居防之津。今爲祝部稱島原權守是也。嚮朝鮮王城陷時。伊集院忠眞捕一兒。然有

貴相。義弘察其王兒而護之。最稠密。雖淸正返王兒。島津竟無返之。遠征七個年。拘留以質之。尙携率而歸。國寘之大隅天福寺。將行爲僧也。至是韓人適渡海而來。窺島白其王兒。欲願請貰。乃拜戴而航歸。其餘所質韓俘。男女數百口。皆化我土而不歸韓。永爲我邦民。子孫尙服韓之衣冠。以陶冶爲業。繩繩繁植數千家。在薩摩苗代川與大隅笠野原。嫁娶皆於其種。殊不交他胤也。明人亦訟郭國安爲內應。責諸城于五大老。而頻欲戮之。義弘密啓實情而白之。國安居甑島。自汾陽父家贈資財巨萬。家弟來迎三。國安覺明祚澆季不久大亂。乃是三國會子敬之先見。現悟汾疆非還胤之士。竟規徐福而不歸。明子孫號汾陽氏。傳忠武王廓子儀系譜矣。方是際秀吉嗣子秀賴幼。未能任關白職。內大臣松平家康贊相爲公政。故稱內府。威權日加。希望後榮者。皆影附之。秀吉在

時。尙淵悍東松陰欲亡之頻矣。雖然千方未就。故秀吉臨終。極密遺命前田利家。石田三成曰。我百歲之后。普攬諸侯心。而欲奪謀天下者家康也。爾等二人協心勠力。宜以是刀刺家康心。乃執本邦無二寶劍切刃正宗雌刀。而授之三成。於是秀吉薨後。利家決意。欲招內府。令力士挾正宗利刀。而刺家康胸。然利家已老病。前田氏臣舉難之。故不果。利家竟逝。至是秀吉遺命。錦囊第一策不能所行。因三成復用遺命第二策。竊謀上杉景勝。佐竹義宣。舉兵東北而挾家康。粤內府將東下。擊景勝義宣。於是舉三成深賺景勝。滅家康則約封關東八州。復管領故業。亦賺義宣以加封奧之棚倉。三春。白川。武隈。福島等。總册百卅萬石大主。而舉外衆諸侯上席。景勝義宣共大喜之。六月內府發大阪。留家長鳥居元忠等而守伏水城。始家康言以伏水城托義弘。然至發更無其言。諸侯

多帥師。隨行內府東下。義弘亦送至山科。家康溫言謝之。且憑以鳥井等守伏水。眷顧而指揮之。義弘諾歸伏水。石田三成等自大阪檄曰。家康有罪嗣君命討之。宜來勠力。義弘沉吟。意在特立。慷慨曰。方今現兵有一萬則。授秘計於鳥居元忠。京極高次。固守伏水大津兩城。義弘迺陽稱到關東和東西。而途近江。不意乘虛陷澤山城。而爲本據。乃顧而拯大津伏水。且飛檄報東內府直親出。然則天下立定。憾我兵少矣。望伏水牙城元忠以二城答之。義弘不肯。時中書豐久切言西軍不利。義弘亦然之。雖然元忠等不隨我指揮去。欲入大津城。高次土薄糧食不給。欲脫足赴關東。寡兵力不耐。義弘雖千慮。兵少國遠。百方不適。逡巡竟屬西軍。三成喜甚。軍事賴義弘以爲決。時薩衆不足千。石田部將。大山伯耆。高野越中。率二千人而隨義弘。前圍伏水城。松平家忠出斫鍋島營中

書豐久横擊逐之。將尾入城。元忠來救關城門。義弘令濱田主水。鷲川强兵。入城窺元忠。二士夜超壁入城。察其情而返報。城内甚堅固。衆擧死守。不克刺將行火也。八月朔。城内火起。我兵蒙楯附壁。城兵死戰。矢丸如注。薩兵不屑。破關直前。屠城兵。獲家忠。既元忠等自盡。城爲墟。西軍前入美濃。三成等修大垣城。而爲本據。就請義弘曰。故太閤有遺命。以上杉景勝扼關東。以島津義弘鎭家康。夫洲股河。海道之要嶮。而當東軍西上之衝。先守將非相公誰可適。願行守之。義弘迺督薩軍營洲股。而對東軍西上衝前。始家康至下野小山驛。而聞上國變。乃大回籌策。迺詒上杉氏而約和。賺景勝云。家康得克西軍。宰天下。則以禪關東八州于上杉家。復管領之故業。亦賺佐竹義宣云。加封上杉。封半五拾萬。而約爲外衆諸侯上席。迺贈誓神矢言。甘囑託頻誘之。景勝義宣深喜。以爲

大節得兩全之幸福。粤上杉佐竹共膝手。觀望上國之成敗。而更無動。家康亦密賺伊達政宗云。應武成之后。現擧上杉全土。以報其功。迺與百萬石印信。而賭證之。政宗喜甚。親流汗戰景勝於是間。西三成言。東家康言。共是狐狸之詐謀。戰國之情態。眞可想像矣。至是家康論東行諸將。以事不出秀頼意。累説三成等得志。則不利卿曹。悉誘而爲己用。先使福島。池田。黑田。淺野。加藤。藤堂。細川等。二十七將。帥師五萬。而西上。屯尾張清洲。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監之。前攻岐阜城。夜半礮聲轟。兵燹映空。義弘曰。惟敵遽攻岐阜也。城主織田秀信愿弱。所擒在頃刻間。三成等擁大兵在近地。濫不決方略。失軍機。可憾耳。速炊飯。方食天明。三成等漸來。江渡急招義弘。東軍疾來戰。三成將却。中書豐久一隊急進。連發銃砲。斃敵隊將。東軍肝我十章旗。而不敢前。然三成聞岐阜既陷。頻促

義弘。班軍大垣。已先遁。川上久智。新納忠增。押三成轡曰。主宰相決意。以寡兵死守。且薩軍大半在洲股敵中。未能退之。然禮部弃遁。甚不義矣。三成不聽而引去。東軍亦猶豫。不敢急前。徐來薄故不殲一騎。退洲股軍。屯江渡而守津。東軍一將臨河岸。而踞床杌。築對堡。時薄暮。鷲川强兵脱甲潜水。到岸下。執其足而沉。馘水中而還來。三成喜曰。是大垣初馘也。迺以大金賞之。亦特騎親來迎義弘。至是却軍。屯秀吉故壘于樂田。而尚當東軍衝。翌朝東兵騷無我十旗。乃斥候一騎。先亂河立馬堤上。而熟視薩兵無在。於是顧東而麾一。東軍並轡競亂渡津。石田守兵三千甲。叢槍雖防戰。不克適。東軍竟取江渡。要界直進。陣赤阪。家康在江戸。城得岐阜捷聞。而大喜。乃令世子武藏守秀忠。帥師三萬。而從山道。西上親督二萬餘。而從海道上。先是義弘請兵于國。至是我骨鯁驍將。畠

山盛淳率蒲生衆。伊勢貞成率枕木衆。山田有榮督隅府及福山衆。以九月十三四日。薩之生兵。蹈東軍赤阪陣頭。而着樂田薩營。義弘喜甚。是日家康亦着赤阪。而陣岡山。西軍偵騎報之頻矣。大垣殆騷動。義弘與豐久上樂田營樓。而瞰東軍形勢。時三成與浮田秀家出兵。破東軍前隊。而獲首級許多。以鎭衆心。駛使告捷。義弘輙令鷲川强兵諜東軍。密囑曰。得間則刺巨魁。時既昏暮。强兵迺腰匕首。短衣索帶。擔桶水。而入内府營廚。雖得隔幕聞巨魁聲。親衛嚴重不能接。還報曰。内府來確。臣親聞其聲。兵衆滿野。白旗如雲。雖然士卒極罷。未炊而倒寢。義弘首肯。急遣豐久。諭三成以六韜。義曰。東兵經長途而來。人馬罷極。且未飽食。夜襲掩擊東軍。定天下唯在今夕。然天祐我事以雨霧。幸甚。孤雖不肖。固爲先鋒。稱移陣關原。而齊整兵隊。直衝中堅。銃砲亂發。乘勢縱火。蹂

是間、雖東軍諸將、倘持兩端、若秀元秀秋送款島津陣而約倒戈、曹數最許多也、然憚松幕府、薩記殊不出其名耳、諺云唱島津出關戰、正記錄則大廣間巨諸侯悉皆失色、故家康諭家久絕毋出其實錄、

上皇所遷隱岐也。實

踴諸陣。公等詭稱有敵將內應者。縱火內府營。宜直前得大捷。然則西邦怨軍。踊躍奮進。其勢不可當。雖懷二心。藝筑軍倘奔走爲我左右。夫先則制人。捷利在速戰。機去疾迅電。願斷毋疑。吾今押東軍。而不可拔足。故令中書告之。三成色動。不能決。其臣島清興前曰。相公好意敢拜承。然以衆擊寡。百全在我。何事夜襲。明且復見內府甲背。顧不快邪。豐久曰。子何輕東公之甚。孱豐國明神不能觀之內府之甲背。子曹躋之何處邪。清興曰。僕少仕武田氏。數追之海道。豐久曰。可謂子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今之內府。非舊家康。子同視之。敗績不可旋踵。噫吁西軍十餘萬。亡子之固執方寸已。嗟嘆而還。告其狀。義弘亦歎曰。雖三成怜悧而有智略。臨事乏勇決。故失機會。每若是。今夕之夜襲千載之一遇。不可復期焉。大息悃悵。我老功將長野勘左衛。不堪憾慨。語家老川上忠兄曰。

願假僕精驍鎮騎百五十。直馳焚赤阪驛。則敵軍警心畢備其前。我兵潛迴其裏。分隊五十。乘蒙雨從三方。忍入中堅。擊不意則敵不察我多寡。大驟擾。應機覘刺擇斫。則不鷄鳴。提巨魁元而還來。忠兄謝以君公親衛寡單。不可鐵甲百數分出。長野憾泣曰。今夜事可惜。西軍大半屬意內府。天明則我儕悉死。西軍倒矛手必矣。顧言中馬大藏曰。吾子壯年多力。宜護君公歸祖國。謹勿拘名任氣而好鬬焉。老奴明且先衆而死耳。言訖辭出。中馬畠山重忠庶裔。長野重忠弟重淸裔。共一門也。義弘亦不堪遺憾。再使川上忠兄諭三成等。急勸召小早川秀秋而擒之。若秀秋不來。則以遣速圖松尾山。先坑筑前軍。而可斷禍根。三成持重不果。義弘乃覺明戰不克。急令道士和田圓覺坊。抱後鳥羽上皇所錫我忠久菊一文字寶刀。而直歸國。亦托秀吉所賜鳳錦外套於畠山長壽院。當

兄忠久獻用度至厚。故讓秘藏第一御劍于島津家。於其情實詳五卷于序文頭註。

夜倘自祖國駛來兵衆。陸續加我陣。方是時。東軍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言主長政曰。臣在九州朝鮮二役。親記島津武略。非失機者。今夜乘雨霧。募生兵來襲必矣。然則冥暗夜鬬。新附牧伯心更不測。我事甚危。長政急入告內府。家康泰然曰。勿患。迺公既備。長政出。家康急召腹心謀主藤堂高虎。而交元密談。乃將弟四子忠吉。令井伊本多左右之。勝關東精驍。而號中駈大斥侯。自前宵始終。對島津陣前大纛麾下。徹夜勿睡。亦察黑田長政無二心。殊命向島石間。至東白家康笑曰。島津之英略。爲石田所阻。而不來矣。我捷百全可知耳。是夜西軍凌降雨。從牧田間道出兵于關原。隨薩備藝三國師。而悉分處。東醫記夜半家康出陣營。而肝西軍之辯火夥大。是薩軍火田間。穀稍而各所焮濡身也。實記存今。義弘迺向東南陣小關野而立部曲。石田河西及九州小侯悉屬之。毛利

秀元屯南宮山。鍋島長曾我部等隨之。浮田秀家在中間。小早川大谷等屬之。東軍亦進而對之。配其陣。福島正則爲先鋒。進中央。對浮田軍。其次黑田長政。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等。爲右軍。對島津義弘及石田河西等。其次藤堂高虎。京極高知。山內一豐等。爲左軍。對大谷吉隆及小早川。脇阪等。秀秋已通欵。東軍請監。而約內應。遣香至鎮。寺澤廣高。筒井貞次等。爲遊軍以充救援。殊亦下野守忠吉。及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中駈而前進。向薩摩軍。內府督麾下軍。而繼之以爲後援。別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中村一榮。有馬豐氏。金森長近等。向南宮山而對毛利秀元。及鍋島直茂。長曾盛親。長束正家。吉川廣家。安國寺惠瓊等。秀元亦通欵東軍。水野勝成等對大垣城而備之。掘尾忠晴留守本營。天明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東軍大闕而頻挑。我驍長野勘左衛。

長野子孫在薩摩邦長島鄉世勤鄉老職。何稱長野勘左衛也

直衝敵軍。獲甲首朱柄槍。而覩川上忠兄。證其武。復蹈東軍而戰死。甫丁五十。我軍爲墮涙。既四郎忠吉與井伊直政。率赤隊鐵甲。而直衝島津前隊中書豐久陣。小幡景憲特進。閉双眼大聲唱八幡大菩薩。而先槍。小野強衛門進揮大刀。斫景憲額。景憲傷倒。杉山八三郎。村上庄次郎。繼進。負小幡而遁去。井伊軍亦潰却。細川加藤從左右救戰。復擊逐之。薩軍固隊。繞銃。敵近則連發。崩陣堅卒。故東軍不能近逼。唯對浮田石田大谷等陣而戰鬪。秀家擊却正則。遁香山內等。救正則而復戰。三成吉隆健鬪。且石田軍師島清興。用兵練達。開闔自由。形勢若猿猴傳樹上。雖薩軍頻褒之。殊隊將蒲生備中。北川兵衛等。勇進擊却黑田等軍。義弘察機。促行長令進戰。亦遣我驍將畠山盛淳。毛利元房。二隊精兵。横擊東軍而佑石田數回矣。日超巳時。西軍已勝。東軍退却。縮頸不得進者過半。故秀元秀秋更不應東軍。竊刺殺東監奥平某。將與西軍。家康怒甚。頓發咗嗶吐黑血。而氣蘇。東書記嚙指涵血。蓋所潤色也。家康急令發礮。秀秋驚而駛去就。秀秋不得已而決意東軍。以兵八千薄吉隆隊後。吉隆忿嗔曰。爾非太閤義子乎。何爲人面獸行。直衝三遂之。已而脇阪。龜井。朽木等。皆倒戈夾擊吉隆。藤堂京極等自前面進擊。大谷陣勁鬪七八回。兵盡吉隆自刎。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行長先潰而走。秀家親隊尙確鬪。東軍群湊擊石田陣。三成遁馳。使義弘曰。事已急矣。僕親先登衝內府中堅。願相公佑之。義弘曰諾。須臾三成馳使復促之。我衆怒不下馬而言之。按刀逐使者。既三成親來告其急。豐久對曰。今日之戰鬪。特薩軍無前耳。公等亦若薩軍戰而已。何籍他力爲。抑聽昔之言。內府之背。今何在。三成唯唯。頃還其陣。衆潰向伊吹山而敗走。秀家竟敗

大系圖作源義兼子義純嫁重忠之後室而生泰國

北。秀元與吉川鍋島安國寺等。不戰而遁走。長束長曾等。惘忙無敢戰。只管擁兵顧前後。時西軍戰者悉敗走。特薩軍嚴立敵中。日午東軍圍薩陣十餘匝。無可遁出。有方途義弘急令我軍坐跪。禁發弓銃。東兵近逼五六步。矢丸齊發。直前衝突。如麴義敗公孫瓚。忽排斥東軍。本多忠勝憤東兵數却。親抽衆先進。不冑而白幘騎驪馬提大槍。叱咤督戰。大呌曰。斫武庫。斬武庫。薩軍震怒。川上忠兄僕柏木力介前進。發朱加木十錢銃。而洞忠勝胸。忠勝逆斃。薩兵勝閧將馘其元。忠勝子忠朝揮刀扞戰。家老加治金平。拯忠勝而遁走。早川、秀秋覩西軍盡敗。而益佐東軍。以大兵薄我後。薩軍苦戰而逐之。殺傷無算。然秋兵既厭。强戰自辰至未數十合。我兵或斃或傷。鐙仗朱殷。外無更有來援者。義弘曰事既急矣。當破一方而脫出。方今時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敵多於我後。宜進破其前。爾等一心合力。毋敢或後。纏殘兵爲圓陣。大喝一聲割東軍出其背。秀秋與龜井脇阪朽木等。合兵復尾躡。井伊。黑田。細川。加藤等。自左脇。藤堂。京極。遁香。筒井。山內等。自右側共尾擊。大軍乘勝如潮湧來。義弘睨怒曰。我死在此。欲親戰。家老畠山長壽斬盛淳諫曰。是不主將死處。臣請代之。迺被錦外套。冑主名而馳島津久元。澁谷重時。新納忠增。毛利元房等。率數百甲共回馬而右盛淳。大奮鬪擊却東軍。三薩兵亦四散。東兵竟叢槍刺盛淳而揚鋒上至是我將澁谷毛利已下。兵士多戰死。

畠山盛淳者。非平姓畠山。而源姓畠山也。往時重忠亡後。北條時政。册清和源氏下野守義國孫。八條院藏人義兼三世。散位上總介康國。而領重忠故邑。冒畠山氏。爾后足利家。擧一門斯波。畠山。細川而交爲管領。應仁中自政長義豐爭畠山宗統。子孫家亂胥

書參考記之

踵。天文之長亂。京畿唯山河在。方縉紳多離散。畠山宗室刑部太輔頼國亦來薩摩。爲賓客。更號橘隠軒。其子迺盛淳也。少年入釋門。號長壽院。然天正季年依藩主義久命。還俗任國老。爲蒲生地頭。而附義弘。雖然尚稱長壽軒。不有俗室。平常以嚴所憚於人。始盛淳到美濃。時石田三成喜曰。累族貴將到。贈度金軍配團扇。而厚待之。關戰之際。盛淳從兵奮鬭者。雖不能擧主戶。尚取盛淳不退一步所踞野石。而負之歸于國。寘之鹿島畠山氏書院庭上。以貽永省。亦盛淳扈從。井上主膳年十九。脫關原重圍。流浪上國三載。竟得還祖邦。而所紀關戰始終。眞之實錄矣（盛淳宗孫鹿島士族畠山久祐是也）

澁谷氏平姓畠山。庶門也。平祖高望五男良文號村岡。其子鎭守府將軍忠通。是三浦家祖也。其次陸奧權守忠頼。其嫡男上總介忠常。迺千葉上總兩介祖也。忠頼二男武藏權守將恒。稱秩父。迺

畠山祖也。此嫡孫秩父太夫武綱。爲源將軍義家。攻出羽邦金澤城。時從弟小机六郎基家。依有戰功預源氏邑。武藏邦澁谷六鄕。川崎。本牧等地。而世稱澁谷庄司。子孫事島津家。重時實右馬頭征久二男。而襲義弘母家澁谷氏。稱入來院又六郎。是依主薩摩入來院淸敷城也矣（重時子孫鹿島士族入來院又六是也）

毛利元房稱角衛門。尉毛利元就族子。而素因幡鳥取城主也。嘗隨豐臣西來。將鳥銃三百挺而來。日向口丸我將島津忠麟者。義久愛其武。和后請之輝元。時鳥取城爲秀吉有。既封他人。故輝元。亦喜而遣之。義久與大祿爲家臣。當日至西軍敗績。元房尚殘精兵百騎。因我衆切勸尋義弘。蹟元房殊不肯。親解所帶雲次刀。托從臣而命傳兒毛利内膳在于鹿島。惟大膳太夫庶門。名義也。至是元房執槍鞭駒。蹴蹄東軍。而斃。從騎皆奮鬭。雖不能擧主尸。尚

元房子孫鹿島士族毛利角衛門是已

取主槍。護永省而歸國。抑元房性質忠直驍勇。深愧宗室秀元秀秋不義。已特潔死所謝薩軍耳。（傳曰元房欲刺秀秋入筑前軍而所死也）其他我將島津久元。新納忠增等。可三百甲。衝圍西出而赴京師。據近衞家。久元圖書頭忠長子。忠增新納武藏守子也。福島正則看義弘東出。而欲與戰。家老等切諫曰。今東西悉失銃手。特薩軍多銃。繩火有煙。與戰則主公迺爲薩兵所銃必矣。尊乘馬而避去。正則尚顧而睨薩軍。福島正之及向南宮山東軍池田。淺野。中村。有馬。金森等。以生兵疾邀戰。是時薩軍饑羸已極。傷者不堪痛苦。往往衝東軍而甘戰死。義弘固制之。不許鬭。姪里原侍從。中務太輔豐久。回馬而對大軍。志在必死。義弘俱回轡。豐久極諫。衆擲義弘馬而驅去。於是豐久解兜白幘。爲控勁弓也。扞射移時。矢盡執槍。而死鬭。相良長毎家老相良淸兵衞。欲拯中書死。督求麻兵。而雖奮戰力不適。

豐久蒙左肩二創。左腰一重傷。而倒。爲所揚千槍鋒上而死。年三十一。里原股肱臣十四騎殉之。亦宗室將士。肝屬左馬頭梅北照存坊。小野强衞門等。骨鯁驍兵三百餘名。奮鬭悉死節。東書記關原戰中。名島津義弘。而代死者十餘曹。實錄矣。肝屬梅北兩家傳。既出先登。左馬頭肝屬兼續嫡孫。照存坊梅北國兼庶孫也

小野氏。少將好古裔也。好古嘗討藤原純友。依其功子孫所封鎭西諸邦。島津忠久就封時。有薩摩邦日置庄司小野太郎家綱者。固勸王家。而篤尊崇養和帝。殊不甘心鎌倉。忠久來守鼎州。竊欲邀擊之。然力不給。適忠久船着日置鄉帆之港。小野不得已出濱汀而迎之。忠久神色貴相。一如常貌。家綱元不能離沙。從是徒跣爲從士。强衞門是裔。而驍勇。當朝斫倒小幡勘兵衞者也。方東軍群到。我衆困重圍。小野縮韁息馬。衆呼曰。强衞今日事奈何。小野

强衛門齋麑島士族世稱小野强衛門者是也

莞爾曰。武士之快情。唯在是時。乃鐙當馬腹。蹄關敵軍之群頭。而戰沒。方是際。我將山田有榮。率殘兵廿餘甲。尙欲拯中書死鬪。切索豐久之戰處。然亦見義弘馬側。僅可卅騎。苦戰于大敵中。急馳勠力勉强。脫東軍前隊。諸侯兵之圍。至是四散。薩軍復湊立隊伍。而戰行中。馬大藏告義弘曰。宜君公忍爲微行。非旗幟所用也。乃投弃一本杉馬標於敵中。迺納旗而捐笄。就亦令我兵鞘弃左卷之鞘標。時東兵充滿廣野。自不辨彼我。薩軍直前衝破。酒井家次陣。忽馳內府親隊。會大軍總鐵騎。護輿而來。是時薩兵舉銃與刄。雖旗幟盡弃。義弘戴秀吉所賜金線兜標日輪。撰金章玄甲。騎紫騮馬。執長刄槍。而向前。與將識其義弘。乃急下輿。楯輿。匿其薩而靖行。義弘亦按轡而徐行。左右曰。何不槍。義弘曰。不顧而可矣。漫毋發丸。方是時。喩雖丸巨魁。然義弘身亦不脫矣。故禁發丸。而用劉備不逼曹操於狩場之策耳。我騎後醍醐院貫兵衛宗重進而叫曰。西邦島津宰相也。武叟何不交鋒。東兵怯懦。雖獲足下在掌中。爲平天下有器量。薩軍宥赦而助活。後日宜記我武。叫鬪不息。我衆叱曰。大軍忿戰則我儕無生理。實頑駁狂者也。宗重哂曰。東翁老猾有意略天下。吝身命。優庸人。奈何怒我小言。彼怖我多銃速避去耳。萬一來偪則徒我之銃的。何可慢之有。是時家康亦笑曰。薩之死狂輩。叫不顧可矣。惟新揚武名。迺公取天下。各致其所能可也乎。向澤山街道而北行。義弘背之南行。

後醍醐院氏。出征西將軍王懷良。王娶鞠池隆重女。而生良宗。當時鞠池避天皇尊治御諱。一時讀隆。訓武耳。良宗亦爲征西王。方鞠池子孫納和足利氏。勸王家薩摩人谿山右馬介迎之。良宗自肥後來薩摩。而寓居中。於谿山郡建皇德寺。然不幾鞠池舉兵而衡足利。因王復還肥後。領限本城南川瞖高橋邑。有子依南北統一不號將軍王。而稱後醍醐院筑後守宗時。子孫就邑土。暫號高橋氏。秀吉之來餌朱璽。降肥後世家。而後竟奪其邑。後醍醐院氏亦所奪舊邑。不得已而客新主河西行長許。隨役朝鮮大殿之戰。島津進鬪。河西遁去。宗重切齒行長。而爲懦夫至極。乃去肥後客薩摩。竟爲臣屬。省醐稱後醍院淡路守。有兩兒。一仕因之池田家。蓋是在兩藩。爲不絕南朝血統也矣。關原之戰。西軍之敗。悉向伊吹山而北走。特義弘進前東南。脫東軍背而靜行。東軍舉稱言曰。吁島津之老練軍事。可謂名將矣。外征之役。鏖明兵百萬。良有故也。井伊直政忿曰。外征之捷。敵依聲虜然矣。吾今東兵仗倆以驗島津。迺伴忠吉。率甲信精銃。叱嗟而馳來。義弘扈從大野彌三郎。年十八。執銃伏草。方直政馬超頭上。而發機中直政髆。直政逆墜

從軍驚擾。大野得脫而隨義弘。后稱大野勝衛門。迺示現流釼術達人也。義弘近臣松井三郎兵衛巳蒙重傷。悟不能歸遠邦。頻得好敵而欲共死。乃勇進。執下野守忠吉右腕。牽零馬下而刺之。自腹出肩。既東兵亂刀千段松井。雖忠吉苦重傷。尙言親抱敵首。而謁父內府。因解馬之轡從。忠吉頸約左右腕。縊松井首。從兵左右扶步。而靜詣中堅。忠吉已不能言。從兵恐惶曰。薩之輕輩不意所爲耳。家康振元曰。不然不然。若是舉動。非島津骨肉者。則賴朝附忠久鎌倉武士子孫所爲也。再省其尸。因復改尸衣。濯鮮血。則紋中黑。暈。家康跪立曰。快哉源家之貴族。一時似身輕卒也。雖傷吾兒。更非比劣敵矣。蓋松井氏。源家普代世臣。野藤二階堂一門。故賴朝所賜源章耳。自我兵丸直政。刄忠吉。東軍絕無尾薩軍。是日敵兵死者超七千。就中四千餘。薩兵所斬也。西軍死者不超一萬。

衞家康令山口直友爲薩藩用達故若是抑關原之戰薩兵之所禍率皆家康縦遣實握天下之大量也

東書記斬殺四萬蓋驕悖之誕也。後忠吉。直政。忠勝。皆死此傷。然幕書秘不敢著矣。先是雖天朝任內大臣入爲下乘。戰鬪無遑不能義弘下馬答禮。因令川上忠兄使內府麾下。曰。矚間不能演其意趣。應俟後日。而白委細。今孤軍行明府之陣頭。故一使以不闕其禮耳。時方鬪。忠兄還兜而還。東軍湊視咲忠兄失。家康嘆此曰。紛擾之際留之。爲證品。爾等省遺兜。看兜裏。有名簿。薩州使者川上四郎兵衛。家康曰。是薩摩名族。往年斬隆信。川上左京弟也。島津義弘古今絶無之名將。親雖不解胄緒。令家老脫兜。武門之古實。我家之吉兆。何事若之。衆皆不覺。畢陋千萬矣。爾曹雖十百重棧。不能及島津足踵也。衆愧赧顏。是時忠兄等一隊。爲東軍所遮渡垂井川飛石瀨。而西行詣近衞家。忠兄從者柏木源藤一目驍武。義弘褒曰。爾雖陪臣。介輔我軍力。每多矣。宜稱力介。因諸書記主稅介矣。方是際我驍將川强兵後殿。欲脫主義弘。力戰奮鬪。雖

折雄刀。尙揮雌刀。入內府麾下。而將犯內輿。刺敵數十。氣竭力竭。爲能勢惣左衛隊所擒。能勢拔佩刀。而親爲斬元。山口直友在傍曰。今吾父辰矣。冀活此俘。以修冥福。能勢延與之。直友率鴛川於閑所曰。卿夫島津殿供頭。某氏强兵衞者也。宜急尋主蹟與之餅及衣刀。强兵不受。乃裸而去。嚮所沈田泥。探石田之賞金。而納稱匿草社。出不意。而拉敵士取其衣刀。然義弘蹤不可尋。因廻江北超叡山。而入近衞家。是際我將北原掃部介亦所擒

北原氏天智裔也。關原戰中。帝裔肝屬梅北。既戰死。特北原在重圍。而雖奮戰從兵盡沒。躬竭力竭。竟爲生虜。東兵率營中。而將斬元。北原曰。某性嗜吹笛。願奏截期一曲。而爲原埜鬼。東將聽之。掃部介迺出鐙脇所挾笛吹之。其聲嗚嗚然。如憾如慕。餘音哀哀。頓泣。赳赳東兵壯士。諸將愀然不堪感慨。皆跪坐詰姓名。爲愛皇孫名家。而軍中尙不遺雅器。乃縱遣之。家康仁恕可謂厚耳。今傳此笛爲家寶。稱延命笛矣。嚮我軍研闘。東軍中堅。時隅府甲士爲東兵所衝倒然。敵鋒當鐙不傷身。唯東軍蹈行甲士上。凡數百足。至內府既去。甲士起肝四方。東西南北悉敵軍也。一將兜標半月。挾長槍。彌喤馬而馳來。雖知敵人。尙不得已問島津去何方。敵將控轡顧指東南。恐誨曰。惟新去彼方。因甲士馳走東南。竟及義弘而告其狀。義弘案曰。恐諛者必惟榊原小平太也耳。然康政隨秀忠而非在關原者。蓋以其言察之。義弘平時依深識康政長者也矣

隅府甲士子孫帶驤馬標半月人而爲氏神祭祀更無懈

是間薩之散兵。遇三成憩伊吹山下芊邑。是劇芊所資儀也。三成呼曰。薩衆主君何在。薩騎曰。破大軍出東南。僕等向後斫破筑前軍者。三成曰。速語相公。急詣大阪俱可

城守也。方義弘督親隊到郡原。見大兵屯路傍。覘其旗章。長曾盛親也。衆疑盛親。而不敢前。家老伊勢貞成請訪盛親。曰。渠有異志則臣可直衝死之。苟無遐心則。當輪乘覘之。迺鞭駒而馳。衆目送肝之。既而輪乘。衆因解嚴。

伊勢氏舊稱淡川。平大納言賴盛裔也。當時兄伊勢貞成。弟伊勢貞昌。共高名。國老矣。慶長中年。島津家許婚寺澤氏。然女未嫁。聞寺澤家邪宗門也。因爲絶緣使。家老伊勢貞成决死。而行肥前唐津。不敢表言邪宗事。唯以私忿絶婚義。至是寺澤家老高畠新三郎。請貞成于茶室。餞脫刀而殺之。因茲寺澤氏函高畠首。遣島津家。而謝之。爾后寬永季載。寺澤滅。邪宗事。我藩殊無識塵。貞成忠功現爲僞。然板行武將感狀記等。更不識事實。妄作伊勢負大藩而失言。謬愆至極矣。關戰前宵。家老等探圖决代義弘。死圖第一

畠山。第二伊勢。第三本田親商也。因今貞成抛身、到盛親陣也。貞成反報曰。無盛親有他心。長束正家亦在此。二人情願。乃命騎將導我前途。衆大喜。出近江、高宮河原。而集汰士卒、小休哺食。復冒夜、而徑伊賀。爾來稱之島津路。頃天明。經上野、城下。城主筒井貞次固屬東軍。故我衆大呼曰。薩摩、宰相至自關原。盍驗其鋒。城兵怒而突出。我軍逆擊斬之、梟首、城前縛俘、栅木笑閱而軍行。是時土冦峰起。要敗兵、刼之、奪鎧仗等、特我所行。每蹂躙而逐之。乃捕土人、爲嚮導。連步三晝夜。不床寢、不飽食。衆皆裹創、而艱行。辛苦萬千。乘馬亦罷羸。而義弘徒步。中馬大藏。楫宿淸左衛。共大力。遇嶮則。交負義弘、而代馬。横山赴內亦壯力。擐義弘、鎧而隨行。赴內、源氏、世臣武藏七黨、裔也

横山氏、小野姓、人。昔篁少壯隨父峯守。而鎮東土、掌兵馬、兼立學

校、下野、足利子孫振繩。稱横山。人見。愛甲。岡部等、氏。世業弓馬。源將軍賴義。獲安部、貞任、時。任官符、冒令横山太夫經兼懸梟木。義家獲武衡家衡、時。官符不下。因結竹梟之。賴朝獲泰衡、時。任官符、冒令横山、太郎時兼懸梟木。此、子孫事島津家。世爲爪牙。赴內父、戰死日向耳川六野原。後室抱孤、而投義弘。迺赴內也。我衆之徑大和河內、也。出銀幣、而求食、道傍、民家。既而半途罄橐扣底。不能奈何。山田有榮帶金粧刀。更剣以糊衆口。勉强達大坂。國老平田增宗守邸。少老吉田淸在。相眞長辰。副之。衆皆擐甲、守備肅然。於是問毛利輝元以七州、兵四萬、傳秀賴守大坂。豐臣親軍尙有十萬。義弘使輝元曰。雖濃關蹉跌。孤與足下合志、則。不克家康旋力海內也必矣。毋敢貳。輝元不答。迺出城、而薙髮。納降東軍。是際欲固守大坂者。有島津義弘。浮田秀家。長曾盛親。增田長盛。立花宗

茂等。亦東北有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前田利政。丹羽長重。秋田實季。眞田昌幸等。豪傑外援者。西南固屬大坂。唯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屬東軍而已。然秀賴若城守、則。秀吉恩臣黑田。福島。兩加藤。池田。淺野。藤堂。堀尾。蓮香。中村。田中。山內。有馬等。不敢克攻之。然亦先是諸將憤三成等所爲、大立論。公然爲朋黨。今也三成行長在諸將、手裏。尙攻大坂。固無名。時機之會秀賴幸甚。雖然毛利氏慮淺而殊無決斷。西議漸痿痺。義弘慷慨。察不足爲大儀、迺取質、乘船。會立花宗茂亦。至自陷大津、城。欲守大坂、强于輝元。然不所聽。更忿怒而歸國。乃伴航。船艦凡百餘艘。明月種長妻亦。投我請歸邑。迺截而發帆。宗茂語義弘曰。有東軍來西海、則。僕以死、當之。願相公援孤。義弘諾。到筑前海、宗茂訣去。爾是大友義統。依韓地怯走、罪。爲所収豐後。而所幽安藝。子侍從義親、亦。所幽武藏。方石田

三成擧事。稱秀賴命賜甲冑百数。手槍百竿。乘馬百匹。鉄砲三百口。大銀三千枚、于義統。而爲方面大將。與豐後七城主、兵。及豐前小倉、城主毛利勝信等。勠力、而從南北。攻黑田孝高。義統迺入二豐。散銀、大催舊臣土兵。而募、得三千人。揚旗、豐前石垣、邑。惟因燹祖能直初封、地也。是月十四日。孝高攻來。大友兵力戰、雖擊却之、骨骾驍將吉弘加兵衛統幸。宗像掃部介鎮則。戰死。故義統不能耐。不日竟降黑田、陣。至是孝高兵振。立花宗茂之歸邑也。鍋島直茂亦還國。爲謝東軍。乃發兵、攻宗茂。大戰、筑肥境江上邑。孝高和解之。爾后宗茂所滅封。還陸奥。是乃栅倉遷罰始也。后歲秀忠聽大窪彦左衛忠孝直言。而復宗茂、于舊領云。廿九日。義弘船悉着日向細島港。士民雲集迎之。且日義弘入里原、城。見豐久母妻、而哀慰。先是伊東祐丘固與西軍。而在大坂。聞關原敗、遽諂東軍。急

檄日向邑而舉兵。遥通加藤黒田等。使高橋元種別邑宮崎邑宰後藤平衛門。來我向在城。而請援。城主川田大膳亮曰。聞高橋君在大垣。與東軍。然則非奉君命。而私不能拯卿邑也。後藤頻歎曰。抑西軍大敗。寡君在孤城。而所力不堪。故然耳矣。吾今日死貴將之境土。而啓赤心已。慷慨悲泣而去。至是後藤父子。衆僅卅八騎。守孤城。矢言云我城距麑島卅里。離延岡亦卅里。外援難蚤至。吾死在今日中。大奮鬪。自朝至暮而皆死城中。事委載延陵世鑑。

是日伊東兵士。即死者五十二人。傷者陪之。

後藤氏。出藤祖鎌足三世孫魚名。庶裔利仁將軍。其子孫稱加藤後藤者。共事皇孫源經基。而爲股肱臣。方頼信頼義義家間。加藤景道後藤則經。爲源氏羽翼。而討忠常貞任等。至頼朝時。尚後藤實基基清等。爲源氏爪牙。竟事島津家。而世居日向。秀吉西來巳

后。劃日向。封明月高橋。粤高橋氏舉世家後藤。而爲邑宰。愬訛書權藤。此裔多里原等。後藤閤門。拒戰之間。宮崎庶民。抱携妻子。荷擔家財。來我河原岡城。而頻敲關。城主丹生備前守。披關内之。伊東部將稻津掃部。川崎權介等。距犀川。望岡城。覺其堅固。而轉方向到里原境。當時義弘既在里原城。迺出兵。斬一將。而逐殘兵。可惜後藤不支一夕。惣領義久亦。大將比志島紀伊守國貞。副將毛利内膳正。乃帥本府師。出犀河。關屯高岡城。以援明月高橋。鎭日向山東。而四攻伊東氏。伊東挾土小兵。退保飫肥城。告急加藤黒田。我軍擒其使。乃栲問而白情實。竟斬其元。

比志島氏。川田氏。共源氏六條大尉爲義庶子裔。而於薩摩邦域。或領比志島邑。或領川田邑。共爲氏。世務國老等也亦毛利内膳。繼潔死關原元房子也是間伊東祐丘既死大坂。兒祐久訴舉兵死傷戰功狀于内府。而僅得安堵于本領。始高橋元種家老花田備後。聞伊東兵侵宮崎。急募兵三百。而遄速赴救。途至穗北。聞宮崎陷。而徒還。花田憾憤甚。輒艤軍艦于細島港。日夜巡邏海上。候伊東祐久往來上國。竟圍其船。而將殲之。祐久出降伏。證書詑之。且斬攻宮崎隊將稻津掃部首。而爲謝高橋氏。至是縱遣祐久。家康亦譴伊東。而償宮崎所喪財物農器年貢料等。粤黒田孝高馳使只管請和。我亦憚東方。不屠飫肥城。唯警日向諸城。而嚴守備。義弘迺令中書豐久弟島津源七郎忠直。守里原城。親詣大隅府。謁惣領義久老此城。而逃事躰。義久勞之。嚮關原之戰。不得巳。義弘親槍鏖東兵數十騎。抑義弘槍術。名人矣然愧兄義久聞知。固喝從臣絶毋言。十月河西氏乞援。時黒田鍋島攻宇土。淸正舉全邑兵以斷薩之援路。因圖書頭忠長帥師。而北出出水關。入肥後

三日路。進兵屯佐敷城。累戰加藤淸正。雌雄未決。河西氏城先陷。因班軍。内府亦飛檄。息九州戰爭。至是我兵不敢超他邦。乃欽守疆土。

河西氏俗愬書小西。元是淸和源氏。多田藏人行綱裔。而累世家居攝津大河西。因爲氏。今稱天滿處是也。然降民間數百年。竟爲大坂商家。方行長所登庸。諸侯輕問家系。行長曰。藥店兒而非系譜所語也。乃以藥甕爲馬標。秀吉殊感之。雖封肥後半邦。尚授家祖頼光受領官名。而稱攝津守。關戰之敗。行長爲擒與三成共被斬六條磧。行長家老河西某守宇土。然聞主死已亦割腹而殉之。（是時送河西之系譜于薩摩而憑之）至是城陷矣。於是際義久修熊襲城。而稱隅府新城。古築石熊襲所據也。忠恒築麑島神山城。昔鎭西八郎爲朝所據也。義弘別修大隅蒲生城。是爲朝舅蒲生氏所據。要界冠三州。

已上三城。豫備東鬭來。義弘曰。孤以金鐵精銳千人據蒲生險則。若楠氏守千窟。雖東兵百萬有來而攻之。豈可得一歲之力拔之乎。然則大阪不徒覗。陸奥出羽常陸等西嚮。皆舉事。加之浮田毛利長曾等。唱義故。于中州四國則。我事可知耳。因令新納忠元守大口關。山田有榮守出水關。共壓肥後加藤氏。而鎭其羈遏。有榮山田有信子也。有信嘗守高城。拒大友豐臣猛勢。驍名震海內。且后年有義久病。有信欲以身代之。禱名山大川而竟死。義久迎柩于城門。爲作哀歌而香奠之。有榮驍武尙。有藍出之聲。關原之役奮鬭走本多三彌等。故並忠元而充方面。忠元英武。昔時太閤尙怖之。甫垂八十。意氣愈厲。銳兵鋒當清正。自天正至慶長。末超二十年。每歌曰。肥後加藤之來兮。饗其何。硝與丸。餞其何。利刀以加其元。（近聞文政初年賴山陽來薩摩。感新納忠元之勇武而和此忠元歌。有褒詩。可併考。）忠元終身。清正不敢覗彊埸焉。至是義弘亦陽稱謝愆。屛居櫻島。實依四方海陰備不虞矣。然密拵蒲生城。倚嶮極嚴重。先是義弘家老新納旅庵齊等。自關原西出而至近衞家。然薩衆既充塞。故亦別借鞍馬寺而匿。適雖東軍搜捕更繼之。歸國而累納和。其餘匿京畿薩兵等。悉皆得歸祖國。始內府入京。近衞氏直遣使。慶捷。急求借精米萬斛。家康惘然曰。何謂也。使曰。天智天皇所錫藤祖鎌足。春日神領島津御庄。依將府太祖源賴朝請。望所授島津家。薩隅日三州人。充塞近衞邸。而不能給食。若速得歸國則。不及請穀也。家康覺。迺被內大臣官服。即日親訪近衞家。緩步薩兵群聚中。而上堂謝近衞氏曰。高門慶禮孱。宜舊封人出山崎街道葛葉關。無入大坂而歸薩摩。迺探牒出符牒。且囑近衞家。憑義久速覲京師。至是少將忠恒告義久。而令日向道士鳳尾樹善哉坊。使上國覘之。薩藩用達井伊直

政。山口直友及內府親臣本多正信。飛簡促和。再參驅伍。是時三成等既斬。其餘屬西軍者。或爲所收邑。或爲所減封。都鄙謳歌滿巷。義久意未決。義弘迺令鴛川强兵遣陸奥諜上杉氏通東西。聲息。景勝以須田佐渡守報之。后景勝封減。因須田迺爲島津家臣。是際鴛川巡歷諸國。而察人情探時機。凡三年矣

鴛川氏。橘諸兄裔遠保當搞純友。樹大功。子孫在薩摩累世務國司代。因稱在國司家。平忠度爲薩摩守時。已在京師代官甕島橘氏公長公業。源賴朝識公業能吏。更移爲大邦陸奥惣吏。然家孫在薩摩避甕島。字稱大前柏原鴛川等氏。公業嘗領奥之葦郡。故也。今作牡鹿。古此郡貢葦草。因爲名云。（一說大神川所噴石卷港。故名大川郡。然后世訛牡鹿郡矣）

强兵父稱鴛川對馬守橘公某。戍薩之大口。强兵九歲在家斬强盜據于庫內。於是名鬼三郞。義弘改賜强兵衞。亦能吏有家祖公業風。因爲義弘內藏五萬石代官。性勇猛具實檢首級一百六十餘。斬弃數百不遑算。子孫累世。每朝唱實檢首數。以祭敵靈爲家範矣。六年正月遣國老鎌田出雲守政近。於京畿而面談東將探其眞僞。

鎌田氏。藤將軍秀鄉裔。而領下野那須邑。因號須藤也。素依隣奥地。屬源將軍賴義義家。而樹戰功。隨移鎌倉山內。因亦稱山內。庶門預源氏邑武藏鎌田者。號鎌田庄司。竟以爲氏。（大系圖作鎌田權守通清以爲和拔人。其子乃系政家。然據薩藩所傳則鎌田藤太夫政經其子鎌田庄司政宗其子鎌田次郞政衡嘗任兵衞尉時避平清盛歸而政家其嫡男鎌田藤太夫光政也。姑待後考）古代手摩川分流處耳。故唱河股。今書蒲田。地是矣。至義朝時。須藤鎌田共死主難。兵衞政家男。鎌田藏人太夫光政子孫。事島津家。政近實生庶門。而襲嫡統。性質恭順而沈勇。能斷大事。故飜使秀吉。今使家康。共是國人衆望所推政近也。家康召見而

受政近長者。賜所着葵章衣所帶佩刀。而所恩寵若舊相識。是歲內府令井伊直政等贈書。而視其信。然實直政已死關原傷。雖然內府尚以直政名目遺書云。忠吉亦創不可治。尚舉陽稱薩摩守。大以虛喝島津家。薩人覺嗤之。家康竟封忠吉以尾張清洲六十萬石邑。先創漸愈。僅出武江城。至品川驛時。創敗血發而即死。是際內府詰刺忠吉者姓名。答曰。九州浪客松井某者加薩之兵隊亂軍中所刺。而非島津兵士所爲也。乃寘松井子孫于甑島牙城山下厚之。禁永世役關東。家康累令本多正信等致盟誓而招義久。殊十數。七年正月。使從弟圖書頭忠長詣上國。家康迺使本多正信迎之浪華津。而見忠長于伏水城。贈以駿馬。饗禮準廿萬石已上列侯。禰是忠長領肥前牟邦。而壓龍造寺。至秀吉來而失肥前。遷薩之宮庄城。現領二萬石邑。然內府所存舊祿也。是歲甑島

神山城成。俗謬上山。亦訛龜山。故改號鶴舞城。蓋據鶴舞龜遊義也。古平爲朝所居。忠恒移居之。爾來世爲府城。是間潮波殆扣城門。然依累歲塡海洲。今也城下廣濶。阡陌井區。家屋櫛比。轉至號西州一都會。爾。四月家康親作誓書。加印信。而贈之。眞諜

兩度使者祝着候然者薩摩大隅諸縣（日向也）之儀此間被相拘候分相違有間敷候少將（忠恒）事其方（義久）跡被讓事候間不可有別條候兵庫頭（義弘）儀者龍伯（江）無等閑候之間異儀有間敷候

日本大小之神祇別而八幡大菩薩毛頭不可有表裏者也

卯（慶長七年）月十一日　　內大臣（家康）血手印

龍伯

至是義久迺決意。然甫已丁七十。故更令忠恒代己覲京師。八月忠恒發府城。而到日向大野驛。誅伊集院忠眞。忠眞謀逆。竟不悛。獨幸東軍捷關原。通意加藤清正。而復將作亂。故爲所戮。忠眞迺忠恒妹婿也。生一女。忠恒養之。長嫁內府姪久松定行。十月忠恒抵兵庫。會福島正則依關原功。受封安藝備後。而入國。正則大悅。懇話曰。僕與君有斷金交久矣。君之此行。大節苟安危存亡之秋也。僕爲右之。隨忠恒俱入大坂邸。始正則性忠鯁。無敢有二心豐臣氏。唯惡三成等過甚。因家康作血誓書。而與正則切憑之。故關原之擧爲東蒐樹巨功。既三成等亡。天下權頓歸關東。而至大阪失其鹿。正則後悔不及。殊欲保秀賴而翼戴之。使太閤舊業不失之。因顧海內侯伯。無有若我之國古兵勁者。故固交忠恒若是云。時內府既在關東。正則駃价告之。十二月家康聞島津氏上洛出伏水而待之。忠恒與正則俱登城謁內府。家康氣色快然。贈以二馬二駕殊被不與諸公役之命焉。忠恒欽謝。正則悅喜而赴國。八

年正月。忠恒賜暇歸國。關原已后。至是牧伯始定。二月武藏公松平家康。任征夷大將軍。而爲武門盟主。於是際也。島津上杉相約竢關原戰后三個年畢。而出國。既上杉氏唯得執事本多正信等誓書耳而出國。故竟所減封焉。島津氏取家康親誓。而後出國。故全舊封也。是間大友義統既竄常陸。爾后以慶長十年卒。彼土嫡子民部太輔義親亦以慶長十七年卒武藏江戶。義統有庶子。稱大友右京亮政照。至其子內藏介義孝。依京師仁和寺法親王薦明曆三年。大將軍家綱賜祿千石于義孝。寘表高家列而居江戶。已來大友僅存其祭器云。亦明月。相良。高橋等。共隨西軍。雖然憑薩藩之强薩。而得安本領。家康懇待之。若筑紫廣門邑筑後府中。距薩摩遠。故竟爲黑田鍋島所陷。因其子孫爲東幕麾下士。僅得五百石祿。若求麻延岡高鍋。在島津封疆。而不能加藤黑田等陷

之。因相良明月等。深德薩恩。殆庸君臣禮。且將府公義之班列國藩圖也。島津家固三國主。故受三州全圖。自我藩復寫分圖。而以各枚班里原・高鍋。米良。飫肥。延岡。附庸也。就亦封疆附庸。隣邑列侯。如遭火災水難等。島津氏每修復。其城郭屋室等。厚恩篤德。以完與國附庸之義矣

校外史氏曰。凡庸之俗史記關原已后事躰也。皆媚東大樹云。島津義久遜降。伊東祐丘攻略日向宮崎里原等。何爲胡亂駁説甚。宮崎素非島津邑。延岡屬地。高橋元種別邑。而隣我向在河原岡兩城。雖然距甑島軍行五日路。君命未屆我軍欽守而兵騎不超

疆土。故伊東兵薄殺宮崎人民耳。土地非所略得。今尚延岡屬邑矣。亦若里原。當時名將義弘親鎮之。嚮關原之戰。義弘親隊僅數百。然兵勢令東主下興。矧乎方今兵食充滿。且據要界。夫薩隅日島津領。凡人口一百萬。就中丁壯帶刀有十三萬。奈何伊東撮爾小邑。素非力之所及。我兵已優石晉。腰劍數。然則雖古驕契丹阿翁。今恃內府東翁尚可也耳。然俗史不察情實。而妄記浸沓。耐可唉。蓋島松和睦之始末。先是秀吉薨後。家康於伏阪間遭危難數矣。因家康親入薩邸。迺致血誓神文。而懇所請被拯困厄之眞蹟

敬白起證文前書之事

一被對秀賴樣御麁略有間敷之由。尤候事對御父子御兩三人（義弘 忠恒 中納言義久）

跡畧毛頭有之間敷候付拔手表裏有間敷候事

一倭人族有之候而御間相さまたくる輩雖有之直談申達相晴可申候事

右於僞申者

日本國中大小之神祇別而八幡大菩薩御罰可相蒙候也

慶長四年巳亥卯月二日　家康血手印

島津宰相殿へ

同　少將殿へ

因有若是之誓書。雖關原戰爭已后。家康不敢咎島津家。唯遣薩摩用達井伊直政功臣脇五衛門。山口直友家士和久甚兵衛。急促義久忠恒覲京師耳。至是島津氏云。松家代豐氏爲天下公政則。宜改賜薩隅日封疆安堵印信。然則應義久覲京師。於是令家康家長井伊直政。執政本多正信。納誓書于島津氏。義久不肯。直請家康親誓。家康亦請義久忠恒血誓。時豐臣秀賴在大阪。乃公

義正統也。故島津氏不早卒出血誓。遣使陸奧。與上杉氏相識。約宜爲豐臣家。竢經三載。而後爲東松氏。致上洛。而西薩東奥不敢動。是間前後家康懇許薩藩。國老鎌田政近終身服葵章。亦許義久側家老伊加倉忠重永世服葵章。樹朱柄槍。因述是書。俊貞今尚服葵章。當時家康設欵。義久證蹟顯然矣。故竢慶長七年正月。納島津氏誓書于內府。嚮是納義弘誓書于秀賴。而視無貳豐臣氏。乃是致不反秀吉在時所誓而已。是歲六月家康誓書屆薩摩。於是八月忠恒出國。十二月家康見忠恒。而極叮嚀。至是天下諸侯。一統會同。翌歲二月家康拜大樹正位。事躰始終若是。祥審矣。是際家康已下。直政正信等。親書殆百翰。堆島津家文庫。抑彼水史山史白譜等。浸崇松幕。權與妄所愚負偏執。豈足證乎。已后元和元年秀賴迂薩摩。家康秀忠探索大阪秘庫。獲島津義弘及諸

侯欵書。雖然一無所譏。若魏武見袁紹牋牘。而安天下之人心。遡速家康與書。於惟新齊云。尙宜厚秀賴。此神智大量。實泰平殆三百載之大本也矣。然至季孫不曉太祖之神慮。而暗以衰傾之殘威。暴推世家之薩藩。因茲頓至幕府倒轉。武門諸侯摠衰微。眞可歎息矣。慶應戊辰東家開城之際。曩昔島津義弘納秀賴之眞翰。尙在關東。薩人觀之有親寫者矣

麑島外史卷之四終

承久之事忠久固與上皇同廣兄弟也故義時加翅前七十万石于忠久惟乃所獻隱岐院又同時賜倉濱六十万石乃惟所獻佐渡院島津家能了其意而厚奉用度古今世人覺不覺之蓋北條積陰德若是因保九世之業是等非俗史家之所識也矣

麑島外史卷之五序

校外史氏曰。抑覽角襟裾之史家云。雖麑島島津氏世家大藩。辟居遠邦。而不敢關係歷代天下事務。以爲無履歷之可采述者。嗚呼噫嘻是何言也。謹陳其事。如左。○島津氏鎌倉柳營長子家。而鼻七國封。爲諸侯上席。關係天下事務一也○北條時政大逆。弑主頼家。遷忠久。後鳥羽上皇讓北條。全其封。寘忠久於京師。關天下事二也○承久之擧義時惶島津勸王。數厚欵。傳封。關天下事三也○弘安蒙冦島津家爲鎭西總將。與北條交戌筥岬。關天下事四也○建武之擧。天皇使義貞督海道軍。島津貞久督山道軍。以伐足利。關天下事五也○足利氏至拜北朝大樹職。以島津高階齊欅爲外衆諸侯席頭。關天下事六也○觀應中。有足利親族內亂。尊氏義詮共屢馭价。頼島津氏討直冬等。關天下事七也○應永初年。鎌倉滿兼誘大內義弘。而覬京師。義滿迺討大內。諸侯出兵。島津赤松冠之。竟屠泉堺城。關天下事八也○永享嘉吉間。鎌倉持氏約勸義教弟尊有。而東西擧兵。粤尊有來日向。憑島津鞠池。義教令島津氏討之。關天下事九也○義敎之遇弑。諸侯大擧討赤松時。島津在巨諸侯列。而攻播磨。關天下事十也○應仁之亂。島津出兵。護義政。關天下事十一也○永正中足利義植復京畿。出兵。諸侯以島津爲第一。關天下事十二也○足利義昭喪京畿也。頼島津毛利據之。竟斬信長。關天下事十三也○秀吉爲關白。召島津然義久貴近衞家賤豐臣氏。抗言過度。被天下兵。十四也○秀吉討海外島津斬虜八萬。[illegible]闢已來未若是有大捷於外土者。熾天下武十五也○關原之擧。雖西軍大敗島津特衝破東軍中堅。威震天下十六也○琉球南征並馳葛武。輸降王於關東。耀天下武十七也○慶元之間。柴松私鬪。島津氏預秀頼。而海內一統。關天下事十八也○松營既一統。以島津氏爲朝會大廣間上席。關天下事十九也○前松營至三世家光時。叔父頼宣英邁倔彊。幕家殊患之。家光既薨。子家綱幼。將有燕棣之禍。是際家綱保傳酒井忠勝。累憑薩藩。而壓南龍氣焰。鎭天下危殆。二十也○家綱薨無嗣子。大老酒井忠淸擅私權。範北條先規。而欲立皇子親王。爲松營繼嗣。三親藩及閣老。共不能制止。特大廣間上席。薩摩守光久曰。不立東祖血統。而將軍親王。則諸侯不覲東地。當覲京師。因薩摩守即返芝櫻田等七邸。自此席直可詣京師。言訖將辭出。幕城騷動忠淸蒼黃。至是堀田正俊首建議。立連支綱吉。諸侯大悅服。於是擧大老忠淸。自幕城無歸邸。而直入東叡山竟自盡。島津氏關天下大節二十一也○綱吉有學識稱賢君。然晩年老耄。頻欲立外兒。襲幕統。寳永已丑正月。將發其令。諸侯不黨柳氏者。擧推大廣間上席。薩摩守吉貴爲副將軍。取松營儲宗家宣。而欲據大阪城奉勅。以壓柳兒。內外騷動。綱吉暴薨。家宣繼立。島津氏關天下安危二十二也○前松營凡七君。得年一百十三載。至家繼夭薨嗣絕。因索嗣于三親藩衆諸侯。意在紀主吉宗。雖然大會議之日。尾張主先出在幕城頭間。故懲酒井忠淸禍而更無發言人。時大廣間客位上席薩摩守吉貴進膝。高聲天下之繼嗣者。依幕祖血統親近紀州殿御相當。諸侯嚴然同之。幕老急令監察發警叱聲。內吉宗于大奧。而稱上様。吉宗賢明中興松營。爾后八君得年百五十二載而辭職。已上廿三件。是島津家所關係天下大事也。亦近間方家齊自一橋襲宗統。岳父薩摩守重豪爲大廣間上席。乃參幕政明德新民。然長壽甫九十。致寬政文化

文政之盛治、噫不識此是之來歷、而妄述歷史、惑世間、若是俗史家。眞當韓愈之勸學末句者也矣

鎭西家系圖

琉球實錄載此卷中、可併考

桓武天皇 人皇丁五十代　號柏原帝

葛原親王 延暦五年丙寅生、母參議長野女　一品式部卿、被聽乘輦車　仁壽三年癸酉六月四日薨甫六十九

高見王 庶王　無位

高望王 正四位上總介　寛平元年五月十二日錫平姓赤旗

良望 平家嫡統　後改國香

貞盛 ― **維將** ― **維時** ― **維方** 后改直方　以鎌倉譲外孫義家

女子 源賴義室

源義家 自是四世孫賴朝也　直方四世孫時政也

良文 五男　號大君　村岡五郎太夫　從五位上鎭守府將軍

忠通 村岡三郎駿河守　散位鎭守府將軍　源將軍賴光平將軍忠通金將軍某等稱四天王

忠輔 村岡太郎從五位下　爲九州追捕使　始稱鎭西氏

良忠 鎭西七郎從五位下　居薩摩國川邊城　號川邊平七郎太夫

良通 鎭西次郎從五位下　號川邊平次郎太夫

有道 多禰次郎　領大隅國多禰島

忠長 頴娃三郎　領薩摩國頴娃郡

兄二人領他郡、故忠景襲父蹟

忠景 鎭西四郎　初阿多四郎　從五位下平四郎太夫　下野薩摩等權守　後鬼界嶋逐電

忠明 別府五郎　領薩摩國加世田邑　此家藏元冠出軍着到牒

女子 鞠池四郎恒遠妻

鞠池太郎　代從兄爲朝死伊豆大島

鞠池次郎　鞠池次郎太夫隆時入道寂阿祖也

忠良 鎭西鹿島太郎　居鹿島城故也　依爲朝蒙勅勘、襲兄忠景跡、相續鎭西家、子孫又稱阿多、世々事薩藩、勤國老等、此嫡統伊集院郷老家阿多平衛門是也

爲朝 初源八郎　鎭西八郎　六條源大尉爲義八男、爲鎭西四郎忠景婿養子　崇德天皇御宇保延四年生、久安六年來筑紫、所養鎭西家　時爲朝甫十三矣　島津家所傳源氏系譜云爲朝八郎内激入頭　弓勢勝人古今之勇將　其名強大也云云

女子 爲朝正室　産三男一女

此妹二人

爲頼 鎭西大島太郎　驍武等父、領大島

大島士族　琉佐文仁家祖 代々務大島世人主

爲重　鎭西次郎　止內地爲麑島北境吉田城主
麑島士族吉田次郎四郎祖

爲清　父爲朝諱源姓　鎭西八郎

足利彌太郎判官義淸戰死家蹟相續
爲朝妹能野部頭敎眞妻子之故蚤被勅𢿱號上西門院判官大尉義眞領紀伊邦日高庄七百五十町後改義兼襲足利家諱二男爲眞於日高庄

爲氏　初日高太郎改足利又太郎
后號足利新判官義氏任武藏守

爲眞　日高次郎　左衞門尉
麑島士族日高次郎左衞門祖

女子　滿生六郎重長妻　已上鎭西氏女所生
女子　源頼家側室　公曉之母也

舜天王　父爲朝諱源姓　琉球太辰　母浦添王子女
琉球中山王源爲某祖

永良部王　仝諱平姓　琉球次辰　母同前　太辰次辰嫡庶之琉語
沖永良部島　子孫居于赤館村　嫡家平氏鎭南山平安山。庶門士族琉嘉美坐祖

麑島外史卷之五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先是。浮田秀家投我國。小野木重勝。石田晴成。重成等。皆隨來。共竄之大隅。秀家聞頃年琉球抗薩命。已驟而欲王之。率遺臣具兵仗（是時浮田氏陣刀三百及物有阿彼海府氏吉作銘後歸島津家在鹿島城于兵具庫）告義久而南航。適會颶風衷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還。自覺微運祿盡。就我乞自首。因茲忠恒於伏水白之。得所允。後流八郎島。此島古八郎爲朝始捜略爲種人。是故風俗皆同琉球。婦專家事。亦島宰鞠池。蓋爲朝自鎭西所隨士裔也。爾后北條長氏略之時。惩訛八丈也矣。亦石田裔傳。略載前卷序文。小野木子孫憚東幕府。今稱鵜木。薩士皆是裔也。十年大將軍老。世子亞相秀忠襲大樹職。十一年。忠恒覲伏水。老大樹迺賜諱頭字。改名家久。於是際本邦愬諸侯中。島津陸奥守家久。最上出

羽守家親。依高家粟頭字。他所敢無也。時家康視家久曰。宜若卿季父中書家久。耀英名於天下爾。是間我琉球更絕貢有年。緦琉球國三司官。主財掌謝那親方者。憑七島郡司而借我渡唐銀六萬兩。航商明國得利十陪。因約每歲納五分息于薩倉。且以定額追年償本銀。是薩藩公許渡唐銀。自島津大臣鎌足時若是。故雖經宋元明清。尚號渡唐銀。然則似薩之金銀坑。先對馬陸奥者。近世新井君美所著薩藩渡唐銀傳。載國朝舊章餘抑琉球三司官。同本朝三公。然前事不幾。謝那變約不納息。七島郡司入琉球而促之。謝那答曰子本既濟。郡司爭之。謝那叱曰。爾等不識漢土金王。琉球銀王。爾邦鐵王。位次格別也。且爾曹小島人。對大明封王國。奏言何不遜。郡司憤嘖曰。南蠻缺舌不能償借財。貧國下等王巳。吾迺大日本國皇孫平家適裔矣。彝輩爲地首長伏。謝那震怒。

乃命強拳士。而捕郡司。栓双木挾左肺。將及右脛。郡司勵聲曰。左肺每履琉土。故暫任爾等所爲。若右肺則所事上國也。爾曹勿致失敬。琉虜惶不挾之。自是薩人目邪那親方頻惡之。於是遣使琉球而譴責之三。雖命邪那親來麑島而可謝過。竟不至。是間邪那變服爲奴僕。躲。陽琉船漂着。而來薩濱覘國躲。聞見關戰已后。島津家受東譴。而國疆擧傾心。乃察頃間薩兵不能南嚮。而歸琉球益拒薩命。邪那同職池城親方等。累諫曰。不償國債闕歳貢。則災將至且暮。琉主亦負明國。而不納諫。更不禮我使。十四年竟發兵討之。義弘家久出薩之山川港。而誓之。指揮南征。其前軍三千稱三萬。艨艟百餘隻。大將樺山美濃守久高。而比背彬。副將平田左衛門尉增宗。而倫潘美。

樺山氏。七島津第五。而嘗領日向樺山邑。因爲氏。久高迺於洄川。

擊猛老爺後名將。而順天之戰。最奮鬪。乘船殆破壞。上南海島。竟得迎船。而至我軍者也。素祖父善久。守護貴久姉婿。而久高迺義久族子列。因今爲國老。殊所拔萃而所宛南伐。總將矣

平田氏。平家正統。嘗方平宗盛及長男淸宗。二男能宗共所捕。三男信宗幼而得脫。隨安德帝。長大隅九城鄉。而號平田大臣頭。島津忠久例漢高賜劉姓于諸項。與源氏㊀章於平田而臣之。爾來七世任國老。增宗嚮謁秀吉國老。美濃守光宗孫。薩摩郡山城主。

而關原之擧守大阪邸者也。閏二月廿一日。南伐軍船雷發。而向琉球七島郡司先導。時海風劇甚。所謂落際浪流。久高牙船及七島導船四艘。亂狂浪先到大島。時冠里大親催兵數千。棚岸拒之。冠里首府之義大親民之父母也。惟迺鎭西爲朝長子裔。而大島世家酋長矣。我軍入冠里港。發銃敗虜。竟擒大親。復南進斬西方縣世家米內太領。至是大島悉降。且從軍亦擧到。乘勢直攻德島入開戶港。島虜拒鬪最劇烈。其將掟官兄弟。膂力絶倫揮巨棒擲殺我卒許多。我兵發銃斃兄。復進斬弟。屠黠虜三百餘。至是德島降。掟官掌政規義。后稱縣監是也。我軍到永良部島。世人主曰我島回周悉暗礁矣。無足畏。蓋世人主牧司義也。我軍乘潮滿。輕艫超礁。直上島齧而攻之。虜蒼黃爲扞。更烹經粥而流攻口。以爲爛我兵脛肺。我兵喜歡而資饑。虜怒粉毒木皮。[illegible]粥而流之。我兵看粥色變而不敢啖。攻益急。虜竟伏降。流經粥處。爾后目馬鹿村。於公牒尙名之。馬鹿之訓頑騃乃吳音也。支那人專唱之。太古結繩之制度規則。今傳永良部島其輕便耐可感。蓋好古士傳習之。而無失上古之遺法已

琉球主尙寧聞諸島失守薩軍已近。輙使具志頭王子。及三司官等。棹遍舟來迎我軍。謝宿罪而請償借財如前約。以緩我攻。久高曰。師前之盟不足信。非中山王親

出而謝罪。則不敢息攻。四月朔進軍。攻琉球南蠻港。漢土明淸書屋其島。本朝作沖縄島。乃沖南蠻義也。古史載後一條帝寬仁四年南蠻入寇。薩摩人擊却之。是琉球兵勢强黠。所侵內地也矣。今作那覇。蓋琉人嫌南蠻字。故耳。亦考唐書作南倭。眞是可謂適中文字。慨當世不所用南倭正字焉。南倭港口張鐵索。守備最堅固。發大礮以覆我鬪艫。戰更不利。虜亦據山蠻岬乃山北王古城。而至嶮。要護海陸。稍有斷我後之情狀。虜勢甚熾矣。是時我軍遂入琉海。漢法三千里。遂不能歸帆。久高嗟嘆曰。戰方若是。辱將帥任。孤當死。將自裁。七島郡司諫曰。僕等公行琉土數次履其腹背。頗記地理。案北方有別港。今陽稱我軍不利班軍日本。宜破北港。而從陸路迴東南。直搗琉都首里。久高曰。善。死生有命運在于天。孤意决衆勿貳。速轉柁取北港。因從是名連天港也。時我兵氣大

屈。久高更拭目曰。吾今假寢而夢天女。曰。婦琉球守護神也。親來
授捷大和軍。今日上陸。則百戰百勝也耳。迺繪天女姿像於艦板。
以視衆軍。衆看以爲八郎王爲朝妃。舜天琉王母也。悅甚。鼓譟踊
躍而上陸。琉虜力拒連戰三晝夜。斬虜一千餘。我兵卒死者。亦三
百餘人。虜將邪那爲首謀。盡精兵而守久米城。扞戰累日。我攻晝
夜不息。邪那不能寢食。虜兵亦疲極。竟弃城而走首里。日向庄內
兵小杉助四郎者疾足。追走生擒邪那。我軍乘勝長驅。圍首里。數
匝。是龍宮城都也。琉主惶恐。欲白降狀。群臣舉肝。我氷槍雪刀輝
嚴陣。而無敢有出郭外者。時有田舍農家貧兒兄弟。朝出刈秣聞
有國難。共馳入王城。而請使和營。琉主褒稱。迺賜親雲上官服。親
雲上乃小黃門等義也。至是兄弟者。迺整禮儀。騎蔽馬。而出王城。
至來我營下馬鞠躬。見大將久高曰。琉王敬白。累大軍於弊邑。無

方謝緩怠。因謹令兩使迎征南將軍。伏冀貴將入王城。而所受薄
饗。久高迺取秋廣雄刀。以賜使者。而令先驅。親從騎六員。而入王
城。琉人恐懼拜。若秤衡入牛屠部內。琉主親謁爲廿椀厚饗。琉
禮以椀之多數。而階班儀式。久高壯齡引大杯。令王女酌之。醉臥
鼾息如雷。欲寢三晝夜。而久高還營。迺擐甲被鎧。軍威嚴重督惣
軍。偪城門。王尙寧率親族重臣。而出降。乃欽就捕。先使者兄弟等。
見王所捕。而徒跣急揮刀。望大將久高。而斫進。大奮鬪盡死節於
是役也。閏二月舉兵。五月廿五日凱旋。麑島至解降王。縛壹是隨
曾彬諫奏。世以爲美談。山史大愆記新納一氏討琉球。抑新納島
津四男家。而諱或忠或久。薩藩古今無名一氏者。亦無新納討琉
球。沒史俗本挾陋寡聞甚。十五年八月。家久率尙寧行關東。先詣
駿河府。先大樹老此城。因召見降王。尙寧獻寶刀一口。猩紕一段

長十二尋。純子百端。太平布二百匹。白銀一萬兩。家康氣色最快
然。慶武成賜家久以貞宗双刀。饗膳盡山海珍產啖味。且奏以散
樂。家康愛兒。常陸介賴宣。鶴千世賴房。交起爲舞之。畢亦到武城。
大將軍秀忠親迎之川崎。饗待幾優前田氏初來時。依是例。雖他
諸侯每參覲當日旅衣不更不入我邸內。而詣閣老第早速呈名
簿。特島津氏不然。直安着于我邸。唯使邸尹謁閣老。而呈名簿則
次日閣老號大樹名代。而來于薩邸。遂遠路參覲大儀之旨。而后
登幕城謝之矣。爾自關原役殆十一年。而島津氏竟覲江戶。因賜
邸于櫻田。當時大樹尙書羽柴陸奧守殿。受領依豐臣家所任也。
是際。幕府賜[illegible]牙千苞。而餉琉人。后以爲例規。既而家久尾從中
山王。而登城。王乘朱輦。而冕服。琉官明服騎馬。鼓吹音樂引列最
長。途頭觀者櫛比群聚。大樹秀忠上高樓。而望之。快笑曰。今一日

換位。迺公欲爲島津家久矣。悅甚。琉王拜大樹。獻虎皮十張。及寶
刀。純子。大布。白銀一若。殿府別獻刀馬。及明國紅糸一百斤。于世
子家光。且奏琉樂。粤樂人吹彈。琉童頌舞。世爲恒禮。蓋是明太祖
朱元璋所錫琉球之樂也。九月家久與尙寧共辭關東。而歸國。且
命以薩摩守。爲父。中山王爲子。而班大島。德島。鬼界。永良部。與論。
五島。爲我直隸。餘悉與之。而許歸琉球。特留邪那。終身寘牢舍。琉
主固對明清稱尙姓。奉我朝則。宗統稱源。爲某門閥唱源朝某例
式也。抑忠久舜天同世。接境而相愛。南界平穩。舜天長忠久。凡可
一期矣。巳后琉主隨祖訓。雖服屬島津家。不敢稱臣。甚爲朝賴朝
系統。迺用宗庶禮。貢書記鼎國大都督閣下。若趙宋納遼國歲幣
然。因后歲嘉吉中。我祖陸奧守忠國。依治尊有事之功。新復方自
足利家。領掌琉球。惣司忠國決意。欲親蹈琉土。而令之稱臣。粤令

隋兵取琉球之冠幘。而歸然無舉朝有識之者。時倭國使節觀之而言耶。致國人之所冠。然則足先是識

弟薩摩權守持久掌上國公務。以爲惣領代官。令世子修理太夫立久居府城。忠國出居薩摩別府城。數抵防之津。調海軍艤舟艦累年矣。適遭應仁大亂。役兵上國。邦費巨萬。就亦不能南征。日月如駛。雖忠國不耐昭烈髀肉之慷慨。不能奈何。老病大漸。未至發艦。竟逝。防泊津事可惜。時文明初年。方若狹守武田信賢闘蝦夷頃矣。東西各有俊傑。然慶長征討已后。現琉主稱臣。爲九拜禮。是間以王尙寧二男國頭王子。及大島冠里大親嫡子。爲質而寘麑島鴻臚館。稱國頭左馬權頭源朝某。冠里左馬權介源賴某。慶元之間親被甲率琉兵。而加大阪之出師。后年各歸本土。然已后。中山王爲世子時。以親麑島拜薩摩守。爲恒範。邦人號之太子上國。累世無懈最勗

琉球國。上世方西土帝堯時。有神人教農工商業。蓋聖禹乘四載

八年于外。是間所至而島夷卉服。琉之蕉布是矣。本邦上世稱龍宮。交婚姻。古史作后爲龍產。惟琉產也立產矣。抑天地開闢草蒙之間。人與同禽獸背交立產。至今尙琉婦。結夫褌于屋梁。牽之而立產。蓋古后所愧此躰也矣。龍宮天孫氏垂統三千年。本朝方推古帝時。隋主楊廣侵琉球。自是琉室衰。已后我反正帝。裔般若磨子。依琉王外孫立襲王統云。雖然是間琉球無文籍。不能記委細。唯所徵自古至今。琉球王家紋土元氏章三巴。是其證矣。古反正帝所錫土元氏☼之內三光形。有三點。蓋天朝尊章。素十二光旭。而今摸菊形。元是朝旭東白出現尊影也。近間琉主更省☼唯章三巴。抑反正帝裔。王琉球五百載。而王威竟衰。方後白河帝頃薩摩權守忠景義子。平八郎爲朝。從麑島城航海而入琉球。以武威靖其亂。以爲朝四男琉宗外孫。迺冊立號中宗舜天皇帝。以其弟

琉人冠幘而朝本邦焉

抑俗史作爲朝私領

琉球大愆矣。索豊後肥後薩隅日琉球奉攝政藤家長者命。而鎭西氏所公領。猶鎌倉足利松平令島津氏公領琉球焉

爲永良部王子孫居沖永良部島赤舘村。古來琉人對明淸云。王祖日本國皇族爲朝親王也。或作日本神王爲朝。蓋爲朝在琉球所號也。今所見淸國板本琉球圖書。記其祖日本人爲朝少年在薩摩邦伊加倉城。此城方薩摩一國之中央。古鎭西大都督健擧大連築之。令庶子守處也。爲朝遠矢塲。存城南野田中。矢蹟其距四町半。勁弓可知耳。然今間愆稱浮田遺臣玉川某矢蹟。此附會妄說耐可怪焉。爲朝亦移居麑島神山城。南浮海抵龍宮城都數矣。乃隨琉奴鬼人而還來。築薩府隅府兩城。保元記著鬼童。薩舊記述鬼人。實琉球國歸仁縣有力人爾。歸仁鬼神聲相同。后世以爲奇異事可笑矣。現寬政入貢樂童秀才。今歸仁里子（琉球里主里子名矣蓋）是爲朝臣裔也。亦天保入貢上官。浦添王子。廼爲朝舅裔。而舜天母家也。是浦添善和歌。方東行詠富嶽云。日本乃山之君與見得

夫雲之上那斐不二之高峯者。抑保元之亂。後白河帝寶算三十。前攝政關白忠實甫丁八十。兎裘南都興福寺。故賴長所待南都援兵也。兄忠通甫丁六十。賴長年卅七。源爲義六十三。義朝卅五。爲朝十九。所隨廿八壯士。悉西海豪族。郡司庄司子弟。皆惶罪及父兄所稱卑列異名也。當時賴長爲義等死之。關白忠通活父忠實。亦依爲朝爲平姓養子。不準源爲義諸子滅死一等寬之。源氏故邑于伊豆大島。雖然無爲朝暫止伊豆。輙航東南而歸麑島鎭西家。竟徇從薩隅日豐後肥後。是間生三男一女

爲朝嫡男爲賴稱鎭西太郞大島冠者。迺鎭西家女所產而驍武等父。入琉疆領大島。子孫世爲冠里大親。今大島瀨名縣龍鄕方僧長外城鄕士挌。稱琉佐文仁者嫡統也。庶門最振繩。篤憑俊貞修其系譜。系續近世之繩繩。惟元治元年甲子之歲矣

傳曰。鎭西義眞襲足利家。更改義兼。蓋是兼存鎭西足利兩家之諱義也矣。

二男鎭西二郎爲重。鎭西家女所產。爲甑島北磯吉田城主。無男子者歟。禪城邑于外孫大隅太上八幡社司息長姓。今甑島士族。稱吉田次郎四郎者嫡統也。庶門最振繩。

三男鎭西八郎爲淸。雖鎭西家女所產。爲爲朝妹熊野部頭教眞娶養之。故蚤被勒赦。而復源姓。號上西門院判官大尉義眞。領紀伊國日高庄七百五拾町。嘗足利義房愛義眞。爲義弟。竟襲足利家。事實詳載前序鎭西家譜。此血統大與隆。亦義眞二男日高次郎爲眞。襲父官。任左衛門大尉。今甑島士族稱日高次郎左衛門者嫡統也。庶門最振繩。

爲朝一女適鎭西家。女所產。嫁蒲生六郎重長。重長任大隅權介。五位。太夫。此女爲源將軍賴家側室。而生公曉。重長憤賴家遇弑。適蓀爲朝蹟。而入南域。今號蒲生。神社在大島冠里縣。蓋祭此人。

也。當時關白藤氏長者忠通襲島津。惣司。而領薩隅日。殊愛爲朝。已甚。不敢咎所爲。粤保元已后七八年。爲朝武威偃九州。平祥島津土持之古籍。土持記云長寬二年春鎭西八郎爲朝。率薩隅大兵。而陣日向山東。哭未隨者。國人大將土持太郎信綱。及嫡子左廷尉通綱。嫡孫右廷尉惟綱。已下里原。門川。長倉。落合等。據宮崎郡。實來山等要界。數旬雖防戰。不能適爲朝兵鋒。竟乞和。而日向悉伏爲朝。至是乘勢略豐後肥後。亦南航入琉球。娶宗室浦添按司女。而生舜天王。是故爲朝在薩摩。據鎭西押領使。家威在琉球則據王室强宗之位勢。一無不適心。隨意自若。至稱日本神王爲朝。然方忠通旣薨。嫡男基實亦胥踵蚤薨。弟基房兼實交執政柄。與嫡甥基通殊不膠漆。基通少年不能蓋爲朝。至是爲朝亦還伊豆。國以源氏邑。乃押領大島。始關白忠通令人慰諭爲朝曰。名雖流竄。爾適大島主領也矣。故邦人惶忠通言。無敢有議爲朝者。竟至基房時。伊豆介狩野茂光等。表愬竄人爲朝强捍。而難制。受勅擧兵以逐之。鬼界島。爲朝從弟鞠池某代從兄而剖腹。茂光素預源氏邑狩野庄者。累世藏主恩。故不詰其由。乃以贋首達京師。實密茂光諷爲朝而告其謀。俟爲朝去大島。而後茂光等列軍船鼓譟鬨聲。乃至大島。表言爲朝發箭。覆兵船。竟自盡。竊詒世間所盡忠于爲朝已。當時依茂光等帶官符。非獲一首級。而獻之京師。則現反朝命。故爲策略。如前事。皆去保元亂十五年。縉紳武人無有識爲朝貌者。皆以爲死。伊豆爾后茂光等憐鞠池節死。擧其子以爲八郎島主宰。積善之孫有餘慶。經七百霜。今尙繩存云。島津忠久之就國時。爲朝甫五十强。在南域。携持薩隅日貢稅牒。而不敢遣之。因茲忠久自就封。積六個年功。而圖籍貢牒漸成。註進鎌倉之古籍眞文

薩摩國

注進國中惣圖田丁

合肆仟拾町漆段（虫喰）部頭八十町

右衛門兵衛尉貳千五百九十一町六　惟忠久領也

是間繁文省

右件圖田注文去文治年中之頃依豐後冠者（爲朝少壯舊名也）謀叛彼亂逆之間被引失畢仍大略注進如件

建久八年六月日

權掾藤原朝臣　忠久也

權掾伴　肝屬氏也稱伴姓

大目大藏　市來氏惟宗庶裔人也稱大藏姓

權大前　橘姓大前氏柏原駑川之祖也

目代右馬允藤原（本田次郎親恒也）

當時忠久年十九。右廷尉兼武衛。薩摩權椽也。蓋豐冠所與爲朝父子名耳。因茲觀之則。文治中尙爲朝在琉球在薩摩事躰可證矣。爲朝亦蹈西土事見于宋籍。我享保中。新井君美作琉球史註侵宋地者。琉王舜天歟若台灣人所爲歟。惟惑爲朝死伊豆之俗史。而不識爲朝父子存在南域也矣。宋書記海冦所乘舟狀。如桴筏而遇事急則游海負船而遁去。蓋是所謂刳木舟也。琉人航遠海則用衡木縛並刳木數個。外墻懸蔀揚葦席帆。而自由航行。形狀類巨艦。適遇海嘯狂浪則直斷縛索。爲輕舟數隻。以橈械推之。乃脫覆沒也。傳云爲朝心所望大矣。素琉土彈丸非終身處。尙尋南奥島嶼海州。而竟不歸北。信哉今台灣山人。悉携源氏秘傳。義家所工夫賜操鏃。以射禽獸。亦赤道南稱新世界。應須多羅利土

人。性質蠢愚。然識弓矢利。射動物常爲食。夫弧箭之用北狄專之。南海絕域天然非識之者。是爲朝所教必矣。蓋義經之極北土爲朝之盡南海。其義一也。爲朝義經之碩智大量。英武拔群。豈死桒衡茂光鹿手邪。故賴朝患養和帝與爲朝。加怖義經奔西海南島而勠力平族。因傳忠久以天野遠景號鎭西護將壓鬼界南島。而鎭撫之。現遠景親書多薩摩古家。至是義經亦。聞鎌倉册忠久。而守島津庄。乃轉方向經北陸道。而遁東奥。學遠景亦歸鎌倉。雖報戡鬼界。實非渡海而征戰也。勉致和睦招諭靜謐耳矣。爲朝在琉土也。每語曰。故左僕射不用我策。因雖孤不能任薩摩守。然家姪竟得之。乃孤之榮也。爲朝廟在琉球都邑。號爲朝八幡社。納兜鍪與大鏃。以崇神躰也。爲朝嘗乘桴舟蹈宋土也。慕應神帝古績。旗幟書八幡二字。戰勝而略宋財。歸本土時。吳越海賊群湊而覘之。不解八幡字日本天皇尊號。就方音以爲配半義。因尾躡而累呼八幡爲朝暫止舟則。賊徒懇說海賊配半稅法。爲朝與之糧遺一苞。且彎勁弓發一箭。射折賊船桅檣。而威之。賊等大惶怖。恐縮頓首。誓約已后隨倭神大弓將軍指揮而訣去。蓋爲朝迺宋明所謂倭冦開祖也。學后世至天文天正間。倭冦之旗幟。悉書八幡旗威若勘合印官旗公幟然。（據太平記載弘治元年明使來肥前訴八幡之來冦其之實錄矣）因琉球國到支那之船幟。現書八幡。不遺爲朝。故範矣。爲朝已來爲倭冦者。薩之別府浦。勘左衛。長左衞。久志浦孫三郎。（久志孫三子孫零落寓宅地于他人。嘗崩毀倉爲耕圃時於大極柱下獲祖先所座置納古錄大愛三個是文政初年矣）甑島和田楷原壇田等防泊津鳥濱某。山川港佐佐木某。隅之甲禰寢浦磯永某。波見浦志貴堀口等。亦種島領主一門。每爲首將。殊安德帝之皇孫。硫黃島世家。長濱大平太。累代爲倭冦大將。此嫡裔世務島正。庶門居防津港。島津氏

大捷于朝鮮。征討於琉球。每倭冦兵衆爲海軍之先蒐。故兵鋒利甚。島津義弘賞其功。與寶刀長濱氏。子孫寶存于今。是際島津氏兵勢强熾。旗威壯盛。及南域呂宋。亞馬港。安南。東甫寨。靑闘。波斐禰甫等。赤道下諸島。每歲船渡。所獲來蕃著南瓜煙草種等是也。

旗幟之眞圖



今間髣髴佛蘭斯。隨安南。島津武威可謂盛也。抑西境宋明所稱倭寇。率島津氏所遣最多。近間安永天明寬政中。尙薩人稱釣大士島。而公然商支那。帷貿當藩度支家老所遣現俊貞等在度支政府拾餘個年。密覩其故籍。大士島指大國漢土也。今唱宇都島西沖小嶼也矣。古來航支那海途中。每旋海賊以稅米一苞。乃若爲朝舊謨舟子甫壽者。有文政天保中尙語八幡事實者。蓋八幡配半宋元明淸聲音同。迺所甚爲朝八幡矣。琉球既降屬島津家賜館邸于下町。俊寬隍側。反逆首謀邪那死此邸牢。因埋瘞于此地。然永世賜祭米供之。蓋俊寬隍。曩昔與康賴成經共從此隍所乘船。而稱俊寬舟繫松。有曲株老大樹。今既枯朽。舊港變爲陸土。雖然尙貽小池。而僅存故蹟耳。已后移琉館于上町新橋向親方官一員。及屬官許多。勤直于館內。而掌歲貢等事。從夫舊邸爲藩

之客館。俗唱御春屋地是也。慶長十六年。三位義久逝。甫七十九。殉之者十五人。一朝鮮國慶尙道人。林泉中也。本邦以爲珍。大樹賜香奠銀千枚。義久性極寬仁大度矣。孳孳學術。視民如傷。故九州靡然而服從。舉仰其命。雖臨陣百千然。一無執銃。而親鬭。唯能將將於其戰場也。躬不戎衣。不帶大刀。世臣本田氏捧刀。酒匂氏奉鎧。楷原氏樹旆。而侍側。乃準鎌倉柳營賴朝故事。島津家規也。嘗義久朝覲京師。登聚樂城。大閤已下湊會。而語往時巨戰烈鬬事。甚譏。特義久靜然不與。已而衆問義久。貴伯以奮鬭於何處爲其最乎。義久舒答曰。某不肖。每令弟姪等爲先鋒。而充其用。故多不及肝敵幟。而凱旋耳。諸將率起卒伍。而多親戰。却露愧色。歇其謀話。時秀吉大聲呼曰。當際於天下大騃唯二人。迺公與龍伯矣。夫往年雖鹿苑氏之強武。入九州擊鞠池也。僅到兩筑之境而已。吾遠入薩摩之疆域。深蹈不測之危地。可不謂騃之最者乎。方是時。堪耐僅十日則。我軍糧盡將士立擒。雖然不察焉。乞和。龍伯亦可不謂騃之最者乎。抑於大凝巨騃。双方更無優劣矣。唯迺公似有得天命者。故雖義久生歷世高門。竟不脫蹐跼迺公床前矣。大笑而止云。嘗松平家康亦。問耳河戰狀。義久曰。弟輩與宗麟之戰而某不敢記矣。家康虛襟聲其雅言。義久既逝。家久襲立。時豐臣秀賴年十九。始臨秀吉薨。托秀賴于松平家康等衆諸侯曰。至秀賴年十五。則宜任關白職。總天下機務。於其間。固守大閤約束。而應諸侯共和。翼育秀賴。誓五大老及衆諸侯。納奉命畏諾之盟誓。于豐臣家。然中間有僅一年。諸侯比黨。東西搆兵。關原一戰雌雄忽決。已后中間有二年。松平家康任征夷大將軍。而爲武門盟主。時秀賴年十一不能制之。雖然家康深慮。秀賴再舉豐臣之家職。

亦中間僅有一年。遙遠禪大將軍天下武門盟主于吾子秀忠。時秀賴年十三。復不能尤之。然至慶長十二年。秀賴已十五。據天下之公義。則宜任關白職。綜天下機務。因大阪君臣奉天朝。而請若前關白秀吉遺言。及松平家康已下。衆諸侯盟約誓書。朝議以爲大節難題。密議東幕府。嚮是家康欲翦豐臣家之心情已久。雖然長子羽柴秀康。居常怏怏不欲爲秀忠下。以故太閤義子。乃據大藩而右秀賴。福島正則亦。寘邸越前。昵近秀康。而請所佑豐臣家。加藤淸正。淺野幸長。共保傅秀賴。亦片桐且元領攝津茨木廿萬石邑。而爲豐臣元老。能旋智術。耐禦東覇之强勢。眞田昌幸。幸村。長曾盛親。增田長盛。丹羽長重。浮田秀家等。朝暮睢盱希望恢復。與上杉。佐竹。秋田。立花等。共累有所望于秀賴。頻族家康命終之期。且島津毛利親秀賴疏秀忠。亦前田利長生平。不欲爲秀忠下。

故天下恟恟。衆諸侯擧攅手。觀望東西之成敗。至是家康深慮。無
軀之日。强忍與秀康。以美婦加賀局有耳聾。竊謀縮其命。焉。亦娶
伏水城。主婿池田輝政。而鴆菓子。啖清正。幸長。且元。輝政先食。
清正幸長不辭而啖食。且元特不敢啖。盛褒美菓。言與老毋出膝
紙而包之。還路密弃淀河。既越前七十五萬石。主豐臣秀康。瘫染
痞癖而病劇。因稱瘵之。遣幕醫而進藥。却傳濕毒。乃至易簀。而家
康陽歎。齎百萬石印信遺之。然竊囑使女。自中途返之。（后年秀頼迁薩摩也。秀康宗嫡忠直亦所放豐後。故忠直累呈書于義叔秀頼。而伺起居。竟無解是間。忠直號一伯。所親記若前文。）至今越前藩中怨言
云。無狠心則不能得天下矣。言以狠喰子也。播磨六十萬石。主豐
臣輝政。及肥後五十萬石。主豐臣清正。紀伊四十萬石。主豐臣幸
長。共胥踵卒。加之以慶長十九年七月。加能越百萬石。主豐臣利
長逝。或傳本多安房爲家康密意。而竊所藥云。至是家康輙擧兵。

而僞秀頼。先是片桐且元獻策。曰。臣抵東方見老大樹。春齡既窮。
薨逝不過兩三歲。今詭唱以母君質關東。而作邸于武江。大起土
木。俟其成就。則老樹竟去世。是萬全計策而坐制東家也矣。秀頼
不可。却沼關東。反間。竟逐且元。而頻修戰具。繕城郭。眞田幸村進
策曰。今擁十萬兵。急略京師。挾天子。而徵諸侯。乃貶家康父子。而
號朝敵。剝大將軍官爵。直礫秀忠嫡女納大坂者于粟田口。然則
天下新聽改膄而向背立決耳。焉憑孤城徒待大敵之爲。秀頼不
能用。累馳价。請望島津。毛利。前田。結城等外援。羽柴秀康子忠直
繼父遺志。迺絶關東將與大阪。家康復賺忠直。以百萬石朱璽頻
奪其志。而爲先蒐。亦患島津援大阪。令鎭西愬諸侯。壓薩摩。曰。覘
出島津于攝地。與城兵戰鬭。而後可九州牧伯出兵大阪也。粤家
久亦不敢離本國。唯督萬五千甲。泊豐後森江港。別令日向關外。

兵衆密入大阪城中。至是前田利常納金穀軍實于大阪。毛利輝
元遣毛利豐前守。黑田長政遣後藤又兵衞。細川忠興遣長岡與
五郎。加藤喜明遣墻圜右衞門。浮田秀家遣明石掃部介。增田長
盛遣其子兵太夫。結城忠直遣御宿勘兵衞。依秀頼任大臣。固寳
諸太夫。因受領後藤近江。權守基綱。御宿越前。權守正倫。乃於秀
頼遂志。則所約後藤封近江彦根也。因席毛利。長曾。眞田等坐次。
衆諸侯悉納兵與糧。而佐秀頼。（凡當幕時代板行本於外史頼没最負松蔭而記關原大阪之戰狀也作諸侯悉背豐臣氏爲不義無頼之擧動甚損情實崩非賤是間家康低首屈膝厚恩衆諸侯而漸所迁秀頼于薩摩也宜倘覧後文而證了家康取天下之難）方是
際。輝政子池田利隆亦。遣田宮對馬。宮城筑後。二隊兵衆。而援大
阪。二將屯尼岬。而案時勢。只管望觀。家康怒譴鞫之。至是家老伴
大膳出而陳之。家康累陽褒大膳。陰令繼母鴆利隆。亦雖福島正
則躬所拘留關東。尚欲擧藝備兵而援大阪。是間。凡天下諸侯陣

豐臣城下者。悉發空砲而歡秀頼。故大樹父子頻懾諸侯反背。交
避身大和寧樂。而替心數矣。城中亦製十字旗數千本。而立城之
四壁。衆諸侯實以爲島津應大坂。家康甚憂患。因嚴譴薩之邸尹
松本庄三郎。（子孫鹿島士族稱松本庄左衞門居唐津邑是也）松本曰。惟悉僞造謀旗也。直出私
金作巨大陣營于高麗橋口。而樹十章旗數百本。以聞薩軍已近
屆。粤家康稍安心。然遄速調和議。乃贈秀頼以血誓神文。詒謀埋
埋大坂城隍。秀頼復陷此賂。至是家久亦聞和成而班軍。元和元
年家康秀頼復私戰。我日向兵衆加毛利豐前守隊。而奮鬭。嚮征
韓之役。毛利勝信勝長。部屬島津義弘。故若是耳。當時出軍之諸
侯。悉皆豐臣之恩臣。因些無戰者。適奉幕命。而雖進陣。唯陽鬭發
空砲耳。前田利常爲先登兵隊無拔刀脫槍鞘者。靜立而不動。間〻
發空砲。一無丸來。我兵悅前斬東將小笠原秀政。忠脩。本多忠朝

等。及幕兵許多、秀忠却保茶白山、我兵尾擊直逼丘下。然城兵既解散、無後繼者。勝長切齒曰。今有生兵五千則。駿翁武兒双首在我手裏。既聞秀頼去、牙城出河口。而勝長歸、長門我兵還日向。是、間若眞田幸村。殊措正戰、儲奇兵。而謀擊不意、獲巨魁。故還子幸綱于城中。而隨秀頼西航。幸村適直前。擊破東軍、而出其背。竊伏精兵銃手於龜井村。而狙巨魁。家康嘗製輿、深其底。双墻鎖板。每行伏踞。故雖銃丸徹輿中。唯微傷肩云。然親衛安藤治衛門等。壯士多死此、傷。家康急途守口。直入淀城而護身。亦徹夜踞輿凌雨。還伏水城。秀忠亦。肝城中煙起。廼急走、大和入郡山城而酹心。若長曾盛親。密伏兵男山而欲不意擊東魁、凱旋。然家康先盛親而還、伏水。秀忠從宇治而凱旋。盛親殊不堪遺憾、向大膽匿藤森而覘之。然糧竭賣金笄、而買餅伏水、商戸怪而白吏。擧盛親竟所擒。

家康深疾盛親所爲而極刑斷斬。十日雾十指。十一二日落双手。十三日竟斷元。先是長曾眞田等廻策略。秀頼賜亡爲城陷則。家康秀忠喜悅弛警心。乃乘機四散、豐兵將眞田。長曾。木村。後藤等。從八方擊不意。若邀昔大內義興所破三好等于男山。散兵後合、策、則。獲東巨魁在暇目、間。乃前夜運八尾若江所斃敵尸于城內塑倉。明日縱火焚之。一若楠氏遁赤阪城時。東軍瞻望以爲秀頼自盡。然家康老練與秀忠共速入堅城而保之。眞田等無百計所。旋。皆幸村屯泉堺。自覺微運廼披粟貯金。懇謝兵士。遣歸信濃。然欲隨幸村者。凡數十人。共俱駕船而尾隨秀頼。古今俗史雜書率曉曉嘩嘩。記大阪戰爭事。悉皆虛誕空疎矣。是時家久帥舟師而到半途。適會秀頼遁來。乃以海軍一萬護衛秀頼。而內薩摩。家久躬隨親隊。詣伏水而慶捷。秀忠賞之優于戰者。賜正宗寶刀。彌八

（秀忠密婿適秀頼也）

（以慶長廿年七月十三日改元和故家康親翰若是）

鹿毛、名馬。且請茶室。密囑舊婿有投貴國則。宜懇處之。老大樹亦以手書遺于薩摩之眞蹟

秀頼大坂落去之後被入薩摩候段憾ニ承趣候馳走宜敷所

憑入候也

慶長廿年五月日　家康

惟新老

加焉。是歲八月後水尾天皇勅島津家云。宜秀頼、寘于勅願福昌大寺。境內此敕書藏福昌寺。當時寬大公平之處寘若是。噫夫昔今俗史家。一觀是等之眞蹟則。忽至面色紅紫。已。天下既一統。家康迺召越前少將忠直。而賜朱陶茶壺稱百萬石代器。忠直不堪忿怒直立。抛茶壺于庭石。而爲微塵。乃退出。從是暴行更不息。竟左遷豐後萩原邑。惟暗陷所創越前七十萬之幕策術中也矣。抑

家康所出百萬石印璽。上杉。佐竹。伊達。結城。一無與百萬邑。皆陷詐謀徒懷鬱憤。然勢力不適。唯默息而已。二年春。前大樹一位相國松平家康。疾大漸。更見島津家久。賜正宗寶力。而懇告永訣。累憑翼秀忠。四月竟薨。甫七十五。（元祿十三年著述大系圖作家康逝甫七十三乃大誤矣）所傳漢高荊陣之流矢。東祖攝戰之狙丸。殆相類云

松平氏素平姓也。或云在原姓。惟乃所牽合附會僞說已甚者耳。昔時業平爲方面虎貔中郞將。軍行東海道而到下野大戰奥賊。（業平鎭東邑久。故子孫貽留野間。戰國之際主野州箕輪城長野信濃守在原業政等乃是也耳）上然。不能克。頻憑東奥。曾長猿嘗而得大捷。討夷賊巢畢。乃從東山道凱旋時。作淺間山歌。固非戀情歌。所詠軍中疑烽燧已。且夫雖業平之英智先貞盛頼秀卿頼義憑武則之軍策。然古今史籍脫漏。而稀知之者矣。加焉紀實定等。（實定薩摩進士。嘗限冠于尊前。乃獻謝歌。至尊有叡感。而改實之子孫麑嶋士族稱久留桑畑鳥取等氏者。皆是也）載八橋隅

大系圖作平正盛四男稻荷左大臣家司時盛鹿島所傳平家古譜作稻荷修理太夫云云

田等歌、于勅撰集。而漫艶其題辭、從夫甚此、備具平王等。戲作寓言伊勢談話。從是世人慾業平、行實最甚。是等之辨說。詳出京師上梓。古今奇談垣根草。及茅窓萬餘等諸書。焉有業平貽亂于參河之事實邪。案正確古文書天正十八年巳前完書松平家康、現豐臣家所出皆書武藏大納言江戶內大臣、萬一有書德川者則惟后世之贋書也矣嘗元和寬永之間。薩摩守家久。光久。疑松平二郎三郎家康。自慶長初年唱清和源氏德川。聞關東人羽田宗古齊。能識松平之眞譜。而厚幣卑辭。招之以爲家臣。竟得聞其秘。方今鹿島士族稱羽田孫太郎者是裔矣雖然未能識彼、得阿彌者血統素生。於是饒囊槖以遣宗古齊。巡歷諸州。探索其確證。宗古迺履參河相摸。亦到武藏上野。經信濃美濃。而歸幾內。竟至宇治鄉。而獲一古籍。因今與其記併羽田記。而出其實錄。平正盛庶子。稻荷修理太夫某者。五世孫忠勝。初入參河。邦居酒井村。因子孫稱酒井氏。庶門宅地有大松樹。故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八

號松平家。部屬繁殖。而至漸稱松平村。是創建大樹寺之由緣。而家號竟昇任大樹將軍。讖符可謂奇遇已。天正季年關白秀吉。封松平家康。以豆相武二野二總七州、二百五拾萬石、地。方是時足利疎族。上野人岩松某者。固藏清和源氏、麁系圖。今作大系圖載岩松系譜而足利義兼宗子家純完松幕府所僞唱素末庶子也抑元祿十三年板行大系圖也欲出于松營作譜託名于隱士遠藤某而巧所僞爲爾勿讀者爲此所詒焉家康竊欲稱源姓。與足利舊業、深念日久矣。累槖帑兼金巨萬。而欲貫系譜。岩松辭曰。金貨卑物。是非武門之所望。吾雖不肖、名家子孫。現以家康封土半地百廿五萬石、讓我。則我亦以古譜禪之。松平家康聽之。至期日岩松賚系譜。而詣江戶城。家康慇令人言岩松曰。日午巳前親國政。無有間。宜至午後。而親見。乃命侍臣而厚饗之。岩松耽厚味。不覺而沈醉。至黃昏家康遽引見岩松。而恭授分封證書。岩松悅喜。迺呈系圖。賸分封證書。還寓舍而熟寢。明旦

披見則。豈測書百廿五石。而署萬字、岩松大驚。再登城而愬萬字脫署。執事皆曰。若樞要大節、文字脫落。即席宜訟之大守。然過宿夕而訴之。緩怠至極矣。至今日公法無可加筭。與岩松僅得百廿石餘領地。雖然家康授內實千石餘、饒邑云。從是世稱岩松萬次郞。后世避大樹家重二男万次郞之名改滿次郞云年頭松大樹。賓見岩松、每歲無懈。然亦岩松、系圖最麁本爾。乃家祖義國傳云。生寬治三年而甫十三。康和三年卒。足利俊綱。而討佐竹義昌、大顯名譽。惟迺不適義國、年紀。現四郞義忠生延久三年。父義家寬治中。討夷武衡家衡時。義忠已年二十。爲一方大將。奈何三郞義國。生寬治年間邪。且俊綱等事載東鑑。非義國一時人也。因至元祿中幕府大愧此譜、齟齬竊彌縫云。義國生治曆四年。卒久壽二年。甫八十八嫡男新田義重生保延元年。卒建仁三年。甫六十八次男足利義康生大治二年。卒

鹿島外史卷之五　十九

保元二年甫三十一。然則義國年六十生次男足利義康。又義國六十八生嫡男新田義重也。前後錯雜。幕譜迺不適事理、不契年歷。最可怪。以新田義重足利義康乃系于義國親子則苟不契人倫之年數宜讀者披和漢年契書而縱見焉抑岩松氏、宗室蘖屬征西王而來九州居筑前。天正巳后事島津家世務大隅甲禰寢鄕老職。稱岩松源次郞・源左衛等、家名。其譜與關東所傳殊矣亦若所載宇治、故籍。彼得阿彌者。元賀茂皇廟社人、末子。而傭事上林某許。然甫過四十、而倦力事。因爲遊行僧鞋僕。以双子爲寺兒至双兒超年廿寺主寵愛衰、因迺贅婿藤澤寺擅方于參河邦酒井松平兩里正、家者是也。因子孫著蔡章云。近世唱皇國學者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皆嘛關陸人而譏之故幕府遂篤胤而竄于遠邦嘗篤胤忽薩士法元六左衛元凱欲覩伊加倉俊貞著述秘書頗矣然藩禁稠密不能覩全編而篤胤軀沒時俊貞齡未立年雖然是等素齊東野人之猥語。而苟讀此書人、仂却奇說信松營譜不可疑其血統焉。今我爲松平氏勉强盡力。而辨斥異說率若

是。抑淸和之皇統。新田之支族。家康者。大有洪福而宰天下。致古今無類之盛治。不動干戈。殆三百年。億兆浴泰平。而衆武門殊稟其澤。固非所系譜可輕矣。昔松營覬覦朝所傳之源家正譜而欲竊取之累矣。然島津家不敢出焉。寬永年中稱詭當時大名衆之總系圖。奉納于日光寶藏。而寡之。故島津氏亦出其庶系圖。因寬永后至享保中。漸彌縫潤色。幕府系圖雖然。以年歷推之。斜之則其組齬乖戾。乃若後貞辨說三年。家久依秀忠薦。陟宰相。兼左中將。至是轉陸奧守鎮守府將軍。爲任中將軍而兼薩摩守。已來以此格。世任中將。所亞大將軍也矣。天皇殊錫琴笛。以比鼓吹。五年前宰相義弘逝。甫八十五。殉之者十三人。大樹賜香奠銀千枚。義弘性質嚴毅壯烈。躬被堅執銳。一叱咤。千陣忽靡壞。然平常好文學。專仁慈。故士民往往至臨難忘其軀。蚤震威名於韓明。晩鳴武聲於關原。四達荒紘。無有不知其名者。海外通稱石曼子。亦號沉安頓吾。島津兵庫。支那音也。著之明史及皇明通記。武備志。平壤錄等。以垂績蹟于後昆。云。義弘能和歌。亞義久。嘗征韓出軍。日詠歌。云。吳越耶。大和遠懸天。心之海。通宇懷於深登波志連。世以爲一唱三嘆。后世或作吳耶越耶詩句者。蓋基此歌。趣向矣。抑大阪之陷。秀賴迺自京橋口。鴐輕舸到河港。而乘大軍艦。連發銃礮。破東將向井將監海軍隊。而西行。秀賴親呼曰。自是家康安心治天下。向井等惶恐不敢敵。矣。古今諺云。天下之大節。家康之大望。彼秀賴之頸。更無有貿撿者。唯稱自盡而所靖人心也。粤秀賴變姓名。寓鼇島上町。酒店。時俗所謂旅人問屋。谷村某。家。始天朝勅島津家宜秀賴寘于勅願福昌大禪寺。雖然秀賴畜妾御肉。故不能寘勅願精舍。乃所寘福昌寺門前町役人森家谷村某宅耳。此地后年離門前屬上町而號地藏町也薩摩守畫谿山郡福元村木下門地。而爲秀賴湯沐邑。令庶人毋失敬。雖然秀賴妾谷村娘。恒在此家奥。唯若眞田幸村。幸綱。大谷吉胤。木村重成。後藤基綱。明石全登。伊木遠雄。北川宜勝等。在谷山邑屋。一老嫗而調朝夕。

嘗秀吉讓河西行長不言攝津源氏淸和之裔行長日猶殿下不稱芳皇之裔秀吉厚盛行長器量而任攝津守云秀吉亦大英傑也矣終身不言芳系焉蓋旭光入毋腹之晋意臣有故也

食事。方義弘訃到大喪志。從徒離散。往四方者過半。爾后寬永季載。前右大臣豐臣秀賴甫不至五十。薨鼇島谷村家。支干月日。依遺臣等火紀錄及諸侯欵書。后世不傳也。秀賴葬途自鼇島到谿山。經府城東樓門下。薩摩守出城迎柩。踞床机而合掌香奠。以諸侯已上禮葬之谷山木下塋。從臣墳墓圍繞。嘗享和中大風。塚松倒。秀賴尸見。腕髀骨長識其大男。爾后有稱下河邊長流裔山臥道士來。納秀賴骨于笈而歸上國。偕合葬秀吉塚云。蓋長流和歌達人。秀賴從弟也。秀賴母淀君亦先大坂陷。隨我使伊集院半衛門而入薩摩居鼇島。竟爲枯桑。淀君祭井。在鼇島千石巷。上原某地內。惟伊集院邸蹟也。抑秀賴實南帝之孫。芳野王之裔。登叡山而爲衆徒之後胤也。雖然至松平氏撰豐臣家譜。竊删昌盛已前。今俗史等。有以秀吉親唱帝子。蓋有所不盡其精微爾已。亦秀賴之在鼇島也。自太閤舊恩諸侯献無名封金。每歲最許多。使者口狀云。前田氏稱能登屋某所献。毛利稱周防屋。加藤稱隈本屋。黑田稱博多屋。池田稱岡山屋。淺野稱廣島屋。鍋島稱佐嘉屋。藤堂稱伊州屋。細川稱豐州屋。是間細川氏領豐前時也上杉稱米澤屋。佐竹稱秋田屋。蓮香稱德島屋。山內稱高智屋等。皆用商民名號。按舊幕時世出板若外史類之作。當時諸侯惣皆豐臣之舊恩。爭先趨附松營之威勢。甚惡情實現家康低頭恐諸侯。乃托秀賴于薩摩。家康之親書現在焉。故諸侯公然所敬秀賴寓鹿島耳。惟非水史山史等俗著者之所識也矣粤秀賴度支豐饒。家遺臣千數。而尙有潤澤餘裕。因坐臥金屏風錦衾毯。煙管以精金。他具準于此。東大樹亦以奉書。稱彼人就島津氏。訪秀賴安否。終生竟無懈。秀賴在薩之間。幕府最尽叮嚀。不敢募稱公義手傳出金于薩藩。以賂公義大危介豐臣右府主從也矣。秀賴有子名谷村晉三郎。更稱橘姓。傳豐臣遺物精金串柿九十九連。而爲大富家。子孫至文政天保間。尙

是時金柿百連一房量百鎰。慶長精金廿万兩。直天保中之通用金。則從昔之金柿百連。丁文金三百万兩爾已。

所載日本富家長者襟。薩摩巨擘谷村譽三兵衛是也。蓋秀吉略天下。以金柿百連年頭飾廚床。密備非常。秀頼携之來西海。時以一連與從臣。殘貽懟所賜婦翁家也。爾后谷村以秀頼血統自布衣爲騎士。納秀吉百戰所帶盛光刀。恒所樹古法眼所畫金屏風等。于國主庫。亦依秀頼遺言。齎秀吉親所振采麾。大如小纏。于秀頼居趾而爲一社。神世俗號千地藏堂。蓋鎔鍮銅鑄千佛。象秀頼節臣千人隨來薩摩曾聚而祭之也。后世眞田裔孫爲百菜店。木村裔爲酒肆藥店。後藤裔爲金錢兩換肆。

伊木氏元千葉家而美濃人。與遠藤氏同其祖。遠雄少年爲秀吉扈從。嘗名半七郎。後稱七郎衛門。隨秀頼入薩摩。亦爲覘上國形勢。匿近江草津而沒。因葬此地。子孫事薩藩務側用人等。世稱家督七郎衛門。儲子半七郎也。北川元石田家老。而子孫爲薩藩輕士。亦居甑島新上橋口。爲商法者有之。明石亦浮田家老也。其子方豐家遺臣起事於西肥。赴之竟不還也。雖然子孫尚在甑島。與隅府共今爲商民。大谷吉胤裔今在甑島及防津。共業商賈。所傳木村重成稱小村三四郎。眞田幸村稱蘆塚左衛門。極大男。因國人號大左衛。亦指幸綱號蘆塚中左衛。亦指其子號蘆塚小左衛。后年幸綱爲島原擧兵總宰。所冊神童天草四郎豐禎廼秀頼子。谷村三郎弟也。嚮從生産薦上直毛利宗意抱取。而育天草者耳。俗史率愆時貞訓聲爲訛也。豐禎據豐家將興必有禎祥義矣。城陷時。以幻術前夜中巨魁悉逃亡。竟復歸薩地天草兒之裔。在谷山木下邑。世爲農民。然尚傳金煙管等。眞田裔更稱山口氏。章六曜星。俗愆號六錢大謬矣。古昔保科氏章九曜。雲野氏章六曜。是也。寛永二年家久陟三位中納言。然帶武官中將。如元天皇錫衛

府官刀寮御馬。且令家久樹熊毛槍。對幕府樹虎皮槍。蓋表東西虎熊將帥儀也矣。朝儀所基書經所謂桓桓如虎如羆之故事爾 因薩摩守樹双熊槍。驂寮御馬。出武城大下馬巷。則衆湊觀以每叫西將軍。然幕府無制禁。以天子所錫也。七年家久請先大樹秀忠。大樹家光。于櫻田薩邸。饗儲盡善美。時秀忠老稱大御所。賜長光大刀。正宗佩刀。小袖袷二百領。八丈島織二百端。大銀二千枚。大樹家光亦賜正恒雄刀。堀尾正宗雕刀。是堀尾正晴所加賀井某名釵也。乃賜小袖袷二百。錦衾廿被。越前綿千屯。大銀三千枚。家久亦献鎧仗弓箭鞍馬。而慶泰平盛事。當時秀頼年卅八。壯居甑島。然幕府親薩摩若是。守成之心術實耐于感。是間本多三彌爲大御所側衆。問曰。山田彌九無恙耶。對曰。今稱民部爲國老。然積年鎭肥後境。竟無勤東邸。以何識之。三彌曰。嘗關原戰中。被先照公御許。某等執槍對薩陣。一將名山田彌九郎驍武絶倫。余却十餘歩。相識久矣。薩人褒三彌稱關東男子。蓋彌九山田有榮少壯名也。十四年。肥前島原兵起。時家久在國病大漸。因令家老等督萬三千兵。而竢幕命。十五年二月廿三日。家久逝。甫六十三。殉之者九人。是月廿八日島原城陷。大樹訪家久喪。賜香奠銀五百枚。家久才兼文武。而恭欽能適守成之質云。家久亦嗜和歌。嚮寓高雄寺之間。訪山林隱者問其所樂。山人詠歌云。雲上者風毛不及自都佳樂木之許爾香增花茂散。士家久感慨返歌云。山鄕儂國主顏仕傳。住先與倫京之志都雅。身爾化轉滿志。始松平家康。方拜大樹職定諸侯位次。伊達越前守政宗甫四十一。島津陸奧守忠恒年二十八。迺家久也。政宗固積功松平家。且甫長島津超一紀。然家康欲島津第一。因政宗讓家久曰。島津氏敵當幕府。天下所現見也。某有大功於

胡越會同出于唐書。謂一人無抗衡天下者也矣

始家久所詭政宗然於衆諸侯可恐談入更無焉因騙諭宗茂宗茂哂諭之如前文

幕府。亦天下所熟知矣。今屏某顧反卿位第一。何之謂也。家久曰
雖足下雄東方稱豪傑。中情最怯耳。降參甚敏。某雖不肖。爲幕府
勁敵。天下第一。乃後日本熟諸侯。而降最遲。故幕府以賓禮爲所
厚待。足下雖守大藩。些不能堪。追從內府爭先。執鋭百戰數十鬪。
松平氏臣視而輕遣耳。位次下。卿自所爲。何多言。政宗忿嗔。直訟
大樹而仰裁判。家康曰。是話爾與島津遊談舌戰之言。酒公唯俟
東西爭角界而已矣。抑大明皇帝。東涯蒼海。西盡流砂。北南壁壘
教。然而雖發兵百萬。現爲島津所破。我關原之事。西軍十餘萬如
雪潰旭。特島津衆七千。奮鬪盡日殘兵五百。尚不却而犯我麾下。
於勁敵固無論。然方今四海一家。胡粤會同。非敢論糾跡之日也。
政宗默而退。諸侯擧言曰。鎌倉京師歷代柳營。每爲島津氏外衆
諸侯上席。豐臣家時。佐竹義宣頼石田三成。賂常陸世家卅三館。

邑。而稱八十萬石主。欲爲外衆上席。太閤不聽。諸侯推島津龍伯。
而爲席頭。今家久龍伯世子也。願以是爲上席。家康曰善島津夫
源大將長子家。而本朝諸侯。無出其右。有高家。今日諸侯。衆議最
至當。宜範先幕儀例。以前田坐大廊間。以島津爲大廣間上席。然
而伊達次之。至是諸侯如崩厥角。頓首感服。然島伊在鎌倉時。親
爲舅婿。故島津伊達世子初出則。互右奏之。以爲公例。他日家康
言。家久曰。卿少壯折政宗言。雖老成人所不及也。龍伯惟新老居
遠國。蚤卒不能諭也明矣。然頃聞卿夠頻有立花宗茂臭何也。家
久俛而笑曰。非鼻利若是蚤敏則。天下不可仰明將軍矣。乃退出。
家康目送曰。噫嘻島津哉。吾驗豎子赤面也不耳。然渠不屈却快
笑話而去。酒公齡六十。島兒二十強。今日之談並馳。後生可畏實
柳營太祖頼朝卿裔也。亞相宣省島津等風儀而所躰之耳。亞相

酒秀忠也。家久既逝。子光久立幕老傳命曰。宣襲父官任中納言。
光久固辭以不及勳績器用于先人。家臣皆諫曰。何辭美官。光久
曰。孤保薩隅日琉球。北疆肥豐南界合灣。北南漢法六千里。東西
海洋無際限。非雖一位相國。然我所顧。豈黃門乎。今拜納言則。公
費數十萬金皆我民豪血也。願復勿言。故年二十三爲家督。垂六
十僅拜中將。然享國五十年。壽八十。有男女四十八子。封國富疆
以是時爲最嘗見小幡景憲。景憲勸反。光久答以無反心。左右請
絕景憲。光久曰幕府令之公言矣。待小幡竟不易亦見由比正雪。
正雪禮儀恭謹。言語雅正。然肮胸爲苦大息數矣。有欲言若不能
言形狀。光久一見絕之。故慶安賊擧。薩藩無識塵。光久嘗師郭國
安。達經義陟歷史。兼工書畵。技藝多能。松平光圀亦內朱之瑜。而
爲學士。每與光久爭角文技。至是光圀號君子會。招大廣間巨諸

侯。席書席畵詠歌賦詩書文章。而風雅最極。雖然生素不嗜文技
人甚愧苦之。光久在上席爲骯之。乃大畵陰躰。擬古詩爲贊云。蜂
壬山溪有酉地。隄頭邊傍草稚稚。無風有時沸素波。贅仲朱龍出
入時。以懸水邸書院床柱。光圀愠。光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求。輾
轉反側履趾振繩。皆是事也。若不由產門。而生者非君子。惟魔頗
也耳。池田光政。藤堂高次。共拔群有學識。迺進曰。薩摩守畵贊基
周南召南。而最適君子會。題號列侯同之。雖文噱人或畵孔父陽
或畵孟母陰。而無苦腦文會濟畢。然光圀些不能難。事躰雖類蘇
軾戲程頤。苟依光久才智。諸侯不現文恥。人過半。近聞平田篤胤著書。差悉陀比魔虫二〇
蓋所基島津光久君子會故語也矣　光圀復促武門藝能會。而招諸侯射御等專也。島
津家固源氏鎌倉傳來。射御師範家。而雖足利尊氏。義詮。義滿。義
持。松平家光。尚就島津氏而覩之。光圀有意而爲此會。時酷暑。光

久日。我封疆三面臨海。而對戎蠻要在水戰。薩摩守技藝是水練也。迺解衣如禰衡裸躰而舒步。浴小石川邸泉水。衆侯皆曰。本邦四方海。水練是武家之要藝也。悉浴庭池。然不敢涵肩。唯洗腰下而歸還。光圀含滄浪水義。益不平。頻値嚴寒候。亦催武門藝能會。光久乃囑衆侯。納金釦慢幕于行列稍而赴水戶邸。命所隨從幕城坊主。釘于水邸表書院。而掛慢幕。各侯坐幕中。蓋幕城坊主往年細川賴之所儲寘。同朋遺躅矣。因諸侯之公會。坊主每隨之。學納世俗所謂茶便擔于幕內。熾炭火。溫幕裏。好茶者歠之。嗜酒者飲之。邸主光圀詰其所以。上席島津光久對曰。夫馳馬驗鈒。武卒匹夫之所講耳。抑公義客位之巨諸侯。於其職掌也。天下泰平則不懈規年參覲。不闕朔望出仕。治國齊家。明明德。止至善。天下有事則。運籌策於慢幕中。而决勝於千里外。乃大廣間觀席國主大

名衆藝能也矣。光久唯唯。不能再發言。至是光久等不敢顧慢幕金釦而還去。后日水藩邸尹逡返于各侯邸。光圀深恨光久。因作日本私史也。最貶駁島津氏祖事云。（雖然島津光久不瞑目之間不能出之。乃光久歿后水史出于世間。專光久孫薩摩守綱貴出親朝阿孤書三郎親書于公義而所取大學頭林信篤證書也。因乃水史爲反故紙矣）先是中書豐久死關原而無男嗣。慶長八年方家康拜大樹。乞茶壺於薩摩。爲其返禮。册義久從弟右馬頭征久。食里原三萬石。征久與豐久復從弟也。松營武鑑删中書二代。故世間不識里原事實矣。嚮所戰關原求摩家老相良清兵衛。家孫清兵衛。覩江戶甲冑肆店商十字金銀列紋鎧。急投金買之。直來薩邸見中書家孫中務久貫曰。所聞曾祖父清兵衛老年。泣語關原戰狀。島津中書撰金銀列紋鎧蒙重傷。雖股血流濟。尙敵近則奮鬪。擊却東大軍八九回。竟死敵鋒。中書武勇關原第一。爾等臨戰場規鑑也。今儻求得其鎧以進呈。

島津家格有兩樣。對幕府唱源姓則官極中將黃門。亦對朝廷稱藤姓則任亞相若三公。是乃天朝往昔所規定也。

久貫涕泣納之。報之以寶刀。后清兵衛爲薩臣。領千石邑。稱內藏介。素以初代中書外孫裔也。亦中務久貫二代中書弟源七郎忠直家孫也。嘗豐久敵家康。故讓公務于里原島津忠直家統。別領薩摩永吉城五千石邑。爲國老。上席者耳。近世島津宗家於武門官。以經四位侍從少中將。至三位參議中納言。兼薩摩守。爲常銜。然於天朝。島津之家督。比近衛家世子。官準大納言。古今近衛氏於朝廷指薩隅日而稱國許。至尊亦所問國許土產至也不矣。島津家古來。每載拔我三州初穗三千苞。而納近衛家。稟以致不遺基也。薩藩舊例。以近衛名目。獻主上于祖國及琉球奇貨珍葆。更無懈。且若有炎上之災。獻至尊當用器財。昔今爲薩之恒例。朝廷以島津尊胤。累世天子親錫官位宣旨。他諸侯不敢然矣。抑於本邦大家名族。東山若佐佐貴。土岐。小山。宇都宮氏。東海若武田今

川北條。千葉氏。南海若河野。田口。三好氏。西海若宗像。土持。阿蘇。原田。鞠池。少貳。大友氏。北陸若城。富樫齊藤氏。山陽山陰若赤松。尼子。草刈。大內氏。世家高門或失舊封。或絕嗣者往往爾矣。特島津氏守護鼎國。雄長關西。殆七百年。枝葉繁茂。而骨肉漆膠。更有事則。如手擘之扞頭目。先令而奔主事。是以雖豐臣氏不世出之雄勢。然强不能刈除之。勉爲穩便之策略。而苟治定之一時而已。孟軻所謂人和之確說。實萬古之格言。眞所以夫

校外史氏曰。夫藝藩賴某者。以宿儒雄文。鳴關西有年。實可謂英才强記。不欺其聲。蓋一時之文豪也。然賴生自幼耽國史。常苦水

山子性嗜酒。亦頗好色。故脾胃虛損。更不保壽齡云

史之浩翰頗陋西山之坐記。因欲私損益本史。且參考於古今百千之叢冊所謂著述日本外史。以具其所便矣。於是蚤歲奮起。負粱穿鞋。遊歷東西諸州。現觀山河國境人物風俗之眞形。而稽之數百載之往日。以爲察其適實。乃是漢司馬大史之流也。故爲其書也蘊之於肺腑。而述之於其文辭。故文意連續脈絡貫通。是以於來由事蹟。讀者曉然如目見。噫成哉賴氏業。蓋非隘陋浮淺之徒所能盡其蘊奧也。抑亦賴子自稱襄。號山陽。乃至近世人。以安永九年庚子十二月廿七日生。迺育山陽道安藝邦。實淺野家藩人也。年方二十志作私史。爾后文化五六年之頃。襄子垂立歟。乃史稿已成。然尚奔走海內。双脛殊無毳。適來我鎭西也。文政元二之際。襄已甫強仕矣。至其六年。迺定居京師於三本木巷。時襄甫四十四。然亦七八年間。五馬赴東武。迺徜徉公學昌平之橋邊。乃

與郡原信充等當時有識才士輩。專講本朝諸歷史。尚益勉強。累添刪私史。頻研究磨勵。雖然郡原等竊云。襄之識最乏系譜學。故雖至史書成就。應諸家事蹟率多謬誤。（信充觀史論有闕缺可併考）方是際襄子之寓舍。罹祝融之奄災。積歲之書稿頓悉爲灰燼。襄復嘗辛苦。遽力書寫。因外史中有冊冊必短拙不審處。就中若記足利義滿討筑紫事。章句文義不綴。大脱漏其履歷。亦於著毛利氏記。自賴朝時而至元就。殆四百年間。歷世殊不適年數等。揔是燼後再復勘稽。幾若不給者。竟文政十年啓私史於勢桑老侯樂翁齊。是歲襄已四十八。從是亦輯補焦殘。而切草稿日本政記。然中間僅四載。以天保三年壬辰星次。襄子軀沒。甫五十三。然則政記全成其孤三樹兒等手。現可證也矣。惟乃馬子長之孝蹟。而班固之所反也。抑亦桑鎭世子定和。迺我薩摩守重豪女婿也。當時八町堀桑

史記父撰半子竟成之。表父名。漢書父撰成子表我名。故后世目固爲闕孝道所以夫

水史作太平記。悉皆惠珍所著。陋愆已甚

邸。罹延燒災。祖父樂翁假薩之下邸。而寓居中竟逝卒。因此是之訣。某等能識外史之本末。最詳也矣。賴史既板行。海內學者欠伸水史之雜駁妄漫數百卷之徒。乃翕然雷同信外史。而心醉固執。至是其弊惑流俗。亦已甚。余也迺生本邦之西鄙。且育槍術之世家。（島津義弘親以槍術傳伊加倉源三郎忠重。島津新八郎久元兩名爾后久元子島津圖書頭久通、忠重子伊加倉加太夫忠堯共執國政無有寸暇故貞享元祿間以槍術指南方托兵具奉行于白尾某家雖然後貞等勉強槍術拔出白尾右凡幕府公許朱柄槍者麾下長阪血槍九郎薩藩伊加倉源三郎兩氏耳因最高名矣）故精武蹟文。自童稚唯尽力槊法。日勉摩橋餘。寸陰僅馳目閫綱之學派。專具三省之右資耳矣。至旰立年。漸尋文房而親四友。就亦頻志著述。雖然稟質魯鈍聞見蒙昧。眞所不能管見。先哲襄子等之一班毛末者也。然亦蚤晩讀其書。而普考歷代之事情。且頃歲依軍務蹤歷五畿八道。南戍琉球暖土。北攻蝦夷寒地。現曬眼於當世。而博諮舊藩之黎老。親稽往昔之情實。幾有不能無憾襄子所

述者。因不顧傀質之至癡薄。發駁胸之寸儲。而試論辨外史中可校正處於其一二。夫賴史自源平氏至北條記則。雖每多玼瑕。率可矣爾。其次至新田足利楠氏記則。撰著最鹿粗。而有無稽之已甚者。惟無他。偏信俗本太平記僞文。而所以不考正傳實錄之失也矣。故令楠氏忠戰湮沒記中。凡十之七八也。抑太平記原本。自一至十。新田義貞所令僧玄惠輯記。其次自新田足利確執至義貞戰沒。兒島高德書之。從是末卷。凡法勝寺僧惠珍所記。別有宮方本太平記（今所板行與南朝太平記異矣完無足利時世加筆者已）至精楠氏始末。今川貞世雖敵書懇寫之。乃所補大平記之傳文是也。抑足利本太平記。惠珍所誤太多。玄惠累歎之。欲改正而天不假年。爾后尚有南朝本。足利本。島津本。大內本。高野本。天正本等數種。而不同。亦稱異本太平記。水史專牽用之。是素島津本太平記。古文矣。嘗方細川賴之管領

猶晉陳壽所著三國志詔時世勉弱蜀强魏晉嗚呼楠氏蜀氏之不幸在百世無直史焉寘耐歎息

柳營掌握海內。乃嚴令天下。而删太平記所載足利愧耻已甚條章。載怪誕奇異長文。以補其闕章。因茲楠正行。襲慈父護南朝。十四年間。所致忠節之戰狀。悉滅其記。僅貽葛井寺。天王寺。四條畷。三戰耳。遺憾可歎息。就中延元四年。方後醍醐帝崩。北軍大舉將犯芳野行宮。時正行年十四。擐甲先斬於大和。應北軍者。直進兵逆擊足利師。而大破之。后亦舉兵出渡邊。討破足利所寘攝津守護赤松範資。而殺獲許多。爾后隨父訓。櫻甞謀楠氏之骨鯁和田恩地等。而先陽出兵攝津。以對足利。怨軍正行親督精兵。從八幡進。正平二年十月六夜。或作正平三年五月四夜。今隨南朝記。襲討尊氏京師巢。而傷尊氏。斬義詮母。直義從竇口遁走。大墜足利親兵人百餘。正行忽收復京師。諸侯率諦順南朝。雖然芳野朝議不許。諸將所望守護職。雖正行切泣諫。不敢所顧。頻悲歎胸痛。而發眩暝。自是多病。竟捐京畿而歸河內。歎諫不行。隨父例決死。等之事實。悉皆賴之删棄之。加焉方足利義滿時。應朱明之需。而渡之海外。太平記素草書也。因俄令五山僧徒。以眞字繕寫之半。删正文。而專虛喝。只管爲諂明國。凡東國兵一萬號十萬。西國兵一萬稱五六萬。概悉强足利。弱敵者。至是太平記全爲僞造流本。故楠氏正行正儀。事實益喪信。夫俗本板行太平記中。誕之最者。弘安神風。元弘樟蔘。兵王卿又。昔說所傳淵邊某存忠節。陽唱弑匿兵部王子陸奧國手枕里。今訛稱倉是也。王竟薨甲斐國朝日邑云。蓋淵邊伊賀守。鹿島士族。淵邊頁監門先祖也。千窟燒梯。本間射鵰鴞。小山田拯義貞等。悉空跡也。神風樟蔘卿又共。爲耀本朝皇威耳矣。千窟之事。東軍作梯。欲掛城壁。以髑髏捲起之。楠氏募勁弓。而亂射。捲夫怖遁。而捲索弛。梯自倒折。雖然。率寫魏志諸葛亮攻陳倉城。累起雲梯。郝昭防以火箭。逆射梯。梯然而棧上兵燒死故事。而盛飾本邦智術耳。蓋魏略之言亦空

跡也。抑忠武之神智。豈失梯上人乎。以理推之。當時有硫黃無焰硝。火箭燃梯棧。甚遲緩。梯上攻兵顧。而累舒退乎。惟迺魏人驕夸之誕也矣。武庫津之會。武藏人本牧領主。澁谷孫四郎平重氏。從陸射船。斃細川某。大悖呼曰。足利胥之飲死訣酒。宗族淸氏怒射重氏。弦當鐙胸矢隕海。官軍大笑鬨而罵。辱淸氏后爲管領。删吾愧。而漫作射鵰鴞耳。遠目塚之戰。御馬義貞者。非小山田某。水史記小山田太郎不知何許人。隨甚現小山田別當有重裔。而子孫居于鹿島。而小野篁裔。武藏人岡部領主。岡部遠江權守則澄是也。大系圖差岡部六野太以爲藤姓。棻居駿河國岡部邑者藤原姓。而居武藏國岡部邑者小野姓也。以大系圖爾。蓋刈野穀之故事。寫古源賴義前九年討奧之嘉蹟。而作義貞事。漫所夸明國云。然水史山史等摠不識。唯載雜駁妄誕。所以喪其正實矣。抑兒島高德晩年。間居和之多武峯。與吉田兼好等共。爲南朝謀主骨鯁時。所輯紀撰擇最極精微。所謂宮方本太平記是已。后年今川貞世。累歎足利本太平記多僞誕。乃寫高德本。而稱傳記。貽後世。雖然今也。隱沒大全綱目。于細註繁文中。而至無敢有顧省者。因茲水生山子等。些不探之。故失其眞傳其僞。不遑枚舉。其次於後北條。及武田上杉毛利氏。記部。褎著漸可矣。薄一洗妄謬畢陋諸軍記等。漫錄惑說。而似脫浮淺薄俗之謚著憎述者。然於著信玄死夜銃。漫說妄謨乃極。抑晴信有將帥之器量。軍事至嚴重。奈何易命笛聲乎。此說之起。松營以有恨武田。嘗所儲爲。爾后荻生惣衛山縣大貳主張之。頻貶武田兵家者流。虛說斷不可信。其次記織豐二氏間之事。凡雖不盡精微至當。若粗有得史躰。然亦未脫畢俚。而文章不雅。唯堆俗說而已。襲至記松平氏事。則大憚時世諂幕威。而所著作亦不足論也。蓋將至以外史氏曰。若乃叙乃跋。論說往時歷代之是非得失。則極其理最審然

明白。確乎見識。殆可稱者有焉。然於書號文義。其失敬已甚。抑不奉勅詔。而僭號日本外史。且擅議論帝王御履歷等。罪科不輕者也矣。山生嘗有詩云。鎌府花亭亦阪都。經年四百謚紛拏。苦心描寫竟何事。一部東方相斫書。是修畢外史自嘲之一絕也。當時詩家。娛奄生。詩佛等云。相斫書不審何等所出。後撿三國志裴註有云。魚豢聞隗囂以左氏義。囂曰左氏相斫書耳。方知襄也用是典故。山生亦云。半生精神為外史耗竭。史所載自鎌府至武城。大抵皆戰爭事。相斫字用得極的。亦可以見襄子之博矣。諡亦竊所察。襄也實以本史準春經。以外史擬左傳者歟。然則尙是若謂一部東方左氏書也耳。抑外史中於足利後記北條氏據東海拘七州武田氏據東山海拘五州餘。上杉氏據北陸東山拘八九州。毛利氏據山陽陰拘十州。島津氏在西海守大小十一州。皆積粟如山

而精兵虎貔。跨數州覘天下。共是一時之英豪。戰國之覇雄也矣。始襄子意欲作本邦五伯傳。然島津紀錄不覩賴襄。因賴史唯著上武毛北四紀。而闕島津氏一記。大以為終身之欲望焉。以是余雖愚不肖繼賴氏遺志。著述覺島外史五冊。以為補本邦之史闕。然記文甚鄙陋短拙。實雖似資博識之哂者。固所不辭。短其短拙其拙。而專希四方諸賢之討論耳。是余之所望矣。因述素志于卷端若是云

覺島外史卷之五　畢

明治十七年。東京五學校ノ師尹。支那國北京ノ人闞桂林。觀ニ看シテ伊加倉先生ノ漢文書法ヲ一チ而シテ大ニ感服ス乃チ染毫褒賛シテ云俊貞書文大ニ佳。猶ホ存スルカ古意ヲ蓋シ非ル弊國所ノ及フ也

書肆

十八年乙酉八月

清弘堂欽跋

明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版權免許
同　十八年九月出版

定價九十五錢

著述兼出版人　麑島縣士族
伊加倉俊貞
麻布區飯倉町壹丁目五番地寓

東京　書肆發兌人　清弘堂
長尾喜内
芝區西久保八幡町貳十四番地

麑島外史卷之五

東京　書肆發兌　千葉堂
千葉小治郎
芝區愛宕下町二丁目五番地

同　杉山寧藏
芝區琴平町貳丁目五番地

同　山中市兵衛
芝區三島町

同　吉川半七
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

同　印刷　瀛關社
同區瀧山町七番地

田代政鬴 編

求麻外史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東京求麻外史發行所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東京
求麻外史發行所鉛排本影印

相良氏家系

鎌足公—不比等公—武智麻呂公—乙麻呂公—是公公—雄友公—弟阿公—

高扶公—清夏公—維幾公—為憲公—時理公—時信公（伊東氏祖）

—〔第一世〕維兼公—〔第二世〕維頼公—

〔第三世〕周頼公—〔第四世〕光頼公—〔第五世〕頼寛公—〔第六世〕頼繁公—

〔第七世〕頼景公（法諡蓮寂）—〔第八世〕長頼公（法諡蓮佛）—〔第九世〕頼親公（朝廷賜號曰觀仙禪師）—〔第十世〕頼俊公（法諡迎蓮）—

- 頼景公の子：頼尭、井伊介
- 長頼公の子：宗頼、頼平、頼忠、頼綱、長綱、女子
- 頼親公の子：頼氏、頼俊公、頼村、為頼、頼員、頼貞、女子、女子
- 頼俊公の子：頼明

〔第十一世〕長氏公（法諡蓮道）—〔第十二世〕頼廣公（法諡蓮喜）—〔第十三世〕定頼公（法諡契阿彌陀佛）—〔第十四世〕前頼公（法諡立阿彌陀佛）

- 長氏公の子：頼清、長家、長俊、頼照
- 頼廣公の子：頼氏、祐長、頼照、氏泰
- 定頼公の子：氏高、長利、女子
- 前頼公の子：頼切、頼書、頼成、前成、頼氏、女子

〔第十五世〕實長公（法諡實阿彌陀佛）—〔第十六世〕前續公（法諡笠芳永德）—〔第十七世〕堯頼公（法諡悦山大喜）—〔第十八世〕長續公（法諡寶山道珍）—

- 實長公の子：女子
- 前續公の子：頼家

〔第十九世〕為續公（法諡西華蓮船）—〔第二十世〕長毎公（法諡龍成寺大池蓮心）—〔第二十一世〕長祇公（法諡大谷蓮世）—

- 為續公の子：頼金、頼幡、女子、頼泰
- 長毎公の子：若松、女子、頼廉、長尙、長皎
- 長祇公の子：義滋公、女子、瑞堅

〔第二十二世〕長定公（法諡西池蓮秀）—〔第二十三世〕義滋公（法諡蓮乘院了德永幸）—〔第二十四世〕晴廣公（法諡兆山蓮慶）—

- 義滋公の子：都々松丸、都々滿丸
- 晴廣公の子：萬次郎丸、女子、女子、女子、女子

〔第二十五世〕義陽公（法諡柳江院越江蓮芳）—〔第二十六世〕忠房公（法諡了消院膺了消）—〔第二十七世〕長毎公（法諡瑞祥院天叟玄高）

- 義陽公の子：頼貞、女子
- 忠房公の子：女子、女子、女子、長毎公、長誠

求麻外史序

吾藩無史矣。其舊記則有之。然歷歲久遠。恐不能無謬傳也。且筆以邦文而事又涉碎瑣。不無致遠之泥焉。夫無史何無文也。同寮田代大夫季順先生之嘗修史。蓋有見於此。乃考訂舊記之所載。又更廣較諸衆書。覃思多年。著成四卷。名之曰求麻外史。屬余叙之。余不愧不敏。拜受而閲之。事實詳悉。文勢奇峻矣。上起于

蓮寂公移封之前。而下訖于

玄高公捐舘之後。錄世二十一世。紀年四百五十六年。且推原

其大系之所自來。以夐遡乎藤原之岷源焉。終始本末極爲精覈。於是乎

君烈臣績。衰盛失得。凡累世之事蹟。瞭然明於卷中。則不啻可據徵實使讀者殆如在當時而周旋馳騁。耳聞其良策。目見其勇功。或時勃勃獻鄙懷。是以雖蹇劣如余者。不覺感發奮起。比諸舊記之多猥屑。奚翅霄壤乎。可謂今而後始有史矣。抑外史之所係。不特一藩之事。王覇之隆替。天下之治亂。公私順逆之應。邪正禍福之報。緜斯書而可概觀焉。則不爲褒而善自勸。不爲貶而惡自懲。然則百代之綱紀。萬世之準繩。亦自不外乎斯書矣。嗚嘑田大夫之於史。固雖其政間之餘業。然其郁郁乎長乎文而功於國。乃謂我春秋左氏之傳亦可也。豈不偉乎。

弘化四年歲次丁未初秋上澣

加藤博愛謹識

男　好古敬書

求麻外史自序

我郡上古熊襲居焉。因稱熊縣。卽景行帝親征之地。而今有　天子山。傳言　御輿之所止也。而中古更曰求麻郡。延喜式及肥後風土記作球磨。東鑑作球𤥨。延喜式曰。凡諸國部內郡里等名。並用二字。必取嘉名。據此考之。我郡名用字不一者。無佗各摭其國訓與熊通字。以避二字嘉名之制也。而口碑相傳。我郡宜種麻。而地極隱僻。世無知有人者。一日麻流至八代縣。縣人求麻之在處而來。始知有人。因名曰求麻。藤原家隆木綿葉河之國歌。（求麻河下流。一名木綿葉河。家隆國歌曰。夏來禮波流留留麻乃木綿葉河誰遂水上耳御禊志津眞舞。）卽記其事也。此說近附會。余及修外史。從求麻者。非取附會之說。單依家史之舊耳。其佗修史之意。見于凡例矣。今不復叙。

嘉永六年癸丑初夏

臣田代政鬴謹序

凡例

一余淺陋無識。非作史之才。嘗受君命。固辭不許。退而修是編。僭踰之罪。不能免也。況乎其褒貶勸懲。固非余輩所及也。然事之善惡。直書其實。則不得無褒貶之意。讀者幸恕焉。

一論者曰。鎌府以降。世無義戰。以余視之。非無可稱義兵者。其義兵及英將烈士之事蹟。雖無關係。略載是編。以廣見聞。

一凡空字之法。分爲三等。　皇帝上皇朝廷皆空二字。是爲上等。　大君謚號空二字。　幕府德川竝空一字。是爲中等。　公謚號空一字。朝不空字。是爲下等。

一凡諸侯伯之任官者。上官下姓名。用正史之法。陪臣之僭稱官者。上姓中官下名。從野史之例。其特稱姓與官者。不在此例。

一凡地名皆註其國。肥後國不註。以其易知也。獨坂梨城註以別豐後地。其未考者亦不註。以俟後考。

一凡公謚號。槩取首二字。以稱某公。其取尾二字者。從世所稱耳。非有他謂也。

求麻外史目次

求麻外史目次

求麻外史引用及參考書目

求麻外史卷一之一

臣田代政鬴修

蓮寂公第一

蓮寂公諱頼景。姓藤原氏。從五位下大膳大夫頼繁第一子。而出自從五位下遠江守維兼。維兼大織冠鎌足之苗裔也。鎌足一名鎌子。本姓中臣。父小德冠御食子。其先天兒屋根命。爲瓊瓊杵尊輔臣。其孫天種子命。天兒屋根命生天押雲命天押雲命生天種子命仕神武。有功。天種子命八世孫。大鹿嶋命。天種子命生宇佐津臣命宇佐津臣命生大御氣津臣命大御氣津臣命生伊香津臣命伊香津臣命生梨津臣命梨津臣命生神聞勝命神聞勝命生久志宇賀主命久志宇賀主命生國摩大鹿嶋命仕垂仁。爲大夫。其孫雷大臣命。一作跨耳命國摩大鹿嶋命生臣狹山命臣狹山命生雷大臣命仕仲哀。宰卜。始賜姓卜部。雷大臣命八世孫。常盤大連。雷大臣命生大小橋命大小橋命生阿麻眦舍卿阿麻眦舍卿生阿眦古大連阿眦古大連生眞人大連眞人大連生賀麻大夫賀麻大夫生黒田大連黒田大連生常盤大連公賀仕欽明。賜姓中臣。常盤大連生可多能祐知譜拙記作加多能子大連。御食子乃可多能祐大連子也。鎌足　皇極朝。佐　天智。誅蘇我入鹿。　孝德帝立。以鎌足爲內大臣。授大錦冠。　天智帝立。授大織冠。賜姓藤原。鎌足第二子。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不比等。第一子僧定惠不比等四子。長正一位贈太政大臣武智麻呂。武智麻呂第。在弟房前南隣。因稱南家。次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房前。房前第在北。因稱北家。次正二位西海道節度使兼太宰帥宇合。以其爲式部卿。故稱式家。次從三位兵部卿兼山陰道鎭撫使麻呂。歷代私鑑族譜備考夢哥氏物語作楓麻呂非也楓麻呂房前第七子而麻呂從子也詳見大日本史不比等傳以其爲左京大夫。故稱京家。武智麻呂第四子。參議從三位兼式部卿乙麻呂。第一子右大臣豐成稱難波大臣第二子仲麻呂廢帝賜姓名曰惠美押勝第三子參議從三位兼式部卿巨勢麻呂歷代私鑑族譜備考夢哥氏物語以爲乙麻呂卽巨勢麻呂非也巨勢麻呂武智麻呂第三子而乙麻呂兄也詳見大日本史不比等傳乙麻呂子。右大臣贈從一位是公。是公第二子。正二位大納言雄友。第一子參議兼大藏卿眞友第三子從四位下相摸守友人雄友第四子。從五位下越前守弟阿。或作河第一子第三子未詳第二子弟仁弟阿無子。從子弟仁子從五位下陸奧守高扶嗣。高扶子從四位下上總介清夏。歷代私鑑族譜備考以淸夏爲高扶子而爲高扶外祖父別以權中納言兼輔爲高扶子非也兼輔房前五世孫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良門孫而左中將利基子也系圖家譜不載今從之淸夏子從四位下常陸介維幾。武林傳曰維幾移住吉玉津嶋祠於紀伊弱浦天慶二年。平將門反。襲執維幾。取常陸。維幾生從五位下遠江守大系圖作遠江權介藩翰譜相良譜同之伊東譜作伊豆守爲憲。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維幾二子長爲憲次爲邑家譜曰二階堂氏工藤氏狩野氏伊藤氏入江氏原氏舟越氏岡部氏澳津氏皆以爲憲爲祖三年。爲憲與常陸掾平貞盛。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鄕。襲將門誅殺之。至爲憲始爲武弁。以其爲木工助。因稱工藤。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仁壽二年以軍功賜姓工藤不知何所據今從大日本史狩野茂光傳及藩翰譜爲憲生從五位下駿河守時理。系圖家譜曰爲憲生爲時爲時生時頼時頼生維兼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爲憲生時爲時爲時生時頼時頼生時理時理生維兼武林傳曰爲憲曾孫時久生維兼藩翰譜相良譜曰爲憲曾孫時理次男維兼伊

（東譜曰爲憲孫時信大系圖作爲憲子時理時理子時信举北二見城主圖田讚岐守纈種所錄系圖犬畫氏所傳系圖及夢哥氏物語曰爲憲生時理時理生維衆諸說不一未詳孰是政鬴案新井氏曰時信維衆兄弟而相良系圖以維衆爲乙麻呂十一世孫伊東系圖以時信爲乙麻呂九世孫新編纂圖同伊東系圖則余所見相良系圖必有誤矣由此觀之圖田犬畫二氏系圖及夢哥氏物語與大系圖伊東譜符合者似是今姑從之又案至於歷代私鑑族譜備考以爲時爲式部丞藤原維規及紫式部父越前守爲時尤謬今據大日本史越前守爲時權中納言衆輔孫而刑部大輔維正子也）時理二子。長從五位下駿河守時信。是爲伊東氏祖。（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時理五子長時信次武藤次郎維雄是爲武藤工藤二氏祖次維衆次從五位下近江守時金是爲近江工藤氏祖次少將時英是爲伊豆工藤）次從五位下遠江守維衆。相良氏乃其後也。（歷代私鑑曰維衆二子長維賴次維綱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寬和元年維衆受旨誅藤原齊明於近江高島郡不知何所據）維衆生從五位下遠江守維賴。（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天喜五年維賴從陸奥守衆鎭守府將軍源賴義討安部賴時武林傳曰康平五年源賴義送安部貞任宗任首於京師維賴爲傳奏）維賴生上總介周賴。（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維賴二子長周時早卒次周賴嗣武林傳曰周時無子弟周賴嗣歷代私鑑族譜備考又曰康平五年周賴與養子光賴從源賴義討安部貞任宗任有功）天永三年。周賴食邑遠江佐野郡。（藩翰譜作榛原郡系圖作一本曰周賴生實卿實卿食邑相良莊）居相良莊。（歷代參考族譜備考曰相良莊二十四村荻間大寄黑子中西白井和田男神女神松本中村菅谷海老平田園德村岐津鈴木落居新莊遠嶋二谷三島白羽笠名）因遂爲相良氏。周賴無子。養伊東八郎左衞門（大系圖作四郎左衞門）祐光第二子右京大夫光賴爲子。光賴生飛彈判官藤太賴寬。（系圖一本作賴廣而不載賴繁以賴景爲賴廣子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賴寬初爲遠江目代保元元年上皇集兵白河殿賴寬從下野守源義朝安藝守平清盛警護禁内以功任飛彈判官武林傳曰賴寬左祖上皇與源爲朝俱據白河殿）賴寬生從五位下大膳大夫賴繁。（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賴寬二子長時邑早卒次賴繁武林傳曰治承四年賴繁從前兵庫頭源賴

政恭以仁王拒平軍于宇治川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以宇治川之功叙從五位下任大膳大夫政鬴案五月二十六日平氏諸將追擊源軍於宇治川敗之晦賞其戰功然未聞其賞從源軍者也二書又引一說曰平治元年賴繁從中納言平重盛等與右衞門督藤原信賴左馬頭源義朝戰于六條河原敗之以功叙任此說近是二書又曰賴繁從前右衞門佐源賴朝與大庭景親戰于相摸石橋山而敗死又案石橋山之役賴朝所牽兵獨伊豆相摸二國之兵耳賴繁遠江人而從之可疑）賴繁三子。長莊司次郎賴景。改稱三郎。後改稱四郎。實爲　蓮寂公。次伊東大夫賴堯。次井伊介。

養和元年辛丑春三月十三日。先是前右兵衞佐源賴朝。承以仁王令旨。起兵伊豆也。使安田三郎義定守遠江。義定聞平軍至尾張。將修濱松莊橋本城（遠江）以備焉。徵役丁。公與淺羽莊司宗信俱不應。途遇義定巡功。不下馬。義定大怒。是日。遣武藤五郎鎌倉。劾之曰。淺羽宗信。相良三郎。輕侮義定。不遵約束。彼共挾異志。請亟罰之。賴朝不聽。五郎曰。義定既聲彼罪。告幕府。此衆所知也。而幕府置不問。義定威望寖損。若幕府罰彼。而臣言無實。則斬臣以明誣告之罪矣。於是賴朝收二人食邑。以與義定。公惶恐與宗信泣謝罪。義定亦爲請。乃割邑還之。（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探源記曰建久四年一條次郎忠賴繕濱松城公過其所不下馬忠賴怒劾公鎌倉賴朝收其食邑放於肥後求麻郡多良木政鬴案忠賴元曆元年伏誅至建久四年距忠賴死既久三審誤矣歷代私鑑一說曰養和元年安田義定劾公鎌倉賴朝收其食邑放於豊前上毛郡成恒莊文治中赦還遠江義定劾公事據東鑑然放豊前及赦還事不知何所據家譜歷代參考從東鑑而家譜曰公與宗信俱謝罪賴朝割邑還之據大日本史義定傳亦同今從之夢哥氏物語曰自養和元年至建久四年十三年間公所居處不詳蓋寓于伊東氏亦非也旣割邑還之則其居相良莊如故可知也）

建久四年癸丑。（月日闕）幕府增賜公肥後求麻（一作球磨）郡多良木莊。（洞然狀曰、蓮佛公移封三四年前、公蒙罪謫於多良木。探源記）（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建久四年放於多良木。今從家譜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族蹟備考。又曰永吉莊多良木村）於是公授政於世子三郎長賴。（家譜歷代）（參考族蹟備考曰是時公改稱四郎蓮佛公襲稱三郎）遂徙多良木而居焉。（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公）（所館處今謂之東前族蹟備考又曰三分求麻上求麻公有之中求麻平河右衛門義高有之下求麻矢瀨主馬佑有之）並食泉新莊山井名（泉一作出水國讀相通寬元元年鎌倉裁許狀曰肥後國泉新莊內山井名）後又並食湯前。湯山。江代三村。公族平原次郎賴範。其弟新堀又四郎賴兼。從公而來。遂家焉。八年春。（月日闕）公如鎌倉。謁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三月二十三日。賴朝詣善光寺。（信濃）公從駕。（先陣左佐原十郎左）（衛門尉右長江四郎左千葉次郎右和田次郎左武田兵衛尉右平井四郎左里見太郎右里見五郎左伊澤五郎右南部三）

（郎左加加見次郎右村山七郎左淺利冠者右新田藏人左村上判官代右佐竹別當左所雜色右橋次左江間太郎右小出）（七郎後陣左千葉新介右葛西兵衛尉左北條五郎右佐佐木五郎左千葉平次兵衛尉右梶原刑部兵衛尉左八田太郎左）（衛門尉右江戶太郎左土屋兵衛尉右長井六郎左佐佐木三郎兵衛尉右加藤次左梶原源太左衛門尉右野三刑部丞左）（望月三郎右相良四郎左海野小太郎右藤澤四郎左小山五郎右三浦平六兵衛尉此事東鑑遺脫）九年。蓮佛公移封本藩也。公子四郎宗賴。五郎左衛門尉賴平從焉。公割山井名。與宗賴。安貞二年八月。（日闕）以多良木授　蓮佛公。（探源）（記歷代私鑑族蹟備考夢哥氏物語曰蓮佛公移封也公養其第二子彌五郎賴氏爲子傳之多良木歷代參考辨之曰公以）（多良木授遂佛公幕府賜下文詳見鎌倉裁許狀且公養賴氏爲子無明據則蓋公以多良木授遂佛公公薨而後蓮佛公授）（之賴氏令子孫世食焉耳非公養賴氏爲子傳之多良木也今從之）十二月十七日。以山井與宗賴第二子賴重。某年（歷代私鑑曰年闕族蹟備考曰建保中今據鎌倉裁許狀安貞二年公猶在焉族蹟）

（備考誤矣）四月八日。公薨。葬于龜田山。（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永仁三年六郎賴宗建廟安阿彌）（陀佛像以爲公神主今龜田山青蓮寺本尊是也又曰公繼室須惠氏青蓮尼薨又葬于龜田山永仁六年賴宗建青蓮寺）法諡　蓮寂。公有六男。長　蓮佛公。次山井四郎宗賴。次山北五郎左衛門尉賴平。次佐原六郎賴忠。次河馳七郎賴綱。次相良小藤次長綱。（系圖一本歷代參考以賴忠賴綱長綱爲賴平子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賴忠賴綱長綱公庶）（子而蓮佛公異母弟也）後娶須惠氏。生一女。嫁新堀賴兼。

四郎宗賴。公第二子也。從　蓮佛公而來。居山井。並食高橋村。山鹿郡內田。杉村。山下。小原。玉名。（菊池軍記曰玉名郡玉名村又曰玉名郡西安寺延應元）（年己亥相良氏建之南藤蔓綿錄曰西安寺中有塔三座第一塔記曰正嘉元年丁巳八月某日大檀那遠江人相良四郎左）（衛門入道淨信建第二塔記曰正應元年七月某日大檀那遠江人相良四郎左衛門入道建第三塔記曰嘉元二年甲辰相）

（良三郎入道淨位建山北氏所傳書作正嘉元年八月日遠江國人相良五郎左衛門入道淨信正應元年七月日遠江國人）（相良三郎左衛門入道淨信嘉元二年八月日遠江國人相良三郎左衛門入道淨信）野原。大嶋。赤崎。山田九村。筑後高橋。大塚二村。豐前菊郡。肥前寺井。（九州記曰宗賴居山鹿郡）（洞然狀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蓮佛公移封也携宗賴賴平而來留之豐前上毛郡成恒莊今從歷代參考）號內田相良。（江戶內田氏家譜曰相良三郎長賴男四郎宗賴居遠江內田鄉因稱內田氏）而內田。龜山。田中。永留。高橋。豐田。山井。山北。佐原九氏。稱之小苗字。（俗謂姓氏爲苗字）蓋皆公族也。承久三年五月。宗賴（東鑑承久記作內田四郎）從相摸守北條時房軍。次橋本驛。（遠江）下總前司中條盛綱族人三浦筑井四郎太郎（東鑑作筑井太郎）高重等十九騎。（東鑑作十餘騎）混鎌倉軍。潛踰高志山。時房覺之。卽遣宗賴追之。宗賴與弟六郎賴忠。及新野右馬允。率

六十餘騎馳追。至音羽河及之。高重知不免。疾呼曰。我下總守之徒。三浦筑井四郎太郎也。聞變將赴京師。潛行既來於此。而今爲所覺。命也。義唯一死。然丈夫不肯爲尋常死。請決鬭。宗頼等進擊。高重與安房郡司（姓名闕）等五人。趨入民家。據而放箭。殺傷頗多。箭盡。高重與郡司相刺而死。四人亦尋相刺死。其餘十三人。躍馬馳突。衆寡不敵。皆馬上相搏而見殺。乃梟十九人首於本野原而去（東鑑所載差與此異今從歴代參考用承久記）六月。從武藏守北條泰時軍。向宇治。武藏前司足利義氏兵與京軍。戰于宇治橋。不利。宗頼與相馬五郎兵衛。土肥次郎左衛門尉。苗田兵衛。平兵衛。吉河小次郎。競前力戰被疵引退。安貞元年三月（日闕）先公卒。二

子。長高橋左近將監頼元嗣。次内田次郎四郎（歴代私鑑族譜備考作次郎三郎）頼重。後稱相良三郎兵衛尉。及父卒。公與之山井。頼重告諸鎌倉。幕府（藤原頼經）賜下文。寶寛喜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也。既而頼重與兄頼元不睦。　蓮佛公罰之。收其食邑山井。頼重不服。又嘗與　蓮佛公。爭多良木。及京師綾小路京極地。與命蓮尼。爭高橋。早瀨。小中嶋地。而皆未決。於是泣訴諸鎌倉。幕府削山井。以其半與京師地予頼重。以多良木予　蓮佛公。後再與命蓮尼。爭田（壹町二段）復訴於鎌倉。不勝。自此頼重遂不復爭。

五郎左衛門尉頼平。公第三子也。從　蓮佛公而來。食山北鄉屋氣。板井二村。筑後三池郡玉村。今村。山崎。中衛四村。（九州記曰頼平食玉名郡）三子。長板井三郎頼房。次山本五郎頼持。次龜山六郎頼行。（山北氏系圖曰頼平法號淨信四子長二郎頼用次三郎左衛門尉頼房稱板井氏次五郎頼持稱山本氏次六郎頼行稱龜山氏）

六郎頼忠。公第四子也。建久三年八月十四日。鎌倉鶴岡放生會。與傔仗太郎。爲角力戲（東鑑曰第一番奈良藤次荒次郎第二番鶴次郎藤塚目第三番犬武五郎白河黑法師第四番佐賀良江六傔仗太郎第五番所司三郎小熊紀太第六番鬼王荒瀨五郎第七番紀六王鶴第八番小中太千手王東鑑作佐賀良佐賀良相良國音相同政鬴案稱江六者蓋以其遠江人而爲六郎故也又案是歲蓮佛公年十六歲而頼忠其異母弟則其年蓋僅十四五耳）後從兄宗頼。追擊筑井高重有功。初

蓮佛公移封也。頼忠留于相良。其子孫無所考。

七郎頼綱。公第五子也。與兄頼忠。留于相良。其子孫無所考。

小藤次長綱。公第六子也。幼與兄頼忠等。留相良。及長徙木灘。後薙髮號西心法師（或曰法號願心）正嘉元年九月十四日。幕府（宗尊親王）賜下文給食邑。（地未考）其子孫無所考。

求麻外史卷一之二

蓮佛公第二

蓮佛公諱長頼。(鎌倉下文多作永頼)蓮寂公第一子也。稱三郎。治承元年(月日闕)生於相良莊。

建久四年癸丑。蓮寂公告老。公嗣立。是歲。源頼朝獵于富士野。曾我祐成。及弟時致。夜斫工藤祐經營。殺祐經。以復父讐。

八年丁巳春。老公如鎌倉。

九年戊午(月日闕)幕府更封公肥後求麻郡。(洞然狀曰以軍功增封肥後求麻播磨飾磨豊前上毛下毛四郡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增封四郡以蓮寂公在多良木請於幕府就封本藩二書又引一說曰增封求麻上毛下毛三郡及就封本藩以道路遼遠賜飾磨郡以資之政醞案歷代參考直載是歲更封本藩及其後復遠江故地賜播磨飾磨郡寶治三年賜豊前上毛郡成恒莊而不載賜下毛郡今從之夢哥氏物語曰徙封本藩幷食八代葦北二郡亦非也洞然狀又曰未封四郡以前賜日向然公讓之於大和守伊東祐時而不就以故別任肥前守護職其下文今存焉歷代參考辨之曰今唯有延文四年大將軍源義詮賜日向北鄉於契阿公敎書與弘和三年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龍立阿公日向守護職更任肥前守護職合員而未見賴朝賜公日向及任肥前守護職下文則洞然居士之所傳聞恐有誤矣是也)冬十二月(日闕)公徙求麻郡白間野莊(東鑑作球磨白間野莊)人吉城(歷代參考曰公移封後改白間野莊名人吉莊政醞案菊池軍記分東鑑所載球磨白間野莊爲二所而以白間野莊爲玉名郡東鄉白間莊非也族譜備考據菊池軍記以爲白間野莊卽玉名郡白間莊而非人吉莊舊稱又非也)弟四郎宗頼。五郎左衛門尉頼平。譜代士。森某。長某。廣田某。杉前某。今井某。原田某。大石某。平田某。愛甲某。田野某。滿木某。西河路某。(今作西小路國讀相通)

野間田某。窪田某。(今作久保田國音相通)赤川某。富田某。吉村某。河端某。矢津留某(以上十九人名闕今不可考政醞案愛甲某者蓋下文愛甲九郎景元是也)宗像(今作宗方國讀相通)兵衛太夫(兵衛太夫其先筑前人世家宗像因氏焉至兵衛太夫客于相良以其善散樂公召之官公移封也以其鎭西之產爲鄉導兵衛太夫來本藩家藍田公以世所實藏之白毀假面及散樂器悉藏于其家)僧弘秀。(遠江常福寺住持)譜代卒。井福。萬藏。金田。赤川。雜賀。庶人。橋口。四郎丸。(四郎丸家大村後因爲里名)藤井。德永。山口等(歷代私鑑加永原爲六人)從焉。公入郡境。首得萬江式部則純(今萬江氏之祖也)爲鄉導。本藩原池大納言平頼盛之采邑也。(歷代參考曰據東鑑壽永中籍沒平氏食邑也頼朝請之於朝復頼盛之邑以報池禪尼之恩本藩其所復十七邑之一也蓋文治二年頼盛薨後復收之也)公至。頼盛所置城代矢瀨主馬佑閉城固拒。諭降不聽。公退次村山。稅所助三郎圓照(政醞案稅所氏系圖其先篤實親王爲大隅嶋社總官職其子孫在京師世襲職八世孫新介圓實徙居大隅贈於郡稱稅所氏其孫圓昭爲薩兵所逼文治五年來居本藩食井口田十二町歷代私鑑曰誅矢瀨主馬佑後公賞其功賜井口田十二町)來歸見公曰。木枝(今作木上國讀相通)岩城城主平河右衛門義高。(歷代私鑑族譜備考引平河氏系圖曰義高先平河三郎師康良峯大納言安世二十八世孫也師康數世孫師澄康平六年賜肥後球磨郡永吉莊遂徙居焉義高四子長太郎盛高爲深田地頭次郎藤高爲山田地頭次三郎師高受盛高讓爲深田地頭次四郎高實爲多良木地橫瀨地頭)爲人驍勇。兵衆。請招之。偕誅主馬佑。公曰。諾。乃招義高。晦。義高等誘殺主馬佑於無熱川上。(今作胸川國讀相通所誅主馬佑之處後名曰矢瀨津留)悉戮其黨。而迎公。公入城。內城門閉。上原修驗道南立坊(今南龍寺之祖也自是每歲正月七日獻梯世以爲例)架飛梯。登以開門。公遂得入。於是圓昭奉酒入賀。行三獻之禮。衆呼萬歲。自是稅所氏世爲年男。(主新年歲)

（容禮者、俗謂之年男。後高田氏助之。）

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朔。行椀飯之禮。公命兵衛太夫諡。兵衛太夫才敏捷。立作歌以諡。著爲永式。世稱之寶譽。（寶譽、言寶譽也。）諡。三日。興役修城。（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修城之日、羅城西南穿地得石。織月形見焉。因一名織月城。）橋口四郎丸等鍬立。（初春蹈地以興土功。俗謂之鍬立。）遂定爲例。十三日。征夷大將軍前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賴朝薨。公聞訃剃髮。自號三郎法師蓮佛。時年二十三。

元久二年乙丑夏六月。遠江守北條時政。譖畠山莊司次郎重忠。征夷大將軍源實朝。遣兵討重忠。二十二日。公從相摸守北條義時等諸將東下。重忠迎戰於武藏二俣川。公先登。中槍傷額。神氣不撓。猶能健鬭。殆危者數。從兵捉其鎧袖而止之。公踊躍進。鎧袖中斷。遂深入獲首數級。時人稱之相良之袖切鎧。（袖切、言斷袖也。此役公所蒙兜有檢旗與袖切鎧。竝器重之。後寬永庚辰內亂。兜鎧皆在賴兄庫櫃。災。災餘唯得鎧燼鐵云。洞然狀。探源記以此役係公未移封以前。非也。武林傳以係親仙公。亦非也。滯輸譜曰。長賴先登。敵兵捉其鎧袖急。長賴以手斷之。相搏剌敵兵。取其首。）重忠及子弟皆敗死。秋七月二十五日。以軍功。幕府賜下文。（北條時政花押。）補人吉莊地頭職。（文治初。賴朝奏於朝。始諸國置守護。國莊置地頭。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實朝立爲大將軍。以敵更賜人吉莊地頭職下文。歷代私鑑引一說曰。是歲賜人吉莊地頭職下文。則就封本藩。亦當在元久以後。非也。歷代參考曰。建久九年。唯更封本藩。而未補地頭職。是歲以二俣川之功。始補地頭職也。今從之。）建保中。（年月日闕。）更造靑井社。（神社傳記云。大同元年創靑井社。天喜中修之。）

承久三年辛巳夏五月十五日。上皇（後鳥羽帝）下院宣五畿七

求麻外史卷一之二　蓮佛公第二　十一

道。討陸奧守北條義時。二十二日。義時發兵嚮京師。遣弟相摸守時房。子武藏守泰時等諸將。分軍由東海東山北陸三道竝進。公暨弟四郎宗賴。六郎賴忠。率兵屬時房麾下。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淸。小山朝光。自東山道。北條朝時。佐佐木信實。結城朝廣。自北陸道。）晦。次橋本驛。是日。宗賴賴忠。追擊筑井高重。功爲多。六月五日。抵一宮。（尾張）先是上皇分遣諸將於美濃尾張。以拒東軍。（檢非違使大內惟信。左衛門尉有長。糟屋久季等守大井戶。藏人神地賴經等守鵜沼。判官代朝日賴時等守板橋。判官代富來次郎等守池瀨。藤原秀康。三浦胤義。中條盛綱等守摩免戶。阿波太郎等守食渡。判官代長瀨某守蒔嶋。檢非違使藤原秀澄。山田重忠守洲股。賀藤光員守市河。）東軍相議。分將士。與官軍夾尾張河而陣。其夕。東山道將武田五郎信光。其子小五郎。小笠原次郎長淸。小山新左衛門尉朝光等。濟大井戶。（一作大炊渡。國讀相同。）攻守將檢非違使大內惟信。大敗之。官軍皆望風潰散。六日遲明。時房與足利義氏。率大軍濟摩免戶。（一作大豆渡。國讀相同。）守將能登守藤原秀康。平九郎三浦胤義。中條盛綱等。棄守宵遁。公（承久記作佐賀羅三郎。佐賀羅相良國音相同。）及伊具六郎有時。（東鑑作陸奧六郎。）善左衛門尉太郎康知。奧岳橘左衛門尉公成。（東鑑作小鹿嶋橋左衛門尉。）阿保刑部丞實光等。踊後競馳。比抵筵田。（美濃）官軍三十餘騎還戰。公等擊殲之。公手斬首數級。東軍乘勝長驅。山田次郎重忠。回軍陣於杭瀨河。公與公成。合兵進濟。重忠兵發矢雨注。死傷甚衆。河水變色。公中流矢。傷額而退。（政靭案。自古內庫所藏。明珍家元祖紀宗介製兜。有二節旗。蓋此役公所蒙也。）大軍尋至。衆寡不敵。重忠遂敗走。（東鑑所載）

求麻外史卷一之二　蓮佛公第二　十二

（差與此異。今從歷代參考。用承久記。）七日。東軍駐營于野上垂井。各謀所向。諸將從三浦義村之議。時房向勢多。泰時向宇治。信光向平上。義村向淀。藏人大夫入道毛利西阿向芋洗。公暨宗賴。轉屬泰時麾下。官軍馳驛告急。廷議再分遣諸將於勢多。供御瀨。宇治。牧嶋。（一作眞木嶋。國讀相通。）芋洗。淀。廣瀨。拒守。（山田重忠。延曆寺僧兵。守勢多。藤原秀康。三浦胤義。大江親廣。佐佐木高重。中條盛綱。守供御瀨。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右衛門佐藤原朝俊。佐佐木廣綱。熊野南都僧兵。守宇治橋。判官代長瀨某。足立親長。守淀河牧嶋。參議藤原信能。法印尊長。守芋洗。大納言藤原忠信。守廣瀨。）十三日。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堅拒。時房戰不利。收兵而退。泰時攻宇治。義氏與其子駿河次郎泰村。先泰時攻宇治橋。官軍撤橋板以守之。士卒緣長架進。多爲官軍所射墜死。士卒氣沮。

泰時馳至指揮。兵氣復奮。傷死頗多。宗賴等繼進血戰。被瘢引退。泰時知戰不利。麾却之。十四日。泰時欲濟河而戰。會天霖雨。水勢怒漲。陸奧人芝田橘六兼義善泅。泰時命兼義。搜灘深淺。兼義得淺處。與春日刑部三郎貞幸進濟。公（東鑑作佐加良三郎）暨佐佐木四郎左衛門尉信綱。中山次郎重繼。安東兵衛尉忠家等繼之。竝轡爭濟。遭官軍張索於水中。馬絓而止。公拔刀截索。遂先登。斬北面士（白河帝始置北面）渡邊三郎兵衛尉利之。時人稱之相良之綱截刀。（綱截。言截索也。此刀備前刀匠宗吉之所造也。與袖切鎧同器重之。）東軍相繼。絕流亂涉。兵多溺死。流屍蔽河。官軍臨河鼓譟。泰時毀廬舍。結筏以渡。守將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不戰潰走。右衛門佐藤原朝俊。佐佐木太郎左衛門尉氏綱等。拒戰不克死之。供御瀨牧嶋廣瀨皆不守。是夜。泰時收兵屯于深草。置酒勞將士。盛梅子（五顆）於青磁碗。以賜公。公悅且榮之。摹爲徽號。今梅章瓶于此。（東鑑承久記不載置酒勞將士事。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探源記。不書日。然皆云官軍潰散之日。故且係于此。政蹶案日本外史。此役泰村召其子時氏曰。我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村繼之。戰勝。時氏召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由此考之。泰時勞將士。亦在是日可知也。）是歲。幕府（藤原賴經）賞軍功。復遠江故地。賜播磨飾磨（一作須河。國讀相通。）郡。（年月日無所考。然家譜歷代參考。錄之宇治川役之後。故姑係于此。）嘉祿中（年月日闕）創常樂寺。號宇土山。（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安公在遠江所尊崇之藥師如來佛像。以爲本尊。今宇土藥師是也。）

安貞元年丁亥三月。山井四郎宗賴卒。

二年戊子秋八月。老公授多良木。公告諸鎌倉。冬十二月（日闕）幕府賜下文。（見鎌倉裁許狀）

天福元年癸巳（月日闕）創願成寺。號山崎山。（後更號傳法山）以僧弘秀爲開山。

仁治元年庚子秋九月二十六日。後太夫人須惠氏（須惠氏。須惠村巨姓。須惠某女。蓮寂公移多良木。後納以繼室。）薨。葬于龜田山。法諡青蓮。

二年辛丑冬十二月（日闕）公收三郎兵衛尉賴重食邑山井。是歲。（月日闕）公置代官於高橋。

三年壬寅春正月（日闕）公遣清元（姓闕）爲山井代官。先是賴重姦嫂。而兄弟不和。公乃罰之。收其食邑。未告諸鎌倉。而置代官。賴重

不聽命。賴重又嘗與公爭多良木等地而不得。銜之。於是賴重訴之于鎌倉。

寬元元年癸卯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幕府下裁許狀（本邦語裁決爲裁許。裁許狀北條泰時作之。）罰賴重。削山井。收其半。以多良木全與公。公亦坐擅收人食邑。削人吉莊。奪其半。

四年丙午春三月五日。公以人吉莊南方。授第三子佐牟田六郎賴俊。（正嘉元年幕府所賜數書引公讓狀及蓮信相傳狀曰。人吉莊南方經德名（除寺田玖段參丈。讓二遂町。宮形女子分。田壹町五段。寒田堀內普水田貳町五段。）常樂名。龍萬名。矢里肆段。神田貳町參段。新田參町玖段參丈。（在間村）民家拾五字。寒田堀內。正平二年南朝所下宣旨曰。人吉莊北方政所。謹案經德常樂龍萬等地今無所稽。則其南北界亦未可知。然問村屬南方。又據稅所氏判物。井口簡口屬北方。則以求麻河分南北明矣。又案寒田即佐牟田也。國讀相通。）

寶治二年戊申（月日闕）賴重與命蓮尼爭田。秋九月十日。賴重刼尼所置代官政高（姓闕）。捕其徒源太郎等二人。彌五郎賴氏代尼訴于鎌倉。

建長元年己酉春三月二十七日。以軍功幕府（藤原賴嗣）賜下文（相摸守北條時賴花押。是月改元。下文用寶治三年。）於公。補豐前上毛郡成恒莊地頭職。秋七月十三日。幕府下裁許狀（相摸守北條時賴。陸奧守北條重時連署。）以所爭田還予命蓮尼。

二年庚戌春三月朔。幕府命天下諸侯造閑院。（山城前司深澤俊平。山城前司中盛時督工所。助造諸侯三百餘人。各有所主。紫宸殿北條時賴造之。宏陽殿北條重時造之。清涼殿甲斐前司長井泰秀造之。而公與泉田兵衞尉等築二條面南油小路西築地。詳見東鑑。今路之。）夏四月二日。公助造閑院。

三年辛亥春三月二十二日。公以成恒莊授六郎賴俊。（讓狀曰。上津房介辛故。告諸鎌倉。賞賴俊軍功。授成恒莊。上津房介未詳何人。）夏六月二十七日。閑院成。

六年甲寅春三月十日。公薨。（歷代私鑑以爲三年三月十日者謬也。）齡七十八。葬于願成寺金堂前。公歷事大將軍源賴朝。賴家。實朝。藤原賴經。賴嗣。宗尊親王六世。屢有功。前後賚賜優渥。一日（年月日闕）公謁實朝。實朝走筆。題素性法師萬代松之詠（萬代松之詠。素性法師代女賀良岑經世四十壽國歌也。見古今集。）於扇（金扇畫松鶴。）以賜之。公末年（年月日闕）平河右衞門義高反。據木枝城。公思其功。遣使慰諭。義高不奉命。發兵陣于血敷原。公遣兵討之。木枝兵敗走。（是時木枝兵所敗走坂名曰居去坂。俗謂膝行爲居去。蓋時人誣其狼狽而亡也。）追及殲之。進攻城。破正門而入。義高暨城兵皆已自殺。乃放火而退。公有七男。（武林傳曰長賴有十三男。謬也。）長觀仙公。次彌五郎賴氏。次迎蓮公。次上村四郎賴村。次八郎爲賴。次九郎賴員。次稻留十郎賴貞。二女。長犬童女。配賴員男長繩。（歷代私鑑族譜備考以犬童女爲賴員女。）次虎若女。幼育於四郎宗賴家。宗賴分高橋田（三町）及早瀨。小中嶋地（十餘町）與之。稍長。嫁愛甲九郎景元。（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景元從公自遠江來。今愛甲氏之祖也。）後大歸。薙髮爲尼。號命蓮。（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法號愛蓮。不知何所據。歷代參考據鎌倉裁許狀作命蓮。今從之。）於是宗賴次子三郎兵衞尉賴重。輒掠高橋等地租稅。公爲置代官以制之。賴重相爭。訴於鎌倉。幕府以田還尼。令尼寓于賴重母家如故。後賴重又與尼爭田。彌五

郎頼氏。代尼訟於鎌倉而勝之。

彌五郎頼氏。公第二子也。及蓮寂公薨。公以多良木授頼氏。續其後。於是始有上相良號。而平原。新堀。窪田。岩崎。黑肥地。肥地岡。鍋倉。井口。乙益九氏。稱之上相良之小苗字。頼氏築鍋城而居焉。寛元三年八月十六日。鎌倉鶴岡放生會。與富田次郎兵衛尉競馬。（東鑑曰。一番左工藤右衛門次郎。右秦二郎府生。二番左富田次郎兵衛尉。右相良彌五郎。三番左本間三郎兵衛尉。右河村小四郎。四番左山口三郎兵衛尉。右下條四郎。五番左梓會彌小二郎。右葛西又太郎。）某年月日卒。法諡淨蓮。頼氏四子。長六郎頼宗。小字牛房丸。嗣。至頼宗。幷食久米村。永仁三年（月日闕）建蓮寂公廟于龜田山。六年。建寺於廟側。號曰青蓮。蓋用夫人須惠氏之法諡也。正安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卒。法諡蓮空。次窪田民部少輔頼吉。是爲窪田氏祖。次岩崎五郎左衛門尉頼重。是爲岩崎氏祖。次黑肥地藤次郎頼秀。是爲黑肥地氏祖。頼宗三子。長孫三郎。（歷代私鑑族譜備考作彌三郎。今從歷代參考。）經頼。嗣。興國元年。（北朝曆應三年。）與繼殿允祐長起義兵。據山田城。遥應官軍。是歲。又與內河彥三郎再起義兵。正平八年。（北朝文和二年。）與祐長告。蓮道公功於太宰府。後稱因幡守。某年月日卒。法諡觀蓮。次肥地岡某。（名闕。或曰次郎頼持。）是爲肥地岡氏祖。次鍋倉某。（名闕。或曰周防頼年。）是爲鍋倉氏祖。經頼二子。長十郎頼仲。嗣。某年月日卒。法諡蓮仲。次井口某。（名闕。或曰頼召。）是爲井口氏祖。一女無所考。頼仲二子。長遠江守頼忠。小字五郎丸。嗣。某年月日卒。法諡

大蓮。次乙益四郎頼則。是爲乙益氏祖。一女嫁蓑毛治部少輔祐長。頼忠生遠江守頼久。初稱彌三郎。嗣。正長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卒。法諡源蓮。頼久二子。長左衛門尉頼觀。嗣。次攝津守頼仙。文安五年。與俱謀反伏誅。續絕。事具下文。頼觀法諡蓮玖。頼仙法諡蓮珪。

四郎頼村。公第四子也。食邑上村。因氏焉。而其後世爲上村城主。某年月日卒。法諡榮蓮。頼村生次郎頼武。頼武生又五郎頼綱。頼綱生藤五郎隆頼。隆頼生九郎長房。長房生四郎頼繼。頼繼生千葉介頼國。頼國生民部少輔頼威。頼威生上總介運重。運重生遠江守高頼。高頼二子。長參河守直頼。嗣。次修理亮長

國。乃洞然居士也。直頼無子。養蓮船公第二子駿河守頼廉爲子。頼廉大永四年九月十六日卒。法諡行岳蓮性。頼廉二子。長上總介頼興。嗣。弘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葬于蓮性寺。法諡通山蓮泰。次兵庫允長種。天文四年四月八日。遭讒見殺。法諡古岑蓮玖。頼興四子。長蓮慶公。次左衛門大夫頼孝。嗣。次左馬助頼堅。爲豐福地頭。次稻留左近大夫長藏。爲岡本地頭。頼孝與弟頼堅長藏等。俱謀反伏誅。事具下文。頼孝法諡本山蓮光。頼堅法諡雲外昌松。長藏法諡金阿彌陀佛。頼孝三子。長四郎頼辰。與父伏誅。法諡隨安蓮得。次新左衛門長陸。（一作頼陸。）次大和守利行。皆幼而免誅。長陸爲久米地頭。娶蓮

慶公女。後密通志於妻兄大膳助賴貞。朝鮮之役。乘間謀反。事覺伏誅。法謚正澤蓮貞。利行好幻術。號一雲齋。慶長七年(月日闕)卒。法謚月溪一雲。三女。長嫁菱刈美濃。次嫁那須某。(名闕)次嫁東喜兵衛賴乙。(一作二)

八郎爲賴。公第五子也。夭。

九郎賴員。公第六子也。後剃髮號九郎入道濟信。弘安四年。從 迎蓮公。禦元兵有功。正應五年十二月。朔幕府(久明親王)賜勳狀(相模守北條貞時。陸奧守北條宣時連署。)褒勞。賴員生長繩。(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族蹟備考。作長綱。以爲小藤次長綱。而參考爲賴員子。私鑑備考爲蓮寂公第六子。今從犬童氏所傳系圖。及犬童家系圖。)長繩娶犬童女。生四子。長犬童九郎左衛門永重。是爲犬童氏祖。次西七郎重俊。是爲西氏祖。而西園氏。出自西氏。次豐永九郎賴元。爲原田地頭。是爲豐永氏祖。而林田吉牟田馬場圓三氏。出自豐永氏。次原十郎重阿。是爲原氏祖。而中嶋氏。出自原氏。

十郎賴貞。公第七子也。爲西村地頭。居一武城。稱稻留氏。是爲稻留氏祖。

外史氏曰。論者曰。公擇天險之地。而來居於本藩。此家之所以長久也。余論不然。夫遠之相良。祖先之邑。而近鎌府。可以居焉。然公去而不居。播之飾磨。膏腴之地。而距京師不甚遠。可以居焉。然亦不居。豐之成恒。瀕海之地。而有魚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居焉。然亦不居。公不厭其僻遠。斷然以本藩。定爲子孫永久之治所者。無佗欲使父 蓮寂公自安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公創業之主也。其治國教民。以孝爲本。則本立而道生。國治民化。德之流行無疆。故其後世。雖干戈之際。猶能存其遺德。觀洞然居士上 蓮慶公書中衰世尤宜思孝之語。可感也。嗚呼。公之孝至矣。家豈得不長久乎。家豈得不長久乎。

求麻外史卷一之三

觀仙公第三

觀仙公諱賴親。 蓮佛公第一子也。(武林傳曰。長賴第六子。謬也。)初名賴宗。稱四郎。年甫六歲。加首服于鎌倉。(年月日闕。歷代私鑑曰建仁中。)後叙從五位下。任左兵衛尉。稱四郎兵衛尉。某年。(年月日闕。政醞案。公自鎌倉還。在承久元年春。則爲實朝前驅。當在其前年建保戊寅。然無所據。考闕疑以俟博覽士。)征夷大將軍源實朝拜鶴岡若宮。公爲前驅。一時以爲榮。於是公始有辭職之志。承久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實朝遇弒。是時公自鎌倉還至界津。(和泉)聞訃剃髮。(歷代參考曰。剃髮於大寺。歷代私鑑曰。大寺即法大寺也。)號 觀仙大德。寶治元年八月

十五日。建井口八幡社。始行流鏑馬之禮。（本邦有三射流鏑馬笠懸犬追物。）建長六年甲寅春三月十日。　蓮佛公薨。公代立。未幾。授政於弟佐牟田六郎賴俊。（年月日未詳。歷代私鑑曰。建長中。族蹟備考曰。建長六年。今從之。）營館於神瀨谷。而老焉。是歲。建於津賀祠。以祀矢瀨主馬佑。公後結庵於照角山。號觀仙庵。遂徙而居焉。（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照角山後名庵室山。公之石盂今存在。山顚山腹出水。俗謂之御茶水。又謂之御發水。）神瀨谷照角山。皆我咽喉之地。而密邇八代郡。公擇居於此。蓋有取八代之志也。公後深入禪。朝廷（後深草帝。）勅賜號曰　觀仙禪師。文永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公薨于觀仙庵。葬于原田馬草野正持寺。（歷代私鑑曰。正持寺公之所建也。）　夫人伊東氏。生一男。曰永留莊司次郎賴明。初伊東氏之來嫁也。平

津某。秋山某。澤木某。桑幡某。川越某。外山某。守永某。（以上七人名闕。）從焉。遂仕本藩。

次郎賴明。公嫡子也。母伊東氏。及公告老。賴明猶幼。是以不得立爲嗣。稍長食邑山田。稱永留氏。其後世爲山田城主。某年月日卒。法謚觀元。賴明生彌三郎賴常。元弘三年。（月日闕。）　賴常戰死于鎌倉。（洞然狀曰。是歲賴常代蓮道公如鎌倉。而遂戰死。後大將軍源義詮賞賴常之功。賜日向都城於契阿公。歷代參考辨之曰。五月二十二日。新田義貞攻鎌倉克之。北條高時伏誅。賴常戰死。必此時矣。延文四年。義詮下敎。賞賜日向北鄕於契阿公。是賞契阿公之功。而非賞賴常之功也。洞然狀恐誤矣。）　法謚安西。賴常生藤五郎賴積。某年月日卒。法謚道忠。賴積生左近將監長滋。某年月日卒。法謚道性。長滋生彈正忠賴均。某年月日卒。法謚寂元。賴均生彌三郎賴道。某年月日卒。法謚通心。賴道四子。長藤五郎賴連。嗣。某年月日卒。法謚不存一物。次伊勢守長俊。次治部少輔長廣。次土佐守賴基。賴連四子。長治部少輔實重。嗣。應永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卒。法謚道宥。次出羽守長名。次隱岐守賴澄。次大膳大夫長連。實重娶　蓮喜公女。生一男一女。男　實山公。後事具下文。

外史氏曰。公爲源右府之前驅。一時榮之。然公既有辭職之志。何其謙退之深也。其既辭職。則身不處宮室。而出居封界要衝之地。非啻不敢自逸居。欲使子孫拓封疆也。何其思慮之遠也。嗚呼。可謂守成之良矣。

求麻外史卷一之四

迎蓮公第四

迎蓮公諱賴俊。　蓮佛公第三子也。（東鑑曰。文曆元年七月六日。幕府命群臣作誓書。命前山城守藤原秀朝。前山城守中原盛長。散位大江以康。散位三善康持。民部大丞三善康連。中務丞大江俊行。彈正忠大江以基。大膳進大江盛行。兵庫允三善倫忠。藤原賴俊等十七人。爲奉行政蹟案。藤原賴俊者必公矣。然舊史不載。今附以俟博覽之士。）初居大村佐牟田。稱佐牟田六郎。寬元四年三月五日。　蓮佛公授人吉莊南方。建長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蓮佛公賞公軍公。（軍功未考。）授成恒莊。六年甲寅。　觀仙公告老。公嗣立。

正嘉元年丁巳秋九月十四日。幕府（宗尊親王）賜教書（相模守北條時賴武藏守北條長時連署）於公。補人吉莊南方成恒（鎌倉下文及教書皆作成恒譲狀以國字書亦作奈利門顯洞然狀作奈利恒歷代參考作成恒今從之其作成恒者譯也）莊地頭職。（教書曰從寬元四年永賴法師蓮佛讓狀及建長六年十一月某日蓮信相傳狀補地頭職蓮信未詳何人）賜下文於尼妙阿。及西心法師。給食邑。（妙阿未詳何人故謹案嘉曆二年探題府所與蓮道公之書曰三郎入道蓮佛女子尼妙阿據此則蓮佛公之女無疑蓋犬童女法號也今無所考存疑以俟博覽之士）

正嘉中。（年月日闕或曰正元元年）剃髮號　六郎法師沙彌迎蓮。

文永元年甲子夏五月二十五日。觀仙公薨。

建治元年乙亥冬十一月。幕府執權左馬權頭北條時宗。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鎭西置探題始此。

弘安四年辛巳夏五月。元將阿剌罕。范文虎等。率艨艟三千。兵士十萬。來寇壹岐對馬。六月。元兵侵太宰府。實政擊破之。是時公與九郎賴員。從守護職菊池次郎武房。（菊池軍記曰武房後稱肥後守歷代私鑑族蹟備考作右京大夫不知何所據）往禦元寇。秋七月。虜寇平戶嶋。（肥前）閏月朔。（皇朝史略作七月晦夜通語作八月朔今從大日本史）颶風暴起。虜艦敗壞。兵士沒溺。脫死者三萬人。聚五龍山。七日。公從武房等。襲擊捕三萬人。而斬之於博多津。（筑前）故縱三人。還虜平。

七年甲申春三月二十四日。夫人氏薨。葬于佐牟田迎蓮寺。法諡蓮珍。（夫人姓氏未考或曰九郎賴員女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賴員建夫人墓碑）

正應三年庚寅夏五月八日。公分鎌倉釋迦堂前采地。一與宇和伊呂。（未知何人讓狀以國字書）一與次郎賴季。（未知何人）

五年壬辰冬十二月朔。（武林傳作二日）幕府（久明親王）賜勳狀（相模守北條貞時陸奧守北條宣時連署）於公及賴員。賞平虜之功。

正應中。（年月日闕）菊池武房。割葦北郡。與公。以賞平虜之功。公乃築城水俣。遣番兵守之。（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先是既食葦北郡松求麻）

永仁三年乙未。（月日闕）六郎賴宗。建蓮寂公廟于龜田山。

六年戊戌。（月日闕）賴宗創青蓮寺。號龜田山。

正安三年辛丑秋九月二十四日。六郎賴宗卒。

延慶某年。（年闕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族蹟備考曰延慶中或曰延慶三年）春正月二十五日。公薨。葬于佐牟田迎蓮寺。公有五男。長　蓮道公。次薩摩瀨十郎賴清。（歷代參考作四郎賴重）次村山三郎長家。次桑原彌六郎長俊。（一作長任）（族蹟備考曰初名長任後更名長俊）次園田讃岐守賴照。

十郎賴清。公第二子也。爲薩摩瀨地頭。因稱薩摩瀨氏。（歷代參考族蹟備考曰薩摩瀨氏中絕因改大坪氏爲薩摩瀨氏）

三郎長家。公第三子也。稱村山氏。是爲村山氏祖。後學役氏法。號正觀坊幸慶。幸慶生播磨坊幸圓。

彌六郎長俊。公第四子也。稱桑原氏。是爲桑原氏祖。長俊生荒瀨六郎賴直。是爲荒瀨氏祖。其後世有故。改瀨有瀨氏。長俊六世孫。桑原隱岐守。與上相良氏反。伏誅絕後。

讃岐守賴照。公第五子也。稱園田氏。是爲園田氏祖。賴照二子。

長樅木五郎賴綱。是爲樅木氏祖。次鶴田八郎賴秀。是爲鶴田氏祖。（歷代參考曰。賴綱。賴直。賴秀。皆長俊之子。歷代私鑑曰。皆賴照之子。探源記曰。賴照。賴綱。賴直。賴秀。皆長俊之子。今從族譜備考。）

外史氏曰。公從菊池氏平元虜。以功領葦北郡。公武不讓父兄。而功足以拓封疆。謂之善繼人之志。不亦可乎。

求麻外史卷一之五

蓮道公第五

蓮道公諱長氏。迎蓮公第一子也。稱六郎三郎。

延慶某年春正月二十五日。迎蓮公薨。公代立。

嘉曆元年丙寅冬十月二十二日。幕府（守邦親王）賜下文（歷代參考曰。日阿平連署二人。未詳何人。政顯案。大日本史。是歲鎌倉執權北條高時有疾。使族北條惟貞。赤橋守時連署行事。則日阿平。必此二人矣。二人姓皆平。而一人書日阿。未書何稱。蓋薙髮者之稱也。今再閱本書。草書沙彌字。舊史誤讀爲日阿也。又閱稅所氏判物。乾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鎌府所賜裁許狀。平沙彌連署。蓋此類也。標書又書平政國謹上大和右近將監君。政國右近將監亦未考。歷代參考曰。政國者關東奉行。而右近將監者。鎮西探題北條英時歟。今無所考。）於世子彌三郎賴廣。補人吉莊南方成恒莊地頭職。于時世子在鎌倉。晦。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公聞訃。剃髮。自號蓮道。是歲。公授政於世子賴廣。（公之授政。舊史不書。歷代參考曰。嘉曆中。蓮喜公嗣立。政顯案。蓮喜公之補地頭職。在是歲。則公之授政。必在是歲矣。蓮喜公亦）二年五月十日。探題府與書。（本書直書掃部助。不書姓名。未詳何人。政顯案。蓋探題北條英時之甥規矩掃部助高政也。因係之探題府。）令尼妙阿食邑（人吉莊南方刀恩名。刀恩名今無所考。）依舊。元弘三年三月。肥後守菊池武時起兵。討探題北條英時於博多。不克死之。少貳貞經。大友貞宗。遂誅英時。六月。（日闕）公聞一品親王（親王未詳何人。姑用告於太宰府書。存疑以俟博覽之士。）來在原山（筑前）。以年老。使第二子三郎次郎朝氏。第三子九郎祐長。將兵往衛護之。蓮喜公亦別將兵而往。十四日。蓮喜公及朝氏祐長。率兵到太宰府。十六日。朝廷（後醍醐帝）下宣旨（大神盛榮花押）徵兵。（系圖一本。探源記頭書曰。公以年老。令蓮喜公及朝氏祐長。將兵應徵。蓮喜公及朝氏等。與菊池武時少貳貞經大友貞宗等。討北條英時。不知何所據。政顯案。大日本史。本朝通鑑。武時討英時。三月。而貞經貞宗誅英時。五月也。事皆在下宣旨以前。）公又使祐長將兵應徵。十月二十九日。祐長率兵到太宰府。建武二年二月（日闕）北條英時餘黨。上總掃部助高政。左近大夫貞義（大日本史。本朝通鑑。作規矩高政。糸田貞義。今用告於太宰府書。）作亂。（本朝通鑑曰。貞義據筑後堀口城。三月。大友貞宗攻殺之。高政據筑前帆柱城。四月。宗像大宮司與少貳貞經攻殺之。）公又使祐長將兵往討之。七月二十八日。祐長率兵到太宰府。蓮喜公時在成恒莊。是日。率兵尋至。（探源記頭書曰。蓮喜公討高政貞義於筑前蘆屋。有功。今從告於太宰府書。）延元三年（本書用建武五年。北朝曆應元年。）八月十九日。太宰少貳賴尚與書（本書直書沙彌妙云。不書姓名。歷代

（參考以爲少貳入道賴尙今從之）於三郎次郎朝氏。復人吉莊北方。（寬元元年所削之地）令公及長孫兵庫允定賴。各食其半。興國元年（北朝曆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先是足利尊氏之反也。少貳賴尙與書於長孫定賴促兵。時雖未遽應之。然遂爲賴尙所招誘。竊通志於尊氏。既而緌殿允祐長孫三郎經賴。起義兵據山田城。遙應官軍。長孫告諸太宰府。是日。少貳賴尙與書（本書用曆應三年賴尙所與之書用北朝年號後書做此）於公。擧平之。祐長棄山田城。餘黨遁匿。事聞於太宰府。九月二十日。太宰府與書（本書直書原不書名）藤於孫次郎（孫次郎未詳何人稱賴幸法師常幸蓋公族也）討之。正平八年（北朝文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先是祐長經賴雖已降。郡士輒起義兵應官軍。公乃要擊之。治部少輔祐長與孫三郎經賴。（勳狀直書少輔孫三郎不書姓名政纘案少輔卽治部少輔祐長而孫三郎卽孫三郎經賴也）告諸太宰府。是日。賴尙與勳狀。賞公功。去年。眞幸院（日向）士。聚起義兵。公擊平之。是歲。眞幸院兵復興。公再擊之。士卒力戰被疵。祐長經賴又告諸太宰府。是日。賴尙與勳狀於公及從士某（姓名無所考）等。賞功。某年月日。公薨。（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曰年月日不詳一說曰北朝文和中族譜備考曰文和四年四月十四日探源記頭書曰文和某年二月十四日或曰貞和元年二月十四日未知孰是）葬于佐牟田迎蓮寺。公有五男。（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曰公有四男而不載三郎次郎朝氏族譜備考曰公有三男而以氏泰爲賴照之子今從系圖一本探源記頭書）長蓮喜公。次三郎次郎朝氏。次蓑毛治部少輔祐長。（歷代參考曰一名景氏探源記頭書曰九郎景氏）次西橋十郎賴照。（歷代參考曰一名長武）次竹下十郎氏泰。（歷代參考曰一名長滿政纘案賴照氏泰兄弟而同稱十郎可疑則族譜備考以氏泰爲賴照之子似是今不可考存疑以俟博覽之士）

三郎次郎朝氏。公第二子也。元弘三年。代公將兵到太宰府。延元三年。少貳賴尙與書。復人吉莊北方。其子孫無所考。

治部少輔祐長。公第三子也。稱蓑毛氏。是爲蓑毛氏祖。初稱九郎。又改稱緌殿允。元弘三年。再代公將兵到太宰府。建武二年。又代公將兵到太宰府。興國元年。與孫三郎經賴。俱圖起義兵。據山田城。正平八年。與經賴告公軍功於太宰府。祐長二子。長深水某。（名闕）是爲深水氏祖。次澄川某。（名闕）是爲澄川氏祖。

十郎賴照。公第四子也。稱西橋氏。是爲西橋氏祖。

十郎氏泰。公第五子也。稱竹下氏。是爲竹下氏祖。

外史氏曰。蕞爾我一藩中。而或應官軍。或應賊軍。相攻擊不已。則天下之亂可知矣。方是時。天下將士。禽奔獸走。嚮背不定。譬猶一犬吠影。群犬吠聲。豈有一人曰其所徵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應之邪。其應賊軍。亦曷足深罪焉。

求麻外史卷一之六

蓮喜公第六

蓮喜公諱賴廣。蓮道公第一子也。稱彌三郎。
嘉曆元年丙寅。月日闕 公如鎌倉。冬十月二十二日。幕府賜下文。補人吉莊南方成恒莊地頭職。是歲。蓮道公授政於公。公嗣立。
元弘三年癸酉夏五月二十二日。左兵衛督新田義貞。攻鎌倉克之。北條高時伏誅。是時。山田城主永留彌三郎賴常在鎌倉。從義貞軍。力戰而死。六月十四日。公與朝氏祐長。率兵至太宰

府。事見上文。十六日。朝廷下宣旨於老公。徵兵。秋七月二十六日。朝廷下宣旨上卿大納言藤原宣房辨官大史小槻宿禰 於公。人吉成恒二莊領職。襲故。詔曰。兵革如收。民宜安堵。日者遠近士民。走集闕下。爲妨農業。徒無益也。其止之。凡除賊黨外。將士所有。食田領職。一皆襲故。不須更來請。如特旨所予奪。勿得準此。冬十二月六日。稅所八郎後稱新兵衛 景宗。代公將兵到太宰府。
建武二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八日。先是規矩高政。糸田貞義作亂。公時在成恒莊。聞之。是日。率兵到太宰府。祐長亦率兵。自人吉莊先至。八月二日。參議足利尊氏。爲征夷大將軍。冬十月。尊氏反。十二月二十三日。少貳賴尙以尊氏命。與書於世子八郎

定賴促兵。
延元元年丙子夏五月二十五日。新田義貞與尊氏。戰于兵庫攝津 大敗。左衛門尉撿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死之。時肥後守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敏覲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秋八月十五日。以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北朝新主。光明帝 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車駕後醍醐帝 奉神器。幸吉野。大和 新造行宮。是爲南朝。
二年丁丑春。月日闕 菊池武重朝於吉野。請奉親王鎭筑紫。卽以式部卿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三月。日闕 武重奉懷良親王而歸。新築館於八代高田。屬兵衛護之。菊池軍記。係興國元年。歷代參考從之。族譜備考。係興國

二年。今從大日本史。二十七日。太宰府與書沙彌花押。本書用建武四年。 平河六郎三郎曰。本月六日。足利氏兵。攻陷越前金崎城。殺新田義貞等矣。而義貞實未死也。
三年戊寅秋閏七月二日。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嶋城。越前 軍敗死之。
興國元年北朝曆應三年 庚辰夏六月十九日。先是孫三郎經賴。與內河彥三郎義眞。復起義兵。是日。少貳賴尙與書稅所景宗。擊平之。義眞軍破走于薩。
正平北朝貞和 初公薨。歷代參考。歷代私鑑曰。年月日不詳。或曰。貞和中。族譜備考曰。貞和某年六月十四日。故姑係于此。 葬于佐牟田迎蓮寺。法諡蓮喜。夫人宇土侯女。宇土侯未詳何

人。政覊寀菊池軍記建武二年伯耆守名和長年孫村上顯與來肥後寄於菊池氏。肥後古城記曰。文明中長年子孫村上武顯自入代來爲宇土城主。後復稱名和氏。又據舊史文明以前已有名和氏爲宇土城主。由此考之。宇土侯蓋名和氏也。某年月日。夫人氏薨。法謚法山佛心。公有三男。長　契阿公。次外越氏高。次松木長利歷代私鑑族譜備考作長俊。今從歷代參考。氏高。公第二子也。稱外越氏。其子孫無所考。民部長利。公第三子也。稱松木氏。其子孫無所考。

求麻外史卷一之七

契阿公第七

契阿公諱定賴。　蓮喜公第一子也。初稱八郎。又稱兵庫允。建武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少貳賴尚以足利尊氏命。與書招兵。興國元年。經賴祐長。將再起義兵。事聞於太宰府。十二月十日。賴尚與書。使擊平之。正平元年北朝貞和二年九月二日。公屬後門將經尚經尚不書姓。未詳何人。麾下。攻葦北田河內有功。十月二日。公與饗庭宣尚宣尚未詳何人。政覊寀告於太宰府書曰。原田之戰功。宣尚之所親見也。據此則宣尚蓋賴尚之屬。而經尚亦宣尚之徒也。之擊八代原田有功。告諸太宰府。十二月三日。賴尚與書。賞田河內戰功。且告諸幕府足利尊氏。二年北朝貞和二年九月十二日。賴尚與書。給八代郡七村。彌松村田肆拾壹町肆段。大村田拾參町壹段。杭瀬村田貳拾玖町。福生原村田伍町伍段餘。荻原村田拾五町柒段。吉王丸村田壹町。京泊田伍段。十一月十二日。　南朝下宣旨徵兵。詔曰。若舉義兵勤王。則遠江相良莊。肥後求麻郡人吉莊北方。山北鄉。播磨須川莊。領職必襲故。

正平初。　蓮喜公薨。公代立。

六年北朝觀應二年辛卯冬十月五日。先是中國探題足利直冬之走肥後也。因幡守經賴。通志於直冬。公乃討之。屢戰士卒被創。是日。賴尚與書褒勞之。告功於幕府。是月。公將如太宰府。二十三日。賴尚與書止之。令固護治所。

七年北朝文和元年壬辰春正月十三日。賴尚與書本書不書年號。今從歷代參考係于此。招兵。

十年北朝文和四年甲午夏四月五日。賴尚與書於孫次郎。補日向三俣院南方田肆拾町地頭職。

十二年北朝延文二年丁酉冬十二月十八日。　北朝後光嚴帝下宣旨上卿萬里小路中納言。辨官藏人頭左中將辨藤原時光。敍公從五位下。任遠江守。

十三年北朝延文三年戊戌春。幕府以一色直氏。爲鎮西探題。肥後守菊池武光擊走之。

十四年北朝延文四年己亥秋七月。菊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與少貳賴尚。戰于筑後河。大破之。冬十一月十四日。幕府足利義詮

賜敎書（兵部大輔花押。兵部大輔未詳何人。歷代參考。以爲斯波義重）授公日向北鄉領家職。公乃遣田中公長守都城。
十五年（北朝延文五年）庚子（月日闕）公謁青井社。大宮司前清無子。公命前清。以第五子九郎頼範爲嗣。
正平末（年月日闕。北朝貞治中）創無量壽院。守歲於院中。著爲永式。後公授政於世子前頼。老于富尾山。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公薨。葬于佐牟田迎蓮寺。法諡　契阿彌陀佛。公有六男一女。長　立阿公。次今村藤太頼切。次丸目兵庫允頼書。次丸野四郎頼成。次青井九郎前成。次小垣頼氏。女嫁因幡守經頼。
藤太頼切。公第二子也。稱今村氏。是爲今村氏祖。

兵庫允頼書。公第三子也。稱丸目氏。是爲丸目氏祖。初名氏頼應永元年。戰死于都城。法諡一了。
四郎頼成。公第四子也。稱丸野氏。初名頼豐。應永元年。戰死于都城。法諡示賢。其子孫無所考。
九郎前成。公第五子也。以公命冒青井氏。初名頼範。應永元年。戰死于都城。法諡無寂。
頼氏。公第六子也。稱小垣氏。其子孫無所考。
外史氏曰。自從五位下遠江守爲憲始爲武弁。至從五位下大膳大夫頼繁八世。叙爵任官。世世相繼。而自　蓮寂公。至　蓮喜公。除　觀仙公外五世。雖武功如彼其多。而無得叙任者。蓋以天下大亂。而軍國多故之故也。至公始得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比美於先君。豈不亦榮乎。

求麻外史卷一之八

立阿公第八

立阿公諱前頼。　契阿公第一子也。
正平末（年月日闕）　契阿公授政於公。公嗣立。
建德二年（北朝應安四年）辛亥。幕府（足利義滿）以伊豫守今川貞世。爲鎭西探題。
文中元年壬子春三月。今川貞世與大内義弘。合兵攻肥後。肥後守菊池武政。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逆戰敗之。私八月二十五日。　契阿公薨。

天授四年(北朝永和四年)戊午秋九月。肥後守菊池武朝奉征西將軍良成親王(皇朝史略註曰世稱鎮西宮又稱後將軍宮者即是也)與今川貞世戰于託磨原破之。

天授中(年月日闕)公敍從五位下。任近江守。(採源記曰元中三年十一月三日南朝下綸旨任近江守歷代參考辨之曰弘和三年征西將軍所賜令旨既稱近江守則採源記謬矣族譜備考曰永和中今從之以爲南朝天授中)

弘和三年(北朝永德三年)癸亥夏四月十四日。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賜令旨(左中將花押)於公。求麻郡葦北郡領職襲故菊池武政副手書。

元中二年(北朝至德二年)乙丑春二月十七日。　南朝親王(親王未詳何人)(政疏案征西將軍良成親王是也又案託磨原之役公蓋從菊池氏立功也)賜令旨(左衛門佐花押)賞公軍功。補肥前守護職。冬十月十日。　南朝(後龜山帝)下宣旨(左中辨)新故領職。一皆依舊。於是公有朝覲之志。行詣南都。會軍國多故。不得入朝。將歸。遇僧無塵。(歷代參考曰無塵和尚前東福寺住持而一條前太政大臣某之次子也)語以其志。無塵爲言之於　朝。朝議許之。十一月三日。下宣旨(右大辨)聽昇殿。公入覲拜命。感喜出於意外。公乃聘無塵以歸。創寺以爲開山。給采地五百石。今正法山觀音寺是也。

四年(北朝嘉慶元年)丁卯秋七月四日。兵部卿親王(兵部卿親王未詳何人歷代參考曰)(後村上帝第四子泰成親王爲懷良親王所子養在太宰府而稱帥宮者是也不知泰成何所據政疏案大日本史後村上帝皇子稱帥宮者泰邦親王而任兵部卿者師成親王也今無所考證)賜令旨(右少辨花押)於公。勳狀(右少辨花押)於公族。賞軍功。十一日。兵部卿親王賜令旨(右少辨花押)於公族。給肥前小濱莊。

五年(北朝嘉慶二年)戊辰春三月十八日。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薨。葬于八代麓山。冬十月十三日。征西將軍良成親王賜令旨(右少辨花押)賞公赴三俣院。討和田高木(二人名闕)二賊之功。

六年(北朝康應元年)己巳夏四月六日。觀音寺開山無塵卒。先是無塵深喜敬禮厚。言公曰。王室有疏銘之祈禱。諸侯家行焉者。自古未之有也。請老衲還京。傳其法以報特恩矣。公可之。無塵乃與弟子雲石還京師。傳法西歸。途病而卒。雲石歸而行之。本藩疏銘之祈禱始于此。

九年(北朝明德三年)壬申冬閏十月。　南朝與京師講和。傳三神器於　北朝(後小松帝)。南北始一統矣。

明德四年癸酉。薩隅日大亂。於是公與弟兵庫允賴書。四郎賴成。九郎前成。將兵赴日向。守都城。

應永元年甲戌春正月十九日。敵兵大至。我兵殊死拒戰。不克。公薨於戰。弟三人尋戰死。城陷。歸葬。(舊史失所葬之地)　法諡　立阿彌陀佛。(一曰立阿大興或曰安地藏菩薩像於立興寺以爲公神主今大信寺地藏堂是也)初公之生也。契阿公命南立坊獻產衣。及公長。每歲獻素襖。自是世以爲例。後代今服云。(俗麻上下也即服之宗方氏)　公有一男一女。男　實阿公。女夭。

外史氏曰。保元之亂。義朝請襲白河宮。　帝可其奏。詔俟戰勝聽昇殿。義朝曰。武臣赴戰。不敢期生。臣請拜賜而死矣。攝衣而

升。夫源平二氏。世握兵權。門望不卑。而義朝雄名。已聞九重。法皇遺詔之所及也。而猶使戰勝聽昇殿。則昇殿之重。固非武弁之所宜企望也。況小諸侯乎。而公詣南都。因僧無塵。得聽昇殿。宜矣。公之感喜出於意外。而敬禮無塵之厚也。

求麻外史卷一之九

實阿公第九

實阿公諱實長。立阿公第一子也。初名賴茂。

應永元年甲戌春正月十九日。立阿公薨于戰。公代立。

五年戊寅秋九月三日。公叙從五位下。任兵庫助。更名實長。

六年己卯。（政關案。道鑑所與書。不書年號。然稱公官名。則其在叙任後可知。因姑係于此。）夏六月九日。

先是 南北朝餘黨。猶戰爭不止。公自將兵。赴眞幸院。攻拔田上城。遂修理亮畠山直顯所置守將後藤新左衛門尉。及和田又四郎等。走之。是日。道鑑（本書直書道鑑。不書姓氏。未詳何人。）與書賞公功。且告諸京師及鎭西府。

七年庚辰春。再營井口八幡祉。三月十五日成。是歲。薩侯大隅守嶋津忠國。分薩摩山門鄉（三百五十町）與公領之。（歴代參考族譜備考曰。世子前續迎忠國妹爲夫人。忠國分與山門鄉。以代贅幣也。洞然狀差異之。）公乃遣村山勘解由允兼長（後稱備前守）戍其城。後上相良氏之亂棄之云。

二十四年丁酉夏四月四日。公薨。（舊史失所葬之地）法諡 實阿彌陀佛安神主于無量壽院。公有二男。長 笠芳公。次六郎三郎賴家。

六郎三郎賴家。公第二子也。其子孫無所考。

求麻外史卷二之一

笠芳公第十

笠芳公諱前續。實阿公第一子也。初名周賴。稱宮內大輔。應永初。（年月日闕）叙從五位下。任近江守。公迎薩侯修理大夫（武林傳作陸奧守）嶋津豐久女爲夫人。實大隅守忠國之妹也。忠國擊伊東祐堯。拔山東河南等城。乘勝進抵都於郡。祐堯告急。公自將輕騎。馳赴日向。說忠國解兵。忠國還侵地而退。十七年。創蓬萊山永國寺。以僧實底爲開山。二十年三月（日闕）公登阿蘇山。前夜得吉夢。更名前續。

二十四年丁酉夏四月四日。實阿公薨。公代立。

二十五年戊戌。幕府（足利義持）以澀川義俊。爲鎭西探題。

正長元年戊申。幕府（足利義教）以澀川滿直。爲鎭西探題。

亨永五年癸丑（月日闕）世子虎壽丸生。

六年甲寅。探題澀川滿直。與太宰少貳（名闕）戰于肥前敗死。

永亨中。（年月日闕）鎭西探題左京大夫尾張（日本外史作足利。菊池軍記作斯波。政醇案。尾張係斯波氏管國。故舊史蓋以尾張爲氏也。）氏經之來肥後也。公與嶋津忠國。濆犬追物（放犬馳射。以習騎射。俗謂之犬追物。）於葦北二見而觀之。

嘉吉三年癸亥夏六月二十六日。公薨。葬于永國寺。法諡笠芳永德。夫人嶋津氏生一男。實悅山公。文明三年閏八月二日。夫人嶋津氏薨。葬于觀音寺。法諡生圓妙護。

求麻外史卷二之二

悅山公第十一

悅山公諱堯頼。笠芳公嫡子也。母嶋津氏。幼字虎壽丸。後稱三郎。

嘉吉三年癸亥夏六月二十六日。笠芳公薨。公代立。年甫十一。

文安五年戊辰春二月。（日闕）多良木城主左衛門尉頼觀。與弟攝津守頼仙反。蓋外越地頭桑原隱岐守。啓其端也。去年十月將發。會頼仙病而不果。是日。頼觀頼仙率兵七百來。隱岐導之。夜襲人吉城。放火焚郛郭。事出不意。城中不知所爲。公遁于菱刈。（大隅）太夫人嶋津氏。匿于觀音寺。城兵半遁半降。薩人來仕者。八重尾帶刀厲聲曰。汝等君舊臣。何遽忘君恩。吾一日食君祿。不肯從汝等棄君城矣。揮刀斫賊數人。身被十數創。不勝戰。自焚廬舍曰。吾義不汚賊刃。屠腹投火而死。城陷。頼觀遂入城。頼仙收兵而歸。西村。上村。木枝。深田義兵。往往遮擊之。殺傷頗多。山田城主左近將監長續聞變。卽擧兵馳至。討頼觀於人吉城克之。頼觀逃歸。賊平。於是長續遣使。迎公于菱刈。公辭曰。寡人不能保城。幾使社稷無主。爲罪已重。人其誰戴焉。寡人敢辭。今平賊卿之力也。請卿立爲之主矣。長續固請。公歸。三月二十八日。

途。暴薨。齡十六。葬于菱刈小苗代永福寺。法諡 悅山大喜。公幼愛犢。常跨背而戲。遂爲犢所觸而薨云。

求麻外史卷二之三

寶山公第十二

寶山公諱長續。觀仙公嫡子山田城主永留莊司次郎賴明八世孫。治部少輔實重之子也。應永十八年（闕月日）生於山田城。稱藤五郎。初名長重。永享中（闕年月日）敍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文安五年戊辰春二月。逐賊賴觀。迎 悅山公。悅山公薨。群臣推公爲主。公代立。時年三十八。夏五月十三日。入人吉城。日夜會群臣謀討賊。既而賴觀據鍋城。賴仙據古多良木寨。其臣源嶋某（名闕）戍久米寨。公謀曰。鍋城壘堅兵强。不易攻。分兵爲三。一向古多良木。一伏於久米雀森堀川。一焚久米寨。賴觀梟悍無慮。見火起。必出城而來。發伏夾擊。一鼓可殄矣。群臣奇其計。秋八月四日。叔父永留大膳大夫長連將兵。山田主計允。井福彥十郎。村山助五郎。萬江采女正。藤井助四郎。德永右馬佑。子太郎九郎。峯山逸角等從之。精兵七百餘人。部署已定。乘夜發兵。五日。攻久米。斬源嶋。縱火焚其寨。賴觀見煙起。果單騎疾馳。舉城隨之。賴仙亦空寨而來。比涉堀川。伏起前後夾擊。大敗之。勦戮殆殲。長連驗賴觀賴仙首于青蓮寺而歸。賴觀子鬼太郎出奔周防。寓于大內氏。蓋大內義興臣相良正任者是也。（歷代私鑑。族譜）（備考曰。鬼太郎奔周防。後大內氏臣相良遠江守武任者是也。大內氏亡。後武任戰死于筑前三笠城。或曰上相良氏亡在文安五年。而大內氏亡在文明二十年。則其相距一百有四年。由此考之。武任非鬼太郎也。私鑑備考誤矣。蓋鬼太郎卽正任。而武任正任之子若孫也。今從之。）井口。窪田。岩崎。新堀。黑肥地。乙益六氏（以上六人名闕）嘗諫賴觀而不聽。去移須惠村。終免於難云。於是多良木。久米。湯前。湯山。江代五村。始爲公邑。境內一統。

寶德元年己巳秋八月十一日。先是桑原隱岐守畏誅。依城戶尾險。築堡據之。是日。相良又五郎賴連。犬童美作守重國。子藤次郎重久（後稱兵部大輔。更名重隆）稅所新兵衛尉。將兵往擊之。分兵爲三隊。一自岩河內。進登黑坂。一自龜淵。進抵大明神口。一自高千穗。涉河出其西門（後名膝嶋）薄堡環攻。賊兵屢出突戰。攻圍滋急。堡中大窘。賊兵伺間逃去。追斬之永野。隱岐父子。知不免自殺。族

黨皆出西門死戰。悉擊殺之。賊殲。戰死二百七十餘人。新兵衛功居多。公授勳狀賞之。賜城戶尾。新兵衛徙居焉。此役也。有一士。少而善射。殪賊頗多。不告姓名而去。公旁求之。原田賤士豐永和吉是也。其祖父某（名闕）從　立阿公。戰死于都城云。公召而賞之。賜氏井口。加以箭及田（五段一町）。名曰鷹羽田。自是每歲八月朔賜箭和吉。和吉獻蕨粉一包。遂定爲例。

三年辛未春（月日闕）。公自帥師抵牛屎院（薩摩）。漆田赤池地頭齊木但馬。乘隙圖不軌。事覺。公歸自薩。徑遣廣田彈正蓑田某（名闕）詰之。但馬對之。辭甚不遜。公大怒。迺賜自盡。使原田藤兵衛尉永井彌太郎撿之。但馬不奉命。集士兵二百餘人。據赤池寨而反。

三月七日。發兵急圍攻之。但馬度不免。夜潛出寨。入于角井（今一武有角井村）廣大寺而自刃。黨與或縱火燒寨。自焚而死。或投於嶋胸川而死。

長祿元年丁丑（月日闕）。橋本某（名闕）。據井野木田砦（族譜備考曰今村山西南有砦遺址）而反。攻拔之。橋本自殺。

二年戊寅（月日闕）。薩侯嶋津忠政。與牛屎院於公。領之以請。公制北原菱刈等豪族。令無構隙。公許諾。乃遣永留大膳大夫長連。鎮牛山城。後以犬童三郎左衛門尉長直（族譜備考以大膳大夫長連三郎左衛門尉長直左京進粲長爲一人誤矣）代之。

寬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本書用長祿四年）庚辰冬十月二十六日。肥後守菊池爲邦。與手書於公。葦北郡領職依舊。

三年壬午夏五月九日。公妹卒。葬于無量壽院。法諡妙高。

四年癸未（月日闕）。八代侯伯耆守名波（一作名和國音相同）長利卒也。其子幸松丸。年甫十三。其族乘弱作亂。幸松丸殆危。老臣內川式部少輔喜定。奉幸松丸。避難于本藩。公恤而善遇之。爲築館川邊永江而居焉。公乃遣使。說宇土侯（宇土侯姓名闕政嗣案蓋伯耆忠豐也）請納幸松丸。不聽。使者三反。乃許。

六年乙酉春三月九日。幸松丸復歸八代城。任伯耆守。更名顯忠。乃予八代郡高田鄉（三百五十町）於公曰。聊以報積日之恩也。時公與菊池爲邦有郄。爲邦來擊葦北。水俣兵畔應之。境內騷擾。

於是公復牛屎院於嶋津氏。移其番兵於高田。遣村山某（名闕）戍平山城。

應仁元年丁亥（月日闕）。公授政於世子爲續。是時。右京大夫細川勝元。與右衛門督山名持豐構兵。大戰於京師。勝元傳檄招兵。公自將兵往援之。是歲。建愛宕祠。二年正月（日闕）。公罹病而歸。二月十五日。公薨。齡五十八。葬于永國寺。法諡　實山道珍。公納犬童左京進粲長女爲夫人。生四男一女。長相撲守賴金。次藤五郎賴幡。次　蓮船公。次左近將監賴泰。女嫁上村參河守直賴。文明十一年九月六日。夫人犬童氏薨。葬于永國寺。法諡玉峰妙金。

相撲守賴金公第一子也。有疾不嗣。賴金生長定。是爲 蓮秀公。

藤五郎賴幡公第二子也。夭。

左近將監賴泰公第四子也。初稱權五郎。謀逆事覺。長享元年六月十三日伏誅。法謚威風上虎。賴泰二子。長權五郎長泰。從蓮船公在八代。與父同日伏誅。法謚賀呈道慶。次刑部大輔長弘。以幼免誅。長弘生治賴。治賴謀逆事覺。去往豊後。天文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病卒於佐賀關。法謚摩利支天正位。

外史氏曰。悅山公之遜于大隅也。公起兵誅賊而迎 悅山公。悅山公薨。公爲衆所推立而爲主。南援嶋津氏而得牛屎院。

北納名波氏而得高田鄉。後又援細川氏於京師。公之武略偉矣。昔者 觀仙公授政於弟 迎蓮公。而令嫡子賴明居于山田城。夫天之禍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公賴明九世孫。而遂入續正統。是雖公雄武之所致。亦實父祖之餘慶也。豈偶然乎。

求麻外史卷二之四

蓮船公第十三

蓮船公諱爲續。寶山公第三子也。母犬童氏。文安四年（月日闕）生於山田城。初名賴元。稱四郎三郎。及稍長。從 寶山公如隈府。見肥後守菊池爲邦。加元服于其館。爲邦授偏諱。更名爲續。

應仁元年丁亥。寶山公授政於公。公嗣立。是歲老公自將兵赴京師。

二年戊子春正月。老公罷病。歸自京師。二月十五日。寶山公薨。冬十月二十八日。右京大夫細川勝元與書（勝元花押）招兵。公親

將兵赴援。

文明元年己丑（月日闕）世子太郎長輔生。

二年庚寅（月日闕）公叙從五位下。任左衛門尉。

三年辛卯秋閏八月二日。太太夫人嶋津氏薨。

四年壬辰。自夏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大雩不驗。公乃適川邊。禱雨於雨宮。賦國歌曰。千早振神廼井垣茂枯果亭名毛恥嘉志雨廼宮哉。（歷代私鑑族譜備考作名茂高無梢廼松茂枯都可猶恨免志農雨廼宮哉。今從家譜及當家聞書。）歸途大雨。願成寺勢秀法印備雨具而郊迎。其夜洪水。卽宿於願成寺。

六年甲午冬十月十三日。第二子若松夭。

七年乙未。公如薩。冬十月九日。公與薩侯薩摩守嶋津國久。演犬追物於鹿兒嶋。犬追物手組嶋津修理亮十疋。澀谷左衛門次郎四疋。伊地知新左衛門尉十疋。村田太郎左衛門尉五疋。上原太郎次郎四疋。平山又六六疋。市來左衛門太郎四疋。餅原彥五郎六疋。嶋津彈正忠七疋。嶋津源五六疋。嶋津薩摩入道九疋。嶋津兵部少輔三疋。撿見嶋津十郎左衛門尉。號次天辰新六。十日。演笠懸。笠懸日記。相良左衛門尉二。嶋津薩摩入道五。嶋津源五四。伊地知新左衛門五。平山又六五。上原太郎次郎四。村田太郎左衛門六。相良七郎二。澀谷左衛門次郎六。嶋津修理亮四。

八年丙申春二月二十日。牛山薩摩守將嶋津三郎左衛門尉。起兵襲菱刈。菱刈氏名闕。政顯案。蓋道秀也。大窘。初公娶菱刈氏女爲夫人。公聞其難。二十二日。親將兵往援之。薩侯國久亦自帥師而來。三月二十八日。公攻牛山城。不下。是日。北原氏名闕。政顯案。蓋昌宅也。來

通好。秋八月四日。公與牛山兵。戰于牛山河原。圍田壹岐守。及村山。丸目。簗瀨。中嶋以上四人名闕。死之。九月二日。攻拔牛山城。於是國久與弟豐後守季久議。使公復領牛屎院。公乃置永留式部大輔賴福于牛山城而歸。

十一年己亥秋九月六日。太夫人犬童氏薨。

十二年庚子月日闕。名波顯忠遣使求婚。公許之。是歲。創玉峰院。

十三年辛丑夏六月三日。求麻川菊池軍記曰。球磨河一名木綿葉川。引萬葉集。續古今集。續後撰集等國歌十首以證之。今略之。大水。多流民舍。

十四年壬寅。薩有內亂。公自將兵。往軍牛屎院。秋九月二日。名波顯忠乘間襲高田。城兵堅守。及葦北援兵至。出城掩擊。大敗

之。馳告諸公。公大怒曰。前日顯忠。出亡免難。實先君之惠。而復歸得立。實先君之威也。故其歸也。乃獻高田於先君。曰。以報萬一。其言猶在耳。何背之之速也。非獨輕侮我。是實欺罔先君。我欲無討。將如先君何。立還兵。

十五年癸卯冬十月朔。公與上津浦城主天草上津浦邦種。會于佐敷。十二月十三日。公舉兵討顯忠。薩侯國久使弟彈正忠。修理亮。及邪答院重度。北原昌宅。菱刈道秀。各將其兵來援。志岐。上津浦。栖本天草栖一作柄援兵亦繼至。合擊破八代麓城。退兵於高田。而待守護菊池重朝命。

十六年甲辰春三月七日。公再攻麓城。拔之。顯忠脫走。公乃取

八代。慰撫軍民而還。途踰照角山。抵馬草野。謁觀仙公廟。賦國歌曰。山川廼早能秋廼夢農跡越春廼幻耳問曾嬉志幾又賦曰。浦嶋荷七世見越都十年志弖一爾當留我波何加波此國歌公自言　觀仙公十一世孫。而取八代。是非己之功。實觀仙公之力也。宿正持寺。夜雨。又賦曰。悅廼淚乃雨邪深山路廼苺乃下餘里空耳聞良麥明日。歸人吉城。初菊池持朝子彈正少弼爲光。爲宇土城主伯耆守忠豐所子養。私圖傾菊池氏。而奪守護職。是歲。爲光起兵。與菊池氏戰於赤熊。而大敗走。來奔匿于松求麻。

長享元年丁未春三月朔。公出兵擊豐福。斬守將竹崎玄蕃允

安清。及子二人。使稻留刑部大輔守其城。遣永國寺普山和尚於隈府。因其老城右京亮爲多隈部上總介忠直。請併領八代豐福於菊池重朝。重朝許之。與券書。夏六月十三日。先是左近將監賴泰。與佐牟田上野介。吉牟田孫左衛門。陰圖弑世子長輔。立子長泰。事覺。是日。賜死賴泰父子。併誅上野介孫左衛門。是歲。公與阿蘇大宮司惟忠。會于小熊野。惟忠名波顯忠之姻也。公及討顯忠。與惟忠失歡。居四年。至此復修舊好。惟忠卒。子惟乘嗣。惟家爭立。菊池重朝助惟家。公助惟乘。公與重朝戰于馬門原。殺敵數十人。重朝大懼。城爲多隈部忠直。使中條對馬守乞成。公答曰。汝主幸宥爲光之罪。令彼得復歸。則唯命之從。不則永絕好。不肯奉命矣。重朝黽勉許之。公乃行成。納爲光於宇土。

二年戊申（閏月日）。改造井口八幡祉。自是每歲。以正月初卯。行射禮於祉前（俗謂之御弓始）。著爲永式。蓋以公討八代。首途於此祉。而師獲利也。

延德二年庚戌夏五月二十二日。幕府（足利義植）賜內書（義植花押）。賞公與左京大夫大內政弘。爲應援功。政弘副手書。告足利義植襲職。

明應元年壬子春正月初卯。公謁井口八幡祉。行射禮。賦聯詞百韻。歸途過林湯樂寺。浴溫泉。賦國歌曰。補陀洛迺誓毛深幾湯樂寺乃庭能泉曾分天妙南流。

二年癸丑冬十月二十八日。菊池重朝卒。初重朝使隈部紀伊介朝夏。來爲子能運（舊史曰。能運小字宮菊丸。初名武運。後更今名。菊池軍記曰。小字藤菊丸。未詳孰是）求婚。公許以世子長輔女。及重朝卒。朝夏乘喪作亂。八代士內田。高橋。山井。山北（以上四人名闕）等。爲朝夏所誘。率兵赴援。公亦自帥師而出。老臣固諫止之。不聽。由是婚遂絕。能運立而深銜之。公後悔不用老臣之言云。

三年甲寅春正月晦。先是右京大夫細川政元。迎足利義澄立之。義植奔越前。是日。大內義興與書於公曰。大君避難于越前。孤且歸國圖再舉。而聞九州大亂。孤將親討之。請子勿有貳心。自餘相良正任（遠江守。後稱正任法師。手寫菟玖波集以贈公）陳之。孤不一一。

四年乙卯夏六月二十日。新菟玖波集成。初公好聯詞。師宗匠僧宗祇。及聞宗祇奉勅撰菟玖波集。賦聯詞百韻。遣使示之。宗祇取五首。以入其撰。是時。筑紫將士。善聯詞者不少。而入菟玖波集者。公一人耳。於是公名益著。時高來侯（肥前）有馬某（名闕）善聯詞。與公爭名。亦賦百韻。以示宗祇。宗祇不取。高來侯賦國歌曰。光有玉波藻久菟爾埋禮天人耳依加迺和歌乃浦浪。蓋述羨公且恨宗祇之意也。公與宗祇相識日已久矣。而未嘗得相見。互畫己像。以相贈。宗祇自贊其像曰。寫置茂我影那加羅世迺憂越知奴翁曾羨連奴留。異日。一條三位顯卿。登阿蘇山。遂來

訪。公於本藩。公出郊迎。館于無量壽院。而饗之。顯卿賦國歌曰。遙遙登尋楚來通流君加邊利我敷嶋乃道越知邊爾公答賦曰。知邊志天汝邪待計無郭公此山里耳君加來奴留波留歡連日。俱恨相見之晚。

六年丁巳春三月二十七日。永國寺普山和尚卒。

八年己未春三月十九日。先是菊池能運親將肥後。筑後。豐後三國兵而至。我兵邀戰於豐福。多斬敵兵。敵悉衆進戰。我兵多死。不能支。退萃於八代。能運乘勝。前圍八代城。有馬氏亦泛戰艦數十艘而來攻。腹背受敵。城殆危。公曰。守護方欲報宿怨。卒大兵而來。鋒不可當。我堅守力禦。不能卻敵。而徒傷軍民。無爲

也。不若姑避銳而圖後舉矣。是日。棄八代而歸。於是日奈久。二見陷。天草兵畔應敵。出水薩摩兵侵水俣。眞幸院兵亦畔。世子長每曰。今統下多畔兵。爲今慮之。外棄散地。而內保要地。是萬全之策也。公然之。乃還牛屎院於嶋津氏。而固守求麻葦北。冬十一月二日。足利義植賜內書義植花押曰。吾將討細川政元。卿出兵援之。是歲月日閏公授政於世子長每。九年二月十三日。先是義植奔周防。依大內義興。是日。義植賜內書義植花押本書不書年號政顯案當在義植奔周防之後公未薨之時因姑係于此曰。吾今避難于周防。請卿與義興戮志爲吾圖收復。六月四日。公薨。齡五十四。葬于無量壽院。法謚　西華蓮船。公慈仁愛民。民之疾苦。常自問之。隄防溝洫之壞。每自巡視而修之。嘗箴子弟曰。人不可求安居。安居惡之所由生也。箴左右臣曰。人不可不愼言。言禍之所自起也。其御左右。不敢以褻言惰容。恆自箴曰。人不可少時有直行自恣之意也。其出入必從一二之老臣。事無巨細。必咨於老臣。而後行焉。雖有不平於心。其對老臣。未嘗失和色。其嘉言美行。率此類也。公生五男一女。長　蓮心公。次若松。次駿河守賴廉。次右衛門佐長尙。次伊勢守長晈。女許嫁名波顯忠。未適而卒。

若松。公第二子也。夭。葬于無量壽院。法謚量壽。

駿河守賴廉。公第三子也。爲上村城主參河守賴直所子養。

右衛門佐長尙。公第四子也。生右衛門佐賴良。

伊勢守長晈。公第五子也。爲八代關地頭。稱西氏。娶菱刈重時女。生參河守長時。長時娶菱刈重副女。生左馬助長誠。

外史氏曰。公値天旱。則出於郊野。自禱雨。民之疾苦自問之。隄防溝洫之壞自巡視之。公之仁至矣。公討名波氏。而取八代。則不自居其功。以爲先君　觀仙公之力。公之讓篤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當時統內之治可想焉。其於武威。不特振於隣境。若細川大內二氏。亦乞援。其於文名。亦不獨顯於筑紫。其句已入菟玖波之撰。若一條公。亦聞其名來訪。豈不盛乎。且夫平日出入必從一二之老臣。事無巨細。咨之。從諫如流。若公之德。人孰有間然者。雖然一旦方限部氏之作亂。不用老

臣之言往而援之則與菊池氏構郄遂至於失八代其遺策豈不惜乎噫公而有此過俚諺所謂空海謬筆駿馬亦蹶者後之人君不可不深戒也

求麻外史卷二之五

蓮心公第十四

蓮心公諱長每蓮船公第一子也文明元年生於人吉城初名長輔稱太郎後更名長每稱宮内少輔

明應八年己未蓮船公授政於公公嗣立

九年庚申春二月十三日足利義植賜内書於老公請與大内義興俱圖收復

文龜元年辛酉（月日闕）嫡子滿乘丸生是歲菊池能運老臣限部忠直反能運與肥前守重安將肥後筑後兵討之能運大敗績死者七百餘人重安死之能運乘舟奔高來依有馬氏忠直立伯耆彈正少弼爲光爲主將士不服邦内繹騷初　蓮船公棄八代也常有復之之志未得志而薨公深憾焉及能運奔高來公奮然曰是吾繼父志之秋也乃遣使高來存問能運贈以衣物如是者數次能運大喜屢與書謝之且請圖復歸夏五月（日闕）公分兵爲三一自照角山一自五木谷一自葦北口擊八代取六邑（高田豐田岡與善寺村守山一邑名闕）伯耆忠豐在宇土爲勢援城不可輒拔退兵於高田修平山故城置守兵而歸

二年壬戌秋八月（日闕）公再擊八代陣大田溝松尾而迫城城未可拔冬十月（日闕）退兵高田

三年癸亥秋八月（日闕）公又擊八代陣萩原以觀動靜至冬十一月是時能運既歸國而誅爲光父子及忠直邦内稍定能運聞公方攻八代親將兵來軍守山聲言援相良氏以報前日之恩移檄天草招兵八城主（志岐栖本本土上津浦深江富岡大矢野長島）發舟師來援阿蘇大宮司惟長亦親將兵來陣于小川驛以爲聲援我兵威大張城兵益堅守公遣使謝能運且令謂之曰我於八代有宿怨吾圖之日久今假守護之衆而拔孤城弗武也願吾能以我一家之力拔之生獲顯忠父子而甘心焉既而能運遣使城中諭降

永正元年甲子春二月七日顯忠輸城而去公入于城併領八

代豐福。如故。能運逐宇土城主忠豐。置城右京亮而還。公將如隈府拜師。會能運卒。而罷。能運無子。遺言立肥前守重安子政隆爲嗣。群臣不服。別請阿蘇惟憲子武經爲嗣。自是政隆武經構兵。邦內又亂。右京亮棄宇土而去。忠豐再入宇土。於是豐福不易保。公又棄豐福。

二年乙丑（月日闕）政隆避難于二見。

五年戊辰秋七月。足利義植復職。以大內義興爲管領。公獻大刀一口（國奏）革一百張於幕府。贈大刀一口革三十張於義興。以賀之。

六年己巳夏四月十四日。幕府賜內書（義植花押）謝之。伊勢守貞陸（姓闕）副書。五月三日。義興贈大刀一口緋帛二端。酬之。是歲。政隆與武經戰敗死。武經苛酷。國人怨之。遂起兵陷隈府城。武經病死。子惟前來奔。匿于八代川田。居歲餘。公使之復歸。

七年庚午夏四月三日。朝廷（後柏原帝）下宣旨。（上卿甘露寺中納言辨官藏人頭左近衞權中將藤原康親）敍公從五位下。任近江守。義興貞陸與書賀之。公遣使京師。拜命。獻大刀一口（元重）革一百張羚羊皮五十張於幕府。秋九月六日。幕府賜內書（義植花押）謝之。

八年辛未夏四月二十八日。八代兵將擊豐福。耆老止之。少壯不聽。輕前入敵地。宇土兵來拒。隔久久川而戰。敵兵後先來聚。更戰。我兵不繼。力戰自辰至午。死者七十餘人。餘兵多被創。士

氣甚疲。且戰且退。敵踊後躡於關城下。我兵益窘。公聞之。單騎馳至。厲聲曰。退一步者斫之。揮眉尖刀指揮。我兵得力反戰。敵兵辟易。求麻葦北兵亦兼途而至。兵勢復振。敵懼而退。

九年壬申（月日闕。洞然狀歷代私鑑探源記作永正十二年。今從歷代參考用八代日記）公授政於嫡子長祗。築館于高田今出水而老焉。自號休也（一作巴）齋。先是薩侯諷公讓政於嫡子。蓋出日侯伊東祐隆之意也。十年（月日闕）菊池惟前攻阿蘇惟豐於堅志田。惟豐來奔。匿于八代福善寺。居亡何。公使之復歸。是歲。創八代成願寺。使內田次郎作高橋監物董役。十一年（月日闕）命宮原公忠刻靈符。十三年九月（日闕）顯忠侵守山。公築砦拒之。十月七日。公擊豐福。斬宇土兵數十人。十一月二十二日。再擊豐福。十二月十三日。又擊取豐福。是時。探題豐後守大友義鎭。遣眞光寺僧壽元說公。與宇土和。壽元與肥人鹿子木親員（熊本城主參河守入道號寂心）田嶋重堅（伊勢守）俱來守山。告以義鎭之意。公從之。乃與伯耆長照（長照撰洞然狀別無所考政闕案蓋忠豐子也）行成。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公來本藩。剃髮于無量壽院。受戒於僧行阿。自號加淸。賦國歌曰。死手（廼）山兼（天）行日（起）定（爾波）今日首途（志都）身（虛骨）安（氣禮）。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公薨於今出水館。齡五十。葬于高田龍成寺。法諡龍成寺大池蓮心。井福播磨殉。播磨原田賤士也。初與地頭豐永氏民爭畔。吏畏地頭曲播磨。播磨訴之於朝。公爲獄公平。播磨竟獲直。乃深德之。自矢

曰死從于黃泉矣至是殉死公勇力絕倫語音如鐘聰敏好學政壹從父訓隄防溝洫自巡視之所至父老賜酒肉鰥寡孤獨賜衣食緩急可使者賜弓矢故群臣不怠職庶民不廢業統內誠服焉人有謝罪者則曰自知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何用謝嘗論學曰學在辨是非苟不辨是非雖讀萬卷書又何益焉著法度式目一卷四十一條始禁一向宗後世所用法度槩出於公之代云公娶日俣民部大輔伊東祐隆女爲夫人生一男是爲　蓮世公妾豊永氏生一男一女男　蓮乘公女夭長倉氏生一男是爲瑞堅和尚二庶子皆長於　蓮世公天文五年九月十八日夫人伊東氏薨葬于祐玉寺法謚江天祐玉出水早田川越横田四氏以上四人名闕從伊東氏而來遂仕本藩

瑞堅和尚公庶子也母長倉氏明應元年生於人吉城年甫十一薙髮爲僧師觀音寺伯元和尚後學於京師東福寺永正中西歸爲觀音寺住持及　蓮秀公逐　蓮世公大怒起兵逐　蓮秀公而自立還俗更名長隆稱太郎群臣不服去往上村據永里城　蓮乘公自將兵來攻長隆脫走匿金藏院自知不免縱火燒寺屠腹投火而死實大永六年五月十六日也

外史氏曰公聰敏好學以繼父之志終身爲己任故其德可稱者不少焉論其智則棄散地保要地論其勇則擊取八代及豊福論其仁則政壹從父訓自巡隄防溝洫聽訟善辨曲直好施恩及鰥寡孤獨所著式目垂法於子孫而其所爲無一非繼述之事嗚呼可謂公之孝至矣

求麻外史卷二之六

蓮世公第十五

蓮世公諱長祗　蓮心公嫡子也母伊東氏文龜元年生於人吉城幼字滿乘丸初名長聖稱太郎

永正九年壬申　蓮心公授政於公公嗣立時年甫十二

十三年丙子秋九月名波顯忠侵守山以公弱老公親將兵拒之後屢與宇土交兵遂取豊福事具上文

十五年戊寅夏五月十一日　蓮心公薨

大永三年癸未夏六月十二日左兵衛佐菊池重治重治後更名義宗又

（更義武）與券書（本書不書年號。歷代參考引八代日記曰。大永三年。遣老臣相良駿河蓑田信濃使於重治。則重治來肥後在是歲也。政嗣案。是歲公改稱左兵衛尉。而券書猶稱太郎。則與券書不在是後可知也。因姑係于此。）於公。八代郡及益城郡豐福（二百四十町）襲故。先是大友義鎭討平肥後。至是以叔父義國嗣菊池氏後。改名重治。云是歲。公改稱左兵衛尉。更名長祗。

四年甲申秋八月二十四日夜。長定反。長定　寶山公第一子賴金之子也。賴金有疾不得立。築館中尾山而居焉。生長定。長定稍長。意謂父如得立。已當爲嗣。以故常懷覬覦。嘗與老臣犬童刑部左衛門長廣。陰謀弑公。事泄。公竊問諸村山治部左衛門。治部對曰。事非無狀。請急刹之。公猶豫不決。園田又四郎進曰。長定縱今不謀變。後爲害者。必此人矣。臣請往刺之。爲君除害。提刀而起。公怒曰。非汝所宜言。直逐之。竄于葦北二見。公乃適長唯宅。與計。遣久保田右馬允詰長定。長定佯驚爲不知。上書自辨。公得書頗信之。不復問。是夜。長定與長廣。率兵襲城。城中大駭相蹦藉。死傷過半。公倉黃出城。僅從親近數人。遯于出水。二十五日。長定入城而自立。長定聞公在出水。欲誘殺之。遣使僞謝曰。臣爲賊臣所脅從。使君在外。臣罪不容死。君今復歸。而臣幸得全首領。臣願從君誅賊臣。以明無他。請君速回駕。臣今空人吉城而待。君若不樂居之。請移駕于水俣城。公乃聽之。

五年乙酉春正月六日。公入于水俣城。長定豫命津奈木（一作綱木）

（國讀相通）地頭犬童内藏丞匡政。候公入城弑之。又四郎風聞之。及公入城。馳來乞見曰。事急。幸見赦罪。臣請面言之。公出面之曰。前不用汝言。及難。悔何及焉。今汝不棄吾。吾甚嘉之。胡謝罪爲。汝速言事。又四郎具以狀聞。公駭怒曰。我陷于彼術中。爲之如何。又四郎勸公逃。公與又四郎。潛出城匿山。八日。匡政來攻。公不在。匡政窮搜。公知不免自殺。又四郎隨自殺。匡政獲公元獻長定。長定葬于梅花筒口法壽寺。（今町頭藥師堂是也。）法謚　大谷蓮世。

求麻外史卷二之七

蓮秀公第十六

蓮秀公諱長定。　寶山公第一子相撲守賴金之子也。稱民部大輔。公以父不得立。故常懷憤色。私告老臣犬童刑部左衛門長廣。以其謀。長廣贊成之。既而事泄。

大永四年甲申秋八月二十四日夜。公與長廣。發兵襲城。逐蓮世公而自立。

五年乙酉春正月八日。公使犬童内藏丞匡政。弑　蓮世公。蓮世公庶兄長唯。瑞堅。聞之大憤恚。既而群臣皆屬長唯。於是瑞

堅意欲遣使諭公。致城于長唯而去。公若不聽。則擧兵而討之。六年丙戌夏五月十一日。瑞堅命立興寺亮海諭公。而遍招所在僧兵。僧兵來聚者二百餘人。瑞堅意中變。翻然呼還亮海曰。吾意決矣。何用諭降。吾取而代焉耳。卽縱火寺中。與亮海及觀林寺宜範。從寶勝院。安養寺。定法院。地持院。香水院。淸通庵。賢順庵。林覺寺等僧兵二百餘人。直攻人吉城。城兵不能支。公與長廣。從夫人及二公子都都松丸。都都滿丸。遁于八代。瑞堅入而自立。是夜。觀音寺佛閣僧舍。焚蕩無遺。延燒及願成寺金堂云。公至八代。兵士不附。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去八代之葦北。八月三日。入津奈木城。八代葦北兵來圍。公與長子都都松丸。乘

舟逃于筑後。　蓮乘公立。而屢遣使請復歸。公聽之。亨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公至自筑後。入於梅花法壽寺。而遇弑。葬于大村苧煮木（一作鬼木。國讀相通）戒藏院。法諡　西池蓮秀。夫人氏尋至。又遇弑。葬于戒藏院。法諡法雲蓮海。

都都松丸。公第一子也。從公出亡。公之復歸也。留在筑後。爲盜所殺。法諡朝雲幻性。

都都滿丸。公第二子也。從公出亡。公之復歸也。從母入于法壽寺。俱見殺。法諡花典。

外史氏曰。嗚呼。後世議公者多矣。皆以謂公負大惡。不宜列於正統也。至余修外史。一從舊史。而不敢改焉。議者或譏余曰。舊史不貶公。猶可容也。子知春秋者。而列公於正統。是奬簒也。大失春秋之旨矣。余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聖人作春秋。於二公皆不絕其爲君。余之所以不絕公者。用春秋之法也。豈可以謂奬簒乎。聖人立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言之信。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君也。書其爲君。其實簒也。書其爲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褒善貶惡之旨。自判然矣。且夫桓宣雖惡。魯之君也。孔子雖聖。魯之臣也。臣豈可輕貶其君乎。人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余之不貶公之旨也。

求麻外史卷二之八

蓮乘公第十七

蓮乘公諱義滋。　蓮心公庶長子也。母豊永氏。延德元年（月日闕）生於人吉城。小字六郎丸。初名長爲。稱左兵衞尉。後更名長唯。稱近江守。大永四年。　蓮秀公逐　蓮世公而自立。群臣不服。屬望於公。

六年丙戌夏五月十一日。瑞堅逐　蓮秀公而自立。頗有得色。群臣憎之不肯朝。滿朝皆緇衣。一二親近僧說瑞堅曰。君今起義兵。一擧得志。君武多矣。雖然群臣旣屬長唯。而不屬君。君久

在城。則恐自招禍。不若遠棄城而去也。瑞堅從之。在城僅三日。
去往上村。依落合加賀守。而據永里城。群臣勸公討之。公趣上
村城主上村上總介賴興。欲爲先鋒。不聽。公約養其子藤五郎
賴重以爲嗣。乃聽之。外舅原田地頭豊永某(名闕)新宮城主佐牟
田上野。率兵來會。十五日。公親將兵。往軍永里祇園口。賴興率
兵。軍麓諏訪山。一軍軍權現山。十六日。合擊拔永里城。瑞堅走
匿于金藏院。進圍之。瑞堅放火燒寺。屠腹投火。公厚犒賴興。偕
盟而歸。十八日。公入城而立。群臣皆賀。秋七月十三日。眞幸人
北原某(名闕)覘我內亂。率兵來圍人吉城。一軍陣梅花森。一軍涉
大岩瀨。陣中河原。一軍陣宗慶寺地藏山。上村兵來援。納糧于

城。敵兵將奪之。上村兵拒之。城兵突出。大鬭於中河原。敵兵敗
走。山口段四郎。外山市兵衛。中山小平次。守口兄弟。鶴田。高橋。
犬童。有瀨(以上六人名闕)老神祠巫深瀨伊賀介。弟治部左衛門死之。
伊賀介兄弟鬭最力。公欲招皆越地頭皆越安藝守貞當。路梗
無可使者。祐玉寺僧樹薰自請使。公乃命之。樹薰包書油紙。沒
水下河。登矢黑崖。自間道抵皆越。致書貞當。貞當拜書領之。夜
率兵而出。置屯火於高土原。沿途往往置之。陽爲屯兵。兵士百
餘名。各手持炬而登城。大呼曰。伊東氏援兵至矣。於是敵營火
稍稍滅去。比明營中無人。追擊之赤池。十嶋花立等所。多獲首
級。公賞貞當功。賜上村今井田(八町)令樹薰蓄髮。稱久保田志摩

守。賜刀及田(三町)時年十八。
七年丁亥夏四月三日。使上村兵庫允長種守八代城。長種上
總介賴興之弟也。二十四日。相良刑部大輔棄豊福城。宇土城
主肥前守伯耆武顯臣。皆吉伊豆守來居之。
亨祿元年戊子秋八月十五日。夫人豊永氏薨。(葬所地闕)法謚庭柏
祐意。
二年己丑冬十一月十五日。使桑原次郎太郎。松王丸。岡村藤
八。松乘丸。村山虎松丸。內田彌太郎。高橋與一郎。彌次郎丸。深
水畩松丸。蓑田源次郎。小田與四郎。行流鏑馬於八代白木社。
十九日。使長種討犬童又三郎重良於湯浦城。重良父子棄城。

逃於津奈木。是歲。創庭柏寺。
三年庚寅春正月二十六日。擣津奈木。重良父子又逃。二十七
日。捕內藏丞匡政。及子左近。戮之於八代中嶋。夷其三族。三月。
(日闕)捕刑部左衛門長廣於八代。誅之於人吉中河原。悉戮其族。
木枝城代犬童美作守重安賜死。重良父子亦被逮伏誅。於是
犬童氏族。幾無噍類。獨重安子熊德丸。年甫十一。爲上村西龍
寺僧某(名闕)所庇護得免。後美作守賴安入道休矣者是也。是歲。
公子養賴興子賴重。如約。立爲世子。更名長爲。
四年辛卯冬十一月十一日。賊長定至自筑後。西淡路殺之于
法壽寺。長定妻及都都滿丸尋至。併殺之。都都松丸留在筑後。

又爲盜所殺。
天文元年壬辰夏六月十三日。天草尚種。長嶋但馬守。與志岐。栖本。大矢野（以上三人名闕）合兵擊上津浦治種。十六日。公遣八代兵救之。秋七月朔。我兵與敵兵戰而克之。相良六郎左衛門尉死之。二十五日。公適佐敷。長種來見。八月四日。上津浦治種來佐敷拜師。冬十一月（日闕）遊行上人（名闕。第二十六世）來八代。長種供給之。
二年癸巳春二月二十日。堅志田城主大膳大夫阿蘇惟前使西但馬守來請婚。公許之。夏四月十五日。公長女嫁惟前。秋九月二日。長種築館八代中嶋。冬十月十六日。公與世子長爲至八代。屢遊長種中嶋館。倶賦聯詞樂之。十二月二日。公及世子。

至自八代。
三年甲午春閏正月十六日。新築城於八代鷹峯。三月十日。成公移居焉。夏六月十日。惟前來賀新成。三永民部少輔。村山參河守。西但馬守從之。公命上村出雲。竹下外記。山崎內藏助接之。朽網城主（豐後姓名未考）使岡村新左衛門。入田城主（豐後姓名未考）闕右馬頭。堅田城主（豐後姓名未考）竹崎將監。來賀新成。其佗津津良（政嗣案。菊池軍記。玉名郡東鄉白間莊有萬嶽城。大津山河內守資冬居焉。蓋津津良國號相同）飯嶋（薩摩姓名未考）等城主。遣使來賀。公分遣今村織部。桑原次郎左衛門。藤九郎。西兵部大輔。村山玄蕃。平川中務於各所報之。秋七月六日。公與長種。如堅志田。九日。至自堅志田。

四年乙未春三月十六日。阿蘇兵與宇土兵。戰於豐福大野。宇土兵敗走。皆吉伊豆守棄豐福而走。我兵入守之。公遣園田美作唁宇土。南條木工左衛門來報。夏四月八日。簑田平馬允長親殺兵庫允長種。長種爲人英毅有武略。兼善聯詞。大得士心。或有忌之者。譖諸賴興。以有異志。賴興信之。謂吾在猶然。吾死必害世子矣。不如早圖之。乃與相良彈正忠長兄。丸目兵庫頭賴美。東參河守直政謀。使長親殺之。長親陽以公命。召長種於城。刺而殺之。二十日。賴興至八代。次中嶋館。五月十八日。賴興遣長親於宇土。爲世子求婚。伯耆武顯許之。皆吉伊豆守來報。冬十二月十三日。菊池義宗（歷代私鑑作太宰少貳。不知何所據。）自高來（政嗣案。先是義宗蓋奔高來。而今無所考。）乘舟抵八代。公使簑田信濃迎之於德淵。宿地福寺。十九日。移莊嚴寺。二十日。公會義宗於莊嚴寺。二十九日。義宗來會公於鷹峰城。
五年丙申春二月（日闕）義宗還高來。更名義武。夏六月十五日。義武來八代陣內。十六日。觀漁。秋八月二十七日（歷代私鑑作天文六年。今從八代日記）公會武顯於松橋。九月十八日。太夫人伊東氏薨。實公嫡母也。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世子夫人伯耆氏。來嫁于我。皆吉主殿助。森掃部。千田左近從焉。是歲。　朝廷（後奈良帝）以兵部大輔大內義隆。爲太宰大貳。領山陽鎭西之事。
六年丁酉春二月朔。世子往高來。見義武。夏六月十五日。義武

來八代謝之宿龍寳寺十八日移正法寺二十日設茗燕二十一日命宗像右衛門大夫設散樂二十五日義武還冬十二月十四日世子更名爲清

七年戊戌夏四月十三日薩侯薩摩守嶋津貴久來會公及世子于佐敷公厚饗之十四日薩侯歸秋八月二十四日義武從嫡子鬼菊丸而來加元服于八代白木社稱駿河守更名則治(歷代私鑑曰後稱備前守更名高鑑不知何所據)遂會公于鷹峰城二十五日賦聯詞二十六日觀散樂二十七日過蔞田信濃宅二十九日義武父子還

八年己亥春二月八日則治來會公于八代十日觀散樂三月

九日公遊平山館十四日義武來會公于信濃宅晦先是公命新造渡唐船成名市木丸是日公觀之於徳淵

九年庚子春郡民大患疫癘公自禱於鬼神疫癘隨止郡民大喜夏五月二十一日阿蘇惟前來會公于八代鏡秋八月十一日肥前侯龍造寺隆秀來浴於日奈久温泉二十七日肥前侯歸九月二十日義武來會世子于本藩晦義武還冬十月朔義武至八代十二月十三日八代兵軍艫地葦北兵守堅志田

十年辛丑(闕月日)公聞宇土亂將赴援首途于井口八幡社樒樹枝墜而懸十字槍公有不悅色梁瀨某(闕名)進曰敵懸槍吉兆也樒俗謂之樫敵國讀同一公色霽往援宇土師果有利

十一年壬寅夏六月十五日世子夫人伯耆氏大歸于宇土秋七月(闕日)菱刈城主菱刈左兵衛佐來會公于水俣是歲　東照公生

十二年癸卯春正月二十六日宇土兵侵小川公親將三郡兵往戰於高山宇土兵敗走秋九月二十一日上津浦孫次郎來請公稱右衛門大夫

十三年甲辰(闕月日)栖本某(闕名)來會公及世子于湯浦請稱兵部大輔

十四年乙巳春二月二十一日出水城主阿久根彈正來會公于八代陣內夏六月十五日八代岡地頭治部少輔治頼反治

頼左近將監頼泰次子刑部大輔長弘之子也初頼泰之伏誅也長弘以幼免而生治頼治頼善武技好行幻術頗得士心犬童軍七宮原玄蕃最親信本藩重臣亦歸心於治頼密勸圖不軌事泄治頼將自盡軍七玄蕃止之曰徒死無益死等死耳去如人吉與重臣圖大事事不成而後死未晩也治頼從之是夜逃至本藩途値井手隼人林田忠次郎治頼捕二人詰之忠次郎僞曰與君通謀之重臣事覺皆自殺君至人吉非計也治頼且信且疑詰之益急忠次郎語塞治頼手刃之去逃于眞幸公遣稻留刑部丸目民部桑原九郎五郎上村又九郎討治頼於本藩比至治頼既逃秋七月朔三船寳藏寺僧某(闕名)林紀伊介

田代左馬助。來聘于八代。十三日。治頼來多良木。將據鍋城。時
税所源兵衛守城。陽善待治頼。陰報之於公。且謂治頼曰。城壘
不堅。請入地頭岩崎加賀宅。加賀亦與深水出羽謀。出迎之已
宅。陽衛護之。而陰宵遁。治頼從兵僅四十餘人。公使人吉兵討
之。治頼出戰于耳取原。敗走。逃於日向。去如豊後。居一年病卒。
軍七玄蕃。剃髪爲僧。軍七更名傳心。玄蕃更名祖心。二人行脚
四方。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先是　朝廷下勅使。勅使大外記
大宮伊治西下。大内義隆使弘田彈正忠爲郷導。是日。天使舟
達徳淵。二十八日。館于東泉寺。二十九日。公謁天使於東泉寺。
饗之於陣内。十二月二日。公及世子拜口宣於鷹峰城。公叙從

五位下。任宮内少輔。世子叙從五位下。任右兵衛佐。幕府足利義晴
賜偏諱。公更名義滋。世子更名晴廣。厚禮天使。三日。公及世子。
往東泉寺謝之。五日。饗天使于莊嚴寺。六日。公始服官衣。謁白
木社。九日。餞天使于陣内。十二日。天使將發。雨。不果。十四日。發
徳淵。公及世子親送之。
十五年丙午夏五月朔。使山崎下總。犬童治部少輔。下式目二
十一條於三郡。自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賜酒群臣於陣内。凡
八百人云。六月十二日。肥前守伯耆武顯卒。使增福寺僧某名闕
及蓑田平馬允弔之。秋八月朔。世子至八代。三日。公授政於世
子晴廣。六日。高來侯有馬某名闕使重恩寺僧某名闕來賀。八日。日

侯上総介伊東某名闕親來本藩賀之。九日。飯嶋城主某使二階
堂頼母介來賀。十一日。矢部城主某姓名未考使津奈禮丹後守來
賀。十五日。上津浦右衛門大夫。使平江勘解由左衛門。大矢野
某。吉野與一郎來賀。是日。公罹病。遺書　蓮慶公。其略曰。去年
　帝下勅使。將軍賜偏諱。我家西遷以來之榮也。冀以爲我
家永久之典。子子孫孫。不可不愼守焉。附國歌曰。雲井余利名
越吹降須月南蓮波世世耳傳惠與我家都風。二十五日。公薨
于鷹峰城。齡五十八。葬于八代蓮乘院。法謚　蓮乘院了徳永
幸。夫人豊永氏。生一男四女。男萬次郎丸。長女嫁大膳大夫阿
蘇惟前。次女千代鶴。嫁菱刈左兵衛佐重任。三女嫁東郷相摸

守薩摩東郷城主四女千代菊。實　柳江公夫人也。公誅賊平亂。政治
于内。名聞于外。　朝廷下天使。叙任父子。幕府賜偏諱於父
子。時論榮之。
萬次郎丸。公第一子也。夭。
外史氏曰。自　蓮佛公移封以來。三百三十年。至公之世。天使
始來莅。幕府始賜偏諱。公之榮大矣。然而公不少有矜伐之意。
唯欲使子孫永不墜之。觀公之遺書及國歌。而可見焉。公之意
蓋謂。予得今日之榮。豈偶然乎。固有所以致之之德。子孫苟不
脩其德。而徒欲得此榮。則非所宜得也。公憂之也深。故屬子孫
之意。太爲懇到。且夫名與位者抑末也。後之欲愼守焉者。不可

不著眼在其本也。

求麻外史卷二之九

蓮慶公第十八

蓮慶公諱晴廣。上村上總介賴興第一子也。母上村修理亮長國女。永正十年（闕月日）生於上村城。幼字藤五郎。初名賴重。亨祿三年。爲　蓮乘公所子養。立爲世子。更名長爲。時年十八。天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先是公使稅所新兵衛尉良繼問家事蹟於外祖父洞然。（長國入道號洞然居士。）洞然頗知史傳。是日。作書以答之。今洞然狀是也。十二月二十二日。夫人伯耆氏來嫁。六年正月晦。公至八代。二月朔。往高來。見菊池義武。義武來八代報之。十二月十四日。公更名爲清。七年四月十三日。從　蓮乘公。會薩侯嶋津貴久于佐敷。九年九月二十日。義武來會公于本藩。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伯耆氏大歸于宇土。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生母卒。法謚玉室清金。十三年二月八日。世子萬滿丸生。十四年十二月二日。　朝廷下勅使。叙公從五位下。任右兵衛佐。幕府賜偏諱。更名晴廣。

十五年丙午秋八月三日。　蓮乘公授政於公。公嗣立。八日。日侯伊東某親來賀之。公厚饗之。其佗四隣侯伯。遣使賀之。二十四日。　蓮乘公薨。栖本兵部大輔來弔喪。大内義隆使安國寺西堂（闕名）來弔。冬十月二十日。修理亮長國入道洞然卒。年七十

八。法號洞然宗廓。

十六年丁未夏五月（闕日）天草尚種來會公于佐敷。尚種贈臉甲及腿甲。公報以身甲。是日。大内義隆贈刀。

十七年戊申春三月。天草尚種招公。二十二日。公發佐敷。二十四日。公會尚種於獅子嶋。尚種厚饗之。栖本兵部大輔大矢野某相繼謁公。供給亦渥。秋八月二十四日。　蓮乘公大祥忌。赦於三郡。冬十一月三日。大矢野某來八代。公享之陣内。十九日。長嶋但馬守來八代。

十八年己酉（闕月日）薩老臣伊集院大和守來會。我老臣於黑邊田野。秋八月（闕日）三郡老臣相議。請立萬滿丸爲世子。公許之。九

月。(日闕。)遊行上人(名闕。第二十八世。)來八代。冬十月十三日。饗之陣內。十六日。賦聯詞于正法寺。上人賦發句曰。霜(越)與所(迺)松(也)言(乃)葉家(良)風。公賦脇句曰。月(與利)馴(留)流庭(迺)寒(計佐)。珍阿(珍阿未詳何人。蓋上人從僧也。)賦第三句曰。朝日(佐須)岩根(能)水(耳)鳥(波)寢(天)。二十五日。賦于莊嚴寺。公發句曰。時雨(壽波)左(也波)一木(迺)笠宿(梨)。上人脇句曰。菊(爾)移(呂婦)冬(迺)山路。宗忠(宗忠未詳何人。)第三句曰。氷(留邪登)岩根(迺)水(乃)底澄(亭)。十一月十九日。上人乘舟。至高來諫早。自是歲。公守歲于靑井社。著爲永式。

十九年庚戌春三月十二日。公遣平川藤七郎於高來。存問義武。十四日。義武復歸。入于熊本城。十九日。公使澄川彈正忠賀之。二十三日。八代老臣相良織部助。蓑田平馬允。山崎下總守。會阿蘇老臣西某。村山某。(二人名闕。)甲斐親直。于豐田宮山。夏六月。(日闕。)皆吉左京進武眞起兵。攻宇土城。伯耆行興拒之。不克。棄城而走。武眞入城。二十三日。公自將兵。出軍于高津賀。武眞懼去宇土。入豐福城。行興歸宇土。二十五日。武眞又去豐福。來八代。公取豐福。遣兵守之。秋七月十一日。先是大友義鎭遣兵討義武。是日。豐人與肥人大戰于合志郡。豐將朽網。志賀。一萬田(以上三人名闕。)死之。二十日。公遣老臣織部助。使於薩老臣東鄕相撲守。相撲守遣使僧和豐肥。冬十一月朔。幸千代(幸千代未詳何人。)來八代。公享之陣內。是月。大友義鎭授偏諱於幸千代。更名鎭廣。稱五郎太郎。

二十一年壬子秋八月十四日。上總介賴興殺岡本地頭相良相撲守賴春。以第四子稻留五郎次郎賴定(後稱左近大夫。更名長輿。)代之。賴春洞然居士之子也。居岡本城。初賴興欲殺賴春。以子賴定。爲岡本地頭。託議事召賴春。賴春欲往。其臣上田木工之丞止之曰。今賴興之意不測。且今日返報日也。請君勿往。爲賴春曰。彼召而我不往。曲在我也。且天道好還。彼若害我。彼家必亡。吾以返報日爲幸。遂往。乃爲峯山讚岐。桑幡六郎左衛門所殺。冬十月。(日闕。)世子萬滿丸至八代。十八日。與白木社祭。十一月。(日闕。)栖本兵部大輔。上津浦右衛門大夫來八代。東鄕相撲守登英彥山。(豐前。)便途謁公于八代。留歡數日。爲設散樂。去年歲不登。是歲。米一包(三斗)直六貫錢。大麥一器(一升)直二百錢。

二十三年甲寅(歷代私鑑作二十年辛亥。今從歷代參考。)春正月。菊池義武私謀。大舉擊大友義鎭。事覺。二月。(日闕。)義武奔于薩。薩人不納。三月。(日闕。)義武挈妻子。來本藩。依永國寺。剃髮號笑屋道閭。公善遇之。新築館于大村天神森而居焉。(今俗謂其地爲屋形。)夏四月朔。人吉城災。世子萬滿丸避火于東彈正忠宅。是月。義鎭使眞光寺僧壽元。田吹上總介(歷代私鑑作義郷山城。今從歷代參考。)來請義武。公不與。五月二十八日。義鎭使妙嚴寺僧某(名闕。)盟手越中。厚幣來再請。公又不與。秋七月。(日闕。)長嶋鎭眞(鎭眞未詳何人。蓋但馬守也。)棄長嶋。逃出水。公使山野市允。

小田兵左衛門守長嶋。冬十一月（日闕）義鎭遣三使（姓名闕）與河尻於義武以固請義武亦自請往公許之戶次某朽網某（二人名闕）來迎於是義武屬妻及次子十郎則直女辰若於公與長子則治如豐後十五日公別之于八代成願寺二十日義武至豐後木原為盜所殺蓋義鎭所使也十二月五日義鎭遣使訃義武死

弘治元年乙卯春二月七日公下式目（式目用天文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改元。）二十條於三郡嚴禁一向宗著為永制夏四月（日闕）義鎭使慶德坊豪榮厚幣來謝善遇義武之恩贈遺及老臣秋八月十二日公薨于鷹峰城齡四十三十六日葬于八代林泉院法諡林泉院兆山蓮慶大矢野某及河尻大慈寺和尚（名闕）來會于葬栖本兵部大輔天草尙種上津浦右衛門大夫遣使僧會于葬公末年（年月日闕）薩兵侵大畑公遣兵防之薩兵敗走我兵追擊之笠置山多獲首級北崎與兵衛年甫十六進戰欲取首而不可得道傍有屍其陰囊大如人頭與兵衛截而褰之陽為獲首途及橫嶺某（名闕）褰首而歸謂之曰提首甚重請併兩首而更擔之橫嶺許之比詣城門與兵衛陰換其首橫嶺不覺與兵衛先入獻首於公公撿之賞其功橫嶺相次入獻則顱狀醜物也橫嶺大駭曰中途而化歟左右皆失笑公雖知與兵衛所為心奇其才置而不問與兵衛及長果有勇略從公及　柳江公屢立戰功柳江公薨於戰後留居八代天正中豐臣關白討嶋津氏至八

代京兵劫掠城下人皆畏關白威無敢拒之者與兵衛不勝其憤曰吾之居處我君之所賜不肯為彼兵所蹈踐矣吾又何懼關白執眉尖刀斬京兵八九人縱火燒家屠腹焚死公納上田織部允女生一男是為　柳江公妾恆松氏生一男一女男大膳助賴貞女龜德嫁上村新左衛門長陸元和三年十月（日闕）卒葬于永國寺法諡西津良意至公之世稱相良氏者甚多公命以東西分之云

大膳助賴貞公第二子也幼字德千代弘治二年年十三剃髮為僧更名奮雲祖榮為庭柏寺住持後自還俗更今名居八代後去之薩僑居栗野聞響野原敗乘間來將襲本藩以嶋津義久命卻兵事具下文後又去之日向寓于伊東氏亡何卒法諡天利一運

外史氏曰逸史氏嘗論一向宗曰一向之教其為說也膚淺鄙俚無足道者而蠱惑人心比佗尤為甚焉蓋以其單立成佛報恩之說也此論良然故其為害亦不小小也天文初自蓮如蓄兵招客以來四方巨刹各傚樹黨自號一揆一揆之害卒徧諸道歐陽氏曰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當時猶然況今本邦爭亂之久而王道之不明也人孰能剛腸不為邪說所誑誘焉故　德川氏之於一向宗深懲往日之變又知其終有不可除之勢而善待之以為己援是以寬御之也嶋津氏之於一

向宗。切齒於爲其僧所賣。矺殺其渠魁。殫逐其餘黨。而嚴禁其宗。是以猛制之也。是皆遇其害。而後處之者也。　蓮心公及公之於一向宗。身雖未遇其害。而明已有所先見。不寬不猛。以防災於未然矣。易云。思患而豫防之。二公之謂歟。

求麻外史上卷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14
SS号=14664114